

隋代宫闱史 民国 张恂子

- 第一回 华林园纳凉谈艳天渊池灭烛调情
第二回 失尊卑昏主作酒佣丧廉耻妖妃充店妇
第三回 臣废君南宋立外藩子弑父北魏继明君
第四回 月夜卜金钱天心从吉风雷生帝阙圣意除凶
第五回 在服产儿母后知祸水入宫生妒姊妹起风波
第六回 蜜中砒双花并命雪上霜一士轻生
第七回 开锦囊公主陈词灭沙门太子缓诏
第八回 变生肘腋宵人肆恶祸起萧墙逆子生谋
第九回 巧笑倩兮珍禽能学语灵魂去了神女显真身
第十回 云雨太荒唐梦真梦假尘寰多变幻怜死怜生
第十一回 除元凶新君登大宝慕三美黠婢唤更衣
第十二回 媚茶儿三雕一箭粲莲花片语全贞
第十三回 存心纵欲贞妇魂飞有意成仇藩王家破
第十四回 呼卢喝雉宫殿成赌窟泣血椎心轘辕归艳骨
第十五回 破镜重圆终遭破镜白圭不玷克保白圭
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鸳鸯遭打散风狂雨暴莺燕尽摧残
第十七回 防鬼来防人中宵变化共欢终共妒竟夕谗言
第十八回 妙语纷披波平醋海行为荒谬种借灵丹
第十九回 品足评头红颜来蹂躏征歌选曲青眼睹公侯
第二十回 昏暗连绵大臣窃柄威权逼迫幼主离宫
第二十一回 紫气绕门庭英雄出世金鳞生躯壳师父知机
第二十二回 攀龙附凤功狗受封柳弹莺娇媚猪邀宠
第二十三回 统一朔南朝俘太庙混淆黑白夺嫡深宫
第二十四回 风送梅香路入天台月移花影梦绕巫山
第二十五回 半夜窥殿床空人去凌晨薄苑玉碎花残
第二十六回 惜花有意变色出宫门学曲无心调情传闺榻
第二十七回 祸从口出高颀被谗利令智昏杨约陈词
第二十八回 有口铄金东宫废立无凭妖梦郟国伤儿
第二十九回 虎口庆余生幸遇壮士蓬门惊绝艳欣尝清蔬
第三十回 施笼络殷勤折节逼悔婚咤叱凌人
第三十一回 匕光箭影大闹蜀王府肝摧肠断夜走陕西城
第三十二回 巧相逢冤家路狭恶手段亲兄谋深
第三十三回 画蛾眉宫中生雅谑保花蕊席前发诤言

第三十四回 离奇午梦梦醒又寻欢温存子夜夜凉偏种病
第三十五回 大宝殿孽冤相逢芙蓉轩怒愤交加
第三十六回 如是云云奸谋百出徒呼负负迫逐双妃
第三十七回 银钟飞去巧送鸳魂金盒传来空怀芳念
第三十八回 风清月白好梦结同心花迎柳拂急事候宫门
第三十九回 依稀花月貌筵间斟酒消磨英雄气牛背读书
第四十回 酒污蟒绣杨素肆威梦惊罗帐陈氏夺魄
第四十一回 花开花谢红颜凋零鱼大鱼小白头失礼
第四十二回 筑苑圃佞臣献议选采女皇后定评
第四十三回 十六苑群芳领袖五大湖胜境题名
第四十四回 龙游凤窠小梦清凉琴证鸳盟深情火热
第四十五回 惜花陈词王桂枝得体当筵献曲朱贵儿易服
第四十六回 急转金铃纷飞莺燕逼求松鼠笑索胭脂
第四十七回 解凶兆翻成吉梦闻豪名共结深交
第四十八回 清夜月明歌声动海上炎夏日暖娇语出凉亭
第四十九回 帘外悄无人春光未泄花丛小相会好事成双
第五十回 席上传鞋旖旎风流窗前窥榻艳冶魂消
第五十一回 依依慈母屈膝为情人咄咄恶父驱走因私宠
第五十二回 俏佳人独邀仙女名妙歌儿双夺皇恩酒
第五十三回 争次第灯光船影分赏罚舞袖花球
第五十四回 悲欢乐层见叠出宝辇龙船初下江都
第五十五回 戏炀帝梦里揶揄捉后主殿前符咒
第五十六回 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荒唐祥瑞拔髦有老鹤
第五十七回 矮民媚主净身入宫玉李荣枝先声异兆
第五十八回 睹落花怨女伤神读遗诗痴人痛泪
第五十九回 千人选秀突出奇才百般肆谗方现艳质
第六十回 谈天象如数家珍升赤光惊现王气
第六十一回 妙术转春回 灵心慧质落花随波去雅趣奇情
第六十二回 精翠池边鱼龙百戏广明殿上巾钗一席
第六十三回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借鸡替祸符法通灵
第六十四回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
第六十五回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辽东城隋将大丧师
第六十六回 误寻仇索妹窦家底报移祸杀贼南门街
第六十七回 黑夜救婊娟刀光霍霍花银保白发棒影纷纷

第六十八回 窈线娘巧劫牢狱刘守备力战衙前
第六十九回 黎阳发难独取下策东都解围败走穷途
第七十回 屠党羽惨无人道泄忿怒丧尽良心
第七十一回 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智能料敌落草避灾殃
第七十二回 改姓名避祸淮阳村露消息投奔瓦岗寨
第七十三回 得众心梟雄有地谈往事美人传趣
第七十四回 忌突厥计杀史蜀胡袭车驾兵围雁门关
第七十五回 幽轩短槛迷楼藏春登楼入阁任意寻欢
第七十六回 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愤因五子又削纳言官
第七十七回 悲歌发江头来去无踪妙人在殿脚隐显有定
第七十八回 麻叔谋杀人藏白璧狄去邪放胆入地穴
第七十九回 痴心一片私藏传国宝分尸三段符应二金刀
第八十回 调兵遣将假计得真情入营行刺虚言成实事
第八十一回 倾众报仇将计就计率师讨贼借人杀人
第八十二回 平双雄削柄滋乱贼施绝计飞箭伤大将
第八十三回 万象春长夜寻欢十大罪传檄讨昏
第八十四回 狱中问计佳儿兴正宫里通词美妃侍寝
第八十五回 三番苦谏变起晋阳一路顺利兵入关中
第八十六回 负义杀友顿失众人心背约寻欢屡尝闭门羹
第八十七回 破好事携走玉人泄积忿叱逐宠姬
第八十八回 家乡在念将士潜行社稷为忧宫人伏剑
第八十九回 识覆亡紫烟绝迹骂叛党贵儿丧身
第九十回 恶贯满盈炆帝凶终丑态百出萧后偷生
第九十一回 膩云兴雨屈节受淫污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
第九十二回 施蹂躏惨无人道进奋兴大发兽欲
第九十三回 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
第九十四回 荐忠良夏主忘仇激义愤隐士受聘
第九十五回 流珠堂畔三更哀旧主明月江头深宵收暴客
第九十六回 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
第九十七回 钦烈志水埠喜迎宾拒求亲月老空有兴
第九十八回 除暴不成功狗受烹解围有诈梟雄屈尊
第九十九回 反复无常梟雄绝命坚持不屈虎将丧元
第一百回 当筵刺语萧后受辱布席礼佛杨氏终凶
第一回 华林园纳凉谈艳天渊池灭烛调情

三百年间王气销，中原大半让胡苗。

文皇功业今何在？并却南朝与北朝。

一轮皓月，清光四澈，照见绿杨丛里，露出一角小亭。朱栏曲曲，湘帘半卷，栏杆上去倚着一个小女子，梳着双丫角，眉目如画，手中执了一柄轻罗小团扇，徐徐挥动，仰起了粉脸，娇态憨憨地望着天际明月。那时又有一个破瓜年纪的绣衫少女，悄悄地分花指柳，从小亭背后蹩入亭中，掩到小女子身后，举起一双粉掌，蓦地掩住了小女子双目，吓了她一跳，娇嗔着道：“又是月媚姊姊，悄没声儿的作弄人，再也不会猜错。”

绿衫少女放了手，吃吃的笑道：“梨云妹子，你瞧瞧是谁？”

梨云回头一瞧道：“莺儿姊姊，你从哪里来，圣上回宫没有？”莺儿道：“还早呢！还在秦娘娘那里腻着，你倒好自在，独个儿躲在此地纳凉！”梨云道：“横竖没事干，此地却凉爽些。”莺儿道：“原是你自在，吾却没有那般空闲。侍候秦娘娘，整天不得分离，此刻捉个空，才到这里来歇歇。”梨云道：“圣上和秦娘娘的恩爱，真是如胶如漆，原也是秦娘娘生得千娇百媚，不要说圣上要宠幸她，就是我见了秦娘娘，也恨不得一口水咽下肚去。”莺儿笑道：“小妮子口没遮拦，给秦娘娘知道了，准一百个死，你原不知道呢，秦娘娘本是个天生尤物。”莺儿说到此处，俊目儿四面一瞧，见静悄悄的没个人影，随又轻轻地道：“梨云妹子，秦娘娘的历史，你还不知详细，此刻儿趁空，我来讲给你听了，可是你不能胡乱地泄漏出去，那时你我的两条小性命，休想活得成！”

梨云听了，好不快活。忙道：“好姊姊，我决不漏出一言半语，你快快讲罢！”莺儿点了点头道：“我们那个秦娘娘，原是先高祖武帝即宋高祖刘裕，字德兴，小字寄奴，仕晋为太尉，封宋王，寻篡晋，接皇帝位，在位三年而没在平定关中时，得秦主的从女媚英。先高祖见她清姿秀骨、艳出群伦，便收入后宫，朝夕宠幸。那时我只十三岁，倒还记得：先高帝和秦媚英定情的那一晚，设席礼宁宫，宫中灯烛辉煌，笙歌四座。先高帝饮至微醺，却将媚英拥入怀中，坐在他的膝上。媚英娇羞万状，粉颈低垂，芳颜如醉，怯生生眼波，气喘喘兰息。

说不出万种风流，描不来百般体态。引得先高祖如醉如痴。未到终席，即命撤筵，便和媚英同入销金帐。情定一夕，盟约三生。从此君王不早朝，朝朝暮暮，和媚娘饮酒作乐，再也不问朝事。”

梨云惊诧道：“照了姊姊说来，秦娘娘还是先高祖的宠妃，怎的还好和今上颠鸾倒凤呢？”莺儿道：“这才见今上的昏淫无道，和秦娘娘的寡廉鲜耻。在先高帝宠幸她时，她媚惑主子的手段，便和现在迷惑今上一般。当时先高帝

宠幸了秦娘娘，便至失朝废事，幸得谢晦力谏，先高帝幡然悔改，立将秦娘娘遣出宫去，另行安顿。任凭秦媚英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先高祖绝不顾恋。究竟先高祖是一个开国的英雄，才能毅然割绝。要是换了今上，可就难了，就有一百个谢晦，恐也劝阻不来。”

梨云道：“秦娘娘既是先高祖遣出宫的旧人，怎会又入今上宫中呢？”莺儿叹了一口气道：“这也是国家的气运使然，冤家路窄，偏会又与今上相遇。这事还在去年的秋季，今上和王内相王公公私出游行。王内相引了今上，到秦娘娘的花园中去赏桂。孽缘凑合，恰巧秦娘娘也在园中散闷。今上见了秦娘娘，不觉魂飞魄散。王内相本是秦娘娘的旧人，他是奸刁巨猾。见圣上当时一副情形，早已照料了八九分，便不惜冒了大不韪，居中牵引。偏是秦娘娘不甘寂寞，竟然心许。听说即夕圣上遂在秦娘娘院中住宿，成就好事。不及待到天明，由王内相安排了两辆宫车，神不知鬼不觉的轻轻将圣上和秦娘娘接入宫中，便大兴土木，建造了这所华林园，将秦娘娘迁在园中居住。圣上和她朝朝暮暮的狂淫无度，可怜司马娘娘亡晋恭帝之女，深宫独宿，也不敢婉言谏阻。听说现在外面的消息，甚是不佳。

将来我们也不知怎样归宿呢！”

梨云道：“那也管不了许多，我看秦娘娘将来，恐怕也没有好结束呢。”莺儿点头道：“我也这般想，就像先高祖那般神武英俊，临崩的时候，也是被冤魂索命，大叫一声而死。”

梨云道：“先高祖是个开国皇帝，杀戮必多，临崩之时，冤魂索命自然难免。”莺儿道：“你还不知道呢，听说索命的冤魂，便是亡晋的安帝、恭帝。安帝是被先高祖暗遣中书侍郎王韶之，贿通内侍，用散衣作结，硬生生把安帝勒毙。恭帝是先高祖暗遣太常卿褚秀之、侍中褚淡之酖毙。这秀之、淡之，还是恭帝皇后褚氏之兄，竟贪图了富贵，不顾兄妹之情，下此毒手。先高祖篡了晋国不算，还要行此恶计，作斩草除根的手段，本也过分些，自然临终有鬼索命了。”

莺儿和梨云正在叹息之时，梨云眼快，瞧见前面似乎有人奔来，忙道：“莺儿姊姊，是谁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已见一个翩若惊鸿的俏身材，手中倒拖了一柄碧罗宫扇，飞也似地奔到面前。莺儿道：“月娟姊姊，敢是有娘娘使唤？”月娟道：“一些也不错，好妹子累死人了，找得我好苦，你们两个倒自在煞，圣上现在要与娘娘乘坐龙船，游玩天渊池。娘娘要换梳个飞凤髻儿，除了你没人梳，快去罢！再迟受娘娘呵斥，我可担不起这个干系。”莺儿听罢，急道：“娘娘此刻在哪儿呢？”月娟道：“在摘星阁上。”

莺儿便脚不沾地地飞也似赶到摘星阁下面。摘星阁是华林园中第一个最高

的楼阁，画栋飞梁，高矗云际。莺儿在阁下定了一定神，才轻移莲步，走上阁去。内侍打起珠帘，莺儿屏息垂头，走进了阁中，即便跪倒，只听见娘娘嚶嚶一声道了一个免字。莺儿缓缓立起，走到妆台那首，娘娘道：“莺儿，你要与我好好的梳个飞凤髻，两个凤翅，要斜侧一些，才生动有致，你可明白？”莺儿道：“贱婢理会得。”

莺儿轻轻将娘娘的青丝解散慢慢梳通。这时娘娘正在新浴之后，薄妙掩体，容光照人，螭蛸如雪，吹气似兰。那个风流的少年天子宋义符，却已半醺，斜靠在妆台一首的一只湘榻上，目不转睛的瞧着娘娘。娘娘被他看得好笑，便轻盈一笑道：“圣上你瞧阁外天际的星月，好不皎洁。”义符帝笑道：“哪得似卿皎洁，水晶帘下看梳头，再也有趣不过，还有甚心情去赏那天际的星月皎洁呢！”娘娘听了，不免低了粉颈，粉脸上飞起两朵薄薄红云。那莺儿小心翼翼，替秦娘娘梳飞凤髻，足足梳了半个多时辰，才得梳成。梳得好不生动有致，活像一只玄凤，张了两翼翅儿，栩栩若活。莺儿又侍候秦娘娘更衣完毕，义符帝便携了秦娘娘的纤纤玉手，并肩走下摘星阁，径向天渊池。踏月徐行，静悄悄一无声息，惟有微风过处，四周的花草，欣欣颤动，发出一阵阵的幽香。

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都静静地随在后面。天渊池一边，早有王内相调排妥帖，恭候圣上驾临。义符帝和秦娘娘行到那边，王内相和一般龙船上的夫役，一齐俯伏迎接圣驾。义符帝向是不重仪节，王内相又是他的第一个幸臣，便一招手道：“小王儿起来，你且与朕算算，这时候池子里面哪一处好玩些？”王内相道：“小奴看来，当以荷花湾最清幽。只是龙船太大，若要直入荷花深处，须得换了一叶轻舟，才觉有趣，不知圣上意下如何？”义符帝道：“卿言正和朕意，我们先坐了龙船，他处玩上一回，最后到荷花湾，再换坐小船便了。”

当下由内侍搀扶了义符帝，宫女们搀扶了秦娘娘一齐走下龙船，起碇开船。二十四名橹手，摇着二十四柄分水橹，那船便似箭一般的飞驶，远望真似一条神龙在波浪里起伏。船中早排下了酒筵，义符帝和秦娘娘一壁饮酒，一壁在窗中望望外面景色。莺儿和一船宫女们，斟酒的斟酒，传菜的传菜，内侍们却更奏管弦，乐声琤琮，风送水面，格外清幽动听。好一个风流的天子，偏会弄巧，他道今夕月明如洗，朗澈波心，传旨将船上的灯火熄灭，不得存留一盏。旨意下去，立即所有燃明的灯烛，全行熄灭。这时船中虽有月光射入，究属不多，义符帝便乘着酒兴，和秦娘娘索手索脚，恣意抚摸。宫女们只听见秦娘娘吃吃的低笑，和微微的喘息。大家用小金莲暗暗碰撞，个个会意，等王内相的一声“启禀圣上娘娘，荷花湾到了”的话未毕，蓦地船上顿又灯烛辉煌。只见

秦娘娘倒在义符帝怀中，颊上通红。义符帝却鼓掌大笑，连声呼妙。众人原知圣上好作顽戏，才敢如此。不候旨下，竟会齐了自动点灯，以博义符帝一笑。果然义符帝并不见罪，反道有赏，众人谢了赏，各自暗笑。

于此足见义符帝荒淫的一斑，和放任群小的罪恶。

当时龙船到了荷花湾口，便停船不进，王内相请义符帝和秦娘娘换登小舟，义符帝便携秦娘娘下了小舟中坐稳。秦娘娘却唤莺儿随去，余人尽行等在荷花湾口龙舟上。在月光之下，一叶小舟，直向荷花湾深处驰去。翠盖亭亭，红莲濯濯，水面上清风阵阵，送出了一股恬静幽香。义符帝勾了秦娘娘的粉颈道：“爱卿，如此良夜，如此幽境，不可无歌。爱卿当不吝珠喉，曼度一曲。”秦娘娘道：“下里巴音，有渎圣听，求圣上免了罢。”义符帝哪里肯。这时已入荷花深处，芬芳四面传来，秦娘娘便曼声歌道：舞衫歌扇动情多，称体新裁薄薄罗。

最爱酒阑明月静，小红低唱采莲歌。

秦娘娘歌毕，低鬟一笑道：“仓促谄来，真不值圣上一听呢！”义符道：“爱卿太谦了，凭卿一串珠喉，已足压倒了元白。”这时却有一只水鸟，扑刺声飞掠了小舟过去。吓得秦娘娘花容失色，躲在义符帝怀中。义符帝万分怜惜，便道：“这里也没甚可玩，我们回去罢！”驾舟的内侍，便拨转船头，挥动双桨，回到荷花湾口。义符帝和秦娘娘重上龙船，莺儿也掉了船。义符帝传旨回船，重行温酒，在船中徐饮。秦娘娘却见义符帝持杯沉吟，便将启问。忽见义符帝哈哈笑道：“有了，准是如此！”众人不知底细，都面面相觑。正是：独夫喜怒原难测，凭尔操心亦枉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失尊卑昏主作酒佣丧廉耻妖妃充店妇

话说义符帝蓦地哈哈大笑，船中人皆不明缘故。秦娘娘便袅袅起立，斟满了一金樽美酒，双手捧了，敬与义符帝道：“圣上有何喜事？臣妾预贺一杯，恭祝圣上万福！”义符帝笑道：“有劳爱卿。”授了尊酒，一饮而尽。接着王内相屈了两膝，也献上一杯酒道：“小奴敬酒。”义符帝道：“小王儿，你这杯酒算什么？”王内相道：“圣上赏了这杯酒，小奴自有话说。”义符帝道：“看你编出甚话来。”也便饮尽了酒。王内相道：“圣上定是想到了绝妙的消遣法儿，所以欢喜是吗？”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朕躬心事，再也瞒不了小王儿。”说着便拽王内相起立，附着他的耳畔，嘱咐多时。王内相不住的含笑点头。义符帝又将秦娘娘抱在膝下，勾了他的粉颈，将嘴凑在她粉装玉琢的小耳朵上，唧唧啾啾了一回。秦娘娘只是娇笑，笑得飞凤髻上的凤翅，颤巍巍搦动，活像要飞去一般的。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们，兀是朦在鼓里，不知他们

究竟要玩些什么。

等到龙船回到原地，王内相请义符帝、秦娘娘登岸，义符帝道：“朕与秦娘娘今夕即在船中留宿，你们除了侍候的，余人上岸去便了。”王内相遂和一般人上岸。莺儿和月娟，伺候义符帝秦娘娘上了龙床，垂了盘龙宝帐，添香金鼎，加注玉漏，才悄悄退出。

这时已是月落参横，半夜过后了。莺儿正想在外舱安歇，忽有一个小内侍柄儿，悄悄的走入舱中，低低问道：“莺姑娘，圣上和棚娘安睡了没有”莺儿回他已睡。柄儿道：“王公公现在岸上等候，莺姑娘请上岸答话。”莺儿便对月娟道：“姊姊你先睡吧！仔细留神了里面呼唤，我去去就来。”月娟道：“我理会得，你去好了。”

莺儿便和柄儿一同登岸。见王内相背着手，立在岸侧一棵树下。王内相见莺儿上岸，笑着道：“莺姑娘你来，和你说。”莺儿走到杨树下面道：“王公公有什么事儿吩咐？”王内相道：“圣上明天要大大的乐一乐，内侍方面，由我安排，宫女一面，烦莺姑娘布置了。”莺姑娘道：“圣上要怎样的作乐呢？”王内相笑道：“圣上要做酒家，故请娘娘当垆女，我们一行人，却扮做各色人等，到酒店中去哄饮打浑。莺姑娘你瞧这个玩意儿，倒还新鲜别致，也亏圣上想得出来，怪不得圣上在船中要放声大笑了。莺姑娘你明天好好的布置，少不得圣上和娘娘都有重重的赏赐。”莺儿应了声，便道：“既是这样，明天在园中哪儿聚齐呢？”王内相道：“摘星阁前面那块场子大些，我们便在那处盖搭茅棚酒舍，布作乡村景子，一准申刻聚齐。”莺儿点头道：“知道了，尽我的力办罢，不周到的去处，还望指点。”王内相道：“好说，明天见！姑娘安息罢。”莺儿便下了龙船。月娟问道：“王公公甚事唤姊姊去？”莺儿便告诉了她。月娟道：“这倒好玩呢！”莺儿道：“玩是好玩的，只是太失体统了，还像个什么样儿！”月娟道：“管他呢。我们睡罢！”当夜一宿无话。

到了明天一早，莺儿哪里还睡得着，急忙忙的起来梳洗完毕，便先将华林园中各处承事宫女，拣几个灵慧的抄了一纸，计有摘星阁的香云静芳、松涛轩的文鸳丽珠、景云楼的柳娇珠儿、望湖台的梨云雪燕、天渊池龙船上的月娟芸青曼儿妙云，连自己共计十四个人，大约也够了。莺儿便唤一个小内侍，一处去邀这几个人来，不一时都已齐集。莺儿随将邀她们的缘故说了，叫她们各承一个职儿，愿扮何项人物。

他们思索了一回，梨云第一个道：“我来扮个渔姑罢！”

文鸳道：“采桑的我来扮罢。”曼儿道：“柳娇姊姊唱得一口好曲儿，叫她扮个歌妓，再好没有。”柳娇啐了一声道：“曼儿这副狐媚相儿，扮个土娼

不妙吗？”莺儿道：“你们两个，准各扮了歌妓土娼就是。雪燕和芸青会使几手拳脚，何不扮个江湖卖解的女儿。”雪燕芸青也都答应了下来。宝儿道：“我来扮个泼妇，到酒肆中去骂座。”大家听了笑道：“亏你想得出来！”香云对静芳道：“我和你还在一块儿，扮个烧香的姊妹罢。”丽珠道：“我扮个农妇送饭。”珠儿道：“姊妹们替我想想，扮什么好？”梨云笑道：“我看你还是扮个小尼姑，倒也不错。”说得众人笑了，也说很妙。莺儿对妙云道：“好妹子，你扮个什么呢？”妙云笑道：“既有了小尼姑，我便不妨扮个小道姑。”莺儿道：“好！就如此。”梨云道：“莺姊和月娟姊姊扮何等样人？”月娟道：“我还是扮个采茶的女子。”莺儿道：“我可难了，扮什么呢？差不多给你们扮尽了。”曼儿道：“莺姊姊不是她会唱的吗？不妨和柳娇姊姊做伙伴。”梨云道：“正是呢，莺姊姊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和柳娇姊姊合做歌妓，弹弹唱唱，再好也没有了。”莺儿点头道：“就玩这个罢，此刻我们且散，到申刻会齐在摘星楼前面那块布置好的所在便了。”梨云等遂各个分头归去，自去装扮不提。

且说这时王内相，早已在摘星楼前面，督率了一般内诗人等，盖造茅棚酒舍，布置乡村景色，分派改扮角色。一一安排就绪，早已过了午刻。王内相赶到天渊池龙船上，问莺儿安排得怎样了，莺儿将各宫女分派改扮的诸色人等，与他说了，王内相道：“很好！圣上今天上朝过没有？此刻在哪儿？”莺儿道：“圣上今日已初一刻上的朝，三刻退朝，听刘公公说，今天朝上徐羨之、傅亮、谢晦三相，因北魏主遣兵来攻，我国连遭败绩，失了不少城池土地，三相上表白劾。圣上看了表章，但道毋庸议处。退朝之后，到秦娘娘宫中去了。今天的玩意儿，圣上不知还有兴玩吗？”王内相道：“朝外天大的事，有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干去，失些土地城池真不在圣上心上，这种有趣的玩意儿，准玩定的。莺姑娘你不用担心。”王内相说着，上岸去了。

莺儿在龙船上整理了一回，便到秦娘娘宫中去伺候。见义符帝与秦娘娘午宴方毕，义符帝见了莺儿便问道：“见过小王儿没有？”莺儿道不多时见过。义符帝道：“你可知道他办的事怎样了？”莺儿道：“都已舒齐。”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停一会儿，爱卿与朕也要改装了去。今天我们的玩，要废去了尊卑仪节，方可玩得尽兴。”秦娘娘点了点头，问莺儿你扮个什么，莺儿便将女宫们所扮的各种人，都禀了上去。义符帝连声呼妙，便对莺儿道：“你也不必在此地伺候，你们去改扮好了，径到那里去聚会。你去给其余的人说，少停在玩的时候，不准用圣上娘娘的称呼，谁犯了，重责不恕！”莺儿应声遵圣上命，遂退出去分头告知，不提。

到了申刻将近，夕阳衔山，凉风渐起。摘星阁前，一所茅棚酒舍里，那个

义符帝已是穿了青衣犊裤，戴了凉草笠儿，笠上斜簪着一朵小红花儿，在酒舍门口，左手杈在腰里，侧了头立着，活像一个酒店小伙计。秦娘娘也是穿了青衣，用一方薄薄蓝绸，帕在头上，斜靠着身子在一座小柜台里面。柜台上排了些佐酒的盆菜儿，和盛酒的东西。这时一般改扮的内侍和宫女们，渐渐来了。

第一个是王内相，扮做了一个土棍，闯进酒舍。口中胡喊着：“掌柜的大娘，替俺烫两碗状元红！”秦娘娘噗哧一笑，秋波掠到义符帝脸上。好一个风流天子，一扬脸对娘娘道：“伙计儿，听见了没有？来两碗状元红啊！”秦娘娘脸上一红，便用盛酒器吊了两碗酒，放在柜上。义符帝拿了酒，放在内相面前道：“大爷酒来了，用些什么菜？”王内相道：“拣清爽一些的拿来。”义符帝道：“有有有，糟肉腌鸡好吗？”王内相一点头，早取了过来。

这时一般内侍们，也有扮做种田汉的，也有扮做贩杂货儿的，纷纷的走入酒舍。没有一会儿，两间茅舍里面，已是黑压压挤满了酒客。忙得义符帝这边上菜，那边送酒，额上汗都挤了出来。夹忙中店前娇滴滴的喊了声卖鲜鱼，秦娘娘见一个绝俏小渔姑，手提一篮鱼儿，模样儿好不有趣，一看是梨云扮的，义符帝已喊道：“卖鱼的姑娘，你篮鱼要卖多少钱？”梨云却将鱼篮往柜上一放道：“小伙计，你们的女掌柜是识货的，随她打发好了。”秦娘娘见梨云娇憨得妙，便在柜里拿出一锭金元宝，授给她道：“渔姑你拿好了。”梨云笑着谢了一声道：“太多了，下次再送一些鱼来罢。”这时采茶的月娟，采桑的文鸳，都走了过来，和娘娘兜搭。丽珠却提了一只篮儿，扮成一个小媳妇儿，匆匆的走进舍舒，径到一个内侍扮作种田汉的面前道：“好汉子，你倒在这里喝酒，找得我好苦，饭也凉了，快些吃罢。”说着将饭篮往桌上一放，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秦娘娘指了丽珠，笑得透不过气来。

正在胡笑的当子，珠儿扮了尼姑，妙云扮了道姑，来向秦娘娘化缘。说了许多佛神保佑的好话。秦娘娘方打发开，酒店门外一声锣响，雪燕和芸青的江湖卖解开场了。两个人打了几趟拳，玩了一回花枪双刀，扮作看客的内侍，纷纷把赏钱丢下，秦娘娘也攒了一锭金元宝过去。雪燕和芸青收了场子。接着扮土娼的曼儿，早颺进酒舍，到王内相跟前，飞了个眼风儿道：“王大爷，好自然啊！喝酒也不请个客！”王内相装着嬉皮涎脸道：“好姐来罢，喝杯酒去。”曼儿便和王内相扭糖般厮混，引得众人又失笑起来。再夹着义符帝，也来说两句打趣的风情话，秦娘娘笑得伏在柜上呼肚痛。王内相又逼着曼儿唱支曲儿，曼儿便唱道：相思意自深，白纸诗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

浪荡去未回，踟躅花频换。可惜石柳裙，兰麝香消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絃断。拟续断来絃，待这冤家看。

曼儿唱毕，众人喝个连环大彩。蓦地里店外一声吼，早蹿进一个女子，便是扮泼妇的宝儿，径到王内相面前，一手扭住了他的胸脯道：“没良心汉子！正事不想干，喝酒玩女娘，要死在头上了，还不随老娘回家去！”众人听了，又是哄堂大笑。

在这当子，却有一阵叮叮咚咚的琵琶声。众人看时，却是莺儿和柳桥两个扮的歌妓，接着娇声唱道：景阳宫，晓钟；鸣珂巷，玉骢，总是南柯梦。生来无分紫泥封，机巧成何用？捉雾拿云，攀龙附凤，这心肠无半种……

一曲未终，只见刘内相自外直奔进来，报告不好了！众人不觉大惊失色。正是：佳曲未终来噩息，欢肠顷刻变愁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臣废君南宋立外藩子弑父北魏继明君

话说刘内相慌忙进内报道不好了，义符帝急问何事，刘内相道：“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与徐、傅、谢三相，率了军兵，从云龙门杀进来了。圣上速作主张，快快逃避！”义符帝听了，吓得面无人色，众人慌作一团。秦娘娘拖住了义符帝抖个不住。

还是王内相稍为镇定，便道：“圣上宽怀，没有大不了的事，且到天渊池龙船暂避。”说着拖了义符帝秦娘娘飞奔而去，不提。

小子写到此处，另表白一番。原来宋武帝刘裕，共有七子，长子义符，为张夫人所出。次子义真，生母为孙修华。三子义隆，为胡婕妤所出。四子义康，生母为王修容。五子义恭，生母为王美人。六子义宣，为孙美人所生。七子义季，生母为吕美人。及宋主刘裕篡晋得国，自立为帝，便立了长子义符为皇太子。封次子义真为庐陵王，三子义隆为宜都王，四子义康为彭城王，义恭、义宣、义季俱因年幼，未加封爵。后来宋主刘裕在位三年，便即病歿，遂由皇太子义符继位。哪知接位以后，不理朝事，日狎群小，朝中政权，统统给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个相臣执掌行使，义符帝从不顾问。徐、傅、谢三相见义符帝如此昏庸，早存废立之意。只因废了义符，依了次序，当立庐陵王义真为帝。偏是义真与徐、傅、谢三相的意见不洽。三相便先下手为强，索性先除了义真，再行废去义符。便在甲子年的正月，三相会衔上疏，奏陈庐陵王义真过恶，请义符帝下诏废黜义真封爵。义符本与义真不睦，又兼朝事尽由三相裁决，自然言听计从，立刻下诏将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郡即今之徽州，改授皇五弟义恭为冠军将军，任南豫州刺史。三相虽将义真废为庶人，还是放心不下，又遣人到新安将义真谋毙。

便静待机会，再谋废义符帝。偏是北魏的主子嗣欲报复旧怨，向宋廷寻衅，惹起战争。

小子写到此地，又要拿北魏的来源表白一番了。原来北魏的太祖拓跋圭，源出鲜卑，身居北荒。在晋怀帝时，封拓跋猗虚为代郡王。传六世至什翼犍。拓跋圭即为翼犍之孙，才能出众，智勇过人，为朔方众部所服，推为代王。圭遂率军灭柔然、掠高平、破后燕，声势显赫，改国号为魏。徙都于平城，僭号称帝。即为北魏的始祖。

圭，初纳刘库仁从女吉云，生得姿容十分艳美。圭爱若拱璧，宠冠后宫，生一子，名嗣。在破后燕的时候，圭又得后燕主慕容宝的幼女慕容贞，圭见她艳若天人，便据为己有。后即立为帝后。在理魏主有了两个如花如玉的美人儿，左拥右抱，已足饱享温柔乡的艳福。哪知他贪色无厌，有天在慕容后宫中，蓦地遇见了五百年前风流冤孽。见有一个绝妙的美人儿，生得怎样美法：春色红酣，朝烟翠锁，梅花体态，杨柳腰肢。入红裙而竞醉，步香尘兮窈窕。温柔自殊，明秀难描。色可羞花，香宜制露。诃须脂粉轻施，不藉铅笔薄御。魏主怎不魂飞魄散，逗起了一团欲火。便含笑问慕容后道：“爱卿，此位美人是谁？”只见那美人已盈盈下拜，轻启朱唇奏道：“下妾乃贺兰之次女苹范，归宫门侍卫孙哀黎。”魏主慌的双手扶了苹范起立道：“卿原是朕躬的姨母。”即命设宴宫中，款待贺氏。

席间魏主用言挑动，贺氏泫然欲泣，魏主不忍相逼，然也不忍割舍。迨至宴毕，贺氏拜谢欲回，魏主不允，遂将贺氏软禁宫中。魏主竟设计将贺氏的丈夫，宫门侍卫孙哀黎诱入宫中，诬他调戏宫女，便将他杀死，绝去了贺氏顾念。这一夜，即逼淫了贺氏。可怜贺氏，迫于淫威势力的下面，哪敢不从，娇啼成宠，泪殷枕席。恍如一枝梨花春带雨，魏主万分怜惜。封为贵妃，后即产下一男，取名曰绍。

魏主圭到了晚年，惑于左道之术，妄想长生，炼药服丹，不免多服辛品，因而性躁易怒，一不当意，动要杀人。有天魏主在贺妃宫中，贺妃无意间触怒了魏主，魏主竟忘了昔日情义，亦欲将贺妃处死。贺妃便奔匿冷宫暂避，贿通内侍，送信给她的儿子绍。这时绍已受封为清河王，得了贵妃求救的急信，便趁星夜入宫，手刃了魏主圭。这也是魏主荒淫的结果。他先前若不计杀孙哀黎，逼淫贺氏，哪会生出孽种绍来，造成如此结局呢！

且说魏主的长子嗣即刘妃所生，受封为齐王，闻魏主被绍所杀，便率军攻破了都城，擒住了绍，即行杀了，并将贺妃杀死，遂接了帝位。覲修政事，兴利除弊，倒是一个有为的英主。他因南宋主刘裕歿了之后，欲报旧仇，便率兵犯宋，步步进逼，节节胜利。偏是南宋的义符帝，昏庸懦弱，毫无作为。

到了甲子年六月，徐羨之、傅亮、谢晦三相密议之下，决议废去义符，另立新主。当下即召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立即入朝。檀道济与王弘

不知何事，星夜赶到都城。徐、傅、谢三相，即召入密室，共谋废立。檀道济和王弘也都赞成此举。

约翌日举事，又串通了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一到明日，早已尽行布置停当。义符帝兀是蒙在鼓里，真应了宫女宝儿道：“喝酒玩女娘，死要在头上”，他还是兴高采烈，扮了酒家胡混。等到得了刘内相的报告，和秦娘娘躲到龙船上面，哪里躲得过去，檀道济和徐羨之、谢晦、傅亮，率了军士，突入云龙门，直进华林园，四面一搜寻，盘问园中宫女，知道义符帝躲在龙船上面，便率众到天渊池，拥上了龙船，杀死了王内相和刘内相，秦娘娘吓得晕倒在船上，义符帝却被众人蜂拥上岸，你推我扯。义符帝身不由己，随了众人，到了东阁，由徐羨之收去了玺绶，立即召集了百官，宣布皇太后命令，略云：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勿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如此。大行在殡，宅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倡优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腆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懿后即宋主刘裕之继母萧太后，重加天罚。亲与左右协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又复日夜媠狎，群小媠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殫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远近嗟叹，人神怨怒。社稷将坠，岂可复嗣守洪业，君临万邦？今废为营阳王，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大统，以奠国家而安人民。特此令知。

宣令即毕，百官便拜辞义符，暂送至故太子宫安歇，令他具装出都，徙往吴郡。义符到了此时，还是舍不得秦娘娘，贿通了内侍，悄悄的将秦娘娘寻了来。两人相逢，抱头痛哭了一回，便整理一切，预备徙往吴郡不提。

且说徐羨之等，一面废了义符，一面便使傅亮率领了文武百官，备齐了法驾，进程到江陵，迎接宜都王义隆入都接位。

行到寻阳地面，祠部尚书蔡廓忽然得病，乃与傅亮分别。廓对傅亮道：“义符帝虽已废为营阳王，徙往吴郡，还宜厚加优待。

倘有不测的事发生，我恐朝上群臣，俱要蒙了杀主恶名，给后世天下人耻笑的呢！”蔡廓说完了这几句话，便和傅亮分别而去。

本来傅亮在出宫时，营阳王义符也已带了秦娘娘等就道吴郡，傅亮早与徐羨之议定，暗令中书舍人邢安泰随去，明算护卫，暗里却叫他相机行事。把义符杀去。现在傅亮听了蔡廓的临去留言，觉得甚为有理，忙遣人去制止安泰，叫他不要动手。

哪里来得及，原来邢安泰随了义符王行到金昌亭。义符要在亭中歇息一会

，便叫人置酒亭中，与秦娘娘饮酒解闷。安泰便遵照了徐羨之的嘱咐，命兵士将亭围住，安泰便持刃入亭，手起刀落，一个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的秦娘娘，已是倒了香躯，卧在血泊中了。义符好不心痛，便拔出宝剑，和安泰在亭中奋斗。

那亭外的军士，多喊道不要逃走了这个昏王，喊声不绝。

义符颇有勇气，安泰却敌他不过，竟被义符且战且走，突出了重围，飞奔而逃。安泰率了众兵，紧紧追赶，驰越了阊门。

也是义符命中该绝，被安泰用一根门闩飞掷过去，正击中义符的腰间。义符受了伤，跌在地上，一时爬不起身。安泰赶上前来，手起刀落，便结果了义符性命。那时的义符，还只十九岁。

史家称为少帝，不提。

且说傅亮得了去使的回报，知义符已被安泰所杀，心中甚是不安。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只好付诸一叹。遂西行至江陵诣行台，奉上了表章，并进玺绶。表文上云：臣闻否泰相隔，数穷则变，天道所以不愆，卜世所以灵长。

乃者运距陵夷，王室艰晦，九服之命，靡所适归。高祖之业，将坠于地，端赖基厚德深，人神共奖，社稷以宁，有生获又，伏维陛下君德自然，圣明在御，孝弟著于家邦，风犹宣于藩牧，是以征祥杂怨，符瑞耀辉，宋庙神灵，乃睠西顾，万邦黎献，望景托生。臣等添符朝列，预充将命。后集休明之运，再睹太平之业。行台之上，瞻望城阙，不胜喜悦。鳧藻之情，谨诣门表拜以闻。

宜都王义隆接了这道表章，宜都将佐，闻知庐陵、营阳二王，俱被徐羨之、傅亮、谢晦所害，深恐义隆入都，也被谋害，遂纷劝义隆不可东下，免遭毒手。正是：前车覆辙原须戒，暗箭来时不易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月夜卜金钱天心从吉风雷生帝阙圣意除凶

静悄悄一个院庭，正中一只小几，几上安了个金鼎，鼎中一缕缕香烟喷出。几前有个王妃装束的女子，俯伏在地上，默默祝告。在月光之下，好不幽静，只有阶下的秋虫，唧唧鸣声，破了沉寂的空气。那女子祝祷了一回，亭亭起立。拿出一个小牙筒儿，在香上绕了三转，开了牙筒盖儿，倾出三个金钱，在她的玉掌之上，凝神端详了一会儿，重将金钱倾入筒中。又在香上绕了三转，再开筒倒出。一连来了三次。她喜孜孜的盈盈拜了八拜。才轻启朱唇唤了声瑞云。便有一个紫衣宫娃，从东首一间屋中走出，到了院庭中道：“娘娘有甚事？”那女子道：“你将几上的东西收罗好了，你可知道此时儿王爷在哪里？”

瑞云道：“在东书院，娘娘可要过去吗？”那女子点了点头。

瑞云便唤掌灯，即有两个宫娃，从东首屋中走出，掌了两盏八角红纱灯，来到院庭中。瑞云对两个掌灯的宫娃道了声：“去东书院。”两个掌灯的宫娃便掌灯前导，那女子遂袅袅婷婷的抄过东廊，到了东书院的门首暂立。

门首侍卫见了她，都行礼致敬。她问侍卫道：“王爷可在里面？”侍卫忙回道：“在！娘娘可要进去见王爷？”她螭首微点，侍卫便揭起垂帘，喊了声：“娘娘到！”她已翩然入室。

室中明灯四张，如同白日。靠西首一张公案前面，坐着一位少年王爷，生得剑眉虎目，隆准大耳，好不威武异常。他见那女子入室对他施礼，便微抬身子，命她坐了，道：“贤妃何事夤夜来此？”那女子道：“日间贱妾闻知王爷东下入都的事，一时难决，适间贱妾焚香中庭，默默祷祝，卜了金钱三卦，竟是大吉的卦子，特来报与王爷得知。究竟东下的事如何了？”王爷微笑道：“已经决定了。”小子写到了此处，再不表白一番，阅书的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路了。原来，那个焚香的女子，便是上回书中说着的宋主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封为宜都王义隆的王妃袁氏。那个少年王爷，便是徐、傅、射三相要迎他入都为帝的宜都王义隆。

上回书结束的当子，是宜都将佐劝义隆不要东下入都，防遭毒手。义隆一时莫决，袁王妃便在晚上焚香卜卦，今听王爷道已决定了，便问道：“还是决定东下入都？还是决定拒绝东下入都？”义隆王爷即在案上取了一道敕令给袁王妃，袁妃接了那道敕令观看，令文上道：皇运艰敝，数钟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

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以竞季，何以克堪。行当暂归朝廷，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由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废。

袁妃看毕道：“王爷是决定东下了？”义隆王颌首道：“就是司马王华，他也劝我东下。他道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谁不畏服。虽因嗣主不纲指义符帝，人望依旧没改。徐羨之是中材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并非如晋宣帝司马昭时的王大将军王敦可比。并且他们受了先帝托孤知遇的恩，决不敢突然背德。不过畏庐陵王严断，恐怕不能容他们，才将庐陵王先行除去。又恐废主存留，发生祸患，故也下此毒手，殿下尽可大胆入都！”袁妃道：“王司马所言，确是不虚。王爷此去，上顺天心，下副人望，贱妾敢为王爷预贺了！”义隆王微笑道：“接了帝位，贤妃要作王后了，也要向卿预贺呢。”义隆和袁妃闲谈了一会，便回寝室安睡。

一宿无话，到了明日，义隆便留司马王华镇守荆州，校尉刘彦之镇守襄阳

。才自率将佐发江陵，召见傅亮，问及营阳、庐陵二王的惨死，义隆悲恸呜咽，十分哀伤，左右尽皆流泪。

傅亮见义隆王友爱之情如此重厚，想着了与谋营阳、庐陵二王的亏心事，不觉汗流浹背，神情失措，几致应对不来。义隆询问一切之后，即与傅亮一同下舟。到了京师，群臣迎谒，导驾入城。乘辇入阙，百官奉上御玺，遂登太极殿，即皇帝位。称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追尊生母胡婕妤为太后，奉谥曰章。

复庐陵王义真封爵，彭城王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南豫州刺史义恭封江夏王，册封第六皇弟义宣为竟陵王、第七皇弟义季为衡阳王。司空徐羨之授司徒、左卫将军王弘为司空、中书监傅亮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北将军。

王弘与道济仍各归原地镇守。独有个领军将军谢晦，前由尚书录命除受荆州刺史，权行都督荆襄等七州诸军，此时实行除拜，加封抚军将军。本来司空徐羨之，他恐义隆入都之后，荆州重地授与他人。所以先用录命，使谢晦接任，好教他居外为援，所有精兵旧将，尽行隶属。晦尚未登程，义隆至都，谢晦便也一同与百官朝贺。

义隆帝年龄才十八，却是器宇不凡，与其兄义符之昏庸大异。他心中暗忌徐、傅、谢三人，面上却不露声色，故示优异。

下诏命谢晦真除都督荆襄七州，谢晦好不得意，即出镇荆州。

义隆帝便召回王华和到彦之二人，与王昙首、朱容予共襄都城戎政，这四个人俱是义隆帝心腹不提。

到了元嘉三年，义隆帝已是亲柄政权，便下诏杀了徐羨之、傅亮、又收捕子谢晦之子秘书郎世休，与羨之之子乔之、乞奴二人，一并杀了。傅亮诸子，义隆念亮至江陵迎驾的诚心可嘉，恕了不杀。当时这个消息，传到荆州谢晦耳中，谢晦顿时晕了过去，倒在座上。左右急忙施救苏醒，又恸哭一回，先命江陵将士，为徐、傅举哀不提。隔上不多几天，谢晦又接到义隆帝诏敕。敕上道：盖闻臣生于三，事之如一，爱敬同极，岂惟名教，况乃施侔造物，义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谢晦，皆因缘之才，荷恩在昔，超居要重，卵翼而长，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祸横流，大明倾曜，四海遏密，突受顾托，任同负图，而不能竭其股肱，尽其心力。

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居缺忠贞之效。将顺靡记，匡救蔑闻，怀宠取容，顺成失德。虽未因惧祸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义。播迁之始，谋肆酖毒，至止未几，显行怨杀，穷凶极虐，荼毒倍加。颠沛皂隶之手，告尽逆旅之馆，都鄙哀愕，行路饮泣。故庐陵王英秀明远，风微夙播，鲁卫之寄，朝野属情

。 羨之等暴蔑求专，岂贤畏逼，造构贝锦，成此无端，罔主蒙上，横加流屏，矫诬朝旨，致兹祸害。寄以国命而剪以仇讎，旬月之间，于肆酖毒，痛感三灵，怨结神鬼。自书契以来，异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昔子家从弑，郑人致讨；宋肥无辜，荡泽为戮。况逆乱倍于往衅，情深痛于国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及宜诛殛，告谢存亡。而当大事甫定，异同纷结，匡国之勋未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远酌民心。近听舆论，虽或讨乱，虑或难图，故忍戚含哀，怀耻累载。每念人生实难，情事未展，未尝不顾影痛心，伏枕泣血。

今逆臣之衅，彰暴避迹。君子悲情，义徒思奋。家仇国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肃明典刑。晦虽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率六师，为其遏防。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络绎继路，并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罪止元凶，余无所问。敕示远迹，咸使闻知！

谢晦阅毕大怒，撕了敕诏，掷于地下。便即调集了三万精兵，整装待发克期东下。晦奉上一表自讼道：臣海言：臣昔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闻政事，内谋帷幄，经纶夷险，毗赞王业。预佐命之勋，膺河山之赏。及先帝不豫，导措末命。臣故与故司徒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将军臣道济等，并升御床跪受遗诏，载贻话言，托以后事。臣虽凡浅，感恩自励，送往事居，诚实幽显，逮营阳失德，自绝宗庙，朝野岌岌，忧及祸难。忠谋协契，殉国忘己。援登圣朝，惟新皇祚，陛下驰传乘流，绝不加疑，临朝殷勤，增崇封爵。此臣等赤心，已亮于天鉴。远近万邦，咸达于圣旨。若臣等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协翼幼主，孤负天日，岂复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屡被猜忌，积怨犯上，自贻非命。天祚明德，合当昌运，不有所废，将何以兴？成人之美，春秋之高义；立帝清馆，臣节之所司。耿弇不以贱遗君父，臣亦何负于宋室耶？况衅积闾墙，祸成威逼，天下耳目，岂伊可诬。臣忝居藩任，乃诚匪懈，为政小大，必先启闻。纠剔群蛮，清夷境内，分留弟侄，并侍殿省。

陛下聿遵先旨，申以婚姻谢晦有二女，一字彭城王义康，一字新野侯义宾。宾为刘道怜第五子，故晦表中述及之童稚之日，猥荷齿召，荐女遣子，阖门相送。事君之道，义尽于斯。

臣羨之总录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屡抗表疏，优旨绸缪，未垂顺许。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谨一心，守死善道。

比皆皇宋之忠臣，社稷之镇卫。而谗臣倾覆，妄生国衅，天威震怒，加以极刑，并及臣门，同被孥戮。元臣翼命之佐，剿于奸邪之手。忠良匪躬之辅

，不免夷灭之诛。陛下春秋方富，始览万机，民之情伪，未能鉴悉。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盗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无下之人知与不知，孰不为之痛心愤怒者哉！

昔白公称乱，诸梁婴胄。恶人在朝，赵鞅入伐。臣义均休戚，任居分陕，岂可顾而不扶，以负先帝遗旨。爰率将士，缮治舟甲，须其自送，投袂扑讨。若天祚大宋，卜世灵长，义师克振，中流轻荡，便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申理冤耻，谢罪阙庭。虽伏锷赴镬，无恨于心。伏愿陛下远寻永初托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诚。则微臣丹款，犹有可察。临表哽慨，不尽欲言。这篇表文到了宋都，义隆看罢，不禁勃然大怒，正是：王师未向江陵下，反表先来宋帝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在服产儿母后知祸水入宫生妒姊妹起风波

话说义隆帝看了谢晦的自讼表，顿时大怒，便下诏讨谢晦背君的罪。恰巧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入都见帝，帝即与道济商议讨逆的计划。道济自告奋勇，情愿率军前驱，并道：“谢晦才智有余。讲到两军对垒，临戎决策，晦却不足。臣非故自夸张，定胜晦一筹！”义隆帝大喜，厚慰道济，并召彭城王义康进都。

义隆帝便欲率六军，征讨谢晦不提。

是日，义隆帝回宫十分快活，袁皇后问及朝事，帝即将檀道济自告奋勇的事说出。袁皇后道：“檀道济昔日与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同是废立营阳王的人，怎可命他与谢晦决战？

须防其诈。”义隆帝道：“昔日的事，道济被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所胁迫，不得不从。并且杀死营阳王，他更是没有干系。现在朕厚恩笼络了他，他定必为朕出力，以赎前愆，决不会有不测的事发生。故朕躬待一切整顿就绪，便须亲征。只是有一件事，朕却要在没有出都之前，要宣布出来了。”

袁后问：“是何事？”义隆帝却指了袁后身后一个宫娃，怀中所抱的一个襁褓小孩，微笑道：“便是此事。”原来那个襁褓小孩，即是袁后所生，当产下的时候，袁后闻那小孩的啼声，恍如狼嗥豺吼；再看他的面目，又是凶恶异常。袁后深知相法，心知此孩不可留养。当时急命宫女请帝入寝殿，袁后对义隆帝道：“此孩他日恐是国家的祸水，万万不可留养，愿杀了此儿，好绝将来祸患。”义隆帝哪里舍得，忍将活泼泼地第一个亲生的孩儿杀死，遂不允袁后的请求，命她好好扶养，取各为邵。只是那时候，义隆帝也是孝服未满，不能够将生子的事传出，故禁止宫中人泄漏出去。到了现在，义隆帝因孝服已满，自己又要出征在即，便欲将生儿喜事，宣布给百官知晓。

到了翌日，百官遂尽知皇后弄璋，纷纷向义隆拜贺。义隆也大开筵席，赐饮群僚。一面却伪言皇后分娩尚未满月，宫廷中事，不可无人管理，特令皇姊会稽公主入宫主持六宫一切事宜。

这位会稽公主，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正后臧氏所生，下嫁振威将军徐逵之，逵之以战事身亡于江夏，会稽公主便嫠居守节。

故义隆帝令她入宫，他便好放心，亲率六军西征谢晦了。以中领军到彦之为前部先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总军统帅，陆续出都，溯流西进，一路浩浩荡荡的过去。

这时谢晦也命他的兄弟谢遁、侄儿谢蕊猷与司马周超、参军何承天，留在江陵。谢晦自己却引兵三万人，令庾登之为总军，由江津顺流至江口，进据巴陵。谢晦得知前哨探报，知宋兵将至，便屯军候战。偏是霖雨十多天，两军未曾交锋。到了那天天晴，庾登之用火攻之计，打胜了宋军先锋到彦之的偏将萧欣，夺着了彭城州。谢晦好不快活，复上表要挟宋王，语多狂悖。其实谢晦那时还没有知道檀道济已做了统帅，不日便至。以为道济与他是昔日同谋废立的人，宋主当然不去用他。

哪知道济大军一到，谢晦得了细作报知，不觉惊慌失措，原来他最怕道济的勇决善识。

这日两军接触，江心只见檀字军旗的战船，乘着东风，纵横江面。谢晦的军心早乱，顿时溃败，谢晦便逃还江陵，哪知守城的周超，又归降了宋兵，谢晦忙与弟谢遁，其侄世基、世猷七骑逃出北城。到了安陆，便给该处守吏光顺之擒住，七骑无一得脱，打入囚车，解送至宋营。宋主便班师回都，即下诏将谢晦、谢遁、谢世基、谢世猷，又提监禁在狱的谢朏，一并押赴市曹斩首。在没有行刑的时候，世基尚吟句道：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

谢晦听了，便也吟道：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他们叔侄两人吟诗既毕，便伸颈待戮。这时忽有一个少妇，披发跣足，号啕而来。见了谢晦，便双手抱住晦头，且嗔且哭。

谢晦瞋目道：“速即归去，善事夫主！”那少妇只是痛哭不去。

等到行刑官见刑期已至，便劝少妇让开，少妇即与谢晦永诀道：“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凌藉都市！”谢晦厉声道：“事已至此，不必多说话了！”话声未歇，只听见一声炮响，行刑的手起刀落，谢晦的头颅，便滚了下来。那少妇也昏了过去，经人救了她苏醒，舁入舆中而去。阅者可知道那少妇是谁？她乃谢晦的女儿，嫁与彭城王义康的便是。她虽做了宋王的弟媳，却也无

能为力救她违犯大逆的生父，只好到刑场痛哭了一番不提。

且说宋主隆帝平了射逆，便大封功臣，加封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

此外各将士，各赏赉有差，不题。

小子写到了这里，又要掉转笔儿，将北魏的事情，表白一番。原来北魏自嗣帝病没，太子焘即位以来，与南宋相安无事。

这年听说夏主勃勃已死，由子赫连昌继位。北魏本与夏国亦有宿怨，惟因赫连勃勃凶狡善战，北魏也惧他三分。现在听说勃勃死了，魏主焘便有吞并夏国之意。遂与宰相长孙嵩商议定当，即率兵伐夏，破了夏都统万城。

夏主赫连昌逃往了上邽，夏国的后妃公主，俱被魏兵所获，献与魏主焘，魏主便将夏后夏妃没入掖庭。夏公主中有三女绝美，俱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容貌，三女俱为赫连勃勃所出。

一个叫做赫连英，一个叫做赫连容，一个叫做赫连婷，魏主便将三女召纳后宫。第一夕便欲幸赫连容，赫连容誓死力拒。魏主焘哪肯甘休，竟命宫女们将赫连容全身赤裸，魏主乘醉迫淫，赫连容宛转娇啼，遂受污辱，这也是亡国人的惨苦。魏主第二夕，便命赫连婷侍寝。赫连婷也知避免不来，忍辱含垢，与魏主燕好。第三夕便轮到了赫连英，自然也是红颜力弱，勉抱衾袖裯。从此三女轮流常夕，给魏主淫乐。魏主降恩加封，俱封做贵人。

到了这时，三女却忘了亡国的苦楚，反媚事魏主，各争恩宠。自己姊妹，倒自相妒忌，各各不肯相让。

其中却以赫连婷最为狡黠，本来她生得最为美艳，魏主便也最宠爱她。赫连容和赫连英难免心中怀恨，便日伺连婷的短处，预备中伤她。哪知赫连婷分外机警，早猜破了两个妹子的心事，一面和她们二人佯为亲昵，一面却深结宫娃内侍，使他们忠心于己，伺察赫连英和赫连容的短处。

偏是赫连英淫荡性成，竟私通了一个宫门守卫葛恩。那葛恩生得面如冠玉，十分美貌，更是力大如虎，勇猛过人。赫连英和他私通了，如胶如漆，非常恩爱。此事怎能瞒得过赫连婷，不上几天，就被她知道了，她却不动声色。有一天，她暗里对赫连容道：“我们姊妹三人，为了国破家亡，到了此间，圣上加恩，封为贵人。我们姊妹三人，应当各相和爱，同事圣上，怎能够各生意见，自相残害呢？英妹妹却也太不应该了，竟在圣上面前说你的短处，我特来告知你一声，须留神些儿才好。

”赫连容听了赫连婷的话，不禁怒道：“婷姊你怎知英妹在圣上跟前说我歹话？”赫连婷故意道：“不说也罢，只要你自己留神便是了。”赫连容哪里肯不问个底细，硬逼着要赫连婷说出。赫连婷吞吞吐吐了一回，方道：“昨夕

圣上问我，你可知道赫连容背后有怨朕的说话？我听了圣上的话，很是诧异，料想圣上必有用意。但是我也知道，你是个静默自好的人，决不至会口出怨言。当时便对圣上道‘没有。’圣上也不再问了，后来我从圣上语气中探出，才明白上一夕圣上宿在英妹妹那里，英妹妹说了你的歹话了。”赫连容听了这些话，不禁柳眉倒竖，咬齿道：“阿英贱婢，我定不与尔干休！”赫连婷忙道：“你快不要如此暴躁，英妹妹也是年幼无知，不晓轻重，待我去警戒她一番。你也不要生气，我们三人，终是同胞亲姊妹，决不能自相摧残！”

赫连婷说到了此处，竟眼圈儿一红，声儿哽咽起来。赫连容哪里知是伪，便也簌簌下泪道：“往日只道你婷姊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今日才知道竟错怪了你。”赫连婷见她已入自己计中，便又安慰了她一番而别。

赫连婷随后又到赫连英那里，故意装得十分惊慌的模样。

赫连英好不诧异，正要问她，赫连婷已是双泪直流，指了她道：“英妹妹你怎干出这般事来？”赫连英原是心虚，一听此话，不禁粉面通红，心中别别乱跳，偏要强作镇定。嗫嚅着道：“婷姊此话怎讲？”赫连婷惶急道：“英妹到了此刻，你自己干的事，还要瞒我？本来你的事，我也有知道，方才在容妹妹那里，她将你和葛恩的事告诉了我，她说要告知圣上，以免将来破露了下来，也带累受罪。给我喝住了她，叫他千万不要在圣上面前漏泄！”

赫连英听了这一番话，早已花容失色，珠泪直流。便双膝跪倒在赫连婷面前哀求道：“此事全仗婷姊替我设法了。”赫连婷扶了她起立，便正色道：“本来此事，你也太糊涂，我和你亲自亲姊妹，哪有不助你的理。但是从今以后，你却不许再与葛恩来往。容妹妹那里，我自有法儿使她不声张出来。”赫连英忙道：“我不再与葛恩来往了，你婷姊我是信得过了。只是容姊一面，她的心思究竟与我怎样，却说不定了。婷姊说有法儿使她不声张出来，不知是怎样的法儿？”赫连婷便附在英的耳上说了一番话，赫连英喜得不住的点头。赫连婷嘱咐完毕，她便姗姗自去。赫连英即命一个心腹宫娃，去招葛恩到来，没一会时候，葛恩已悄悄的蹩入。赫连英将此事说了，葛恩吓得面如土色。赫连英又将赫连婷所授的计划，也附耳说给葛恩听了。葛恩沉吟一会道：“这事恐怕不能干。”赫连英怒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这般婆子气息，你自己不要命了吗？”

葛恩思索了一会，猛然道：“就如此干了！”正是：祸到切身谋解策，饶了人时人不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蜜中砒双花并命雪上霜一士轻生

玉漏沉沉，炉香未残，月移花影上栏杆。皇宫禁地，在这深宵子夜，更是

静悄悄无一点声息。在那朱栏回曲的花廊前，却有一个黑影，越过花廊朱栏，掩到一首屋子门前，那黑影便矮了一截。不多一会，那扇室门半启之后，黑影即已不见，室门也依旧闭上。这时室中却多了一个身長七尺开外的美男子，他一身轻装软束，腰间插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他轻移脚步，走到了那罗帐低垂的牙床前，侧耳一听，知道床上睡的人，睡得正酣。他便轻轻揭起罗帏，借着灯光望到床上。便见一个美人，香息微微，睡在鸳鸯枕上，漆黑的青丝，映着朱唇粉面，娇模样好不动人。他踌躇了一会，抚一抚腰间的匕首，便揭起锦被，腾身而上。那美人儿香梦惊醒，欲待呼唤，只见匕首的寒光，在粉颈上挥来挥去的乱晃，好不怕人，吓得噤若寒蝉，开口不得。迷迷惘惘之间，那个美男子已任所欲为，玷污了她的清白。

等到美人儿惊魂稍定，仔细一瞧那个美男子，便颤声道：“你不就是宫门侍卫葛恩吗？”那人笑道：“赫连容娘娘，是的，小人便是葛恩。”阅者看到此处，当然早已明白，上回书中赫连婷替赫连英想的，叫赫连容声张不出的妙计了。当下赫连容既被葛恩所污，她原也不是个贞节妇人，便一任葛恩，在这个当子，却听得室门又呀然在声，赫连容大惊失色，葛恩却情色自然，毫不惊慌。一霎眼当子，赫连容见帐门揭起处，一个美人螭首，已伸了进来，不是赫连英是谁。赫连容还没有想到他们串成一气，见被赫连英撞破，好不惭愧。究竟赫连容不是愚人，一转念间她顿时醒悟，正想发作。那赫连英已盈盈的坐在床口上笑道：“容姊，你要原谅些儿，我也没有法，才用这一着的。”葛恩也伏在枕上叩头道：“容娘娘恕罪！”

赫连容见了这副情形，暗想身子已被玷污，声张开来，大家都没有活命，便道：“你们速速去罢，此地不可留！”不道话声未绝，门外忽报：“圣上驾到！”此语一入他们三人耳中，俱各面如土色。葛恩说了声罢，举起匕首，猛向咽喉刺进，顿时血淹锦被，命赴黄泉。这时魏主已大踏步入室，径到床前揭帐看明，狞笑了一声，道：“好！”只见赫连容拔出葛恩喉间匕首，也向咽喉刺进，鲜血四溅之间，赫连容一缕香魂，也随了葛恩去了。只剩下赫连英簌簌乱抖，面无人色。魏主煮猛叱道：“贱婢还不速死，更待何时？”可怜赫连英，哪里还有勇气取那匕首，只是抖个不停。魏主煮双目一睁，拔出腰间宝剑，向赫连英粉颈上一挥，青锋过处，已是身首分离。

此时室外奔进一个披发的女子，两膝跪在魏主面前，掩面悲啼道：“二妹失德，触怒圣上，臣妾不能训迪二妹，以致遗丑宫闱。臣妾罪不容诛，谨请圣上处死！”原来这个女子，便是设连环计，送赫连英命的赫连婷。是夕魏主本宿在赫连婷宫中，赫连婷却故意殷勤献酒，不让魏主早寝，捱到了赫连英等聚在了一室的时候，便有一个赫连婷的心腹宫娃，特地从外面走进赫连婷宫中

，故意慌慌张张。魏主起疑便叱问何事，那个宫娃伏在地上，只是叩头，却不肯说出。魏主更加动疑，逼着追问。宫娃道：“请圣上恕小婢不死，才敢陈说。”赫连婷便叱道：“圣上命你说出，你便说出就是，因何吞吞吐吐？”那个宫娃便道：“小婢方才经过赫连容娘娘宫院时，瞥见一个高大的黑影，在容娘娘室中纱窗上显出，小婢疑是遇了鬼祟，所以惊慌失措，望圣上和娘娘免罪！”魏主听了，惊异万分，便欲至赫连容宫院察看。赫连婷还故意阻止，那魏主哪里肯从，遂撞破了赫连英丑事，造成了一场惨剧。

阅者也不必小子言明，早知宫女的说词，也是赫连婷所教的了，当下知三人俱死，她又自请魏主处死。魏主见她泪落如雨，哀婉动人，分外怜惜，便扶她起来道：“此事与卿无干，卿二妹淫贱，已死不论。”遂命内侍收拾三人尸具，用火焚化，不准宣扬泄漏，违者处死。这事便算了结，赫连婷一计除了两个亲妹妹，从此恩宠专房，心满意足。不多时日，魏主竟封赫连婷为继后不题。

且说夏主赫连昌，自从国都统万城被魏军所破，他逃至上邽后，招集旧时兵将，又来反攻，魏将奚斤，率兵与战，赫连昌中伤被擒，押解至魏都昌平城。魏主并不将他难为，赐爵会稽公，宠爱有加。魏主又将己妹昌平公主，给与赫连昌为妻，这多是魏主听了赫连婷的话，才肯如此。那时赫连昌的兄弟赫连定，又率军犯魏，活捉了魏将奚斤。幸得豆代田救出，并虏得赫连昌的后妃，魏主便将夏后赐与豆代田，以酬其功。其后赫连定被擒，被魏主杀死，赫连昌又重行背魏，也失败受诛，夏国到了那时，赫连勃勃的子孙，才算灭尽。

小子说到此处，又要表白南宋宫中的事了。原来宋主义隆帝，这时选得一个绝世的美人，纳入后宫。那美人，乃是吴郡人，姓潘闺名娴德，年龄只十六岁，生就一副消魂动魄的秋波，远山如翠的眉黛，吹弹得破的粉脸，樱桃般小嘴，杨柳般细腰，狭狭小金莲，真是不到三寸，吴郡中推为合郡第一美人儿。她本是小家碧玉，其父潘贵，是一个做小本经营为生的人。娴德和她的母亲赵氏，帮助做些活计，一家三口，就此将就度日。

他们的东邻，却是一家书香门第。主人胡德卿，也曾做过官儿，后因忤逆上司，削职休归，便郁郁病歿，遗下老妻金氏，幼子逸民。幸而薄有田产，金氏抚子长大，这时逸民也已十七岁了，生得风流潇洒，美貌异常。他与潘娴德既是近邻，便又时时相见，两下里郎艳女貌，女爱郎美，不免眉目传情，心心相印，只苦无缘亲近，因此未及于乱。

逸民便要求他母亲金氏遣媒说合，娶潘女为妻。哪知被金氏严斥了一番，道：“我们书香门第的人家，哪里好娶这种市侩小人的女儿，岂不辱没了胡氏门楣！”从此便不准逸民外出，只许在书房攻读诗书。逸民慈命难违，终日

价闷闷不乐，不久便卧病在床。金氏延医服药，终是无效，日重一日。金氏只此一子，怎不忧急，后来探知系心病，就因潘家女儿而起。金氏只得顺从了儿子，便遣谋去说合。

事有凑巧，金氏差去的媒人李婆到那潘家时，见娴德的母亲赵氏，正与一个专做媒人的朱婆讲话。李婆和朱婆，本是相熟的人，朱婆见李婆来了，便道：“你也来了，我却先说了。”

我给他家说合的人家，谅你不知道的，便是东街上，门前有一对高大石狮子的瞿府里的三公子，官名叫做钦明的便是。”李婆拍手笑道：“识得！识得！瞿家三公子，是一个歪鼻子小豹眼儿，说起话来，大了舌子，话不清楚的便是。好姐儿，还是我来说合的好了。潘太太你终知道的，不用我多说。就是你府上东邻胡府里的公子，他人品才学，还用我来胡诌不成，早在你太太心目中。现在他们的太太，央求我来说合。依我看，你家的小姐和胡家的公子，真是天生一双，地生一对，再好也没有了！”李婆说得天花乱坠，气得朱婆在一旁冷笑道：“人品儿生得好些有什么用，要有百万的家业才好。瞿府上良田万顷，奴仆如云。潘太太要是允许了这门亲事，真是享福不尽呢。”赵氏本也中意胡家那里，原知瞿家的三公子生得丑陋万分，怎愿意拿个天仙般的女儿给他去糟蹋。此刻见朱婆拿财势来压人，便生气道：“我不是拿女儿卖给人家，要讲钱多的！”朱婆讨了个没趣，明知说不上去了，便怏怏的回去了。潘氏便一口答应了李婆，把女儿许给了胡家。李婆好不快活，回去复命，准备择日行聘。逸民的病儿，也立刻好了一大半。

且说朱婆回到了瞿家，装头添脚，讲了不少歹话。瞿家生气万分，尤其是那位三公子钦明，格外恼恨。也是合当有事，义隆帝命人至吴郡点秀，瞿家便贿通了点秀人员，那个潘娴德，本是吴郡第一美女，此刻受了瞿家的贿，一举而两得，便首点了去。任凭潘家老夫妻俩痛哭力争，说已有了人家，总是不去睬他，不久即送入都去。可怜胡逸民病尚未好，得了这个消息顿时雪上加霜，一命呜呼了。

那个潘娴德到了宫中，义隆帝大加宠爱。不到两年便封为淑妃。淑妃实也慧黠善媚，因此义隆格外爱她，淑妃需要什么物件，终是有求必应，义隆帝从不拒绝。这时却气坏了一人，阅者知道是哪个？就是皇后袁氏。本来义隆帝与袁后伉俪之情甚笃，平空来了个潘淑妃，分去了杯羹。袁后怎不要发生怨恨，便时时诈病卧床，不愿与义隆帝相见。好得义隆帝此时有了潘淑妃，便也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只要朝政一了，便回到西宫与潘淑妃饮酒取乐，再也想不着袁后了。

未几，淑妃又产了一子，义隆帝便取名曰濬。潘淑妃自从生子以后，义隆

帝更是宠爱异常，只是义隆帝日纵淫乐，一个人哪里经得起旦旦而伐之。并且宋主的身子，向来并不结实。

这样的被潘妃所迷，义隆帝便一天一天的精神恍惚，病骨支离了。于是一切朝政，尽行交给彭城王义康管理。

这时袁皇后却真病起来了，原因不外乎因妒生愤，因愤成疾，一天一天的加重。到了元嘉十七年的孟秋十六的晚上，竟有不起的现状。义隆帝入视后疾，见了这副情形，执了袁后的手，流泪不止。本来义隆帝与袁后恩爱，因潘妃得宠，不免分情，这时义隆帝也自悔薄幸，所以执了袁后的手问她有什么话儿，袁皇后只是不答一句话儿，眼眶子流泪不止。不多一会，她便将被儿掩了面目，一阵气喘，竟是饮恨而歿，义隆帝好不悲伤。这时皇太子刘邵，已是十五岁了，他也知生母袁后的死因，为了愤恨潘淑妃的缘故。他便怀恨在心，预备将来复仇。

正是：记取今日深仇恨，待看他年报复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开锦囊公主陈词灭沙门太子缓诏

话说义隆帝自袁后病歿，不免悲伤稍过，他本已病骨支离，便因此又增加了几分病儿，潘淑妃自然不离左右的伺候。宫中一切，仍由皇姊会稽长公主主持。朝中的事，统由彭城王义康用录命处置，因此义康权重一时，势倾远近。讲到义康的一生定评，却有八个字能够包括了，那八个字便是：聪慧有余，才学不足。所以后来弄得势尽身亡，这且不提。

且说现在的义康王，正在赫赫一时的时候，谄事他的人，计有领军刘湛、长史刘斌、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数人，其中尤以刘湛和孔胤秀二人，心怀叵测，暗存拥戴义康为帝，时谋蠢动，义康王却不知道。未几，义隆帝药后有灵，沉痾渐起，也闻如了刘湛等的奸谋，以为义康王必与他们串通一气，便存了深心。当晚即密诏前扬州刺史殷景仁入宫，商议秘事。

原来殷景仁先时曾有密本奏与义隆帝道有“义康王职权太重，非国家之福，宜加以裁制”等语。故义隆帝独召殷景仁入宫相议。殷景仁即夜入深宫，见了义隆帝，便密议如何收诛刘湛等奸党，及黜退义康王的计划。殷景仁便设计擒住了刘湛、孔胤秀、刘斌、刘敬文等人，尽皆杀戮。义康王见所诛的人尽是自己心腹，便知义隆帝起了疑忌的心肠，急自上表辞职。义隆帝即下诏出义康为江州刺史，义康归去时入宫辞行，涕泣而去。

这时，殷景仁收捕刘湛余党甚严，骁骑将军徐湛之，亦是刘党，被捕定了死罪。湛之的母亲，即是皇姊会稽长公主。公主闻报，便取了一个锦囊，到义隆帝面前，开了锦囊，取出一件缝补的布衫，涕泣对义隆帝道：“此衣便是我

母为汝父所制，当时汝父的寒苦，是何等景象。故我母临终的时候，便将此衣嘱咐与我道：‘后世子孙，若有不念旧时寒微、与汝父创业的不易，擅自骄奢不法者，汝可将此衣示之，俾其警惕，知所改过。’如今你贵为天子，便忘了昔日汝父的寒微，作事乖张，即如我儿湛之，你不念他的父亲为国丧身，死在战场上面，我嫠居抚孤，到了今日，你却要将他杀死，于心何忍？不如你先将我杀了罢！”公主说到此处，哽咽不能再语，义隆帝瞧了臧皇后为宋武帝微时所制的衣衫，也不禁泫然泪下，便下诏将湛之赦罪，还特任为中护军。会稽长公主始破涕为笑，向义隆帝道谢。义隆帝遂命设宴宫中，与公主叙饮，并招潘淑妃同宴，笑语欢呼，春生一室。饮至席半，公主忽然离座，俯伏在义隆面前，连连叩首。慌得潘妃离座，义隆帝起立，搀扶公主起来。

公主涕泣道：“陛下若能俯允了愚言，才能起来。”义隆帝道：“皇姊有甚嘱咐，朕躬无不应允。”公主始起立道：“自营阳王失德被废，遇害丧身，庐陵王获谗受黜，遭奸致命。顾我同怀，已少二人，会义康又因事被黜。环察现状，义康将来亦难幸免，愿陛下怀手足的情义，释猜疑的成见，故今日特为请命，幸陛下顺从。”公主说毕，泪如雨下。义隆帝听了，也唏嘘不已，便与公主出，指蒋山道：“朕以蒋山为誓，如有背盟，实负先武帝，当不得善终！”公主始欢然释念，义隆帝又将席上余酒封了，命人赐与义康，并致一函。函中有“顷与会稽姊饮宴，忆及吾弟，所有余酒，今特赐弟”等话。义康也上表称谢，不提。惟有那个殷景仁，自从计诛了刘湛等后，仍兼领扬州刺史。

不料精神恍惚，时时在睡中惊醒，侍姬司马氏，是他最宠爱的姬人，见他如此，便问他何事不安。景仁嗫嚅道：“梦中时见刘湛等人缠扰。”司马氏便劝他醮禳，藉解冤孽，景仁只是不允。

有一天北风怒吼，阴云四布，不多时便飘飘的下起雪，玉龙飞舞，蔚为奇观。景仁便命设宴堂中，与家姬饮酒赏雪，传杯弄盏，好不高兴。司马氏又曼转珠喉，歌唱起来。正在十分快乐的时候，景仁蓦地又精神错乱起来，将一只玉盅，向庭中掷去，砸在庭中一棵大树上，噹啷一声，玉盅变成粉碎。景仁却拍掌狂笑道：“好了！掷中了！他们都已逃去了！”家人知他旧病复发，即时罢宴，将他扶入寝室安睡。景仁兀是呓语不止，见神见鬼的闹了一夜。司马氏便将前几日景仁对她说的话，说给家中众人听了。家中人都道：“既是冤孽缠扰，还是早些设法醮禳。”便延巫到家从事，哪知神佛无灵，闹了三天醮事，景仁已一命呜呼了。是不是被刘湛等索了命去，小子醒持无鬼论的，却也不敢断定。

宋主闻知景仁死去，念他设策除奸的功劳，追赠司空。扬州刺史一缺，却授给了皇次子始兴王浚去接任，即是潘淑妃所生的儿子，这时年尚幼稚，宋主

竟会付以重任，宋主不免昏聩太甚了。也许是潘淑妃枕畔的要求，否则宋主也不敢如此罢，这且不提。

且说魏主焘因征服了各部落，颇思偃武修文，遂重用崔浩、高允诸人。此时却有个嵩山道士寇谦之，他起初原是个市井无赖，只是生性非常狡黠，常托神道的说数敛钱惑人。不知哪里去弄了些符篆图经的妖言，竟说是遇着老子的玄孙李谱文，说他道根颇深，便传授了他图籍符篆真经，叫他辅助北方太平真君，行道治民。他便将圣经献与魏主，并说了一派的胡言。魏主即转示崔浩，问他如何。偏是崔浩也会糊涂起来，竟误认为河图洛书一般，大献颂词。说什么是天人相契，陛下应受符命，真是莫大的祥瑞。说得魏主好不有兴，便下诏改元，称为太平真君元年，封寇谦之为天师。

谦之更是信口开河，要魏主立道场，筑道坛，以便魏主亲受符篆。那时魏主早已着迷，哪有不听的道理。便立起道场，由寇谦之率了他的一班狐群狗党，日夜作起法事，装神弄鬼，闹得乌烟瘴气。等到道坛作成，魏主斋戒沐浴，亲自诣篆，焚香礼拜。寇谦之便将符篆授与了魏主，魏主至诚至敬地接了回去。谦之又要魏主建造一个静轮宫，说要宫高五仞，数里之内，不准蓄养鸡犬。此宫建成之后，只要勤修法事，至诚感天，即能够与天神接话，得成大罗神仙。再加了一崔浩，也在旁边力赞其成，怂恿魏主。魏主受了他们的包围，自是言无不听。便即广征夫役，兴建这个静轮宫。皇太子晃入谏魏主道：“天人道殊，高下有定，怎能与神相接。现在耗伤钱财，劳役百姓，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还是不造为是。”魏主哪里肯听，一味听信了寇谦之的邪说，只是不从太子，太子也无可奈何。偏是崔浩素来不信佛教，此时却与寇谦之成为一个鼻孔出气的人，崇奉道教。便时时在魏主跟前，说佛教虚诞不足信，有害于世，应该尽行除去。

也是合当有事，该是佛门晦气。在那年的三月，魏主至长安现今陕西省西安府长安县，在那处的一所大丛林叫做光明寺的，魏主入内游幸，寺僧出酒奉与魏主侍从的人员饮酒。恰有一个侍从叫做李吉的，多喝了几杯酒，便在寺中胡乱行走，冲进了寺僧的一间秘室里面。见室内陈设非常精致，绣床锦被，宛似人家闺房一般。他虽喝醉了酒，心上究竟明白，便不免起了狐疑。

他在床上一翻，枕角底下，却有一只绣花的小红鞋儿，尖尖二寸宽些，又翻着了两张秘戏图儿。李吉得到了这两种东西，酒已经醒去了一大半。再一看壁上，还悬挂了不少兵器。这一惊非同小可，暗想此间秘室里，不好再留了。万一给寺僧撞入，他们定不与我干休，他便急急出室，奏知魏主，又将两件证据呈上。魏主哪有不怒的理，便令侍卫兵丁，将阖寺的和尚尽行缚了，四面搜寻。竟发现了一个大地窟，窟中藏了七十四名妇女，都是颇有姿色的。其中有

一个叫做朱玉娘的，她伏在魏主面前道：“还是前日与夫毕上达一同进寺烧香，寺僧艳妾姿色，当时将妾夫杀死，将妾禁入地窟。到了晚上，便有一个紫色面皮的和尚向妾逼淫，妾誓死不从，力与抵抗。那个万恶的和尚，竟招了四个和尚入窟，将妾手足执住，遂被玷污了之后，又叫小和尚看守住妾。妾求生不得，欲死无处。现在幸得圣上破了此寺，妾夫之冤，也可伸雪了。妾身既被污辱，也无颜复生人世！”朱玉娘说毕，便一头向柱上猛撞去。好一个少妇，竟倒地死了。魏主看了，好不伤感。一面命人将朱玉娘好好收敛，一面将其余的妇女，有夫家的由夫家领回，没有夫家的由父母领去。遂命军兵将阖寺的寺僧尽行杀了。

崔浩趁此机会，便请魏主将魏国境中的僧人，一概收捕杀死，经书焚化，佛像摧毁。魏主奉了道教，本已不信佛家的说教。如今又亲破了光明寺寺僧的不法，更恨佛门的不良。故崔浩的话儿，魏主哪有不允的理。即下诏将境内僧人，不论长幼大小，捉到即行掘埋坑杀。此诏一下，佛门子弟，就要大受浩劫，命赴西天了。幸亏太子晃，却是与魏主相反，偏是奉佛法的，便将魏主诏书缓缓宣布。僧人始得逃奔他境，保全了不少的佛门子弟，这多是太子晃的功德。只是魏国境内各处的寺庙和塔儿，尽被毁去，无一存留了。后世有人道：“魏主因惨杀佛门子弟，所以后来魏主也是不得善终。”这些说数，无非为佛教张本罢了，儒者所不谈，不必去论他。

且说魏主灭了境内僧人，那个封为天师的寇谦之，更是气焰日张，群下也纷纷倾向道教。等到经心营之，费了无数金钱、疲了万民气力的静轮宫盖造完工，谦之又教魏主下道诏旨，将静轮宫周围数里内的鸡犬完全杀去，免得妨碍修道功程。魏主下道诏旨尊行，算是那处地面的鸡犬晦气，也遭了这个劫数。

从此魏主便于朝政了时，即在静轮宫与寇谦之鬼混，妄想遇到大罗天仙，即能超登仙界。不想一个有作为的魏主焘，竟会受谦之的愚弄，连那号称通儒摧残佛门的崔浩，也会和谦之串通一气，说也可笑，真是：已将邪说奉圭臬，摧残佛教反无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变生肘腋宵人肆恶 祸起萧墙逆子生谋

话说魏主焘自从静轮宫造成，得闲便与寇谦之研讨庄老的学说，不题。且说魏主手下有个中常侍，叫做宗爱。这人生得便佞善谄，深得魏主宠任，他又献了一个美人儿与魏主。那个美人儿生得好一身白净皮肤，滑腻温馨，肥不见痴，并且又工内视之术，兼了能歌善舞、巧言如簧。魏主得了她，哪有不宠的理。那个美人儿原来姓张，叫做婉卿。本是平城教坊里第一个花妓。宗爱欲固主宠，便费了巨金买了出来，献与魏主。魏主宠幸以后，即封为张贵人，从此

更是深宠宗爱。魏主那时又命张贵人也到静轮宫中，去听那寇谦之的讲经说法。遂使妖姬术士，造成了一件风流孽案。

原来张贵人进了静轮宫，一见寇谦之，便起了爱慕的心肠。

只因谦之生得好一副仪表，秀髯飘拂，长眉细目，皮肤白净，身材魁梧。张贵人便于有意无意之间，去挑逗谦之。偏是那谦之，原是市井无赖。见张贵人垂青，岂肯拒绝，两下里眉挑目语，不久已是偷渡陈仓，遂了心愿。从此便借了讲经说法的静轮宫，作为他们云雨巫山的高阳台。魏主罚咒也想不到，费了不少的金钱，造成了静轮宫，想和天神相接，反把个贵人与谦之相接，真也可笑。只是那个宗爱，恃了张贵人的裙带，魏主一天一天深信了他，他更是勾结内侍，植党营私。

惟因太子晃，早知宗爱是个歹人，一向与他不睦，他便怀恨在心。再加上给事中仇尼道盛，深得太子欢心，偏是仇尼道盛与宗爱，也有一桩宿怨。原来宗爱有个心爱的姬人，叫做美娘，给仇尼道盛的义子王振中引诱成奸，被宗爱察破，美娘便自缢身亡。王振中却躲在仇尼道盛家中，宗爱向道盛索要振中，道盛一口拒绝，谓振中并不在他家中躲避，不信你来搜查好了。

宗爱一时气昏了，竟不加思索，率了十几个家奴，闯进仇尼道盛家中。道盛却将王振中藏在他女儿芳芸的房中绣床里面，宗爱和众家人各处搜寻，哪里有振中的踪迹。搜到了道盛女儿房前，宗爱也要撞入，道盛双手一拦了道：“且住，宗中常侍，我和你讲了再搜！”宗爱便道：“有甚话讲？”道盛道：“里面的一室，是我女儿芳芸的闺房，她是个未出阁的姑娘。你要进去搜，我也不来阻止。要是搜出了王振中，我更是没有话说，凭你宗大人如何处置。要是搜不出来，那便如何？如今先要宗大人答个下文。”宗爱听了，和家奴们面面相觑，怔住了答不出话儿。道盛连连催促，宗爱心下一横道：“就是你贵千金的闺房，我也要搜上一搜。要是搜不出什么，我便认罪，替你和贵千金道歉叩头，如何？”道盛原想说了这个话，吓退了宗爱，也就是了。如今听说宗爱还是要搜，心中倒不免着慌。但是话已说了出去，不能再改口阻止宗爱进去搜查。只得硬了头皮，让他们进去，便放下了双手道：“好！请进去便是了。”

宗爱便和家奴们冲入了房中，四面不见王振中的踪迹，只见绣床的罗帐，低低垂落。宗爱径到床前，道盛暗自叫声不妙。

只见宗爱揭开罗帐，锦被之中，隆隆高起，里面不是个人是什么。宗爱大喜，掀开锦被看时，吓得宗爱倒退不迭，道盛精神陡振。原来锦被里面，哪里有什么王振中，却卧着一位少女。

这时那个少女，已是盈盈下床，整了一整衣衫，柳眉倒竖，杏目圆睁，戟

指指了宗爱道：“你是何人？胆敢擅入人家闺房的里面，掀帐揭被，是何居心？”道盛也在一旁哼哼冷笑。宗爱明知着了道儿，只得老着脸儿向道盛赔罪叩头，又向那个少女赔罪叩头，才得率了家奴回去。当下道盛便问那个少女道：“杏儿，王少爷躲向哪里去了？”杏儿道：“你们在房门口的时候，王少爷已从后窗里跳上屋面，不知躲在哪儿了。”道盛听了十分欢喜，后来便把杏儿给了王振中。原来杏儿是道盛女儿芳芸的侍婢，振中藏在芳芸房中，芳芸当然要避嫌的。房中便留了个杏儿，作为道盛女儿，反教宗爱受了一场没趣。

从此宗爱便和道盛结下了冤仇，宗爱自从魏主宠任了他，便日在魏主面前，媒孽太子的短处，偏是魏主又深信不疑。宗爱又指仇尼道盛为太子那里的第一个歹人，魏主便将道盛杀了，不久又将太子手下的人，杀了十多个。太子晃因此惊悸成病，不久身亡。过后魏主却想着了太子平日的行为作事，尚是不错，便后悔起来，追谥晃为景穆太子，对于晃的儿子濬格外钟爱。宗爱见了魏主这副情形，不免暗暗吃惊，恐魏主赐罪。

偏是张贵人和冠谦之的事也败露了，张贵人自尽而死，冠谦之却被他逃跑了。宗爱更是不安了，便怀了恶念。

这一晚上，夜深人静，他便趁魏主独睡在宫中，即下手将魏主谋毙。又率内侍，杀死了东平王翰和侍中和匹、薛提、兰延三人，因此三人欲拥立东平王翰为帝，宗爱却与翰不洽，故杀了他们。遂拥南安王柝为帝，一班魏臣，哪敢违背，便一个个俯首下拜。遂照例大赦，改元永平，尊赫连婷为皇太后，谥魏主焘为太武皇帝。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这时宗爱势炎薰天，朝臣侧目，不久连那个魏主柝也有些忌他了。宗爱何等刁枭，早已看出，他便先下手为强，暗命小黄门贾周等刺死魏主柝。他连弑二主，激怒了羽林郎中刘尼、殿中尚书源贺、尚书陆丽、长孙渴侯。即商议妥当，一面迎立皇孙濬，一面擒住了宗爱、贾周等奸党，一一杀死。便奉皇孙濬为帝，改元兴安，大封功臣，国事才算初定。

不道北魏宫庭，闹出这等祸乱。哪知这时南宋国中，也起大祸，小子写到此处，又要丢开北魏，表白一下南宋了。原来南宋义隆帝的皇太子邵，自母后袁氏死了，他每时怀恨潘淑妃和潘妃的儿子濬。濬恐被邵所害，便曲奉承欢谄事邵，甚至使邵忘了旧愤，和濬十分和好。这时邵姊东阳公主，有一婢女王鸚鵡与女巫严道育往来。那个严道育生性甚是狡狴，她和王鸚鵡交好，原是有意结纳，想借了王鸚鵡进见东阳公主，不久便被她达到了目的，由王鸚鵡引见，见了东阳公主，造下了瞒天大谎，说得自己神通，如何广大。公主便深信道育。那时邵与濬二人，时至公主府中行走，公主便将道育的神术，说与二人知道。他们都心怀着鬼胎，因二人行为太劣，时被义隆帝申斥，便求公主引道育

和他们相见。他们即请道育使个法术，要他们所做的劣事，不要给义隆帝知道，免得时时受到义隆帝的呵斥。

道育便装神弄鬼，设了香案俯伏在地上，口中咕哝一会，便说请到了天神。道育即向天空对答了多时，才算完毕。当下却对二人道：“我已请求了天神，代你们遮盖过失，殿下们放心好了。”二人甚是喜悦，便重赏了道育。

只是道育明知道这种捣鬼是没有用的，便起了恶念，使出巫蛊的法术，用玉雕刻了宋主义隆帝的形象。由王鸚鵡串通了主奴陈天兴、内侍陈庆国，将玉像埋在含章殿的下面，作法蛊惑宋主。王鸚鵡性本淫贱，早与陈天兴两下有奸，爱好甚笃，天兴才肯和他们串通一气。不道东阳公主见鸚鵡年已长大，便欲遣嫁出去。乃由潜代作主张，将王鸚鵡嫁与府佐沈怀远为妾。

鸚鵡本来甚为妖艳，沈怀远娶了过去，好不宝贝。鸚鵡却暗怀鬼胎，怕陈天兴怀了醋意，泄露出蛊惑的事儿。真也不错，天下最毒妇人心，她竟忘了天兴与她的昔日恩情。便先下手为强，竟到太子邵处道：“陈天兴密谋事变，要将蛊惑的事情泄露出去了！”太子邵也不察真假，信了鸚鵡之言，即将陈天兴杀了。

这一来，还有那个同谋的内侍陈庆国，暗中起了惊慌。他想含章殿下埋玉像的事儿，除了陈天兴，只有他一人知道，鸚鵡等既能将天兴杀死，便不能拿我杀了灭口不成。他越想越觉危险，还是先去密告了义隆帝来得妥当，即便奏知了义隆帝。

义隆帝好不愤怒，在含章殿下，掘出了所埋的玉像。遂命搜捕严道育与王鸚鵡。道育闻风得早，被她逃去，到京口往依始兴王濬，王鸚鵡却被捕下狱。义隆帝又严旨切责太子邵与始兴王濬，二人见事破露，只得上表谢罪。那始兴王濬，潜自京口入都，进宫向潘淑妃处探听消息。潘妃见了儿子，向他泣道：“你作事太也糊涂了。在那事发生之后，当晚汝父回宫，甚是忿怒。对我道：‘太子邵作恶，希图早登大位，倒也罢了。虎头濬的小名怎也和他连通一串，我看你们母子俩人，将来我若一死，要无死所了！’当时我便向汝父代汝恳求，请汝父息怒。

从今以后，我儿终须改过自新，再不要胡作胡为了。你若是还要如此怙恶不悛，你不妨先将我治死了罢！”潘淑妃话毕，泪如雨下。濬却毫不感动，反而呵呵大笑道：“真是妇人之见，懂得什么天下的事情。事在人为，你也不必替我担心。”说毕扬长而去，潘妃见了这般情形，也只好付之一叹，无可如何。

且说义隆帝，见长次两儿如此悖逆，便暗存废去太子邵、处治始兴王濬的念头。即在那一天密召侍中王僧绰及徐湛之商议。两人以事关重大，劝义隆帝

留神泄露出去，故每逢商议此事的时候，必绕壁巡行，恐人窃听。那个潘妃爱子心重，时时遣人探听。只因防得严密，一点也探听不来。潘妃便等到义隆还寝的时候，潘妃在枕上用了功夫，佯说太子邵和始兴王濬的罪恶，叫义隆帝应当重重的惩戒他们。宋主认为潘妃好意，便将连日的密谋，一一倾吐了出来，潘妃记在心中。到了明天，便遣人告知了始兴王濬。濬便告知了太子邵，太子邵到了此时，暗想不先下手，自己命儿即要不保了。即召集了心腹陈叔儿、张超之等密谋弑逆。到了那天，天未黎明，太子邵便率了东宫队伍，向宫城出发。正是：昔年留梟儿命，此日翻成弑逆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巧笑倩兮珍禽能学语灵魂去了神女显真身

话说太子邵率了东宫卫队，奔到皇城，便赚开宫门，杀进宫中，弑了义隆帝，杀死了徐湛之，潘淑妃在睡梦中惊醒，方下得牙床，太子邵已奔了进来。潘淑妃见太子邵面上一团杀气，狰狞可怕，已知来意不善。便急跪下哀求，叫邵看在始兴王濬的面上，饶她性命。太子邵性本梟残，记着母后袁氏的含愤而死，俱是潘妃所致。到了今日，他哪里还肯轻轻放过潘淑妃，一任她苦苦哀求，只是毫不动情。便宝剑一挥，潘妃的一缕芳魂，去追寻义隆帝去了。这时始兴王濬，他早已得了消息，便赶入宫中，见了邵问道：“事儿怎样了？”邵狞笑道：“一切都已停当，只是你母潘淑……”太子邵说到了此处，觉着有些碍口。濬却毫不在意的道：“敢是死了？”太子邵更假作凄然道：“为兄偶不经心，她竟被乱兵所杀了！”濬淡然道：“死了倒好。”邵听他这般说法，甚是欢悦。

当下由邵党拥召即帝位，改元太初。照例大封功臣，又释出了狱中的王鸚鵡，封严道育为神师，供养在宫中。王鸚鵡出了监狱，她就薰香沐浴，着意梳妆，敷粉涂脂，艳服浓装，便入宫见邵，盈盈下拜，谢邵释出监狱的恩赐。邵见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好一副动人的模样，即留在宫中，当晚排开筵席，与鸚鵡饮酒取乐。更招道育也列席相陪，道育趁机又劝邵道：“圣上此次整顿宫闈，宫中杀死了不少的人，依愚下的意思，应当祈禳一般死去的亡魂，免得在宫出祟，惊扰了圣躬，反为不美。”鸚鵡便在一旁纵恣道：“神师的法力甚是高深，圣上若命她替亡魂超度，不致宫中发生出不安的事来。”邵便问道育神师怎样的祈祷，道育道：“只要圣上谕允，愚下自能布置从事。只要圣上下道敕令，一切事宜，由愚下便宜行事，才能无碍。”邵笑道：“这有何难。”立命宫女取过笔墨敕纸，即席写给了道育，道育便拜谢告辞。

邵到了此时，也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与鸚鵡山水之间了。更兼鸚鵡多饮了几杯酒，早是红浸粉颊，醉媚十分。邵帝不待终席，便命宫女扶了鸚鵡

先至寝殿，随后邵帝也到了，由宫女侍候两人登床。这一晚，鸚鵡侍候得邵帝无一处不舒适开怀。邵帝恨不得立刻废了正后殷氏，立了鸚鵡为皇后，足见鸚鵡惑主的一斑了。

隔了七天，道育所弄的祈禳，已是布置舒齐，便请邵帝到场亲自诣香，邵帝便允应了。鸚鵡是不消说的，当然也要去的。

原来道育那个祈禳的场子，便在御花园中。不知道育如何想出来的，称这次的祈禳，叫做正乾大道场。什么意思，小子却才疏学浅，竟不敢句解了。

且说邵帝和鸚鵡两个携手进了御花园，走到正乾大道场跟前，早有严道育率了二百四十名巫娘，三十二个童男，三十二个童女，一齐俯伏在地迎接邵帝和鸚鵡。邵帝举目看时，见道育披头散发，束了一个紫金箍儿，身穿一件火也似红的法袍。

一般巫娘们，也是一律的披头散发，只是头上的箍儿，却换了鍍铁的，和身上穿的法袍，换了黑色的。三十二个童男，都一律穿了黄色的道君袍儿。三十二个童女，却一律穿了绿色的道君袍儿。邵帝笑对鸚鵡道：“他们这些打分，倒也十分好玩。

”鸚鵡轻轻的道：“道场庄严的所在，还望圣上少出戏言。”

邵帝便含笑不语，遂由道育等人引入了正乾大道场。道场中香烟缭绕，灯烛辉煌。正中上面，高高悬着一个妙相娇冶的女神画，画工好不精细。画得那女神眉若春山，目如秋水，细零零一束小蛮腰，乌黑黑一头青丝发。最妙的是那女神裙下双钩，露出了尖红一点。一只尖尖春笋的右手中，执了一柄去塵，真似栩栩若活。邵帝看了，不禁心荡神移，痴痴的望了女神图儿发怔。道育点了三支沉香，便请邵帝上香。一时笙簧并奏，钟鼓齐鸣。

邵帝却依旧目不转睛的望着女神，也不去授道育的香儿。

鸚鵡见邵帝望了绝美的女神画出神，不免也怀醋意，便轻轻将邵帝的袍角一拽，邵帝方始如梦方觉，醒了过来。授了道育神师的三支沉香，还不即上香插炉，轻轻问道：“神师，朕且问你，上面那个美人儿是谁？”话声未绝，场中陡起了一阵阴风，吹得邵帝和鸚鵡毛骨悚然，道育更是惊得面如土色，慌道：“圣上尊重，此乃是九天金母娘娘，不可轻蔑！”鸚鵡也道：“圣上快些上香礼拜！”邵帝虽然凶残，此时受了一阵风吹，顿将淫心吹冷了一半，急忙定一定神，上好了香，倒也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接着鸚鵡也上香拜毕，道育便请二人退到侧首坐下，奉上清茶素点。

道育对邵帝道：“愚下法事在身，不能奉陪圣上，敬请见恕。”邵帝道：“神师说哪里的话，请便好了。”道育便退了下去，作起法事来了。邵帝和鸚鵡留神瞧去。只见道育上了道场，顿时变易了一副面目，只见她浓眉高竖

，怪目圆睁，掀起了一个鼻子，扯开了一张阔嘴，左手执了一柄桃木剑，右手执了一支锡仗。口中念念有词，手舞足蹈。到了后来，越舞越急，面红紫涨，热汗直流。邵帝看了这般怪模样，忍不住又要笑将出来。鸚鵡急忙使了个眼色，邵帝才勉强忍住了笑。

不多一会，见道育将锡仗向空中一丢，高有数丈。等到锡仗滴溜溜在道育头顶上直跌下来时，道育大吼一声，纵身一跳，跃起数尺，抢住了那支锡仗。顿时场中金鼓大鸣，道育横了锡仗，坐在地上，闭目垂头。便见左首里跃出了三十二个童男，手中各执了一个净瓶，右首里跃出了三十二个童女，手中各执了一枝杨柳。童男和童女从两旁抄将过来，将道育围在中间。

围圆转了三个圈子，已变成一个童男间一个童女，一对一对儿，面面对。童女便将杨柳枝蘸了童男瓶中的法水，三十二枝杨柳枝水，同时向道育身上洒去，恍如下了黄梅细雨。洒过一会之后，又转了三个圈儿，仍将杨柳枝水向道育身上洒去。如此情形，到了第三次。在童女洒杨柳枝水的时候，道育蓦然跃起，又将锡仗飞舞，童男童女便依旧复了本位，向左右两边旁退去。

金鼓却停止了响声，却又奏起一片细乐。便有四十个巫娘，分站东西南北方，每方十个巫娘。东方的巫娘，左手中执了一面青色小执，右手执了一柄青钢剑；西方的十位巫娘，左手执了一面白色小幡，右手执了一柄小铜锤；南方的十个巫娘，左手中幡了一面赤色小幡，右手捏了一枝赤樱枪；北方的十个巫娘，左手中执了一面皂幡，右手执了一柄黑斧。中间那个严道育，这时已将桃木剑插在背上，换执了一面杏黄幡。只见严道育的杏黄幡向空中挥去，东西南北四十个巫娘，也同时挥动了四十面青赤白皂的幡子，一时五色飞扬。

邵帝笑道：“好玩！好玩！”鸚鵡忙道：“圣上不要声张！”这时便见道育将杏黄幡向东一指，口中念念有词。东方十个巫娘，如飞的奔向中央；道育又向西一指，西方十个巫娘，也奔到了中央去；道育再向南一指去，南方的十个巫娘已奔赴中央；等到向北一指，四队齐集。道育喝声“疾”，细乐又止，金鼓复鸣。四十个巫娘舞动剑锤枪斧，各相刺击。一时剑气锤光枪花斧影，浑作一团，中间还夹杂着一圈黄气，便是道育舞动的那枝锡仗。原来那枝锡仗上，镀有黄金的缘故。在他们浑舞得不可开交的时间，猛听得清越越一声玉磬，恍如暮鼓晨钟，醒人不少，霎时间，金鼓不作，浑战停场。

这时只见道育和那四十个巫娘，一齐在地上俯伏，三十二个童男，三十二个童女，簇拥着一人上场，邵帝见了，竟直站起来。阅者可知道为何？原来由童男童女簇拥出来的那个人，便是眉若春山，目如秋水，细零零一束小蛮腰，乌黑黑一头青丝发。裙下双钩，露出尖红一点。一只尖尖春笋的右手中，执了一柄云塵。不就是道育口中称那正中悬挂的那位九天金母娘娘是谁，这怎不

叫邵帝吃惊起立。

邵帝再抬头看时，正中画上，哪里还有神女的影儿呢，只剩了一个空画悬挂在那里，越发使邵帝惊诧起来，便是鸚鵡也呆住在一旁。这时全场的巫娘，俱已静悄悄伏在地上。邵帝和鸚鵡也于不知不觉之间，俯伏在地上。这时一阵阵的香风，薰得邵帝骨软筋酥，要想抬头瞧个饱，又碍着鸚鵡在侧。

邵帝正在神思恹想的时候，铛的一声金钟响亮。邵帝再抬头看时，早已不见了仙女踪迹。起身再看那画上时，依旧是一个栩栩若活的九天金母娘娘。累得邵帝如醉如痴，轻轻的问那鸚鵡道：“朕是在梦中不成？”鸚鵡笑道：“好端端的青天白日，哪会做梦。圣上却是被神女勾魂去也！”说得邵帝反没意思起来。其实这些个玩意，都是那道育使的手段，哪里会有画上的九天金母娘娘走下画来的事？画儿原来有两幅，挂在一起，有画的一幅，挂在前边，后面的那一幅，却是没有画的。

在三十二个童男、三十二个童女簇拥着画上人儿走出来时，那幅有画的图儿已是卷了起来。待邵帝看时，便不见了画上的人。

等到金钟一响时，有画的那幅图又放了下来，这时场中便不见了画上的人儿。若问画上的人，是何人所扮？便是严道育的一个干女儿。阅者要明白，并不是先有了画儿，人再去扮作画上的人儿。原是先有了人儿，才描成了那幅画儿，请问还会不像吗”也难怪邵帝疑神疑鬼了。

这时严道育走到邵帝面前道：“圣上至诚，感动了九天金母娘娘，竟会一显法身，真是莫大的祥瑞，圣上的至德，今日道场已毕，请圣上回宫安养。”邵帝却笑着道：“今日得见九天金母娘娘法身，朕躬深为喜悦，此皆神师的道法有灵，才能使九天金母娘娘来临法会。”道育谦道：“愚下全仗着圣上洪福罢了！”邵帝这时忽正色道：“神师，朕今夕回宫，当斋戒沐浴，独卧寝殿。便烦神师的高深道法，求九天金母娘娘，梦中与朕躬相见，朕尚须向九天金母娘娘拜求修真的诀术。谅来像朕躬这般至诚，加上神师的道法，定能使九天金母娘娘感动的了。”鸚鵡听了邵帝的话，明知他不怀好意，却替道育担心。

正是：巧言拜求修真术，难问居中一片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云雨太荒唐梦真梦假尘寰多变幻怜死怜生

话说邵帝要求严道育与九天金母娘娘梦中相会，道育听了便道：“圣上有命，愚下理当效力，惟望圣上独宿寝殿，不准容一人逗留，恐触怒了金母娘娘，便要使愚下受罪了。”邵帝见道育毫不推辞，心花顿时怒放，便道：“今夕果能仗神师法力，在梦中相会了九天金母娘娘，朕躬重重的有赏。”道育即乘间要索道：“愚下不敢拜领它种珍宝金银，只求圣上将通宵明玉狮一对见赐

，愚下已是受恩不浅。”邵帝便允了道育，遂与鸚鵡退出正乾道场，出了御花园，回宫而去。邵帝恨不得立时天晚，好容易巴到了红日西斜，碧月东升，邵帝便独进了寝宫，禁止一切宫女内侍等人至寝宫伺候。他便和衣上了龙床，凝神闭目，想立刻入梦。哪知越想睡去越是睡不安稳，翻来覆去，双目就是合不上来，心中焦急万分，更是安睡不成。听那宫城更鼓蓬蓬的打了二鼓，明月多情，欲偷偷的进来窥人。邵帝不禁叹道：“神女会襄王，巫山云雨的话儿，恐是说说罢了。”他懊丧了一会，渐有些精神恍惚起来。

在迷惘之间，忽觉有一般浓郁的香味，非兰非麝，直送进脑门。邵帝的神思便越发模糊，陡听见一声娘娘到也，睁目看时，龙床面前，不是亭亭站着一个眉若春山，目如秋水，细零零一束小蛮腰，乌黑黑一头青丝发，裙下双钩尖尖露了一点红，手中执了云塵的九天金母娘娘是谁，只见她笑微微露了两个酒涡，一股异香，薰人欲醉。那时早把个爱色贪花的邵帝，酥麻了半边，要想坐起身子，就是动弹不得。只见金母娘娘轻启朱唇道：“严道师作法，恳求哀家道，宋帝刘邵，至诚欲会哀家，此事哀家早已知道。本来人神相隔，哀家也不得轻易下凡，致遭天谴，只缘汝与哀家，尚有一夕宿缘，今宵才应召而至，此后便无缘再会了。还望转嘱严道师，下次也不可再来请求哀家，如若故违，定受天诛不恕。”说毕，便盈盈坐在龙床上面。邵帝便在枕上叩头道：“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朕躬当敬遵法旨，决不敢再来上渎娘娘了。”好一个九天金母娘娘竟嚶嚶一笑，纵体入怀，了结她口中所说的一夕宿缘。她和邵帝的风流体态，小子也不用着意描摹，便用如鱼得水、似胶如漆的老套儿，说两句算了。

阅者也都是明眼人，早知此夕云雨巫山的神女，真不是什么九天金母娘娘，还是严道育的干女儿。但是这个女儿的来历，倒也要表白一番。原来那个冒牌神女，姓陆，叫做轻红，原是维扬人氏，年仅十八，生得风流体态，绰约动人，裙下双钩，推为维扬郡中第一，真足勾走了浪子的三魂六魄。她的父亲叫做陆炳南，她的母亲吴氏，早已去世。炳南也不续娶，抚养轻红，到了十五岁的一年，炳南也一命呜呼。剩下一个如花如玉的女儿，便被远房的一个无赖阿叔，卖入了勾栏。轻红也无可如何，只得在火坑中度日，学得一手好琵琶，一口好曲儿。她的容貌，本已好了，再加着会弹会唱，哪有不动人的理。不多时，马樱花下，游踪满系，倾动了合郡人士，只是她守身如玉，从不许春风吹度玉门关，给人染指。鸨儿倚她为钱树子，也不敢去逼她，尽让她去拣了如意郎君再说。

有天却来了一个公子，小子终脱不了俗例，说这位公子，生得貌若潘安，神如宋玉，性格儿又温柔潇洒，一些没有贵介浊气。轻红一见，早已芳心默许，这个郎君才是托身的人了。

当下殷勤招待，格外献媚。询问公子家世，原来姓司马，单名一个镜字，原是亡晋的远代皇孙。轻红便分外垂怜，即晚留住了司马公子，情定一夕，盟约三生了。

司马镜不久便替轻红脱籍，载艳回家。哪知司马镜已有大妇在家，那个大妇刘氏，又是一位胭脂虎，司马镜偏做了陈季常。轻红到了他家，便日受刘氏凌虐，轻红哪里经得起折磨，便私自逃了出来。可怜她三寸不到的小金莲，怎会跋涉道途，走到了一条大河面前，她便思纵身入河，说时迟，那时快，轻红的一搦柳腰已被人双手掰住，回头看时，见也是一个妇女。

那妇女见了轻红的姣模样，好不痛惜，即道：“小娘子青年妙龄，怎忍心得下葬身鱼腹，有什么冤屈事儿，不妨说些给小妇人听了，横竖彼此都是一般的女子，说说更是不妨。也许小妇人能够替你设法。”轻红便含泪称谢，一同坐在堤岸上，遂将往事说了出来。那妇人听罢哈哈笑道：“小娘子错矣，此间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小娘子这般花容月貌，往河中一跳，岂不辜负了自己，小妇人唤做严道育，如蒙小娘子不嫌轻蔑，不妨拜在小妇人膝下，做个干女儿如何？”轻红原闻严道育是个有名的女巫，如今自己无处投身，听说肯收她做个干女儿，便双膝跪倒，娇滴滴叫了声：“干娘！”喜得道育眉花眼笑，遂一同带了回家，这便是轻红的来历。

如今又要说到原文上去了。那天晚上，邵帝进了寝殿，鸚鵡却发急起来，便赶到严道育那里问道：“婆子，你玩些什么神通，竟允许了圣上，使与九天金母娘娘相会？”道育原不瞒鸚鵡，即完全说穿了，在道育的初意，还想使轻红时时与邵帝相会，不料鸚鵡反对，只允一次，往后却不准。道育明知鸚鵡怀了醋意，恐邵帝迷惑了轻红，使她失宠，道育也只得强允了。

便教了轻红一番神话，只有一夕之缘，杜绝了邵帝的麻烦，省得鸚鵡不欢。当晚轻红改扮停当，到了二鼓相近，便与严道育轻轻蹑到寝殿，道育用一种秘制的迷魂香薰到里面，便是邵帝初时闻着的一股浓郁的香味。邵帝即神思恍惚，宛似入梦一般，这样做作，才好使邵帝深信是梦中相会。等到邵帝和轻红一度销魂之后，邵帝疲极之下，即昏昏睡去。轻红却于此时轻轻起床，出了寝殿。到邵帝好梦回时，枕畔神女已是杳无踪迹，越发信是梦中相会。当下起身之后，道育便来问道：“圣上昨夜可曾相会九天金母娘娘？”邵帝笑喧：“神师法术，固是高强。”便将神女所说的话一一说了出来。道育佯作失惊道：“如此看来，愚下往后倒要仔细才好。”邵帝遂将通宵明玉狮一对赐与了道育，以酬其功。故邵帝始终没有察破此次的事儿，背后却被彼等暗暗好笑，这且不提。

且说那个轻红，原想仗了她的艳色常沾雨露，做一个宠妃。

偏是鸚鵡怀炉，道育深恐被她揭露了真相，反弄巧成拙，便教轻红承了一夕之欢。轻红当时却不过干娘的情面，女儿家的心肠终是狭小的多，轻红过后思量，便越思越恼，怀恨鸚鵡，便在道育面前时露怨言。道育明知轻红委曲，但是她与鸚鵡宛似手臂相联，却不能帮了轻红，推翻鸚鵡，只得虚言安慰，教她忍耐些儿，往后有了机会，再作道理。

轻红何等乖巧，也窥破了道育心肠，暗想你干娘不与我设法，难道我自己不会想法不成，我定不与鸚鵡贱婢干休。究竟轻红年幼识浅，不会深沉从事，心中有了这种意见，偏在口中时时泄露了出来。不久便被鸚鵡闻悉，即盛怒去责问道育，叫她立刻将轻红驱逐出宫。道育见鸚鵡真怒了，此事却教道育做了难人，要是顺从了鸚鵡，将轻红逐出宫去，难保轻红不到外面去揭穿她们的隐事，若是不允了鸚鵡的请求，又怕闹出事儿也是不妥。因此道育听了鸚鵡的话，便一时说不出话来。鸚鵡见道育这般模样，更是不悦道：“我也明白了，她是你的干女儿，我竟来错了，原不应和你说的。”

道育见鸚鵡误会了她的意思，忙将为难之处说了出来，鸚鵡听了，却也不错，便沉吟了一会道：“你说逐了她出去，怕她揭穿了我们的隐情，照了她这几天的情形，留她在宫中，难道就没有危险发生？”一语提醒了道育，便皱眉道：“这个孩子，我竟白疼了她，若是为了我们安全着想，竟留她不得了。”鸚鵡拍手道：“你可醒了，我们犯不上为了她，伤了多年的感情。”道育又经鸚鵡一激，便毅然道：“我也顾她不得了，我自有处治她的法儿。”便附耳与她说了一回，鸚鵡始欣欣而去。

当晚，道育却招轻红到她卧室里面，对轻红道：“恭喜干女儿。”轻红听了，好不诧异，便道：“干娘敢是疯了，我有何喜可贺？”道育笑道：“痴孩子，你还不知底细，圣上听了鸚鵡贵人的话，也要将你封为贵人，今夕圣上又要和你颠鸾倒凤了。”轻红听了此语，好不羞愧，只是还不肯深信道：“鸚鵡正在忌我，怎肯在圣上面前说出我来，定是干娘和我打趣。”道育正色道：“确是真事，不说玩话。今晚二更时，你依旧扮了九天金母娘娘到寝殿好了，圣上还是独个儿在那里候你。”

轻红怎知是计，好不欢喜。到了二更时分，便又扮作了金母娘娘，到了寝殿，果见邵帝颠巍巍坐在龙床上面，轻红便娉娉婷婷的走将过去，哪知邵帝见她走近身前，便即一声怒吼，但见手儿一扬之际，一柄龙泉宝剑已在轻红的粉颈上挥过，一个绝色佳人顿时命赴黄泉。

原来，这晚邵帝回宫，鸚鵡便谓邵帝道：“神师命妾奏知圣上，她昨晚梦见九天金母娘娘对她言道：‘今夕二更时分，有妖魔变了我的形态，要迷惑宋主，汝可奏知刘邵，叫他等候妖魔来时，可出其不意杀死了他，以绝后患。

’因此，神师便告知了姜，嘱姜代奏圣上，今宵留神为要。”邵帝听了，好不愤怒道：“何物妖魔，胆敢变了金母娘娘的体态，想迷惑朕躬，朕若不将他杀死，誓不甘休。”邵帝便暗藏了龙泉宝剑在寝殿等候妖魔降临。可怜那个轻红，梦里也想不到救她活命的干娘，仍会送她性命，真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了。便是那个邵帝始终也蒙在鼓里，万想不到此次所杀的妖魔，便是上次梦中相见的九天金母娘娘，两方面全中了道育和鸚鵡的奸计。正是：未沾雨露射先死，常使红颜泪满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除元凶新君登大宝慕三美黠婢唤更衣

话说邵帝拔剑杀死了轻红，正想细看被杀的妖魔现出怎样的原形，哪知却抢进了四个内侍，随后进来的便是鸚鵡与道育。

邵帝见了二人便道：“妖魔已被朕躬杀死，不知他显出什么原形，待我们看他变来。”道育忙道：“既已杀死，也就是了，圣上的寝殿不宜使妖魔的尸骸久留。”道育说着，不待邵帝发语，竟命四个内侍将轻红尸首抬到御花园空地上，用火焚化。

一面又命宫女打扫殿上的血迹，收拾干净。这也是道育等的深谋远虑，惧邵帝不见妖魔显出原形，时间一久，难免给邵帝察出破绽，反而不美。便在顷刻之间，用焚尸灭迹的计遮盖了过去。这时蓬、蓬、蓬三声宫鼓，月色也模糊了，道育便告辞回去，鸚鵡即伺候邵帝一同安寝。从此鸚鵡去了夺宠的轻红，独承主欢，不题。

且说邵帝自弑逆即位以来，他性本凶残万分，他恐宗室王侯阴谋害彼，他便借了他故，深入宫内，杀了不少的宗室子弟。

这时他又猜忌武陵王刘骏，便暗暗修书与步兵校尉沈庆之，阳与武陵王会师征蛮，阴则趁机下手，嘱庆之杀了武陵王骏。哪知庆之到了武陵王屯兵的五洲，进见武陵王，即将邵帝手书与骏观看，并道：“庆之受了先帝厚恩，常存讨逆之心，今逆邵日形荒谬，如不早日剪除，大宋江山定被他一人断送了。庆之愿殿下速即兴兵讨逆，庆之愿效前驱。”

骏听了庆之的一番言语，急离座拜谢道：“国家的存亡，皆恃将军仗义了。”庆之也慌忙答拜。当下即命内外整兵，不消十天工夫，庆之已部署井井，即由府主簿颜竣草檄四方，共奉义师，兴讨逆邵，以安国基。不多时日，便有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等，率军响应。未几响应的义师，更是四方云集，声势大盛。邵帝自夸善兵，便亲率了军士出战，他还不知道人心同恶，军心早背，哪里有人肯替他出了死力去争战，便被义师节节进取，势如破竹，逆邵连连败北，逃回了建康。他因江夏王义恭，私离建康，奔往江宁。这

时武陵王骏也到了江宁，义恭便草述即位仪注，与群臣拥骏即了帝位。逆邵大怒，便将义恭的十二个儿子尽行杀死。

骏帝即位之后，便令臧质率军向建康进逼，慌得逆邵派人迎敌，日夜担心，再无心与鸚鵡取乐。独有那个神师严道育又来捣鬼，对逆邵道：“圣上尽请放胆安心，愚下当替圣上出力，使反王叛将一个命赴黄泉。”逆邵本来最信道育的话儿，此时听说他有这副本领，能使反王叛将全行丧命，好不喜悦，便问道育用什么法儿？道育道：“圣上只须将玉玺交与愚下一用。”

逆邵听说道育叫他将玉玺交彼，不免起了疑心，恐道育怀了歹意，便正色道：“玉玺为国家的重宝，怎能轻易交与神师，难道神师作法，玉玺也有重大的用处不成？”道育见逆邵动疑，忙道：“愚下也知玉玺为国家的重宝，不可随意授人，实缘此次作法拜表，上达天宫，押尾印章，不用玉玺盖印，便显不是至诚，触怒天帝，不但于事无益，反恐大受损害，因此，才要向圣上索取玉玺。愚下受了圣上天高地厚的恩赐，在这危急存亡的当子，反敢生什么歹意，违背了圣上，不怕天诛地灭吗？”逆邵听道育如此说来，心下方始释然，便含笑道：“神师为国效力，朕躬怎会起疑。”说毕，即命将玉玺交与了道育。

道育当下又在御花园高筑了一所祭坛，她便日夜登坛作法。

可是进攻的军队已逼近了建康，不多几天，已被臧质的军士攻破守卒，杀了进来。逆邵明知大事已去，欲单骑脱逃，哪里来得及，被义军高禽将邵擒住。皇后殷氏、皇子伟之，严道育与王鸚鵡也未被漏网，臧质便封府库，清宫禁，只不见了传国玉玺，便追问逆邵，才知道在严道育那里。在道育身上搜查，果然得了玉玺，随即献于新皇。逆邵与四子俱梟首示众，薄尸市曹，始兴王濬也被义恭所杀。逆后殷氏与逆妃一行人，奉了新皇的诏旨，一律赐帛自尽。只有严道育与王鸚鵡死得最是惨苦，原来她们受诛的那日牵出牢狱，到了市上，即被人将道育与鸚鵡全身裸露，众人鞭笞交下，打得她们二人奄奄一息。偏有一个无赖冷不防用根杆儿直向鸚鵡阴中捣去，她便一声惨叫，顿时了帐。行刑的割去了两人头颅，将尸体用火焚化，这一双作恶的梟妇如是结果，大快人心。也足见天道好还了。

且说宋主骏登了大位，改元孝建，南譙王义宣依旧出镇荆州，宣子恺封宜阳县王，凯兄弟有十六人，姊妹亦甚多，皆留居京邸。在这许多姊妹中间，却有三个公主，最为美艳。一个叫静贞，生得圆姿替月，异样风流；一个叫静婉，却生得弱小轻盈，恍如赵家飞燕，能作掌中之舞；一个叫静仪，更是秀色堪餐，荡人魂魄。有天姊妹三人，合伙儿进宫去见皇太后路氏请安。路太后也很爱这三个，便留三姊妹一同晚膳。

尚未食毕的当子，宋主骏来见路太后，一见三朵姊妹花，各人有各人的风

流体态，宋主顿似雪狮子向火，全身瘫化了。

原来宋主骏这时年方二十四岁，正是一个精强力壮的英雄，可是他也是个色中饿鬼、猎艳班头，见不得美人儿，要是瞧在眼里，便不肯轻易放人。路太后又是个溺子甚深的妇人，一任宋主骏在宫纵淫，她毫不训责。宋主骏便越发肆无忌惮了，凡是入宫的妇女，只要略具二、三分姿色，骏帝便要强逼成欢，也不管亲疏长幼，终是任意闹去。这晚见了三个从姊妹生得如此姿容，请教阅者想，他还不要馋涎欲滴，快尝朵颐吗？当下便不像了人君，嬉皮涎脸，径与三姊妹调笑。三姊妹好不窘迫，又不便发作，只得默默无言，拈弄衣角，好不容易骏帝告辞而去。三姊妹也不敢久留，即辞了路太后而出。

才离显阳殿没有多路，两旁早涌出数十个宫女，遮住三姊妹去路道：“圣上有旨，请三公主入宫小叙。”三姊妹听说，不禁小鹿撞胸，暗暗叫声苦也。还是静仪的胆儿稍为大些，便道：“今夕已晚，我们要回去了，你们去回复圣上，准明天来请安。”宫女们哪里肯让三姊妹出宫，大家暗使一个眼风，便不由三姊妹分说，竟各拥了一个，前扶后送，风也似的拥入骏帝宫中。

三姊妹进了帝宫，抬头瞧时，正中一席酒筵上面，高高坐着一个面含春色的风流天子宋主骏，只得硬了头皮上前相见。

骏帝满面含笑，离座起立道：“今夕何幸，得与三皇妹相见，真是三生有幸了，特备了精肴薄酒，敢请三位皇妹略进一觞，还望不要推辞。”说着竟先伸手儿去拉静仪的衣袖，要她就座。

三姊妹见骏帝初次见面已说了不伦不类的话儿，此刻又失礼动手，三姊妹好不着慌，径自红了脸儿入席。各各怀着鬼胎，默然低头，一眼也不向骏帝望去。骏帝见她们这样含羞答答，越发动情，恨不得立刻搂住了她们。便又含笑了道：“三位皇妹不必拘束，尽请开怀畅饮，自家兄妹，小叙清谈，未始不是一件雅事。要是谈得开怀，我们兄妹四人正不妨同床合被、抵足而眠，倾谈到明天也是美事，谅来三位皇妹决不以愚兄为唐突西子。”骏帝说毕话儿，便亲执金壶，要三姊妹满饮一尊。三姊妹听了同床合被、抵足而眠的混话，早已红浸双颊，秋波中珠泪含满了一眶，又见骏帝来强酒，更是惶急欲死，恨不得地上生个洞儿钻了进去。

这时一旁有个宫女，呼做小环，她是在宫女中间最得骏帝所宠，她又工于心计，善于调排，察言观色，更是知机识窍。

此刻她见三姊妹窘迫的情形，深恐骏帝闹僵，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高呼一声圣上更衣。骏帝正一手搭在静仪肩头，一手擎着金尊，送到静仪唇边，硬要叫她饮下，蓦被小环高呼更衣，倒将骏帝吃了一惊，手儿一侧，尊中的酒儿泼了静仪一身。

骏帝好不愤怒，正想发作，却见小环小眼儿一闪，小嘴儿一歪。骏帝早已会意，怒气也不发作了，便道：“三位皇妹请宽坐，愚兄更衣便来。”说毕匆匆而去。到了外面，小环已是随后跟至。骏帝便勾了小环的粉颈道：“环儿，你唤朕更衣，定有深意存在，是不是替朕打算那三个美人儿？”小环抿嘴道：“谁说不是，照了圣上在席间那般光景，莫说美人见怜，成就好事，反要因羞起怒，誓不从君了。”骏帝轻轻打了小环一下道：“此刻便由你说嘴，要是想不出好法儿来，再来问你。”小环道：“法儿早已有了，我替圣上道，可好？”便附耳与骏帝说了。骏帝听毕，拥了小环亲了几个吻道：“可儿可儿，一准如此好了。”小环便自去准备一切，骏帝仍回进了宫中。

三个姊妹自骏帝走后，安心了不少。此间见骏帝重行入席，又已焦急万分。静仪便亭亭起立道：“承圣上宠赐酒食，今已饱领，天时已晚，谨请告辞。”骏帝笑道：“即来之，则安之，皇妹何必急急，若不善饮酒，愚兄亦不敢强人所难，决不强酒，再请宽坐一回。”三姊妹见告辞不脱，更是如芒在背，情知不妙。不多一会，宫女献上四盘点心，分置三姊妹及骏帝面前，骏帝便指了盘中的点心，对三姊妹道：“此种点心名唤珍珠八宝糕，是愚兄厨中的特制佳品，因三位皇妹从未尝及，因此留皇妹等宽坐片刻，也一尝此糕风味，再让三位皇妹回去。”三姊妹听了骏帝此话，顿如肩上释了千斤重担，宽心了一大半，不禁相视微笑。骏帝见她们竟有了笑容，好不喜欢，举箸道：“三位皇妹速食，此糕一凉，便要走味。”三姊妹的腹中，原未饥饿，哪里吃得下什么珍珠八宝糕，只是归去心肠甚急，便不约而同的举起箸儿各拈了一块糕儿，勉强食尽，觉得糕的味儿倒还不错。甜也甜得精细，香又香得特别。这时宫女献上清茶，三姊妹因糕儿甜腻了嘴，见有茶来，正中心怀，便想呷了几口茶儿即欲告辞回去，遂各自端起茶怀，咕都都吃了数口，这一来，要想脱身回去可就难了，正是：钓竿早已安排就，怎会鱼儿不上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媚茶儿三雕一箭粲莲花片语全贞

话说三姊妹呷了几口茶儿，起初原想就要告辞回去，此刻却尽坐着不走。三个姊妹，六只妙目，一齐钉住了骏帝，一个个春上眉梢，红添粉颊。偏是四下里又奏起了靡靡的宫商，格外动人情绪。三姊妹越发如醉如痴，啮唇含指，喘息微微，先前的端庄娇羞，却变做了荡态毕露，媚目撩人。骏帝却安闲自在的只顾喝酒，先前的一副猴急相儿，收拾得干干净净。此时只见静贞斜睨了骏帝，娇滴滴的“圣上……圣上……”叫了两声，似笑非笑的双目一睨，亭亭起立。

骏帝使用箸儿一击金尊，小环已应声而入，径趋至静贞身畔道：“公主醉

也，待小奴扶公主睡去。”静贞微微应了一声，秋波儿又掠向骏帝面上，轻盈一笑道：“圣上……圣……，妾去睡了。”说毕便由小环扶了走出。静贞也不向两个姊妹说声，两个姊妹也不阻止静贞。不多时，静仪和静婉也由小环一个一个的扶了出去。骏帝就是喝酒不止，这时已有七八分酒意。小环已安顿好了三姊妹，便含笑对骏帝道：“渔郎好去问津了，桃源洞口，还须依次探路，不要兴儿浓如酒，狼籍好花枝。”

骏帝掷杯离座道：“论功行赏，当让阿环可儿首占一筹。”小环笑道：“已是鼎足三分之势，小奴也不忍再分杯羹的了，良辰容易，快些去吧，可晓得神女巫山，已如大旱之望云霓，还不去沛然下降，分润雨露，便要憔悴花枝了。”骏帝哈哈笑道：“小妮子煞是可儿，连篇的掉书袋，你识几个字呢。朕躬便听了你的话儿，你的十大功劳，权且记在簿上，日后再行酬功给赏。”骏帝话毕，便兴冲冲的进了寝殿，好不得意。三个花一般的美人儿，给他一箭三雕，都领略了滋味。在一般登徒子看来，使觉得骏帝艳福无穷，谁也不想希望有此一日，若是想到了如此一来，便沦入了畜生道中，却要惕然而悟，不敢作非分之想了。便是三姊妹初时何等端庄自重，入后怎又媚态毕露，变了怀春的少女，与先前判若两人呢？小子若不表白一番，岂不是大大的一个漏洞。

原来三姊妹的变态弊病就出在珍珠八宝糕上。因为三姊妹所食的糕中，都和了媚药，她们吃了下去，怎不要发作，所以她们吃的当子，觉得糕的味儿甜也甜得精细，香又香得特别了。

只是单吃了糕儿，性儿发作还要慢些，偏又呷了几口茶儿，那茶叶也用媚药练过，经不起滚水一冲，味儿多出，试想喝了下去，三姊妹怎不要立刻迷去了本性，逗起一团欲火，做出媚人状态，便致受了骏帝的点污。就是一时还不清醒，等到媚药性儿过去，恢复了本性，木已成舟，三姊妹也只得含垢忍辱了，顺从了骏帝。从此便不时进宫，与骏帝幽会，竟也忘了廉耻，一般的献媚求怜。论到此事的罪魁祸首固是骏帝，要不有助纣为虐的小环，唤一声更衣，献了这个毒计，三姊妹也许不致失身。小子写到此处，倒又要将小环的来历向阅者报告一番了。

原来那个小环，她的父亲本是江湖上的一个巨骗，专一贩卖人口，诱拐小儿，奸骗妇女，又会合制迷药媚药，更兼足智多谋，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恶徒，江湖上人称他小诸葛贾清泉。

小环的母亲徐氏，也是一个阴贼残忍的婆娘，夫妻俩合做那伤天害理的生涯，从来没有破案。有一次却失风被捕，审讯之下，县丞知是积案如山的一双恶人，便立毙杖下。那时小环也已十四岁了，她早已学会了她父亲的本领，自从她的父母死了之后，失去依靠，便由一个姓赵的内侍收留了她。不久，便夤

缘进宫，深得骏帝宠爱。这次便将从前所存留的媚药，作成了静仪三姊妹，从此更得骏帝宠爱。逢到骏帝所爱的妇女，有不愿顺从的人，都由小环用媚药的手段成就了好事。

有天，骏帝退朝之后，照例至显阳殿谒见路太后，只见殿上正坐着一个面似芙蓉艳，腰同杨柳细，活泼泼一双妙目，尖葱葱十支春笋的美人。她见骏帝进殿，即便起立，轻折柳腰，徐跪玉膝，盈盈下拜。骏帝竟上前双手挽扶道：“卿是何人？”美人娇怯怯的道：“臣妾乃侍中杨顺之妻石氏。”骏帝听了她脆生生的一副娇喉，好不悦耳动听，早已魂飞魄散，便匆匆和太后说了几句没关紧要的话，告辞出殿，即命宫女寻到了小环。骏帝道：“环儿，显阳殿中现有一个天仙般的石美人，你须与朕设策。”小环道：“这时才过辰刻，捱到天晚还有三、四个时辰，难道圣上要在白昼和她云雨不成？”骏帝道：“朕躬已是刻不待缓，怎能捱到晚上。并且那个石美人，恐她不到天晚，便要去了。”小环见骏帝如此急色，不禁笑道：“圣上终是这副样儿，依小奴看来，此事原也容易，竟不必用什么媚药，只要引诱她到了圣上寝殿，圣上自去挑动，臣下的妻儿一来震于圣威，二来乐得顺从，得沾圣上雨露，哪有不马到成功的理，准备携手上阳台好了。”骏帝听了觉得甚是合理，便道：“既是如此，须要怎样的话儿去引诱石美人进朕的寝殿？”小环道：“此事不难，由小奴办理好了，圣上无事，不妨先至寝殿等候，小奴自会送上玉人给圣上消受。”骏帝便欢然而去，小环也到了显阳殿外，远远的站着，等候石氏出殿。

且说石氏在路太后殿中闲谈了一回，见将近午刻，便向太后告辞，太后坚留石氏午膳，石氏称谢谨辞，太后也不强留，石氏便娉娉婷婷的走出了显阳殿。正想绕道出宫，小环早已抢步上前，笑盈盈的道：“这位敢是石夫人？”石氏站定姣躯，见面前一个宫女，生得也有六、七分姿色，白生生瓜子脸儿，微有点细白麻儿，小小樱桃朱红一点，细零零的一个小身材，显得玲珑活泼。石氏也含笑道：“姑娘正是。”小环便道：“皇后王娘娘见请夫人有话面叙。”石氏听了好生诧异，暗想，我与王娘娘素未会面，有甚话儿邀我面叙，只是她既遣了宫女前来相请，不便推辞，只得由小环前导，随后相从。三个转，四个弯，走到了一所宫前，小环便站定了道：“石夫人请进去便了。”石氏抬头一瞧，见宫门上面的“燕安”两字，不觉诧异道：“此处乃是寝殿，难道此刻王娘娘还未起身不成，想是姑娘误走了。”小环听了石氏的话儿，暗叫一声苦也。这个雌儿，倒也识字，只是她已到了此地，还怕她插翅飞去，便不由石氏分说，猛的将石氏推进了寝殿，即将殿门拽上，嚓的一声，门外已上了锁。小环却依旧站在门外等候。

石氏被小环出其不意推入了寝殿，便知事有蹊跷，她原是个很有机智的妇

人，当下便镇定了心神，静待发生变化，再作对付的打算。这时已见牙床背后，走出一个人儿，笑吟吟的走上前来。石氏一瞧便是骏帝，心下已明白了五、六分。只见骏帝到了面前，即道：“石夫人莲轩惠然下降，真是朕躬莫大的幸事，想是三生石上早订良缘，今日便可一偿宿盟了。”石氏见骏帝一开言便是无赖口吻，暗想这般光景，他竟要白昼宣淫了，不如且用缓兵之计，暂免一时，再图脱身的法儿。当下便佯作媚态道：“蒲柳贱质，怎生有此福分。”骏帝听了暗想，原有这样容易，她竟千肯万肯了，顿时心花怒放，便想伸手去携石氏的玉手同上牙床。好一个石氏，身子微退了两步道：“圣上何必急促于一时，还惧臣妾飞去不成？依了臣妾的下见，觉得当天白日，未免难堪，并且臣妾也没有薰香沐浴，遽与圣上鱼水，有秽圣躬，不如待妾即在宫中洗个浴儿，候至晚上，臣妾自当伺候圣躬，谅来圣上也不是个急色儿，耐不得半天工夫，偏欲急急于一时，反使臣妾见笑了。”骏帝听了石氏一番的婉转话儿，一时倒不便真做急色儿，并且石氏并不要出宫，连洗个浴儿都说在宫中，可知她不是推诿，也许白日作这般勾当，不免格外含羞，当下便道：“既是如此，朕躬便依了夫人的话，入晚与夫人作乐好了。”

石氏见骏帝已坠入计中，便也媚笑道：“这才是圣上的洪恩，臣妾敢不感激。”骏帝却用手指儿在寝殿门上轻弹了三下。

门外的小环，好不诧异，今天的圣上怎会这般不济事，一霎儿已完了。当时开了锁儿，推门进去。石氏见了小环，心中好不怀恨，只是未离虎穴，不便发作，暂时按住了怒气，装作一脸笑容，不待骏帝开言，径上前携了小环手儿，轻轻的附在她耳上说了几句话，又回过头来，笑对骏帝道：“圣上，臣妾去洗浴了。”小环见骏帝点头而笑，便和石氏走出了寝殿，送她出了宫门，任她回去。

小环回进里面，见了骏帝便笑道：“圣上今天怎也不济事，好不羞人。”骏帝道：“尚未真个销魂，怎说朕躬不济。”小环惊道：“既未巫山云雨，怎放石夫人回去洗浴？”骏帝跌足道：“谁让她回去？”小环道：“方才石夫人对圣上道洗浴去，圣上如何点头含笑，不加阻止？”骏帝道：“朕还当作她在宫中洗浴。”便将石氏说的话一一讲给小环听了。小环叹了一口气道：“完了，完了，小奴与圣上全被她瞒过了。方才石夫人附耳对小奴道言：‘已被圣上所污，刻欲回家洗浴，入晚再来伺候。’当时石夫人便向圣上道了声去洗浴了，小奴还当作圣上任她回家洗浴，便送她出了宫门。如今鸟儿出了笼，休想她再投罗网了，横竖圣上已有三位公主相待，便赦了这个石夫人。”

骏帝懊丧了道：“朕躬万想不到，反着了她的道儿，连你这般机巧，今天也中了计儿，她既是如此，朕偏不愿放她过去，无论怎样，定要使她与朕并

枕一回，才肯干休。小环可儿，你还须想个上上策儿，报仇才是。”小环摇头道：“若在宫门之内，不是小奴夸口，任凭哪个，终脱不了小奴手掌之中；如今在宫门之外，小奴只得谨谢不敏，只好由圣上自作主裁，想个法儿，使石夫人拜倒在圣上面前了。”骏帝凝神累索了一回，蓦地哈哈笑道：“有了！有了！”正是：已纵飞鸟投林去，庇事还须张网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存心纵欲贞妇魂飞有意成仇藩王家破

话说骏帝哈哈笑道：“有了！有了！”小环便道：“圣上有了什么妙计？”骏帝道：“朕想起来了，石氏为侍中杨顺的妻室，朕便向杨顺索取，他若敢道个不字，朕索性先杀了他，将石氏抢进宫中，怕不给朕受用。”小环皱了皱眉儿道：“照了这样做去，不免传扬开来，受人议论。”骏帝勃然道：“谁敢多言，先斩了他的头儿。”小环见骏帝有些不悦，她便默然不语，任凭他去胡做。骏帝即命内侍传侍中杨顺进见，不多时刻，杨顺已应召而至，见了骏帝，骏帝便道：“汝妻石氏，适间在显阳殿，言语冲撞了太后，竟不别而行，朕念她女流无知，一时失检，故特召汝入宫，快去嘱咐石氏，命她速即进宫，向太后谢罪，也就是了。”杨顺此时尚未知内里情由，听说石氏胆敢冲撞了太后，急俯伏地下道：“臣妻出自小家，罔知礼节，幸圣上英明，念她女流，不加罪责，臣当敬遵旨意，命臣妻进宫谢罪，一听太后发落便了。”骏帝道：“太后仁慈，决不难为尔妻，汝快去吧。”杨顺谢了骏帝，出宫回家。

见了石氏，好不愤怒，便诘责石氏：“怎生大胆，竟敢冲撞太后，如今圣上有旨，命你入宫谢罪，速即前去，不得延误。”石氏听了惊得花容失色，遂且泣且诉，一一的情形，全说给丈夫听了。杨顺方始如梦初醒，好不惶急，要是违旨不去，骏帝便要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们夫妇身上，要是让石氏进宫，明明是送入虎口，一任昏君玷污，自己也对不起石氏，就是石氏，谅也不愿进宫。这时石氏见了杨顺焦急的样子，不禁凄然下跪道：“官人宽心，贱妾拼了此身，入宫去见那昏皇便了。”杨顺明知石氏此去，决不肯受污，定遭惨死，不禁泪下如雨，也跪了下去道：“不如待下官弃了官儿，与汝一同逃走。”

正在话间，家人进内报道：“宫中现有宫女两名在外，用了宫车来接夫人。”石氏一咬银牙，对杨顺道：“贱妾去了，官人珍重。”话毕便出了府门，径登宫车，到了宫门停下，即由两名宫女，导至了骏帝面前。骏帝好不得得意，嬉笑着道：“石夫人，你的芳体，想必早已洗净，来、来、来，朕和夫人要践约了。”话毕，便上前来拽衣袖。

石氏袖儿一拂，顿时柳眉倒竖，杏目圆睁，指了骏帝道：“伦常礼义，怎可忘了，臣下之妻，岂君可辱。妾此次应召而来，早已存了必死的决心，已无

生还之理，圣上若能幡然改过，不加凌辱，不仅贱妾深感圣恩，即是皇宋山河也不致沦亡，若定欲见辱，妾一死不足，惜皇宋山河眼见要断送在昏君的手里了。”石氏将骏帝一番辱骂，换了别个皇帝，早已大发雷霆，偏是骏帝反哈哈大笑道：“石夫人一怒，丰致更见绝色，不要说皇宋山河因卿断送，就是朕躬性命因卿而亡也是值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石氏见骏帝这般厚颜，激怒他不成，暗道一声“罢！”一头向柱上撞去。

说时迟，那时快，石氏娇躯已被一人自后抱住，石氏回头看时，便是那个小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石氏便破口骂道：“没廉耻的贱婢，助恶作奸，我生不能食尔的肉，死了却不放你自在！”小环毫不动怒，只微微含笑，石氏正想挣脱，小环却伸出右手，向怀里很迅速的拿出了一件东西，向石氏嘴鼻上掩去。石氏只闻得一缕异样的香味儿，真冲进脑门，便失去了知觉，恍如死去的一般。便由小环等扶上了牙床。骏帝拍手笑道：“还怕她飞上天去，环儿真是可人。”原来小环早知石氏激烈，此次入宫，定不肯曲意顺从，她便取了迷魂药儿藏在身畔，到了此时，便取出使用，任凭石氏怎样抵抗，一闻了迷魂药儿，休想再会动弹。以下的事儿，小子也不忍写了，无非一个清清白白的石氏，在那不知人事的当子，受那淫君的玷污罢了。

等到石氏的药性过去，醒过来时，自己已是一丝不挂，睡在锦被之中，明知受了污辱，不禁掩面痛哭。这时室中，静悄悄一个人儿也没有，原来骏帝偿了肉欲之后，他便抽身而去，只剩两个宫女守在门外。石氏见室中无人，身已受辱，便起了自尽的念儿。那时天已昏黑，石氏便将锦被的被夹撕成了几条，一条条接了起来，即在牙床上面的床柱上，扣成环儿，踏上床栏，套入粉颈，一双小金莲离开了床栏，便悬在空中了。不多时候，石氏的一缕芳魂，已脱离了躯壳。等到宫女们入内上灯，瞥见石氏赤条条吊在空中，急忙报知骏帝。骏帝见了，倒也十分不快道：“朕竟害了她了，急命宫女们抬了下来，好好安殓。”此后便不准小环再用迷药。

此后小环也忽忽若有所失，精神错乱，不多几天，小环也就一病身亡。骏帝甚为痛惜，从此失去了一个心腹。有人道：“小环的死，系被石氏阴夺其魄。”小子对于迷信话儿，向不愿提倡，小环的死，也许因石氏自尽之后，深恐石氏向她索命，便惊悸成疾，精神错乱，才致死的，不见得真有石氏的鬼魂向小环索命的事，这且不提。

且说骏帝自小环死后，全仗静仪等三姊妹轮流承欢。只是骏帝私通从姊妹的事，此时却流传到了外面，早已物议沸腾。

俱道今上荒淫，不多时，传到了出镇荆州的南谯王义宣耳中，自己女儿竟被骏帝淫污，怎不教义宣愤怒。这时，恰巧有个雍州刺史臧质调任到江州，臧

质自恃帮助了骏帝，同起义师的大功。骏帝即位之后，却不将他重用，他不免怀恨在心头。如今探知南谯王义宣因女儿被淫，也在反对朝廷，臧质原与义宣儿女亲家，因质女镜影为义宣儿子采的妻室。质就暗暗修书与义宣，挑他起兵，进窥建康，彼亦当率兵相助，愿效前驱。义宣本在怀恨朝廷，经臧质一激，便暗行向四处接洽。原定到了秋凉，一同举事。哪知豫州刺史鲁爽与臧质已贸然兴兵，义宣也只得仓促从事，一同发难。

消息传到了骏帝耳中，好不惊慌，他因义宣兵力强盛，便欲让去皇位，自愿迎义宣为帝。一般诸王大臣也没有主张，独有竟陵王诞，反议道：“义宣兴兵犯上，妄动干戈，师出无名，定难幸成，不如遣将迎敌，一决雌雄，怎便以大位拱让他人。”骏帝本无成见，遂止让位之举。即命领军将军柳元景、左卫将军王玄谟等，会师往讨义宣。

这时，已有益州刺史刘秀之不附义宣，径率军暗袭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又佯附义宣，暗中仍通使建康，待机发动。义宣认修之真心归附，也不防备他了。直至以后义宣传檄，命朱修之出兵接应，修之按兵不动，始知修之并不真心归附。便命司州刺史鲁秀率兵攻打修之，不多时日，已是刀兵四起，遍地烽烟。真到义宣各路的军马失败，义宣伏诛，才告呈平。骏帝自义宣死后，便将他的女儿，尽行召入了后宫，静仪、静婉、静贞三姊妹更是不必说了。就中尤以静仪最得骏帝欢心，日夕相依，宠冠后宫。后来竟产了一儿，骏帝越发欢喜，替静仪的生儿取名“子鸾”，排行第八，封静仪为淑妃。但是究竟是个从妹，不能直说出去，便算了殷琰的家人，没入义宣家，由义宣家又没入了宫中，便封为殷淑妃，这种异想天开的张冠李戴也亏他们想出。只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怎能掩得尽世人的耳目，这且不提。

话说宋主骏自诛了义宣，志在集权，不欲柄归臣下，便不时的压制诸王，凌逼大臣。哪知越是专制，反动更是激烈。一般臣下，原已做了宁人息事，不敢有丝毫跋扈的举动，只有皇弟竟陵王诞，讨逆邵的时候，已在义师之列。此次讨义宣时，他又是独力主张出征，讨平了三大镇。骏帝便进封诞为太子太傅，领扬州刺史。偏是诞也不是个安静人物，自恃功高，便甲第连云，穷极奢华，巧置园林池沼，更是华美非常。又招募了不少的精壮汉子作为卫队，甲仗鲜明，震动一时。骏帝在此使行专制的时候，本已疑忌甚深，如今探知了竟陵王诞这般情形，哪得不要防范。便一再调镇，最后使诞为南兖州刺史，更派仆射刘贤琛镇守南徐，暗行监视。

到了改元大明的第三年上，竟陵王诞果蠢然思动，修理城池，整顿甲兵，预备与骏帝争个高下。参军刘智渊窥知诞军作乱，他便托故回都，向骏帝告密。骏帝便暗行戒备，静候诞的反迹一露，即欲奉兵征讨。这时诞却狂妄愈甚

，私制帝舆，万分精美，常乘舆率了卫队周行市中。又听信了术士屠伯阳的话，用蛊惑的术儿诅咒骏帝，便有吴郡的刘成、豫章的陈淡之先后上书告变。骏帝即召台臣，劾诞罪恶，撤去南兖州刺史，降爵为侯，令他回都，另命义兴太守桓闳为兖州刺史，拨给羽林军三千人，出诞不意，袭取南兖州。

不料事机不密，诞早已得了消息，已是准备就绪。适至那日天明的时候，桓闳叩城，不提防诞已领兵杀出。桓闳原是袭人来的，哪知反被人袭，一时措手不及，立被杀死。三千羽林军也杀得四分五散。

骏帝得了报告，便命沈庆之统兵讨逆，并饬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一同会师广陵城下，限期破城。三人的兵马到了广陵城下，立即进攻，竟陵王诞几次出城迎敌，终是屡战屡北，没打过一次胜仗，诞只得据城固守。这时骏帝即连连催促庆之从速破城，生擒竟陵王。庆之便督诸军，奋勇攻城，便攻破了城池，杀进城内。诞见大事已去，只想逃命免死，便逃至后花园中暂避，为裨将沈胤之所见，上前追拿。诞飞奔图免，世是命该绝了，一个不小心，失足坠在池中，当下被官军牵出，梟首送京。诞母殷氏，妻徐氏俱自尽而亡，诞子景然初时幸得避匿，而后不多几天，仍被官军所获，难免一死。好好一个竟陵王不做，妄想蠢动，便做了第二个南谯王义宣，弄得家破人亡。这且不提。

话说骏帝自从征平竟陵王，更是猜忌臣下，狎侮大臣，更兼又是声色货财，赌博纵酒，无一不贪。一班臣下，深恐直言见罪，一个个不敢忠言纳谏。正是：知机莫作忠言谏，烦恼皆从开口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呼卢喝雉宫殿成赌窟泣血椎心轘辘归艳骨

酒绿灯红，笙歌四座，宫娥内侍，一个个传菜送酒，川流不息的奔走，好不忙碌。原来宋主骏帝嫌旧日的宫殿卑陋狭小，不畅于怀，便鸠工建造了一殿，朱梁画栋，穷极精工，题殿名曰“玉烛”。这天是玉烛殿落成之日，骏帝便在晚上大开宴度，召百官饮宴，一般臣下，谁敢不至，琼筵始开，笙簧并奏。骏帝居中一席，南面高坐，右首里坐了个宠妃静仪，便是义宣的女儿，冒称殷淑妃的。左首里坐着一个不承宠的王皇后，其余几个心爱的妃嫔和静婉、静贞等，也列在下座陪饮。一时传杯弄盏，好不有兴。饮了一个更次，百官各各暗使了一个眼色，便纷纷离座，欲拜谢告辞。

只听得上面一个内侍高传帝旨道：“圣上传谕百官，今夕须各人尽兴，不醉无休，失仪勿责，幸毋推辞。”百官听了，面面相觑，暗暗叫苦，只得硬了头皮，重又入座。有几个便佞谄谀的官儿，听说失仪勿责，正中心怀，乐得畅饮尽醉。只苦了几个端肃持重的大臣，一般不善饮酒的人儿，勉强陪座，好不

难堪。还有那个正宫王皇后，她原是不愿与宴，此刻便离宫告辞。骏帝本嫌她在座碍眼，巴不得王皇后早些退席，便一任她回去。

骏帝此时已有了五六分酒意，又要显出狎侮大臣的手段，便指了金紫光大夫五玄谟呼为老佗，又指仆射刘秀之呼为老慳，侍中颜师伯齿向外露，骏帝便指为齯。其余短长瘦肥、黑白妍媸，一个个俱有定评，起了绰号。一般臣下，都是莫敢如何，只有含笑承受，累得殷淑妃和一般妃嫔都掩了樱桃小口，吃吃的暗笑。骏帝好不得意，连浮了数大白，更有三个骏帝信任的宠臣，三个都是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一个叫戴法兴，一个叫戴明宝，一个叫巢尚之。这三个人儿都是胁肩谄笑，能谏善颂的宝货，又是狼狈为奸的同志。这时见骏帝欢悦的当子，便一个个去捧觞上寿。骏帝也欣然进酒，不免又增加了几分酒意，便命法兴执了壶儿，明宝捧了一个能容斤酒的酒卮，尚之却由骏帝授与了一支金漆杖儿，嘱他们三人到每席上面，每个人儿各进三卮，不得延迟。又命宫女们相替击鼓，若有三通鼓，歇三卮酒却还没喝完的人儿，尚之即加杖击，直待饮毕，方可停杖。骏帝这个玩法一宣布，一般不善饮酒的臣下，怎不着慌，便会齐了俯伏在殿下，救骏帝豁免。

骏帝原要作弄不会喝酒的臣下，哪肯饶恕他们。这些人没法，只得苦着脸儿，依旧坐下，拼却一醉也就是了。鼓声起处，法兴等三人逐席行去。不多时，受杖的人已有几个，笑得殷淑妃倒在骏帝怀中，静婉、静贞与嫔妃宫女们等，也是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等到合殿的席上行遍，呕吐狼藉的人儿，东起西应，此停彼吐，也有几个竟醉得人事不知，睡倒在地上。

殷淑妃见了这般光景，才婉言道：“群臣量浅，乞圣上饶恕了他们。圣上也好停酒进膳了。”骏帝此时，已是尽兴，更兼殷淑妃进言，哪忍不听，便传命撤席，百官各退。除留下了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三人之外，又留住了一个媚事希宠的人儿，便是那个露齿的侍中颜师伯。原来师伯曾做过一任的青冀刺史，收拾所得资财，不亚千万缗。内调了侍中，骏帝也知他富有，此夕便留下了他。等到席终撤筵，即于彼等呼卢喝雉，豪赌起来。偏是师伯的赌运亨通，十有九赢，把个贪财好货的宋主骏帝输得额汗淋漓。师伯见了暗暗好笑，一个转念，却想着不妙了，要是再赢，深恐骏帝发急，便重重的下了一注百万缗。骏帝笑道：“朕躬此次定要赢你了。”话毕，举手一掷，恰巧得雉。骏帝好不欢喜，满想这回赢定了。哪知师伯随意掷出，居然得卢，骏帝急得失色。好一个颜师伯，不慌不忙的敛了子道：“几乎得卢，险些叫圣上受输，如今臣却输了百万缗，圣上鸿运，究非臣下所能企及。”骏帝明明输了，如此一来，反变作了赢家，贪财的骏帝怎不要大喜过望。随即停止，不再赌了。师伯和法兴三人便也告辞而去。骏帝即将赢得钱儿分赐殷淑妃与静婉、静贞等人，这晚便

与殷淑妃留宿玉烛殿不提。

从此，骏帝便想出了一个敛财的方法，每经二千石的刺史，还都卸职，调为了内任，便招入玉烛殿，通宵赌博，必将臣下的钱财尽数倾囊才肯放他出去，却将所得的钱财又任情挥霍。

如此的帝皇，简直成了市井的无赖，说也可叹了。只是花不常好，月难时圆，人生在世，怎得永无缺憾，尽过着逍遥的日子。

骏帝虽是贵为帝皇，威震臣下，声色歌舞，任意作乐，似乎人间缺憾，再也轮他不到。哪知冥冥之中，偏却使他生个缺憾了。

原来那年的晚春三月，艳阳天气，芳景宜人。这一天傍晚的时分，骏帝与他心宠的殷淑妃在花园中间游了一会，便想回宫。行经碧桃花下，殷妃见风儿过处，碧桃花片，便狼藉了一地。殷淑妃触景生感，不禁微微的叹道：“无计留春住，花儿都飘零净尽了。”骏帝见殷淑妃惜花起感便道：“朕躬想与爱卿即在碧桃花的下面设席饮酒，一来为卿解闷，二来借作凭吊花神，爱卿你道如何？”殷妃含笑点头。骏帝即命内侍设席花前，和殷妃小酌。不多时，一轮明月照澈园中，殷妃索性命宫女将席上的风灯一齐熄灭。骏帝笑道：“熄了倒好，越发的幽静凉爽了。”殷妃这晚格外喜悦，便也多进了几杯酒儿。骏帝见殷妃欢心，更是有兴，两人谈些风月，观赏花木，浑忘了夜深露重，寒侵衣袖。这时，猛的一阵寒风吹将过来，碧桃花片簌簌的飘下，落满席上。殷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方觉身上冷了。散云一片，又遮住了碧月，更见得阴索索了。殷妃便对骏帝道：“夜深了。”骏帝点头道：“朕与爱卿同至玉烛殿去安息吧。”话毕，即携了殷妃玉手，缓缓而行。

骏帝见殷妃粉颊通红，宛似霞烘，知她已是醉了。殷妃醉眼惺忪，微笑向骏帝道：“妾双足的力儿，竟不知到哪里去了。”骏帝便道：“朕使宫女扶持爱卿可好？”殷妃头儿一摇道：“不要她们扶持，圣上……圣上你……”骏帝见了这般娇憨模样，好不心醉，便笑道：“待朕躬亲来扶持可好？”殷妃颀然一粲，一个娇躯已倒在骏帝的臂弯上面，一只右手却钩住了骏帝的颈儿，一个蛾眉臻首倒靠的骏帝的肩头，她已浑身儿不自做主。骏帝便一步步的将她扶到了玉烛殿寝塌上面睡下，也累得喘息微微。不多时，双双进了锦被，光儿浓于酒，不免寻欢过度。到了明天，殷淑妃便头痛身热，咳呛心烦的卧病在床，从此一天重似一天。急得宋主骏帝日夜不宁，饮食无心，千方百计的延医服药，终如石沉大海，丝毫没有起色。殷妃的二妹静婉、静贞便私向骏帝奏道：“殷妃起病的上一晚上，不是和圣上在园中花下饮酒，不要冲犯了什么花神，还请圣上召了巫师，在园中祈祷一番，也许殷妃的病儿从此轻减。”骏帝此时，只要有人想出法儿替殷妃减轻病势，无有不允的理。如今听了两姊妹的话

倒也有理，急召了巫师到园中去祈祷。骏帝便亲入园中诣香祝告，哪知忙了三日，殷妃的病势不但见减，却又加重了几分，竟奄奄一息了。骏帝越发坐卧不安，精神颓唐。

殷纪的病儿，捱延到了四月初四的那天，殷妃自知不起，便含泪对骏帝道：“臣妾福薄，不能永侍圣躬。妾死之后，圣上当以国事为重。切勿悲伤，致伤圣躬，妾在九泉更是不安，妾子子鸾，还望圣上加意善视。”殷妃话毕，不多时竟抛弃了宠爱她的骏帝，一瞑不视了。

骏帝哭晕了几次，比死了爹娘更要加上几分，便追封为贵妃，予谥曰宣，埋于玉龙山下，立庙皇都。出葬的那一天，特给辘轳车载奉灵柩，公卿百官、嫔御六宫，排班执引，素服举哀，送丧的人数不下数千人，几比帝后发丧还要烜赫。骏帝自己也送至了南掖门，方始回宫，又饬给事中谢庄作哀策文。谢庄夙富文才，善于弄笔，奉了骏帝的命儿，便洋洋洒洒的做了一大篇，缠绵悱恻，抑扬尽致，真是做得非常哀艳，可歌可泣。

谢庄做好之后，便呈进宫中。骏帝悼亡心切，偃卧在床上悲伤，内侍便将谢庄呈进的哀策文呈现与骏帝，且阅且泣，及至全篇阅毕，枕席上泪痕殆遍，便坐起道：“不谓当今之世，尚有此种人才！”当下即将哀文颁发，勒石镌墓，一时轰动了都下人士，竟相传写，谢庄的才名更是飞扬遐迩了。

骏帝因殷妃临终的时候，嘱其善视子鸾，此时，便进子鸾为司徒，加号抚军。这时子鸾的年龄才只六岁，独邀异数。骏帝又命谢庄为抚军长史，令佐爱儿。骏帝的对于殷妃，真所谓无微不至了。

骏帝自从殷妃死了之后，终是念念不忘，悲悼不已。后宫佳丽原也不少绝色的美人，可是骏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终觉得此外妃嫔，无一个当意。更不愿意瞧见静婉、静贞两姊妹，皆因一见了两姊妹，更要想起了殷淑妃静仪，越发要悲伤了。就是静贞、静婉两姊妹自殷妃死后，也闷闷不欢，疾病时侵，不多时也先后病死。骏帝得知了，愈觉凄切万分，做了伤神的郭奉倩、悼亡的潘安仁，渐渐的情思昏迷，不亲政事。

小子不是在上面说过的吗，花不常好，月难时圆，人生在世，怎得永无缺憾。像骏帝这般威震臣下的一个雄主，也会为了一个心宠的殷妃死了，造成他一个大大的缺憾，卒致因此身亡。可见天道忌盈，原是不错的。且说宋主骏帝为悼亡念切，挨到了大明八年的夏季，便一病身亡。在位共十一年，年只三十五岁，遗诏命太子子业嗣位。那个子业却是正后王氏所生，又是一个荒淫虐暴，强爷胜祖的昏君。正是：荒淫有后称跨灶，国计民生更大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破镜重圆终遭破镜白圭不玷克保白圭

话说骏帝病歿，遗诏嗣太子子业即帝位。在骏帝存时，已知子业狎幸群小，因此常受诟责，屡欲废立，改易爱子子鸾为太子，幸亏侍中袁顛几次力争，谓子业能改过自新，方得无事。

如今即了帝位，入承大统，临丧的时候，面上没有丝毫戚容，依旧专与宦官宫妾任意取乐，朝中的事情仍由一对好货戴法兴、巢尚之两个人专权弄政。三个月之后，皇太后王氏，也患病颇重，子业却镇日的纵淫作乐，皇太后那里，他竟脚指儿也不到。等到王皇太后自知不起，便命宫女召子业进去，哪知子业摇头道：“将死的人，房中定然多鬼，朕如何能好去探视？”

竟回绝不去。宫女愤愤而回，径老老实实的告给王皇太后听了，太后气得浑身发抖，恨恨的道：“快去替我取把刀来，待我剖了肚子看看，怎会生出这样的好儿子。”宫女们慌忙劝慰，试想一个病重的人儿怎禁得起气愤，不多时便一命呜呼了，子业哪在心上。

过了一年，昏淫的子业，居然也要效学乃父骏帝，志欲集权，不愿柄归臣下，想亲裁庶政了。偏是不识时务的戴法兴，意为新君年幼可欺，便事事在旁掣肘，狂暴的子业怎不怀恨在心。恰巧内侍华愿儿也与法兴不睦，窥知子业怀恨法兴，他便乘间进言道：“如今市井流言，都道戴法兴为真天子，圣上为假王子，圣上静居宫中，外面的事儿甚少接洽，法兴又与太宰柳元景、颜师伯串通了一气，一切事儿都由三人任意做去，内内外外的人儿，无不畏服。常此以往，圣上若不速作主裁，恐怕此座非圣上所有了。”子业本已疑忌法兴，如今受了华愿儿的危言一激，便亲书敕诏，赐法兴死，又将与朋比为奸的巢尚之官儿革去。不多几天，又下一诏，调颜师伯为左仆射，以吏部尚书王彧为右仆射，师伯所有旧领兼职尽行撤销。这样一来，朝廷为之一震，意为新天子却有些威势，倒也未可轻视。其实子业哪有这付心情能耐，还不是华愿儿等一般宵小，欲攫取大权，替他出的主见。那时元景、师伯两人已知被子业所忌，便密谋废立，想声明主恶，请出路太皇太后命令，废去子业，改立太宰义恭。也是合当两人晦气，偏去与始兴公沈庆之商议。

庆之却与义恭不洽，还当此事由义恭起意，并且他又恨颜师伯平时遇事专断，从未与彼商议，乃一面佯为应允，一面却密表宫廷。子业知道了这个消息，好不愤怒，便悄悄的亲率了羽林军，将义恭的宅第密密围住，突然杀进，将义恭杀死，四子也同时被杀。义恭被杀了，也不知杀的由来，真是冤枉。颜师伯与柳元景更是不消说的，当然难逃性命，连子弟数十人也一并被杀。

事定之后，子业便改元景和，受百官朝贺，加封文武，从此子业更是毫无忌惮、肆意荒淫，又因后宫妾媵虽多，却少千娇百媚的美人，顿时想着一个人儿，阅者知道是谁？便是皇姊山阴公主，也是王皇后所生，闺名楚玉，已嫁于

驸马都尉何戡为妻，生得却甚娇艳。子业想起了她，便召入了宫中，不顾姊弟名分，居然颠鸾倒凤，似夫妇一般。原来山阴公主性本淫荡，只图纵欲，早忘廉耻。姊弟成奸之后，便留居深宫，不归府第。

她的丈夫驸马都尉何戡，好端端的一个娇妻，平空给子业占去，怎不要咬牙切齿，便暗地蓄养死士，将乘机杀死子业。哪知事机不密，反被子业先得了风声，便与山阴公主商量停当，当晚一辆宫车送山阴公主回转了府第。公主见了何戡，掩面悲啼道：“孽弟荒淫，恃强污辱了妾身，本拟自尽一死，只因未与将军诀别，始含垢忍辱，到了现在，得复归将军府第，虽死也无遗憾了。”话毕，径伸手抽取何戡佩剑，作势自刎。何戡见山阴公主归来，愤火中烧，本拟拔剑杀她，后见公主掩面娇啼，宛转陈词，心肠早已软了。及至公主拔取他的佩剑意欲自刎，何戡哪知是假，怎舍得娇滴滴的一个妻房，死在自己的面前，慌忙夺住了宝剑道：“公主休得如此，我也深知公主受了委曲，这都是昏皇的不德，与公主无干，如今既已归来，也不必提了。”

公主见何戡已是中计，却还撒娇的只顾要死，慌的何戡连连安慰，她方破涕为欢。这一夜何戡重圆破镜，好不开怀。哪知才过得三天，忽报何戡暴病身亡，公主料理过了丧事，早又翩然入宫，从此便不再回府第了。至于何戡如何得了暴病而死，阅者多是明眼人，还用小子声说不成，早知是子业和山阴公主商量停当的毒手段了。

只是山阴公主再进宫门之后，她忽又闷闷不乐起来。子业见她柳眉不展，杏眼含愁，便问她缘故，哪知她说出一番话来，竟是破天荒的奇谈。她道：“妾与圣上，虽有男女的分别，只是一般的托生帝皇之家，怎的圣上却六宫嫔妃，美女如云，供给圣上一人快乐，妾却除了圣上之外，便不能有所增加，似乎太觉不平均了。还请圣上体恤妾心，替妾作主。”这一番话儿，要是给别个人听了，只少终要给她一个唾面，骂声无耻，偏有别具心肝的子业，反哈哈大笑道：“皇姊之言，十分有理，这也一些不难，三日之内定叫皇姊开怀。”子业便与华愿儿说了，叫他挑选美男子三十人入宫去伺奉山阴公主。华愿儿奉了意旨，便在三日之内，选到了三十个身子精壮，面貌秀美的少年带入了宫中，与山阴公主受用。一般的轮流取乐，值夕承欢。

在三十个美男子当中，却有一个唤做颜璧的，皮肤白皙，姿容更美，又是身材娇小，口齿伶俐，绝似一个小女子模样，因此最得山阴公主的欢心。

有一天的傍晚，子业撞到公主那里，正值公主和颜璧行乐方罢，拥在锦被里面休息，子业径上前揭开了锦被，一对白羊般的人，早映入了眼帘。子业见颜璧生得唇红齿白，面如傅粉，体若羊脂，好不动兴，便勾住山阴公主的粉颊，附耳细语了一会。公主的头儿只是摇个不停，两个耳环恍如经风的柳条，晃

个不住。子业却只管腻着不去，又附耳细语了多时，公主便也附在子业耳畔说了一番话儿，子业只是点头不迭道：“一定替你办到，你终须应许我了。”公主便也点头一笑，即勾了颜璧的头儿，也与他附耳说话，颜璧不禁飞红了双颊，低了头不作一声。等到山阴公主结束衣衫，含笑下床，那个子业已是一咕碌的钻入锦被。公主替他们放下罗帐，便走了出去。以下子业和颜璧两个在锦被中如何如何，小子委实不愿意写了。

到了明天，子业便召吏部侍郎褚渊入宫，令他入侍山阴公主，这便是公主和子业的交换条件。公主割爱了颜璧，便要求一个褚渊。原来褚侍郎长身玉立，风姿濯濯，另有一副动人的气宇。山阴公主久存了染指的心儿，终因他是一个侍郎，不便指明索取。如今得了褚渊入宫，好不喜悦，便殷勤设宴款待褚渊。山阴公主便浓装艳抹，亲自把盏，眉挑目语，卖弄风骚，一支小金莲不时的去勾动褚渊的靴儿。

好一个坐怀不乱的褚侍郎，只是目观鼻，鼻观心的端坐不动，任凭山阴公主挑逗，他只是假作痴呆。山阴公主还当作褚渊面嫩，便将宫女们尽行打发开了，才盈盈的坐在褚渊下肩，勾住了他的颈儿，呷了一口美酒，送过小樱桃，凑到褚渊口边，想哺酒与褚渊。褚渊依旧咬紧了牙关，闭住了唇儿，只是不动，宛似一尊石像。公主好不纳罕，天下哪有这般呆鸟，就口的馒头，竟不要享受，难道是铁打心肠。这一天公主却空费了一片的蜜意柔情，终引不动褚渊。一连几天，任凭山阴公主软语甘言，褚渊还是如醉似痴，不去领略温柔风味。公主见褚渊这般光景，几次要发怒逐他出去，终觉不舍这只肥羊，便又忍了下来。去与子业商议，叫他想个使褚渊顺从的方法，子业指着公主笑道：“怎这般不济事，送上门去的好味儿，倒会变做闭门羹。”公主苦笑道：“你还不知他的人，竟似铁石一般硬的心肠，我也够苦了，竟白费了许多好心。”子业便道：“软哄不成，硬吓也得吓上了他。”公主点头道：“这倒也是一个法儿。”

山阴公主便回到自己宫中，又勾引了一会，她即佯怒道：“褚渊匹夫怎的这般不识抬举，你若再不顺从，便要将你杀死了，你细细的想上一想，还是吃刀的合算，还是风流的合算？”

哪知褚渊听了，依旧一百个不开口。山阴公主还是不成，愤愤的去告知子业，叫他处治褚渊。子业道：“且慢决裂，朕再替你想个计较，你不妨回去，命人将他的衣裤剥去，让他睡在被中。你也脱了衣服，钻入被中，搂住了他，用些媚功夫，还怕他不成就了好事。”山阴公主得了子业的妙计，便欣然回去，如法泡制。好一个守身如玉的褚侍郎，任凭山阴公主纵体入怀，百般抚摩，他只是瞑目入定，如死去了一般。山阴公主到了此时，便也死心蹋地绝了痴

念，顿时改变了面皮，将褚渊侍郎一顿乱棒打出了宫门。褚渊侍郎出了脂粉地狱，即日辞去了官儿，归隐去了。

山阴公主自从为褚渊不从所欲，碰了一鼻子灰，便不愿再招外人入内，即将先前的三十人更番行乐。只是山阴公主多了三十个面首，子业反不能够时时与公主淫乐，便与公主发话道：“皇姊由弟设法，偿了你的心愿，如今后宫佳丽没一个胜过皇姊，我欲与姊交欢，每无虚席，你也得替我寻一个代替的人儿，凭我寻乐才好。”山阴公主听了，倒也不错，便道：“你且莫急，待我想来。”她便思索了一会，忽的一笑道：“她不很好？”接着又皱了眉儿道：“照理使不得，恐她还不肯。”山阴公主忽笑忽愁，一个儿自言自语，把站在一旁的子业等得不耐烦了，即道：“她是谁？你且说了出来。”公主便说出一番话儿，顿教宫廷里面生出一件艳事。正是：为谋蜂蝶寻花计，一枝红杏出墙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李代桃僵鸳鸯遭打散风狂雨暴莺燕尽摧残

话说山阴公主，替子业思索了多时，陡的想起了一个人儿，便笑对子业道：“美人儿却想起了一个，只是有夫之妇，生得倒要胜妾十倍，真是天仙化身一般，圣上谅也知道的，一时想她不起罢了。要是早想着了，早已搂在圣上怀中。”子业见公主说了多时，依旧未将美人的姓氏表白，好不心急。慌道：“好皇姊，快些说出，究是谁家的美人，再不要遮头瞒脚了！”

山阴公主却故意捱延，偏不立刻说明。累得子业宛似热石头上蚂蚁一般，盘旋不定。连连的打躬作揖，恳求公主。

公主才用手指儿一触子业的额角道：“糊涂透顶的冤家，你忘了嫁给宁朔将军何迈的她了么？”子业笑得打跌道：“是了是了！给你一提起，我倒想起来了。太祖第十个女儿新蔡公主，还是我的姑母。不错，是的。鹅蛋儿，又白又嫩，身条子是不长不短。她最动人的剪水双瞳，真是勾魂夺魄。我还记得她的一对小红菱，在太祖的女儿中，独一无二的小了。”子业像发疯般的说出。山阴公主吃吃的笑道：“够了够了！终是一个头儿顶儿的美人就是了，你也不用一件件的拆开了讲。快想法儿弄进了宫中，搂到了怀里，细细的去赏鉴好了。”子业道：“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不用想什么法儿，只要召进宫中就是。”当下子业即命内侍往召新蔡公主，到玉烛殿相见。内侍卫命往召。子业便别了山阴公主，径到玉烛殿等候不提。

且说内侍到了宁朔将军何迈府第，入见了何迈，说明来意。

何迈听说子业要召公主入宫，心中暗暗吃惊，便进内宅与新蔡公主说了。公主听说，便欲整装应召。何迈便道：“今上每作失德的事情，此次独召入宫，恐他不怀好意，还是诈称有病，不去为妙。”公主听了何迈的话儿，好生不

悦道：“你也太会多疑了！今上与妾有姑侄的名分，他虽荒淫，究不致与我无礼。

就是他果有此心，难道我也会忘了廉耻，和他苟且不成！”何迈见娇妻发怒，慌得不敢多言，只说去去就回，不必久留，新蔡公主始回嗔作喜，整装出了符第，应召入宫到了玉烛殿上。

子业已是等候得心烦意乱。今见新蔡公主到来，依旧人面如桃花，娇滴滴艳丽非常。禁不住意马心猿，急不容缓。还顾什么礼数，径上前牵了新蔡公主的衣袖，扯向床前。公主慌想挣脱，怎禁得子业力大，一个牵扯已双双跌上了牙床。新蔡公主暗暗恼恨。心想丈夫的话儿，竟不幸而言中。此时欲加拒抗，娇怯怯的身躯早已拥入了子业怀中。一霎眼间，已是任凭子业摆布，为所欲为。

公主不禁泪殷枕席，哀哀低泣。怎禁得子业着意温存，软语轻慰。不多时候。公主便觉得得意起来。再要叫她流出一点泪儿，真是休想。久而久之，越发和子业合得起来，竟是难分难舍。早已把一个何迈丢开了。等到欢燕舒齐，双双携手下床。

子业便命内侍设宴殿中，召了山阴公主，一同入座，开怀畅饮。

从此新蔡公主，也与二人同化，竟不愿复回符第。子业当然不必说，只是宁朔将军何迈面上，怎生措辞”便由子业想到了一条计儿，用一尊毒酒硬将一个宫女药死，伪称新蔡公主暴病身亡，盛入了棺中，舁到何迈府中。何迈娇滴滴的一个妻房，活泼泼的进宫，此刻却换了黑沉沉的一口棺儿回来，叫何迈怎不肝肠寸断。在何迈想来，还当作子业调戏公主，公主却不从其愿，致被子业所害，因此越发悲伤。便督率家人置棺中堂。

启了棺盖，想重行装敛，才发觉不是新蔡公主，何迈方始大悟：自己妻儿，已被子业所占，却将一个不知谁人的尸体混作公主尸身，怎不叫何迈怒上加怒。只是又不能声张，他便怀恨在心，阴谋杀死子业。哪知子业虽将死宫女装棺送还了何迈，终是放心不下。仍暗暗命人探听何迈动静，后知何迈已是察破了情由，常有忿怒之言。子业便先下手为强，即亲率禁军，杀入何迈宅中，杀死了何迈，绝了后患。却将新蔡公主改了谢氏，命宫女称为谢娘娘。从此新蔡公主便革去了公主的头衔，改为娘娘了。不多时日，又加封为夫人。居然坐鸾车，戴龙旗，出入警蹕不亚于皇后，也可见子业的宠爱了。

子业任意妄为，全失了人君气象。太尉沈庆之有时看不正眼，便从旁规谏。子业非但不听，顾全他的老面子，反斥他为老悖，因此庆之灰心，杜门谢客。哪知子业还不放他过门，隔了几天，竟命直阁将军沈攸之赍了毒酒，到庆之府中，命庆之饮酒。庆之不肯遽饮，竟被攸之用强灌下，掩被扼死。好好一个

良将，便如此送命。子业还说庆之因病身亡，加厚赠恤，谥曰忠武，用作掩饰其非。

从此朝中老成凋谢，子业更是肆无忌惮，竟欲册立谢娘娘为皇后。终算谢娘娘的脸儿，没有子业般的坚厚，力辞不从，子业才册路妃为后。子业又想起了新安王子鸾。当年太子的位儿，险些被他夺去。此时不复仇，更待何时，便勒令自尽。此时子鸾年只十龄，临死的时候，凄然对左右道：“后世再也不愿生在帝皇家了。”子鸾死后，子业余恨未尽，又将殷贵妃的墓儿发掘，毁去碑石，才始息了一口毒气。子业又恐诸王在外，于己发生不和，便尽行召归，拘禁在殿中，百般凌辱。因湘东王彧、山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三个身躯皆甚肥壮，子业更时加恶谑竟将彧为猪儿，掘地为坑，注入泥水，将彧衣冠剥去，赤条条置入坑中，另用木槽盛饭，命彧就食，以为笑乐。种种淫暴，不可枚举。

一天更是异想天开，召见了诸王的妃子公主共聚一宫，却命山阴公主的面首三十人，脱去了衣裳衫裤，向各王妃公主戏谑。一般王妃公主，莫不花容失色。子业竟命三十人强褫王妃公主的衣裤，迫令行淫。可怜一般王妃公主，弱质娇躯，受尽了淫污。只有南平王铄的妃子江氏，抵死不从，破口大骂。子业怒道：“如若再不依从，当将汝之三个儿子尽行杀死。”江氏咬定了牙关，只是不依。子业益发愤怒，命将江氏处死。且使人至江氏第中，将江氏三子一一杀死。子业因被江氏败了兴趣，愤尚未平，另召了许多的后宫婢妾，及左右的幸臣，同至华林园中的竹林堂，堂宇甚为宽大，子业便命诸人不论男女，一律裸体，奔逐鬻戏。又使数女轮淫一男，或命数男共淫一女，恣为笑乐。自己兴起，便拥了谢娘娘席地而淫。

这样的玩了一回，他又觉得索然无味，竟会想入非非。命内侍取到了马猴犬羊的雄淫壮大者数头，便分指了哪一个宫女和哪一种兽儿交接。哪一个侍妾，和哪一种兽儿交媾，如有不从，立即杀死在堂前。那般宫女侍妾们，震于淫威，谁敢道个不字，只得嫩皮肤供兽类摧残。这种惨无人道的恶戏，直玩到夕阳西隐，方始告休。竹林堂上，已横陈十多个裸体宫女。一个个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一般幸得苟延性命的宫女侍妾，从此见了子业，没一个不胆战心惊。

这一晚，子业睡在玉烛殿上，睡至夜半过后，忽见阴风过处，殿上的灯烛，火色都变做了绿色，好不惨淡怕人。子业正在心惊当子，恍惚见一个女子，突入殿中，混身血污，戟指骂道：“汝淫暴悖逆，死在临头了！”子业大惊醒来，方知是梦。

到了明天早晨，子业立起身出殿，巡视宫中。见一宫女与昨夜中女子的面貌相肖，子业便拔出佩剑挥去，顿时了帐，那个宫女死得好不明白。这晚子业睡了，便见日间所杀的宫女，披动散发，指了他道：“我已控告上帝，不日便

要取你性命！”那宫女话毕，径将血淋淋的头颅从颈上取了下来，向他掷去。子业大叫一声，醒了恶梦，吓得冷汗满身。便在枕上告知了谢娘娘。谢娘娘便劝子业设法祈禳，超度一班死去的宫女。子业不依道：“这般恶鬼，非祈禳能免。索性请了巫师，捉到恶鬼，一一杀死。方息我恨。”

到了明日傍晚，子业便带了谢娘娘，及男女巫师、宫女数百人，还有那个皇姊山阴公主，一同到了竹林堂，从事捉鬼。

哪知拘禁在宫殿的湘东王彧，已串通了主衣阮佃夫、内监王道隆、学官令李道儿、直阁将军柳光世，尚有主衣寿寂之，及子业左右的淳于文祖、朱幼、王南、姜产芝、王敬则、戴明宝诸人共谋杀死子业。只因平日子业防范甚严，有值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沈攸之四个心腹护卫。这四个人，都是骁勇异常，阮佃夫等惮不敢发。此日子业却因忙于防鬼，忘了防人，反将四个护卫遣派开了。阮佃夫等一般人，日夜乘隙思动，只苦何从下手。如今逢了这个机会，哪里还肯错过。便约了同谋的诸人，径向华林园中杀去。那时已是初更时分，子业已命男女巫师作法完毕。子业张弓引箭，发了三矢，再由侍从依次发箭，胡闹了一阵，便算将鬼射死。子业即在竹林堂中，设了筵席，与谢娘娘、山阴公主，一同入席欢饮，由宫女们四下奏乐，好不开怀。哪知旋踵间，便要大祸临头。子业兀是兴高采烈，如在梦中。正是：举杯方庆除鬼祸，患生肘下却惘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防鬼来防人中宵变化共欢终共妒竟夕谗言

话说子业在竹林堂张筵奏乐，庆平鬼祸的时候，主衣寿寂之，率同与谋的人儿，持刀突入华林园，杀到竹林堂前。子业瞥见一行人持刀进堂，势甚凶猛，心知不妙，出了事儿。慌忙掷杯离座，取了射鬼的弓矢，张弓引矢。向为首杀入的寿寂之射去，绷的一声，箭儿如飞的出去，却因心慌意乱，瞄得未曾准确，第一箭便落了空，寂之等便杀进堂中。子业更想张弓引矢，已是手忙脚乱，不能从事。那时寿寂之却已一个箭步蹿到了子业面前，举起刀儿，向子业面门上挥去。子业拔剑不及，便将宝弓格刀，嚓的一声，弓儿已成为两断，子业急弃弓而逃。

寂之哪里肯放他逃去，紧紧随后追上。赶到相近，挺刀向子业背后刺进。子业顿时扑倒在地，寂之又是一刀挥去，一个淫暴凶恶的子业，年只十七，即位未及一年，便结果了性命。

寂之见子业已死，竹林堂上的内侍宫女以及男女巫师都四处乱窜，寂之等即齐声高呼道：“我等系奉了太皇太后的密旨，来此除去暴主，今暴主伏诛。事儿已了，余众无干，不必自相惊慌！”众人听了才各自心定。惟有山阴公主

和谢娘娘，她们两个儿，在寂之等杀进个个林堂的时候，已是惊倒在地。此刻便走上了几个宫女，将两个人扶了起来。她俩见子业被杀，不禁花容失色，珠泪纷抛。宫女们便劝慰道：“这件事儿，是太皇太后的密旨，只杀今上，余人是没有罪的。公主和娘娘只管宽慰好了。”她们两个没精打采地点了点头儿，经由宫女们扶送回宫安息不提。

且说寿寂之等杀死了子业，即出了华林园，径奔至湘东王彧被禁的秘书省那里。这时已在深夜，湘东王早已入梦。寿寂之等将他在被中请了起来，便俯仗称臣。原来湘东王虽与寂之等串通谋弑，这晚的起事，湘东王事先并不知道。此刻从梦中惊醒，又惊又喜。当下便由建安王休仁、山阴王休祐促赴内廷。

湘东王不及结束，竟由彼等扶持到了东堂。主衣阮佃夫奉上白帽乌靴即匆匆登座，召见百官。群臣因子业确太荒淫暴虐，实无人君的资格。故于湘东王此次继承大统，皆表服从，一个个拜倒称臣。当由中书舍人戴明宝，草成太皇太后命令，对众宣读了一番。无非是说子业如何如何的昏暴失德，湘东王如何如何的英明有为。这些千篇一律的老套话儿，小子也不愿多占篇幅抄写起来了。

等到宣读完毕，已是朝曦放灿，天色大明。湘东王彧又因山阴公主淫乱宫闱，秽声四布；谢娘娘廉耻全忘，乱伦遗羞，便也请了太皇太后的懿旨，即日赐死。山阴公主和谢娘娘早知子业一死，倒了冰山，自身必难幸免。如今得了太皇太后的旨意，便双双服毒而死。山阴公主的面首三十人，一齐驱逐出宫。

子业的佞臣华愿儿，以及其余的奸党，杀死的杀死，驱逐的驱逐，这多不在话下。

且说子业的尸身，暴露在竹林堂上，一时也无人去顾问。

幸得仆射王彧进见湘东王道：“子业虽是凶暴失德，究亦曾即帝位，为天下主，应使丧礼略备，省得人言可畏。”湘东王听了，倒也不错，即命人草具丧礼，藁葬了事。湘东王彧遂于是年十二月朔日，正式即皇帝位。改元泰始，太封功臣。

惟此时的建安王休仁，却因宋主彧升左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他便上了一道本章，辞去官职道：“不愿与刘道隆同朝为官。”表章又没有说明所以，宋主彧因此莫名其故，好不诧异。一经向左右查明，宋主彧方始大悟：原来子业在日，刘道隆亦在宠信之列。有天子业召入了建安王休仁的母亲杨氏进宫，子业径命道隆逼奸杨氏。道隆见杨氏徐娘半老，风致楚楚，不禁兴儿勃然，便奉旨强奸了杨氏。并且是不避耳目，当众公然宣淫。试想休仁怎堪此辱，再与道隆列朝为官。宋主彧即查知了底细，好不震怒，便将道隆赐死。道隆以片刻的淫乐，换去了一命，可见万恶淫为首，莫道冥冥之中，却无报施呢。

且说宋廷自湘王彧即位之后，在理要呈出一番和平安宁的气象。哪知宋主彧也是一个性儿残酷、猜疑颇重的人儿。后因晋安王子勋起兵犯上，及至扫平，他便残杀诸王至十四人之多，残虐骨肉，惨无人道。偏是太皇太后路氏甚爱晋安王子勋，在子勋起兵的时候，路氏颇望子勋成功。及子勋败亡，路氏好不愤恨，便在一日召宋主彧进宫，伪命侍饮，却将一杯有毒的酒儿赐与宋主彧，彧哪里防到，便欲举怀饮酒，也是命不该绝，便有一个内侍在后暗暗牵衣。彧始觉不妙。

好个宋主彧，便将计就计，捧杯起立，持至路太后面前道：“敬以赐酒，为太后千秋寿！”路太后又不便推辞，只好横了心肠，喝尽了酒儿，不多时，便毒发身亡。此事虽为路太后自取其祸，宋主彧的心肠也未免太狠了！这且不提。小子一连好几回记事，多是南宋的事情，将个北魏搁置了多时。此刻却又要掉转笔儿，讲那北魏的事了。

原来北魏主拓拔濬在位十四年病歿，由太子弘承父遗统，继登大宝，年仅十二，由冯太后临朝听政。那位太后，倒是一个女中丈夫，甚有智略，处治国事，却能应付裕如。可惜也犯了一桩大病，便是好色贪淫。试想这四个字，男子尚且犯不得，女子怎能犯得呢！

而太后却不耐寡居，度那凄凉岁月，自负华年。也是孽缘凑合，欲避无从。有一天巧值尚书李敷之弟李奕入充宿卫。那个李奕生得潘安再世，倜傥风流。瞧在冯太后眼里，便起了爱慕的心肠。当晚即命宫女，召了李奕，到那冯太后的宫中一同饮宴。等到酒阑席散，月上柳梢，两人便同入销金帐里，共效于飞。从此便男贪女爱，不住的幽会。宫中的人，无一不知，只因冯太后雌威甚厉，无人敢多言多语，泄漏春光。因此魏王弘瞒在鼓中，一些也没有知晓。直至后来，相州刺史李诉奏的李敷弟兄的罪状，多至三十余条。魏主弘勃然大怒，即将李敷、李奕一同杀死。冯太后恋欢情热，眼见情人被杀，又不便阻止求援，怎不叫她肝肠寸断，愤怒填胸，暗暗怀恨魏王弘。便贿通了左右，在弘饮食的里面，加下了酖毒。弘做梦也想不到，进了饮食不多时候，顿觉满腹中如有万把尖刀，在内绞刺，滚倒在地，不多一刻即七窍流血，一命呜呼，年仅二十三岁。

当下冯太后命内侍揩净了血迹，停尸龙床，才宣传出去道：“魏王弘暴亡。”朝臣也莫敢问讯。遂仍由冯太后临朝听政，辅助魏主宏，亲决万机，尊冯太后为太皇太后。这时冯后的青眼却又加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便是太卜令王睿。生得姿容秀美，身材魁梧，不禁勾动了冯后的一片柔肠。不多时日，便令他补了李奕的缺儿，进位尚书。王睿好不得得意，既进高位，又亲玉体，益发的媚事冯后。哪知不上几时，冯后又爱上秘史令李冲，也是一个俊貌儿郎，不久

便上了钩儿。王睿不免酸溜溜动了醋意。只是冯后新宠方殷，他这个旧好自是无闲顾及。王睿虽满装了一肚子的委屈，也无从发泄，依旧闷在肚里。

隔了几天，冯后方始暂将李冲丢过一边，再寻旧欢。王睿便在枕上撒娇撒痴，效那姑娘们的勾当，忘却了身是须眉。冯后也知冷落了他多天，他未免兴了酸意，便着实的慰了他一番。

王睿始平气息，只是暗中仍怀恨李冲，分了他的杯羹。有时见了李冲，终是怒形于色，更在言语之间，热讽冷嘲，去触怒李冲。冲知他为了冯后之故，只是李冲年龄虽较王睿为稚，生性却比王睿狡黠，任凭怎样，他总是含笑不答。

有天王睿又与李冲相值于宫殿，李冲即低头避走，却闻王睿愤语道：“你莫恃太后宠爱，有朝终要送了你的性命！”李冲听在耳中，记在肚里。这晚恰值冯后召李冲进宫侍寝，冯后已上床多时，却不见李冲登床，冯后好生诧异，便问他何故。

李冲即俯伏在地道：“微臣蒙太后恩施格外，敢不竭力图报？”

只是尚书王睿，微臣与彼并无芥蒂，不知为了何故，他见了微臣，必怒形于色。言语之间，使臣难堪。微臣自知罪戾，恐与计较，或致太皇后不安，因此时时隐忍。今日日间，在宫殿又与王睿相值，微臣立行走避，岂知他又恨恨言道：“你莫恃太后宠爱”，此种的语言，脱被外人闻知，累及太皇后的盛名，更使微臣罪重了！因此之故，自今以后，微臣不敢再行入宫，侍奉太皇后。并非怕那王睿害臣性命，实惧累及太皇后的缘故。”

李冲的一番婉婉转转的话儿说了出来，冯后好不生怜，便笑着拽李冲上床道：“痴孩子怪可怜的，别怕王睿那厮，万事哀家作主。那厮若真不知好歹，哀家可不饶恕了他！你只管宽心，他真敢害你性命不成？”

李冲道：“臣的性命早说没甚要紧，独怕他不知高低，传扬了……”冯后勃然大怒道：“他敢如此，先要了他的命，明天待哀家警戒他一番便了。”

当晚，李冲便奉承得冯后心满意足。到了明天晚上，冯后便召王睿进宫。王睿闻召，便欣欣而来，一进冯后宫中，却见冯后面色凛然，顿时心中凉了一半，情知不妙，他仍含笑上前，冯后厉声道：“王睿，哀家哪处亏待了你，你竟不识得好歹！”

宫殿是何等所在？你敢胡言乱语！”王睿急忙俯伏在地道：“微臣受太皇天后天高地厚的恩典，怎会不识得好歹？并不敢在宫殿之上说过胡话。”冯后冷笑道：“说得倒好，你还想上一想，昨天在宫殿上，有过话没有？”王睿听了“昨天”两字，便想起李冲来了，不禁暗恨道：李冲李冲，你敢在太皇后面前说我的歹话，我若不将你杀死，誓不甘休！

王睿但知肚中打算，却忘了冯后的答词。冯后见他伏地不语，只当他词穷了，便又冷笑道：“你可明白了，下次还敢如此，仔细你的头儿！”王睿便乘此告饶。冯后才一笑息怒，依旧召他入帟。从此王睿便??李冲结下了深仇。正是：夺宠深宫怀醋意，须眉庇事效娥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妙语纷披波平醋海行为荒谬种借灵丹

话说王睿记了李冲仇恨，便暗存报复的心肠。只是李冲防范甚严，无从下手。王睿便想了一条毒计：暗命一个心腹家人唤做王升儿的，化名张鼎，投到李冲那里，愿为李姓家奴，李冲便收留了他。却做事十分认真，丝毫不肯偷懒。李冲渐渐的信任了张鼎。那张鼎更是鉴貌辨色，识趣异常。李冲益发欣喜，便将张鼎作为贴身的护卫侍从。有天张冲饮酒，张鼎在添酒的当子将毒药加入了壶中，不动声色，替李冲斟酒入怀。李冲毫无觉得，正想举起杯儿张口饮酒的时候，恰有一个飞虫儿，跌入酒怀里面，李冲便停杯在桌，用小指儿去挑取跌入的飞虫。

一个不留神，杯儿倾侧，酒儿泼了一手。李冲取过一块巾儿，揩抹手上的污酒，瞥见无名指上所戴的碧玉戒指忽的现了黑色，好不疑讶。他本是何等机警，一想玉戒陡见黑色，也许酒中有毒所致，便持杯察看，杯中余沥尚存，隐有滓质可见。李冲回过头去，向李鼎一瞧，只见他日动鼻扇，心下更是明白了五六分。李冲即斟酒一杯，赐与张鼎。只见张鼎接了酒杯，遍身发抖，面上失色。李冲便大喝一声，张鼎已是双膝跪倒叩头不住。李冲一转念间，便双手扶起了张鼎，含笑着对他道：“我与你并无宿恨深仇，何致下毒害我？我决不将你难为，明知你一时之误，受了他人之愚。你若将主使的人告知了我，我并不要将他反害。因知了他知谁人，也许我就明白，曾因何事结怨了他。那时我即好登门前去谢罪，与他释了冤仇，也就是了。”

张鼎听李冲如此说来，信以为真，便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和盘托出。李冲听了，仰天大笑道：“我原知没有他人，果然是他。王升儿，你不必害怕，万事由我担着。此刻你与我进宫，同见太皇后。你见了太皇后，依旧要从实的供出，回来我便重重有赏。”王升听说入宫去见太皇后，方知着了道儿。此刻却又抵赖不脱，只算对不起旧主人了。便硬着头皮，随了李冲一同见了冯后。李冲将事儿的始末奏明，冯后好不愤怒。向王升儿盘问一过。王升又一字不易的从实说了。

冯后立命内侍召了王睿到来。王睿见王升像猴一般伏在地下，心中吃了老大一惊。明知祸事发作，也不待冯后开言，便免冠以头碰地道：“微臣该死，太皇后请息雷霆。不要气坏了圣躬，立刻赐微臣死罪便了。”冯后初时原是

十分震怒，深恶王睿，已存赐死的念头。此刻见王睿这般可怜形相，反又不忍。

怒气早息去了一大半，赐死一念已是化为乌有。只是不将王睿重重发落，李冲定然要不快，冯后好不畏难。

王睿偏是碰头不住，口口声声的太皇后息怒，赐死微臣便了。李冲却站在一旁，微微的冷笑。不多时，只见冯后格的一笑，站起娇躯，一手携了站立李冲，一手拽起了跪下的王睿道：“两个冤家，都随哀家去！”话毕，竟不待两人开口，便携了两人的手儿，走入了内室。冯后才正色对王睿道：“你也太会胡闹了！哀家待你们两个人视为一体，并不分什么高下厚薄。你偏是心肠狭小，容不下李冲，他又不曾开罪你，你何必要和他过意不去？此次的事情，原是你错到了绝顶，哀家也不来重责你，只须你向李冲赔一个礼儿，哀家便饶了你一次。你要是不能允许，那也不能强你的。”

王睿便道：“太皇后旨意微臣怎敢不遵？”王睿话毕，便到李冲面前，老着脸儿双膝跪倒道：“李大人，请瞧了太皇后的佛面，恕了小弟。”冯后见王睿能如此迁就，好不欢喜，便含笑对李冲道：“你也该息气了，他已赔了罪了！”李冲也无可如何，即笑扶了王睿道：“快不要如此，我们原是一家人，本不该伤了和气。从今以后，还望互相照拂，再不要各存意见。

冯后拍手笑道：“原是要和气才好。依哀家看来，今天你们两个人即在哀家面前，结拜了弟兄，大家亲热些不好？”王睿和李冲便释了芥蒂，竟依冯后的话儿，当真结拜了弟兄。冯后即设宴室中，与两人开怀畅饮。

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冯后将两人扶上了龙床。她也登床而睡，竟是左拥右抱，含笑睡去。一宿无话，到了天明，三人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从此王睿和李冲，的确释了旧怨，和洽相亲。冯后好不快乐，自自在在，过她一箭两雕的日子，再也没有酸风醋雨的麻烦了。这且不提。

小子又要笔儿掉转，叙述南宋的事儿。原来此时的宋主彧，猜忌的心肠越发深重。更有阮佃夫等一般小人，从旁进谗鼓煽，一连的迫令皇兄庐江王裨自尽。授意寿寂之，暗杀山阳王休祐，赐死建安王休仁、巴陵王休若。不久连了那个杀死子业的功臣寿寂之，与豫州都督吴喜，先后一同赐死。又因市井流言，谓南兖州刺史萧道成，生有异相，便征道成入朝。道成的亲友都劝道成不可入都，免遭谋害。道成慨然道：“死生自有定数。

我若不即入都，反增今上的疑念，且今上的剪除诸弟，实因太子未立，深恐王族有异图，故有此骨肉相残的措置，何预他人的事？我决入都一行。”道成即至京都，宋主果未加害，拜为散骑常侍。

小子写到此处，因萧道成成为篡宋得国的齐太祖高帝，他的来历须细细的表

白一番。原来萧道成，为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萧何居沛，其孙彪徙居至东海兰陵县。传至道成五世祖淮阴令令整，因晋乱奔江左，居武陵县，邑人皆南徙，遂号南兰陵。道成的生父承之，仕宋至右军将军，生有三子，道成为最幼，长子名道度，次子名道生。道成生于宋元嘉四年，初生的那一夜，是在子初一刻，生下之后，异香满室，红光罩屋。承之知非凡人，即与其妻陈氏道：“此儿生有异相，汝须好生抚养，将来使成大道，可命之道成。”陈氏听了，自是非常宝爱。

只是陈氏生了道成，到了三朝过后，乳水兀是不多，道成食量又洪，既乏乳水，食便不饱，即日夜哭泣，不肯成睡。陈氏好不忧急，便与承之商议，欲雇一乳母，承之不允道：“保母喂养，终不如亲育为良，我且祝告一番，脱能天佑道成，定能使汝多乳。”当下便设了香案，承之默默祝告，礼拜了一番。到了那天晚上，陈氏在睡梦之中，见有神人自天空下降，手持糜粥两盏与陈氏道：“汝可饮此。”陈氏即尽饮之，异香甘甜。

醒来的时候，口中尚有余味，陈氏好生奇异。不道此刻的乳房，突然膨胀，乳遂大出，不虞缺乏。陈氏与承之又拜谢了天神。

及道成渐长，聪慧异诸儿，更得父母欢心。

在道成二十岁的那年，他的母亲陈氏有天恰在门首，有一个相士叫做路善明经过那里。善明见了陈氏便道：“夫人当生贵子。却是可惜，不能亲见了。”陈氏便叹息道：“妻身共有三儿，不知哪一个应相？”善明道：“既是如此，不妨请出三位公子，待我细相。”

陈氏即请善明到了里面，便召齐了道度、道生、道成三子，令与善明一一见过。善明见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好不惊羨。便指了他对陈夫人道：“三公子将来必膺大贵，夫人异日荣封，便应在此。”嗣是，陈氏便宝爱道成。

迨元嘉二十四年，道成的父亲承之病危。在临终的时候，独召道成面谕道：“世乱方殷，国无宁日，吾儿好自为之，当光耀门庭，为祖宗增耀。”道成泣拜受命，承之便瞑目而终。

道成哀毁尽礼，戚党称贤。是时道成已二十岁了，奉母居丧，家乏余资，陈氏尚亲操井臼。及满服之后，道成为建康令，自奉甚薄，待母极厚，奉膳必进甘旨。

一天，陈氏见膳菜中有肉食两味，陈氏便对道成道：“居家务宜勤俭，为官才得清正。我得一盘肉佐膳，已是足够了，毋须兼肉。此后当戒之。”道成唯唯应命。与此等处看来，陈氏不愧为贤母，道成哪得不为佳儿！道成后娶刘氏女秉贞为室，秉贞德容兼备，治家有法，也是道成的贤内助。并且更有一件

异事，就是刘氏少年睡卧的时候，常有云气拥护，有人道是贵徵，后果嫁了道成，日后得封为后。只是也有美中不足的所在，便是死得太早，未及亲见道成登大位。在宋王彧的末年，她便死了。道成的母亲陈氏，更死在刘氏之前，还在道成为建康令的第二年上即便死去，果应了相士路善明的话儿，“不能亲见道成大贵”。这些闲话，也不再提。

且说道成后以屡立战功，至南兖州刺史，复被召入都为散骑常侍。道成便安居都中，潜心留意一切，结交英豪的人士，他所怀的志抱，却是不小呢！宋主彧也不去注意道成，只是纵暴虐淫，皇后王氏，为仆射王景文的妹子，秉性柔顺，气质安闲。初时宋主颇与相得，后来却不对了，一味的狂淫无度。后宫嫔御，竟至数百人之多，便将一个贤淑的王皇后丢在一边。

王皇后却并不怨恨，随遇而安。哪知宋主因纵淫太甚，竟至乾纲不振，不能够魂消真个。只是没有一个儿子，将来的帝位，便须拱让他人。宋主彧好生不快，眼看了许多的后宫嫔御，一个个如花似玉，却没有一个高起肚子，自己又是没有能力加工制造。不久，宋主彧便想着个计儿，阅者试猜上一猜，他想出的什么妙计？原来是向人借种。若在今日，用无赖嘴说来，便是开后门。宋主彧想得到，即做得到，便将一个宫女陈妙登赐与了幸臣李道儿。妙登本是屠家的女儿，应选入宫，原不知什么廉耻。即机了李道儿家中，便与道儿颠鸾倒凤，连日的游遍巫山十二峰。隔了一月，竟是灵丹结就，红霞不临鸟道了。妙登便悄悄的使人入宫，报与宋主知悉。宋主听了，好不欢喜。即命宫车一辆，迎还了陈妙登，十分慰惜。李道儿却眼静静任娇妻给宋主重收了覆水，也只得罢了。等到陈妙登十月临盆，呱呱堕地，竟举一雄。宋生好不有兴，便老着脸儿道是自己所生，取名慧震。正是：借他一点灵丹种，认作他年传代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品足评头红颜来蹂躏征歌选曲青眼睹公侯

话说陈妙登生了一个男孩，宋主彧便作为己子，取名慧震，又恐将来修短难料，脱一旦夭折，依旧枉费心思，仍是绝后，便四下遣人探听。凡是诸王的姬妾，有了身孕，即暗报宋主得知，宋主即将孕妇召入进宫，不让她再行回去。等到孕妇分娩，要是产了男孩，即将其母杀死，留下小孩，却使心宠的姬入抚养，作为小孩的母亲。试想这种惨无人道的法儿，也亏宋主彧想了出来。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眨眨眼已是三年，慧震也已三岁了，呀呀学语，倒也动人。宋主彧自然不消说得，格外的欢喜了。

便在那年册立为太子，改名为昱。册储设宴，宴请百官，真是热闹万分。到了晚上，复在宫中，大集后妃公主命妇，在玉烛殿上列座欢宴，一时粉白黛绿，姹紫嫣红。一个个明眸皓齿，千态万仪，玉腕与金尊同举，珠环和臻首相

辉。宋主或与皇后居中一席，侧首里坐了个母以子贵的陈妙登，浅笑低语，浪态毕露。宋主或左顾莺莺，右盼燕燕，得意开怀，便一杯一杯的酒儿，只管望嘴里倒去，渐渐的含了醉意。他又做出了许多的丑状，累得一般公主命妇们都是掩嘴微笑。有几个稍微忘了形，便格格的笑出了声音。宋主或便借此发作，假意勃然道：“朕躬善意相招，谁敢讪笑朕躬！你们这些女娘儿，真是不识抬举！”宋主或厉声说来，一般公主命妇们，哪知是假，都认作了真。

一齐吓得花容失色，愁锁春山。有几个胆小的，更是盈盈欲涕。

哪知宋主或接着又道：“姑念女流，不知礼节，朕躬恩开格外，不加罪责。兹罚每人各歌一曲，不准雷同，更须风流句儿，才算合格。不合格的，重歌一曲，三次若不合格，改为罚酒十大杯，须立时饮尽，不容稍停，违者剥去衫裙，赤体与各席敬酒一通。”宋主话毕，那般公主命妇，好不难煞，又不敢不依，只得一个个依次歌来。

宋主更命奏乐相和。一时珠喉婉转，红牙轻敲，艳曲纷传，曼音各度。真是啾啾莺声花外啭，好不清幽动听。一般女娘们。

深恐罚酒剥衣，只好拣那风流曲儿唱出。唱到风流去处，都是低头轻唱，双颊绯红。偏是宋主或恶谑，见她们唱低了，便喝着听不仔细，须要朗声高唱。女娘们无可如何，都是硬着头皮高唱。宋主便拍掌呼妙。好不容易那班公主命妇们全唱毕了。

宋主又想了作弄的计儿：原来他见一般女娘儿此刻都是一个个整衣危坐，面色庄严，丝毫没有嬉笑的状态。宋主原知他们深恐再罚，所以如此。宋主便又借此发作道：“你们这些女娘儿，真是气量窄小，朕躬只轻轻的处罚了你们一下，已是一个个怒形于色，实是藐视朕躬，该当何罪？你们说罢！”宋主说毕，那般公主命妇，各自面面相睹，暗暗叫苦不迭，怎的这个昏皇，如此刁恶，笑又不合，不笑又不是，明明是有意作弄了，便大家不发一言，任他如何处罚。

宋主或见她们开口不出，越发得意便道：“朕躬不难为你们，加什么重大的责罚，只是薄薄惩罚一番，你们却不得违背。

如敢不依的，朕躬便要深罚了。如今的罚则你们须一个个脱了弓鞋袜子，将你们一双双的足儿合搁在桌面上，朕儿看了足儿的大小形式，即能断定此人的善恶与品行的贞重淫荡，一一的明白了。事不宜迟，你们即须奉行，以一寸香尽为限，过限未将鞋袜除尽的人，重重处罚定不轻饶。”

宋主话毕，便命宫女点了寸香。那般公主命妇们此刻却更比先前为难了，恨不得地上生个窟洞，立刻钻了下去。寸香的限度，又是很快，稍一延慢，过了香限，不知恶毒的昏皇那弄出些什么促狭的事来。于是大家心上一横

，老了脸儿，一个个脱了宫鞋，宽去罗袜，便见一双双白生生、光滴滴、尖零零、嫩仔仔的小脚儿，排满了桌上，恍似开了一个小脚比赛会儿。

宋主彧看得好不开怀，又嫌远远坐在上面，看不仔细。他便离座起立，走到每桌面前，将一双双的玉足抚摸玩弄。那般公主命妇们，没有一个不是粉颊通红。偏是宋主不肯玩弄了一回就走，还要加上评语：什么这一双足尖得可怜，灯前被底，不知勾了多少人的魂灵，定是一个淫妇；什么这一双足弯得有样、锦帐拗莲，足使当者心荡神迷，定是一个荡妇。这种混帐话儿也亏他老脸说出！直羞得一般娘们险些哭将出来，都含了一眼泪珠。

王后看了好生不忍，欲待劝谏又恐宋主乖张的戾气发作，惹得自己头上，便忍了下来。那个娇姬陈妙登，却丝毫没有物伤其类的同情，反处处凑合宋主彧，也离座到了下面，与宋主一同评论，哪一双好，哪一双歹，兀是刺刺不休。可怜一般公主命妇，搁了多时，全觉腿儿麻木，好不难堪。等到宋主玩厌了，说了一声好了时，她们一时反放不下来。大家挣扎着下了桌面，慢慢的穿袜着鞋，还未舒齐，宋主却又下了一道新奇命令：无论皇后嫔妃、公主命妇、宫女等人，一律脱去衣衫，裸露玉体，不准违背。

这时吓坏了公主命妇等人，怎能依得？哪知妖姬陈妙登，便第一个脱得一丝不挂，须眉毕现。宋主彧即大声道：“朕的爱妃先已露了色相，你们还要故意捱延，莫怪朕躬要无情了！”众人迫于淫威，便一个个皓肤尽显，雪股分明。宋主即使众人相扑为戏，众人只得勉强奉行。

独有一个王皇后，她却用扇障面，不言不笑。宋主时已酒醉，即叱后道：“众皆乐从，你偏独持异见，如此乐事不干，反用扇障面，端的为何？”王皇后这时也忍耐不住了，便道：“寻欢作乐的方法甚多，何必集诸姑姊妹，并列一殿，裸体以为笑乐？妾实不愿如此作乐。”宋主不待她话毕，径叱骂道：“你这贼人，怎不识好歹！还不给我快快滚开！”王皇后立即离座，掩面悲啼，径自回宫。

宋主彧因王皇后煞了风景觉得乏味，才命罢宴各散。一般公主命妇，真是皇恩大赦，急急逃回。宋主却与妙登同宿烛殿。

阅者试想：宋主彧如此淫昏，手下若有诤言善谏的良臣，便不致如此了。没奈何他恃为心腹的人儿，如游击将军阮佃夫、中书舍人王道隆、散骑侍郎杨运长，俱是逢迎谄谀的小人。却都预闻政事，狼狈为奸，专权弄政。其中更以阮佃夫更为骄横不法，擅作威福。朝臣也争先恐后的伺奉门庭，进呈货贿，来作升官捷径。因此佃夫的宅舍连云，园池精美，称为都中第一。

又广蓄美姬，多至数百人。

宋主彧在玉烛殿册储欢宴的时候，也正是阮佃夫为一个宠姬袁小怜二十祝

寿的时间。一般趋炎附势的官儿，一个个前来捧觞上寿。笙歌起于四座，颂辞洋溢中堂。座上客满，尊中酒盈。阮佃夫南面众宾，下手里坐了一个美人儿，生得眉如三春柳翠，目似秋水澄清，小腰身玉肩轻削，芙蓉脸樱桃一点。人道是天神下降，我说他勾魂使者。

要问此是谁人，便即袁家小怜，最得佃夫的欢心，宠寇诸姬之上。饮至席半，中书舍人王道隆离座登堂道：“今日袁夫人寿辰，我等忝与陵公同朝之谊，各思一作乐法儿，为袁夫人上寿。”佃夫原爱热闹，只是面上终须做作，便也起立道：“小妾诞日，得诸公降临，已为增光不少，岂敢更劳诸公！”小怜也亭亭起立道：“贱妾蒙诸位大人见爱，玉趾惠临，已属万幸，‘上寿’两字，贱妾何人，胆敢身受？贱妾无以为谢，谨歌舞一番，为诸位大人寿。”佃夫色喜道：“小怜今夕竟肯歌舞，诸公的耳目福真是不浅！”王道隆与众人便也随着附和道：“陵公所语不虚，袁夫人的清歌妙舞，本是人间哪得几回闻的。”

众人话声未绝，小怜已是且歌且舞，歌声跌宕，舞态翩跹，众人莫不击节叹赏。小怜歌舞即毕，重行入座，娇喘微微，粉脸莹莹。佃夫便亲斟一尊美酒，捧与小怜，小怜嫣然一笑，接酒饮尽。这时王道隆又发言道：“袁夫人先已曼舞雅歌，我等不可无报。”

道隆话毕，便从怀中取出了一付小牙板儿，朗朗的唱了出《王母宴蟠桃》的小曲，曲词十分诙奇有趣。听得阮佃夫拍掌狂笑。小怜也媚笑了一回。这时便有一个中郎将阮清玉，此人本是佃夫的御人，只因善于媚谀，为佃夫所赏识，拔为中郎将。

他见道隆唱毕，即含笑道：“王中书却是个内家！连牙板儿也都带来了，如今便请借来一用。”众人听了，顿又哄然。王道隆即将牙板儿授与了清玉。清玉便故作怪腔，引得小怜笑得花枝招展，伏在佃夫肩上。清玉所唱的曲儿，却是市井无赖唱的，本不足登大雅之堂，好得一般狐群狗党，都是物以类聚，统没有正经。便是赫赫一时的阮佃夫，也是从小吏入位，由主衣得充内监，为了废立子业，预谋在先，因此宋主彧即了帝位，竟骤得封为建城县侯。后又以从军寻阳数月，更得兼官游击将军，出身原是卑微。所以清玉唱那无赖曲儿，佃夫并不为忤，反也称赏。清玉的曲即终，散骑侍郎杨运长，效了几声鸡鸣犬吠，倒也效得逼真，众人不禁哄堂大笑。

小怜更是笑得钗横鬓乱。大家胡闹了一阵，接着便有拍马的官儿一个个献出身手。也有舞一回剑，也有玩一套拳的，更有轻弹琵琶的，低唱“晓风杨柳月”的，还有曼吹笙管“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总括一句：无非各尽所长，竟献其能，博佃夫的宠姬一粲是了。

众人正在欢乐的当子，蓦地忽闻一声响，忙抬头看时，众人不由暗暗吃惊。原来一声响的里面，却是佃夫的一只心爱的玉杯，被一个侍婢斟酒时一不留神，碰落在地跌得千分百碎。

佃夫见玉杯碎了，好不心痛，他对于其他的金玉锦绣皆视同粪土，独有此杯，因斟酒在内，任凭雪飞三尺，怎样严寒，杯中的酒儿，终是温度不减，因此佃夫视作奇珍。平时不轻易使用，今夕因小怜寿辰，才肯取出，哪知竟被侍女跌碎，怎不叫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正是：平空忽碎连城宝，顿使奸梟怒气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昏暗连绵大臣窃柄威权逼迫幼主离宫

话说阮佃夫因使女碰碎了玉杯，当下勃然大怒。便拔出腰间佩剑，举手挥去，剑锋正要到使女的颈上时，王道隆高呼：“杀不得！阮公住手！”佃夫见道隆替使女求情，好生诧异。

便收回宝剑，盛气问道：“王公有何见示？”道隆道：“今日为袁夫人寿诞吉期，不宜以一时的愤怒，杀死使女，在宴饮的时间似乎不利，还请三思。”佃夫听了，果是不错，便叱使女道：“今夕暂时饶了你，隔日再取你的命儿！”那个使女已是死在头上，道隆片言，便救了她一命，当时便含泪退下。还恐到了明天，佃夫依旧要杀她。哪知佃夫过了一晚，怒气平息，便也忘怀了。当下佃夫虽未将使女杀死，碎了玉杯，一时不免怏怏。那般知趣的贺客，即纷纷告辞。佃夫也觉疲乏了，遂散宴归寝不提。

且说宋主彧日夜荒淫，身子不免日亏，便时时患病，偏是他又起了疑心，以为这般多病，是被杀死的鬼魂缠扰。即将旧时的湘东王府第，拆改建成了一座大寺，题名湘宫寺。倍极华丽，费用钜万。落成的那日，他便排齐了车驾，率领六宫后妃一同齐赴湘宫寺，进香祝祷，祈求神灵暗佑，驱逐鬼魂。他也不想：像他这般的荒淫残忍，即使神佛有灵，早已上干天怒，还肯暗佑助暴不成！因此他进香之后，还是灵验毫无，依旧的病魔侵寻。不多时日，已是骨瘦如柴，形容枯槁。在理，他到了这个时候，早好息了猜忌深刻的恶念，安心静养，他偏是不肯，觉得渐渐自己要保不住了，太子年稚，不能够亲自临朝，朝事势必由王皇后临朝听政。扬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为皇后的长兄，必进位秉权，易生不稳的事情。一旦异图发作，稚子难保。他便想在未曾去世之前，先剪除了王景文，免生后患。

当下特书手敕，遣人送至景文府第，呈与景文。这时景文正与一客奕棋，见有敕至，即启敕视毕，仍置局下，复与客相奕。待至一局棋终，收拾了棋子，景文始徐徐取出宋主手敕，与客观看道：“今上赐我自尽。”客大惊失色

，景文却神色自若。自书一启致谢，交与来使，从容服毒而死。使人返报，宋主彧才始安心。

是日晚上，他在睡梦之中，恍惚有人语他道：“豫章太守刘惔谋反，速加预防。”宋主彧梦中惊醒，再也睡不平稳。待到了曙色一现，便发使持节驰至豫章，将刘惔杀死。从此宋主彧的病势，益发沉重，心神不宁，疑虑百出，渐渐神经错乱。

到了黄昏深夜，不时的见神见鬼。道有无数的冤魂索命，常从梦中惊醒，高呼饶命。他到了此时，也是无法可施。特将泰始八年，改作了泰豫元年，暗取安豫的意思。又命宠妃陈妙登，到湘宫寺中，日久的祈祷，偏是神佛无灵，冤鬼益厉，不时呓语连篇。

到了最后的一天，宋主彧却稍微清醒了些。自知不起，便叫尚书令袁粲、仆射兼镇东将军郢州刺史沈攸之、荆州刺史蔡兴宗，命加桂阳王休范为司空，褚渊为护军将军，刘廙为右仆射，诸人一同入宫，面受顾命，嘱共辅太子。褚渊素与萧道成相善，便荐萧道成于宋主，称其贤良，足当大用。宋主彧乃加授道成为左卫将军，共掌机事。到了那天晚上，宋主彧便一命呜呼了。年只三十四岁，在位共八年。于是太子昱遂即帝位。

袁粲与褚渊左右辅幼主，嫡母王氏，为皇太后。生母陈妙登，为皇太妃。那时的宋主昱，年只十岁，已经有了一个妃子江氏，也妻以夫贵，受册为后。一对小夫妻统治内外，怎生能够？朝中仍是阮佃夫、王道隆专政，袁粲与褚渊是奈何他们不得，只是勉力维持。

总算太平过去了两年，到了那年的五月，偏是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却妄动干戈，兴兵犯上。

自寻阳出发，直向大雷。于是宋廷方面，由左卫将军萧道成出守新亭，征北将军张永扼守白下，领军将军刘廙屯兵宣阳门，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固卫石头城，右军将军王道隆驻守朱雀门。一一布置舒齐，静待贼至，便相机迎去。

萧道成到了新亭。整理城墙，修筑守垒才毕，探马报来，休范的前军已到了距离新亭不远的新林境界。到了翌日，休范却命大将丁文豪往攻台城，自己却率了大军直攻新亭。道成出兵迎敌，恶战了一场，无分胜负，当有屯骑校尉黄回、越骑校尉张敬儿自愿至休范那里诈降，道成大喜。张黄两人便出城到了休范营前，恰值休范乘兴而出，两人便大呼称降，休范招入帐中，仔细盘问，方知道成有意拥戴休范为帝，只是要休范订立一个信条，日后不得相背。休范本无材具，宁知是计，便道萧将军若不见信，我以二子德宣、德嗣押在萧将军处，他终能相信了。遂令二子到道成营中，却留张黄两人侍侧。当时却有休范的亲信杳垣，劝谏休范，叫他未可深信张黄两人，恐防其诈。休范死在头上

，哪里肯听，反将军中一切事务，全交给了先锋杜黑驃。

那个杜黑驃，倒是一位骑勇善战的大将，因此休范将全权托付与他。自己却回到舟中，置酒欢饮。哪知他两个儿子，到了道成营中，即被道成杀了，他兀是蒙在鼓中，终朝的饮酒取乐。有天喝得已是大醉，黄回、张敬儿见左右人少，便暗暗使了一个眼色。张敬儿蹑至休范身后，佩刀挥处，休范狂叫一声，倒地身亡。张黄两人急急割了休范的首级，回城报功。休范那面，杜黑驃闻知此事，好不愤怒，立即率了众兵猛力攻城。道成竭力抵御，直战到天明。杜黑驃见急切攻城不下，闻知文豪已攻破了台城守军，进攻朱雀桁。他便舍了新亭，也向朱雀桁进攻。右军将军王道隆，驻在朱雀门内。闻敌兵大至，急招屯兵宣阳门的领军刘廙助防。及刘廙到时，丁文豪与杜黑驃左右来攻，杀上前来。刘廙招架不及，遂致阵亡。王道隆也被杜黑驃一刀劈死。屯守白下的征北将军张永，和驻守石头城的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一双饭桶，闻知败讯，竟弃了守地，逃回宫中。

宫省大惊，幸亏新亭的萧道成，命张敬儿督军进剿，杀死了杜黑驃，战退了丁文豪，才得告平战事，都城安宁。事定之后，升授萧道成为中领军，兼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是年冬季，宋主昱行了加冠礼，他遂自命已是成人，不受内外羈束。

他本来生性好嬉，到了此时，便时常出宫游行，专作恶戏。

有日在宫，稍不随意，便将忤他的人惨行屠杀，入后竟是成了习惯。一天不杀人，即觉不快，因此宫中的人，个个自危。

这时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朱幼等，阴谋废立，被昱所知，立率卫队拿住了三人，下狱缢死。同谋诸人，尽遭杀死。到了后来，宋主昱愈出愈奇。有次，至新安寺偷了一狗，杀狗饮酒。

回至宫中，已是大醉。恰巧那天是七月七日，宋主昱便谓侍卫杨玉夫道：“今夜织女渡河，你与朕等候，看见了织女，即须报知，如若不见，明日便杀了你的狗头，再剖你肚皮！”玉夫听了他的醉言，直是又好笑，又好恨。到了夜半，杨玉夫便与杨万年同入殿中，下手谋害。原来萧道成见宋主昱凶残狂暴，密谋废立，杀死宋主昱。当下镇军长史萧顺之，及道成次子、骠骑从事中郎嶷，皆言宋主昱性好游荡，身侧常无侍卫，只须勾结内侍数人，即好伺机下手，甚为易易。道成乃设下宴席，请那校尉王敬则，相与结纳，共谋进行。当由敬则贿通了卫士，令杨玉夫、杨万年得机下手。还晚恰值杨玉夫、杨万年两人值夕，便欲趁宋主昱酒醉当子，下手了事。两人走近玉床，掀帐看时，宋方昱睡得正浓。杨玉夫拔了枕旁的防刀，向昱咽喉刺下，立刻了帐。

年只十五岁，便自取其祸，遭人谋死。玉夫割了首级，驰向殿门，交与同

党陈奉伯，再由奉伯交与王敬则，敬则即至领军府，交与了萧道成。道成见已事了，即戎服诣殿，伪托王太后的命令，召入袁粲、褚渊、刘秉诸人，商议继立。王敬则却欲拥戴道成为帝，以白纱帽加于道成的头上，被道成喝退。当下袁粲等，一个个不敢自作主张，仍有萧道成建议，迎立安成王准。袁刘褚三人，只得赞成。便备齐法驾，迎入安成王准。

由道成宣王太后敕令，命安成王准为帝。准为宋主彧的第三子，为陈昭华取育他王之子抚养，此刻年仅十一。入了朝堂，升殿登座，即皇帝位。改元升明。尊生母陈昭华为皇太妃，授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兼骠骑大将军，领南徐州刺史留镇东府；刘秉为尚书令，加中军将军；褚渊加开府仪同三司；袁粲为中书监，出镇石头；杨玉夫等也各有升赏不提。

从此道成兼总军国大权，散布心腹。褚渊本是道成的党人，自是无言。只有尚书令刘秉见道成专政，势成孤立，颇为疑惧。

出镇石头的袁粲，与出镇荆州的沈攸之，俱因道成跋扈不臣，先后谋事不成，俱遭身死。刘秉也出奔逃命。从此宫中，都是萧氏的心腹了。不久，道成已是加封至都督中外诸军，加官太傅，领扬州牧。未几，又进道成为相国，封为齐公，寻又进为齐王。这都是道成的党人，一手包办，哪有宋主准真正的诚意！

凡是萧氏的子弟，没有一个不是重掌大权。一班狐群狗党，见大事告成，便再进一步。不多时日，竟逼了那个十三岁的小皇帝宋王准，禅位给齐王萧道成。宋主准自然只有俯首听命的分儿，哪里还敢道个不字，便下了禅位诏。

于是刘宋四世六十年的帝祚，轻轻移到了萧氏手中了。那个齐王萧道成，得了宋主准的禅位诏儿，还要故意不就，装出一番做作。连上了三表，恳辞不受，一般王公大臣，落得买个人情，统向齐王劝进。朝廷又是急不待缓的诏书连下，促令道成受禅。这样的扯扯捏捏了一番，才行了禅位礼。由齐仆射王俭，趋至宋主准身前，取了玉玺，便由司空褚渊，赍奉玉玺，率领百官，驰诣齐宫，将玉玺献与道成。宣读玺书，即请道成登坛受贺，即日登基。正是：皇宋数终移国祚，受禅此日属齐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紫气绕门庭英雄出世金鳞生躯壳师父知机

话说萧道成篡宋即帝位，在位四年而歿。太子贽继立，在位十一年身死。太孙昭业即位，不满一年，被尚书令萧鸾所杀，立新安王昭文承大统，也是未及一年，又被鸾废为海陵王。鸾自立为帝，在位五年即死。

太子宝卷继立，在位二年，被弟宝融所废。融为帝一年，被梁王萧衍所杀，衍篡齐即帝位，齐遂亡。衍在位四十八年而歿，共传四帝，被陈王霸先篡梁

为陈。

小子突然的如此写来，阅者定要莫名其妙。为什么萧道成即了帝后，便没有事记，眨眨眼已是换到了第五朝陈帝，究竟何故？待小子报告一下，省得阅者不解。原来小子这部书，本叫隋宫艳史，如今做了二十回，还是老远的记到齐朝开始，要是一朝一朝的宫闱细事记下去，就是做一百回，恐还做不到隋宫。似乎对于这部书的定名，成为名不符实，那倒不是闹玩的。

只得开了特别快车，飞也似的跑。略将统系表明，即算交待清楚，还请阅者原谅。

只是记隋宫，先要从隋朝开基起始。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要表明杨坚的来历，还要将北魏的世系约略表白清楚，总有交代。原来在萧道成篡宋即位的元年，便是北魏主宏的泰和三年，至泰和二十四年，宏歿，太子恪即位十六年，太子诩立，在位十三年。后又分为东西魏，魏共十三主。东魏一主，西魏三主。

东魏主被高洋所废，洋即帝位，此为北齐。西魏被宇文觉废王自立，此为北周。北周又吞灭北齐。北周传至末一帝名阐，为隋王杨坚所废，自立为帝。坚又来南陈，至此南北二朝，尽灭于隋，天下始统一。小子表白即完。便欲将那个吞并南北二朝的隋帝杨坚细细表白。

原来杨坚为汉太尉杨震第八代玄孙，乃弘农华阴人氏。坚六世祖元寿为后魏武川镇司马，即留居武川。坚父杨忠，就是元寿的玄孙。杨忠初本仕魏，后从周太祖宗文泰，举兵关西，屡次立功，封至隋公。忠妻吕氏，亦系名门望族。有杨坚的孕时，曾有一个胡尼，叫做蕃连布的，到杨第募缘。

吕氏酷信神佛，素来肯施与结缘。蕃连布见了吕氏，便吃惊道：“好一位贵人！”吕氏听了，以为出家人的常态，逢迎的话儿，无非想多得些钱米。便也笑了笑，并不去问她原因。

正想给了些钱米，让她走时，蕃连布却道：“小尼与夫人有缘，今天到府，原想化些钱米，此刻却不消了。”吕氏听说，好生诧异，倒禁不住问道：“师太既是来此化缘，此刻怎又不要，却是何故？”蕃连布含笑道：“夫人敢是有孕在身？”吕氏闻言，暗暗惊疑：她怎会知道的！原来此刻吕氏的得胎，还不到三月，外面无从瞧出，蕃连布怎能知道？因此吕氏吃惊道：“正如师太所言。”蕃连布双掌合十道：“善哉！善哉！小尼原说与夫人有缘，便在明年，夫人产了公子，那时小尼再来道喜，还有几语嘱咐。如今小尼要告辞了。”蕃连布话毕，便飘然而去。

吕氏留也留不住她，给与钱米，她又不受，又不明明白白的说出所以，倒使吕氏纳闷了几天，过后便也忘怀，不在心上。

韶光如驶，已是十月怀胎，却是还不生产，吕氏好不疑讶。直到了十四个月，方始腹痛临盆，产了一个男孩，啼声庞亮。

最奇怪的，在产下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来的紫气，布满庭中。

四邻都道紫气东来，是表祥瑞。如今杨家生儿，紫气满庭，将来一定不是个常人。

慢言邻众纷传，且说杨忠见妻子生了一个孩子，细相眉目，端的额广颐丰，剑眉虎目，好一副胎貌，自是欢喜。题了一个单名坚字。到了三朝，那个胡尼蕃连布，竟是来了。吕氏想起前言，不禁深以为神。蕃连布端相了一回小孩子，便对吕氏道：“此孩他日贵不可言，只是不宜留养在此地，恐防发生意外。

小尼在去年即对夫人说过与夫人有缘，今当代夫人抚养，以了宿缘。”吕氏因蕃连布言皆有验，故也深信不疑。便道：“既是如此，师太拟将此孩何处安放？”蕃连布道：“小庵静水，离此不远，且待夫人过了满月，即请至小庵居住。虽说代夫人抚养，喂乳睡宿，还须夫人自己劳心。”吕氏不禁笑道：“照这般说来，还是妾身抚养，怎说是师太抚养？并且师太道此地不宜留养此孩，怎的师太的静水庵离此甚近，却也相宜了起来，岂不令人难解？”蕃连布道：“在没有断乳之前，当然须夫人亲劳；到了断乳之后，便是小尼的职责了。至于不宜留养此地，反宜留养小庵，原也有个缘故，本来不宜泄言，只是夫人不比别个人儿，还可说明给夫人知道。但是再不许讲给第二个人听了！”吕氏见这般郑重，只道：“妾身理会得，决不向人胡言。

”蕃连布便轻轻的道：“去年小尼见了夫人，不是说过一句‘好一个贵人’的话儿？”吕氏点头道：“确有此语。”蕃连布道：“夫人的贵便是应在此子的身上。此子将来大建功业，直要做到一个皇帝。如此若是留养此地，王气笼罩，光冲上霄，脱被忌者所见，怎不要发生意外？因此要将他迁住庵中。小尼自能仗佛家法力，拿佛光遮护王气，便不致妨事了。”吕氏听说，真是又惊又喜。等到满月过后，吕氏便携带了杨坚，到静水庵居住。

眨眨眼过了一年，这天正是炎夏六月，流火铄金，好不酷热。到了骄阳斜挂树梢的时候，蕃连布入市去购买零星物件、吕氏却命一个使女，煮了些浴水，在房洗浴即毕。却见那个儿子杨坚，虽只一岁过得没有几月，似乎也很热。她便替他脱去了小衫裤儿，将他放到浴盆中洗洗。哪知洗得没多时候，只见杨坚的额上，忽然生出两支角儿，雪白的小身体上，也隐隐的显出了金鳞。吕氏好不着慌，吓得一失手，将杨坚抛弃在地上，往外就跑。恰巧蕃连布购物回庵，见吕氏惊慌失措，急急问故。

吕氏忙将此事告知了蕃连布。蕃连布听了，说声不妙，赶忙三脚两步的走

进吕氏房中，从地上抱了起来。扶摸杨坚的头儿道：“我儿受惊了，又累你迟做几年皇帝。”这时吕氏也走了进来，再仔细看杨坚时，依旧头儿很平整，先前的头上的角儿，不知到了哪里去了。身上依旧是光光滑滑的皮肤，有什么金鳞。吕氏不禁奇异道：“先前明明看得很清楚，又不是眼花，现在怎的角儿鳞甲都已不见了？”蕃连布道：“并不是夫人眼花，他本人是天上的小金龙下降尘世，今天天气闷热，他被夫人在水中洗浴，觉得畅快，不禁渐渐的现出真身。如今被夫人蓦地丢在地下，他受了惊吓，又得迟做几年皇帝了。”吕氏听了，好生懊悔，从此便格外的留神保护。

到了两足岁断了乳，杨坚已是呀呀学语，渐能独个儿行走，聪慧异于常儿。蕃连布即谓吕氏道：“如今夫人好回家去了，孩子的一切，小尼自能料理。”吕氏深知蕃连布可托，便称谢而归。整顿些家务，隔了十天半月，每到静水庵探视一回。说也奇怪，那个杨坚，见了自己的母亲，反不十分亲热，倒和蕃连布有异常的依恋，因此，吕氏更觉放心。杨坚到了五岁，即由蕃连布教他识字读书，学习武艺。真是皇帝英质，天赋独厚，一学便会，一见即知。又肯用心上进，到了十六岁，已是一个文武全才。

那天是八月中秋的夜晚，一轮皓月映照在静水庵的庭中，如同白日，杨坚便踏着月光，在庭中舞了一回剑儿。却见蕃连布自内走出，他便上前相见，叫了声师父。蕃连布却招他到了内堂，命他坐下。蕃连布自己也坐在蒲团上面，便对杨坚道：“如今你已成丁，明天好回去了。”杨坚听了一惊，认作自己做错了事儿，慌的跪倒在蕃连布面前道：“弟子蒙师父教诲，得益不浅。如今所学未成，师父忽命弟子回去，莫非弟子作错甚事，因此要加驱逐？”蕃连布道：“并非你作错了事。原因我与你的缘分已满，便不能再在一处。明天我也要云游他处去了，至于你的学术本领，虽未十分高深，只要回家以后，用心研究，多交明师益友，自能逐渐上进。只有一件事儿，你须牢牢记着：将来风云得意之后，切莫贪恋好花枝，自取其祸。”

杨坚听了蕃连布的一番话儿，竟是认真地要分离了，不禁凄然下泪道：“师父的嘱咐，弟子当敬记心上，只是不知弟子的结局如何，师父可能见示一二。”蕃连布默然了片刻始道：“你可听着：‘继隋以贵，当张则去’，这八个字儿，便是你将来的结局了。”杨坚听了八个字儿，还是莫名其妙，只得记在心中。

当下一宿无话，到了明天一早，杨坚起身，便失去了蕃连布的踪迹。杨坚不免伤感了一回，便收拾了自己的物件，径回到了家中。禀明了吕氏。吕氏听说蕃连布去了，也嗟叹了一阵。

从此杨坚奉母家居，入后随父从军。屡立战功，封至小宫伯。

及其父病歿，坚袭隋公爵位。坚妻独孤氏，为前卫公独孤信的女儿，能文多智，亦是一个女中豪杰。在北周建德二年的秋间八月，坚女琤为周太子贇的正妃。后贇即帝位，不久即传位于太子阐，自称天元皇帝。姿意淫乐，不免身子受亏，便时进金石的药物。他的性子，本是躁急，从此益发狂暴，稍不如意，即欲动刑。有天皇后杨氏即杨坚之女婉言劝谏，亦触怒了天元，竟欲将杨氏处死。后母独孤氏闻知大惊，急入宫叩求，天元方始释了杨后道：“有朝要覆灭了汝家！”原来天元素忌他的岳父杨坚，时存杀他之念，只是不能无故杀他。如今在愤怒的时候，便在独孤氏面前泄了出来。独孤氏到了家中，即告知了杨坚。不久，天元卧病，杨坚由其党小御正刘昉托词引入宫中，侍候天元的疾病。这一来，便侍候去天元的一命。当下刘昉矫诏，令隋公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于是诸卫军遵敕行事，悉听坚的节制，兵权尽属坚手。幼主阐居丧不理朝事，一切事儿，统由坚一人主持。不久便进爵至隋王，加九锡。他的威权日重，周主的势儿便日削。正是：臣刚君弱权旁落，国运如斯便是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攀龙附凤功狗受封柳躄莛娇媚猪邀宠

话说杨坚的威权日重，一般知机识势的大臣，便都想做个攀龙附凤的忠臣。私下讽劝隋王，叫他早日取周而代之。独孤氏也谓杨坚道：“到了势成骑虎的时候，还是早定主意为是。

”杨坚只是含笑不语。到了大象三年的二月，便由杨坚的功狗庾季才、卢贲、李穆等人，进逼周王阐，要他禅位给隋王杨坚。

那个小皇帝宇文阐，当然无力抵抗。杨坚遂应天顺人的即了帝位，改国号为隋，追尊生父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母吕氏为元明皇后，独孤氏为皇后，长子勇为皇太子，余四子，亦皆封王：广为晋王、俊为秦王、季为越王、谅为汉王，王子俱为独孤氏所生。又命相国司马高颍为尚书左仆射，颍明敏有大器的格局，善于兵事，更多计略。

当隋王杨坚欲篡国以前，坚知颍能，恐其不肯相附，乃遣杨惠谕意。颍逆料坚必成事，即欣然道：“便是隋王的大事不成，我亦不辞灭族。”杨惠返报，坚乃引为司录，为坚谋划甚多。故坚即帝位，便以为心腹。又命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史下大夫李德材为内史令。典军元胄为左卫将军。胄勇武异常人，当杨坚为隋王时，周朝的赵王宇文招，见坚跋扈不臣，意欲杀坚，便佯邀坚饮；坚亦防招不测，故将酒菜担至赵王府中，一同饮宴，由大将军杨弘、元胄分卫左右。坚与招饮至半酣，招佯作醉状，呕吐狼藉，便欲入后室更衣。元胄见势不佳，即大声谓坚曰：“相府有事，王亦不便久留，请即速归。”招瞋目叱胄道：“我尚欲与丞相畅饮，汝敢催促！”胄亦恶

声道：“王居何心！欲将吾主的侍卫叱出。”招便佯笑道：“我又没什么反心肠，壮士竟加猜疑！”后招又佯称口渴，命胄入厨下取茶。胄只是不去睬他，屹立坚侧，格外留神防卫。未几，忽微闻室后有刀甲的声响，胄亟拽坚离座道：“相府诸事待理，王怎能久留此间？”胄一边说，一边将坚扯向外跑。赵王宇文招即下座赶来。胄扶坚出门，谓杨弘护坚同走。胄却当门守住，阻住了赵王。王惮胄凶猛，不敢和他抵抗。胄待杨坚去运，他方才回去。杨坚脱险归第，重赏元胄。今又封为左卫将军，以酬其功。另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同安公爽为卫王。复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师。邓国公窦炽为太傅，炽从子、神武公窦毅为定州总管。

毅为周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的丈夫。公主生一女，年尚未笄，在闻杨坚篡国时，她恨恨的道：“生不为丈夫身，为吾舅灭叛臣！”毅惊得失色，忙掩其口道：“欲灭我族了！快不要多言。”后此女嫁唐王李渊，得做唐朝的开国太后，真是一个巾帼英雄。隋主又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金城公赵照为尚书。右仆射汉安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杨上显为度支尚书。

雍州牧杨惠为坚的族子，至此也受封为左卫大将军。永康公杨弘系坚之从祖弟，便封为右卫大将军。杨智积为蔡王，杨静为赵王，二人俱为坚的从子。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元累山为安州总管。杨素为清河公，素为亡周汾州刺史杨敷的儿子。自幼多才艺，知兵法。杨敷为齐军围定阳即今山西汾州介休县，敷固守城池，至粮尽出走，中伏身死。周主未加赠谥。

素以其父为国丧躯，理应受谥，遂与周主申说再三，触怒了周主欲将他杀死。杨素神色自若，大声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改容壮之，即赠其父大将军，谥曰忠壮。

素亦渐就重用，命为诏书，辄下笔成文，词义并美。周主常附背对他道：“子当努力，不愁不富贵。”素道：“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他话虽如此，性却热中利禄。后见隋王杨坚权重，他便依附了杨坚，如今得封为清河公。他日后富贵，却也不小，这且不提。

且说隋主封臣即毕，遂降周主闾为介公。惟闾母杨太后，为杨坚的生女，前面书中，早已表过。杨太后对于其父的篡国，深不为然，辄欲面父争执，坚却愧见其女。又因她年尚少艾，坚便嘱独孤氏劝其改嫁。杨太后抵死不从，至此便又封为乐平公主，任她守节终身。其余周氏诸王，尽行降爵为公。当下便有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的虞庆则劝隋主坚道：“宇文子孙，不宜使之复得封爵，须尽行灭去，免致将来发生后患。”隋王坚本存心剪除宇文遗族，闻及庆则的话儿，正中心怀。又加了高颎、杨惠也附和称善，只有个不识时务的内史令李听林，独持异议道：“今主上初立，宜以仁德布天下，不宜杀戮过重。对

于字文遗族，更应优待。若虑其生变，不妨毋令执权。”隋王坚听了，好生不悦，勃然变色道：“君系书生，不足与语大事。”

便令宿卫各军，将宇文氏宗族尽行搜捕，拘禁狱中，一个个勒令自杀。不上几天，又将逊国的介公宇文阐，谋死宫中，年仅九龄，因为做了末代的皇帝，便遭惨死。

隋主坚既将宇文氏灭尽，便放开了心肠，安然为帝。整顿国事，肆意刷新，自有一番开国的新气象。只是北朝虽已归并，还有南邦陈朝，兀是依旧存在，与隋朝立于相敌的地位。试想，雄心勃勃的隋主杨坚，怎不欲存心吞并？偏是陈主叔宝，又是一个风流天子，荒淫失德。原来陈叔宝为陈主瑱的长子，瑱子嗣很多，共生四十二个孩子，叔宝既是长子，自立为皇太子。

及瑱歿，便由叔宝继登大位。皇后沈氏，为望蔡侯沈君理的女儿，端静知礼，寡欲淡泊。因此，叔宝很不惬意，另纳龚容华、孔宝儿两人为良娣，俱是荣光照人，体态风流。龚容华有一侍婢，随龚入宫，年只十岁，名叫张丽华，原系旧家女，因家落，被父兄所鬻。生得娇小玲珑，善伺人意。陈主叔宝见她可爱，也甚宝视。过了四五年，更出落得异样风流，妖艳动人。叔宝便迫与淫押，成就了好事。及叔宝即了帝位，便封丽华为贵妃。

龚孔二氏，反做贵嫔，也可见叔宝宠幸丽华的深了。后来叔宝采选美女，又得王李张薛袁何江七人，一个个俱是芙蓉如面柳如腰，轮流召幸。只是雨露虽承，终不及丽华的深邀主眷。原因丽华生性慧黠，善于献媚，更兼艳冠群芳，才又出众。起初但执掌宫内的事情，后竟干涉朝中的政治。原来叔宝沉迷酒色，辄不临朝视事。所有百官的启事奏本，俱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传递进宫。叔宝即拥丽华坐在膝上和她一同披览，共决可否。

丽华都能一一裁答，从事处决。叔宝便以丽华所决为本，王公大臣，若有不从内旨，辄遭疏斥。

从此江南陈朝，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贵妃。朝中一般宵小，便在运动丽华，为终南的捷径，所引用的人物，如都官孔范、舍人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太市令阳惠朗、刑法监徐哲、尚书都令史暨慧景，俱是逢迎主意，独善谄谀，又会收刮民脂民膏，供给内府。叔宝正因大兴土木，在临光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春三阁，穷极奢华，供亿浩繁，有了这般理财大臣替他聚敛，怎不欢悦，更加重任。只是民穷财尽，怨声载道。

叔宝深处宫中，哪里会知道，依旧是荒淫酒色。

这消息传到了隋主杨坚的耳中，雄心陡起。便欲兴兵伐陈。

即与高颍商议，如何取陈的计划。颍道：“江北因天时地气的关系，收成较晚，江南得水于利，田禾早成。待彼将近收获的时候，我国即虚调兵马，扬

言袭陈。彼必屯兵守御，妨其农时。

彼既聚甲候战，我兵止戈不前。一连几天彼国必以我虚声恫吓，后再集兵，便疏防御，我兵乃乘隙渡江，登陆而战。更密遣间谍，纵火焚其储粮的所在。因江南土薄，建筑都为茅竹一类的东西，储食于中，易于着火。待彼焚而复筑，更纵火焚之。不出数年，彼财力都尽了，始召集众军，直下建康。当使彼国君臣，一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拿，收其版图了。”隋主坚听了高颀的计儿，如法炮制，陈人大困。陈王叔宝还是深居宫中，恣意声色，不闻外事。中书舍人傅纬，上表切谏，有“远女子小人”之语，致触怒了张贵妃、孔范等人，便内外结合，谮纬的过恶。叔宝即将傅纬杀死。从此朝中更无一人敢发正言了。

且说隋主杨坚，此时正大造战船，整顿甲兵。一般群下，请隋主稍秘，庶陈不至有备，隋王道：“吾将显行天诛，惩彼淫暴，以拯江南人民于水火之中。彼若能惧知改，我也不去诛求了。”那时陈朝的妖象日出，朝野譁言。叔宝也有所闻，不思改刷国事，反卖身佛寺，自愿为奴，作为祈禳。张贵妃本来迷信鬼神，至此益发有所托词，竟在宫中设立淫祠。召集妖巫，禳福消灾，日夜鬼混。

容易一年，春回大地，叔宝也不知作的什么打算。一面遣散骑常侍袁稚，聘隋联络；一面又遣散骑常侍周罗（日喉）出兵峡口，侵隋峡州。隋主见陈国擅自动兵，便决计下兵征陈。

即用晋王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告诸太庙，授以黄钺，秉节南征，军出六合。又令秦王俊为行军元帅，出军襄阳。清河公杨素也为行军元帅，出兵永安。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军庐州，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军广陵。共起总管九十人，兵十五十一万八千人，统受晋王广的节制。旌旗舟楫，横亘江上，竟至数十里。又授左仆射高颀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一切疑难军事，俱取决于二人。秦王俊屯军汉口，节制上流。陈廷闻隋兵大举南下，便令散骑常侍周罗（日喉），都督巴峡沿江诸守军，抵御隋师。这时隋廷的各路军兵，纷纷渡江出发。韩擒虎自庐州渡横江，何若弼自广陵引济江。清河公杨素，率领了二十万水师，直向三峡。乘流而下，舟舰蔽江，旌甲耀目。陈朝的沿江镇戍，相继急报奏闻，都被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两人勒下，抑不上闻。那杨素的水师，已是到了流头滩。正是：敌军已临心腹地，心腹偏将敌势遮。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统一朔南朝俘太庙混淆黑白夺嫡深宫

话说杨素水师，到了流头滩，过去一程，便是地形险峭的狼尾滩。有陈廷大将戚昕，带了战船扼守。杨素便在晚间，偃旗息鼓，柔橹轻篙，突然的冲入

了陈人战船队里。陈军不战自乱，弃滩溃逃。杨素顺流而下，沿江诸戍相继失守。陈廷所恃的长江天险，至此已落隋军之手。既而隋将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采石势险，易守难攻。只因守采石的军将皆因新春酒醉，防守无人，韩擒虎便乘夜克了采石。不费丝毫之力，乘势取了姑孰，自南道进攻。这时吴州总管贺若弼，也取了京口。自北道进攻。晋王广又遣总管杜彦，率军助擒虎进驻新林。陈廷方始大惊，施文庆等才奏闻叔宝。叔宝好不着慌，发兵遣将，分头抵敌。已是军心涣散，望风败走。陈将任忠，降了韩擒虎，从石子岗引进了朱雀门，台城守兵，走散尽净。韩擒虎率了众军杀入宫殿，搜寻叔宝。后来在景阳井中，将他由索拽上，竟得三人。还有两个人，便是孔宝儿与张丽华，即监禁在德教殿上。这时贺若弼也乘胜到了乐游苑，杀入宫殿。闻得叔宝已被擒虎所获，失去了头功，好生不快，急至德教殿上，逼令叔宝写一纸降书给他，俾得回去报功。叔宝正想提笔写时，晋王广已命长史高颎，入建康料理善后事宜，收执了叔宝等人。颎子德弘，也奉了晋王广的令，自后踵至，使颎留下张丽华，颎勃然道：“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此种妖姬，为灭陈祸水，岂可更留人世？”即命人牵出斩之。这时晋王广，也启节入建康。

闻悉高颎杀了张丽华，不禁愤愤的道：“昔人云，无德不报。

我必有以报高公！”从此便隐恨高颎不提。

且说晋王进了城中，与高颎相见，依旧声色不露。随即慰劳军士，安抚百姓。将蔽主害民的施文庆、沈客卿、暨慧景、徐哲五个人，一并拿获，斩了首级示众。一面遂收图籍，封府库。所有金帛珍玩，广皆不取。作为沽名钓誉，笼络人心。

果然军民人等，竞道晋王贤德，不知已坠入了他的计中。这时陈水军都督周罗（日喉），与郢州刺史苟法尚犹坚守江夏，致秦王俊督三十六总管，及水陆十余万兵丁，屯驻汉口，不得前进。只有陈荆州刺史陈慧纪，遣内史吕忠肃，进兵据守巫峡，凿岩系链，锁住了上流，堵遏隋师。经杨素率兵，与忠肃奋战，击退了忠肃守兵，乘势进攻。于是巴陵以东亦尽为隋有。偏是陈晋王叔文，与巴州刺史毕宝等，俱向秦王请降。陈慧纪与周罗（日喉）诸将士，遂皆降隋。秦王又下了湘州，平岭南，陈地乃尽入隋朝。计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陈国遂亡。晋王广与高颎、王韶，将一切善后事宜，办理就绪，乃奏凯还朝。

所有陈叔宝以下，后妃子女、公卿大臣一并带归，水陆并进，浩浩荡荡的振旅回去。一路上歌功颂德，尽道晋王英明。到了骊山，早有隋主坚亲来慰劳。父子君臣相见，自有一番说不尽的欢欣。旋即师入长安，献俘太庙。将一个荒淫失国的陈叔宝，首先献进。依次王公将相，乘舆服御、天文图籍，一一继

进。

由晋王广、秦王俊献告如仪，礼毕入朝。隋主坚即晋授晋王广为太尉，封杨素为越国公，贺若弼为宋国公，韩擒虎为上柱国，高颀进爵齐王。余人亦各有封赏不提。

陈叔宝留寓隋都，隋主待遇尚优，不时引见，赐予衣食。

惟宫人姊妹，俱被没入隋公。叔宝共有三姊一妹，由隋主赐与杨素，一妹赐与贺若弼。最小的一妹，却生得黛绿双蛾，鸦黄半额，腰肢如柳，须发似墨，幽妍清倩，依稀似赵国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飞燕，艳冶销魂，容光夺魄。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确是绝世美人儿，便没入宫中，即是将来造成奸然大波的宣华夫人。这时暂且将她丢下，入后再表。

过了几日，隋主命秦王俊为扬州总管，都督四十四州军事，便出镇广陵。晋王广镇并州。至是南北统一，朝野清平，别有一番升平气象。隋王方令武夫子弟，一体学经，修文偃武，重用齐王高颀，广平王左卫大将军杨雄，太子少保兼纳言度支尚书邳公苏威，上柱国虞庆则，时人号称隋宫四贵。帝后独孤氏，每当隋主临朝，她必与并辇而进，至阁乃止。又密遣宦官，待察朝政，如有所失，报与后知。待主退朝后，她必婉言进谏，十从八九。后的贤慧，却也过人，隋主自是宠爱。只有一件事儿，也为后的歹处，便是生性绝妒，不容隋主二色，至于要主相誓，后日不得有异生子。因此后宫佳丽，隋主从不沾染，守后信约。独有太子杨勇，他却内宠独多。内有四人，俱得太子嬖幸，一个是高良娣，生得轻盈娇小，柔若无骨；一个是王良媛，雪作肤儿月作貌，花样芳菲柳样腰；一个是成姬，双瞳点水，一握莲钩；尚有最美的一个，便是云昭训，真是天仙化人，艳冠三美，更是太子欢心。偏与嫡妃元氏，却不大合得上来，故时有四美轮流当夕，元妃难沾雨露，便只闻诸姬产子，不闻元妃生儿。独孤皇后，是一个善妒的人儿，平日王宫的姬人，怀孕产子，她尚要愤愤不平，劝隋主惩戒。如今自己的儿子，却连一接二的报道姬人生子，独不闻元妃产孩，明明是宠姬疏妻，怎不教满怀都是醋的独孤后生愤！每当太子勇入宫见后，必面现怒色。本来隋主坚对于太子尚加信任，每使参决政事，时有损益，帝皆纳之，是时却也见而不悦，这无非是独孤氏的能力有以致之。

偏是那年冬至，百官皆到太子宫中称贺，太子便张乐受贺。

独孤后探知了，便进言隋主道：“太子勇率性任意，动多乖张，今日冬至，百官循例进宫，彼乃张乐受贺。圣上尚须切戒他一番才好。”隋主当然不快。特手缮敕诏下与群臣，此后不得擅贺东宫。从此隋主对于太子渐加猜忌，宠爱都消了。也是太子勇的晦气，好好一个元妃，患了心痛的病儿，不到两天，便即死去。独孤后闻知，还当作太子有意谋害嫡妃，越发不平。便隐怀废嫡

的念儿，日使宦官伺察太子短处，俟其有了重大过失，便欲请隋主将他废去，改为晋王广为太子。原来晋王广，他早有深心，意图夺嫡。处处沽名钓誉，市恩结纳。又默察隋主与独孤后的情性，一味迎合。与王妃、萧妃，日日同居，如胶似漆。后宫虽有姬人，若有孕产儿，便悄悄的瞒过，只说没有生养。有天隋主坚与独孤后同临晋王府第，广便将后宫美姬尽行藏过。隋主与后入内，只见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侍役，身上所穿的衣服，全是缣绣不华。广与萧妃，也是只服布素。

一切陈设，更是因陋就简。诸般乐器，一任尘堆垢积，望上去便知道已是久不动用了。隋主素性节俭，最恨奢华，今见广能如此，当然惬意。便是独孤后，见晋王室无美姬，只有丑妇，与妃又相爱好，自然便是心欢。又兼晋王夫妇依依左右，曲尽孝道，早把一双隋主隋后迷得心满意足。从此夫妻两人，特爱晋王，异于诸子。有时隋主与独孤后另遣亲信左右至晋王府第探视，广不论来使的贵贱，必与萧妃亲自接入，盛宴款待，殷勤劝酒，更以金珠相馈，临行又亲送出第。这般做作，来使回宫报命，哪有不说好话的人儿，一个个异口同声，都道晋王贤孝。

隋主与独孤后，更是心爱晋王。隋主又密遣相士来和，暗相诸子，谁为最佳。晋王广早已知消息，便以重礼馈来和。越日来和复旨，谓隋主道：“五王之中，惟晋王眉骨隆起，此为大贵的徵，四王不能相及。”隋主也默志于怀。隋主又私询上仪同三司韦鼎道：“诸王谁能当得大任足以嗣立？”偏那韦鼎又是晋王的党人，便含笑着道：“至尊皇后最爱何人？便使嗣统，余非臣下所知。”隋主便也含笑不语。

独孤后既不悦太子勇，便时在隋主面前微露意旨，欲以晋王立为太子。隋主因一时太子无甚大过，心中虽欲立晋王，也还难于发动。在这次太子勇死去嫡妃元氏的当子，晋王调镇扬州，才及半载，便表请入觐。隋主与独孤后正欲见此佳儿，便即有旨允准。晋王广即回都觐见，慎言庄容，端肃安详。对于一般朝臣，更是格外谦和，恭而有礼。宫廷内外，莫不同声称德。到了辞行还镇的那天，广入宫别母，见了独孤皇后，依依膝下，亲密非常，谈了多时，已是天色垂暮，将要出宫。独孤皇后只见他欲行又止，欲言不言，另有一番神情，好生诧异，便问他原因。广更是神色惨淡，似有难言的苦衷。独孤皇后便屏退了左右宫女，复低询何故。广始伏地泣诉道：“臣儿生性愚蠢，向来不知忌讳，一自出镇广陵，时常怀念双亲，所以未及二旬，递即上表请朝。原思一见父皇与母后，藉聆慈训，哪知触忌了长兄。”独孤皇后闻广提及太子勇，便道：“他敢怎么样？”广惶恐道：“他竟疑忌臣儿，谓儿覬覦名器，意欲加害，臣儿因此惶恐。念臣儿远列外藩，东宫日侍左右，脱讪惑见加，皇父容或难

辩。一旦赐臣尺帛或给杯鸩，臣儿实不知身死何所。恐从此一别，便不能再见慈颜了。”晋王言毕，涕泪纵横，呜咽不止。

独孤皇后好生怜惜，便愤然道：“睨地伐太子杨勇小名却也荒荡。我替他娶的元氏女，向来身体健全，竟会一旦暴亡，他却毫不悲伤，反与妖姬云氏等淫乐。我也疑惑元氏被他所害，只是暂时容忍，未向穷治。现在他却越发狂妄！竟欲加害于你，我尚在世，他已是如此，往后真不堪设想了。”独孤皇后说到这里，也已泫然泣下。广便佯作劝慰道：“臣儿自是不肖，未能感化长兄，反使母后因此伤感，岂不是增臣儿罪戾！”独孤皇后沉吟了半晌，始恨恨谓晋王道：“汝尽管放心，还镇扬州，我自当有处置，决不使我儿惨死。”晋王闻言，心头暗喜。惟依旧作了惨容，拜别而去。从此独孤皇后废嫡的心肠更是坚决。

不道此时的隋主，却做了一件风流事儿，险致多年的伉俪夫妻闹至决裂。正是：闲花野草休沾染，莫忘当年枕上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风送梅香路入天台月移花影梦绕巫山

初春的景色，自有一种感人的能力。绿芊芊的芳草，春风吹又生了。碧丝丝的垂杨，露出春来消息了。大地上布满了生气，蓬蓬勃勃，都表示愉快的形色。从生境遇，原是随了环境改移，在安乐环境中的隋主杨坚，自从仁寿宫筑成之后，他也渐渐的改移了素性，系情酒色，役志纷华了。其实隋主本不是生性不二色的圣人。在隋基未曾固定的当子，筹划纡思、经营艰难的环境中，自然不能陶情作乐。到了如今，总算在太平的环境中了，他未免蠢然思动，慕色心生。只是奇妒的独孤皇后，将他当作了禁脔，从不容别个的她，分一杯羹去。因此的缘故，隋宫里面，虽是采女如云，各是芳菲，隋主只能空望着咽唾，终不能够让他开怀一下。那是人生何等难堪的事情！只是机会来时，也是推他不开的。

这天的独孤皇后只因受了些感冒，便小病卧床，在宫中调养。隋主得了一线的隙缝，他便悄悄的带了兩名内侍，踱入了仁寿宫。这所仁寿宫，原是隋主命杨素督造的。杨素却保举了他的私人宇文恺、封德彝，作了土木监。两个人儿，原是一双的小人。受了委托，便严刻的监督工人，可怜在一所崇台杰阁、美沼良园的仁寿宫下面，埋葬了数千个工人性命，都因身疲力尽而死。当时隋主也道造得太觉奢华，切责杨素，素惶恐非常。

封德彝便献计与素，遣人密启独孤皇后道：“历代帝皇，全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升平，物阜民康，建造一宫，哪能道费。圣上惑于人言，将加重谴，敢恳皇后，为臣转圜，臣实感激无量了。”独孤皇后素重杨素，当下便谓来

使道：“归覆汝主，尽可放心，哀家自能作主。”来使覆命杨素，素尚是惴惴不安。

果然独孤皇后游幸了仁寿宫，便召入杨素道：“汝实忠诚可嘉，知我夫老年老，余年应乐，乃盛饰华妆，建成此宫，俾我老夫妇娱悦，公真圣上的忠臣了！”隋主见皇后心欢，便也释然。

杨素叩头称谢。独孤后更替素申请，得了重赏。素因感德彝的设策，便乘间启奏道：“老臣无功可赏，监役动劳，当推封德彝为第一。”独孤后道：“德彝另有封赏，公毋须让赐。”素始谢赐而退。不多时日，即有诏擢德彝为内史舍人。这是仁寿宫建成后的事实，小子不得不表白清楚。

且说隋主坚，偷得余暇，到了仁寿宫中，眼见宜人春景，逗起了一团春意。便也无心赏什么异草奇花，清幽景色，只顾向一般才人世妇、婕妤宫娥队里看去。想寻出一个绝世的妙人，和她亲热亲热。哪知一般人中，虽是一个个锦装绣裹，珠围翠绕，可是要是拣一个艳而不俗，别具丰姿的美人，却一时觅她不到。不是桃花嫌红，便是李花觉淡。隋主好不纳闷，便信步的走去，行行重行行，觉得一阵阵的清香，随风送至。隋主便问相随的小内侍道：“你们可闻到香味怎得这般清爽！”小内侍道：“前面便是梅花别苑，今年春暖，谅是梅花开了，故随风散出了清香。”隋主点头道：“准定是了，我们便到那里去玩上一回。赏赏梅花倒也甚好。”

隋主一面说，一面走，已是走近了梅苑，清香越发的足了，不由得隋主的精神一振。哪知望到了梅花丛里，只见了一个宫娥装束的人儿，背面立着，俏身材不长不短，乌黑的云发披覆螭蛭，隐隐露出了雪白的皮肤。隋主不禁暗喝了一声采。这个宫女，背景生得这般俏丽，面容谅也不恶。正是思索的当子，那个宫女，已是盈盈的回过娇躯，和隋主打过照面，两人都吃了一惊。隋主的吃惊，是惊得魂灵儿飞上了九霄云。宫中原有妙人藏着，像这个宫女，生得亭亭如出水莲花，花输人艳；袅袅似当风杨柳，柳少腰柔；目胜秋水清澈，口若樱桃娇小。说不尽千般艳态，描不完万种风流。怎不叫隋主吃惊！那宫女的吃了一惊，却因蓦睹天颜，不免慌张。只见她莲步轻移，走出了梅花丛中，行到隋主面前，垂柳般拜倒，磕了一个头儿，才袅袅起立，垂着罗袖，站在一边。隋主早已神迷意荡，便含笑问道：“你在几时进宫，朕却未见你承应过一回？”那个宫女见问，便曼声答道：“贱婢入宫时，即蒙娘娘发在此地梅花苑，不准擅自出入，故未承应圣上。”隋主点头道：“原来如此。”

只是你为哪一家的女儿，却没入了朕宫？”那宫女便又跪下道：“贱婢为尉迟迥的孙女。”

原来尉迟迥为周廷的蜀国公，亦宇文氏的勋戚。杨坚欲篡周的当子，尉迟

迥方为相州总管。坚因他位望素重，或不赞同于彼，乃诏令尉迟迥回都，另委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迥知杨坚逆谋，便不肯应召，乃遣人加害孝宽。幸孝宽知机得早，竟得脱身逃回。坚即暗暗至致书与相州刺史晋昶，得机图迥；而迥亦察悉，即将晋昶杀死。迥便起兵讨坚，责其挟持幼主，逆迹昭彰。于是卫、黎、洛、贝、赵、冀、沧、瀛各州，俱与迥联络。杨坚闻知，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梁士彦、元谐、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杨素、李询七总管率关中士卒，往击尉迟迥，大败之，迥即自刎身亡。迥家之妇女，尽皆没入了禁中。那个宫女，便是尉迟迥的最幼孙女，叫做尉迟贞，年才二八。小子欲让阅者明白尉迟贞的来历，故便表出。

当下隋主闻听为尉迟迥的孙女，念她也是忠良后裔，便谕令起立道：“你可知道娘娘为什么不让你擅自出入？”尉迟贞道：“也许娘娘因贱婢年幼无知，若使承应圣上，恐愚鲁不灵，触怒了圣上，反为不美，故将贱婢拨在此地的。”

隋主此时，已是忘形。听了尉迟贞的话儿，不禁摇头笑道：“错了错了！娘娘哪有这般好意，原因你生得如花似玉，太也美丽了，深恐一旦令你承应朕躬，或致朕躬宠你。她为了预防起见，便不准你擅自出入了。今日娘娘不在，却有朕躬在此，便与你出出入入，也是不妨。”尉迟贞见隋主话儿挑动，已是红飞双颊，与斜挂的夕阳争红，好不媚美。

这时相随隋主的两个小内侍，见隋主野心勃勃，要是弄出了尴尬事情，给醋皇后知道了，他们两个人也要受处分，便暗使了一个眼色，一同谓隋主道：“天色垂晚，请圣上回宫进膳。”

隋主道：“朕躬尚须月下赏梅花，领略疏影横枝，暗香浮动的风光，你们可将酒菜送至苑内便了。”两个小内侍，明知隋主饰词，只得唯唯称是，自去安排酒菜。隋主便走近尉迟贞身前，携了她的柔荑，笑道：“若教错过了今日良辰，确是可惜，你尽放下了心事，随朕玩去。”隋主说着，便与她携手而行。

尉迟贞怯生生地随了隋主，不胜娇羞，益发动人怜惜。缓踏芳草，徐穿花径，两个人在梅苑周围闲游了一回。小内侍已是在梅苑里面安排好了酒席，便来相请。隋主即与尉迟贞入苑。

那个梅花别苑里面，一切阵式都是梅花式样，清幽绝俗，好一所住处。隋主笑对尉迟贞道：“此间原配你承值，冰肌玉骨，不愧为梅花苑主人。”尉迟贞忙道：“贱婢蒲柳之质，怎堪与梅花比妍？”隋主道：“你也不用过谦，依朕看来，梅花却不敢与你比妍，尚须逊你三分芳菲。”隋主坐下了席前，尉迟贞便侍立斟酒。隋主怎生忍得让她站立，便指了一只梅花式的小圆椅儿，命小

内侍搬将过来，放在宴前右角上，便对尉迟贞道：“你且坐下，陪朕躬饮酒。”尉迟贞不依道：“贱婢怎能就座，岂不失仪该死。”隋主笑道：“此间不是朝廷殿上，也不是宫中正室，你尽坐无妨，还顾什么仪节？并且你是承值此间的人，犹如主人一般。朕是来玩的人，原是个客，岂有主人不陪客的礼儿！”尉迟贞听了隋主的话儿，不禁低鬟一笑，依旧没有坐下。隋主即伸过手儿，扯住她的衣袖，使劲一拽，尉迟贞站立不稳，便跌入了隋主怀中。隋主笑道：“你依朕不依朕？”尉迟贞娇滴滴的道：“圣上有命，贱婢怎敢不依？”

隋主便放她起立，她才在小圆椅上坐下，陪了隋主饮酒。

隋主见两个小内侍，兀是像石狮子般对立着，有些碍眼。

隋主即面色一沉道：“此间不用你们侍候，快与朕出去！不闻朕的传唤，不准擅自入内。”两个小内侍，便蹙了出去。到了苑门外面，各各扮了一个鬼脸。一个便道：“我看今夕圣上定是不回宫的了，闹出事来，你我两个，吃不了兜着走。还不如悄悄的回去，在醋皇后前报告一声，包有赏赐到手。”一个听了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给那个醋后知道了。圣上原是不要紧，可害了梅花苑的尉迟贞姑娘，准是一百个惨死，你肯忍心？使这般美人儿惨死不成！横竖今天醋后卧病，圣上难得的一宵半夜，睡在外面，谅也不妨，我们又何必搬弄什么是非！”

那一个听说，便也息了通风的念儿。

不题两个小内侍守在门外，且说苑里的情形。这时月移梅影，风送暗香来。隋主破题儿第一遭，持酒对美人，兴趣格外的浓厚。那个尉迟贞，本是一个年幼识浅的小女子，见隋主有意宠她，便也殷勤献媚。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盅，不住的喝着。

尉迟贞原是量浅，早是玉颜半酡，醉眼惺忪，一副媚态，更是动人。隋主洒落欢肠，眼饱秀色，怎不要动情！便含笑对尉迟贞道：“你这般媚娇，花好及时的当子，谁肯忍你寂寞空苑、顾影凄凉！今夕朕躬有意慰你，结个成双，你可能依得？”尉迟贞听说，越发粉颊通红，低头语道：“贱婢怎敢点污圣上龙体？”隋主笑道：“朕躬却敢点污了你的清白。”又指了灯上的烛花道：“今夕真是良辰，你看烛上花儿，结成多大！”话声未毕，一阵风来，竟吹灭了结花的烛儿。尉迟贞欲点明，隋主道：“不必了！室中的光明尽够，不在一烛的明灭。时已不早，你便侍朕入寝如何？”尉迟贞只是含笑不语。隋主如天色胆，借酒发作，竟拥了她入帏。隋主已是忘了不二色的枕上盟词，尉迟贞也忘了醋后雌威。两个人便宽衣解带，你贪我爱的成就了好事，各遂所欲。这时候在门外的两个小内侍，却由一个悄悄潜入，在纱窗上挖了一个小洞，偷窥了一回，便出外对那个做了个手势。便也各自去安息了。正是：巫山已绕高唐

梦，不许黄莺枝上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半夜窥殿床空人去凌晨薄苑玉碎花残

话说隋主杨坚和尉迟贞同圆了好梦，一宵易过，又是晓日窗帘。尉迟贞先醒了香梦，见时刻已经不早，隋主兀是睡得沉酣。她恐隋主误了早朝，又怕独孤皇后知悉，她便将隋主推了几推。隋主从梦中惊醒，见尉迟贞发蓬松，远山添翠，小樱桃上的残脂，还是未尽。螭蛴微侧，酥胸半露，一角桃红的兜胸，映着雪白香肌，一副睡后的艳态，好不叫隋主心醉。尉迟贞见隋主目不转睛的向她瞧着，回想到夜来的云情雨意，不禁滃起了两朵红云，直侵鬓脚。便娇滴滴的道：“皇上请起身了，时刻已是不早，贱婢先去准备盥洗去。”尉迟贞话毕，即披衣坐起，结束下床，一切准备舒齐，隋主却恋着香衾，依旧还没起床。尉迟贞又催促了数次，隋主懒洋洋的道：“你怎的这般性急！不让朕躬多睡一刻。”尉迟贞掩唇微笑道：“深恐娘娘知道。”隋主听了，也觉没错。真让醋后起了疑心，倒是不妙。

接着忽听得门外呼道：“皇上起身了！早朝已是……”隋主知是两个小内侍，不待他的话毕，进了早膳，隋主才一步捱一步的出了梅花别苑。尉迟贞随后送出，直待到隋主的辇车影儿不见。她也没精打彩的捱回里面，自去收拾一切，哪知近在眉睫的祸事，已是隆临。

原来独孤皇后卧病后宫，她的醋心虽重，还防不到隋主在一夜的工夫，便忘了枕上的盟词，遽结新欢。因此倒也并未动疑。也是合当有事。独孤皇后有两个心腹的宫女：一个唤做轻云，一个唤菊儿，两个的面貌，生成一对丑相，生性甚狡恶。

平日专替独孤皇后侦察他人的隐私，得了消息，便即报告独孤皇后，因此甚得独孤皇后宠信。所以昨晚隋主不回寝殿燕息，独孤并没有起疑。轻云和菊儿，却待独孤安睡后，她们两个便悄悄的来到寝殿上面，轻问值殿的侍卫，皇上可安睡了没有。

值殿的侍卫，也知她们是独孤的心腹，便扮了个鬼脸道：“皇上不知被哪一个留住了。方才金贵和石璧两个小东西，鬼鬼祟祟的对我道：‘今天晚上，皇上是不回来了。’我问他们皇上在何处住宿，可恶的两个小东西却不肯直说，竟含糊着走了。”

轻云和菊儿听了，精神立刻一振，各自笑了。暗使个眼色，一同退出了寝殿。便在走廊下站着。轻云扬眉狞笑了一声道：“男人家的心，真是最靠不住了！我们娘娘，才生得一天病，退寝在后宫，皇上已是勾搭上了哪一个淫贱货。究竟在哪儿，我们姊妹俩，终须探问个一明二白，才好去报告娘娘。”菊

儿道：“那是极容易的一回事。若要水落石出，只须询问金贵、石璧两个小东西，不怕没有下落。”轻云道：“要是两个小东西不肯泄漏便怎样？”菊儿一撇嘴道：“你敢是昏了，他们有几个胆，敢在我们面前支吾！真敢道个不字，便扭他们到娘娘那里去才是了。只是两个小东西，此刻躲在什么地方？我们怎样的去询问？”轻云道：“这倒容易的，去问声内宫总监李公公，他们今天在哪儿承值，该何时落班，便知分晓。”菊儿点头道：“如此很好。我们径到李公公那里去好了。”

她们即兴冲冲的见了李公公，说明来意。李总监道：“金贵和石璧，在傍晚时分，随了圣上到仁寿宫玩去。直到此刻，还没有销差，不知道躲向哪里去了。”轻云和菊儿听说隋主上仁寿宫去的，便即告辞了李总监，抄过鵝鹊楼，从临芳殿转向仁寿宫，到了宫门跟首，问值门的内侍，可见过金贵、石璧没有。值门的道：“两个妹子，要找他们两个作甚？此刻他们，谅在梅花别苑门首，相对着打瞌睡。”轻云和菊儿，急匆匆地赶到梅花别苑门首，果见金贵和石璧相对着瞌睡。轻云便去推醒石璧，菊儿却去推醒金贵。他们两个人见了她们两个人，不禁着起慌来。没用的石璧，不待她们的询问，已急急地道：“两位姊姊，不干我的事，圣上和尉迟妹子宿在苑内，我早来要报告娘娘，却给金贵阻住了。”金贵见石璧全说了出来，忙抵赖道：“我原要报告给两位姊姊知道的，后来想了想，姊姊们的消息灵得很，也用不着我们献殷勤，终是瞒不了两位姊姊的，所以懒得走了。还望两位姊姊照顾了一些。娘娘面前，少说声儿，来生做双狗儿，替姊姊守门好了！”

轻云和菊儿，见他们两个这般没用，话又说得可怜。菊儿不禁笑了道：“也不用你推我、我推你的混话，只须从实的说给我们听。圣上和那个狐媚货儿，怎样会相见结合，便不干你们的事儿。娘娘面前，决不提起你们一个字可好。”金贵和石璧好不快活，争先的说给他们听了。轻云点头道：“本来你们两个，也脱不了干肩，多少要受一些处分。念你们平日对待我们，还是不错，娘娘面前，便替你们瞒过了，只是圣上面前，你们敢说我们一个歹字，和泄漏此刻的事儿，仔细想想你们的狗头！”金贵和石璧忙道：“怎敢怎敢，姊姊要是不信，我们两上，不妨罚上一句咒可好？”轻云、菊儿笑了一笑道：“我们去了，也不必罚什么牙痛咒，自己留神些就够。”她们话毕，回身就走。金贵的脖子一缩，石璧的舌子一拖，各自扮了个鬼脸。轻云和菊儿，一壁走出仁寿宫，一壁商议着报告的时间：还是立刻的报明了娘娘，还是待明天再说。后来硬决定了明天报告，她们也各自睡去。一宿无话。

到了天明，她们便起床盥洗，匆匆地一同趑进独孤后宫。

见娘娘尚未梦醒，即悄立侍候。直待到辰刻过后，独孤皇后方始在帐中咳

几声嗽，她们便上前请了圣安。独孤后见她们两个面上透着一副异样的神色，便知有事发生。随即招她们两个，走近床前。悄问什么事情，你们这般早，又是一同到此地侍候。

轻云道：“事却有件没重要的事，且待娘娘圣躬康泰了再禀。

”菊儿也道：“娘娘请安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保重圣躬要紧。”独孤皇后见她们说的话儿吞吞吐吐，不禁面色一沉道：“你们两个，难道还不知道我的性格！最恼藏头缩脚的事情，有话便爽快些说。”轻云和菊儿，原要引怒了娘娘，再将真情说出，独孤皇后才会大发雷霆，立刻的兴师问罪。如今见娘娘面色沉了下去，知是时候了，便一一的说了出来。独孤皇后顿时气得脸上转色、战兢兢地道了声好，奋身坐了起来。轻云菊儿佯做阻止道：“圣躬还未告痊，不要气苦了身子，待上几天，圣躬安康了，再去责问那个狐媚货儿！”独孤哪里忍得，咬牙道：“我与贱人，誓不两立！”轻云、菊儿即侍候了独孤皇后起身盥洗，宫女呈进早点，独孤怎会吃得下，便率领了八个宫女，连同轻云、菊儿两个，径进仁寿宫，到了梅花别苑。

这时离开隋主上朝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时辰。尉迟贞在苑内收捡了一切，尚未舒齐，蓦见十多个人撞进了里面，为首一个焦黄了脸儿，眉儿竖起，目儿圆睁，不是独孤皇后是谁！随后的宫女，一个个的脸上，布满了杀气。尉迟贞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花容失色，娇躯发抖，再也站立不住，忙地又双膝跪倒。独孤皇后冷笑道：“好一个美人儿，怪不得圣上心爱，你是圣上的爱人，怎的对我下起跪来？真是要折死我了！”尉迟贞抖索索的道：“贱婢该死，望娘娘开恩。昨夕圣上来此赏梅，多饮了酒，便醉倒在苑中，迫令贱婢侍寝。贱婢原知娘娘的禁令，不敢献媚邀宠，极力拒绝。圣上恃强相凌，贱婢只得勉强承夕。望娘娘垂念贱婢，不是存心希恩，格外的从轻发落。

”独孤皇后哼的一声道：“你倒还知道我的禁令，说得好听话儿，不敢献媚邀宠，存心希恩，我原须对于你这样花儿似的美人儿，格外的从轻发落。只是你既知道我的禁令，当然也知道犯了宫中禁令，应当要受何种处分。像你蛊惑君心，淫秽宫廷，是不是应该格外的从轻处置，我不能够顾惜了你的花容月貌，便乱了尊严的禁令。你终该明白，并不是我存心和你作对，不肯瞧在圣上心爱的分儿，将你饶恕。”尉迟贞听话儿不佳，再想求情时，独孤皇后已是厉声喝道：“你们还不与我动手！”十个宫女，同应一声是，十条软皮鞭，便如雨点般向尉迟贞抽下。轻云和菊儿的两条鞭子，更是拣要害的去处，用力打下。

。

可怜一个千娇万媚的尉迟贞，在地上乱滚了一阵，不到片刻时光，一缕香魂，已脱离了躯壳。

宫女们见她死定了，才停了鞭儿，报知独孤皇后。独孤兀是气愤愤，余怒未息，便问轻云、菊儿道：“你们可知道，昨夕圣上来此处，有谁人相随？”菊儿道：“是两个小内侍金贵和石璧，他们昨晚见圣上执意要宿在此处，他们便来娘娘那里报告。这时娘娘早已安睡，他们即告知了贱婢，贱婢们才得知道。”独孤点头道：“他们原来报告的，那是有功当赏。”即命传进金贵、石璧。两人怀着鬼胎，拜见了独孤皇后，独孤后便赏了他们两锭黄金。他们真是喜出望外，谢赏退出。到了梅苑门首，远远地只见隋主的辇车，飞也似地赶来，两人忙想走避已是不及，辇车已到眼前，只得跪下迎接。隋主一下车，便问娘娘可在里面，两人应了声在，隋主不由变色。原来隋主早朝退后，即至独孤皇后的宫中探病，闻说皇后不在，率了宫女多人，未知上哪儿去的。隋主即已起了疑心，赶忙来到仁寿宫，果然独孤皇后已是到了梅花别苑。隋主想尉迟贞受了委屈，忙向里面走进。瞥见独孤皇后怒颜高坐，地上却倒卧了尉迟贞，遍身血污，已是死去。隋主见了，不禁又痛又恨。只是平日慑于独孤皇后的狮威，此刻还是不敢发作。只是见了尉迟贞的惨死景象。回想到昨夕的蜜意柔情，心如刀割。不禁心下一横，返身便走。正是：倩女魂消空余恨，绝裾无妨断妒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惜花有意变色出宫门学曲无心调情传闺榻

话说隋主返身出走，室中的独孤皇后起初见隋主入室的当子，原想发出平日的狮威，将隋主发落几句。如今见隋主变色而走，不禁也着慌起来。急忙赶出室外，待唤回隋主。哪知隋主却误会了独孤的意思，当作独孤不肯与他干休，故而赶将出来。隋主恐被她扯住，缠扰不休，便脚下一紧，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梅花别苑。独孤皇后随在后面喊道：“圣上请回来，不要为了一个宫女，伤了多年夫妇的情分！”任凭独孤怎样喊叫，隋主一句也不进耳里，匆匆的只顾向前走出了仁寿宫。宫门外面，恰有一匹马儿，隋主气糊涂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忘了自身的重要，径踏上葵花镫，跨到马背上，鞭儿一挥，那马便放开了四蹄，径出东华门，落荒而去。把门的军士，见隋主单骑飞驰，并没有一个侍从护卫，好不惊慌诧异，便入宫询问。

不一会工夫，传进独孤耳中，急得几乎晕了过去。万想不到，这一番决裂得如此。

独孤皇后究竟是一个才学兼人的巾帼英雄。已知此事，除了越国公杨素和左仆射高颀两人，余人都不能够劝转隋主。急命内侍宣召杨、高两个人，即速来到仁寿宫，有话面谕。不多时，杨素、高颀俱应召入宫。进了梅花别苑，见过独孤皇后，闻悉此事，同吃了一惊。杨素却安慰独孤皇后道：“圣上与皇后

伉俪甚笃，决不至遽因些微小事，便会一去不归。皇后尽请放怀，待老臣与高仆射同去，接回圣上便了。”独孤皇后道：“事不宜迟，还望二卿速行。”杨素、高颀便出了仁寿宫，命人备了两骑良驹，跨马飞驰，赶出了东华门。向隋主落荒的一面追上前去。黄尘滚滚之中，两匹马一前一后，八蹄迅翻，宛像飞箭离弦。约摸赶了二三十里的路途，杨素在前面一骑上，已瞧见了隋主，在田陌上缓骑而行。即与高颀紧上了鞭，两骑像流星赶月的超越了隋主马头，便勒住丝缰，翻身下马。两人在左右分扣了隋主的马辔，同声叫道：“圣上哪里去？”说着便跪了下去。隋主见杨素和高颀，不禁长叹一声道：“二公请起，朕躬却不愿意回去的了”杨素道：“圣上因何感触，至忘了社稷，便尔轻骑远出？”高颀也道：“事当三思！不要为了一时的小忿，竟将至尊之位视为敝屣。”隋主垂头了半晌，始道：“朕贵为天子，幸一宫女，独孤氏乃不能相容，竟将尉迟贞处死。自古帝王，哪一个不是三宫九嫔，乐共晨夕？朕偏逢此醋妇，动辄掣肘，丝毫不得自由。朕愿今后做一个田舍翁，反是逍遥自在了。”高颀便正色道：“圣上错了，当思得国进身的艰难，守成治安的不易，怎能为了一个妇女，反将天下看轻？还请圣上垂察。早早回宫，免得人心惶惑。”隋主听了，沉吟不语。这时已是暮云四垂，倦鸟归林。城中的百官，备齐了车驾，纷纷来迎。杨素与高颀又连连苦谏，隋主方始勉强登辇。向都城回去不提。

且说独孤皇后，自杨、高二人走了以后，兀自坐立不宁，心烦意乱。独怕隋主认真，便不断的分派宫人内侍探听消息。

看看天色垂晚，隋主和杨素等一行，还是不见回来。独孤皇后候在阁门跟首，伸着脖子，等听好消息。好不容易到了酉刻时分，却有一个内侍，如飞的报了进来道：“娘娘请安心！圣上已是进了都城，将近回宫了。”独孤皇后方始宽心了一半。便问那个内侍道：“圣上如何肯回？”内侍便将杨素和高颀的谏词，一一说明。独孤皇后问听高颀的“为了一个妇女”的话儿，心中好生不悦，深怪高颀不该小视了她，便记下了仇恨不提。

且说隋主驰入了宫阙，已近戌刻，尚是余愤未息，不肯入宫。高、杨两人，又苦苦劝谏了一番，隋主才肯进宫。行到了阁门跟首，独孤皇后见隋主来了，忙下拜道：“贱妾因一时的愚忿，倒触怒了圣上，自知罪该万死。深愿圣上垂察，贱妾及笄来归，数十年夫妇，从未与圣上相违。今因宫人得罪了圣上，还望宽恕。”隋主到了此时，也已无可如何。便道：“朕非得新忘旧。卿何得残忍至此，遽将尉迟贞赐死。须知昨夕的事，实为朕去迫她，不是她来勾朕。卿怎能罪及无辜？如今事已至此，说也无益，不必多说了！”独孤皇后含泪拜谢，依旧并辇入宫。高、杨二人，也一同随进，由隋主赐宴。独孤皇后与隋主，也同席饮酒。只是隋主酒过数巡，不免勾动了昨宵风光，何等旖旎！和尉

迟贞春生锦帙，哪知缘才一夕，遽致阴阳永隔，叫他怎不伤心！便悒悒的不乐，不住地长吁短叹。独孤皇后也明知隋主勾动了愁肠，又不便出言相劝，即暗向杨素示意。杨素与隋主的宴席，本是相隔不远。隋主的一副神情，早已瞧入了目中。便独孤不向他示意，他也要劝慰隋主了。到了此刻，便离席而起，径至隋主席前，敬酒一尊道：“圣上与皇后，十年的伉俪如一日，今天不幸为了尉迟贞，小见裂痕，只是皇后悔罪，圣上回心，也可算得是重圆破镜，从此百年偕老，更见光明。老臣敢不各敬一尊，以代庆贺！”隋主即展颜一笑，喝尽了酒儿，独孤皇后也欣然的饮了一尊。待至将近子夜，隋主方命撤宴。高、杨二人，拜谢各回。隋主与独孤皇后，返入寝殿，一同安睡。一宵容易，不必细表。至此独孤的妒意，减去了几分，有时任凭隋主与宫人沾染，只作不知，但也不容过分。

原恐隋主年非少壮，不能纵欲太过，反伤身体。那也无可厚非的。这且不题。

且说太子杨勇，趁了这个当子，却是大作其乐。这晚在东宫开了宴席，召集官僚狂饮。太子勇既喜纵情声色，自有几个媚臣趋奉。第一个便是云照训的父亲定馨，不时将无裨实用的奇物献进。一个是典膳监元淹，一个是前礼部侍郎萧子宝，一个是太子家令邹文腾，一个是左卫率夏侯福，一个是左庶子唐令则，都是导为淫佚、专务取媚的宵小。但是官僚里面，也有两个正人：一是个太子洗马李纲，一个是右庶子刘行本，独能屡进忠言，指斥一班媚臣。只是忠言逆耳，太子勇怎肯纳谏。

依旧的和一般宵小混在一起。其中尤以左庶子唐令则，最得太子勇的欢心。原来令则擅长音乐，善奏靡靡的淫声，荡人心魄。

令则系歌伎刘凤凤的私生子，自小耳濡目染，酷如其母，工曲善媚，博人取怜。后来刘凤凤嫁给了唐奎元，便将令则带了过去，顶姓了唐氏。奎元本无儿子。前妻陈氏，只生一女。见令则生得倒还不俗，性儿又甚狡黠，便也十分宠爱。哪知令则到了十八岁的那年，便勾引了奎元前妻所生的女儿金凤，陈仓暗渡，竟结下了珠胎。待被奎元察破，金凤便自缢身死。令则却畏罪潜逃，在外面流荡了数年，教人学习乐器，作为度日的生涯。后来认识了萧子宝，夤缘得入东宫做了左庶子。这晚又在席上，手弹琵琶，媚声歌唱淫词。太子洗马李纲听得不耐烦了，便离座进谏道：“令则自为调护，理当以正道辅殿下。今反于广座之间，公然地度曲取媚，若被圣上知道了，令则罪儿，固在不赦，只是殿下，也难免被累。还望殿下早日斥逐了令则，留心正事才好。”太子勇听了李纲的煞风景的话儿，好生??悦，即道：“良辰不再，行乐最宜及时。君不得多言相扰。”李纲见话不投机，便即出了东宫，仰天叹道：“太子不久了

！”令则待李纲走后，他又轻拢慢捻，曼声歌《妩媚娘》一曲，太子听了大悦。

忽闻屏后弓鞋细碎，软语轻盈。太子便叱问何人，只见屏后转出了一个美人，便是他的宠姬云昭训。太子不禁堆起了满面笑容，招她并肩坐下，问她何事躲在屏后。云氏看了一眼令则道：“动人的琵琶声，勾动了窃听的念儿。还望殿下恕罪。

”太子勇笑道：“贱妾不慧，深恐唐先生不允收列门墙。”令则忙道：“岂敢！令则哪有做娘娘的先生福分？”太子勇也笑道：“你们都不必谦逊了，便趁今宵拜了先生！”云氏闻听，果真盈盈起立，到了令则面前，要想一拜。令则哪里肯任她跪下，忙的双手相扶道：“怎生当得，快不要如此！”夹忙里一只手儿，却在去氏的胸前，趁势一触，云氏却低鬟一笑，并不动怒，令则暗暗欣喜。从此便作了云氏的先生。每日教她手法，学习琵琶。其实云儿原不要学习什么琵琶，醉翁之意，并不在酒上。只因令则生得唇红齿白，一表人才，便动了爱慕的念头。

借了学习琵琶的幌子，好和令则亲近。偏是令则又是一个无赖小人，云氏不去勾动他，还要怀上三分歹念。如今云儿不时的眉目传情，言语挑动，他哪有拒绝的理儿。那一天晚上，太子勇已是中酒睡熟。云氏却还留住了令则，说要细细的学习一回。

不准宫女们侍候在房中，恐要扰乱分心。两个宫女便退出了房中，站在门外。起先却听得房中弦索叮咚，响声一阵，入后却只闻云氏的吃吃笑声。最后连笑声都没有了，另有一种声息传出，两个宫女听了不禁面红耳热。要想离开，偏是脚儿像钉住了一般，再也移不动半步。容易过了半个时辰，里面的琵琶，却又叮叮咚咚的弹了一回。才见云氏送令则出外。令则的左右手，分向站立在房外两个宫女的袖中一塞，便翩然而去。两个宫女却相视一笑，随了云氏进房。却见罗帏半垂，锦被凌乱，便收拾了清楚，让云氏安睡。

从这一夜起，云氏和令则便格外的亲热。晚上的学琵琶，也格外的学得忙了。两个宫女，都是肚里明白，口里再也不愿泄出一个字儿。太子勇兀是沉迷酒色，从不过问云氏学习得怎样了。这时那个皇后独孤氏，早将隋主事得心满意足，言听计从。她便故态复萌，又欲阴伺太子的过失，预为废主的阴谋。

便是出镇扬州的晋王广，也在暗地进行推翻太子的计划。太子兀是醉生梦死，丝毫不加防备。正是：东宫弦索叮咚日，骨肉阴谋暗算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祸从口出高颀被谗利令智昏杨约陈词

话说晋王杨广，自上次表请入觐过后，已知独孤皇后深恶太子杨勇，垂爱

了他，便甚觉放心。还镇扬州以后，都城的腹心，暗布不少，消息甚是灵通。东宫的得失动静，更是分外的清楚。原来东宫宫僚里面，有个叫做姬威的，本是太子勇的幸臣，只是他又受了晋王广的重贿，便不惜将东宫的私事，全盘托出。因此东宫的一举一动，晋王广全都知道。

这日又得了姬威的密函，详述东宫近日的纵酒失德。晋王广雄心勃勃，暗想不趁此时机，力谋进行，夺取东宫一席，更待何时。当下便与司马张衡商议，张衡道：“若要废立东宫，先须除去了一个人儿，方得进行无碍。”晋王广急道：“此人是谁，司马快些说来。”张衡道：“便是左仆射高颍。他与东宫甚是交好，又是儿女亲家太子勇之女为高颍长子表仁之妇，屡在圣上面前，替太子遮掩过失。圣上又是最信高颍的话儿，若不将他除去，东宫尚难动摇。”晋王广恨恨的道：“高颍那厮，一味和我作对。司马有何妙计，先把那厮除掉？”

张衡道：“此刻却有一个机会，只须殿下暗修密函，奉与皇后，只说高颍回护东宫，竟欲阴谋害死殿下，嘱皇后设法解救。皇后最爱殿下，一定允从。”晋王广沉吟了半晌，摇头道：“此计不妥。皇后素知高颍，未必即肯深信，还是另想别法为妙。”张衡笑道：“殿下不须过虑，皇后正在深恨高颍，哪有不听的理儿。”晋王诧异道：“高颍怎会触怒了皇后，司马从何得知？”张衡道：“殿下原未知道。昨日臣得都中宫内李总监的来书，述及皇后，为了高颍目皇后为一妇女，甚为痛恨云云。

殿下趁此机会最是相宜了。”晋王闻言，好生快活，便道：“高颍那厮，真是死在头上了。”当下即书了一封密函，遣使送至宫中，暗呈独孤皇后。

独孤见是爱子的密函，急忙拆开阅毕，便对来使道：“回复晋王，叫他放心供职，有我在世，决不使他难堪。”来使衔命而返，独孤却暗谋中伤高颍的策儿。恰巧有天高颍的姬人生了一个儿子，隋主很是替他欢喜，独孤却是不悦。隋主便问何故，独孤皇后愀然道：“高颍正人，却曾说谎欺主。”隋主更是诧异道：“爱卿此言，从何而来？”独孤皇后道：“难道圣上忘怀了，数月以前，高颍的妻子，因病身亡。当时臣妾尝进言圣上，因高仆射年将老了，蓦地失去了妻子，似觉难堪，故劝圣上代为续娶。圣上即召仆射进宫，与他说明，他却道年已老了，退朝后只是诵经独宿，不愿再纳继室的了。当时妾与圣上，还赞许称贤。怎的自称诵经独宿的高仆射，如今又报姬人生子。明明先时的不愿续娶，颍实心爱宠姬，便不惜面欺圣上，岂不是吗？今诈情已见，圣上还须留意。往后的话儿，不可深信的了。”隋主听说，恍然地道：“不是爱卿提及，朕倒忘怀了。如此说来，朕倒又想起一件事来。宜阳公王世积生前，不是和他很是交好，后来王世积谋叛，人言他与世积实有通叛情事。朕躬却未深信

，并未将他加罪，只将世积杀死，如今却是可疑了。他与太子，似觉也有通同的嫌疑。朕屡次向他询问废立的事儿，他终是回护太子，争着不宜，谅他定有私意存在。”独孤听了，正中心怀，便道：“圣上明见万里，太子纵情声色，全不像储君的体统，臣妾正因此故，日夜的焦急，常思与其贻误了将来的大事，还是早日废去的好。”隋主点头道：“朕躬自有主意。”

到了明日早朝，隋主便命有司，复险王世积旧案。有司已知上意所在，谓高颀确有通叛嫌疑，遂罢去高颀左仆射的职分，以公爵就第。这消息传到了扬州晋王广那里，虽是欣喜，还觉不十分痛快。复由张衡设计，阴贿颀吏袁谅，上诉诬称植子表仁，劝慰其父，尝有“昔司马仲达，托疾不朝，卒有天下，父今遇此，安知不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的话儿。隋主得书大怒，即拘颀至内史省讯问，便以莫须有的罪名，革去颀的爵位，废为庶民。

晋王广闻知高颀免官，又少了一个对头，谋夺东宫的心肠，更是热烈。又与张衡商议道：“司马前言欲废东宫，先须除去高颀，如今高颀免官，司马要再思推翻太子的妙计了。”张衡道：“臣下才智有限，当荐一人与殿下商议废立的妙计，此人即是安州总管宇文述，足智多谋，通权达变。殿下何不将他奏调过来，与他秘密商议？”晋王即奏上一表，调宇文述为寿州刺史。隋主怎知用意，便即批准。宇文述受调南来，顺道经过广陵，便进谒晋王广。广即设了盛宴，殷勤款待，酒至席半，晋王广屏去了左右，径离座向宇文述跪下，述慌忙还礼，扶广起立道：“殿下屈尊施礼，定有见教，述虽不才，愿供驱策。”广佯作凄然道：“长兄勇，正位东宫，夙图加害，尚因父皇母后，见怜愚蠢，格外垂怜。只是父皇春秋已高，一旦不测，东宫继登大宝，我即死无葬身之地了。敢求先生代筹妙计。”

述道：“殿下不须忧急，皇太子久失了圣上欢心，日来废立的风闻，传遍都下。殿下令德久闻，人臣共誉。将来的入承正统，除了殿下，还有何人？”晋王广道：“虽有废立的传闻，却无事实发现，还恐日久生变。”述道：“殿下所见，却也不错，废立大事，实不易言。从今之计，必须要一个亲信大臣，从中怂恿，方可成功大事。朝中诸臣之中，目下最得圣上亲信的，要推杨素为第一了。殿下与素可有交谊？”晋王广皱眉道：“向不往还，恐他未肯允相助。”述道：“事倒不难，述与大理寺少卿杨约相善，约为杨素的亲弟，杨仆射事必与谋，深信其言。愿入朝京师，乘间语约，替殿下效力好了。”广大喜过望，当下取出不少的金宝，令述携带入关，以便使用。

原来杨约生性甚贪，只须歛他厚利，不怕他跳出了圈套。

所以宇文述一到长安，便去访约，老友重逢，当然格外的欢喜。

述先将珍玩送了几件给杨约，约好不快活，当下弄筵接风，放怀畅饮，尽

兴始散。到了明日，杨约却去复拜宇文述，述便设了盛筵，款待杨约。约见席面上所用的陈设，尽是奇巧异常。

即如一杯一箸，亦皆雕刻玲珑。小子早已说过的了，杨约原是个贪夫，见了这些珍奇的物品，不禁馋涎欲滴，且饮且赏，不忍释手。宇文述即道：“述愿与公掷卢博彩，即将这些东西，作为赌彩可好？”杨约连声说好，便与述共博。述佯作不胜，一些古玩，全输给了杨约。约虽是心中暗喜，只因赢得太多了。

面上不好意思全取，想要推让，却又不舍，不知不觉之间，便流露了为难的神色。

宇文述何等机巧，早已窥破了杨约的心事，知是进言的时候了。即附在杨约的耳上，语了半晌。杨约大喜道：“敢不从命。”遂更盞重酌。杨约酒落欢肠，不觉酩酊。宇文述又命作乐佐酒，笙簧并奏声中，却有一对柔若无骨，轻若飞燕的美人翩跹舞出。杨约惺忪了睡眼，望着两个美人作舞。只见有时如穿花蛱蝶，有时若戏水鸳鸯，舞袖轻翻，飘飘欲仙。杨约不禁看出了神儿，宇文述举杯邀他饮酒，他兀是不觉，宇文述笑道：“公亦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杨约闻言，方知自己出了神儿，不禁面红，匆促间又将酒杯倾倒，窘态毕露。宇文述唤道：“阿云、芸儿，你们不必再舞了，快与杨公把盞。”两个美人，便停了舞势，径至席前，替杨约整了杯箸斟酒献上。述指了一个身稍颀长的道：“她是阿芸，”指了眉间生有一痣的道：“此是芸儿，公且评上一评，哪个较佳。”杨约乘醉言道：“莺肥燕瘦，花好月圆，各有一番佳妙，难分高下了。”宇文述含笑道：“即以二人赠公可好？”杨约免不得推辞一番，方始谢受。又饮了一回，杨约已是玉山倾倒，便由阿云、芸儿扶入里面安息。待到杨约酒醒，已是过了未刻。杨约急忙起身，便欲告辞。宇文述尚欲留他饮酒，杨约笑道：“今日受赐已多，改日再来相扰。”宇文述即不坚留，但道：“所托的事情，还望我公极力。”杨约点头道：“公请放怀，必有相报。”宇文述相送杨约出外，即将一切珍玩，连同阿云、芸儿，遣人送至杨约府第，杨约也不再客气，一一收下。

到了翌日，便去见杨素，却佯作愁眉不展的形状。素睹约面色有异，便问所以，约道：“弟与兄长，同执朝政，已有多多年，朝臣给我们所屈辱的，不在少数，只缘圣上恩眷，不敢攻讦，尚不足虑。东宫辄因纵欲被阻，时刻切齿于兄，一旦继承大宝，至亲有云定馨，宫僚有唐令则，政见未必与兄相合，我们兄弟，便有朝不保暮的危险了。为此原因，深自纳闷不乐。”杨素也不禁失色道：“如此奈何？”杨约假意沉吟了一回道：“趁早从事，事或有济。”杨素忙问如何，约道：“今皇太子，失爱慈圣，闻有废黜之意，谅来兄也窥悉。

”杨素拈须点头道：“正以太子将废，或恐发生不测，不利你我。”约道：“为今之计，不如我兄弟伺得机会，请立晋王。晋王受宠甚深，必得济事，因时立功，晋王定必感念不忘，就得避危趋安，富贵即可永保了。”素大喜道：“弟言大佳，我却想不到此，赖汝有此计策，我便进行好了。”约又道：“现在皇后所言，圣上无有不纳。我兄最佳，早候机会，得便进言，若至日久生变，祸且不测，不要说是富贵了。”杨素道：“这是自然，我自理会得。皇后素信我言，此事还不十分艰难。”约见素已允，便告别了出外，即报知了宇文述，述也报告了晋王，这且不提。

且说杨素听了杨约的言语，便怀了鬼胎，一意的只想乘间进言，偏是无机可乘。一连数日，好不纳闷。杨约又日来催问，累得杨素坐臣不宁，饮食无味。也是合当有事，该是太子勇的晦星照临。这天隋主早朝退后，百官正在纷纷散退的当子，忽有一个内侍，高传隋主的谕言，召杨素入宫饮宴。素好不欣幸，今天却可了我的心事了。便随了内侍进宫。正是：准备莲花翻妙舌，杀人自古不须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有口铍金东宫废立无凭妖梦郿国伤儿

话说杨素奉召入宫，见了隋主和独孤皇后，侍宴宫中。酒过数巡，隋主和杨素相论国事，隋主道：“自晋已来，偏安江左，中原一片干净土，竟被众胡割据沾污，累得生灵涂炭，不暇安居乐业。三百余年来，四五朝帝皇，都不能统一南北，澄清天下。不想朕躬，却上托祖上余福，下得众材相助，竟扫清了寰宇，统一南北，未始不是一件快事。”杨素便道：“圣上以神武英材，统一中原，如今治至雍雍，万民乐业，竞颂圣主。

人生事业，至此真是极顶了。”隋主尽了杯酒，忽的微喟道：“朕躬至此，却已臻至极顶，只是后嗣如何，倒也未能预料。”杨素即乘机道“圣上洪福齐天，晋王贤良出众，得此后嗣，尚有何事不足。或因东宫未能膺寄重任，故令圣上不足吗？”

隋主被杨素道着了心事，更是怏怏不快起来。独孤皇后便也乘间发言，顾杨素道：“公不愧为识途的老马，能知晋王的贤良，东宫的失德。”杨素接着道：“老臣本不应在宴席上面，任意评太子的是非，实因近日东宫的荒昵淫酒色，益发使臣不安。”独孤皇后愤愤的道：“睨地伐太子勇小名宠爱姬人，猜忌骨肉，专狎群小，荒嬉无度，真不像个人君的样子，哪有阿摩晋王广小名仁孝贤良，倒是一个有作为的孩子。”

小子写到此处，却要将晋王广的小名，为什么要题阿摩两字，表白一番。原来广将生时，独孤皇后却梦见金龙一条，突然从自己身上飞出。初时甚小

，渐飞渐大，直飞到半空中，足有十来丈长短，张牙舞爪，盘旋空中，忽地一阵狂风陡起，将金龙吹到地上，跌断了龙尾，竟变成了牛样大小的一个老鼠，细看了不像鼠子。独孤不觉惊醒，霎时腹痛临盆，竟产下了广，却生得丰颐广额，一表不俗。独孤甚是欢喜，到了三朝，便册隋主题名，又将产前的异梦说了。隋主听了，仔细想了一回，似觉不大吉利，只是不便说出，乐得让独孤欢喜。却道卿梦金龙飞舞半空，当有摩云的志向，不妨小名叫做阿摩。此儿生得眉开额阔，可取名为广，这便是晋王广小名的由来。

闲言少语，书归正传。且说隋主见杨素与独孤皇后两个，异口同声的道太子失德，内外交谗，隋主便动了废立的念儿。

只是此时还不肯说出口来，心中却懊恼万分，连饮酒也没有兴致了。杨素便即谢宴告退，回到府第。没多时候，已有宫中内侍，奉了独孤皇后的密命，赐金给杨素，杨素也乐得拜受。从此杨素与独孤两个，内外伺察太子过失，得间即向隋主报告，隋主便决了废立的主意。宫廷内外，都知了废立的消息，传到东宫，太子勇方觉着慌。闻知新丰王富易，善于天文，能占吉凶，便遣人召至东宫，暗卜吉凶。富易道：“近日太白袭太阴，白虹贯乐宫门，均与太子不利，还须慎防。”太子勇听了，更觉着急万分，便和一般宫僚集议方法，却由邹文腾、唐令则、元淹等人，引入了巫覡，做出了种种厌禳术。这个消息，又被人探听了去，报告了独孤皇后，当晚隋主便也闻悉。即召杨素进宫，命他至东宫探看虚实。

阅者试想隋主命杨素探看虚实，还会以实报虚的吗？当下杨素到了东宫，闻悉太子勇并不在宫，却在后花园中。杨素好生诧异。原来太子勇又不知听了何人的捣鬼，在后园设有一个庶人村，盖造了几间茅舍，十分的卑小湫隘，勇却食宿在内，身上的穿得又是褴褛万分，晚间睡在草荐上面，用作厌禳的法术，真是无谓到了极点。

杨素到了后园，园门跟首却有人把守，不让杨素入园。杨素便取出名刺，叫把门的递到里面。太子勇见是杨素的名刺，慌忙更换好了衣冠，才命相请。哪知杨素进了园中，故意东看一回花草，西看一回亭台，只是捱延不去。太子勇等候了多时，不禁着恼起来，待到杨素徐行入见，勇原是胸无城府的人，见了杨素，便怒形于色道：“公姗姗来迟，究居何意？圣上虽欲将我废立，此时究竟尚未实行，你莫自恃功高，便不把我放在眼里。”杨素佯作失惊道：“老臣该死，进了园中，一因年迈，脚步迟了些；二因贪看了园中景色，因此有劳殿下久候。还念老朽可怜，恕罪一遭。”勇冷笑道：“说得倒好，你来此作甚？”杨素又假意微叹道：“圣上不知听信了谁的谗言，意欲废立东宫。老臣素知殿下，仁德无亏，好生不平，今日特来安慰殿下的。”太子勇听了

，认作杨素真心好意，不免言语之中，露出怨愤。杨素听在耳中，记明肚里，回到宫中，见了隋主，便一一说了出来，少不得添枝添叶，加上些油酱。隋主大怒，便在成德殿上，召集了百官诸亲，引勇列在殿庭，宣诏废勇，勇即免冠再拜道：“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说着泪如雨下，良久始去。隋主又下诏将唐令则、邹文腾、夏侯福、元淹、萧子宝、元旻、何竦七人，一并弃市。妻妾子孙，没入宫庭。过了数日，即立晋王广为太子，进杨素为左仆射，苏威为右仆射，又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大赦天下，又是一番气象。有事便长，无事即短，到了明年的八月中秋晚上，独孤皇后便一病去世，年未五十。隋主好不伤感，治办丧仪，一切不提。

且说隋主自从独孤歿后，便在后宫佳丽之中，挑选出两个美人，一个陈氏，便是陈叔宝的最小的妹子，前已表过。一个蔡氏，也是在陈宫没入的，生得娇小玲珑，一貌如花。隋主得了二人，作为晚景的娱乐。不久便封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容华夫人，同承雨露，各沾深恩。宣华夫人却是更得隋主的欢心。从此隋主日日欢宴，时时歌笑，比了独孤皇后在时，放浪了不少。只是隋主究竟是个开国的皇帝，并不贪欢忘了国家大事，百官章奏，俱须自己一一详览，常至深夜始毕。

这一夜正在灯下披览本章，不觉困倦，便隐几暂息，竟自睡去。内侍们却不敢惊动，只得屏息而待。哪知隋主已是入了梦境：立身在长安城上，四面闲眺，却发见城上三株大树，树顶上面，结果累累，好不繁盛。隋主暗地惊疑，怎的城墙上面，会有果树？正在疑惑之间，耳边忽听得水声响亮，向城下一看，只见波浪滚滚，不觉片刻工夫，已是高高城齐。隋主吃惊不小，正想奔走，蓦地水势已是涌了过来。隋主心下着慌，大叫一声，猛然惊醒，原是一场恶梦。不禁心头纳罕，凝神思索了一回，觉得梦中光景，不像是个吉兆。洪水淹没了都城，莫非有水灾发生，却也不见得。又思索了半晌，猛的想起一个念儿，不要此梦，应在人的姓名上面，或有姓名中带着水旁的人，将来为家国的祸水？

便细细的思索，朝中诸臣，可有水旁姓名的臣下。却想到朝中有个老臣郿国公李浑，原系陈朝的勋旧，陈亡降隋，仍袭郿国公原爵。一个“浑”字，军旁着水，封爵又为郿公，郿与城同，正合了大水淹城的梦。并且军为兵象，不要此人便是祸水。但是李浑年龄已是很老，又不掌什么兵权，干不出大事，除非应在他的子孙身上，也未可知。便命一内侍，急速出宫，调查郿国公李浑共有几个儿子，叫何名字，内侍奉命而去。不多时候，便来复命。李浑长子已死，只存一个幼子，小名叫做洪儿。隋主听了洪儿两字，越发的惊疑了。暗想梦中城上有树，树上结果，树即是木，果乃木的结子，木子两个字，相合即成一

个李字。今李浑幼子的小名，恰好又是洪水的洪字，更和梦象相合。此子将来，定与国家不利，须要趁早除去，以绝后患。

隋主即下了一道手敕，命四个内侍，赍了鸩酒，到郿国公府第，命李洪儿饮鸩。

内侍奉命前去，到了郿国公府第，已是子夜过后，李浑家人，俱已深入梦乡。内侍叫开了门，道是奉敕到此，家人哪敢怠慢，赶忙接入里面，一边报知主人。李浑哪知祸从天上来，只是黄昏半夜，中使突来，也是甚为惊疑，急即起身出外。内侍见了郿国公，便将隋主手敕，交与李浑。浑拆开看了，不禁面如土色，忙问内侍道：“圣上的敕谕上面，并未说邱因何赐死，敢问中使知道其中原因吗？”一个内侍正色道：“天意高深，下人怎敢窥测，只知奉命前来，赐死李洪儿，其他并不知情。此刻圣上正候小的们复命，事难久延。李洪儿何在，公爷速速交出，俾得遵命行事。”李浑迫于君命，不得不从。可怜洪儿从被中拽出来，便给四个内侍，灌下了鸩酒。待到洪儿一命呜呼，内侍回宫复命，隋主方始安心睡去。过了数日，隋主以梦杀人的消息，已是传遍了都中，人人都道隋主残忍，监察御史房彦廉的儿子玄龄，亦谓其父道：“今上本无功德，全凭诈术取天下，目前虽是承平，其败却是不久。”彦廉点头叹道：“汝言甚有见地，自太子勇中谗被废，晋王广正位东宫，勾通了杨素，如今又在阴害蜀王了。骨肉相残，君臣忌刻，享国怎能久远？”

阅者要知房彦廉所说的蜀王，便是隋主的第四个儿子杨秀。秀年未弱冠，即多须髯，容貌甚是壮伟，更兼胆力过人，目光如电，声若洪钟。只是生性率直，毫无城府，独孤皇后生前，隋主尝对她道：“四儿将来，朕看他不得善终，朕在尚可无虑，至兄弟当国时，必起叛心。”当时独孤皇后却未置一词。

入后隋主便命秀镇蜀，秀到了益州治所，宫室车服，都奢侈逾制，僭拟天子。后被隋主闻悉，尝下诏切责，秀终是置若罔闻，不肯稍改。及太子勇遭谗被废，晋王广立为东宫，秀本与广不睦，闻悉之后，意甚不平。广亦防秀有变，乃与杨素商计道：“蜀王素性骄横，不甘低首下人，圣上有命，他也时时相违，如今闻立位东宫，他必不服。圣上在世，他未必即敢生变，要是圣上归天以后，他必为我们的对头。我的意思还是先下手为强，趁早将他剪除，免得后日受累。公的意下，不知如何？”

杨素道：“殿下所见不错，我们还是早早设法为妙。”两人的意见既是相合，利害又是相关，起了伤人的念儿，便即从事进行。正是：祸福相关同利害，机谋暗使最难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虎口庆余生幸遇壮士蓬门惊绝艳欣尝清蔬

话说太子广与杨素商议，阴谋蜀王。蜀王秀却在益州治所，正大兴土木，建造一所应天宫。宫中的布置，说不尽的富丽奢华。秀与宠姬芮莲娘，每日在宫作乐。那个芮姬，原是益州人氏，得山川灵秀的气化，生得清姿异众，雅淡宜人。其父芮大年，本以打猎度日，两臂有千斤的蛮力，善使一柄纯钢点铁叉。

更有一种绝技，能一掌发三支毒箭，百发百中。所以他在山中打猎，所得最高。有天竟连毙三虎，震惊一州，便称他为芮三虎。

那一天，大年的打猎工作，已是告毕。见夕阳西落，山下的人家，已是炊烟四起。他肩了钢叉，叉上挂了不少的雉兔獐獾，兴匆匆地取道回家。一阵晚风过处，他的听觉，何等灵敏，在风声里面，听有见微微的呼救声。他四下一打量，却看不见什么，他便放下了钢叉，猱登在一棵大树上面，向四处察看。

看到西山湾角，却见一个大山虫，正在追赶一个骑马的人儿。

大年急忙翻身下树，将叉头上的东西，向树枝上一挂，两足一紧，洒开大步，连窜带跳，向西山湾角跑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迎面马上，伏着一个少年，全身打扮，恰像个官家公子，面上已是失色，冠斜发乱，情形十分狼狈，口中狂呼救命。大年便道：“公子休慌。”话声未绝，马儿才过，一只焦黄大虫，已是赶到面前。大年猛喝一声：“孽畜休要伤人！”宛如晴空起了个霹雳，声震山谷。那只大虫，也似吃了一惊，四脚略停，大年早已一个箭步，窜到大虫跟前，举起钢叉，猛的向大虫的面门上叉去。好大虫，头儿一侧，叉便落空，大虫便身子一伏，后爪在地上略点，一个虎势，扑向大年身侧，两个前爪，对准大年的肩头扑上，大年霍地身子（足坐），大虫爪子落空，身子便向前一（足坐），险些攒了一跤。忙将叉柄向上一支，大虫已向背后扑上。两只前爪，搭向大年肩头，只着半寸，大年来不及避让，只将头儿一侧，拎起钢叉，向后倒刺，说时迟，那时快，恰巧大虫张开了大口，两个前爪，搭到了大年的肩头，猛不防大年的钢叉，已到面前，刺个正着。大虫的一个眼珠，恰好给钢叉刺着。大年已是回转身躯，钢叉一紧，那大虫吃了痛苦，猛吼一声，狠命的向大年扑去。大年毫不慌张，钢叉一举，道声着，已是刺进了大虫的咽喉。叉来得利害，任凭大虫凶猛，也是吃受不下，倒地乱滚，直滚得尘土飞扬，鲜血四溅。

大年识得大虫性儿，尽让它在地乱滚，大年兀是躲在一旁。

此刻那个马上少年，在大年和大虫猛斗时，他已勒住了马缰，停骑观看。如今见大虫被大年刺伤在地，便高呼道：“壮士何不再送它几叉，结果了它的性命？”大年摇头含笑道：“不必了，少停它自会毙命，不用多费气力。”果然不到片刻工夫，那只大虫，已是滚尽了筋力，浑身血污的僵在地上。大年笑

对少年道：“如何？你须记下，凡是大虫，在受了重伤的当子，此时它的凶厉，最是勇猛，你若想去结果它的性命，它也会奋不顾身，和人拼命，势儿格外地凶猛，一不小心，便要着了它的道儿，反不如躲在一旁，任它翻滚，等到筋疲力尽，自会死去。”

大年说毕，少年已是翻身下马，向大年称谢道：“多蒙壮士相救，不知壮士姓甚名谁？”大年道：“小可便是芮大年。”少年吃惊道：“壮士即是芮大年，人称芮三虎的是不是？”

大年微笑道：“正是小可。”少年喜悦道：“怪不得有这般神力。”大年转问少年姓名，少年道：“我即是此州的蜀王杨秀。”大年听说，慌忙下拜道：“原来是大王，山民不识虎颜，还望见恕。”秀双手相扶道：“壮士不必多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大年爬了起来，便道大王怎会孤身入山，不带护卫，险些遭了虎口。秀道：“今天饭后无事，偶动了游猎的念儿，便率了十二名卫士，入山打猎，起初倒也很觉有味，不料有一只野兔子，窜过我的马前，我便张弓引矢，一箭射去，正中野兔后股，却带箭而逃。我便纵马追赶，始与卫士们相散。当时追了一回，兔儿逃得无影无踪，我却迷了路径，正在寻路当子，猛的腥风过处，半山里窜出了那个大虫，慌得我带马便逃，幸遇壮士相救。”大年看了秀马一眼道：“大王骑的那匹名驹。

假使换了一匹凡马，它见了大虫，早已尿粪直流，浑身瘫化的了，休想再好骑了逃走。”秀点头道：“壮士眼力不错，此马乃是关外所献，能日行千里的神骑。”这时大年见天色快要暗下来了，便对秀道：“山民茅舍，离此不远，大王不嫌荒芜，敢请去休息一回，进些酒食，待山民送大王回府不迟。”秀想这倒使得，本来身子很觉疲乏，腹中也觉饥饿，便点头道：“又要相扰了。”大年见秀允许，甚是欣悦，便拽了那个死大虫，和秀一同取道回家。又将先前挂在那棵大树上的东西取了，挂在叉头，大踏步出山。

不多时候，大年指了前面的几间屋子道：“那边便是山民居处。”秀抬头看时，见是一连三间屋子，望上去还不十分卑小。却见一间屋子门首，似有一个女子站着，待到走近上前，果是一个年轻的少女。虽是山家装束，朴素不华，只是天生风韵，不同凡艳，另有一种动人爱慕的能力。那个女子见秀走近，便转身退入了里边。大年却哈哈笑道：“莲儿不必怕羞，快同你母出来见贵客。”大年一壁说，一壁请秀走入屋中。秀借了灯光，细看屋中，都见四边壁上，俱是各种兽皮，高高悬起，屋角又倚着几柄枪刀。大年笑道：“山村荒舍，得大王的虎驾降临，真是蓬荜生辉了。”这时大年好不忙碌，一面说，一面揩抹坐椅，请秀坐下。两个眼珠，却射向了内室。见他的妻女，兀是还不出来，他便走进里面。不多一回，秀见他带了两个人儿走出，一个便是先前的少女

，一个却是三十多岁的妇女。他们一同走到秀的面前，向下拜倒，秀急道：“不必多礼，快快起来。”大年便指了妇女：“他是拙妻左氏。”指了少女道：“他是小女莲娘，一十六岁了，还是娇痴不解事。”大年说毕，他们母女两个，转身退下。大年又道：“快些，你们去办些酒菜。”秀却痴痴的望了莲娘走入里面，才道：“壮士不必多费，随便弄些好了。”大年笑道：“山野之间，哪有什么奇珍异味，给大王受用，还不是一些野味罢了。”秀听了便也一笑。

不多时候，莲娘和左氏搬出了一盘兔肉，一盘雉腿，一盘牛脯，一盘鸡子，热气腾腾的盛在桌上。又捧出了一瓦罐的酒儿，排了两付杯筷，大年便请秀上坐。秀只贪看莲娘的秀色，便道：“大娘和小姐，也请同来饮些。”大年忙道：“她们怎好陪坐，越发要亵渎大王了。”秀道：“壮士不必过谦，我的生性，最恨繁文缛节，将人束得不能自由。壮士乃是我的恩人，更谈不到什么亵渎，快请大娘和小姐，来此同饮。要再推辞，我反过意不去了。”大年原是个直爽的人，哪知秀的用意，当下便走进里面说了，要她们娘女两个，出来陪饮。左氏原是无妨，莲娘却娇痴着不肯出去。大年做好做歹，哄了良久，才算低头勉允，一同走出。大年便坐在左首，左氏在右面坐下，莲娘坐在下首，正与秀对面。秀好不开怀，本来腹中早已饥饿，加了艳色当前，更觉酒菜有味，狼吞虎咽，毫不客气。莲娘偷窥秀面，见他眉目倒甚清秀，只是颌下的绕颊浓髯，好不可厌。

又见他吃得十分有趣。小女儿娇痴，原是不识什么，便格的一笑。秀不觉面红过颊，心上却甚是欢喜。左氏即暗暗的使了个眼色，阻止莲娘，大年却用话儿岔开。

饮到中间，四盘菜肴，已是将完，左氏便道：“等妾前去煮菜，大王慢慢地请用。”秀道：“大娘不必了，我已吃得醉饱。”莲娘却也站起身道：“大王不必过谦，待妾烧一粗菜，待大王下酒。”秀见莲娘肯替他烧上菜来，再也不肯推辞，唯唯的应道：“有劳小姐。”莲娘便微微一笑，和左氏一同入内。

大年见女儿竟会待客，甚是喜悦，便对秀道：“小女平日待人，再也不肯多说话儿，今天见了大王，却肯如此，足见大王的和蔼感人。”秀听了大年的话儿，更是心花怒放，暗想那个小女子，志趣倒也高傲，她明明有意垂爱，我不能辜负了她的好心。

当下便打算了一回，始对大年道：“此番我的性命，全凭壮士相救，又蒙盛情款待，我意相请壮士，到我那里，屈就一个侍卫领军。虽说不是高官厚爵，强过山中辛苦。我也好和壮士，朝夕相见，不知壮士可能见允。”大年扑翻虎躯道：“大王恩赐，山民怎好推辞。”秀见他允从，即忙扶起道：“我非报

壮士大恩，略表寸心罢了。”

这时莲娘和左氏，已将煮就的菜肴，搬了出来，一盘生炒鸡腿，一盘笋蔬。大年见了，笑对秀道：“两味菜儿，俱是小女自命不凡的佳品，大王一试如何？”秀听说是莲娘亲煮的菜儿，忙举箸大爵，连声赞道：“鸡腿生嫩有味，笋蔬清香可口，我山珍海味食得多了，哪里及得上两菜的风味，我真口福不浅了。”秀且言且吃，筷如雨下，片刻之间，两盘菜儿，宛似风卷残云，不知去向。莲娘见秀吃得有味，连声赞美，不禁芳心暗喜，脉脉含情，便道：“大王不嫌粗粝，待妾再去煮来。”

慌得秀双手连摇道：“不消了，不消了，秀实不是客气，肚子里，已是装得结结实实。”秀一面说着，一面装着摩揉肚子。

莲娘见了，险些又要笑出来，好容易极力忍住。大年却将他做侍卫领军的事，说给她的母女听了。左氏和莲娘，便也下拜称谢，好生欢喜。左氏便道：“大王即是不用酒了，还请用些饭儿。”秀摇头道：“不能吃了。”莲娘道：“不妨进些薄粥。”

秀点头道：“这倒使得。”莲娘便去弄了些粥菜，盛上薄粥。

秀正待食时，猛听得马嘶人喊，卷来一片喧声，室中诸人，同吃了一惊。正是：山村风光原不恶，底事偏来惊客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施笼络殷勤折节逼悔婚咤叱凌人

话说蜀王秀正待食粥的时候，猛听得人声马嘶，一片喧闹。

左氏慌道：“莫非有人前来打劫？”大年哼的一声道：“谁敢太岁头上动土。”莲娘却道：“大王的马和父亲的死虎，都在门外，不要给人盗了去。”一语提醒了大年，霍地离座，倒拖钢叉，向外便走，秀也随后出去。到了门外，坐骑、死虎依旧存在。那时人声马驰的声儿，仍是不绝于耳，却不见踪迹在哪里。大年笑对秀道：“山村夜静，回声更是传得清楚。那一片人马的声音，正不知远在哪儿，不干我们的事，里面去了。”

秀正待回身进去的时候，蓦见东首起了一片火光，人马的声音，也自那边传出，似向这面过来，渐渐相近，火光分明。定睛看时，一片的灯笼火把。大年指着前面失声道：“那盏大擎灯上面，不是标着‘蜀王府’三字，定是他们来找大王了。”秀这时也已看清，前面第一匹马上的人，便是蜀王府长史马隆，接后的是司录章若水等一行人。秀便高声喊道：“卿等快来，我在这里。”那边的人，听见了秀的呼声，不禁齐声欢呼喊道：“殿下有了。”不多时蜀王府人员，都已到了大年门首。马隆、章若水见过了秀，马隆便道：“殿下怎会到了此地？寻得我们好苦。”秀即将遇虎的事说了一遍，众人方始明白。章

若水道：“山乡僻地，不是殿下所宜久留的地方，就请即速回府了，并免王妃担忧。”秀道即是卿等不至此间，我也要芮壮士伴回了。

秀对大年道：“如今我要回去，壮士还是今晚一同前去，还是明日再来？”大年道：“家事稍须料理，一准明日来府。”秀便在衣袋中，取出了两颗明珠，交与大年道：“两颗珠子，给了汝女收下。”大年急急称谢，又唤莲娘出外谢过，秀便跨上马背，由一行人拥护着回去。秀几次在马上回头，只见莲娘的俊目，也射在他的身上，直到马儿转变，秀竟若有所失，随众而归，不提。

且说大年也直待望不见了秀影，方始进内。一宿无话，到了明天，大年将家事嘱托了左氏，便一肩行李，欣然离家，取道王府。不到一个时辰，已是到了王府门前。大年歇下行李，向把门的卫士拱了拱手道：“敢烦速报大王，道芮大年请见。”

那个卫士听说，慌忙施礼道：“原来是芮将军，殿下一早便已咨照，将军到时，便请相见。”大年听说，心中好不欢喜，即欲将行李提了入内，早已抢过一名卫士道：“行李有小的代劳，将军请先行。”大年便随了把门的卫士，向内进去。到了蜀王秀的内居处，卫士便请大年稍待，他先进内禀报，不多时，那个卫士高揭垂帘，说了声请，大年便整一整衣冠，踏步入室。

早见蜀王秀满面的笑容，坐在虎皮交椅上，略抬身子道：“壮士此刻才来，我已相候好久。”大年抢上一步，倒身下拜道：“只因家事羁迟，还望大王恕罪。”秀扶大年起立道：“卿的行李何在？”大年道已由一个卫士军接去，不知安向哪里。秀便命人将大年的行李，安置宿卫军住所，遂又命设宴。不一回工夫，酒席安排就绪，秀便邀大年饮酒，大年慌道：“小人怎敢当得。”秀道：“卿不须谦逊，今日的小饮，略报昨夕的盛情。”大年方始谢坐。秀又召长史马隆，司录章若水，博士吴梦熊，司马金见珍，一同宴饮，尽欢而止。从此大年便在蜀王府里，充当侍卫领军，蜀王不时召饮，甚加宠爱，大年好不欣慰。

时光迅速，匆匆又是一月。大年告假暂归，一视妻女，秀也允许，大年便锦袍骏马，欣欣回去。比了来时一肩行李的光景，大不相同。他到了家中，左氏和莲娘见了，自然格外快活。

莲娘却道：“自从父亲去后，大王不时的遣人送回钱米绸绢。”

大年惊讶道：“我却并没知道，大王这般见爱，我必誓死相报。”过了数天，大年又别了妻女，回到王府，向秀道谢，秀却温语相加，又设酒同饮，至醉而散。大年感激万分。

一日，蜀王秀招了司录章若水入室密谈，约有一个时辰，若水才欣然出外

。这天晚上，若水便在他的寝室里面，设下盛宴，命人相请大年饮酒。大年好不疑惑，若水虽是会过几面，却并不是深交，怎的忽来相请饮酒。继而一想，也许他见我受宠甚深，便要借此联络，这也是一种常情，不足为奇，便欣然前往。若水殷勤款待，酒过三巡，若水笑道：“将军的神力，真是出众，殿下尝将将军打死虎时的情形对我详道，令我听了咋舌，将军真是天人了。”大年道：“只是一些蛮力罢了，何足称道。”

若水替大年斟满了酒儿道：“将军有几位公子？”大年不禁微叹道：“只有一个小女莲娘。”若水接口道：“莫非上次殿下临去的时候，出外拜谢的那一位女公子？”大年点头道：“便是此女。”若水啧啧称赞道：“端庄流利，兼而有之。将军虽无公子，也已足慰了。只须拣一个乘龙佳婿，将来半子之靠，岂不甚好。不知女公子受了茶没有？”大年道：“已在前年春上，也是一家猎户，叫做邢寿仪的，他的儿子平国，定了我的女儿。”若水听了，不由一惊，当下不露声色，又替大年斟满了酒道：“不是若水狂言，如女公子这般的温婉，足偶后妃也有余，如今却配与山村猎户，不免可惜了。若在昔时，将军固是门户相当，定了鸳盟，目下却觉不相称了。”大年听了，好不惭愧，低了头儿，默默无语。若水见大年听了他的话，并不发怒，只是羞愧的意思，便心下一宽，明知尚是可动，便又笑对大年道：“依我看来，将军不如趁早悔婚，不是我酒后大言，定为将军择一坦腹快婿。”大年见若水竟叫他悔婚，不觉面上现了愠色。若水何等机灵，即趋至大年跟前，附耳与语道：“将军莫怪若水唐突，殿下垂爱将军女公子，特遣若水说亲。”

今闻女公子早已受茶，若水替将军可惜，便不辞冒昧，相劝将军，退去了邢家的茶礼，和殿下结了朱陈。将军虽是不图富贵，女公子却所天得人，不致辱没了。”

大年听了若水的话，又是喜悦，又是愁闷。喜的是蜀王有意，愁的是悔婚可羞，便不禁露了踌躇的神色。若水见大年心动，又道：“将军再也不须迟疑，依若水看来，竟允了殿下好了，若怕邢家一面作难，不须将军费心，若水自能代劳，替将军理料清楚。只要将军说出，曾受邢家多少财礼，并允上一声，准将女公子下嫁殿下便了。”大年沉吟了一回，便向若水打了一拱道：“全仗章公大力，邢家那面，只受二十两白银，两张虎皮。”大年说毕，已是羞得两颊通红，若水却堆笑道贺。当下两人又饮了一回酒，大年便起立告辞。若水道：“且慢，还得问将军一声，那邢家的住处，却在哪儿，还望说明。”大年道：“在锦鸡山下面，一连五间瓦房，门前有一棵大板树的便是。”若水点头道：“锦鸡山离此不远，明天去一遭，事便完了。”大年道谢了一声，返归己处不提。

若水即去报知了蜀王秀，秀甚是欣喜，便赏了若水黄金百两，另取黄金三十两，交与若水，嘱他交给邢家，作为退婚的茶礼。若水谢赏退回。一宵易过，又是天明，若水进过了早膳，便率了二十名侍卫，怀下了三十两黄金，分骑十三匹马儿，一同取道锦鸡山。路原不多，片刻工夫，早已到了锦鸡山脚，沿山过去，便寻到了邢家门前。一棵大槐树，足有十抱粗细，若水等翻身下马，已惊动了邢家的人，出外观看。若水便上前相问：“此处可是邢寿仪家？”便有一个四十相近，猎户装束的人，抱拳道：“小人即是邢寿仪，敢问长官，何事见寻？”若水见寿仪紫膛色的脸儿，粗眉大目，身材倒也十分雄壮，即含笑道：“足下便是邢壮士，下官为蜀王府的人员，奉了蜀王的敕命，有话与壮士相谈。此间不是谈话的所在，还须借坐。”

寿仪怀了疑讶，请若水到了室中坐下，献过清茶，若水便道：“此来不因他事，壮士的令郎，是不是配那芮大年的女儿芮莲娘？”寿仪道正是。若水道：“壮士有所不知，如今芮大年做了蜀王府的侍卫领军，已将其女莲娘献与蜀王，做了妃嫔。蜀王念壮士非比大户人家，因此特命下官到此，带来黄金三十两，给与壮士，另替令郎配婚。”若水说到此处，便从怀里取出了黄金，陈在几上道：“即请壮士收了，将芮家的婚贴，给了下官，好让复命蜀王。”寿仪听了，只气得目定口呆，一句话都答不上来。

蓦地屋外一声怒吼，窜进了一个精壮少年，年约十八九岁，一身猎户装束，面色微黄，生得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阔嘴巨鼻，两耳前招，到了里面，将陈在几上的三十两黄金，一起掳在地下，瞋目对若水道：“没有这么容易。芮大年胆敢悔婚，献媚蜀王，晓得邢平国不是好惹的人，甘受这般欺侮。你若识得好歹的，赶快离了此地，再要多语，我便要对你不起了。”

若水听了他的话儿，已知便是寿仪的儿子平国，便冷笑道：“我不和你多言多语。”若水一边说，一边走到门外，袍袖一扬，门外十二个侍卫，一个个刀儿出鞘，冲进了室中。

平国说声来得好，便在屋角，提了一柄浑铁枪，准备厮杀。

究竟寿仪上了岁数，知道一动手，祸便闹得大了，赶忙喝住平国，一面对若水道：“长官休要动怒，一切都由小人作主，遵命便了。”若水见寿仪允许，即也呼住了侍卫，退立两旁。寿仪才对平国道：“不识轻重的畜生，你有几个头儿，敢和王爷反对，你不要活命，我却还要活上两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芮家女儿，便没有女子好娶不成，还不替我滚了出去。”

平国才气愤愤的走出。寿仪便进内取了芮家婚贴，交给若水，又从地上拾起三十两黄金，交还若水道：“这个仍请长官带回，小人不敢领此重赐，替小人拜谢蜀王。”若水道：“这是偿还壮士的茶礼，何必客气。”若水说着，便

和侍卫们走出。寿仪随后跟出，定要交还若水，若水哪里肯收。只见寿仪冷笑了两声，扑通一声响，三十两黄金，已扔进门前的山涧里面。若水只要婚帖到手，别的再也不管，径跨上马背而去。只听见平国在后骂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做了个王爷，便好强占人家的妻子不成？”正是：佳人已归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匕光箭影大闹蜀王府 肝摧肠断夜走陕西城

话说若水取得了邢家的婚帖，便回到蜀王府，将婚贴交与芮大年，又报知了蜀王秀。秀慰劳了若水一番，隔了一天，大年恐防莲娘母女在家，不要受了邢家父子暗算，便禀知了秀，回家接取莲娘和左氏。秀自然允许。大年回到家中，说明了??以，左氏当然欢喜，莲娘更是不必说。一个猎户，换了个王爷，有什么不足。便一同收拾应用的物件，整整忙了一天，才得就绪，当夜就一同进了蜀王府中。秀早已命人安排了房舍，给莲娘左氏居住。大年等搬入新屋，见布置得十分精致，喜得莲娘心花怒放。大年便道：“你们既然到了此地，也得大王面前叩谢一遭。”莲娘倒觉娇羞起来，兀是不肯，好容易给左氏说肯了，才低了头儿，随大年夫妇俩走入秀的室中盈盈下拜，怯生生的唤了声大王。秀多时不见莲娘，觉得格外的可爱，忙笑扶她起立，莲娘已是羞得粉颊通红，只是垂倒了头儿，不敢向秀看上一眼。秀也知她含羞，不忍教她难受，便道：“今天你们也乏了，早些去安息。”莲娘好似逢了大赦，急急告辞，回转了己室。左氏笑着道：“这番第二次相见，倒比第一番脸嫩了，往后你和大王会面的日子，正好要多，难道你终是羞羞答答不成？”大年听着，扑哧一笑，对左氏道：“你也不用多费心，她日后还怕做人不来？”莲娘见两老一吹一唱的打趣她，不禁噘起了小嘴生气。左氏见她恼了，便道：“认真呢，我们莲儿是乖灵的，将来大王的宠爱，是不消说了。我们两个的终身，是有靠了。还须讨讨她的喜欢，不要恼怒了她，可不是玩的。

”左氏一番话，说得莲娘也笑了出来。

当下无话。过了三天，蜀王秀便幸了莲娘，说不尽的旖旎风光，百般爱好。过了这一晚，蜀王府中大开宴会，召饮群僚，好不热闹。正在开怀畅饮的时候，忽的殿角上面，窜下一个人，浑身短装束，手中执了一把三寸多长的匕首，亮晶晶的耀人眼睛。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是一个箭步，径奔蜀王席前。侍卫们齐喊一声拿刺客，那刺客的匕首，直向蜀王咽喉刺去。秀要避让，却已不及。只见慌乱之中，血光冒处，突闻一声惨呼，便有人倒地。众人定睛看时，蜀王秀却痴坐在上面，面如土色。

再看那个刺客，已是倒地身死。众人好生诧异，怎的刺客反会死了！却见

芮大年奔过来道：“这个小畜生，真是胆大包天，敢来行刺殿下，给我赏了他三支毒箭，休想再会活命。”众人方始明白，都赞大年好本领。

原来大年见刺客来得突然，一时来不及相阻，幸亏他的职分，原是保卫蜀王的，所以他的暗器，也时刻在身，防备不测。

此刻见事急了，便手儿一扬，三箭齐出。这种毒箭，只要中了一下，已是致命有余，刺客却中了三箭，哪里还会活命。这时蜀王秀惊魂稍定，即道：“可有余党？”一话提醒了众人，忙分头查看，一时闹得十分紧张。大年见殿上人已不多，便轻轻的对蜀王秀道：“刺客便是那邢平国。”秀却没有仔细，便道：“邢平国是谁，他与我有什么仇恨？”大年道：“便是小女退婚的邢家儿子。”秀方始大悟：“原来是他，你且不要声张。”大年点头道：“我自理会得。”这时章若水也走近前来，看了平国的尸身，正待惊呼出来，大年暗使一个眼色，若水便止住。

且说众人忙乱的查看了一回，却没有同党，便进殿复命，秀即命将刺客尸身搬了出去，又对大年、若水两人道：“二公随我去。”三人便一同走入密室。若水却先自开言道：“那平国原是个胆泼，上回去退婚的那天，便险些闹出祸儿，想不到今晚还来送死。”秀却问大年：“邢家还有多少人口？”

大年屈指算道：“还有平国的父亲寿仪，母亲屈氏、姊姊英玉、幼弟平功、寿仪的兄弟寿民、弟媳袁氏、侄儿纪元、侄女翠儿，一共尚有八人。”秀正色道：“并不是我的心肠歹毒，原是他们自来缠扰。我要免去往后的麻烦。章公你可率领三十名侍卫，乘夜杀入邢家，将他们一家杀死，不准走漏一人。”大年听了，好生不忍，只是又不便劝阻。若水却沉吟了一回道：“依臣看来，此事还须秘密，我们前去，不能够明目张胆，须要悄悄乔扮了匪人，到那邢家行事。”秀道：“这却为何？”若水道：“万一给人瞧见，便要动疑。王府的侍卫，怎的将邢氏的全家杀死，他们犯了什么大罪？这个风声，传扬出去甚是不妙。”

秀不禁点头道：“公言有理，一准依公的办法进行。只是事不宜迟，须在今晚赶毕。”

若水即便出了密室，悄悄的召集了三十名侍卫，改扮舒齐，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花园的侧门出外，径到锦鸡山下，邢家跟首，一声呐喊，打破了门儿，杀进里面。可怜邢家的人，才从梦中惊醒，一个个做了刀头之鬼。若水检点被杀的尸身，只有七具，却少了一个，仔细思索，大年所说的邢家人口，计有四男四女，此刻却只有四男三女，少了一名女口。若水对众人道：“还好，只要男口不走漏就是，女口是不妨碍的。并且谁也不会知道，邢家一家谁人杀死。”当下一不做、二不休，若水索性命侍卫们四面点上一把火，顷刻之间，邢

家的五间瓦屋，一卷而空。七个人的尸身，便也化在火窟。若水回去复命，只说尽行杀死，将缺少一名女口的事儿，并不提及，蜀王秀甚是安心。哪知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绝大的风波，便起在缺少的女口身上。

原来，没有被杀的女口，即是寿仪的女儿英玉，今年十六岁，生性伶俐，胆力过人，也会几手拳脚。这天晚上，恰巧白天到了舅舅屈申家中。屈申的妻子吕氏，十分的宝爱英玉，便留住了她，要她玩上几天，才许回去，因此没有遭劫。到了明天的天色未明，屈家的人尚在梦中，突破大门上的一片打声惊醒。屈申披衣下床，出外开了门儿，只见人奔进，面色慌张，额上的汗珠直流。屈申定睛看时，原来也是一个熟识的人，叫做毕已清的便是，在蜀王府中当名侍卫。屈申见他神色有异，急问道：“毕大哥有甚急事，怎的这般光景？”已清却推上门儿，喘息道：“你的外甥女儿，可在府上？屈申道可是英玉，难道他家中发生了祸事不成？已清道：“一些也不错，他们都已完结了。”

已清说着，泪儿早已滚了出来。屈申听了，好不着慌，忙问所以，已清道：“昨天晚上，王府中大开宴会，哪知邢大哥的儿子平国，忽来行刺，却给那个悔婚的狗贼芮大年，用暗箭伤了他的性命。不知怎的，殿下便命章司录，率领了三十名侍卫，将邢大哥一家杀死，放火烧了房屋。当时我并不在场，过后有个戚义年，他是我的好友，也是三十个中的一个，便悄悄告知了我，他道还走漏了一个女口。我便问他，杀死的女口，还是年老年小，他道年老的有两个，年小的有一个。我又问他年小的一个，大约有多大年龄，他道小哩，只有七八岁光景。

我便知邢大哥的女儿，却保全了，只是不知她在哪里。晚上兀是睡不稳，想到天明，才想到了你，便急急赶来，问上一声，究竟在不在？”

已清说完，屈申已是泪流满颊，哽咽着道：“英玉还是昨天来的，毕大哥你且坐一下。”屈申便回到里面，英玉兀是睡在被中，还未醒来，屈申便推醒了她，她睁开眼儿，见他舅父泪流满面，急道舅父作什么，屈申道：“英玉，我替你说了，你也不必悲伤，事儿已到如此地步，也无法可想的了。”英玉知道不妙，忙道：“究竟什么事，舅父快些说了。”屈申的妻子吕氏，也着急在一旁。屈申明知也遮瞒不了，便硬了头皮道：“方才来打门的人，便是和你父亲结义的毕大哥。”英玉接口道：“可是已清叔父，他来作甚？”屈申点了点头，便一口气说了出来。英玉一声惨呼，顿时晕了过去。吕氏一壁揩抹鼻涕眼泪，一壁替英玉剋人中，摩胸口，闹了一阵，英玉才哇的一声，哭醒了过来，禁不住号啕大哭。好容易劝止了哭声，英玉便要回去，到火烧场里捡收尸骨。屈申忙道：“你哪里还能出面，不是枉送了性命。你一家尸骨，自有我和毕大哥料理，你不用担心。”屈申说着，重又走到了外面，和毕已清商议检收尸

骨的问题。两人便决定了夜间，悄悄的前去，最为妥当。这也不须细表。

隔了三天，屈申清晨起来，便不见了英玉踪迹，却在枕上发见了一封留下的书信。上面写的是要替一家惨死的人，立志报仇，橱中白银十锭，暂取作为使用等语。屈申好不着慌，对吕氏道：“这个孩子，太也冒昧了，像她一个年轻小女子，要达到报仇的目的，谈何容易。她哥哥平国，尚且死在他的手里，莫说是她了。此番出去，定是凶多吉少，我们也顾她不来了。”吕氏道：“只求皇天保佑，神佛有灵，让她平安无事最好。”屈申摇头道：“哪里能够？”

不题他们夫妻俩言论。且说英取了十锭白银，在晚上悄悄地脱离了屈家，原来她早已打定了主意。明知自己势单力薄，要在益州地面报仇，万万不能成功，白白送了性命。还是赶到长安，拼了一死，到皇帝驾前呼冤。虽不能扳倒蜀王，那贪图富贵的芮家父女，终须吃上一刀，也好泄了这口冤气。因此她离了舅父家中，便想取道至长安。只是从未出过远门，不知出门人的苦况，她又是一个年轻的女儿家，出来的时候，又在半夜过后，竟连东西南北也不认识了。英玉不禁着慌起来。也是事有凑巧，恰有一批来买药材的客商，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店，横竖一共有十四个人，他们索性不停脚地走一夜了。经过那处时，英玉正在进退两难，见这般人来，便不顾一切，上前问他们上哪儿去的。那般药材客商，吃了一惊，怎的山村半夜，出现了一个年轻少女。便有一个年纪稍老的陈客人答道：“回到陕西去的。”英玉听说，顿刻喜上眉梢。正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巧相逢冤家路狭恶手段亲兄谋深

话说英玉听说那般药材商人，竟是也到陕西去的，她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双膝跪倒，泪流满颊道：“难女邢英玉，也是要上陕西长安探亲去的。只是不知路径，敬求你们带了难女，一同去可好，所有应用的舟车盘费，难女自行拨付好了，决不连累诸位。”那般药材客人听说，面面相觑了一回，就中有一个人道：“我们都是男子，并没有家眷带行，要是带了你去，路上甚是不便，你还是另想别法的好。”众人也随声附和，独有陈客人却道：“你是哪里人，要到陕西长安探亲，你家中还有谁人，怎会让你一个年轻女子出门？”英玉道：“不瞒诸位说，难女原是此间人，父母已是双亡的了，寄居在舅父家里。只因不堪舅母的虐待，因此逃了出来，要到长安叔父那里栖身。万望诸位见怜，带了难女去可好？”陈客人便对众人道：“怪可怜的，让她跟我们去也不妨，横竖盘费，她自己有的，又不要我们破费。讲到男女一层，只要各人尊重就是。”

众人见陈客人肯了，便也无可无不可的应了下来。英玉好生欢喜，在地上叩了个头儿，道谢了一声，径随了一般药材客人，连夜赶路。

经过一番跋涉，便由陈客人送到了长安城里。陈客人一想，好人索性做到了底，便问英玉道：“你可知道你的叔父，住在哪一门的。”英玉方始将她的真话，说了出来。陈客人又惊又喜，十分的起敬，便道：“即是如此，只好客寓里安身了，再慢慢进行你的正事。”当下领了英玉，在南门大街上的一家平安客寓住下。

陈客人倒也是个古道热心肠的人，他见英玉这般年轻，有这们志气胆力，便不忍丢下了她自行回去，便也借了一个铺位，替她打听告御状的手续。英玉自是感谢不尽。她见陈客人年纪已是四十开外了，便拜他做了个义父，陈客人竟也欣然地允许了。越发打点了精神，替英玉想法。

这天陈客人在街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个人，招呼他道：“陈老板，你好哇，几时到长安来的，上哪儿去？”陈客人抬头看时，原来是从小相识的一个老友，他乡遇故知，格外欢喜，便道：“原来是你，好久不见了。”说着两人走进了一家酒店落座，那人问陈客人道：“老板生意好哇，这回销了多少货？”陈客人道：“不是来销货的。”那人诧异道：“不来销货，有甚事到此长安地面？”陈客人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那人听了，哈哈笑道：“再巧也没有。”陈客人见这般光景，有些费解，那人却移座上前，附耳和陈客人说了一回，陈客人的面上，早堆满了笑容，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他们两个，匆匆饮毕，会了酒钞，那人道，一准明天过来好了，陈客人拱了拱手道：“全凭大力。”那人已是头也不回的去。

陈客人兴匆匆回到平安客寓，见了英玉道：“如今好了，恭喜我儿，你的大仇，立刻便要伸雪了。”英玉忙问道：“何以见得？”陈客人道：“方才我在街上，遇见了一个多年不会面的老友，他姓马，单名一个琼字。现在皇帝驾前第一个最得宠信的越国公、左仆射杨相国杨素老大人那里，充当一名亲随，甚得杨素信任。他和我在洒肆里面饮酒，我将你的事情，说给他听了，他却哈哈笑道：‘再巧也没有’，我儿你可知道为了何故？原来现在的太子杨广，正和杨素商议，想个法儿，推倒了你的仇人蜀王杨秀。前天杨素和太子商议了多时，却没有商议出一个方法，我的朋友却听得甚是分明。如今听了你谈起的事情，恰是蜀王的不法行为，不是绝大的一个把柄。他约我明天早上，带你同到越国公府第，去见杨相国，你便好将你的冤情诉出，还怕蜀王不跌翻给你看，报了你的大仇？”英玉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想到了一家惨死，虽能报了大仇，已是人死不能复生，又不免伤心下泪。陈客人安慰了他一回，便一同吃了些晚膳，就想早些安睡，准备明天一早起身。

正在这个当子，陈客人忽见寓里的伙计，带了一个人走进，正是那个马琼，便叫英玉上前见过，叫了声叔父。马琼打量了英玉一眼，啧啧的道：“好一个孝女，有这般志气。”英玉接口道：“全凭叔父大力，替难女伸雪。”马琼对陈客人道：“我便为此事来的。我和你酒肆分别，回到府第，见过相爷，就将此事禀了上去。相爷即带了我同至东宫，见了太子，将此事说明。太子十分起敬邢小姐，当下和相国密议了一回。相爷回到府中，即打发我到此地，接取邢小姐到相府安身，相爷还须仔细的盘问一番邢小姐，好预备奏本。小姐只管放心前去便了。”

现在外面，有小轿相接，此地寓费，我已关照了帐房，向相府领取。陈老板你也住到那面去好了。”英玉和陈客人，各自欢喜，便收拾了一切，走到外面，英玉坐上小轿，陈客人和马琼，在后面跟随行走。

不到片刻工夫，已是到了越国公府第。门前歇了轿儿，英玉出轿，随了马琼，走进里面。马琼却叫陈客人在门房坐一下，才和英玉到了内堂。问知相国在东房等候，便到了那里。英玉见了杨素，急忙跪伏在地，杨素却含笑道：“你且起来。”英玉遵命立起，看那杨相国，生得好一副相貌，银盘般脸，两道霜毫，威棱起角，一双虎目，奕奕有神。天庭饱满，地角丰隆，颌下银髯飘拂，越显得精神旺健。这时杨素也端详邢英玉，只见她浑身缟素，微蹙春山，泪痕留颊，容颜憔悴。不禁暗暗点头，便道：“你的冤状，我已大略知道，只是还不十分详尽。”

你此刻可将一切经过，细细说来。”英玉便婉婉转转的说出。

说到一家惨死的时候，不禁声音哽咽，泪如雨下。英玉说毕，又拜倒地上道：“万望相国替难女伸冤，来生当犬马图报。”

杨素点头道：“你快起来，不要悲伤。我敬你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孝心，却也难能，你尽可安心，暂在此地安息数天，我替你奏本伸冤好了。”

当下杨素说毕，又将有关系的人名，重问了一遍，用笔录下，计有芮大年、芮莲娘、章若水、毕已清、戚义年五人，才命使女送英玉到内房安息。杨素便在灯下写了奏本，罗列了蜀王的罪状，准备一本参倒。因此这一道本章，足足费了杨素两个时辰，方始告毕。那时已过酉刻，杨素却不即安息，袖了本章，乘夜到了东宫，将奏本交与太子广过目，可有不妥的去处。

太子广看了一遍道：“依此甚佳，不必改动了。”杨素方始告辞回府，自去安息，一宿无话。

到了天明，杨素袖了奏本，到了殿庭，隋主上朝坐定，百官山呼朝见。杨素便呈上奏本。隋主见相国有本启奏，便先取阅，不禁勃然大怒，即问杨素道：“邢英玉现在何处？”杨素道暂由老臣收留家中。隋主便命内侍，到杨素府

中，传到了邢英玉，亲自问讯一番，便命退下。即下手敕，飞召蜀王秀还都。

另下一道敕令，遣了中使，将芮大年、芮莲娘、章若水、毕已清、戚义年五人，押解长安，听候讯问。

两道煌煌敕令下去，中使昼夜赶程，毫不停留，到了益州蜀王府，秀接了隋主手敕，好不惊慌。中使又向秀索取五人，带回复命。当下秀急召群僚相议，章若水第一个道：“圣上此次突然见召，定是中了谗言，殿下若遵召前去，深恐凶多吉少，还是不去为佳。”若水话声未毕，已是恼了一人，大声言道：“章公的话儿错了，君皇有召，须不待驾而行，方是正理，怎好抗命不往，不是变了畏罪情虚，存心反背。即使皇上中了谗言，究章和殿下有父子之情，只须返都直言伸说，也许无罪相加。若依了章公的话儿，反使谗臣有藉口了。公因朝廷的敕传，恐遭不测，便不惜使殿下负个逆名，藉图免去不成？”若水听了，好不惭愧。众人看那发言的那人，原是司马金见珍，都觉见珍的见解不错，即同声附和，劝秀应召。秀无可如何，只得进都。一面又交出了芮大年、芮莲娘、章若水、毕已清、戚义年五人，由中使带都，一路不用细表，蜀王和中使已是到了长安。

秀见了隋主，隋主怒容满面，不与秀多言，即命将芮大年等人，速同蜀王秀，一并付诸法司。命杨素、苏威、牛弘、柳述细细按治。太子广闻知秀付了法司，心中说不尽的欣慰，外面却又装出爱弟神情，邀同诸王进宫，见了隋主，广道：“四弟因贪色小过，触怒了父皇，还望宽恕四弟一遭，任他悔过。”隋主勃然道：“前次秦王糜费，我以父道相责，如今秀蠹害生民草菅人命，我当以君道处治。汝等弟兄，各自修好，不必多言，我非严惩不可。”太子广才佯作悻悻而退。

到了明早朝，杨素复奏道：“按治得实，邢英玉并未虚言。”隋主大怒，竟命斩秀市中。群臣大骇，跪伏殿廷，代为乞免。

隋主怒气稍息，便命先将芮大年、芮莲娘、章若水三人斩首，毕已清、戚义年无干开释。邢英玉代父雪冤，其志可嘉，着赏黄金五百两，彩绢一千匹，每岁赐禄五十石，以酬其孝。秀仍付法司收押。太子广深恐隋主日久心慈，赦了蜀王。便又同作木偶，上面刻了隋主及汉王杨谅的姓名，下面又署上数语道：“请九天神圣，速遣神兵，收取杨坚、杨谅神魂云云。”又将木偶缚手钉心，命人埋在华山下面。一面示知杨素，叫他发掘，作为罪证。杨素又道秀妄造图讖，时谓京师妖异，蜀地祲祥。

又乔草檄文底稿，中有“逆臣贼子，专弄权威，当即日整师问罪”等话，一并列入奏本，连同伪证，上呈隋主。

试想隋主见了，怎不要震怒，便拍案连声道：“天下竟有这种不肖的子孙

！”即令废秀为庶人，幽闭内侍省，不准与妻孥相见。开府仪同三司庆整进谏道：“庶人勇即废，秦王已死，圣上后嗣不多，如何屡加严谴？且蜀王性甚褊急，今被重责，或且不顾生全，也是可虑。”隋主大怒道：“你再敢多言，便先割了你的舌子。”吓得庆整不敢出声，余人也不敢进谏，太子广便又少了一个心腹之患。正是：煮豆燃萁何太忍，阿摩梟性本天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画蛾眉宫中生雅谑保花蕊席前发诤言

话说隋主盛怒之下，将蜀王秀废为庶人，过后思量，不免也有些后悔，只是要顾全自己的尊严起见，不便再行赦免，省得给朝臣窃笑。只好顾不来父子的情分了。但是心中终觉纳闷，退朝之后，不时的长吁短叹，百无聊赖。宣华夫人见了这般光景，深恐他忧思成疾，便含笑上前道：“春光正在绚烂的时候，圣上国事辛劳，心神烦闷，何不到仁寿宫去，玩赏一回明媚的春景。隋主本是深宠宣华夫人，又兼心头却也不舒，仁寿宫去散散心，甚是使得。便点点头道：“爱卿也须同去。”宣华夫人道：“那是不消说的，贱妾理当侍奉左右，就是容华夫人，圣上也可召她同去，热闹一些，岂不是格外有趣。”隋主道：“卿言有理。”便命一个宫女，去召容华夫人到来。宣华夫人却打点春装，重整云鬓。隋主坐在一旁，看她薄施朱粉，淡扫蛾眉，越显得风姿绰约，不觉看得呆了。宣华夫人在宝镜里面，瞧见了隋主的神情，便回过娇躯，向隋主笑道：“圣上你看贱妾的眉儿，描得可有深浅？”隋主笑孜孜的走近宣华夫人身边，仔细向她的脸上端详了一回，拈起画笔，替宣华夫人的右眉上，轻轻画了一笔道：“这样深浅便相同了。”

恰巧容华夫人，应召到了里面，隋主正出了神儿，一些没有觉得。宣华夫人也是痴憨憨微仰粉脸，没有瞧见。容华夫人不禁格的一笑道：“好个风流天子。”隋主回过头来，却见容华夫人娇滴滴的含了一团喜色，一身装束，却是浓艳动人，另有一番风韵。隋主便笑道：“卿倒来了，她还没有修饰舒齐。

”隋主一边说，一边走近容华身前，将手中的画笔一扬道：“卿的双眉，怎的也有浓淡，待朕替你画过。”容华娇笑道：“圣上要是替贱妾画坏了，我可不依。”隋主也笑道：“好好，凭卿处罚就是。”宣华接口道：“容华夫人，要是圣上真个画坏了，夫人怎生处罚？”容华道：“愚妹自有处罚的法儿，待圣上犯了再说。”隋主听了容华的话儿，便存心戏弄她。故意将她们的眉儿，画成一长一短，一浅一深。宣华在一旁看了，一张樱桃小口，笑得合不上来，拿了一柄小铜镜，授给容华夫人道：“夫人你可照一照镜儿，圣上替你画的眉儿，真是别有风流了。”容华早觉隋主画的当子，已在存心戏弄，明知画坏了的，却假作不知，任凭隋主画去。此刻却受了宣华的小铜镜，举镜一照

，便即娇嗔道：“画坏了，画坏了，圣上可不能抵赖，须得受贱妾的处罚。”

隋主原是故意画坏了的，要看容华怎生处罚，急道：“依得依得，爱卿处罚的法儿，快快说了出来，朕躬决不抵赖。”

容华笑道：“真是不成，圣上可不要着恼。”隋主道：“有言在先，怎会恼卿。”宣华夫人也道：“愚妹作个证人，夫人说出的处罚法儿，不准圣上不依可好。”隋主道：“证人也有了，容华好放心了。”容华才从隋主的手中，取过画笔道：“圣上画眉失韵，罪在所学未精，今姑念初犯，从轻处罚。待贱妾替圣上的眉儿，画成蛾眉，作为练习画眉的形式，以后不致再行误事，圣上可能依得？”宣华听了，笑道：“好新颖的罚则，圣上不能抵赖。”

隋主想不到容华的处罚，是这们一回事，不禁失笑道：“朕躬画上两道蛾眉，不是变成了巾帼。卿的处罚法儿，真是太觉新奇了。朕躬有言在先，怎好失信，卿便替朕画来。”容华便一面笑，一面将隋主的眉儿，微微的画弯了一些，将小铜镜执在手中道：“圣上请看，这般画法，岂不甚好。”隋主照了铜镜道：“爱卿妙笔一挥，朕躬竟添了三分妩媚。”容华和宣华听了，不禁同声失笑，一阵打趣，宣华夫人已是装束舒齐，容华夫人便泥着她道：“愚妹的双眉，还得请夫人画过。”宣华故意笑道：“这样一长一短，一浅一深，也别有风流。依愚妹看来，竟不必改了。”容华却将巾儿沾湿，将眉上的画痕，揩抹干净，拿画笔塞入了宣华手中道：“快给愚妹画得好好的，一同游玩去了，不要耽误了大好春光。”宣华才笑了笑，给容华画成了柳叶双眉，掷笔道：“好了好了。”隋主便命宫女传谕，准备宫车。

不多时，宫女复命，请隋主登车，隋主便左手携了宣华，右手携容华，一手一个，缓步出宫。容华笑道：“圣上的画眉，还是揩去了好，免得被人见了笑话。”宣华却道：“风流天子，小作游戏，原是不妨事的，何况画眉也不是俗事。依贱妾看来，任他眉儿弯弯好了，谁敢来笑话圣上。”隋主笑道：“宣华的话儿不错，容华不必多虑。”他们三人一边说笑，一边缓行，已是走出了宫门，坐上宫车，径向仁寿宫前去。

马儿答答轮儿转，顷刻之间，已是到了仁寿宫前，他们三人车停走下，仁寿宫中的彩女内侍，闻知驾到，纷纷齐来出接。

隋主到了里面坐定，恰已午刻相近，隋主即命排设午宴，不多时，筵席端整，山珍海味，堆满了筵上。隋主即命宣华、容华两夫人陪饮，金尊空处，红袖争添。隋主左顾右盼，满怀欣快，早已把一天的愁闷，消化净尽。

在这隋主心欢意得的时间，也是太子广开怀寻乐的当子。

原来太子广推翻了蜀王秀，除去了一个后患，这时便在东宫里面设了盛筵，宴请杨素，作为庆贺。杨素酒至半醺，掀髯笑道：“此次成功，全仗了一个

小女子邢英玉，也算蜀王的命该如此。

”太子广点头道：“此女现在哪里，我愿一见其人。”杨素道：“殿下若要见她，甚是容易。如今她留居在老臣家中，尚未回到原籍，只要命人到老臣家中，将她宣来好了。”太子广趁着酒兴，即命内侍到杨素家中，将邢英玉带入了东宫，来见太子。

杨素便对英玉道：“上座的即是太子，你的得报大仇，殿下替你出力不少。”英玉急拜称谢。太子广见英玉生得倒也不恶，颇有七八分姿色，即温语呼她起立。一旁陪饮，英玉只得顺从。太子广便和她有意无意的谈笑，英玉好生含羞，怯生生的坐着，拈弄衣带，粉颊上面，早已是红侵鬓角。杨素见太子广的一副神情，已知就里。他竟对广道：“此女贤孝，殿下若能见怜，不妨收入了后宫，免的被俗人沾污，倒也可惜。”广听了杨素的凑趣话儿，不禁头儿一点，目视英玉而笑。英玉起先听了杨素的话儿，已是着急万分，还想太子不听杨素之言，如今见太子点头而笑，明明是允许的神情，急忙离座跪倒道：“贱妾仗殿下大力，报了冤仇，就是粉身碎骨，图报殿下，也是死而无怨，莫说以蒲柳之质，侍奉殿下了。只是贱妾幼时，早已许婚于江姓，不能为了贪图一身安乐，便尔悔盟。且一家的惨遭屠杀，也因芮大年的悔婚而起，终致造成了种种不幸。

贱妾万分寒心，更不愿再蹈覆辙，连累了殿下，愈加罪重。”

英玉婉转陈词，太子广听了，虽觉不悦，只是英玉的言辞甚正，不便强逼，只好冷了此念，反点头称叹道：“卿真贤女，我怎敢相强，明日我当遣人护卿回去，早日归了江姓，以遂卿的心愿，如何？”英玉听了，怎不欣喜，又叩头道谢。太子广又命内侍取了明珠十大粒，彩缎二十端，赐与英玉，教她回转越国公府第，收拾收拾，好待明日起程。英玉又欢欢喜喜的谢了赏，才回到杨素家中。

这时她的义父陈客人，也还留在杨相府，英玉便将此事告知了他，他不禁咋舌道：“好险好险，不是我儿会说话，那就难了。一入深宫，你我便不会相见了。”英玉悄悄的道：“女儿的心意，还不在此，倒是看那太子，实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

义父你想，蜀王秀原是他的亲兄弟，他会助了女儿，将蜀王推翻，他的心肠，已是可见的了。女儿若是顺从了他，日后未必得到好结果，还是归了江姓的好了。”陈客人听了英玉的话儿，直喜的眉飞色舞。竖起了大拇指道：“好儿子，真有眼力，本来皇帝家的后妃，原比不上平民的妇女自由。女儿既是明天要回去了，我还留在此地作甚？”英玉道：“义父明天随了女儿，一同回益州住上几天可好？”陈客人道：“这回好久不做买卖，还得好好做番生意，不

能再闲逛了。”

英玉笑道：“女儿的事，都亏了义父一人，伸了冤仇不算，还得着了甚多的赏赐。义父原是做药材生意的，益州又是产药的所在，不妨伴了女儿，回到家乡地面，女儿拿出赏赐得着的金珠，给义父开设一家贩货店儿，岂不甚好。”陈客人道：“好是很好，我原也不甚放心让你一个儿回去。虽说太子好意，遣人送你，我终觉不大安心。也好，就伴你走一遭。开设贩货店一层，到了那里再说。”英玉见陈客人允了，自是欢喜，正要回进内房，收拾一切。陈客人却又呼住了她道：“我却想起来，你许婚的江家，是在哪里的，你丈夫的名字，你可知道？”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英玉忽见陈客人问起这个，不禁面上一红道：“也是益州人氏，就在相离女人的住处，十多里路途，有座牛嘴山，山脚下面便是。他的名儿，叫做上青，今年十九岁，也是一个猎户。”陈客人点头道：“我的意思，待你到了益州，我便前去找他，替你们拣了个吉日，成好了家，我便放下心肠了。”英玉红着脸道：“这倒不须义父担心，女儿还有舅舅在着，他能替女儿作主的。”陈客人手拍脑袋道：“我真昏了，不错，你也替我说过的，还有个舅父屈申，舅母吕氏，甚是喜爱你的，还用不到我替你瞎操心。”陈客人说着，不禁失笑起来，英玉却也笑了笑，转入了里边。过了一宵，太子广果真派了两个侍卫，来到杨素府中，护送英玉回去。英玉便拜辞了杨素，杨素也赏了她不少的金珠绢匹，英玉道谢出外，便同了陈客人，由两个侍卫护送登程。一路不必细表。到了益州家乡，便到舅父屈申家中，和舅母吕氏相见，不禁抱头大哭。屈申却款待陈客人，自有一番谈话，两个侍卫回去销差。后来英玉便和江上青成了婚姻，按下不提江上青在往后书中，尚有一番事实，作者不得不将英玉的一番情形表出，暂行收束，阅者不要认作闲文。却说隋宫之中，此刻却起了绝大的风波，正是：莫道空中多楼阁，从来平地起风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离奇午梦梦醒又寻欢温存子夜夜凉偏种病

话说发生了什么风波？且待小子慢慢说来。上回书中，不是隋主和宣华、容华二夫人，在仁寿宫同进午膳，却转写到太子广的一面，将英玉交待清楚，小子又要倒转笔儿，写到仁寿宫中来了。原来隋主进过了午膳，便和宣华、容华二夫人在仁寿宫里面，各处闲游。到了千红万紫，角目芳菲的御园中，花气袭人，中人欲醉。一双双的蛺蝶，穿舞花丛，一声声的鸟语，婉转枝头。绿芊芊芳草，碧丝丝柳条，都能令人发生愉快的感念。隋主如醉如痴，由二夫人左右扶持了他，信步地走将前去，不觉地到了梅花别苑跟前。隋主猛抬头瞧见了一片梅林，不禁前情旧事，兜上了心头。想着了销魂一夕，便成了永隔的尉

迟贞，不禁站定了脚步，痴痴地发怔。

宣华和容华两人，见了这般光景，好生疑惑，正待动问，隋主已微喟一声道：“尉迟贞死了，独孤皇后也死了。朕躬风烛残年，恐也不久的了。”宣华夫人见隋主说出不吉的语儿，急道：“皇上自有千秋，快快收拾了闲愁，不要伤怀，我们前面玩去，这里没甚可观。”宣华夫人一边说，一边向容华夫人使了个眼色，便不待隋主开言，竟挟持隋主，离开了梅花别苑，免得隋主触景生愁。隋主究竟上了些年纪，不能多走。饭后这样的走了一回，已觉十分力乏。此刻又因感念前情，更觉无心游览，索然乏兴，便对宣华夫人道：“朕躬很是疲倦了。”容华夫人指了前面的芙蓉轩道：“皇上既是觉得疲倦，那边也有榻儿，就到里面安息一回可好？”隋主点了点头，便走进了芙蓉轩中。容华、宣华二夫人侍奉隋主登榻。隋主在午膳时候，本多饮几杯酒。再加上乏了力，一倒头便睡着了。

宣华和容华便命宫女取来棋局，两个人悄悄地对峙着，作为消遣。哪知隋主却已入了梦境。梦中独个儿走出了东华门，只向冷僻的去处走着。迎面见一所破寺庙，红墙剥落，门户尘封，他便走到里面，蓦见正殿上有一个女尼，正低垂了头儿，端坐蒲团，他也不在其意。那儿女尼忽的抬起头儿道：“阿摩你来了，可还认识老身？”他吃了一惊，怎的破寺老尼，念呼自己的小名？阿摩为杨广小名，此处及下文多处作者误为杨坚小名。——编者注定睛仔细看时，原来就是师父蕃莲布，急忙双膝跪倒道：“想不到师父就在此间。弟子在十六岁那年，和师父分离了，何时不在怀念，及至统一了南北，也尝遣人寻访师父，满想图报昔年抚养的深思，哪知终未如愿。此刻却好也，竟会亲身相逢，就请师父一同回去了。”只见蕃莲布摇头道：“阿摩阿摩，老尼昔日嘱咐你的言语，怎的全行忘怀了。”他听了此语，不禁模糊起来：师父可没有嘱咐什么话儿？蕃莲布见他迟疑的神色，便道：“莫近女色的一句话儿，难道记不起来？”他方始陡的忆着。不禁羞得满面通红，慌道：“弟子该死，竟背了师父的训语，从今当力图改悔了，还望师父见恕。”蕃莲布摇头叹息道：“太迟了，太迟了。”他听了师父的话儿，急道：“师父不准弟子悔罪不成？”蕃莲布道：“老尼也不是无能为力，只是尚有一个法儿，还能解救，你可能依得？”他慌忙道：“只要师父嘱咐，弟子无有不依。”蕃莲布点头道：“只要看破红尘，剃发为僧。”他听说竟要叫他出家，顿时现出了为难面色。蕃莲布哈哈一笑道：“阿摩阿摩，彼岸难登的了。”说毕身子一晃，已是无影无踪。

他正惊疑的时间，忽闻娇滴滴的声音，在他身后道：“圣上来此，贱婢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他回头瞧去，却是尉迟贞。竟忘了她已是死去，便含笑道：“好几天没与爱卿相见了。

”即上前去携了尉迟贞的纤手，想要走出。尉迟贞道：“圣上哪里去？”他道“荒僻破寺，无甚好玩，我们回宫去了。”尉迟贞笑道：“圣上说些什么话，好好的梅花苑，怎说是荒僻破寺，无甚好玩？”他留神一瞧，真的已在梅花苑里面，不禁笑道：“朕躬敢是做梦不成？”尉迟贞道：“朗朗白日，哪里是做梦。”正在这当子，忽见独孤皇后满面怒容，走入了苑中，指着尉迟贞道：“你这淫荡的贱婢，又来迷惑圣躬了，还不随了我出去。”说着，便上前将尉迟贞扭住，竟头也不回的扯着去了。他恐尉迟贞受亏，赶忙放步追出，到了苑外，已不见她的踪迹。他好生纳闷，忽地有一阵娇呼救命的声音，远远送来，他一想不妙，定是独孤后拷打尉迟贞了。要想前去求情，又不知在哪里，一时救命的呼声，却越传越近。猛的抬头看时，只见宣华夫人，钗落发散、花容换色的在前逃着，后面却又一只牛般大的鼠子，在后追来。他便喊道：“宣华不必惊慌，有朕躬在此。”语声未毕，那只大鼠子，竟舒舍了宣华夫人，径向他扑来，欲待避让，已是不及，咽喉上面，被那大鼠子一口咬个正着，只觉痛彻心肺，大叫一声“痛死我了”。忽闻耳畔有人呼道：“圣上醒来！”他睁目看时，却见宣华、容华二人，站立榻前，自己还是好端端的睡在芙蓉轩里，方知做了一个恶梦，心头还在怦怦乱跳。

宣华斟一杯香茗，授与隋主道：“圣上做了什么恶梦？在梦中大喊一声，贱妾手中的棋子吓得跌落在地上，赶忙过来呼唤，圣上却也醒了。”隋主呷了几口茶，便将梦中的情形，说给二人听了。宣华夫人笑道：“这原是心记成梦，圣上方才在梅花苑受了感触，睡后便做出这个梦来了。”容华夫人也道：“白天的梦儿，更是作不来准的。”隋主心中虽是觉得奇异，梦儿甚是突兀，给两个美人一譬解，早已丢在了一边。便翻身下榻，见桌上的棋局，还未收拾，便道：“二卿的一局未终，朕躬的梦儿却先已醒了。”宣华夫人笑道：“第三局快完了，此刻已是中时将近，圣上腹中可觉得饥饿，弄些点心充饥可好？”隋主道：“还是饮酒的好，即在此间设宴便了。”当下是宫女内侍，排好了筵席，隋主开怀畅饮，宣华、容华又是各献媚态，把个隋主迷得魂飞魄散。这一席酒，直吃到黄昏将近。

隋主酒后兴浓，便在芙蓉轩里，芙蓉帐中，赏了两朵白芙蓉。不禁骨软筋酥，瘫化在榻上，丝毫不能动弹。便是宣华和容华，恃了隋主宠爱，娇痴惯了，在榻上互相戏谑，闹作了一团。隋主只是望了她们痴笑，哪知春宵寒重，隋主已是被凉所侵。阅者试想年过花甲的隋主，酒后周旋了二美，还禁得风寒相侵？到了半夜过后，不觉得心烦口渴，身子像火一般发烧，兀是呻吟不置。宣华和容华便着起慌来，即要召医诊治。却给隋主禁阻道：“朕躬只要发个寒热，并非什么急病，且待明天早上，召医不迟，何必黄昏半夜，声张出去，惊动

了众人，认作朕躬怎样了，不免发生扰乱。”两个夫人听说，一想倒也不错，便睁了眼儿，等候天明，再也睡不着的了。

好容易等到了曙色开明，召医诊治，宫中的随驾人员，才知圣躬不豫。便有人报知了东宫太子广，不多时候，在朝的王公，以及一般大臣，全都知道了隋主有疾，便纷纷的来到仁寿宫。太子广已是先到了一步，便率同众人鱼贯而进，来到大宝殿上。原来芙蓉轩便在大宝殿的后面，这时隋主也已知悉臣下前来探视，却命一个内侍出外，宣传口诏道：“朕躬偶感风寒，并无大病，朝事一切，暂由太子代理。着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兼后部尚书柳述，相机辅理，此刻何须进谒，各退好了。”

太子广与众人听了谕话，只得各行退出。从此隋主万机暂卸，安心调养，在芙蓉轩里面，日夜由两个如花如玉的宣华、容华二夫人，伺奉汤药。谁知两位夫人的汤药，侍奉得隋主的病儿一天重似一天。一连三月，隋主已是骨瘦如柴，奄奄待毙。两位夫人虽是焦急万分，只也爱莫能助。此时却有一人，闻知隋主病状，暗里十分欢喜，只望隋主早早死去。阅者知道何人，便是枭獍成性的太子广。

原来广在独孤皇后病歿之后，他便贿通择地的上仪同三司肖吉，吉即择了泰陵的地域，胡奏隋主道：“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当时隋主面上虽道：“吉凶由人，修德能昌，墓兆的善恶，原是不相干的。”心中却深喜得了吉地，便从了肖吉的话儿，安葬了独孤皇后，不知已是坠入了计中。肖吉尝对知友言道：“不出四年，圣上必然归天，太子继主。只是太子嗣位，隋必亡国。我所奏的卜年三千，乃系三十，卜传二百，实只二传。你且记着，我说的话儿，将来可有应验。”后来果应了肖吉所言，太子广虽得早日继位，却已种了亡隋的根基，说也可叹。

闲文休多，书归正传。且说太子广闻知了隋主病重，这天便和杨素、柳述、元岩三人，同至隋主寝榻前视疾。隋主正在神思恍惚地言道：“若使独孤尚在，朕躬也不致有此重疾了。”这也是隋主自悔的话儿。本来独孤在世，纵不让隋主纵欲到这般光景，隋主此时懊悔，本已迟了。太子广听了他的话儿，心中默忖了一回，才呼了声父皇，隋主张目看了他一眼道：“汝倒来了，我已念了你好久。”广佯作愁容，语声又带了凄婉，问隋主的病状，隋主有气没力地说了数句。接着杨素、柳述、元岩三人，上前请安，隋主握了杨素的手儿，歔歔不止，自言凶多吉少的了。杨素等出言劝慰了一番。隋主却命太子广留居大宝殿，俾得侍奉，太子广遂与杨素等应命退出。广到了大宝殿上，便和杨素耳语了一回，杨素只是唯唯点头，方始出宫。

从此广留居大宝殿中，明知隋主已是不久于人世，他早已囑令杨素，预先

筹备即位的手续。所有两人往还的接洽，俱由书信上讨论一切。

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太子广偶因他事，离开了大宝殿，恰巧杨素遣人呈来一封密函，偏偏交给一个不解事的内侍手中。这个内侍。他想杨相国的来信，终是商议国家的大事，太子不在，呈与圣上过目，也是一样的。他竟将信儿呈进了芙蓉轩。隋主开封看着，险些一口气接不上来，顿时手足发抖。正是：往日贤孝今何在？父未身亡子已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大宝殿孽冤相逢芙蓉轩怒愤交加

话说隋主看了杨素寄与太子广的书信，怒气上冲。病中的人，怎禁得恼怒，不觉的气涌痰塞，喘急惊人，慌得宣华、容华两夫人，赶忙捶背的捶背，摩胸的摩胸，侍候了半个多的时辰，隋主方始恹恹的息了怒气，迷迷糊糊睡去。宣华夫人便对容华夫人道：“愚妹好几天侍候圣上，内衣污得不能穿了，趁此刻圣上睡熟，姊姊也在这里，愚妹更衣出去罢。”容华点头道：“姊姊只管自去，此刻有愚妹侍候，不必担心。”宣华便轻移莲步，出了芙蓉轩，转入大宝殿。

恰巧太子广回到殿中，闻知杨素曾有书信到来，却给内侍送入芙蓉轩，不觉万分着慌，便急匆匆的想到芙蓉轩探听消息，低着头儿，向内走去，猛听得啊哟一声，险些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急停了脚步，抬头看时，却是父皇宠妃宣华夫人。只见她粉面微红，怯生生的正待移步，广便倒身下拜道：“夫人且请缓行。”宣华夫人见太子跪遮去路，好生诧异，却娇滴滴的道：“殿下请起，有甚话儿见示？”太子惶悚起立道：“敢问夫人，方才杨仆射的来书，父皇可曾拆看？”宣华夫人道：“拆看的了，圣上还很生气，此刻觉睡着了，殿下往后，尚须谨慎才是。圣上春秋高了，又在病中，受不住气苦的。殿下也该明白，圣上为了宠爱殿下的缘故，不惜将太子勇废了，改立殿下，大宝的位儿，迟早终是殿下的，何必急急在一时，反伤了圣上的心呢？”宣华夫人婉转的一番话儿，太子广听了，只是唯唯称是，两个眼珠，却滴溜溜射在宣华身上，从头看到脚尖，再从脚尖看到头上，竟是越看越爱。宣华夫人见太子广的神色有异，便想走了，哪知太子广涎着脸道：“承蒙夫人关心，教训了一番，真使我心感万分，竟不知怎样报答夫人才好。”宣华急正颜道：“贱妾只因顾全圣上的病体，深恐殿下再有不知轻重的事情做出，发生了不测，各人没有利益，便斗胆说了几句话儿，原要殿下谨慎些，说不到报答两字。殿下出言吐语，还须仔细。”

宣华夫人原想说了这几句话，好叫太子难受，没意思便走了。哪里知道太子广见宣华说话时的一副娇模样，春山微蹙，秋水含波，雪嫩的双颊，轻轻溺

上三分怒红，越发显得楚楚动人怜，怎肯轻意让宣华夫人走路，兀是拦在前面，身儿不动，依旧脸上堆满了笑容，轻轻的道：“夫人的话儿，原不会错，只是父皇风烛残年，也看得见的了。夫人所说的不测，还是替父皇着想，还是替我着想，还是夫人自己着想，尚须请夫人对答。”宣华夫人想不到太子广会如此惫赖，不禁愤愤的道：“替圣上着想便怎样，替殿下着想便怎样，替贱妾自己着想，又怎样？倒也要请教殿下对答。”广却不慌不忙的道：“夫人若是替父皇着想，那是最可笑了。父皇今年已是六十四岁的人了，病到这般光景，眼见是朝不保暮的了。夫人替他着想作甚？”

宣华夫人听了只是冷笑不语，广仍得意的道：“要是夫人替我着想，那就对了，并且替我着想，也就是替夫人自己着想。”

宣华不禁变色道：“殿下此语怎讲？”太子广道：“夫人冰雪聪明，难道还不知此中的妙解不成？”宣华凛然道：“生性愚笨，倒也不知什么是妙解。”广竟笑道：“夫人正在盛年，父皇一旦去世，夫人不替我着想，我却要替夫人着想了。”宣华不禁失色道：“殿下错了，贱妾忝为殿下的庶母，殿下怎的疯了，说出这种话来。要是给圣上知道，殿下的干系，可不小了。”广轩眉笑道：“夫人爱我，怎会使父皇得知。”

宣华夫人见太子广的话儿，越说越不对了，急想夺路而走。

广竟动了欲心，如天色胆，忘了尊卑礼仪，见殿上四下无人，他便伸手拽了宣华夫人的衣袖道：“夫人见怜了我，趁此刻圣上睡熟的当子，可依了我罢，我便立刻死了，也是情愿的。”

广不待夫人开口，竟要将宣华拽到侧殿的寝室里去。宣华见太子在这青天白日，竟敢逼污，真是又急又恨，一时偏挣不脱身，要是真个被他拽入了寝室，难免沾污了身子，幸得急中生智，慌道：“太子尊重，那边有人来了。”太子深恐给人瞧见不雅，慌将手儿一松，回头瞧时，哪里有什么人来，方知着了道儿，宣华夫人已是一溜烟的退入了芙蓉轩。

面红耳热，鬓乱钗横，芳喘不止，香汗沁额。容华见了这般光景，好生诧异，一瞧床上的隋主，兀是沉沉未醒。容华便悄悄问宣华夫人道：“姊姊为了甚事，这般慌张。”宣华见容华动问，不觉一阵伤心，两行珠泪，已是簌簌的夺眶而出。容华更加着急道：“端看姊姊为了何事，值得如此？”宣华哪里说得出口，便指了指隋主，只是摇头不语。

哪知隋主恰巧醒转，一个翻身，便瞧见了宣华的满面泪痕，云鬓歪偏，金钗不整，容华又站在宣华的身畔，面上的神色，也是有异。宣华见隋主醒了，急忙背过身躯，揩抹泪痕，想隋主睡眠矇矓，未必已被瞧见。谁知隋主偏已瞧得清楚，见宣华背了身子拭泪，不觉动疑，便先呼容华走近床前，问道

：“宣华为了甚事，你可知道？”容华道：“贱妾也未明白，起初她见圣上睡去，她便出外更衣，此刻回来，却是面容异色，十分慌张。贱妾问她原因，她兀是摇头不语。为了甚事，贱妾也不知情。”隋主听了，才呼宣华走近床前，宣华的神色，更是惨淡异常。隋主便问道：“爱卿不须惊慌。有甚事儿，可明白奏来，受了谁人的委曲，朕躬自能替卿作主。”宣华却跪伏在床前道：“圣躬未获康宁，不能多受闲气，增加了不豫，贱妾怎能当得。且待圣上安康，再容贱妾奏知，也不为迟。”

隋主见宣华不肯明白说出，他原是善于猜疑的人，见了这般光景，怎肯不问个仔细。便逼着宣华夫人，定要说出原委。

宣华兀是支支吾吾。隋主不禁动了真火，严声道：“宣华究竟有些什么心肠，你真要朕发怒不成？”宣华这时已是泪如泉涌，心烦意乱，见隋主逼问得紧了，才无可如何，哽咽着声儿，吐出了“太子无礼”四字，包括了一切难堪。隋主猛听得“太子无礼”四字，宛似当头受了重击。眼前金星乱晃，神经一阵模糊，便晕倒在床上。慌得宣华、容华二人，赶忙呼唤。闹了一阵，好不容易隋主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腻痰，苏醒过来。

拍床浩叹道：“阿摩太也荒唐，独孤误了我的大事了。”

宣华夫人却含泪道：“圣躬保重要紧，此事不妨缓日再议。”

隋主勃然道：“怎能缓得，朕躬的病儿，原是不望好的了。阿摩畜生，怎能付以大事。若不趁朕一息尚存的时间，将他废去，重立长儿勇为太子，只要朕一瞑不视，他更是肆无忌惮，任所欲为了。”宣华夫人道：“圣上明见，确为不错，只是且待一天，秘密进行好的。”隋主道：“一刻也不能缓了，快快替朕去召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到来，朕有话面谕。”宣华见劝阻不住，只得传命内侍，宣召柳、元两人。

不题内侍奉命前去，且说太子广，在大宝殿上，调戏宣华夫人不成，被宣华用计脱身，太子广见宣华逃入了芙蓉轩去，深恐告知了隋主，这场祸便闹得大了。当下遣了几名心腹内侍，不住的在芙蓉轩左右，打探消息，要是风声不佳，须得设法弥补。这时隋主命内侍，宣传柳述、元岩二人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太子广的耳中，便知这事发作了。只因柳述和杨素、太子不洽，隋主也是知道的，并且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原是隋主的第五个女儿，起先却是嫁给仪同王奉孝，不幸奉孝死得甚早，公主的年龄，只有十八妙龄，隋主便替她改嫁了柳述。夫妻倒也恩爱非常，隋主甚是欢喜，便擢柳述至尚书之职，和杨素一同参与朝事，大得隋主宠信，连杨素也比下了。因此杨素怏怏不快，和柳述发生了意见。

如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太子广闻知了柳、元两人被召，便也急急

的命人去请杨素。杨素到了大宝殿上，太子广道：“事且中变，快要祸生不测了。”杨素没有知道内中真情，还是镇定如常的道：“百事皆已妥当，怎会中变，只待圣上归天，殿下稳登大位就是。”广急道：“公还没知底细，公寄与我的一封密信，却被内侍误交了父皇。”杨素方觉着急道：“事便怎样？”广道：“这倒还不要紧，尚有一桩祸事，却是闹得大了。”杨素忙问何事，广一时说不出口，给杨素连连催问，广才挣红了脸道：“也是我一失检，不该用言语调戏了宣华夫人，如今父皇已是知情。”广的话儿未完，杨素已顿足道：“大事休矣！殿下怎会闹出这个笑话。”广急道：“我正后悔嫌迟，公也不要责我了。如今父皇已是宣召柳述、元岩二人，同入芙蓉轩中，面谕意旨，公若不替我从速设策，我将葬身无地了。就是我公，恐也脱不了干系。”广说完了话儿，只是在大宝殿上，团团乱走。杨素却叹息一回，沉吟一回，不是摇头，便是顿足。广见了这般光景，更是心神不宁，恐慌异常。

好容易见杨素思索了半晌，迸出了一句话儿道：“法子却有一个。”广好不欢喜，急问什么法儿，杨素偏又摇了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还是另想别法。”广见杨素兀是吞吞吐吐，慌道：“究竟是什么法儿，公且不要管他使得使不得，不妨先试说给我听了，也好商议商议。”杨素皱了眉儿道：“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了，再要缓缓地想出善法，原是很难啊，除了这个法儿，我竟没有第二个了。只是我怎能说出口来？”广见杨素说了多时，依旧没有说出所以，正在着急万分，陡的触动了灵机，明白杨素的吞吞吐吐，也许存有作用。他想到这层，不禁向杨素曲膝道：“今日公若替我设策，他年决不负公，敢誓天日，永不相忘。”杨素方始大喜，扶起了广道：“殿下若能如此，老臣怎好坐视。”便附在广的耳畔，喁喁地说出了一个使不得的法儿，竟要他使一使了。正是：权奸要挟从来惯，不惧泉儿不首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如是云云奸谋百出徒呼负负迫逐双妃

话说杨素附在太子广耳上，说出了一番话儿，广面上的愁云，顿时消化干净，换上了一团春色，当下毫不迟疑，立即赶回东宫，召到了左卫率宇文述、右庶子张衡两个心腹宫僚，面授机宜不提。

且说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由内侍召进了芙蓉轩，直到隋主病榻前面，隋主气急息喘的言道：“二卿速速与朕召太子到来。”柳、元二人道：“殿下现在殿外，一召即至。”隋主在枕上摇首道：“朕欲召被废的太子勇，不是畜生广，卿等不要误会，你们要明白，朕已后悔了，不该废勇立广。如今朕命未绝，故欲废了今日失德的太子广，重立受谗含冤的长兄勇，二卿快快替朕设法，不要迟延。”柳述与元岩方始明白。二人尊谕退出了芙

蓉轩，到大宝殿上看时，太子广却不在殿中。柳述对元岩道：“废太子勇现在禁锢内侍省中，若要召他出来，须下道敕谕，方可使得。”元岩点头道：“事不宜迟，趁此刻殿上无人，我们快快草了敕谕为要。”当下二人便在殿上动手。只是这一道敕谕，措词十分为难，他们商议了一回，写上几句，讨论一回，写上几句，不觉过了一个时辰，兀是尚未写完。好容易费去了二人不少脑汁，方将这道敕谕拟就。

正想怀敕出殿，迎面已来了东宫右卫率宇文述、右庶子张衡，率领了三十多名卫士，遮住了去路。柳、元二人突见这般光景，不觉面上现了慌色，情知不妙。宇文述开言道：“柳尚书、元侍郎，要上哪里去？”柳述镇定了心神，正色的道：“我等探视了圣上病势出来，不上哪里去。二公率了东宫卫队，到此作甚？”宇文述冷笑了数声道：“柳尚书休得巧言，我等来此，即是为了二公。”元岩见势不佳，便厉声道：“我等系奉了圣上面谕，有大事须干，怎敢遮拦去路？”

宇文述勃然道：“圣上有什么大事，嘱你们干去？我也不和你们斗口，左右何在，还不与我绑了他们。”柳、元二人慌思拔步而逃，已是休想了的。十多个卫士，早已一拥而上，绑住了二人。宇文述命卫士搜检二人身上，便在柳述怀中，搜出敕谕。宇文述看过一遍，撕得粉碎，散了一地。柳述破口骂道：“大胆狂奴，擅敢撕毁圣谕，你想反了不成？”宇文述冷笑道：“这般伪谕，便是撕毁了一百通，没甚紧要，你们不要大言吓人，我们原是奉了圣谕来的。”当下便在怀中，也取出圣谕宣读道：“柳述、元岩，侍疾谋变，图害东宫，命左卫率宇文述，拿付狱中”云云。柳、元二人听了，明知是假，无奈已被他们擒住，再待辩驳，也是枉然。便低了头儿，不出一声，任他们怎生发付。只是张衡对宇文述道：“公的事情已了，我的事儿也须进行了。”宇文述点了点头，便命卫士，押了柳述、元岩，付人大理寺监禁不提。

且说芙蓉轩中的隋主，在柳、元二人遵谕退出后，他便睁了双眼，只待废太子勇到来。哪知等了多时，终不见勇至，心中好生着急。宣华、容华夫人，一味地安慰隋主，叫他不要焦急，太子勇就要来的，隋主终是心神不宁。猛想起柳、元二人，不要发生意外，事儿变卦。急命一个内侍，出外打探消息。哪知内侍到了大宝殿上，见东宫卫队早已满布殿上，守住了各处门户。卫队见了内侍，便喝住盘问。内侍吓昏了，再也不敢虚言，说是奉命打探柳尚书、元侍郎消息，卫队笑道：“他们很舒齐地在大理狱中，你可要去伺候他们，也到里边玩玩？”内侍听说，急忙逃回了芙蓉轩中，见了隋主，只是喘息得说不出话来。隋主见了这般光景，情知不妙，急问怎样了。宣华夫人站在榻前，见内侍神色有异，也知事儿变了，深恐内侍不知轻重，说了出来，隋主经不得气急

，即向内侍暗暗示意，想要叫他不实言。哪知内侍吓昏了，没有理会宣华夫人的暗示，竟老老实实地说了。隋主听说，顿时顽痰上涌，喉中哽咽，一句话儿都说不上来。宣华、容华二夫人，慌了手脚，赶忙摩胸服事。

忽闻门帘一声响，走进了一人，宣华夫人回头瞧时，却是右庶子张衡。张衡走近隋主榻前，见隋主两眼虽是睁开，喉中的痰声，谷谷的响动。张衡便面色一沉道：“圣上病势已是到了这等模样，怎的二位夫人，还不赶快宣召大臣，面授遗命，不知居心想图什么？”容华夫人很是胆小，听了张衡的话儿，低垂了粉颈，不敢答话。还是宣华夫人胆壮，当下即道：“妾等蒙圣上深恩，恨不能以身代死，要是圣上不讳，妾等也不愿独生。公胡咄咄逼人，妄加罪词。妾倒也须一问我公：不知居心怎样，想图什么？”张衡见宣华夫人话风厉害，便又作色道：“圣上的双目，尚是炯炯开视，夫人怎见得圣上便要不讳？妄加咒诅。如今王公大臣俱在外面等候，二位夫人请从速回避。

殉节不殉节，原是没关重要。夫人也须明白，自古以来，只有面授遗命的王公大人，从来没有面授遗命的妃嫔。只顾留在这里，不要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宣华和容华两个人，拗不过张衡，只得望了望病榻上的隋主，含泪退出了芙蓉轩，两面早拥上了四个宫女，分挟了宣华、容华，脚不点地的出了仁寿宫，推上宫车，送回二人的寝室不提。

且说张衡赶走了宣华、容华二夫人，一个人在芙蓉轩中，不动声色的做了一番手脚，便匆匆走出，到了大宝殿上。太子广和杨素，已等候了多时。张衡也不多语，只把头儿向二人点了一点，二人已是会意，急忙走入了芙蓉轩，到病榻看时，梟雄一世的隋主杨坚，已是一命呜呼。享寿六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便不明不白地死了。

太子广这时不知哪里来的眼泪，居然也号哭起来。杨素立即阻住道：“此刻还用哭些什么！”好太子真个纳谏如流，收泪停声的不哭了，径向杨素道：“父皇即崩，便可发丧了。”

杨素道：“若便发丧，深恐又要误了大事。”广惊道：“怎会有此？”素道：“朝臣之中，难道没有反对的人，声言圣上的身死不明，弄出事来，怎生得了？”广点头道：“依公之见，如何发付？”素道：“以老臣看来，殿下传命内外侍卫，内宫妃嫔，不准入芙蓉轩一步；朝中的王公大臣，若有前来视疾的人，只说圣上病体稍安，现方睡着，不必入见，免得惊动了圣上。如此做去，内外的人，都不知圣上驾崩的消息。一面再由老臣草诏，诏命殿下登了天子位，大权在握，废黜由己，才好发丧，可称计出万全了。”广欣喜道：“全凭公的大力，我便遵公所言。”当下广与杨素，仅让隋主的尸身，摊在榻上，一同出了芙蓉轩，各干各的手续。

只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隋主驾崩的消息，外面虽是不知，宫中却已三三两两的传了开来。不多时候，已传到了宣华夫人耳中，不禁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便思自尽，殉了隋主。偏是左右的宫女，尽被太子广换了新人，暗暗监视丝毫不能自由。宣华无计自尽，越觉得伤心万分，瞧了光景，太子广终不肯忘情于己，难免要作出丑事，左思右想，只是想不出解脱的法儿，不觉昏昏地睡着在床。

这时也已酉牌时分了，那个“忠心为国”的杨素，兀是拈了三寸不律，在灯下缮写伪诏。一头的雪发，和颌下的银髯，映着灯光，分外明显，不住的飘飘微动。他写到碍笔的时间，便支颐思索，一眼瞧见了镜中自己的容颜，不禁搁笔微叹，抚摸头上的白发道：“富贵逼人来，我也顾不得白发头颅了。”

便又簌簌落笔，草那伪诏。等到禁城宫鼓沉沉闷闷的敲了三下，他方始搁下了笔儿。诏书完成，才得歇息，略略的睡了一回。

天色已将微明，他又抽身而起，略加盥洗，便袖了诏书，来到大宝殿上，直入太子广的寝室。广的好梦正酣，杨素即推醒了广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殿下还是这般贪睡？”太子梦中醒来，睁开睡眼，见是杨素，急忙腾身坐起道：“杨公怎样了？”素便在袖中取出诏书道：“殿下身登大宝，全仗老臣一纸诏书。”说毕面有德色，太子广不禁惕然，心下好生不悦。

但因此番成功，全仗杨素一人，只得面上装出笑容，取诏看了一遍，依旧交还了杨素。素却催广下床。广结束了衣冠、梳洗完毕，已是天色大明。杨素先行趋出，到了殿上，竟自召集了百官，开读伪诏。既毕，便请新天子登殿，即由司衣人员，替太子广换了皇帝服式，内侍拥护出殿。广究竟心虚，到了殿上，见百官雁形般排到两旁，心头不禁突突的乱跳。踏上宝座的时候，一不留神，足儿打了个滑捩，险些栽了一跤。幸得杨素手快，赶忙扶住，坐上了大位。金铮响处，礼乐全鸣，文武百官，便一个个拜伏殿阶，三呼称贺。小子写到这里，不得不声明一下，太子广既是登了大位，此后书中的称谓，须要改上一个，不能再称做太子广了，便依了史家的称谓，改称炀帝，点醒阅者眉目。如今闲语丢开，书归正传。

且说炀帝受贺既毕，便即退朝，当下复召入了杨素与素弟杨约，商议后事。仍由杨素草就了伪遗诏，便欲发丧。炀帝却想起了一件事儿，急向杨素道：“废太子勇被禁在内侍省中，若不将他除去，恐有后患。”杨素道：“此却甚易，只须老臣笔儿一动，再作伪诏一道，即命我弟持诏至内侍省中，将勇赐死。圣上却须假作慈悲，下诏追封勇为房陵王，以掩耳目。”

定下计议定当，杨约便至内侍省宣读诏书，命人将勇缢死。再由杨素发表了遗诏，才替隋主杨坚发丧。百官虽知事有难言，只是谁敢多嘴，自取其祸

？到了明日早朝，炀帝便下诏追封勇为房陵王。又下一道诏书，却是将监禁在大理狱中的柳述、元岩二人，流戍岭南。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闻知此讯，便上了一道本章，愿免去公主名称，与夫一同流戍岭南。炀帝偏不允从，硬生生拆离了鸳鸯，兰陵公主竟因此致疾，不久身亡。柳述流至岭南，也不得赦归，死在岭外，尸骨都不归本乡。正是：忍分姊妹鸳鸯侣，老死天涯各异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银钟飞去巧送鸳魂金盒传来空怀芳念

宫壶滴漏声声迟，金鼎香残懒去添。宣华夫人寂处深宫，兀是终日的神思闷闷，百无聊赖，一任他云鬓散乱，花容不整。

有个宫女，叫做小鸳的，见她终日的长吁短叹，生恐她闷出病儿，便思逗她欢喜。这时见她手支香腮，又在默默地出神，小鸳即斟了一银盅香茗，含着笑容，呈给宣华夫人道：“夫人莫尽闲愁，大喜的事儿，即须来了。”宣华听她话里有因，便接过香茗，呷上一口，放下茶盅，向小鸳打量一眼，见她白生生一张嫩脸，倒也生得有几分姿色，身材瘦小，大有弱不禁风的神态。估量她的年纪，还不到破瓜，两个小眼珠儿，只是滴溜溜的射在自己脸上。宣华夫人不禁微露了笑容道：“痴孩子，尽瞧我作甚？又说出风话儿。什么是大喜的事儿，即须来了？”

”小鸳道：“只因夫人的貌美，婢子竟是越看越爱了，也怪不得皇上要垂爱。”宣华听到皇上垂爱，不由面色一沉道：“快些给我闭口，不准再在我跟前胡说。”小鸳却毫不畏怕道：“夫人何必动怒。岁月不再，青春易老，夫人这般红脸，任它凋零不成？今上年少风流，爱慕夫人，正是夫人的幸运，婢子故敢说大喜的事儿即须来了。奉劝夫人，再也不要闲愁闲虑，憔悴了玉颜。今上若来临幸，见夫人消瘦，岂不要心痛万分，要责骂婢子们不善伺候，累得夫人如此的了。”小鸳说这一番话儿，自以为说得甚是圆转，哪知宣华偏不愿听，竟是越听越恨，动了真火，一时遏不住愤火，随手拿起几上的茶盅儿，向小鸳脸上掼去，小鸳头儿一偏，要想避过，盅儿来得猛，恰巧打在太阳穴上。只因宣华夫人急怒攻心，出手甚重，小鸳受此一下，怎能承爱，顿时倒地身死。

众宫女慌作一团，都道怎生得了，小鸳是圣上宠婢，竟给夫人打死了，不免圣上加罪呢。宣华夫人一时失手，打死了小鸳，起初却很惊慌，此刻听了众宫女的话儿，心下反觉一宽。

但愿炀帝发怒，速即加罪，一死倒也爽快。当下不慌不忙的对众宫女道：“你们不必慌乱，快将尸身移出，再去禀报圣上，说明小鸳被我失手打死，圣上见罪，有我承当。”众宫女见宣华夫人绝不害怕，倒也奇异，便七手八脚的将小鸳尸身抬出，一面报知了炀帝。

炀帝正因接位十天，足足的忙了一旬，今日方觉清闲，已是想着了宣华夫人。便在心头操算，怎样前去见她，方得成就了好事。又恐她性烈不允，弄出事来，却又不妥。如今听说宣华夫人将他的宠婢小鸾打死，问起原因，方始明白，却是小鸾不善措词，触怒了宣华。炀帝便也不说什么，只命将小鸾好好的收殓，并没有加罪宣华的意思。那个报事的宫女，原要炀帝发怒，处治夫人，如今见了这般光景，倒累她闷了一肚子气。

回到宣华夫人宫中，宣华夫人问她报知了没有，宫女道：“报知了。”宣华夫人道：“皇上怎样？”宫女见宣华夫人问到这句，便想吓她一下，借此出出气儿。当下竟装作了苦脸道：“皇上闻知此讯，竟怒得顿足大骂，即欲处死夫人。婢子忙替夫人代白，原是一时失手，并非故意将小鸾打死，求皇上宽恕了夫人。哪知反触怒了皇上，责婢子竟存偏护，也要加罪，慌得婢子叩头救饶，方始见恕，逃了回来。依婢子看来，圣意难测，夫人的身上，恐是凶多吉少的了。”宫女说毕了一番有声有色的假话，满望宣华夫人听了去，少不得花容失色。珠泪粉披。

哪知宣华夫人听说炀帝如此大怒，不觉心花怒放，喜上眉梢，便含笑道：“我却正待圣上来发付，任凭处理。”宫女见宣华夫人这般安闲，大失所望，悻悻的一语不发。宣华却伸长了脖子，只待炀帝赐死的消息，偏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倒累得宣华夫人心神不宁了。

看着夕阳散落，接近上灯的时分，还是没有消息传来。宣华不禁暗暗叫苦，难道他死了一个宠婢，怒了一回，便算了结，不来加罪了不成？这明明是不怀好意。她正在胡乱猜疑的当子，忽见一个内侍到来，口称奉了皇上旨意，赐与宣华夫人金盒一只，立待开视拜受，方能回去复命。宣华见是赐来金盒，立待开视，明知盒中定是鸩毒，不觉又喜又悲，喜的是虽丧生命，却可保全了名节；悲的是红颜命薄，死得这般惨苦。当下便含了泪儿，嘱内侍稍待，便退到里面，更换好了衣服，梳起云鬓，装扮舒齐，原想从容就死，完全了清白。那个内侍，见宣华捱延了好久时刻，只是连连催促，此刻才见宣华夫人从里面走出，自头上换起，直换到脚下，俱是全新的锦绣，越发显得丰致如画，娇艳动人。只见她盈盈走近前来，并不先将金盒启视，遽称贱妾遵旨，便尔下跪。内侍哪知宣华夫人的心意，见她口称遵旨，明明是承允了圣意，遂将金盒授与宣华，返身而出，复命炀帝。炀帝问起宣华情形，内侍便依实说了，炀帝自是欣话。

哪知宣华夫人接了金盒，立起身子，随即从容对众宫女道：“我因一时之愤，失手将小鸾打死。皇上宽洪，命妾饮鸩自尽，你们不必惊慌。”众宫女听了，都吓得面面相觑，有几个心肠慈软的宫女，已是忍不住流泪。只见宣华夫

人神色自若，轻轻揭开了金盒盖儿，望到盒中，众宫女同时拜伏，欢呼恭喜夫人。

宣华夫人却惊得花容失色，珠泪簌簌滚落，手儿抖个不住，手中所执的金盒，抖得跌落在地上，便把盒中的一个彩色同心结子，跌出了盒中，抛落在地，花花绿绿的耀人眼睛。宫女们赶忙拾起，就口吹去了灰尘，依旧承入了盒中，却去放在宣华夫人的枕畔。宣华夫人想不到盒中不是鸩毒，偏是一个同心结子，自己竟不先启视，拜称了遵旨，如何再有颜面见人。想到此处，越发的伤心流泪不止。

众宫女见她见了同心结子，反比先前当作鸩毒的当子来得伤心。便有一个宫女上前劝道：“夫人正该欢喜，怎反伤心？”宣华长叹一声道：“你们有所不知，我曾受先皇雨露，理当守节终身。今上与我名位，又是庶母，怎能做出乱伦的事来。

圣上年轻脱略，不顾大节，我怎好忘了廉耻，和今上苟且，岂不叫人羞死。适才内侍赉来金盒，我还当作今上为了小鸳鸯的事儿，赐我自尽。我在先皇驾崩的时间，便思殉节。只苦没有机会。如今意谓今上赐来鸩毒，倒觉甚是欢喜。哪知今上不肯相饶，以同心相许。你们替我想来，怎生叫我不要伤悲。”众宫女方始明白，恍然大悟。也有点头叹息，说炀帝荒谬；也道宣华痴呆，不会乐得享受。纷纷议论，其中独有一个宫女，唤做玉圆的，却是生性慧黠，能言善语，当下暗使一个眼色，众宫女便纷纷退出，只剩了玉圆一人。

玉圆便将宣华夫人扶到了榻上睡下，添上了炉香，点明宫灯，站在榻边，也不出言安慰宣华，只顾不时的叹息。宣华反听得耐不住了，便问道：“你为什么只顾连连叹息？”玉圆道：“夫人有所不知，小婢听了夫人方才的话儿，只是替夫人可怜。怎的要生成这般美貌，致圣上动了非分的儿念。”宣华夫人点头道：“盛色累人，真是令人没奈何。”玉圆道：“如今夫人偏双拜了同心结子，圣上得了内侍的复命，不明白夫人的原意，当是夫人已是允了同心，不免就要驾临。”宣华道：“你的话儿，一些不错，他定要来的。你看叫我怎生发付？”

玉圆却微叹了一声道：“圣上若是到来，夫人休想幸免，咳，夫人和圣上，谅也是前世的孽冤，今生才会撞在一处，竟是逃避不来。婢子看来，了去了这笔宿债，图个来世清净罢。夫人你看怎样？”

宣华听那玉圆的话儿，说的甚是有理，遮莫我和今上，果有一段宿缘，才会缠扰不清，定要成就好事。她想到这里，不禁面儿一红。玉圆瞧在眼里，已知宣华的心肠，有些活动了，便又含笑道：“我也不明白，自古以来的风流天子，他爱上了谁人。便不顾什么尊卑名分，都要乐上一乐。像圣上这般的行径

，前朝皆已有过的了，也不能算圣上的创造，夫人你道可是？”宣华暗想不错，前朝原是有的，便点了点头儿。玉圆又接着道：“前朝的事，是过去了，即使后人评论，早已不知不觉。

如今夫人若和圣上成就了好事，眼前众人，谁敢道个不字。等到后人评论，也是不知不觉，真是不错。身后是非谁管得，让他好了，得过且过，眼前的好光阴，乐得享受。夫人你道婢子的话儿可对？”

玉圆一壁说，一壁偷瞧宣华夫人，只见她不住的点头，脸上隐隐透出了喜色，只是依旧没有答话。玉圆估料上去，已有七八分心动。当下便去打进了一盆热水，放在妆台上面，回过身儿道：“夫人还是起来洗个脸儿，面上泪痕粉渍，和在一堆，好不难受。”美人爱好，本出天然，何况宣华夫人又是美人中的绝色，岂有不爱清净的理。听了玉圆的话儿，当下便起身下榻，走到妆台边坐下。玉圆乘间和她修梳云鬓，理得一丝不乱，乌光可鉴，又见宣华夫人洗了脸儿，却没有敷粉涂脂。竟是不待宣华不允，替她轻轻的敷上了香粉。小小的点了口脂。宣华娇嗔道：“怎的要你替我妆饰得这般模样。”玉圆道：“夫人绝世容华，原也用不到十分妆饰，小婢痴想，若果加上了几分妆饰，不知要怎样的动人，才敢大胆的试上一试，瞧瞧夫人。”宣华听她如此说来，不禁也失笑道：“痴婢子原是为了如此。

索性让你瞧个饱罢。我来细细的装饰一番。”玉圆听说，不觉暗暗失笑，忙道：“夫人真能如此，婢子的眼福，真是不浅了。”宣华也不和她答话，竟自重施朱粉，巧画娥眉。这一打扮，足足费了半个多时辰，直把个玉圆站在一旁，看得发呆。怎的同是一个女子，苍苍的上天，独付给她这般绝色，好不叫人嫉妒，无怪圣上要不顾礼节，心存非想了。宣华夫人瞧见玉圆出了神儿，便叱她道：“你呆站着作甚，快替我倾去了污水。”

哪知话声未毕，忽见一个宫女慌忙走入道：“圣上贺到。”正是：整得花颜方就绪，刘郎已是到天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风清月白好梦结同心花迎柳拂急事候宫门

话说宣华夫人一时兴起，梳妆得十分精致。忽闻宫女报来道，是圣上驾临。宣华好生惭愧，怎会这般凑巧，我无意中的装饰，他竟来了，瞧了我的盛装粉饰，他越发的当作有意了。

宣华夫人暗自思量，依旧的坐在妆台一边，玉圆见她无意迎接炀帝，当下不待宣华夫人的许可，便拽她起立道：“圣上驾临，夫人快去出接。横竖宫中没有外人，夫人怕些什么，并且夫人不到外面去，圣上还是要到里面来。夫人终也赖不过去，原是要见面的，不如索性去迎接的好了。”宣华夫人听了玉圆

的话儿，却是不错，便一任玉圆拖拽，身不由己到了外面。

炀帝已是来到门前，玉圆的膝儿，向宣华夫人小腿弯里，猛的一撞，顺势拽了她的衣袖，往下一拉，宣华夫人竟身不由己的跪了下去。炀帝含了满面笑容，忙伸了双手，想上前挽扶。

宣华急自跟起，依垂了粉颈，羞得莲颊通红，由宫女簇拥着和炀帝一同入室。方才坐定，炀帝便道：“朕躬尚未进膳，夫人可能赐饮？”宣华怯生生的道：“圣上抚有天下，六宫尽属天子，若须筵席，只命宫女传命御厨，怎的反向贱妾索取。”炀帝哈哈笑道：“夫人之言甚是，六宫尽属天子，夫人便须属朕，收谢同心结子，更见一片深情。朕躬被朝事羁迟了多日，致使夫人寂寞深宫，真觉万分的不安，还望夫人见恕。”宣华夫人听了炀帝的话儿，不禁面红耳热，慌道：“贱妾已蒙先帝恩宠，名分有关，圣上的隆恩，是不能承受的了。”炀帝道：“夫人的话儿错了。先帝垂暮之年，赐与夫人的雨露，能有几何。如今抛下了夫人这般青春妙龄，怎禁得冷落香衾，辜负了旖旎风光。朕藉先帝余欢，想慰夫人，未始不是一番佳话。夫人何必多虑。”

宣华夫人见炀帝说出无赖的话儿，只觉驳斥又不是，默受又不是，沉吟了一回，始道：“圣上抚有六宫，若须佳丽，只要下诏挑选，天姿国色，不难到手，何必定要垂念贱妾，徒遭后人评论。”炀帝笑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有了夫人这般绝色，哪里再寻得出更好的来，舍近而图远，朕真变成了愚夫。若说恐遭后人评论，更是不成问题，朕为了夫人，险些送去性命，尚是不惜，遑论其他。夫人不必一味推辞，快趁今夕良宵，朕与夫人便结了同心的好梦。”炀帝说毕，竟上前去拽宣华衣袖。慌得宣华夫人向后倒退不迭，一时慌不择言，却道：“圣上尚未进膳，妾当备酒侍饮。”炀帝哈哈笑道：“夫人原有美酒藏着，起先怎教朕御厨取去。”宣华夫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假装指挥宫女，安排筵席。

不多片刻工夫，已是酒菜纷陈。炀帝居中坐下，宣华也侧着身子，在一旁同饮。炀帝原是没有心情饮酒，只因一时不忍逼迫宣华，暂将一团欲火压下。便擎了杯儿，呷上一口，看看宣华夫人的云鬓。再呷上一口，瞧瞧宣华夫人的月样纤媚，看到勾魂动魄的一双媚目，不禁举起了酒杯，喝干了一杯。

阅者试想，炀帝拿个宣华夫人，当作了下酒物。一杯一杯的酒儿喝下去，酒为色媒，炀帝便春心荡漾，再也忍耐不住。

向左右的宫女，暗暗使了一个眼色，那般宫女们，何等识趣，便一个个的暗暗会意，溜之大吉，室中光剩了炀帝、宣华两个人。炀帝见是时候了，推杯离座，借了三分酒意，走到宣华夫人跟前，倏的一臂勾住了宣华粉头道：“夫

人你瞧风清月白，如此良夜，快不要误了佳期，同圆好梦去罢。”宣华夫人如醉如痴，半羞半惧的离了座儿。炀帝色胆如天，一边勾住了宣华，向绣榻走去，一边已在替宣华宽解罗襟。宣华夫人明知难免，只得闭上双目，飞红着两颊，任凭炀帝如何。到了绣榻跟前，炀帝将宣华推倒榻上，代她宽去了绣鞋。炀帝金莲入握，魄荡魂飞。想替她换上睡鞋，便在枕边检寻。睡鞋没有寻到，却先瞧见了枕畔的黄金盒子。开盒启视，同心结子，安放在中。炀帝便取了出来。放在枕几上面。再向里床翻寻，竟寻到了一双三寸宽些的小红睡鞋，急忙替宣华夫人穿上。松了外衣，盖上锦被，下着罗帏。

不多时候，春生被底，蝶采花心，新皇雨露浓于旧。宣华夫人也不觉心诚意服的下了降书，早将放在枕上的同心结子，挂在粉颈贴了酥胸，再也想不到曾受先皇雨露的事了。炀帝偿了心愿，见宣华夫人较着先前活泼了多多，越发的殷勤报效。

两个人你贪我爱，恣意的快活了半宵，待到交股酣睡，不多时已是金鸡报晓。炀帝好梦正浓，宣华夫人也是香睡沉沉，炀帝这天便误了早朝，恰巧发生了一件大事。

杨素有本上奏，在丹墀之下，和百官等候了多时，兀是不见炀帝临朝。杨素好生不耐，自恃功高，便匆匆入宫。问明了炀帝寝处，向宣华夫人的寝宫而来。到了宫门跟首，见有两个宫女候在门外，杨素即使一个宫女道：“你到里面禀报圣上，说我要见，有大事相议。”宫女轻轻的颺入了里面，一霎眼儿，已是退了出来道：“圣上睡得正浓，不便呼唤，相国请稍待片刻可好？”杨素皱了眉儿道：“要是他独个儿睡着，我早已走进里面，催他起来了。偏是和他同睡的，又是宣华夫人。”当下沉吟了一回，陡的想了起来，不禁自己笑道：“我真老悖了。”遂又命宫女道：“你可悄悄到里边去，轻轻的唤醒了夫人，说我要见圣上，有急事奏明，请夫人催醒了圣上，岂不甚好。”宫女含笑点头道：“使得使得。”

便真个颺到了里面，走近绣榻，揭开了罗帏看时，宣华夫人的一弯粉臂，却给炀帝作了枕儿。宣华夫人的臻首，也枕在炀帝的肩头。一副睡态，瞧到了宫女眼中，又是含羞，又是暗笑。炀帝和宣华夫人，实因一宵辛苦，此刻睡得浓厚，兀是不易醒来。宫女轻轻的推醒了宣华夫人，宣华从梦中惊醒，惺忪睡眼，见是一个宫女。宫女见夫人醒了。即说明了所以。宣华夫人听说杨相国候在门外，已是多时，不觉勾起了一片羞心，好生惭愧。抬头看时，窗外的红日，已是映入了纱窗。明知已是不早，即和宫女点了点头道：“你去回复杨相国，我已知道了，请相国殿上候驾好了，圣上立刻便来。”宫女遂退到门外，和杨素说了，杨素才摇了头儿，回到殿上。

宣华夫人即摇醒了炀帝，炀帝摩揩双目道：“怎地夫人推醒了朕，不让朕多睡一会？”宣华夫人笑道：“妾和圣上睡得太浓了，此刻已是日高三丈，圣上误却了早朝。若不是杨相国遣了宫女将妾唤醒，妾也正在梦中哩。”炀帝诧异道：“杨素怎的来此？”宣华道：“他有急事奏明圣上，听说已是等候了多时。”炀帝便懒洋洋的披衣坐起，宣华也结束下床，早有宫女过来伺奉。炀帝下了绣榻，由宣华夫人殷勤侍候，盥洗进点完毕，炀帝才与宣华夫人含笑告别。宣华娉娉婷婷的送到门首。

炀帝由内侍拥护着登殿，杨素呈上奏本，炀帝急行展视，方知反了汉王杨谅。不觉惊顾杨素道：“果然不出我公所料。”原来炀帝在没有登位之前，隋主病卧芙蓉轩的时日，杨素即对炀帝道：“他事俱无可虑，只有汉王须防，不如先行下手，剪除了他，免险后患。”

炀帝自是中听，便由杨素伪托隋主玺书，使大将军屈特通赍去，召回汉王。哪知屈特通到了并州，将玺书呈托了汉王谅，谅接视玺书，便知事有蹊跷。只因汉王出镇并州的时候，隋主曾密语嘱咐谅道：“往后若有玺书召汝回都，敕字旁当别加一点，以作暗记，又与玉麟符相合，方可应召入都，不则其中有诈，尽可拒绝，决不罪汝。”汉王便谨记在心。此番接到玺书，书中敕字，并未加一点，又与玉麟符不合，谅便知是伪，虑有他变。便严词诘通，通始终狡狴，不肯吐实。汉王没奈何，仍要通回去复命。杨素即道他拒诏不返，更是深心难测，炀帝深以为然。

及炀帝即位，便下了第二通诏书，却用自己出名，召谅回都。汉王越发置诸不理，反征集兵马，分派将领。汉王原来知弑逆阴谋，便以入清君侧，剪除杨素为名。实因谅与杨素，向不相合，如今闻知炀帝即位，重用杨素，知素定欲图他，不如先行发难，遂署令柱国乔钟葵出兵雁门；大将军綦良自滏口出兵，直逼黎阳；大将军余公理，军出太谷，进逼河阳；大将军刘健由井陘略燕赵；府兵曹斐文安、柱国纥单贵、王（日冉），率兵径趋京师。谅自率精兵三百人，化装混入蒲州城，四下纵火呐喊。城中自相惊乱。蒲州刺史邱和，吓得逾城逃去，谅垂手得了蒲州城池。代州总管李景，起兵拒谅，谅遣部将刘嵩袭景，反被景杀死。

谅不觉大愤，遂调遣乔钟葵往攻代州。另又召回了进攻长安的斐文安、纥单贵、王（日冉）三人，命王（日冉）为蒲州刺史，命纥单贵驻兵河阳，扼守蒲州。乔钟葵奉了汉王的军令，兵临代州城下。代州城的守卒，只有三千人，钟葵攻城之士，却有三万人，增加了十倍，声势可称浩大的了。哪知代州总管李景，是个足智多谋、能文善武的英雄，率了三千军士，守得一所代州城池，宛如铁桶一般坚固。任凭钟葵怎生攻打，只是枉然，有时反被李景率兵出

城袭击，倒吃了好几次败仗。

这时消息已传到了隋廷，杨素便上本奏知，偏是炀帝误了早朝，等到炀帝临朝阅了本章，当下便与杨素计议。杨素扬眉奋臂道：“汉王以入除老臣为名，老臣只须拨付五千骑军兵，蒲州城池克日收回，再定驱除汉王的计儿。”炀帝道：“公已年老，待朕别遣他将前去，不须我公亲劳。”杨素大声道：“自古以来，老将立功的甚多，圣上怎轻视老夫？不必圣上多虑，老臣自愿前往。”炀帝闻言大喜，即使杨素率了五千轻骑，往袭蒲州。

杨素早已成竹在胸，星夜不动声色的到了河滨，征集了商船数百艘，藏兵船中，上覆稻草，悄悄的向蒲州进发。天色黎明，已是到了彼岸。纥单贵丝毫没有防备，杨素率兵上岸，一声呐喊，冲杀过去。纥单贵猝不及防，被杨素杀得大败，逃回蒲州城。正是：莫言老将年衰迈，毕竟机谋胜过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依稀花月貌筵间斟酒消磨英雄气牛背读书

话说纥单贵被杨素袭击，单骑逃入了蒲州城。杨素的军兵便也到了城下。汉王所委的薄州刺史王（日冉），夙震杨素威名，自知难与对敌，便即开城出降。杨素入城安民，上书告捷，炀帝大喜，降诏命杨素还朝。素遵召入都，炀帝即授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兼河北道安抚大使。统了大兵，出军讨谅，攻破了汉王各军。谅被困晋阳城中，无可奈何，只得请降。杨素遂允许他免死，谅便开城迎素，素将谅押送长安，料理善后告毕，班师回朝。炀帝设宴劳素，素乘间替谅说情，竟得免死，废为庶民。这倒是杨素的一件好事。炀帝平了并州，坐享安乐。偏是术士章仇太翼上书道：“圣上酉命立金，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不如迁都洛阳。且讖言又道‘修治洛阳还晋家’。

圣上如洛，更是应讖。”炀帝原是个好动不喜静的皇帝，即从了太翼的话儿，遂幸洛阳。命长子晋王昭留守长安。

一年容易，又是春回。炀帝以洛阳改为东京，改元大业，始在行宫正式受朝。大赦天下，立萧妃为皇后，长子昭为皇太子。进杨素为尚书令。那年暮春三月，命杨素为东京统监工，督造宫室。杨素便四处召募工役，至二百万人。日夜工作，人多手快，不到两个月工夫，已是造成不少的宫殿房屋。炀帝因东京人少，住户萧条，很觉冷落。乃徙各处的富商大户，尽行居住宫旁，计有三万余户。平空把一个人烟冷落的东京，变作了繁华热闹的场所，炀帝才觉欢心。只是到了晚上，依旧闷闷不乐。皇后萧氏问起原因，方知宣华夫人留在长安的缘故。萧皇后虽觉心中有些醋意，只是见炀帝愁眉不展，深恐他闷出病来，当下却不说什么，暗里却命人星夜奔至长安。用一肩轻舆，将宣华夫人接到了东京。到了宫中，萧皇后故作狡狴，暂时不令炀帝知道。萧皇后却先与宣华

夫人亲热了一番，两人合计好了，作弄那个炆帝。

这天晚上，萧皇后着了盛装，打扮得柳媚花娇，在宫中排下了酒筵，请炆帝到来。炆帝到了宫中，见灯火辉煌，酒筵端正，萧皇后又是艳服浓装，面带春色。炆帝和萧皇后平日之间，伉俪深情，原是不恶。萧皇后的姿色，也不失为一个美人，只是比不上宣华夫人罢了，但是从来没有像今晚的光景，炆帝怎的不要奇异。不禁含笑问道：“爱卿今晚这般款待，端的为了何事？”萧皇后也含着媚笑道：“并没有什么事儿，只因日来见圣上闷闷不乐，贱妾引为深忧，今夕故设了酒筵，替圣上解闷的。”炆帝恍然道：“原来如此，爱卿这般深情，朕躬真是万分感激。”当下便一同落座。酒过数巡，炆帝又把个宣华夫人，兜上了心头，不觉酒儿乏味，又是悒悒不欢起来。

萧皇后何等机灵，早瞧破了炆帝心事，却假作不知。故意问道：“圣上好端端饮酒，怎又面色不愉？难道贱妾有开罪的去处？”炆帝慌道：“朕很觉欢乐，爱卿不要多疑。”萧皇后见了这般光景，不禁暗暗好笑。当下一个眼色，使与站了身旁的宫女。那个宫女会意，便悄悄的退了出去。不多时候，又悄悄的领了一个紫衣宫女到来。那个紫衣宫女便捧了金壶，替炆帝斟酒。炆帝正蹙了双眉，念念不忘的想那宣华夫人。紫衣宫女替他斟酒，他正眼也不去看上一眼。猛的紫衣宫女一个失手，将金壶儿撞翻了玉酒卮，酒泼了一桌。炆帝才抬起头儿，正想发话，一眼瞧到紫衣宫女脸上，不觉吃了一惊，怔住在座上，话儿也说不出。那个紫衣宫女，却不慌不忙的，取了一块抹布，细细的将泼酒揩干净，替炆帝重行斟上了酒儿，悄悄的退立一旁。炆帝却将她从头到脚，瞧了又瞧，兀是惊疑不定，早把个坐在一旁的萧皇后，险些笑了出来。只的借着饮酒，忍住了笑容。

炆帝把个紫衣宫女看够了多时，却也忍不住了，便含疑着问萧皇后道：“那个紫衣斟酒的宫女，怎的以前没有见过，还是几时进宫的？”萧皇后道：“她进宫得没有几天，圣上自是不认识了。”炆帝点头笑道：“她的容貌竟和一个人相肖，简直丝毫无二，爱卿你可知道？”

萧皇后摇头道：“贱妾却是不知，她和谁人相肖？”炆帝顿了一顿口道：“宣华夫人也是这般的面貌，并且身段也相同，要不是宣华夫人在长安，朕定要疑她改装了宫女，和朕取笑了。”萧皇后点头道：“给圣上一提起，果然十分相像，只是可惜这个宫女，却是个哑巴。”炆帝笑道：“怪不得她泼翻了酒儿，不说一声救饶的话儿，真是可惜，生了这副容貌，偏故做了个哑子，怎不叫人纳闷。”萧皇后笑道：“圣上不是怀念宣华夫人，夫人又远在长安，如今这个宫女，虽是不能说话，性儿甚是伶俐。面貌既和宣华夫人相肖，今宵便命她侍候了圣上，聊胜于无。圣上你看可好？”炆帝有了几分酒意，心中原在

思念宣华，如今听了萧皇后话儿，倒也有些合意，便点了点头。向那紫衣宫女看时，只见她低垂了粉颈，脉脉含情。萧皇后却含笑说道：“既是圣上允许了，时间也已不早，就请圣上安息。”萧皇后说毕，即离了座儿，一手拽了炀帝，一手拽了紫衣宫女，走入寝宫，她才放了手道：“你们会一会罢。”她便返身走出。拽上了寝门，含笑着走了。

炀帝在寝宫内，将紫衣宫女拥上牙床，见那个宫女，只是憨憨的痴笑，并不宽衣解带。炀帝含笑对她道：“痴孩子别尽自傻笑，快脱了外衣，睡到被里去。”宫女摇了摇头儿，只是不动。炀帝好不纳闷，便先自宽了袍儿，再替宫女解衣。哪知解到了贴肉内衣，炀帝伸手入怀，想摩抚她的鸡头，却有一件东西触手。捞出看时，竟是一个彩色的同心结子，不就是赐与宣华夫人的一个。那个宫女，已是格的一笑，钻进了锦被。炀帝方才大悟，什么哑子宫女，原是心上人儿。不禁哈哈大笑道：“你们串得好，竟把朕瞒在鼓中。”便也钻进了锦被，和宣华夫人算帐。帐儿算得怎样，小子却不能够记得清楚了。哈哈，春宵苦短，又是天明，炀帝出了一身风流汗，早把个闷病治好。

这天兴冲冲的上了早朝，他却下了一道手敕，命监造仁寿宫的宇文恺与封德彝两人，监营一宫，须较仁寿宫伟大美丽。

这道旨意下去，便有一个臣下出班奏道：“圣上宫殿宽洪，园林精美，已足优游燕息，何必要耗府库，劳役人民建造离宫。

不如节财息民，仰见圣德。”炀帝睁目看时，却是蒲山公李密。

密生有异相，面黑若漆，双目炯炯有神，甚有才略，志气雄远，轻财好士。府第中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夙有贤名，震动东京，炀帝也隐有所闻。如今见他出班谏阻，好生不悦。便厉声道：“自古皇帝，莫不有离宫几所，朕建造一宫，卿便妄加非议，朕意已决，莫再胡言，致于罪过。”李密只得默然而息。

等到退朝回转私第，不禁掷冠叹道：“大丈夫不能得明主辅助，即当取而代之。”话声方毕，忽闻背后有人轻语道：“此是何种话儿，大声狂言，不惧灭族不成？”李密回头瞧时，不禁笑逐颜开道：“可儿可儿。”

阅者可知道，在李密背后发言的是怎样一个人物，却是一个秋水为神玉为骨的美人儿，原是李密的宠姬雪儿。生得冰雪聪明，锦绣心肠，天付一串好歌喉，清趣纤曼，遂心所欲，都能应弦合节。每逢李密宴客，席上客有艳丽的词章，密即与寻儿协律成歌，靡不娓娓动听。座上莫不相敬，叹为天人，因此甚得密的宠爱。

这天雪儿闻密回了私第，便入书室中探视，听了密的愤言，便婉言相阻。密回嗔作喜，即将朝中的事儿，说给她听了。雪儿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邦有道则言，邦无道则行，公爷难道不知？”李密大喜道：“卿言甚佳，我当永志不忘，今日气候清和，我思与卿同游郊外，卿可能相许？”雪儿道：“妾愿相从。”李密道：“只是今日出游，不要被衣冠束缚，令人奄奄没有生气。”雪儿笑道：“依了公爷的心意，却要怎样？”密笑道：“我拟做一个田野鄙夫，布衣芒鞋，骑牛出游；卿也装作小家碧玉，骑牛相随。”雪儿道：“事却有趣，只是公爷也不必布衣芒鞋，被人见了惊骇。不如一袭轻饰，足够风流了。妾也毋须改装，毋须修饰，便一同跨牛出游，岂不甚好！”密点头道：“如此甚好。”

当下李密便穿了一件紫色袍儿，取了一卷《汉书》，挂在牛角。雪儿便取了一支玉笛。密又命一个小童担了酒菜，相随在后，便和雪儿各骑了一头黄牛，拣那山明水秀的所在，缓缓行去。一路上熏风扑面，麦浪翻金，不觉得行至了阜涧。那处却是山环水绕，景儿甚是清幽。密便在牛角上，取下《汉书》，高声朗诵。读到开怀的时候，即向小童索酒，痛浮一大白。雪儿却横坐牛背，觉得有兴，便清越越地曼奏玉笛，一阙终时，余音四散。密更抚掌称善，又浮了一白。密却笑顾雪儿道：“如此清游不可无歌，我为卿奏笛，卿可随意歌来。”雪儿笑了笑，便将笛儿授在密的手中。密按了宫商，徐徐吹出。雪儿遂曼转珠喉，轻启朱唇地唱道：喜碧山日亲，把银鱼早焚，销缴了功名分，辎车鸩杖鹿皮巾，也不让黄金印。晚景无多，前程休问，趁明时自在隐，寻几个故人，团坐在葦门，闲则把阴晴论。

歌声歇处，笛尾留音。李密仰天笑道：“今日此游快活煞人了！”不道话声方毕，也有人应声道：“今日此游快活煞人了！”密与雪儿好生诧异，忙向四下察看，却见东首垂杨下面，有一个人策了驴儿，答答的前来。银髯当胸，垂风飘荡。李密失声道：“来者敢是杨公？”那人在驴背上哈哈笑道：“李公清趣，却给老夫打破了。”雪儿定睛看时，方知驴上的老人，便是杨素。当下李密跨下了牛背，杨素离了驴儿，便席地而坐。

小童陈上酒菜，两人便对饮畅谈了一回，方始骑牛的骑牛，乘驴的乘驴，分道而归。杨素回到家中，对他的儿子玄感道：“李密非常人，你可和他深交。”玄感唯唯记下。正是：蛟龙不是池中物，老眼原未见识错。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酒污蟒绣杨素肆威梦惊罗帐陈氏夺魄

话说杨素在阜涧一会李密，对酒畅谈，便知李密是个英雄。

回到家中，命他的儿子玄感，与密结交。玄感依了父言，入后与密结了深交，做出一番事来，今且按下不提，入后再表。

且说宇文恺与封德彝奉了炀帝的旨意，建造一宫，两人本是谄佞的鼻祖

，炀帝要造成的宫，须比仁寿宫远要美丽宽大，两人自然遵旨奉行。便先行相择地势，何处最是相宜。两个人镇日的在洛阳四周察看，寻个好所在，竟也给他们看中了阜涧。

便召集工役惨淡地经营起来。采运各地的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布置在宫中，费去了百万人民的汗血，耗去了无量数的府库，造成了一所美轮美奂的大宫。宇文恺、封德彝复命告成，炀帝便欣然的和了萧皇后、宣华夫人，以及后宫的妃嫔，一同到了阜涧新宫游玩了一回，博得炀帝说了声好，宇文恺、封德彝便也得了重赏。炀帝却与新宫题上了一名，叫作什么“显仁宫”。还是算仁德显天的意思，还是算比仁寿宫更见显赫的意思，真是圣意高深，小子实难深测了。闲话休多，书归正传。

且说炀帝题了宫名，当晚便在显仁宫中赐宴王公大臣。一般逢迎的臣下，白有一番歌功颂德的话。就中却有一个大臣，见显仁宫造得这般奢华，倒惹起了隐忧，深恐炀帝有了此宫，不要流连忘返，镇日的纵情声色，误了国家大事，便思乘间进谏一番。阅者可知这一位大人是谁？却是功高望重的尚书令杨素。

他进趋前席，到了炀帝座前。炀帝见杨素到来，他们的君臣，原已不拘礼节。炀帝即命内侍，移过座儿，与杨素坐下。

早有宫女上前，给杨素斟酒，素正待发言进谏，炀帝却先自顾素道：“公视这座显仁宫，比较了仁寿宫如何？”杨素道：“仁寿宫怎能和此宫相比，只是圣上提起了仁寿宫，老臣却想着了旧事。那座仁寿宫原是先皇命老臣监造的，老臣因先皇与先后春秋俱高，晚境须娱，便在布置上面，稍事华饰。不道先皇节俭性成，竟以老臣造得太觉富丽了，险些遭到严谴，幸得先后解围，才告无事。圣上春秋正富，不比先帝须娱晚境，如今这座显仁宫，较了仁寿宫，奢华不止加上了十倍。老臣深恐圣上耽了声色，忘情国事，老臣不免怀了杞人的愚忧。但愿圣上，须于万机理就的余间，临此清游，要如昔日的先帝游幸仁寿宫一般，老臣不胜欣幸了。”

炀帝想不到杨素到来，说了一大篇的老话，好不刹风景，心中甚觉不悦。只因他是无事不知的心腹，又算先皇的老臣，不便发言驳斥，只得和他的老调，敷衍一下，便装做了笑容道：“公言甚善，朕的建造此宫，只因宇内呈平无事，不比先帝当时，常有祸乱发生，始作此宫，藉为休养的场所，原不是恣意行乐的。”杨素点头道：“只是祸患常出现在细微，漫不加察，即能酿成大祸，所谓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圣上终以小心为是。

”炀帝听了杨素的话儿，只是假意点头。杨素见炀帝纳谏，老颜面很觉光辉，倒也开怀畅饮起来。炀帝却给杨素一番说话，心上甚觉不舒，饮酒也少了

味儿，竟不待席终，便令停宴。

杨素还当做炀帝听了他的谏言，不愿纵饮了，不知炀帝正怀着一肚子的鸟气。当下众臣告退，杨素也行了。炀帝又命内侍，重排筵席，招萧皇后和宣华夫人入座，方觉兴儿勃发，开怀畅饮。萧皇后和宣华夫人又是媚态撩人，软语取笑，炀帝更是快活万分。

哪知合当有事，杨素出了显仁宫，忽又半途折回，重行入宫，撞见了炀帝，又在欢宴，总觉先前炀帝的停宴，原是作假。

炀帝见素突然又来，不得不敷衍着他，仍命他一同陪饮。萧皇后和宣华夫人便欲起身回避。炀帝笑道：“杨公勋旧，二卿不须回避。萧后与宣华夫人只得坐下来。萧后并不在意，宣华夫人却想起杨素宫门等候的事儿，不觉深自惭愧，低垂了粉颈，羞得抬头不起。杨素本不愿意再饮什么酒，只是心下不甘炀帝竟语与心违，欺人太甚，故饮了一杯酒儿，便不沾唇。炀帝劝他饮酒，素即正色道：“老臣方才已蒙赐宴，宿酒未醒，不及圣上量洪，已命停宴，不一刻工夫，又是开筵畅饮。”

炀帝听了素的讽语，暗暗纳闷，怎么今天这个老头儿，一味和我作对。当下仍含笑道：“方才与众臣会饮，此刻却是朕与皇后小叙，我公不要过谦，仍可畅饮数杯。”杨素却起立道：“老臣闻得酒荒色荒，俱能亡人，不但老臣偌大年华，理当节饮，就是圣上也不宜耽情酒色。”

炀帝闻言，虽觉拂意，索性笑道：“把酒消遣，还不至有什么大害，我公何必多虑。”杨素见话不投机，好生忿怒。恰巧有个宫女上前斟酒，素袍袖一拂，意欲阻她不必加斟，袖角拂在壶上，宫女一个不防，失手将金壶倾翻，酒汁淋湿了杨素的蟒袍。素正在愤无可泄，便迁怒到宫女身上，勃然变色道：“怎的如此无礼，敢天天子面前，戏弄大臣，朝廷法度，不准宽容，望圣上即加惩罚，以儆效尤。”

炀帝暗想，这原不是宫女的错误，你自己的袖角，拂翻了壶儿，怎说是宫女戏弄大臣，便欲叫我惩罚。故一任杨素发作，只是默不出声。杨素见炀帝袒护宫女，越发的怒不可遏，竟自喝令左右内侍，将宫女牵出道：“国家政令，全给你们一般妇女小人弄坏了，怎能不惩？”左右的内侍，见炀帝又不开口，杨素又大怒，倒觉为难万分。还是将宫女责打的好？还是待炀帝发了话儿，再打的好？便你看着我，我望着你的面面相觑。

座上的萧皇后见了这般情景，恐闹僵了事儿，便命内侍们道：“你们还不把那个蠢才，拿了下去，重重的打她二十宫棍。”内侍们便遵谕发付。杨素方向炀帝道：“不是老臣无状，原要使得这般宦官宫女，知道圣上虽然仁慈，老臣还须执法相加，往后便不敢这般无礼了。”炀帝见素如此肆威，心下好生不

悦，但因夺嫡阴谋，和许多难言的事儿，全仗他一人做成，就是不快到万分，也只好忍耐下去。依旧的强颜笑道：“我公能铁面执法，使得宫廷整肃，真是朕躬的大幸了。”杨素见炀帝的话虽如此，谅也不是由衷的真言，明知他有些着慌，当下不愿再留，即离座告退。炀帝巴不得他早去，便也不加挽留，由他自行。杨素悻悻回到府中，对他的儿子玄感道：“今上由为父的赤心扶住了他，得登上了大位，如今却荒淫酒色，将来看他如何得了！我好言劝他，他反有不快的表示，我真后悔嫌迟，深负了先皇。”杨素话毕，不禁连连叹息，玄感也是摇头唏嘘不提。

且说炀帝待杨素走后，怏怏的对萧皇后道：“杨素老儿，越发的恃宠泼赖了。”萧皇后道：“他的话儿，原也不错，圣上不必责他，枉了他一片赤心。”炀帝见萧皇后如此说，也就罢了，当下依旧任情畅饮，直饮到宫鼓报了二更，方始停筵，和萧皇后同入寝宫。宣华夫人却独宿孤衾，一时不能成寐，旧事一件件涌上了心头，想着了去世的先皇，生前待她怎样恩爱，不免洒了几点伤心眼泪。想着炀帝待她的深情，便又喜上眉梢。

想到了失节不贞，难免受人评论，不禁懊丧万分，思潮起伏不定，休想入梦一刻。在床上转侧了多时，隐隐的听到宫鼓冬冬三下，已是半夜过后了，不觉神思恍惚。

正待睡着，忽看一宫女到来，上前相请道：“圣上要会夫人，快些前去。”宣华夫人讶道：“圣上已和萧娘娘安睡寝宫，在这半夜深宵，怎的还来召我？”宫女道：“夫人只管前去见了圣上，自会明白。”宣华夫人只怀了满腹疑云，结束下床道：“圣上现在何处？”宫女道：“夫人不须多问，随了婢子走就是。”宣华夫人便随了那个宫女，走出寝室，向前行去。曲曲折折，转了几个弯儿，宣华夫人留神看时，觉得不像在显仁宫中了，心中好生纳闷。问那宫女，又是不出一声，只顾走去，宣华夫人正想责骂她几句，抬头看时，那个宫女忽的失去了踪迹。再定神向四下打量，不禁奇异万分，怎会到了仁寿宫中的大宝殿上了。明明人在洛阳的显仁宫，走得没有多少路途，竟会到了长安的仁寿宫，难道做梦不成？

宣华夫人一边思索，一边只是向前走去，不觉到了大宝殿后面，芙蓉轩跟前。宣华夫人一想，隋主病殁在宫中。顿时毛骨悚然，正要回身走时，芙蓉轩里面，早走出一个宫女。宣华夫人一看，便是先前领路的那个，即问她道：“你一眨眼工夫，怎的不见了，究竟圣上在哪儿，我们怎会到了长安来？”那个宫女狞笑道：“圣上即在轩中，他候了夫人多时了，快些进去罢。”宣华夫人怀着小心，踏进芙蓉轩中，猛见榻儿上面，坐了一个满面怒容的隋主杨坚。宣华夫人这一吃惊，非同小可，慌得遍身战抖，立脚不住，急忙双膝

跪地，连呼圣上饶命。隋主瞋目喝道：“朕躬生前，怎样待你，你这贱婢，这般忘恩负义，朕的尸骨未寒，你便和不肖畜生成就苟且，今日还有面目前来见我？”宣华夫人流泪分辩道：“妾受圣上深恩，驾崩以后，便思殉节，只因无机自尽，致被今上迫淫，实非心愿，还望圣上见恕。”

隋主呼呼冷笑道：“说得好自在话儿，谁来信你？不肖畜生的恶贯，尚没有满盈，到时自有人收拾，你这贱婢死期已到，岂能饶你？”宣华夫人听话儿不佳，忙思起身逃走，隋主已是赶到面前道：“你往哪里走！”说着举起手中如意，对着宣华夫人当头打下，宣华待要避让，已是不及，脑门上受了一记，不禁脑痛欲裂，大喊一声：“痛死我了。”顿从梦中惊醒，依旧好端端睡在床上，浑身却出了一身冷汗，心头别别乱跳，头脑隐隐作痛。

细想梦中景况，不像是个吉兆，难免悲伤了一回。渐觉身儿火热，头脑胀痛。到了天明，竟是挣扎不起，病倒在床。待到炀帝退朝回宫，闻知了消息，急忙前来探视。宣华夫人见了炀帝，不禁珠泪直流，哽咽着道：“圣上，贱妾要和你永诀了。”

正是：恶梦已夺夫人魄，药石难回大地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花开花谢红颜凋零 鱼大鱼小白头失礼

话说宣华夫人见了炀帝，痛泪直流，炀帝温颜相慰道：“夫人想是偶感了风寒，只须吃些发散药儿，便能获愈，怎的说出不吉话，令朕听了凄凉。”宣华夫人道：“圣上没有明白底细，哪知妾有隐痛存在。”炀帝吃惊问道：“夫人有何伤感，无妨说给朕听了，也许能替夫人设法。”宣华夫人摇头道：“冤孽缠扰，无法可想了。”炀帝不禁失笑道：“夫人又说孩子话了，感冒小病，有什么冤孽缠扰？快不要胡思乱想，放心安胆的养病，朕命御医前来替夫人诊治，准叫一服药儿，夫人的病儿便好。”宣华夫人依旧摇头道：“就是圣上请到了华陀、扁鹊，也难治妾的病入膏肓。”炀帝见宣华夫人一味地说那不吉话儿，不免也有些伤心起来，凄着声音问道：“夫人端的为了何事，便会这般光景？”宣华夫人捱延了一刻，禁不得炀帝连连逼问，只得把昨晚梦中的景象，详详细细的说出。炀帝听了，也不禁连打了几个寒噤，变了神色，方始明白宣华夫人的只说不吉话儿，原是为了如此，倒觉惴惴不安，流泪起来，但也无法可想，只得仍安慰了她一番，一面命内侍召医诊治。

萧皇后这时也来探疾，见了炀帝面上的泪痕，便娇嗔道：“怎的这般婆子气，夫人又不是生的绝症，便至慌到如此？”

宣华夫人凄然道：“妾蒙娘娘亲爱有加，此恩只能来生回报的了。”萧皇后急将宣华夫人的嘴儿掩住道：“夫人怎地说出？”炀帝便附在萧皇后耳上

，将宣华夫人的梦儿，说给她听了。

萧后也觉不妙，只是面上仍得安慰宣华道：“乱梦无凭，怎能作准？但教安心调食，自可无虞。”宣华不再答话，只是哭泣。

不多时候，御医到来，炀帝嘱他小心诊治，御医哪敢疏忽，平心静气的切了一回脉，但见他皱眉摇头，少停外出拟方。未几呈上奏案，却是“病入膏肓，药石无功”两语。炀帝看了越发着急，不禁泪如雨下，望了望床上的宣华夫人，似乎睡着了光景。炀帝便和萧后悄悄退出，一同到了萧后宫中。萧后道：“夫人的病儿，到了这般光景，还得早些替她准备后事。”炀帝只是流泪不语。

到了午刻相近，宣华那边的宫女，慌忙入报道：“夫人要不好了。”炀帝赶忙走入宣华夫人寝宫，宣华已是气往上逆，脸儿红得像玫瑰一般鲜艳。炀帝知道是回光反照，急想上前和她诀别，哪知宣华夫人眼目昏花，神经错乱，见炀帝走近床前，她竟当作了隋主杨坚。不禁凄声呼道：“罪在太子，与妾无干，圣上既欲见罪，妾便相随至九泉罢了。”说毕，手乱动了一阵，香魂脱离了臭皮囊，一瞑不视，享年二十有七岁。

炀帝见宣华夫人竟是死了，不禁心如刀割，顿足大恸。隋主和独孤皇后死时，却没有这般的哀痛真泪。这时萧皇后也来了，见宣华夫人已是死去，不免洒了几点泪儿，便即劝慰炀帝道：“人死已是不能复生，圣上也不宜过哀，刚敕廊艘槁郟习旌第拢煤玫奶嫠查纾故钦嫫摹！膘镜△讼艮屎蠡岸绞济闾恐棺×撕派J抢岫鞣霾恢埂○觥笙腱镜哿粼谗抑校幻庠椒(14)诵模阍炅遂镜郟剿墓邪蚕 i R幻婷朔岷袷臻纾窈苍帷？

这天炀帝悲念宣华，饮食无心，萧皇后百般的劝慰。到了晚上，炀帝却不过萧后的情面，始吃了一瓶薄粥，便即上床睡了。起先只是转侧不宁，好不容易等到睡着，没到一个时辰，又从梦中哭醒。萧后惊问所以，炀帝道：“方才梦见宣华夫人，对联言道：‘妾身死了，甚受苦楚’，朕正思问她，受谁人的苦楚，忽的来了两个狰狞恶鬼，将她强拽着去了，朕便哭醒，不想她死了过去，尚要受苦，这多是朕躬害她的。”炀帝说着又不禁伤心万分。萧后忙道：“这多是圣上心记成梦，怎作得准儿？况且一个人死了，便已完了，还会受什么痛苦？圣上自须保重身子才是道理。”炀帝默默无言，兀是如醉如痴，歇了好久，方才闷闷入睡。

一宵易过，到了天明，炀帝懒得临朝，推说身子不安。累得一般王公大臣，纷纷入宫候安。一连好几日，炀帝没有临朝，这天闷得慌了，便对萧后道：“朕须去花园游玩一番。”萧后正恐他闷出病来，如今听说炀帝有兴游园，萧后便凑趣道：“可要贱妾陪去？”炀帝却摇头道：“朕去去就来，爱卿不

必跟随。”萧后只索罢了。炀帝一个人踱进了花园，游玩了一会，甚觉索然无味，悻悻地想回宫了。行经园池跟首，忽闻泼刺一声，急忙看时，却是水中鱼跃。炀帝不觉动了钓鱼的念儿，当下便命内侍移过一把金交椅儿，放在池边，又命内侍取到了鱼杆，炀帝便悄悄地坐在池边，垂纶入水，只等愿者上钩。不多时候，即钩着了一尾鱼儿，炀帝顿时笑逐颜开。在宣华夫人死后，炀帝的笑容，还是第一次发现。

恰巧杨素为了政事进宫，听说炀帝在园中游玩，一径寻到池边，见过炀帝，便将应该奏闻的政事，告知了炀帝。即站在一旁，瞧炀帝钓鱼，炀帝便笑道：“杨公有兴，不妨和朕同钓。”杨素觉得有味，也就不推辞，径命内侍，移到一把金交椅，放在炀帝下肩，相并坐下。早有内侍呈上鱼杆，杨素理一理纶儿垂入水中。这时正过辰牌，初夏的天气，日光渐热，炀帝命内侍取来御盖在上面，遮避日光，御盖张了开来，面积颇大，恰好蔽住了炀帝、杨素两人。在理杨素不该享此权利，应当避让。实因他和炀帝脱节惯了，炀帝也不在意上，杨素也居之不疑。他们两个人钓了一回，炀帝连得了几尾小鱼，杨素钓了多时，却没有一尾上钩。炀帝便笑顾杨素道：“我公才兼文武，淹有众长，钓鱼虽是小道，也要心定气和，才能有济。公钓了许久时刻，一尾没有钓着，谅来对于此道，未能精通，也可算是我公的一短。”杨素钓了多时，没有鱼儿上钩，本在心上不耐烦，如今听了炀帝的话儿，一片奚落，他原是个事事好胜的人儿，怎肯承认己短，便应声道：“圣上钓了多时，只有小鱼上钩，老臣却要钓一大鱼，岂不闻大器晚成，一鸣惊人的话儿！”炀帝听了，已是心上烦恼。

偏是事有凑巧，杨素的话儿，说得没有多时，杨素觉丝纶一动，赶忙提杆，竟钓着一尾金色大鲤鱼。杨素更是得意，即向炀帝道：“如何？老臣有志竟成，圣上也该替老臣欢喜。”

炀帝听了，更觉恚恨万分，又见杨素坐在御盖下面，银髯飘拂，仪容秀中含威，身材又是魁梧，恍然有帝皇的气象，不觉的忌念陡生，面上现出了怒色。杨素瞧在眼中，便起身告退。炀帝默默不语，待素行远了十多步，却故意的高声道：“这个老贼，怎的如此放肆，不怕朕灭他九族不成？”语声送进了素的耳中，不由得十分恼怒，竟自作咕哝，语声也不是甚高的道：“老夫替人作的什么事，本要早诛九族的了。”炀帝听到耳中，怎不要恼怒，立叫内侍，命素且慢出园，道朕尚有嘱咐。内侍便上前唤回了杨素。炀帝却怒气冲冲的回到了宫中。

萧皇后见炀帝面色有异，忙问所以，炀帝愤然道：“杨素老贼，欺朕太甚了。”萧皇后道：“他敢怎样的无礼，触怒了圣躬？”炀帝便将方才的情形，一一说了。萧皇后点头道：“原是杨素失礼。”炀帝道：“可不是吗，如今

这个老贼，还等候在园中，朕欲下一手敕，逼他自尽。爱卿你看可使得？”萧皇后慌道：“使不得使不得。他虽骄肆无礼，但为先朝的旧臣，又是有功于圣上，今日不明不白地赐他自尽，朝臣如何肯服，况且他的旧部甚多，他的儿子玄感，也是执掌兵权的，一旦变生肘下，怎生得了？又兼杨素原是一员猛将，几个内侍，都不是他的对手，圣上赐他自尽，他必然反抗，内侍们制不下他，任他漏脱了出去，那时他只须一声号召，旧部全归，包围了宫城，圣上与贱妾，还望活命不成？”

炀帝听了萧皇后的话儿，觉得十分有理，不禁长叹了一口气道：“依了爱卿的话儿，原是不错，投鼠忌器，朕也顾着，只是他这般骄肆，朕便任他不成？”萧皇后道：“圣上只能徐徐地图他，再作计较，不须急急在一时，反生不测。就是照了他的年龄看来，也没有几年好活了，索性待他自毙罢。”炀帝无可如何，便命一内侍，到园中传谕了杨素，叫他尽自回去，朕的嘱咐你话儿，改日和他说了。内侍奉命前去。杨素正在心下生疑，怎的唤回了老夫，他却回宫去了。那个内侍到了杨素跟前，便传谕了素，素却在袍角上摘下了一颗大珠，暗暗塞入内侍手中，低声问道：“圣上回到宫中，可有什么话儿？”内侍贪了小利，便将炀帝与萧皇后对答的话儿，尽行泄漏。杨素听了，好生气愤，便也怒气冲冲的回归了私第。他的儿子玄感，见素面含怒色，即问原因，杨素愤愤道：“偌大郎君，由我一手提起，他到了今日，竟会忘恩负义了。”玄感听了郎君两字，便知指的是炀帝。原来杨素自恃功高，有时面对炀帝，也直呼郎君，炀帝从来不加驳斥，玄感所以知道。杨素又将事情的始末，全行说出，又顾了玄感道：“圣上对于为父，固是奈何不得，要是为父死了，将来不免要泄愤到儿的身上，儿等还须留意为好。”玄感点头道：“这也是意中事，只好到了那时相机对付了。”

有事便长，无事便短。一天过去，又是早朝时刻。这天炀帝又亲自临朝听政，杨素照例上朝，心中记着了昨天的事儿，不免有些悻悻。踏上了殿阶，忽的一阵阴风，扑面吹来，不禁毛发悚然，顿觉头昏脑乱，双目发花。急思镇定心神，恍惚之中，只见大殿上面，来了一个人儿，头戴垂络宝冕，身穿兗服，手中拿着一把金钺斧，迎面走下阶来。杨素仔细瞧时，这位皇帝服式的人，并不是炀帝，却是帝父杨坚。杨素吓得魂不附体，急待转身耳中恍然听得厉声道：“老贼逃到哪里去？你与逆子干得好事，今天特来取你狗命，你还想偷生不成？”杨素越发的心慌意乱，顿觉双足一软，扑身倒地。正是：亏心干下瞒天事，白日魂现惊老奸。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筑苑圃佞臣献议选采女皇后定评

话说杨素神经错乱，见先皇杨坚的阴魂白昼出现，慌得逃避不及，跌倒在地，似觉杨坚在他的背上，将金钺猛击一下，痛彻心肺，禁不住狂叫一声，鲜血直喷，立即晕了过去。炀帝在宝座上面，看得甚是分明，见杨素无端发了神色，忽的回身扑倒在地，口吐鲜血，心中自是畅快，面上却不得不假作惊慌，传命殿前卫士，搀扶杨素起立，拥出朝门。早有杨素家丁，抢前相扶，用一乘大轿，抬回了家中不题。

炀帝退朝回宫，不禁喜色流露在面上，萧皇后问道：“圣上今日临朝，谅有瑞事闻知？”炀帝笑道：“哪有什么瑞事，爱卿怎生看出？”萧皇后道：“妾见圣上回宫，面含喜色，故而动问。”炀帝恍然道：“爱卿不知底细，今日杨老头儿上朝，忽在殿阶下面跌了一跤，口吐鲜血，眼见老命不久了，朕躬甚觉快心，爱卿谅也爱闻？”萧皇后点头道：“这是天夺其魄，作为不臣的警戒。”炀帝道：“卿言甚是。”萧皇后见炀帝快活，便命宫女设宴，炀帝欣然入座。酒过数巡，炀帝又勾起了一片伤心，想念宣华夫人了，不觉得锁了欢颜，又呈愁态。萧皇后见况，明知他想念宣华，便道：“谅圣上是怀念宣华夫人，又生不快？”炀帝点头叹道：“佳人难再得。”萧皇后笑道：“痴郎君恁地情痴，夫人虽是死了，不能复生，难道除了夫人，便无其他的佳丽不成？六宫之内，才人宫女，为数甚多，此中或有空谷幽兰，暗藏秀丽，待贱妾召集了她们，凭圣上拣取如何？”炀帝不觉大悦道：“爱卿这等大度，足见贤德，不愧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朕躬真是万分有幸了。”

当下萧皇后传令各宫嫔妃采女，齐集正宫外面的大殿上。

听说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六宫中的一般小女儿，哪一个不思得沾雨露，希图恩宠，赶忙涂脂抹粉，着意薰香，一个个装饰得珠围翠绕，柳眉花娇，袅袅亭亭地到了殿上。炀帝和萧皇后移席殿中，一面饮酒，一面留神瞧去，可有绝世佳人。哪知炀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拣来拣去，都觉得不合心意，瞧不上眼，失望似的对萧皇后道：“庸脂俗粉，触目生憎，叫她们去罢。”萧皇后只得命那人退去。

那般嫔妃采女，便乘兴而来，没兴而返，一个个又惭又恨，顷刻之间，尽行散走。炀帝笑对萧皇后道：“爱卿如何？像宣华夫人般的绝世，原是没有的了。”萧皇后道：“那倒不能够一笔抹杀，宫中虽是挑选不出，难道天下之大，绝色的人儿，只生宣华夫人一人不成，圣上不妨命人广选各地采女，入宫听点，定能得到美人。”炀帝不禁附掌称善道：“朕怎恁地痴呆，意会想不到此，多亏爱卿提及。”当下炀帝毫不迟疑，即命心腹内侍许廷辅等，出外采选。不论官宦绅富，庶民小家，若有佳丽的女子，速即选入。

廷辅等奉了旨意，便分头出发，仗了官家势力，大作威福，闹得各郡人民

，一家家不得安宁。炀帝又因选到的采女一多，宫中没处安插，更须造个清幽绝俗的场所，安排这些美人儿，当下便召集了几个心腹佞臣，一同商议办法，就中有一个侍史内郎虞世基道：“圣上若须另筑宸游之所，依臣愚见，显仁宫殿台的气味太重，不足嘲风弄月，吟诗作赋，最佳不须建筑宫殿，全采苑圃体格，择一个相当地段，辟地三百里，已足布置。就中将一半挖成五个大湖，分东南西北中，方圆各占十里，沿河四周，种植花草，筑就长堤，察看相宜的形势，分置亭树几所，不宜过多，便觉灵活。沿堤柳桃相间，杂以梨杏，春来景色，便可无限动人。其余一半再分两半，半掘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大湖，湖中可造三座石山，山须高出百丈，上面建些玲珑的楼台殿阁，便可在内设宴饮酒，远眺四围景色。大湖须与五小湖相通，驾舟往来，可无阻碍。其余一小半，相其地势的如何，分建小院落十余所，便可将选得的美人安排在里面，以供洒扫，圣上的意下如何？”

炀帝听了，不禁大喜道：“卿的条陈，正合朕意，即委卿督造苑圃，一切便宜行事。若能早日落成，更是佳妙。”世基奉命而退，便在洛阳西偏，觅到了合宜的地位，即遵照了己意从事。役工二百万人，日夜不停的工作，到了那年六月，即已造成，同时许廷辅等也已采选到了二千名美女，呈进名单。

炀帝见有这们的多，不禁失笑，顾了萧皇后道：“怎来如此许多的美人，谅来连了无盐、嫫母，他们也列入了美女队伍里了。”萧皇后也笑道：“二千个里面，终有绝色几人，不失圣上的望是了。”炀帝道：“昨天虞世基奏道：‘苑圃已是落成，内有十六个院落，须选择佳丽谨厚的淑媛，作为每院的主持，分拨各院。’爱卿你看可好？”萧皇后乐得凑趣，即道：“圣上的主意甚善，贱妾愿为圣上效劳，代行挑选如何？”炀帝欢然道：“爱卿若能如此，真胜我母后百倍。”当下炀帝已是刻不待缓，一面命内侍设了盛筵，和萧皇后同饮，一面召许廷辅到来，命将所选的美女，分了几起，带到筵前，待萧皇后点选。廷辅便将各处美人，一起起的带进，逐名点至筵前。炀帝且饮且瞧，觉得一个个生得不俗，萧皇后却端相每个头脸手足。凡是肥带稍痴，瘦见骨露，秋波媚而不明，春山翠而不细的人，俱屏过一边。好容易拣着了十六个神清骨秀，体态安娴的美人，炀帝记下了姓名，便亲自面谕，各封为四品夫人，分管十六院事宜。又传命虞世基，监拣玉印十六方，待院名题就，即和主持夫人的姓名，一同刻在印上。制就后，再行分给。

只是十六院的夫人姓氏，和每个人的来历，小子也须交待清楚。原来选中的十六个夫人，一个是王桂枝，原本洛阳人氏，芳年十七岁。她的父亲，在洛阳东门大街上，开一所酒肆，唤做“一醉来”，也不用什么店伙，便将桂枝做了个当垆女，好一块活招牌。一般游蜂浪蝶，终朝不绝地前来买醉，想和桂枝

勾搭。哪知桂枝虽则艳如桃李，却是冷若冰霜，那般轻薄的少年，一个个空望着咽唾，休想她青眼相垂。因此便替她起了个外号，叫做“云里观音”，算是可望而不可接的意思。桂枝的父亲，也是一个爱喝酒的糊涂汉，生性又甚是躁烈。这天傍晚时分，他已喝了七八成的酒，差不多快要醉了，恰巧许廷辅路经酒肆门前，瞧见了“一醉来”三字的市招，觉得名儿很是别致，便不由得停了脚步。向肆中望去，生涯着实不恶。一眼又瞧见了当垆的桂枝，不禁咋舌，酒家胡倒会生出这般绝色的女儿。

廷辅便心下一盘算，踏入了王家酒肆。高声问道：“谁是此店的主人？”桂枝父亲睁开了一双通红的醉眼，瞧了廷辅一眼儿，见是宫监打扮，便停下了酒杯，手儿撑了桌子站立起身道，“不敢，哪一位公公，我王小亭便是，有什么话儿吩咐，请坐下来喝杯水酒。”廷辅毫不客气，便坐了下来。桂枝替上了一副杯筷，送过来一角热酒。廷辅迷细了眼，对那桂枝看了一下，举起酒儿，呷了一口，含笑对小亭道：“那一位小姐，是掌柜的谁人？”小亭道：“那是小女桂枝，今年一十七岁了，还没有受茶，公公可是和她做媒，不知说的是哪一家。”廷辅见小亭醉态可掬，倒觉甚是有趣，便顺了他的口吻道：“不错，是来做媒的，你可晓得，那一家就是当今的天子，你中意不中意？”小亭道：“公公喝醉酒了，怎的说出这般话来，我的女儿，哪有这们福份。”廷辅正色道：“这不是和掌柜说笑，如今圣上命咱挑选各地美女，送入宫中，听圣上点选。你的女儿，生得倒也不恶，若是选入宫去，定得圣上宠幸。”

廷辅的话儿，尚未说完，小亭已是双手乱摇道：“那是使不得，我只生一个女儿，怎生忍得让她选入宫中，活生生的隔绝了颜面，并且这一所酒店，全仗她一个人支持，这件事儿，还望公公作成了他家罢。”廷辅便含笑道：“那也使得，只是圣上的旨意，原是要挑选美女，像你女儿这般姿色，很是难得的人材，理应挑选进去，掌柜既是只有一个爱女，咱们也不忍心拆散了你们父女。但是公私不能兼顾，却又不便，要是掌柜的能拿出了白银一千两，咱替掌柜上下打点打点，包管你的女儿没事。”小亭听了廷辅的话儿，顿时酒性发作，猛地把桌子一拍道：“这是什么话，你也不睁睁眼，我王小亭是几等人，能拿出一千两白银给你，老实的说一声，就是有也不愿填入你的私囊，你这种招摇撞骗的手段儿，我可不来领你的教，快替我滚了出去。”廷辅原是一个无赖，借了选采女的机会，想大大的捞一票财水。他见“一醉来”生涯不错，桂枝生得貌美，又听小亭不愿意他的女儿应选入宫，便想要小亭拿出一千两银子，哪知碰了一鼻子灰，给小亭臭骂了一番，他怎生忍得，只是见他喝得醉了，当下也不愿和他理论，耐了一肚子气，只冷笑了两声，便立起身子，往外就

跑。小亭兀是万分得意，当作给他骂跑的，桂枝的心中，却甚是不安，生恐闹出了事儿。

哪知桂枝料得一些也不错，隔不到半个时辰，早有十多个宫监，骑着马儿，带了一乘小轿，直到“一醉来”酒店门前停下。为首一人，桂枝瞧上去，早已认识，即是刚才和他父亲口角的那个人，便知来意不善。正待回身走入里面，廷辅手儿一指，抢上两个宫监，将桂枝拦住。王小亭虽已喝得烂醉，见了这般光景，已醒了一大半，慌道：“公公，有话好说，且待商量。”廷辅睁圆了双目，厉声喝道：“这是当今万岁的旨意，谁敢违抗，有什么商量不商量！”说毕，竟指挥了宫监，拥着桂枝出了店门，任凭桂枝哭泣，小亭哀求，只是不理，将桂枝推入小轿，抬着走了。小亭不禁放声大哭，只是有什么用处。

活生生地拆离了父女，这便是王夫人的来历。闻者只要看这一般，便知许廷辅等的挑选美女，不知是拆散了人家多少骨肉。

正是：君皇但顾人如玉，怎识分离骨肉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十六苑群芳领袖五大湖胜境题名

话说上回书中，表明了一个王桂枝的来历。十六院夫人里面，还有十五个夫人未表，且待小子一一写来。如今先表一个谢夫人，她的芳名，叫做湘纹。十六妙年华，生得端丽不群。

她的父亲继祖，原江左谢灵运的后人，曾一度仕隋，做个郡丞官儿。只因淡于名利，没到三年，便退隐林下，诗酒自娱。在离洛阳东南二十余里，他辟地五亩，结了一庐，小有园林的雅境。门上题额曰：“养晦庐”三字。那边的乡人，便多称他为养晦先生，遣了子弟，向他求学，他却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甚得该处人民的爱戴。他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德余，年尚幼稚。

女儿即是湘纹，虽是破瓜年龄，诗词歌赋，无一样不是精通。

更得一件谢氏东山丝竹的遗风，擅长各种乐器，尤以一曲瑶琴，为最佳妙。继祖的宝爱这个女儿，自是不消说得。他的老妻金氏，早已故世，家中一切内务，俱由湘纹主持，治理得井井有条。这般贤能的小女子，哪一家不欣羨，便纷纷向谢府求亲问字。继祖爱女心深，那些庸夫俗子，怎在他的眼中，一律给他拒绝。在他授业的门弟子里面，有个梁镜莹，生得面如冠玉，一表人材，所学又精，甚得继祖的垂青，颇属意于他，将湘纹嫁出。只是梁家家道贫寒，继祖也是深悉，他却并不在意。他遣人示意镜莹，命他遣媒说合，镜莹好不欢喜，当下兴冲冲的回到家中。

镜莹原是早孤，由他的母亲郑氏。守节扶养，慈母严父，职兼一身。郑氏却能教子有方，为邻里所重。镜莹那天回去，便将继祖有意于他的事儿，禀知

了郑氏。郑氏却道：“儿蒙谢先生见重，为母的甚是心喜，婚姻大事，关系终身，不得不郑重考虑，虽是谢家的小姐，贤名人所共闻，只是为母的心下，尚思一见其人，再行定夺。”镜莹原是孝顺的人，郑氏所说，从来没有相违，如今听了郑氏的话儿，当然也是无言。郑氏又沉吟了一回。便整一整钗裙，径命镜莹伴陪了她，同到谢府见过了继祖。继祖还当作郑氏亲身前来，替他的儿子求亲，哪知郑氏却一字不提，只称谢了一番训迪的盛情，继祖不觉暗暗纳闷，又不便先行提起。

郑氏和继祖闲谈了一回，便请求见湘纹，继祖见郑氏欲和他的女儿会面，暗自点头，明白了郑氏的来意，尚须视了湘纹的人品，始敢求婚。当下便率了郑氏，同进内堂落座，始命侍女唤出了湘纹，和郑氏相见。湘纹落落大方，周旋中节，郑氏暗自留意，观察了一回，径起身告辞。到了外面，招同镜莹，回到家中，便对镜莹道：“谢家女儿，不是我儿的匹配，只得辜负了谢先生的盛情了。”镜莹甚是诧异，随即问郑氏道：“母亲从何而知？”郑氏道：“儿须明白，并非谢家女儿，不能够匹配我儿，却是我儿不能匹配于她。依了为母的看来，谢家妇女，举止端祥，吐语温婉，容光照人，额现红霞，大有贵相，须归为帝皇的家人。我儿若与成就婚姻，深恐折了福分，于儿不利的缘故。”镜莹方始大悟，息了此念，依旧用心攻读。

继祖一面，意为郑氏见了他的女儿，定能会意，便须前来求亲。哪知一连几日，不见发动。继祖好生疑，难道我的女儿，这般人才，镜莹的母亲，还不合她的心意不成？后来辗转探听明白，继祖不禁叹道：“郑氏女中丈夫，我却不及她了。”因此越发的器重镜莹，常对人道：“镜莹有贤母，哪得不成为佳儿。”这一天的午后，继祖在室中，与他的女儿湘纹闲谈，忽有家丁传进一纸名刺，继祖接来看时，见刺上“许廷辅”三字。

继祖执了名刺，沉吟了一回，问家丁：“这个人是怎样的人物？”家丁回道：“是个内监装束。”继祖听说是个内监，越发动疑。便命相请，湘纹回避入内。廷辅怎地忽会光降林符，其中也有一个由来。

原因廷辅选秀到了此处，四下一打听，便知谢继祖的女儿湘纹，才貌双全，推为第一。又闻继祖作过官儿，谅来手中有些油水，他既是只生一女，必定宝爱，终也不愿将女儿选入宫中，势必出些贿赂的银两。当下便来拜访继祖，由家丁请到里面，和继祖分了宾主坐下。廷辅便将来意说明，哪知继祖毫不推辞，径允将他的女儿选入宫中。廷辅不觉大失所望，忽的一个转念，便含笑对继祖道：“像令千金这般才貌双全，不是咱家当面奉承，选入宫去，后福非同小可，老先生若能用些欢喜银两，咱家准教令千金不受亏。”继祖听说，明知廷辅要些好处，他原不是一钱如命的人，为了爱女身上，花几个银两，更是

情愿。便含笑入内，取出了黄金两大锭，送与廷辅道：“这些小意，公公请收下了。”廷辅也不再假推让，谢了一声，即行纳入了袖中道：“一准如此，明天咱来迎接令千金，老先生今天便好替她料理一切。”继祖点头应允，送走了廷辅，转身入内，告知了湘纹，湘纹吃惊道：“父亲怎生忍得将女儿送入深宫？”继祖笑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像你这般才貌，嫁与庸夫俗子，岂不辜负了一生。镜莹的母亲，谓儿须配帝皇，不为无见。如今趁此点选秀女，到了皇帝家，为父的虽不是贪图富贵的人，但愿我儿的此去，中了郑氏的语儿，便不至辜负我儿了。”湘纹见老父如此说，也是无可奈何，只得收拾一切应用的物件，到了明天，便拜辞了继祖，乘轿而去，这是谢夫人的来历。

如今却须表个樊夫人，却是长安人氏。父亲樊建功，是个尺藉中人，母亲蒋氏，夫妇两个年过半百，只生一个女儿，取名玉儿，生得貌艳于花。老夫妇两，爱若掌珠。玉儿却有一件过人的去处，原来她的身材，虽似弱不禁风，两条粉臂的膂力，偏能胜过伟男，更喜使枪弄棒，熟练诸般军器。她的父亲，原是个武夫，见女儿性喜此道，索性令她终日学习武艺，使得一口好剑，四邻轻薄的人，便替玉儿起了个外号，叫做“胭脂虎”。声名传布了出去，听在选秀人的耳中，便也收罗了去，竟会给萧皇后看中，封为了夫人，这便是樊玉儿的来历。

一个是秦夫人，芳名凤琴，为山西大同府人氏。却是一个针神，诸般女红，没一样不是精通。所绣的花鸟人物，栩栩如生，无人能及。品貌又是生得出众，一双小金莲，推为大同府第一。大同本以出产小脚有名，凤琴能够称为第一，就可不必小子描写了。像这般人才，自然不免给点秀的选入宫中。那便是秦凤琴的来历。尚有十二个夫人，小子若是一个个写出，长篇累牍，不免叫阅者生厌。小子也觉没味，不得不简略地表白了一番，便算交待清楚。

原来一个是刘云芬，开封人士。一是个狄珍珠，饶州鄱阳县人。一个是梁文鸳，陕西兰州人氏，眉间有一娇艳的红痣，愈显娉婷。一个是李忧儿，山西平阳府人，生得玲珑娇小，善解人意。一个是陈菊清，也是洛阳的富室女儿。一个叫作方贞娘，却是江都人。善于度曲，原是个乐户的儿女。一个是吴郡人柳绣凤。一个是田玉芝，生得长身玉立，苗条可人，为襄郡人氏。尚有四个，便是石夫人筠青，张夫人丽卿，黄夫人雅云，朱夫人吉儿。一共十六个夫人，各有一种体态，国色天姿，不愧做群芳的领袖。萧皇后又选了三百二十个人，虽是姿色稍逊十六院人，却也一个个花娇柳媚，便充作了美人。每院分领二十个人，叫她们学习歌舞弹唱，供饮筵的时候取乐。其余的秀女，拣灵慧的，分发苑中楼台亭榭充役。萧皇后一一分派就绪，已是子夜过后，众秀女谢恩退出。顷刻间风流云散，殿上顿觉寂寞，一股芬芳的香味，却还满布在殿中。

炀帝醉眼迷蒙，笑对萧皇后：“爱卿品评群芳，可称公允万分了。”萧后也笑道：“如今满眼莺燕，圣上尽自任意乐去，只恐要乐不思蜀了。”炀帝见萧后打趣她，随后勾住了萧后粉颈道：“朕躬今夕便思一幸蜀宫了，怎说乐不思蜀？”萧后不禁粉脸生春。炀帝便和了萧后同入寝宫，温柔乡里，共效于飞。

容易一宵，又是天明，炀帝临朝，虞世基出班奏道：“新苑落成，敢请游幸，五湖十六院，敬乞题名。”炀帝点头应允。

待到退朝，遂与萧皇后乘了宝舆，同幸新苑。到了苑门跟首，虞世基上前相接，炀帝便命他前导，欣然入宫，炀帝即道：“此苑在洛阳西偏，不妨即名西苑。”虞世基应声称是。一路东湖行去，只见碧柳丝丝，植遍堤上，迎风作舞，恍似折腰接驾。

柳色映着波光，绿沉沉一片，好不幽凉。炀帝点头顾萧后道：“此湖波光生翠，就题它为翠光湖可好？”萧后道：“圣上自是定评，何必问妾。”世基却道：“东湖题为翠光，甚是恰当。”

他们且言且行，转到了南湖，这时骄阳正高。南湖以地势关系，独占了阳和之胜，一轮赤日，映照在湖心，只觉金光浩荡，果成奇趣。炀帝对世基道：“此湖径可题为迎晖湖，卿意如何？”世基道：“迎晖虽佳，似兼浑伦。依臣看来，此湖独占阳光之胜，不如题为迎阳。”炀帝点头称善。不觉得折入了西湖，只见白鸥数点，出没波中，四面芙蓉临水，玉影亭亭，浩荡荡一片烂银般灿烂。萧后欢喜道：“此湖绝佳，圣上快与题个佳名。”炀帝笑道：“朕已是想得了，叫作银光可好？”

世基称善，萧后也道恰当，炀帝甚是有兴。

不觉到了北湖，但见峥嵘怪石，崛起湖中，高低大小，形式各异，波儿因风激动，向石上撞去，便发琮琤的幽响，令人听了意远，炀帝连声称佳，问世基道：“此湖可题什么名儿？”世基思索了一回，摇了摇头道：“还请圣上赐名，愚臣却不敢辱没此湖。”炀帝略一沉吟道：“水清因石洁，不妨叫作洁水湖。”世基献谏道：“非是圣明，怎能想得到，愚臣甘拜下风。”炀帝格外得意，不多一会，转入了中湖，却较四湖略大，一片波光，浩淼明爽，炀帝便题为广明湖。南偏一半，遂已游尽，世基便道：“北面大湖十六苑，圣上索性玩遍了罢。”炀帝笑道：“既来此地，怎肯只游一半。”乃向北面行去。正是：风光不尽仍须赏，莫使南湖笑北湖。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龙游凤窠小梦清凉琴证鸳盟深情火热

?? 话说炀帝和萧后，到了北面大湖跟首，游玩了一刻，炀帝便题大湖为

北海。湖中三个山儿，竟仿了海上三神山的名称，一称蓬莱，一称方丈，一称瀛洲。炀帝又沿着长渠，游遍了十六苑，一一题了名称，乃是景明、迎晖、栖鸾、晨光、明霞、翠华、文安、积珍、影纹、仪凤、仁智、清修、宝林、和明、绮阴、降阳十六个苑名。炀帝便命王桂枝主持了景明苑，谢湘纹主持了绮阴苑，樊玉儿主持了积珍苑，秦凤琴主持了清修苑，刘云芳、狄珍珠分主了影纹、文安。梁文鸳主持了迎晖苑。栖鸾苑委派了李庆儿。陈菊清主持了宝林苑。方珍娘、柳绣凤，一个晨光苑，一个仪凤苑。田玉芝管领了和明，石筠青主持了降阳。张丽卿、黄雅云、朱吉儿三个，分管了明霞、翠华、仁智三院。十六苑的夫人，少不了又谢恩一番，各自入院主持。

名称既定，已近午刻。炀帝始和萧皇后回到了显仁宫进膳。

虞世基却将先时拣得的玉印十六方，派匠速刻，以便十六苑夫人分佩。炀帝进过了午膳，又是命驾西苑，并命内侍马忠为西苑令，专司出入启闭的事儿。那时十六苑的夫人，既是奉了旨意，各人分住了一苑，便一个个都想君皇宠幸，各在苑中张扬铺丽，肆意的争新斗异。琴棋书画，笙管箫簧，这一般东西，更是应有尽有。

这天炀帝却先看中了仪凤苑，原来苑的四周，尽是翠竹环绕，绿映窗棂，在这炎夏的午昼，惟有此苑凉爽，炀帝故先中意，他也不用护卫随从，身穿一袭纱袍，头戴平凉纱巾，手中执了一柄薄罗小圆扇，一个人悄悄地踱到仪凤苑，已觉凉生半身，好不爽人。走进了苑中，却不见一个人儿出来迎接。炀帝原是不重视礼节的，并不在意，便留意苑中陈设，但见四墙所悬，不是什么书画挂屏，都是一只只竹丝小篮，篮中盛着鲜花，发出一股清香。苑中桌椅，又是斑竹制成，丝毫没有一些俗气，只觉满目清凉。炀帝甚是有兴，见没有人来侍候，他也不自声张，便倒身在竹榻上，想做一个午梦。

忽的靠墙的碧纱橱呀的一声，门儿轻启，只见走出了一个美人，身穿一色的碧罗衫子，不施脂粉，未扫蛾眉，身材儿甚是苗条，手中执了一柄芭蕉扇儿，盈盈直到炀帝榻前，轻折柳腰，将身拜倒道：“贱妾仪凤苑柳绣凤，接驾来迟，罪该万死！”却是一口的吴侬软语。炀帝听了，觉得清脆悦耳，便含笑将她拽起道：“不须多礼，朕躬来得不巧，却将夫人的香梦惊醒。”绣凤笑道：“圣意竟谓贱妾昼睡了。”炀帝讶道：“夫人在碧纱橱中走出，难道不在里面安息？”绣凤道：“这个碧纱橱，圣上还没知低细，它的外面，却是一个碧纱橱形式，其实却睡不得人，原是一个暗门，贱妾方才在内室收拾，未知驾到，待至收拾了出外，始知圣上已是悄悄的来了。”炀帝听说，便在榻上翻身坐起道：“怪不得先前朕也瞧一瞧，纱橱里面，不像有什么人，入后夫人走了出来，朕还认作方才没有仔细瞧明，故而未见夫人。如今却明白了，原是一个暗

通内室的门儿。”

炆帝一面说，一面立起身，走向碧橱那面。绣凤忙抢前开了门儿，炆帝踏入橱中，便走到了内室，瞧那室中的布置，也是雅而不俗，凉榻花簟，十分精致。

这时苑中的二十名美人，一齐拜见了炆帝。绣凤便含笑对炆帝道：“谅来圣上午膳已过，也用不进什么酒筵？”炆帝点头道：“夫人的语儿甚是，不必忙乱了。”绣凤向左右使了一个眼色，不多时，便有一个美人，献上了一个解暑的妙品，乃是白荷花制成的香露。炆帝呷上一口，觉得凉沁心脾，芳生齿颊，便喝尽了一杯，不住的称美。

原来柳绣凤的父亲，原是吴郡一家有名的花露肆主，绣凤得自秘传，也能精制百花香露，自是出色当行了。炆帝见绣凤淡雅可人，便有心思幸了，当下便含笑对绣凤道：“朕躬意借夫人一席之地，作个午梦，夫人可能容得？”绣凤横波一笑道：“圣上怎的问出，贱妾哪有不容之理儿。”炆帝涎着脸道：“还须夫人相伴。”绣凤不觉红侵素面，脉脉含情。那般知情识趣的二十个美人，便都抿着小嘴，悄悄退出，炆帝左右已是无人，也不管白日晴天，便将绣凤推倒在榻上，实行了游龙戏凤。

一霎时间，露滴牡丹开，绣凤娇喘微微，炆帝汗珠滚滚，不由得相视一笑，停止了工作。绣凤结束一番，取出了一方汗巾，替炆帝拭去了汗渍。炆帝软洋洋的卧在凉床上面，不久便睡着了。绣凤替他盖了一条夹罗薄被，悄悄退到外面，准备点心，待炆帝醒来时充饥。

炆帝这一睡，直睡到了申刻初时，方始醒梦，睁眼看时，只见绣凤坐在床沿，手中执了一把朱红小麈尾，替他驱蚊。炆帝含笑坐起，早有美人捧进了一盆温和的面水，走到床前。绣凤放下麈尾，绞干了巾儿，呈与炆帝。炆帝揩过脸儿，一个美人呈上了漱口水儿，却是和着蔷薇露酌。炆帝取来漱了口，只觉得满口芳香。接着一个美人却捧来了一银盘子，里面放着一只玉碗，呈到炆帝面前。炆帝看时，乃是一碗莲子羹。炆帝肚中本已有些饥饿，便取来吃了，笑对绣凤道：“这碗莲子羹，味儿真是不恶，酥甜可口，又不觉腻嘴，夫人的是一个妙人”。

绣凤笑道：“十六院中，不知有多少妙人藏着，像贱妾般愚蠢，怎能当得妙人两字。”炆帝听说，不禁哈哈大笑道：“既是卿如此说了，朕还须到其余的苑中一走，瞧瞧究有多少妙人儿。”当下便立起身子，穿出了碧纱橱。绣凤和二十个美女，随后相送，直到炆帝的影儿，仪凤苑跟首瞧不见了，才始入内。

炆帝出了仪凤苑，心想此刻上哪一苑去。转念不如信步向前，到哪一苑

，便是哪一苑，倒也觉得有趣。便兴冲冲地沿着长渠而走。忽的一阵风来，听得琴音清婉，炀帝便不觉的循声寻去：那是哪一苑的美人，却有这般雅兴，操得一手好琴，定是个妙人，便走到了绮阻苑跟首。泠泠琴声，便是此中传出，炀帝却不即走入，立在苑门跟首的浓阴下面，侧耳细听，却辨不出操些什么。炀帝暗吃惊，难道操琴的人儿，还能自谱新声不成？一念猜个正着，里面琴弦，便绷的一声，断去了一弦，那个操琴的绮阴苑夫人谢湘纹，却把琴儿推过一边，含笑起立，对身边的美人道：“快些随我出外，前去迎接圣上。”那般美女们，还当做谢夫人有意打趣，便都含了笑容，只是停着不行。

湘纹见她们不信，她便自个儿轻移莲步，向苑外走去。炀帝已是走入了苑中，湘纹便即拜倒道：“琴弦忽断君弦，贱妾便知圣上降临了。”炀帝含笑相扶，一同携手入苑。那般美人们，见炀帝真的到来，慌忙上前拜接道：“夫人起得灵卦，早知圣上驾临，却命婢子们迎接，婢子们只是不信，哪知果然便来。”湘纹笑道：“你们哪知袖里玄虚，当我起了卦儿，实因君弦无故中断。不是有人窃听，弦便不断，试思这个所在，哪有闲人敢来？我便猜准，定是圣上了。”

炀帝也含笑道：“朕闻窃听操琴，须是个知音的人儿，琴弦方会中断，朕听了夫人的雅操，不知操些什么，怎会也断琴弦？”湘纹道：“那是圣上可想什么念没有？”炀帝恍然道：“朕却想过的，意为夫人所操，谅是自谱新声。”湘纹轻盈一笑道：“只此一念，便是知音。”炀帝道：“既是这般，倒要请问夫人，所操的一曲，倒是何名？”湘纹道：“唤作《襄王梦》，原是神女巫山的一段故事。”炀帝笑道：“好一个《襄王梦》，却将朕躬引入了巫山，来会夫人神女了。”湘纹听了炀帝的话儿，羞得抬头不起。炀帝又道：“朕躬意欲相烦夫人重操《襄王梦》，不知夫人可肯？”湘纹笑道：“圣上不嫌下里巴音，贱妾只得献丑了。”当下湘纹重理了七弦，鼎中添了好香，湘纹便危坐操琴。炀帝静了心儿，细细领略，起初只觉冷冷风声，恍如推送云儿，渐觉切切磋磋，如相幽语，继又靡靡荡荡，一片春声，末却宛宛悠悠，令人意远。

一曲既终，湘纹推琴笑道：“污辱了圣听。”炀帝却附掌道：“听了夫人的雅奏，使朕的俗尘万斛尽行消去。”湘纹道：“圣上谬加奖语，贱妾越发要自惭了。”炀帝见谢夫人娇态如画，应对得体，便不愿即时离开绮阴苑，却笑对湘纹道：“朕思饮酒，夫人可能见许？”湘纹道：“贱妾却不能见许。”炀帝不禁诧异道：“夫人何故见却？”湘纹道：“圣上不见月影已是上了柳梢头了，再行在这里进酒，越发深夜了，萧娘娘不要动了不安？因此贱妾不敢相留圣上饮酒。”炀帝听了，不禁哈哈大笑道：“夫人莫将正宫视作了醋娘子，她是任朕游幸各处，夫人何必担心。朕躬不但今宵在此饮酒，实对夫人说声，今

宵便在此苑留宿，不回寝宫的了，难道夫人也不见允不成？”湘纹听了，两朵红云，飞上了粉面，只是拈弄衣带。那般识趣的美人，不待谢夫人吩咐，便径自安排宴席。美酒盈尊，佳肴满筵。炀帝命湘纹一同陪饮，二十个美人儿，便在一旁奏起笙歌。这时绮阴苑中，顿觉热闹万分。炀帝尽情畅饮了一回。

正欲撤席的当子，一个内侍进苑拜禀道：“正宫萧娘娘请问圣上，今宵还是留宿苑中，还是驾回显仁宫？”炀帝向湘纹看了一眼，便对内侍道：“上复娘娘，朕今宵留幸此处了。”

内侍回身退出。炀帝笑对湘纹道：“如何，朕的话儿，可不是哄骗夫人的。”湘纹娇痴道：“贱妾终是不信。”炀帝讶道：“夫人怎还不能见信？”湘纹道：“还是要来询问的，便是令妾不信的凭证。”炀帝笑道：“询问一声，原是应当。夫人便以此加罪，照了这般看来，夫人倒是个善于拈酸的醋娘子？”

这几声话儿，说得站在两旁的美人，一个个齐声大笑，湘纹也不禁低头一笑。炀帝便指着窗外的明月道：“时候不早了，夫人可能和朕同操《襄王梦》，不要辜负了良宵。”湘纹只是含羞不语。炀帝即上前携了她的纤手，一同走入了内室，阖上门儿，共入罗帏。湘纹却也意想不到，一曲《襄王梦》，作了个月老，成就好事。正是：君皇雨露恩情重，襄王一梦证鸳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惜花陈词王桂枝得体当筵献曲朱贵儿易服

话说炀帝和湘纹，襄王一梦，证了鸳盟。好梦易醒，又是天明。炀帝起身盥洗，进过早点，谢夫人率了二十名美人，送炀帝出了绮阴苑，登辇而去，即便临朝，朝中无甚大事，炀帝退朝回宫。萧皇后笑对炀帝道：“西苑之乐如何？”炀帝应声道：“西苑之乐不思蜀。”话毕附掌大笑，遂又命驾西苑，和萧皇后登辇同去。中途萧皇后对炀帝道：“从显仁宫到西苑，圣上何不令人筑一御道，直接贯通，不但便利，并且壮观。”

炀帝不禁点头称善。到了西苑，命辇车直临迎晖苑，萧皇后道：“圣上不临他苑，径诣迎晖，想是情有独钟？”炀帝也笑道：“迎晖苑为哪一位夫人主持，朕还没有记清，爱卿偏会说嘴，什么情有独钟。”萧皇后道：“贱妾却因圣上这般清晨，便临此苑，故而相戏。”炀帝点头道：“爱卿你可知道，西苑一十六苑中，清晨佳景，只有此苑独占其胜，朕的命驾前往，却因此故。”萧皇后道：“原是这般。”炀帝指着东首那边道：“此刻已是过了景明苑，再过了明霞、翠华两苑，便是迎晖苑了。辇声嶙嶙，在长渠上，曲曲弯弯地过去，到了明霞苑跟首，明霞苑的主持人张丽卿，恰在苑门前面，指挥美人们扫除花径。”

见辇车到来，上面端坐了炀帝和萧皇后，丽卿和一般美人们，都拜服在地上，口称接驾。炀帝在辇车上面，袍袖微抬道：“夫人请起，朕躬此刻先到迎晖一游，少停再来。”炀帝的话儿未完，辇车早已过了明霞苑。张丽卿站起娇躯痴痴的望了辇影，只是发怔，那般美人却道：“圣上少停便须到来，我们快去准备准备。”丽卿笑道：“忙些什么，圣上虽说少停再来，究要来了作准，即使来了，诸般都已舒齐，也用不到准备。”

此时炀帝的辇车，已是到了翟华苑跟首，苑中的美人，听着了辇声，待得出苑看时，只见辇车的影儿了。炀帝却在辇上，指着前面道：“爱卿你瞧，那边朱栏曲曲的所在，便是迎晖苑了。”不多时候，辇车到了迎晖门首，恰巧苑主王桂枝在花丛中灌水浇花，见炀帝和萧皇后驾临了，放下了浇花筒儿，从花中走出。炀帝和萧皇后才下辇，王夫人拜倒娇躯道：“贱妾迎晖苑主持王桂枝迎接圣上娘娘。”炀帝和萧皇后，一人一手，将桂枝扶了起来，炀帝指着苑外的百花，对萧皇后道：“爱卿你瞧，西苑中花儿最多的所在，要推此苑第一了。”萧皇后点头道：“芳菲触目，清芬爽人，凌晨来此一游，却能使人开怀。

圣上方才道的，清晨佳景，只有此苑独占其胜的话儿，却是不虚。”炀帝步入了花丛，萧皇后携了王夫人，随后相从。炀帝见了浇花筒儿，回头对桂枝道：“浇花这些事儿，夫人只须指挥美人们，何必亲劳。”王夫人笑道：“贱妾惜花早起，爱月迟眠，宁愿亲自浇花，觉得心安。若是委手他人，能够体惜花枝，原是不妨。万一是一个不爱花儿的人，便不免憔悴了花儿，贱妾怎生忍得。”炀帝听了，连连点头道：“夫人能爱花如命，直是百花之幸了。”萧皇后也笑对炀帝道：“听了王夫人的话儿，实足令人猛悟，不但管理花儿便须如是，即是圣上万机重政，也是不能委手他人的啊。”炀帝笑道：“夫人一席话，却引出了爱卿的谏词了。”他们三个人，在花丛中赏了一回，便入苑中坐定，早有二十个美女，前来拜见过了，献上清茶。炀帝想起了建筑御道的事儿，便命一个美人，出苑传命内侍，宣召虞世基到来。

不多时候，虞世基已是奉召入苑，世基拜伏在地道：“圣上见召，有何圣谕？”炀帝命世基起立，赐座一旁，世基谢恩落座。炀帝含笑道：“这所西苑，仗卿干才，造得甚称朕意。

只是朕从显仁宫来苑，一路上道途不平，坐在辇上，颠荡晃动，甚觉不适，故特召卿来此，嘱卿速即飭人，造一整齐御道，从显仁宫宫门跟首，直达西苑苑门，卿可能早日办成。”世基道：“西苑般广大，不到两月时日，已是告成了。显仁宫至西苑，不满十里路程，筑一御道，甚是容易，不消一旬时日，管叫御道整齐。依臣愚见，在那御道两旁，不妨遍植杨柳，浓荫夹道，岂不甚好。”炀帝点头称善，世基离座告退，自去召集工役。

王夫人却命美人们，排开筵席，请炀帝和萧皇后并肩上座，她也坐在侧首陪饮，二十个美人，便轮流着上前斟酒。酒过数巡，王夫人道：“闷酒寡欢，朱美人歌喉清丽，婉转动人，快些歌上一曲，替圣上娘娘佐酒。”王夫人说毕，二十个美人里面，便有一个美人，亭亭走上。炀帝仔细瞧视，见那朱美人绰约如娇花，甚是动人，朱美人侧立当筵，轻轻唱道：人生得意小神仙，不是尊前，定是花前。休夸皓齿与眉鲜，不得君怜，却也枉然。

君若怜时莫要偏，花也堪怜，叶也堪怜。情禽不独是双鸳，莺也翩翩，燕也翩翩。

一曲既终，炀帝鼓掌称妙，便斟酒一尊，赐与朱美人道：“你叫什么名字？”朱美人接酒饮尽，谢了圣恩，始道：“妾名贵儿，蒙圣恩封为仁智苑的夫人朱吉儿，便是妾的胞妹。”

炀帝越发欢喜道：“卿家姊妹，同选入宫，倒也是一件美事，只是妹子却作了夫人，姊姊偏做个美人，未免有屈，可惜十六苑夫人，俱已定当，一时尚难更动奈何？”萧皇后笑道：“何不将她们调到一处，让妹子做个美人，姊儿改作仁智苑的夫人，岂不甚好。”炀帝含笑点头道：“使得使得。”朱贵儿慌忙俯伏道：“蒙圣恩将贱妾姊妹两个调集一苑，已是感德无量，如欲使妾和胞妹易位，却不敢僭越，实因胞妹姿色才艺俱胜贱妾，还望圣上和娘娘开恩。”炀帝笑道：“卿不必过谦，待朕传命汝妹，来此面谕。”当下炀帝便唤过了一名美人道：“你到仁智苑去，宣朱夫人到来，道朕有话面谕。”

那个美人便轻移莲步出了迎晖苑，一个转念，仁智苑离了此间，也有三里多路程，炎夏六月的时令，怎能走得这三里多路？便转至苑后海堤跟首，曼声地唤了声来船，早有一艘双桨小船，沿着堤岸过来，停桨住了船身。船梢上一个十四岁的小宫监，仰着脸儿道：“上哪里去？姐姐是哪一苑的？”那个美人，一面放着小心，跨到了船中，一面说道：“迎晖苑的，奉了圣上旨意，到仁智苑去，迎接朱夫人到来。”小宫监听说奉了圣上的旨意，哪里还敢怠慢，手儿一使劲，双桨划开了碧波，如箭划向仁智苑去。不多时候，已是到了仁智苑山脚跟前。原来仁智苑的地位，都是左首依山，右首傍水。炀帝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意义，故题名为仁智两字。小宫监停桨住船，那个美人上了堤岸，走进仁智苑中，见过了朱吉儿，便将来意说明。

吉儿听说炀帝在迎晖苑相召，便略略的修饰了一回，和了那个美人，一同坐了原船，不多时候，已是到了迎晖苑后面。

走上了堤岸，到了苑中，吉儿轻折柳腰，盈盈拜倒道：“贱妾朱吉儿，叩请圣上娘娘的圣安，不知圣上传命宣妾，有何见谕？”炀帝见吉儿容貌，和贵儿的姿态，竟是不相上下，只是吉儿的面颊，略较贵儿丰腴些罢了。当下炀帝

命美人扶起了吉儿，在下首添了一个座位，炀帝含笑命吉儿坐下道：“朕躬现有一件事儿，须与夫人商议，不知夫人可能依得？”吉儿道：“圣上有话见谕，贱妾怎敢不依。”

炀帝遂把手一挥道：“夫人的事儿，便在她身上。”吉儿随指瞧去，见是她的姊姊贵儿，站在王夫人的身后，不禁讶道：“有什么事儿，却在贱妾的姊姊身上？”炀帝便将他的意思，说给吉儿听了，吉儿欢然道：“圣上若能如此，贱妾正在求之不得，怎会不依？”炀帝好生欣快，回头对贵儿道：“如何，卿的妹妹已是允许了。”贵儿道：“妹妹原是肯依，贱妾却是不能依得。”萧皇后见贵儿执意不依，深恐她触怒了炀帝，反致不欢，忙与贵儿了使个眼色道：“你们姊妹名式上虽是一个夫人，实际同处在一个苑子里，原是无甚高低上下，不必再推了，姊妹俩快快谢恩，回苑去罢。”

贵儿见萧皇后这般说了，便无可奈何了，和了吉儿，一同谢恩，告退出苑。炀帝却笑道：“贵儿到了仁智苑，这儿不是少了一个美人了吗？”吉儿忙道：“不妨，姊姊到了那里，贱妾作了美人，苑中便多了一个美人，即可调一个到来。”炀帝道：“原是要如此的，朱贵儿姊妹俩，方始出了迎晖苑，回到了仁智苑，便派了一个美人过去，顶那贵儿的缺位。”

吉儿和贵儿，入了内室，吉儿便将夫人的命服脱下，欲和贵儿更换，贵儿哪里肯，笑道：“夫人和美人，有什么分别，妹妹尽自照旧，我也仍是如此，一同主持苑事，那就是了。”

吉儿道：“话儿却是如此说，衣服却不能不换，万一圣上驾临，见我们姊妹俩，依旧没有更换，加上了违旨的罪名，反为不妙。”贵儿听说，觉得有理，始肯更了服式。从此姊妹俩一同主持苑事，把个仁智苑，管理得十分精致，这且不提。

且说炀帝见朱贵儿、吉儿俩走后，笑对萧皇后道：“今天这个事儿，却是快心。”萧皇后点头道：“她们姊妹俩同处一苑，却要更比我们快心了。”炀帝点头，问王夫人道：“有什么时候了？”一个美人接口道：“午时初刻。”炀帝笑道：“不知不觉已是午时了。”正在说时，忽有一个内侍入苑报道：“长安太子那里，有使臣遣至，刻在西苑门首，等候圣谕，还是明日朝见，还是即刻进见？”炀帝尚未发言，萧皇后听说长安太子来使，即道：“昭儿怎的遣使到来？也许有事儿，圣上可即刻传见了罢。”炀帝见萧皇后这般说，便对内侍道：“你去领那来使进见。”内侍奉命出去，到了西苑门首，率领了来使，直达迎晖苑。来使见了炀帝，俯伏在地，呈上太子表章，炀帝展开看时，却没有紧急大事。便笑对萧皇后道：“原是昭儿请觐的表章。”萧皇后方才心安，便道：“贱妾也多时不见昭儿了，圣上不妨准了他的奏本，让他到洛

阳来一回好了。”

炀帝即对来使道：“上复太子，准如所奏。”来使退出，自回洛阳复命。炀帝在迎晖苑进了午膳，便笑对萧皇后道：“我们上哪一苑玩去？”正是：游龙踪迹原无定，不是东来便是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急转金铃纷飞莺燕逼求松鼠笑索胭脂

绿沉沉浓荫，罩满了苑外，冷生生凉气，充实了苑中。一阵阵蝉声，在树叶丛中发出，在那浓荫下面，却有一个苗条佳人，身穿月白色的衫子，只因绿叶浓荫，映罩月白衫上，便也呈出淡绿色彩。她脚上的弓鞋，是淡黄色的；她头上的宝髻，却是疏疏松松的风凉髻儿。她的右手臂弯上，一只松鼠，伏在上面，两个小眼珠儿，只向四面乱瞧。她的左手腕上，悬了一只锦囊。锦囊里面，满满的装着一囊松子。她一面在囊中挖出松子，一面喂给松鼠吃去。她挖的时候，不十分敏捷，吃出了味儿的松鼠，等得不耐烦，便在她的右臂弯上，蓦的一跳，跃到她的左手腕上，伸出爪儿，攫取宕在下面的锦囊，想扒开了囊子，吃一个尽饱。她被松鼠出其不意的一来，倒吃了一惊，不觉手儿一摔，将锦囊抛落在地。

她正待上前拾取，哪知松鼠来的灵活，抢先一跃下地，竟啣了囊儿，蹿到了一棵大松树上面，一连几跳，已是不见了踪迹。任凭她唤破娇喉，那只松鼠只顾躲在一团松针里面，扒开了锦囊，大嚼她的松子，再也不肯下树了。她却仰起了粉脸，痴憨憨的望着松顶。蓦的她的一双妙目，被人自后用手掩住，她慌的发急道：“谁和我打趣，掩没了我的双目，松鼠蹿跑了，我可不依的，快快放手，让我瞧那松鼠，端的躲到哪里去了。”她的话声未毕，掩目的那人便把双手放下，哈哈大笑道：“痴孩子，松鼠上了松树，它还肯下来不成？”她回头瞧时，原是炀帝，脸上充满了笑容，立在她的身后。她慌的转回娇躯，拜倒在地道：“贱妾翠华苑主持黄雅云，未识圣上驾临，有失远迎，还望圣上恕罪。”炀帝将她扶起笑道：“朕躬来的时候，夫人正在娇声唤那松鼠，朕从侧首抄到夫人背后，夫人怎会留神得到。”

炀帝边说边瞧，见那雅云，娇小玲珑，活泼泼的一双秋波，越显得神情如水，貌艳于花。原来炀帝在迎晖苑进了午膳，问萧皇后再上哪一苑玩去，萧皇后多喝了几杯酒，头儿重重的，觉得有些醉了，便笑对炀帝道：“圣上自去玩罢，妾想留在此苑，小睡一回，圣上可能相许？”炀帝笑道：“朕昨天在仪凤苑作了一个昼梦，爱卿今日便要留此小睡了，只是朕躬有柳夫人相伴，爱卿除了朕躬，还有谁来相伴？”萧皇后格的一笑，玉臂勾住了王夫人的粉颈道：“妾也有王夫人相陪，圣上可不要捻酸。”炀帝不禁大笑，便独个儿走出迎

晖苑，王夫人欲起身相送，却给萧皇后勾住了道：“任他去好了，他是不拘礼数的。”王夫人只得不送，炀帝已是到了苑外，内侍们请炀帝上辇，炀帝道：“不用了，你们可在此等候，朕若须坐时，再命人传唤。”

炀帝嘱毕，便信步上前，一路上寻思，这回先到哪苑？蓦地想着，有一个苑子门前，似有几棵大松和不少的大树，浓荫覆屋，定是清凉所在，何不上那儿走去遭。当下主意既定，却是忘了那个苑的名称，低着头寻思了多时，只是想不上来。忽的一阵风儿，听得风中隐隐有人娇声呼唤，却是阿翠两字。炀帝听在耳中，不觉动了灵机，失声道：“那个苑子，不就是翠华两字，怎会一时记不起来了。”炀帝想着了苑名，匆匆前去。

在离开翠华苑三四十步开外，炀帝已瞧见了雅云的一副娇态，便不动声色，悄悄的从侧首里掩了过去，蹑到雅云背后，和她玩了一回。见她生得着实可爱，含了笑容，携了雅云的手儿，走向翠华苑去。雅云兀是不住的回头，瞧那松树，可有松鼠蹿出。炀帝笑拍她的香肩道：“夫人不要念念不忘那个松鼠，朕躬替夫人弄几头来好了。”雅云好生欢喜，急忙称谢。

到了里面，炀帝见苑中陈设，都是古香古色，十分清幽。

雅云却是娇憨万状，将二十个美人，一个个从里面拖了出外，见过了炀帝，雅云笑对炀帝道：“妾命她们捉一回迷藏，博圣上一粲如何？”炀帝见雅云一味的孩子气息，越发觉得可爱。

当下便道：“她们的迷藏，怎生捉法？”雅云摇头道：“圣上不要多问，看她们玩好了。”那般美人们，听说捉迷藏，一齐转入了里面，兀是不见出外。炀帝讶道：“她们在里面，干些什么事儿，怎的还不见出外？”雅云娇嗔道：“圣上怎的这般性急，她们尚须装束好了，方能捉得迷藏。”

炀帝听了，不觉暗暗纳闷，好容易听得一阵阵铃声，从里面传出。炀帝凝神瞧去，只见为首走出一个美人，一块粉红汗巾，遮住了双目，由后面第二个美人，推背送出，接连着二十个美人，一齐到了外面。她们浑身的装束，完全换了个样儿，上身俱是一律的小衫子，下身都穿一条蔽脚裤儿，赤了雪白粉嫩的双足。衫子的袖口上面，和裤儿的脚管上面，都钉了一个个小金铃，手中又有各自执了一件乐器。她们将遮目的那个美人，站在中央，她们便四散分开。炀帝看了这般光景，已是十分有趣，只见黄雅云娇滴滴唤了声：“捉啊！”同时中央的遮目美人，张开了两条粉臂，团团的四面捉去。那四面的美人，却一边奏着乐器，一边忙着躲避。在那悠扬的乐声里面，还夹着一阵阵铃声，分外动听。炀帝瞧得有趣，只是张开了嘴儿，合不上了。雅云含着一团喜色，附在炀帝耳上道：“圣上请留意着，那般走藏的美人们，奏的乐器，要是乱了宫商，贱妾若未察破，圣上便请指出，即须将她处罚，做一回捉的人儿。”

炀帝不禁吐舌道：“既要躲避，又需奏乐，哪里能够不有错误。”炀帝便留神听去，只见那般美人的，无论怎样逃避得匆忙，所奏的宫商，却是一字不走。炀帝笑顾雅云道：“这种游戏，除了夫人，没有他人想得到，除了此苑的二十个美人，他苑的美人，也休想够得上这般灵敏。”

正在说时，忽闻一阵子欢笑，原来有一个吹箫的美人，却给遮目的女人捉住了，其余的美人，便不禁纵了笑声。雅云即高声道：“不要再作了，后面休息一回，更好了衣儿，出外伺候。”那般美人们，便一个个溜入了里面。炀帝笑对雅云道：“朕躬瞧得正在兴头上，夫人怎的不命她们再玩一回？”雅云娇笑了一会，才道：“皇上也不想想，这般的炎暑天气，她们玩了这一回，已是不免要气喘流汗，再叫她们又要吹吹弹弹，又要逃避，她们还能像这回齐整不成？”炀帝点头道：“夫人的话儿甚是，朕躬错了。”

雅云又痴笑了一回，却泥着炀帝道：“皇上允许贱妾的松鼠，今天可能办到？”炀帝见她憨态可掬，不忍拂了她的心意，便也笑着道：“怎会办不到，只是夫人也须依朕一件事儿？”

雅云不住的点头道：“定能依得，皇上快些说出，究是哪一件事儿？”炀帝附在雅云的耳上，轻轻的笑说了一回。雅云听了，笑的格格的道：“皇上怎会这般孩子气。”说毕了话儿，便仰起了粉脸，凑到炀帝面前，炀帝勾住了她的粉颈，低下头儿，将嘴儿凑到她的朱唇上面，吮了一回，早把她小樱桃上的一颗胭脂，吃个净尽，只觉香甜满嘴，好不消魂。雅云却又逼着炀帝道：“贱妾已是依了皇上，皇上也须替妾办到才是。”炀帝被她逼得没法可想，即道：“夫人若要松鼠，却须随了朕躬前去。”雅云道：“要上哪儿去？难道皇上不能传出个旨意，命人送几头松鼠来？”雅云一语，提醒了炀帝，不禁失笑道：“朕被夫人逼昏了，一些主意也想不出来，夫人可命一美人，去召西苑令马忠到此，朕有话面谕。”雅云欢然道：“可就是松鼠的事儿？”炀帝轻轻的打了她一下道：“除了夫人的大事，朕却没有话儿嘱咐马忠。”

雅云便飞也似的走进了里面，拖出了一个美人，对她连连的道：“马忠！马忠！快些马忠！”那个美人给她这么一嚷，慌得摸不着头路，忙道：“马忠是什么？”炀帝听了，不禁吓的一声，笑了出来。雅云却对着炀帝道：“皇上还不对她快说，什么令的马忠。”炀帝听了，越发禁不住的大笑。那个美人却明白了过来，便道：“莫不是西苑令马公公？”雅云道：“对对对，快些叫他到这里来，只说圣上有话面谕。”那个美人遂笑着走了，不到片刻工夫，马忠已是到了翠华苑。炀帝即对他道：“你快些弄几头松鼠，送到这里，交与黄夫人。”马忠道：“若要一二头，马上便有，要是多几头，却难办到。”炀帝听了，不禁脸儿一沉道：“你说的什么话，这么大的东京，难道只有一二头松

鼠不成？”马忠见炆帝动怒，急道：“奴婢所说一二头，原是指西苑里面所有而说，既是如此，待奴婢即去办来好了。”炆帝方始冷笑了一声道：“快些去办来罢，不准过今天的。”马忠只得苦着脸儿，应声退出。雅云却欢跃道：“逃了一只，反多得了几头，圣上的深恩，贱妾不敢忘怀了。”

炆帝见雅云这般娇憨动人，不由得怜爱万分，将她拥在膝上，着意的温存了一回，雅云只是仰起了小脸儿，憨憨的痴笑。

炆帝动了情兴，便又附在她的耳边，咕哝了一会，雅云红着脸儿只是摇头，炆帝不觉有些悻悻，面上出现了不欢。雅云虽是娇憨，究竟是个聪明女子，见了这般光景，不由得脸儿挣得更红，附在炆帝耳上，轻轻地说了两句话儿。炆帝听了，不禁哈哈大笑道：“怪不得夫人见拒，朕还疑夫人另有他意，哪知却是红尘隔断蓝桥路，不许渔郎来问津。”雅云娇嗔道：“说给你听了，又是这般高声喊叫，被人听去了，好不羞人。”炆帝笑道：“此间哪有闲人到来，夫人何须多虑。”炆帝说毕，不住地视她香颊道：“聊以解嘲。”雅云格格娇笑，一任炆帝玩弄，不觉得已是到了申牌时分。那个马忠，却兴冲冲的走入苑中，左臂上伏着一头松鼠，右肩上躲着一头，胸前也爬上一头，一头却伏在背上，多用细银链儿箍着。雅云见了，急从炆帝膝上跃下，马忠却道：“奴婢已觅到了四头，赶来复命。”

炆帝点了点头儿，雅云已上前提取，一一放在自己身上，好生欣活。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内侍慌忙入报道：“娘娘不好了。”炆帝听了此话，吓得直站了起来。正是：方笑痴儿态如画，蓦闻惊报暗悬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解凶兆翻成吉梦闻豪名共结深交

话说炆帝在翠华苑中，忽有内侍报来，口称萧娘娘不好了，炆帝怎的不要吃惊，慌忙问道：“萧娘娘怎会不好了？”内侍道：“萧娘娘在迎晖苑里面，王夫人命奴婢找寻圣上，快到那迎晖苑，萧娘娘怎生不好了，奴婢也没知详细。”炆帝怒道：“蠢材，你不知详细，怎敢胡说萧娘娘不好了？”内侍道：“只因王夫人命奴婢的时候，奴婢见萧娘娘息在凉榻上，气喘甚急，眼中含有泪儿，故敢如此说，还请圣上恕罪。”炆帝听说，萧娘娘气喘甚急，倒又吃惊起来，也不和雅云说什么，便自匆匆的出了翠华苑，回到迎晖苑中去。走入内室，见萧皇后好端端的坐在榻上，一些也没有病容，心中好生惊异。

萧娘娘见炆帝入室，便含笑道：“圣上来了，贱妾来告知圣上，方才贱妾做了一个恶梦，好不怕人。”炆帝走近榻前，和萧皇后并肩坐下，便愤愤道：“那个报事的蠢材，好生可恶，他来报道，爱卿不好了，又是什么气喘甚急，眼中含泪的胡说。”王夫人接口道：“圣上且慢责那报信人，娘娘方才的情

形，却是怕人呢。”萧皇后也道：“恶梦初醒的时候，却觉甚是不好，贱妾故请王夫人传命，命人找寻圣上到来。”炀帝点头道：“你们不知朕得到这个消息，怎地不要吃惊万分，哪知爱卿做了一个恶梦呢？如今好替朕说了，怎般的恶梦，这们的累人？”萧皇后道：“自圣上去了之后，妾和王夫人下了一回棋，不觉疲倦了，当下便在这个凉榻上，睡了下来。朦胧之间，恍似圣上又回来了，强拖着贱妾，一同出外，到了一个苑门跟前，见有一棵玉李，开得好不茂盛。”炀帝笑道：“玉李倒是有的，种在明霞苑，这棵异种花儿，乃是酸枣邑所进，只是此刻不是开花的时候，真是做梦了。”

萧皇后道：“圣上不要岔口，让妾讲下去。”炀帝道：“你说你说。”萧皇后道：“梦中圣上对贱妾道：‘花儿开得这般茂盛，好不有趣，卿和朕不妨设席在花下面，饮酒赏花。’妾也点头称善。不一时筵席已是端整，圣上和妾便并坐饮酒，却没有侍候的人，光是妾和圣上两个。饮得不多一回工夫，忽的半空中飞下了一条白龙，伸着利爪，向圣上扑来，贱妾好生惊慌，蓦地，圣上又不知哪里去了，只见牛一般大的鼠子在地上滚了几滚，变成一条没有尾巴的龙儿，腾起空中，和那条白龙恶斗。片刻时候，没尾的龙，却斗不过那条白龙，似有逃避的神情。忽的一阵狂风，凭空卷起，贱妾的双目，吹得不能开视。待到风息睁目，两条龙儿，俱已不见。圣上忽的出现在玉李树上，贱妾好生奇怪，正待唤下圣上，蓦见树上一朵朵的玉李花儿，都变成了一团团的火球，将圣上包围在内，四面烈焰烧着。只见圣上在火中手足无措，逃奔无路。贱妾吓得魂不附体，向四下高声求救，只是没有人到。贱妾不觉哭出声来，便被王夫人唤醒，始知做了一场恶梦。”

萧皇后说毕，王夫人接口道：“贱妾见娘娘睡在榻上忽地喘息急促，身体抖动，嘴儿只是牵动，额上的汗珠一颗颗像黄豆般大，贱妾知道娘娘梦魇了，忙将娘娘叫醒，连叫了百十声，娘娘才哇的一声，哭醒了梦儿，娘娘便请圣上到来。”萧皇后又问炀帝道：“贱妾此梦，主何吉凶，圣上可能参祥？”炀帝沉吟了半晌，觉得不像是个吉兆，只是不便说出，致使皇后不欢，便强解道：“白龙从空而下，向朕扑来，乃是四海来朝。

没尾的龙儿，谅是跳梁小丑，却由白龙效力，将他驱逐。李花盛开，更是吉兆。为富贵发皇的气象，火有扬威的势力，朕的身子，包围在烈焰里面，正应了擅权天下，威烈如火焰一般，爱卿此梦，却是大大的吉兆。”

萧皇后听了，方觉欢喜，释了疑虑，哪知炀帝却是牵强附会，将一个恶兆，强作了吉梦，只是炀帝口中虽是这般说，心下原在仔细寻思，想着了他的父皇杨坚，生前作过一梦，梦见城上李树盛开，洪水淹没了都城，致将郑国公李浑的儿子洪儿杀死，如今正宫的梦儿，又是玉李盛开，难道姓李的人，终是我

朝祸水不成？

炀帝凝神思虑，萧皇后不觉动疑，便问炀帝道：“圣上思索什么，敢是妾梦不祥？”炀帝赶忙摇头道：“卿梦大吉，朕早已说了，此刻的思索，却是晚上到哪一苑玩去。”萧皇后道：“依妾看来，今夕圣上，还是回宫安息。”炀帝笑道：“朕躬只在昨夕留宿在苑中一宵，卿便怀了醋意不成？”萧皇后脸儿一红道：“怎会如此，贱妾只因日间做了恶梦，深恐圣上再有怕人的梦儿，故请圣上回宫安息。”炀帝道：“原因如此，理当奉陪。”说得萧皇后和王夫人同声大笑。炀帝又道：“回宫去，此刻便走。”王夫人道：“那也不妨进了晚膳回驾。”炀帝摇头道：“不必了。”便和萧皇后走出迎晖苑。王夫人随后相送，炀帝萧皇后上了辇车，半个多时候，回到了显仁宫，进过了晚膳，闲谈了一会儿，便双双入寝。

一宿无话，天明上朝。炀帝无意之间，瞥见了蒲山公左亲卫李密，不觉想着了萧皇后的恶梦，暗想此人顾视异常，莫非就是祸水，炀帝生了疑忌。待到退朝，便召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入宫面谕道：“左亲卫李密，神情有异，卿不得命他入宫卫。”宇文述唯唯退出，暗思炀帝不知为何故，防及李密，密和宇文述原有些交情，当下宇文述便暗暗的告知密，讽密称病自免，密便依了宇文述的话儿，上表称病，请求免职，炀帝有旨准奏。

密便脱了羁束，一意地结交豪杰，隐怀大志。

这天却有一客，登门投刺，请见李密，家丁接刺，入内禀报，密正和宠姬雪儿闲谈。授刺看时，却是晚弟李靖拜首，密不禁欢跃道：“三原李靖来了。”阅者可知三原李靖是怎样一个人物，李密要这般快话？原来李靖表字药师，为韩擒虎的外甥，自幼父母双亡，由外家抚养长大，却是足智多谋，深通兵法，甚为擒虎器重，时方弱冠，却负大志。见隋朝穷奢极欲，不惜民艰，料他国脉定不久长。便暗留意，物色英雄，共图大事。他在华州游学，闻知洛阳有个李密，专一结交英雄豪杰，大有才略，志气雄远，他不禁心生爱慕，有意结交。便在华州启程，到了洛阳，径造李密寓所，登门请见。李密只因韩擒虎生前曾和李密道：“可与之谈孙、吴者，如今唯有我甥李靖了。”密因此知靖是个英雄，闻他到来，怎的不要欢喜。当下便如飞地迎接到了内堂，分宾主坐下，各道一番钦慕的话儿，密即命家人设下盛筵，殷勤款待。靖闻李密已辞职告隐，鼓掌称善道：“大丈夫当自谋久远，怎能屈居人下！”李靖一语，正中密怀，越发的相谈得密，只恨相见太晚。

正在欢饮间，家丁入报道：“越国公府杨爷到来。闻知座上有客，在外相候。”密笑道：“玄感来了，公且宽坐，待我招他人入内与公相见。”密说着，便出外而去，不多时候，密和玄感携了手儿，大笑而入，指着靖道：“此公

便是三原李靖。”

玄感留神瞧那李靖，只见他面如冠玉，凤目剑眉，两耳垂珠，风神潇洒，不觉十分起敬。家丁添上杯筷，重整筵席，李密邀两人一同落座。密问玄感道：“令尊的身体，此刻已可告痊了？”玄感愁眉道：“只因家父的病势，日见沉重，小弟故此前来，还须请教。”原来玄感的父亲杨素，从那天在殿阶上面神经一时错乱，见杨坚的魂儿白昼出现，跌了一跤，口吐鲜血，由家丁送回了府中，病势一天见重一天，到了如今，越发的奄奄一息了。玄感想着了老父一死，炀帝难免加害，甚觉惴惴不安。寻思无计，便想起了李密，意欲和他商议，故来相访。

李靖听了玄感的还须请教话儿，便停杯问道：“杨兄有何见谕？”玄感见有李靖在座，不便即时说出，甚觉为难。李靖见了这副神情，便离座道：“二公若有密语须谈，小弟暂停告退。”密一手将靖按住道：“公非外人，但请安坐。”又顾玄感道：“杨兄不须疑，尽请直言，也许靖公还能替公设法。”

玄感见李密如此说，便向俩人拱手道：“二公有所不知，今上怀忌家父，且有灭族的话儿，小弟深恐家父一旦去世，今上难免加害，欲求万全的策儿，偏又苦思不得。敢求二公，可能替弟谋一善策，解去此危？”密沉吟了一回道：“要是令公不讳，兄便可借了守制的名儿，辞去各职，不再入仕，卿得逍遥无虑了。”李靖摇首道：“今上猜忌的性情，不让乃父，他若有意寻仇，辞职也是没用。”玄感不禁连连点头道：“靖公的话儿，正是小弟所深虑。”靖举杯饮尽了酒儿道：“不是靖酒后狂言，依弟愚见，杨公此后，不妨贿通幸臣，求一外放的职儿，便可先行戒备，整顿甲兵，今上果以不测相加，即可立即发动，据兵一隅，相机进取，天下事尽在人为，帝皇那有种儿不成？”

玄感听了李靖的话儿，不觉脸上现了一团喜色，暗佩李靖的心雄胆壮，谋远可取。李密却哈哈大笑，连饮了三杯酒儿。

玄感饮了一刻，便先行起身告辞道：“家父病势甚重，小弟不敢久留，只得少陪二公了。”密和李靖便一同送出，到了门外面，临别的时候，玄感执了李靖的手儿道：“敢请我公，和了李公同临寒舍一回，小弟尚须多多请益。”李靖点头道：“改日自当造府。”玄感始登骑而去。李密和靖重行入内落座，密因器靖心深，径命雪儿出外，拜见李靖道：“此是大英雄，卿须识之。”雪儿轻折柳腰，深深拜倒，慌得李靖离座，连称不敢。雪儿站起娇躯，盈盈笑道：“妾在屏后听了多时，甚佩公的高论，真是当世的神人了。”李密笑道：“卿既是慧眼识英雄，何不歌一佳曲，替靖公解酒。”雪儿笑道：“今晨读得无名氏的诗儿两绝，且待贱妾借来一唱，不知可使得？”密道：“只要清新，管他借来自撰。”雪儿便俏转珠喉，曼声唱道：岩前流水无人渡，洞口碧桃

花正开。

东望蓬莱三万里，等闲归去等闲来。

跨鹤归来不记年，洞中流水绿依然。

紫箫吹彻无人见，万里西风月满天。

雪儿唱罢，李靖甚是叹赏，待到酒阑，靖便欲告辞，密哪里肯任他回去，坚行留下，遂订了深交，日后自有一番大事。

正是：英雄原是爱英雄，卿须怜我我怜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清夜月明歌声动海上炎夏日暖娇语出凉亭

在那月明如水水如天的北海里面，海面上涌起了一片歌声，清脆婉转，便知出自女儿珠喉。歌声歇处，接着奏起悠悠扬扬的细乐，乐声方停，歌声又起，海面柳树下面，却有两个小内监，侧着头儿细听，面上都现出了笑容。一个小内监道：“她们唱的曲儿，煞是好听，你可知道什么名字？”那一个面现着得色道：“我不但知道曲儿的名字，连曲儿的字句，我都知道的。”一个忙道：“好哥儿，你告诉给我可好？”那个笑了笑道：“我原是没有知道，萧娘娘那里有个姐姐，专替娘娘梳妆的。”一个道：“我也知道，这是香月姐姐。”

那个点头道：“便是香月姐姐教我的，你还不知道咧，前天晚上，圣上在显仁宫里面，和娘娘一同饮酒，圣上一时高兴，簌簌的落笔，做了一支曲儿，圣上对萧娘娘道：‘隔一晚，我们作次月夜清游，将这支曲儿，给苑子里美人歌唱。’娘娘道好。明天先将曲儿抄给了她们，让她们好练习纯熟，方可歌唱，圣上点头称是。等到了圣上撤席安寝，那一纸写就的曲儿，便由香月姐姐收藏。她便费了一个时辰，悄悄的偷抄了几纸，昨天她随了娘娘来苑，分发曲儿的本子。她爱上了南湖里面的白荷花儿，和我说了，我便替她采到了一朵，她甚喜欢，我乘机问她，发到十六苑去的，是什么玩意儿？她暗暗的送了我一纸，便是她自己偷抄的，我才能知道，那支曲儿的名字，叫做《清夜游》。”一个道：“怪不得要晚上唱，原来叫《清夜游》。它的字句，歌儿也念给我听听。”那个便轻轻的念道：洛阳城里清夜矣，见碧云散尽，凉天如水。须臾山川生色，河汉无声，一轮金镜飞起。照琼楼玉宇，银殿瑶台，清虚澄澈真无比。

良夜情不已。数千万乘骑纵游西苑，天街御道平如砥。马上乐、竹媚娇丝，輿中宴、金甘玉旨。试凭三吊五，能几人不愧圣德穷华靡？须记取隋家潇洒王妃，风流天子。

那个念完了，一个笑道：“这个曲儿，原不是水面上唱的，我记得里面有什么‘数千万乘骑纵游西苑’的句儿，应是陆地上唱的曲儿。”那个道：“你别痴了，唱曲儿还有什么水上陆上的分别，只要圣上有兴要听，便在厕所里面

，也是要唱的，本来我听香月姐姐道，改日圣上，还要命宫中姐姐们，练习了此曲，再拣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命姐姐骑上马儿，从宫门出发，直达西苑，一路上听那曲儿，又命苑中的美人们，也骑着马儿，出苑迎接，唱那《清夜游》。想来曲中的‘数千万乘骑纵游西苑’的句儿，便应在这个上面。”一个点头道：“那更对了。”

两个小内监说得正是有兴，蓦见海面上一片通红，十六艘龙船一字排开，向这边过来。原是船上的灯光，映照在水面上发出了红色，吓得两个小宫监，一溜烟地走了。其实十六艘龙船，原不是到这里来的，柔橹分波，荡碎月影，径向蓬莱山去。

炀帝和萧皇后，却在绮阴苑谢湘纹的那条龙船里面，其余十五条舸船，便是迎晖苑王桂枝，积珍苑樊玉儿，清修苑秦凤琴，影纹苑刘云芬，文安苑狄珍珠，景明苑梁文鸳，栖鸾苑李庆儿，宝林苑陈菊清，晨光苑方珍娘，仪凤苑柳绣凤，和明苑田玉芝，降阳苑石筠青，明霞苑张丽卿，翠华苑黄雅云，仁智苑朱贵儿。

十五个夫人，奉了炀帝旨意，一同夜游。到了蓬莱山脚，炀帝便命停船上山，一时十六条龙船上的，一个夫人二十名美人，一个个分花拂柳，舍船登山。到了山顶上，真是天风清峭，仙露缤纷，环顾四周景色，尽罗眼底。

山顶上原有一所小殿，炀帝即在殿中设了一席盛筵，和萧皇后十六个夫人，团坐一席。十六苑的美人，轮流歌唱。炀帝身在众香国，花团锦簇，瞧瞧那个夫人，瞧瞧这个夫人，全似粉妆玉琢，好不开怀，当下十分得意地笑对萧皇后道：“朕躬的艳福，不知几生修到，既得窈窕贤淑的爱卿，又有曼妙温柔的夫人，真要使人羨煞妒煞了。”萧皇后道：“贱妾无状，幸得众夫人相慰圣上。”众夫人却道：“圣上和娘娘，德由天配，佳偶百年，贱妾等蒲柳下质，怎能上比娘娘。”炀帝哈哈笑道：“卿等不必谦逊，快快共尽一杯，以应今宵乐事。”炀帝说毕，首先举杯一饮而尽，萧皇后和十六个夫人，便也一个个尽了杯酒。

炀帝忽道：“朕又想着了一件事儿，须和众卿共议。”萧皇后含笑问道：“圣上谅是又想到了一个行乐法儿。”炀帝将杯儿一放道：“又被爱卿猜着，昔年朕南征陈国，破了都城，觉得江都的胜景，更较洛阳为胜，当时只因戎马倥偬，没有心情游赏。如今海宇澄平，朕却思一幸江都，畅游一番，众卿可能赞同？”萧皇后道：“圣上若须妾等同往，哪有不赞同的理儿。”众夫人也道：“娘娘的话儿甚是，妾等只候圣上主裁。”炀帝笑道：“卿等终是这般话儿，朕往游江都，原欲和众卿同往，方觉有兴，只是有件事儿，先须决定，还是从水道到江都，还是从旱道到那里？”萧皇后道：“水道上去好玩。”炀帝

点头道：“朕在春间，已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民丁百万，开掘通济渠，引汴水入泗以达淮南，又命黄门侍郎王弘，到江南监造大龙船，谅来多要告成了，至迟到那八月，定能到江都游玩。”萧皇后道：“如此说来，圣上早有下江都的心儿，开湖造船，还问什么妾等水道旱道。”炀帝也笑道：“若是卿等欢喜旱道上去，朕怎能独违众意？故须询问一声。如今既是同意水道，那是再好没有了。”

他们商议既定，又欢饮了一刻，炀帝始命撤筵，出殿下山。

重上龙船已是夜深月落，曙光欲动。炀帝还想到十六苑中玩去，萧皇后笑道：“且留有余不尽的兴儿，来日再游罢。”炀帝便传旨停船埠头，十六艘龙船，便向埠头摇去。到了那里，炀帝和萧皇后乘车回到显仁宫。十六苑夫人们，仍是坐着龙船，回到各苑安宿。一个西苑里面，顿呈冷落气象。

不多时候，已是金鸡报晓，旭日高升。炀帝这天，只因昨晚通宵的游玩，身子疲乏，便又懒得上朝，兀是躲在寝宫里面，做他的好梦。直睡到午刻过后，方始起身，便有一个内侍进内报道：“长安殿下奉旨入都，今晨上朝请覲，恰值圣上没有临朝，便在宫门请见。奴婢们因圣上安寝，不敢惊动，故请殿下暂候宫殿。此时闻知圣上已起，又命奴婢前来，听候圣谕。”

炀帝听说太子来了，他只知纵情酒色，方是乐事。父子天伦之乐，他也不放在心上，故也并无快感，只淡淡地道：“命他请见好了。”萧皇后却甚欢喜，忙道：“累他候苦了，快些请来。”

内侍应命退出。未几，太子昭已是奉召入宫，拜过父皇母后，请过圣安。萧皇后见太子昭的身体，比了命镇长安的时候，肥胖了几倍，倒觉欣喜。炀帝问了太子昭几句没关要紧的话儿，便命退出，一连几天，不再召见。太子昭见炀帝不再召他，便悄悄的乘骑到了西苑。西苑令马忠见太子到来，便慌忙迎接，昭反鬼鬼祟祟道：“我乃私来游玩，你不必声张出去。”马忠点头道：“奴婢理会得，殿下放胆玩去好了，只是沿渠的十六苑，殿下还是不去为妙。”昭诧异道：“这是何故？”马忠道：“苑内有圣上封的夫人，主持苑事。殿下入苑游玩，倒要两不方便，且恐易被圣上得知，故请殿下不去为妙。”昭始恍然，便也点头道：“你的话儿甚是，我决不入苑就是。”说着便向东湖行去。

这时正过午刻，赤日当空，好不厉害，苑中虽是浓荫夹道，究还遮不住阳光，太子昭的身子又是肥胖，更比常人怕热。他在东湖堤上走了一回，已觉气喘汗流，不能再走了。见侧首那边，一个凉亭，四面垂着帘儿，他便想走里面，憩息一刻，当下气喘吁吁的走到亭前，掀起帘儿，直冲了进去。却见一个女子，伏在桌上打盹，蓦被昭的脚声惊醒，抬起头儿，惶忪了双目，见昭身穿一件藕色宫袍，头裹青纱巾，脚上穿了一双朱红鞋，手中执一柄羽毛扇儿，不住

的挥扇。客上的汗珠，兀是向颊上直挂。她却不认识昭乃是东宫太子，见他气喘吁吁，不禁动了疑心，便站起身子，正色问昭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昭见这个女子不认识他，知是新选入内的，不是宫中的旧人。向她仔细瞧视，只见她身穿茜色衫儿，紫色的弓鞋，黛绿的罗袜，月白纱的裤儿，腰间束着一条粉红色的汗巾，肩上却有一条松罗色的帕子，攒在上面，小小的樱桃，白生生的脸儿，一双黑白分明的妙目，两道绿得可怜的蛾眉，云发覆额，光可鉴人。昭将这个亭中的女子，从上看到下，再从脚看到头，瞧了一个饱，觉得十分可爱，却忘了答她的话儿。那个女子见昭不答她的话儿，只是乌溜溜的两个眼珠，向着自己身上打量，不禁又羞又怕。便又高声道：“你这汉子，究竟是个什么人，怎的问你不答，难道是个哑巴？”太子昭见了她娇嗔的神情，噗的一笑道：“你也太细心了，这里是个什么所在，闲人哪能走入。门上那个马忠，查得怎生严厉，你且想一想，他肯放不相干的人进苑不成？他有几个脑袋？”那个女子听了昭的语气，甚是壮大，便知昭非是等闲的人物，忙换过口风道：“贱婢原也省得，只是公爷的金面，贱婢新选入苑，没有见过，不知道贵人是哪一位？”昭听那女子的话风，忽的改易，更爱她有机变，便含着笑容道：“那也不能怪你，你原是没有见过我，怎会认识起来。老实对你讲了，我乃是长安的晋王，也就是当今东宫的太子，你可明白了吗？再不要当我歹人了。”那个女子听了，想不到眼前的人儿，却是当今的太子，慌忙拜倒在地，正是：顿将白眼换青眼，东宫头衔惊蛾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帘外悄无人春光未泄花丛小相会好事成双

话说凉亭女子，闻知昭是个太子，忙拜倒在地道：“贱婢不知道贵人便是殿下，多多冒犯，拜求殿下恕罪。”说毕不住的叩头。昭见她慌得可怜，便含笑将她扶起道：“不知者不罪，你也不必惊慌，我一路玩来，觉得甚是渴热，你可有凉茶，给我饮些。”女子忙道：“有有，殿下请在石凳上宽坐，等贱婢取来。”昭起初只顾注意了女子，亭中的陈设，却没有留神，此刻才四下打量。见亭的正中，放着一张八角的云石桌子，沿桌四面，排了四张云石凳儿，周围的亭栏，也是云石筑成。栏的上面，放了不少的鲜花，一盆盆发出幽香。抬头看时，上面了四只八角式的风灯。四围的湘帘，一齐垂下，只要微见掀动，便有凉风送进。昭将身坐在云石凳上，一股凉气，激得他心神一爽。他在外面烈日的下面，到了亭中，清凉了不少，额上的汗也停下，气息也舒和了。那个女子，已呈上了一只玉杯，杯中却是满满的，另外又呈了一块巾儿道：“请殿下揩揩汗儿。”

昭接了过来，觉得有些烫手，揩到脸上，却甚是舒适。昭便笑道：“这般烫手的巾儿，亏你拧的？”女子笑道：“要不是热了，揩在脸上，反是不爽快的。”昭点了点头，举起玉杯，呷了一口，只觉非茶非露，芳香满口，凉沁心脾，他觉得有味，一口气吃尽了，还是辨不出饮得什么露儿，即问女子道：“那杯东西，倒也解得暑渴，是什么做成的，我虽是吃了，却还不知。”女子不禁笑道：“那是上好的嫩藕汁，和了清甜的凉瓜露，盛了篮子里，悬在井儿里面阴着的。”昭点头道：“怪不得又清爽，又甜净，又是冰凉，原是这般费事，合成这杯东西。”女子笑了笑道：“殿下要是爱喝，待贱婢再去取一杯来可好？”昭摇头道：“不消了。”

昭先前的初意，原是进亭休息一下，便想走的，此刻汗也没有了，人也清爽了，想便走的念头，早已忘掉，坐了下去，竟自不忍离开，反含着了笑脸，问女子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女子道：“一个芬芳的芳字，和一个菱子的菱字。”昭点头道：“芳菱的名儿，却也别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芳菱道：“十七岁了。”昭见她怯生生的站在一旁，弓鞋脚小，甚是可怜，便指凳儿，命她坐下。她兀是不肯，昭便伸出臂儿，将她轻轻的一拽，已是拖了过来，又向凳儿那边一送，芳菱身不由己地坐到了凳上。

昭又问她哪里人氏，几时到这里充役的，芳菱答道：“贱婢即是洛阳人氏，西苑落成，便到这里来充役的。”昭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道：“像你这般美貌，封个夫人，也是无愧，却在这充役，我却有些替你不平。”芳菱不觉脸上一红道：“苑子里的人儿，美貌的佳人，不知要多少，全是胜过贱婢几分，贱婢得充亭中管理，已是侥幸的了，充个美人，尚是没福，不要说封作夫人了。”昭笑道：“要是我做了父皇，便得第一个封你做位夫人。”芳菱低头一笑道：“真的吗？殿下不要打趣贱婢。”昭正色道：“真的不是打趣你。”芳菱笑了一回道：“且待殿下登上了大位，贱婢再向殿下讨封。”昭笑道：“今天便先预封，留一个吉兆，你看可好？”芳菱道：“好好，贱婢便先行谢恩了。”说着，跪了下去，真个谢起恩来。

昭见芳菱娇憨动人，双手将她扶起，搂入了怀中道：“你受了夫人的恩封，这们叩了个头，算是谢恩不成？”芳菱格的一笑道：“不是叩头谢恩，难道还有别的法儿谢恩不成？”昭也笑道：“这个自然，还须好好的谢过。”芳菱道：“怎生谢呢？只要殿下说出，贱婢都能依得。”昭道：“真的吧？都能依得？”芳菱也道：“这个自然。”昭便勾了芳菱的粉颈，附在她的耳上，轻轻说了一回。芳菱羞得脸儿通红，把个头儿只是乱摇。昭道：“你自己说得，都能依得，怎又不依了？”芳菱怯生生的道：“依原是依得，只是殿下也得想上一想，这里是什么所在，此刻是什么时候，怎能干这件事儿，贱婢只能依不得

了，还请殿下见恕，原不是贱妾的推却。”

芳菱的话儿，可算说得婉转了，动了欲火的太子昭，却是不管这里是什么所在，此刻是什么时候，真个色胆如天大，一只手儿，不知到了哪里去了。芳菱兀是吃吃的笑个不停，一转眼间，昭已站了起来，芳菱却背儿靠了桌子，身儿坐在凳上，一双小红菱，已是到了昭的手中。不多时候，芳菱吃吃的笑声，再也笑不出了。好久好久，芳菱懒洋洋的起立，整一整身上，昭却软生生的坐下，靠定了桌子，额上又有汗儿沁出了。芳菱似笑非笑的授过了一条汗巾，便是她束在腰间的一条粉红纱巾。昭接来揩了揩汗渍，却将巾儿折了几折，藏入了怀。芳菱伸手向他要还，昭只是摇头不睬。芳菱掀开了垂帘，向四下看时，静悄悄的没个人影，只有树上的蝉声，不住的传出，芳菱方觉安心。

放下了帘子，看了太子昭一眼，又有微微的一笑，坐到了凳几上，一手支住了香腮，默默的出神。昭却笑道：“这里是什么所在，此刻是什么时候，依不得的事儿，怎的依得了？”

芳菱脸儿一红道：“殿下还要说哩，贱婢的心，兀是还在跳动，要是给人撞破，好不羞煞。”芳菱说着，眼圈儿一红，泪儿似将滚出。昭见了这般光景，便指着天日道：“我若负卿，不得善终。”芳菱急得失色道：“殿下怎的说出，只须不忘今天就是，何必赌甚咒儿。”昭点头，和芳菱面对面地瞧了一回，无奈何的起立道：“我不能再留了，改天来瞧卿。”芳菱也不便相留，打起帘儿，一同走出了亭外。昭道：“此刻的阳威，竟减去了不少。”说着，和芳菱笑了一笑，蹒跚着回苑门而去。

芳菱在亭外出神了一回，才回到亭中收拾。太子昭到了苑门跟首，马忠含笑相迎道：“殿下也来了，奴婢本想来找寻了，只因圣上也许会来，殿下快些去罢。”昭听说炀帝要来了，再也不敢停留，匆匆地出了西苑，跨上了坐骑，鞭儿一扬，那马放开四蹄，如飞地去了。

隔不上半个时辰，炀帝的辇车，已是到了西苑，马忠暗暗唤声侥幸，接上前去，却是炀帝一个人来，萧皇后没有同来。

炀帝待辇车到了苑首，便命停下，炀帝由内侍扶下了辇车，炀帝命内侍们不必跟随，一个儿向北海那边徐徐的过去。这时将近末牌末刻了，骄阳已是渐向西下，一阵阵的风儿，在北海面上吹来，吹到炀帝脸上，还觉得有些温暖。炀帝一边走，一边又在思索，十六苑里面，可有哪一苑没有到过？

正在思索的时候，忽闻笛声清幽，一阵阵送到耳中，他便寻着笛声寻去，看是哪苑吹出。傍花随柳的信步走去，笛声却停止了，不再续吹。炀帝废然停步，甚是纳闷，忽的觉得后面有细碎的声儿，回头看时，只见那边花屏跟首，一个女子姗姗的步来，却没有瞧见炀帝。炀帝便侧了身子，躲在一块人般高

的太湖石后面，候那女子，待她走近。炀帝仔细瞧视，见那女子，身穿葱绿的罗衫，杏黄的裤儿，红鞋一掬，衬着雪白的绫袜，越发显出尖俏，脸儿又是生得不恶，小鹅蛋脸儿，好似吹弹得破。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觉得十分妖娆，水蛇腰儿，双肩瘦削，另有一副风韵。炀帝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儿，女子这副容貌身材，又已合了他的心意，见她走近石旁，忽的曼吟道：“汉皇有珮无人解，楚岫无云独自归。”炀帝想不到她还会吟诗，更觉可爱，突从太湖石背上跃出，掩到女子身后，双手将她的柳腰抱住。

那女子吃惊道：“哪一个？”炀帝低声笑道：“与你解珮与云的人。”女子回过头来，见是炀帝，便嫣然一笑道：“原来是圣上。”炀帝兀是抱住了她的腰儿不放，女子道：“圣上快些放手，待贱妾拜见请罪。”炀帝道：“哪个要你请什么罪？”女子道：“既是圣上施恩，不教贱妾请罪，也请放了手儿，给人瞧见了不雅。”炀帝嗤的一笑道：“这们便算不雅吗？”

炀帝说毕，竟抱了她走入花丛，放倒在绿茵上面，不一会落红狼藉，蹂躏了好花枝。

两人结束停当，炀帝含笑道：“匆匆一会，连个卿的姓名朕都没有知道？”女子抿嘴笑道：“圣上只一时兴起幸了贱妾，往后烟云过眼，便已忘怀，还问什么姓名。”炀帝诧异道：“怎的不肯说出？”女子道：“西苑里面，有成千上百个女孩子，圣上今天幸这个，明天幸那个，对圣上说了姓名，难道记得清楚？横竖记不清楚，索性不问也罢。”炀帝将她轻轻拍了一下道：“小妮子这般利口，怎知朕便忘怀了，还不快说，叫什么名字？”女子笑了笑笑道：“圣上一定要问，贱妾便说了罢，妾是清修苑里面，秦夫人手下的美人。”

她说到这里，炀帝侧着头听她，她却又顿住了。炀帝佯嗔道：“你这们弄巧，朕要动怒了。”她笑道：“莫恼莫恼，贱妾的小名，便叫妥娘，圣上你看取得可好？”炀帝点头道：“很好很好，你是清修苑的美人，朕躬也想起来了，清修苑里面，朕还没有到过主持苑务的夫人，你说是姓秦，她的名儿，朕更是记不起了，怪不得连你也没有见过。”妥娘接口道：“我的主持夫人，她的芳名，便唤风琴，模样儿真是风流，她的一双小金莲，西苑里面，再也找不出第二双来，圣上见了秦夫人，管教魂灵儿飞上云端。”炀帝笑道：“莫替你们的夫人夸口。”妥娘发急道：“那倒真个不是哄圣上的话儿，圣上要是不信，不妨随了贱妾，一同到清修苑走一遭，瞧一瞧秦夫人，若是贱婢虚言，尽可将妾的小嘴打烂。”炀帝见她这般娇疾，不禁又爱又喜道：“你夫人的容貌，朕谅也见过的，只是没有到过清修苑，终是不甚仔细，你说她一双金莲，西苑里面找不出第二双来，倒使朕心痒难搔了。”妥娘格格的笑道：“听了贱妾

的话儿，已是心痒，真个儿见了秦夫人，不知要怎样的发急了。”炀帝道：“小妮子，尽自打趣朕躬，朕见了秦夫人，叫她罚你。”妥娘道：“好好，便请圣上前去，妾情愿受夫人的罚。”炀帝便笑了笑，携着妥娘的手，同往清修苑。正是：浪蝶一生花里活，翩跹又过粉墙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席上传鞋旖旎风流窗前窥榻艳冶魂消

一湾流水，几树杨柳，纵横乱石，遮断了清修苑的出路。

苑里的人出外，苑外的人进苑，全须凭了一叶扁舟，方能进出。

十六苑中的清修苑，却是别有一天，闲人不易轻到。炀帝和妥娘携手同行，不觉的到了通苑的湾口。只见一叶小舟，停在那边。舟上即阒无一人，只有一枝桨儿放在舟中。妥娘便笑道：“圣上仔细了，快跨上了小舟。”炀帝道：“荡桨的人到哪儿去子？我们怎生去得。”妥娘应声道：“荡桨的人便在这里。

”炀帝笑道：“难道你能驾舟？”妥娘道：“要是不会，怎得到外面来玩，不要多说了，快些下去。”

炀帝踏上小舟，晃得甚是厉害，水儿激得咚咚发响，炀帝慌忙蹲坐。妥娘也笑盈盈解去桨练，下了小舟，坐在舟尾上。

取过桨儿，用桨在堤石上轻轻一点，舟儿荡开，掉转船头，便一桨一桨的分了波儿，向前过去。炀帝向两岸瞧时，欲有不少的桃树，便道这个地方，若在暮春桃花盛开的时候，景儿定是不恶。妥娘道：“不是吗？竟好说桃花源了。”绿水随波弯转，轻桨急分波，约行了五里多水程，清修苑已在目前。只见苑前绿荫沉沉，映得湾中的流水越发绿得可爱。炀帝不禁叹道：“红尘中有这般静境，真好清修了。”妥娘笑道：“像圣上般的福分，可也用不着什么清修。此种境界，只合我们才配。”炀帝道：“朕躬只恨前生没有清修，今生不能够做个像你们般的好花枝。”妥娘格的一笑道：“圣上还不知做女儿家的苦处，偏又眼热我们了，要是真个做了女儿家，便再也不肯说这种话了。”他们两个一席话，已是到了清修苑。妥娘靠舟水埠，一手提着桨，一手执了舟上的细练，跨上了水埠，将练儿系在树根上，便扶了炀帝，走到水埠，同登岸上，把桨儿丢在草地上面，抢先入苑。见秦夫人正在绣她的小红睡鞋，妥娘忙道：“圣上来了，夫人接驾。”秦夫人即将鞋儿一抛，亭亭上前。炀帝已经进苑，秦凤琴俯伏迎接。炀帝抢上一步，扶起凤琴，便低了头儿，看她裙下双钩，不禁哈哈大笑。凤琴好生诧异。只见炀帝对着妥娘点头道：“你的话儿，果是真的。”妥娘也笑道：“贱妾原不是哄圣上。”凤琴听了他们的话儿，越发不解，水灵灵的一双俊目，只睨着他们两个。炀帝一眼瞧见了凤琴抛在桌上的

绣鞋儿，他便拿在手中，反复把玩，就是不忍释手，竟涎着脸儿对凤琴道：“夫人这只鞋儿给了朕可好？”妥娘在旁听了，不禁格的一笑。炀帝也笑问她道：“你笑什么呀？”凤琴不知底细，当作炀帝怒了妥娘，忙替她解释道：“这个孩子惯是痴痴憨憨的，圣上瞧她年幼无知，恕了她一遭。”炀帝知凤琴误会了，忙道不去罪她，只问她笑什么？妥娘紧接口道：“这只鞋，夫人没有绣好，圣上也不瞧瞧仔细，便向夫人索取，贱妾便禁不住笑了。”炀帝和秦夫人也不禁同声大笑。凤琴便道：“圣上若是不嫌污渎，贱妾尚有穿过的睡鞋，不妨拿一双去好了。”炀帝听说忙道：“有穿过的更好。”

妥娘又接口道：“夫人可知圣上今天怎会来的？”凤琴微笑道：“我怎会知道。”妥娘道：“本来夫人也猜不到的了。”炀帝恐妥娘说出真话，倒觉有些没意思，忙摇着头儿道：“不要你多嘴，朕会替夫人讲的。”妥娘哪里肯不说，尽自笑着道：“圣人原是为了夫人的金莲而来。”凤琴听了，也有些刺耳，便佯嗔道：“妥娘！敢是疯了，怎的这般胡说，圣上来了多时，茶也不去献来。”炀帝笑道：“茶倒不用，还是摆酒吧。”妥娘便招了其余的美人，见过炀帝，即端整筵席。

那些酒菜，本是每天预备好的，只怕备了不用，因此炀帝一声排席，不到一刻工夫，已是酒肴纷陈，堆了满台。炀帝居中坐下，命秦夫人坐在左首，命妥娘坐在右首。凤琴暗暗诧异，怎的炀帝却命妥娘陪席？哪知她已沾了雨露深恩。酒过三巡，炀帝笑对凤琴道：“夫人允许给朕的鞋儿，可能此刻便给了朕。”凤琴笑道：“待妾前去取来。”说着离席入内，不一会工夫，凤琴袖了一双鞋儿走出，重新落座，却不即取出交与炀帝。炀帝又伸着手向凤琴索取。凤琴道：“方才圣上对妥娘说道，‘不要你多嘴，朕会替夫人讲的’，不知是什么话儿？请圣上说出，贱妾便将鞋儿送给圣上。”炀帝想不到凤琴也会肆刁了，心下一个转念，这原是说了不妨的。便笑将先前和妥娘对答的话，一一说了，连和妥娘私会的事也说给凤琴听了。凤琴方始明白了一切，含笑向妥娘道贺。

妥娘想不到炀帝这般无赖，连这件事儿也不瞒人，已是羞惭万分。凤琴向她道贺，妥娘越发的粉脸通红，低了头，就是抬头不起。炀帝哈哈笑道：“你也有怕人的时候呀？怎不再像黄莺儿般的乱啼和朕斗口。”妥娘只是不睬，直到炀帝又向凤琴索取绣鞋，不去和她打趣，她才抬起头儿。见凤琴在袖中取出一双桃红色的睡鞋，塞入炀帝手中道：“这一双还是前天穿起的，尚有几份新鲜，圣上玩了一回，要是厌了，便请还了贱妾，待妾自行毁掉，免得遗落在外面，给混帐人玩弄。”炀帝笑道：“这般可爱，怎会玩厌？夫人放心，朕拿了去，虽不是香花供奉，也当严密收藏，不致遗落在混帐人的手中。”炀帝说毕

，便将那双鞋儿细细赏玩。只见鞋面上绣了一对粉蝶，一朵牡丹花儿，颜色鲜明，栩栩若活。炆帝举起杯儿，呷尽了一杯酒，也不用下酒菜，便将小鞋儿凑到鼻边，用力的嗅了嗅，只觉得一股说不出的异香，直向脑门钻进。便又举起杯子再喝一杯，哪知杯中没有酒，炆帝便呷了个空，慌得执壶斟酒的美人急忙斟上。炆帝也不动怒，仍干了一杯。

那个斟酒的美人，起初见炆帝玩弄绣鞋的神情，十分有趣，她也瞧出了神，连杯中没有酒儿，她都忘记斟了。待到炆帝呷了空杯，她方始觉得。此刻见杯儿又空了，她再也不敢迟慢，赶忙斟上。哪知她越斟得快，炆帝也越喝得快，只是翻来复去的拿鞋儿下酒。

不防秦夫人伸过手儿，抢去了绣鞋。炆帝却吃了一惊，忙道：“夫人怎又抢去了？”凤琴道：“皇上只顾喝酒，不进菜，哪得不要喝醉。”炆帝道：“红菱下酒，再好也没有了，怎说不进菜。”凤琴笑道：“又不是真个红菱，怎能佐酒。”炆帝道：“真的红菱，它的味反不如这个假红菱，夫人快些不要和朕为难。”妥娘不开口了多时，此刻却又忍不住嗤的一笑道：“皇上怎说这种话？”炆帝道：“你又要来了。”妥娘道：“真的红菱不及假的么？”炆帝道：“这个自然。”妥娘哼的一声道：“要是讲能吃的真红菱，那是自然不及好玩的假红菱，要是换上能玩的真红菱，难道也不及假红菱不成？”妥娘这么说了，炆帝方始明白，笑着道：“原是如此，那自是能玩的真红菱好了。”

妥娘瞧了凤琴一眼，笑对炆帝道：“皇上眼前放着能玩真红菱不玩，偏去捧了假红菱玩个不休，夫人怎的不要恼怒，将绣鞋抢去呢。”炆帝附掌道：“着着着，你的话不错，朕却辜负了夫人。”凤琴急得向妥娘瞋目道：“偏是你能说话。”哪知炆帝的鞋儿已在桌子下面勾那凤琴的红菱，凤琴缩又不是，伸又不是，把个妥娘恨得牙痒痒的，不住向她怒目。妥娘只作不见，尽自喝酒。炆帝此刻无心饮酒了，得步进步，勾着了还不算，竟将凤琴的红菱小脚勾了起来，一手握着放在膝上，恣意玩弄，凤琴不由得红浸粉颊。

这时，天已垂暮，那般美人们纷纷把灯儿点明，照耀得如同白昼。妥娘见炆帝低了头儿，再也不肯抬起，她也暗向桌下瞧去，才知炆帝已在玩弄真红菱了。她的小眉儿一皱，便故意的自言自语道：“掌上消魂，怎敌得被底温柔。”两句话儿，直钻进了炆帝耳中，不禁抬起头儿，向妥娘微微一笑，暗自会意。凤琴本也听得，暗恨妥娘怎的这般无赖，一味指点着炆帝，要是真个被底消魂，叫人好不羞熬。凤琴想到此处，不觉春上眉梢，小鹿儿胸头乱撞。

炆帝见凤琴灯下的风韵，越发楚楚动人怜。他听了妥娘的话儿，正中心怀，本已耐不住了。此刻便佯作了醉容，对着妥娘道：“你替朕掌灯。”又笑对凤琴道：“敢请夫人相扶，朕已醉了，且借夫人一席之地，睡上一回。”凤琴无

可奈何，只得扶了炀帝。妥娘掌灯前导，炀帝勾了凤琴香肩，走入了内室。

妥娘笑对炀帝道：“还须着意温存，不要憔悴了花枝。”凤琴啐的一声，炀帝却哈哈大笑。妥娘便悄悄走出，随手带上了室门，绕道到纱窗前面，拨下了个头上的金钗，刺破了纱窗，挖成一个小洞，便凑在洞上，向里面偷瞧。

只见炀帝拽了凤琴的袖儿向榻前拽去，凤琴却如醉如痴，半推半就，一种殢人风光，好不有趣。猛见炀帝用力一拖，两个人一同倾倒在榻上。妥娘见他们快到紧要关头，不由目儿睁得更大。忽的背后走上一人，在她的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妥娘回头瞧看，却是同苑的美人文儿，便对她摇了摇手，又想凑在洞上瞧那里面。偏是文儿抢着要先看，狠命地拖那妥娘。妥娘好不着急，便轻轻的附在她耳上道：“你不会再挖一个洞，瞧看好了。”偏是文儿没有钗儿，妥娘急急的拔给了她，她慌忙来接，又是两手交脱了空，啻的一声响亮，金钗落地。只恨得妥娘小脚儿乱蹬，等到文儿拾起了金钗，自去挖洞，妥娘急的凑向洞儿，望到里面，已是垂了罗帐。只见帐儿簌簌的抖动，榻前地上，秦夫人的衫裙凌乱，别的却一些也瞧不见。妥娘好不纳闷，心想，还有什么好看，都给文儿缠过了。正想退下，忽闻秦夫人格格的笑了一阵，蓦的尖令令一只小红菱脚儿跷出了帐外，脚儿上面穿了一只大红菱睡鞋，映着小股上雪嫩的肉儿，好不消魂。妥娘倒又不忍退下，屏息瞧去，哪知跷在帐外的足儿，又收入了帐中。正是：春色满床关不住，出帐红菱一支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依依慈母屈膝为情人咄咄恶父驱走因私宠

话说妥娘和文儿在纱窗外，挖洞偷瞧了一回，也瞧不见帐内的春光，便各自退下，回去安息。一宵易过，又是天明，炀帝辜负了香衾，又须临朝。盥洗进点既毕，炀帝袖了凤琴的那双桃红睡鞋，凤琴率了美人们相送出苑。仍由妥娘操舟，出了水湾，到了湾口停下。西苑令马忠，隔晚已是查明，知道炀帝在清修苑留幸，因此，这天的一朝，辇车已是等候在湾口。

炀帝上了岸，登坐辇车而去。

上朝完毕，退入后宫，却将凤琴的绣鞋与萧皇后观看。萧皇后也是称叹道：“怎会这般尖小，三寸还不到，怪不得圣上垂爱。昨晚的被底风流不知狂到怎样？”炀帝笑道：“终是魂飞魄散是了。”

炀帝和萧皇后正在话儿打趣的时候，内侍进报道：“太子请见。”炀帝道：“你去回复太子，没什么事儿，不必时来请见，朕自会召他。”内侍退下复命。太子昭候在宫门，那内侍到来，将炀帝的传谕说了。太子昭好不纳闷，又命内侍道：“再去报知圣上，道太子有事请见，要是圣上不能相见，不防一见皇后。”内侍只得重行入宫，报知了炀帝。炀帝对萧皇后道：“他见了朕躬

，又没有什么大事奏知，到此缠扰作甚？朕没有心情见他，爱卿可愿见他？要是也不愿，索性严词拒绝了。”

萧皇后笑道：“皇上又来了，家人父子，原不必有了大事方能相见，本来没事的时候也可闲谈说笑。今天昭儿有事请见，皇上还不愿和他见面，也太没有父子情了。”炆帝笑道：“爱卿又偏护了昭儿，数落朕躬，爱卿尽自见他，他有什么事儿，奏知了爱卿，原是一般的。只要爱卿转告朕躬，依得依不得，再行定夺好了。”萧皇后见炆帝执意不愿和太子见面，也是无可如何，便命内侍请太子进宫。内侍退下，炆帝却捧了秦夫人的绣鞋走入别宫去了。

不一会工夫，太子昭入宫拜见了萧皇后，侍坐一旁，萧皇后等对昭道：“你还不知父皇的性儿，他最爱风月，却不愿多说什么正事，你要见父皇，有什么事儿不妨对我说了。待我转奏，原是一般的。”昭却嗫嚅道：“臣儿进见也不是什么正事，本来只能和母后先说。”萧皇后笑道：“什么一回事，又须和我先说。”昭便双膝跪倒道：“这件事先须母后见允，相助臣儿，臣儿方敢说出。”萧皇后见太子这般光景，好生疑讶，便命左右的宫女退下，恐是太子的秘密大事。

这时，室内光剩下母子两人。萧皇后道：“你且坐下，要是我能助你的事儿，终能替你设法。”太子昭挣红了脸儿道：“臣儿该死，昨天私进了西苑。”萧皇后惊道：“可是闹下了什么祸事？”昭道：“祸却不敢闹出，只是在东海那边，有一座凉亭，臣儿因走得乏了，便入亭歇息。亭中有个美人，她的名儿叫芳菱，臣儿该死……”

萧皇后笑道：“什么又是该死，谅是你去调戏她。”昭道：“不是调戏了她，臣儿该死，和她成就了好事。”萧皇后听了，好生不悦，不由得哼了一声道：“这种苟且的事情你还说出作啥，要是给父皇知道了，那是你真的要该死了。”昭慌忙道：“臣儿原是要母后相助的。”萧皇后道：“父皇此刻又没有知道，不加你什么责罚，你叫我相助什么？”昭硬着头皮道：“要求母后转恳父皇，将那个芳菱赐给了臣儿。”萧皇后怏怏的道：“早知你是这么一回事，我悔不该见你了。”昭急得又行下跪，苦苦的哀求。萧皇后叫他起立道：“羞也不羞？为了一个宫女，这般模样。我要是替你转告了父皇，他能允许，算你的造化。要是他知道了此事，不但不能允许，竟要将你加罪，可也不干我的事，原是你不好。”昭道：“只要母后替臣儿说得婉转些，父皇也是风流性儿，对于臣儿的要求，谅能允许成全。”萧皇后哼了一声道：“那也未必一定能够，你且退下，待我慢慢的替你设法。”太子昭见萧皇后允许了，好生欢喜。

又拜谢了萧皇后，欣欣地出宫。

萧皇后待太子走后，沉吟了一回，打定了主意。到了午宴时间，炀帝和萧皇后入座饮酒。炀帝便问萧皇后道：“昭儿有什么事请见？”萧皇后见炀帝动问，来得正好，便乘间含笑道：“果真给圣上猜着，没什么大事。”炀帝笑道：“朕原是知道的，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事。”萧皇后含笑道：“既是如此，圣上可能猜上一猜，昭儿进宫请见，端的为了何事？”炀帝摇头道：“这个怎能猜得到，爱卿说给朕听了吧”萧皇后道：“昭儿还有些孩子气息，他到了洛阳好几天了，圣上却没有旨意，命他在西苑玩上一回。他才入宫见于贱妾，要请贱妾转恳圣上，让他去西苑一遭，圣上可能允许？”炀帝沉吟一回答道：“他一个儿不能去，要是随着爱卿前去，朕不妨允许。”萧皇后暗想，你也不要做作了，太子早已一个儿进去过了。面上只得仍道：“那也好，贱妾和他去好了。”

午宴过后，萧皇后待炀帝走了，命内侍召到了太子。萧皇后对他道：“我替你父皇面前只说你没有到过西苑，要到西苑玩去，父皇命你随了我前去，你可和我去一遭，回来我再替你向父皇说，将那个芳菱赐给你，比直接和他说破更觉妥当，你看可好？”昭不禁欢跃道：“母后万全的策儿，再好也没有了。”当下萧皇后便命内侍侍候辇车，和太子昭同出宫门。萧皇后上了辇车，太子昭跨登马背，随在辇车后面。到了西苑，萧皇后便笑对昭道：“你可带了我去瞧瞧芳菱生得怎样的动人，你要这般爱她。”昭知推辞不过，只得和萧皇后到了东湖堤上的凉亭里面。芳菱见太子和皇后同来，又惊又喜，拜过了皇后、太子。萧皇后将芳菱细细的打量一回，觉得也还动人可爱。在亭中坐了一刻，便即出亭。不向别的所在再玩，竟和太子回宫。

萧皇后命太子自回东宫等候消息。

萧皇后到了后宫。炀帝又在玩弄秦夫人的绣鞋。萧皇后佯嗔道：“也没有的，只是玩弄个不完。”炀帝笑道：“怎的爱卿已是回来了，昭儿还在苑里不成？”萧皇后道：“可笑这个昭儿，到了西苑，他反道没有什么好玩。”炀帝道：“俗物俗物，这种所在，原不配他玩的。”萧皇后笑道：“圣上且慢说他，他虽是在西苑里面没多时候，却也爱上了一件东西。”炀帝道：“他爱上了什么东西？”萧皇后道：“和圣上一般的，爱上了菱。只是圣上爱的是红菱，他爱的是芳菱。”炀帝笑道：“可是菱塘里面的菱儿？”萧皇后摇头道：“不是菱塘里面的菱儿，却是东湖亭里面的。”炀帝不解道：“凉亭里面怎会有菱？”萧皇后道：“这个芳菱，原是和圣上手中玩的红菱一般，不是真的。老实对圣上说了吧，昭儿爱上了管理凉亭的女子，名叫芳菱的，要圣上恩许，赐了昭儿。”

炀帝方始明白，笑着道：“原是这般，那个芳菱爱卿可已见过？”萧皇后

点头道：“见过的了，生得倒还温柔可爱，圣上竟允了昭儿的请求可好？”炀帝点头道：“那也能够，只是且慢允许昭儿。”萧皇后诧异道：“这又何故？”炀帝道：“朕躬自有用意。”萧皇后也不便再问。炀帝坐了一会，又袖了绣鞋踱出，萧皇后也不在意上。哪知炀帝却一溜烟的出了宫门，命内侍牵过一乘坐骑，他跨登马背，丝缰一紧，马蹄飞翻，直向西苑而去。

没多时到了西苑，纵骑驰入，向东湖堤上过去，到了凉亭跟前，跳下坐骑。那亭中的芳菱，正因萧皇后和太子突然而来，突然而去，不知怀着何意，就是索解不出。此刻，忽闻马蹄声儿，她便掀起湘帘，恰巧炀帝马上跳下。芳菱见是炀帝到来，慌忙出亭拜倒在地道：“贱婢芳菱迎接圣上。”炀帝也不多说，大踏步走入凉亭，在石凳上坐定。芳菱随到亭中，心中怎不要动疑，没隔几个时辰，怎的皇后、太子、圣上竟会先后到来。

炀帝却目不转睛的瞧那芳菱。芳菱被炀帝瞧得没意思，不禁粉脸飞起红云，借着取茶避过了炀帝目光。

炀帝在西苑造成以后，终日的东边搂玉，西边偷香，已是成了习惯，欲念甚易冲动，他见芳菱楚楚可怜，便又动了欲火。

再也不顾太子的请求，先要应了他的急务。待到芳菱过来献茶，炀帝便将芳菱搂入怀中。芳菱想不到炀帝也会如此，真是又羞又怕。没到片刻工夫，已是罗衫襟解，绣带宽松。堂堂白日青天，芳菱如痴如醉，甜酸苦辣的味儿一齐上了心头，只苦说不出口，任凭炀帝摆布。待到云收雨散，芳菱结束衣衫，见炀帝只是向她痴笑，芳菱不解其意，也只得含笑相向。炀帝却道：“你可知除了朕躬之外，还有人爱你吗？”芳菱听了，不觉暗吃一惊，忙道：“贱婢得幸圣上，哪个还敢见爱。”炀帝笑道：“你还不知底细，太子也爱上了你，向朕索取，你可愿意，便随了太子？”芳菱不由暗暗生恨，怎会有这种禽兽，既知我是太子的爱人，偏偏前来强污，她心里虽是这般想，面上只能装作不愿，慌忙拜倒道：“贱妾已受圣上雨露，怎能再随太子？”炀帝将她扶起，哈哈笑道：“朕原是和你相戏，怎忍将你相随太子。朕当示意与他，使他绝了爱你的念儿。”芳菱听了，不禁暗暗叫苦。

炀帝坐了一会儿，竟出了凉亭，跨上坐骑，驰回显仁宫。

见了萧皇后，面上含着一团喜色。萧皇后便道：“圣上到过了西苑吗？”炀帝笑道：“到过了，连那芳菱我也见过。”萧皇后笑道：“圣上也去瞧那芳菱，可是生得还佳？”炀帝哈哈大笑道：“真是温柔风流，朕已幸了她了。”萧皇后听了，不觉大惊，苦着脸道：“太子便怎样？”炀帝正色道：“怎能依他，芳菱原是朕的，他休得妄想！”炀帝说毕，又命内侍宣召太子入宫。太子昭还当作好事成功，欣然入见。炀帝见了太子厉声道：“你来此已多日

，怎么还不回镇长安，命你一游西苑，偏又爱了芳菱，向朕索取。你可知芳菱朕已幸了，你敢这般无礼，还不于我回镇长安，不奉宣召，若敢擅自私入洛阳，休想活命！”炀帝雷轰电击的一席话，听入了太子昭的耳中，真是大出意外，不禁吓得面无人色，泪儿直流。正是：空怀好事成双念，霹雳当头惊失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俏佳人独邀仙女名妙歌儿双夺皇恩酒

话说太子昭听了炀帝的话儿，吓得面无人色，痛泪直流，慌忙俯伏在地道：“臣儿万死，不知芳菱为父皇的幸人，妄自索取，今当敬遵圣谕，回镇长安。”说毕，连连叩头。萧皇后见太子昭这般模样，好生痛惜，忙道：“儿且退下，不要留在此地，触怒父皇。”昭便含泪退下，气愤填胸。回到东宫，便奄奄成疾，卧床不起。炀帝知了，依旧是莫不动心，只传命御医，逐日前往诊视，便算是了。

这天已是新秋七月的七日，炀帝临朝，却有道州地面，献入一个矮民王义，炀帝便命宣入。王义见了炀帝，高呼舞蹈，甚合仪节。炀帝见他身材虽是短小，却也生得眉清目秀，举止玲珑，甚觉奇异。便问道：“汝有什么奇材异能敢来进献？”王义从容答道：“圣上德高尧舜，道过禹汤，怀柔远人，不弃刍蕘，所以南楚小人也来仰沐圣化，虽是没有奇材异能，却有一片愚忠，敢求圣上收录。”炀帝笑道：“朝廷之上，文官武将，哪一个不是忠忱报国，要你何用？”王义道：“忠义乃国家的宝物，怎会厌多？小臣又系远方的废民，无处投生，故敢自献阙下，冀沐生成。”炀帝原好谀言，见王义措词得体，甚合心意，便将他收下，留侍左右。

又翻阅一道奏本，见是长安令进献美人，炀帝心花怒放，便命黄门宣召长安令颜信臣上殿，信臣俯伏殿阶拜见炀帝。炀帝温颜问道：“卿所进美人现在哪里？”信臣道：“现在宫门伺候，圣上退朝回宫，便好召见。”炀帝听了，即命退朝，急欲瞧那美人。

原来长安令所进的美人叫作袁宝儿，原是长安人氏，芳年二八，生得千娇百媚，无限风骚。宝儿的父亲开仁，却在长安令颜信臣手下当一名书吏，甚得信臣的信任。信臣有一个十不全的儿子叫做承平，生得丑陋不堪，年过二十还没成亲，实因他的尊范不堪承教，没人肯将女儿嫁他。哪知承平不识己丑，有了一身残疾，偏向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性子生得恶劣，一个不合意，便仗了他父亲的势力，任意行凶。一般乐户的女儿，没有一个见了他不怕。见他来了，只得假意趋奉，把他灌得烂醉，不省人事，再将他送回家去。要是不将他灌醉，他便要缠扰，玩一个春风一度。不依他不休，因此替他起了外号叫作“鬼见愁”。有天承平在长安的东门街上，带了两个家丁，行经开仁的门前，恰巧

宝儿靠在楼窗上闲眺，瞧见承平鸡胸驼背、面麻脚跷、鼻斜眼歪、口缺耳招，一拐一拐的走将过来。哪知承平也抬起了缩脖子的扁头，瞧见了楼窗上的宝儿，不禁馋涎直挂。

宝儿见了这般怪模样，忍不住的一笑。承平却误会了她的意思，当作宝儿垂青了他，对他媚笑，不觉心花朵朵开，一边走，一边格格地问家丁道：“方才经过的那家，楼上有个美人儿，你们可知道她她她姓甚，是谁谁谁的女儿？”家丁道：“怎会不知，她姓袁，名叫作宝儿，她的父亲便是在老爷那里做书吏的袁开仁。”承平听说是开仁的女儿，更是欢喜道：“越越越发好了，他是老爷的好好好友，一定成功。”两个家丁见了他这般模样，暗暗好笑。

一同到了家中，承平便和他的母亲朱氏胡缠，要朱氏转告他的老子，向开仁求亲。朱氏年过半百，只有这个宝贝儿子，便允许了他。对信臣说了，信臣起初只是不肯，经不起老妻的日夜烦絮。这天和开仁对酌，饮到中间，信臣只得向开仁说明，替他的儿子求婚。开仁哈哈笑道：“公不要打趣，小女这般姿色，公且想上一想，合了公子可配？”信臣不觉惭愧满面道：“我已原知你不允，只是却不过老妻，姑且说说罢了。”开仁道：“这且不要怪她，我却有个主意，也想和公商量。”信臣道：“什么事儿？”开仁笑道：“像小女这般姿色，嫁个俗人真是可惜，我想将她献入宫中，倒是一件美事，公看如何？”

信臣附掌道：“再好也没有了。”他们商议停当，便将宝儿献入宫中与炀帝。

炀帝退朝回宫，即命召入宝儿，宝儿见了炀帝，盈盈拜倒。

炀帝含笑相扶，仔细瞧视，见宝儿生得娇怯怯一团俊俏，软温温无限风流，果是一个绝色小佳人，不觉大喜。萧后又乐得做人情，连称宝儿可爱。炀帝更是开怀，遂带了宝儿和萧皇后一同坐了辇车到西苑，驾临迎晖苑。苑主王桂枝慌忙接入里面，见了宝儿道：“圣上真是艳福不浅，又在哪里弄到了这位美人？”炀帝道：“她和夫人一般的长安人氏。”王夫人笑道：“那是更好了，妾也不嫌寂寞了。”竟和宝儿十分亲热，宝儿也如依人小鸟。萧皇后笑道：“她们两个一见面便这么亲爱。”

炀帝笑道：“也能算他乡遇故知咧。”说毕一齐笑了。炀帝又命美人，分召各苑的夫人美人全到迎晖苑集会。不多时候，粉红黛绿，莺燕纷来，把个迎晖苑里面挤得十分。炀帝便将宝儿像献宝一样给各苑夫人相见。那般知趣的夫人们便把宝儿说得像天仙化身，人间少有。炀帝喜新厌旧，原是他的本性。宝儿新进，原已心爱，各夫人一凑趣，炀帝越觉得意。便命设了一席盛宴，和萧皇后、十六苑夫人、袁宝儿一共十九个，团坐一席，开怀饮酒。十六苑的美人，轮流奏乐，分班斟酒，饮了一会，炀帝笑道：“哪一位美人可唱支什么歌词

儿佐酒？”便有一个美人娇声应道：“贱妾唱个杨柳词儿可好？”众人看时，却是清修苑秦夫人那里的文儿。炀帝却道：“很好。”文儿便一手执了红牙鼓板，曼声的唱出道：杨柳青青青可怜，一丝一丝拖寒烟。

何须桃李描春色，画出春风二月天。

文儿歌毕，炀帝笑道：“好一个‘画出春风二月天’，应该赐酒一杯。”炀帝话声未毕，秦夫人即将自己的一杯酒儿授于文儿道：“她是贱妾苑中的人，理应贱妾代劳。”炀帝点了点头，文儿谢恩饮尽。只见美人队里又走出一个美人道：“贱妾也有一个杨柳词儿贡献。”众人看时，却是宝林苑陈菊清那里的美人韩俊娥，她接过了红牙，不待炀帝开口，她已是啾啾莺声的唱出道：杨柳青青青欲迷，几枝长锁几枝低，不知萦织春多少，惹得宫莺不住啼。

?? 韩俊娥的歌声才毕，萧皇后含笑道：“贱妾爱她的‘几枝长锁几枝低’，觉得丝丝入画。”说时便将面前的酒儿赐给俊娥喝了。炀帝笑道：“还有人唱吗？”忽闻俏生生的一声道：“贱妾也来献丑一支。”谢夫人早已听出，是她苑子里的人。

炀帝向那说话的美人看时，只见她波明黛绿，苗条可人，忙问道：“你是哪一苑的？”谢夫人替她答道：“她是贱妾苑中的杏娘。”炀帝默记在心，便唤杏娘快唱。杏娘笑盈盈的站立当宴，慢转珠喉，轻敲红牙，启朱唇唱道：杨柳青青几万枝，枝枝都解寄相思；宫中哪有相思寄，闲挂春风暗皱眉。

炀帝拍桌道：“‘枝枝都解寄相思’，下面接了句‘宫中哪有相思寄’，便化腐朽为神奇，哪得不赏酒一杯！”炀帝说毕，便将面前年玉杯命美人斟满了一杯酒儿，赐于杏娘。

杏娘正待接饮，忽见美人队里抢出一个美人，将杏娘拦住道：“姐姐且慢受赏，待贱妾也歌一支，要是歌得不佳，姐姐再吃不迟。”众人听了全觉吃惊，看那拦住杏娘的美人却是清修苑的妥娘。清修苑主秦夫人恐炀帝动怒，忙喝道：“偏是你能这般无礼！”炀帝见是妥娘，知她是个好胜的人儿，便笑对秦夫人道：“夫人莫去怪她，待她好好唱来，唱得不好再行罚她不迟。”众人听了炀帝的话儿，都替妥娘担心，捏了一把冷汗。妥娘却神色镇定，毫不慌张，只见她执了红牙，轻启樱桃啾啾唱出道：杨柳青青不绾春，春柔好似小腰身。

漫言宫里无愁恨，想到秋波愁煞人。

妥娘唱毕，萧皇后点头含笑道：“真是亏她唱的最好了。”炀帝笑道：“这个小妮子，原是最爱胜人，只是她的聪明性儿，却是无人能敌。”杏娘便道：“妥娘所唱，确比贱妾的好，圣上赐酒，贱妾愿让于妥娘。”炀帝大笑道：“你不愿让也是要让的。”说得众人一齐笑了。

妥娘这时好不得得意，伸出手儿正待取酒，只见席上有个人离座起立道：“贱妾也来歌上一支，予圣上佐酒。”炀帝看时，却是袁宝儿，急向妥娘招手道：“你且慢饮酒，待她歌了再行定夺。”妥娘向宝儿看了一眼，微微含笑，便缩回了取酒的手儿。王夫人却笑吟吟的执了一只象牙筷儿，向金尊上铮的一声，叩了一下道：“宝儿姑娘，好唱起来了。”在众人失笑声中，宝儿已是发出珠圆玉润的歌喉唱道：杨柳青青压禁门，翻风挂日欲消魂，莫夸自得春情态，半是皇家雨露恩。

宝儿的歌声未毕，众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喝采。妥娘含着笑脸，双手捧了炀帝的赐酒走到宝儿面前道：“快些喝吧！这杯酒也是皇家的雨露恩。”众人听了不禁哄堂大笑。

宝儿喝了酒，谢过圣恩。萧皇后笑对炀帝道：“半是皇家雨露恩，这名多么好。此地的人儿依贱妾看来，半是皇家雨露恩恐还不止咧。”妥娘却又冷冷的道：“今宵七夕良辰，牛郎的雨露又要施到新人身上去了。”众人顿又格格的笑个不住，把个宝儿羞得满面通红。炀帝待她们笑停了才道：“妥娘的话儿虽是打趣，其实今宵七夕，倒也是一个美景良辰，众卿须得早些想个消遣法儿，大家乐上一乐。”萧皇后笑道：“有什么好法想出，还不是在月下摆下酒席，大家吃笑一回也就完了。

炀帝道：“若是要在月下喝酒，须到北海的三神山喝去，似觉有些兴趣。”秦夫人道：“圣上的话却是甚好，但依了贱妾看来，不妨用四十九只船儿，苑中的姊妹们分载在上面，散作了七队，在北海五湖里面，任意飘游，但需用个信号，定个地点，若是信号一举，七队船儿刘向所定的地点聚齐，哪一队的船儿到得早，哪一队的船儿到得迟，便分别赏罚，受赏的饮酒簪花，受罚的献曲作舞，这种玩法，依圣上看来可好？”炀帝附掌道：“甚是有趣，不妨今宵试他一试。”正是：尊前笑语皆绵蛮，待看牵牛织女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争次第灯光船影分赏罚舞袖花球

动人情绪的月儿露出半个娇靥，在那凉云里面，偷窥到西苑的北海海面上，映出了她的俏影，随着波儿微动，她是多么洁静，何等的自在。在近东湖的海湾那边，忽的转出了八艘凤舸，舸头和舸梢上面，一律的挂着绿色宫灯，绿沉沉一片，映得海水越发绿了。每艘凤舸的舱前，也都扯起了一面小旗，旗杆尖上明晃晃的一盏灯儿，映出旗上的几个小字，瞧上去便能清楚。一艘上是迎晖苑王，一艘上是绮阴苑谢，一艘是积珍苑樊，还有四艘却是清修苑秦、影纹苑刘、文安苑狄、景明苑梁。

七面小旗在凉风里面不住的飘动，七艘凤舸却并列了一排，柔橹声清，向

北海中央过去。那时接通西湖海口的海面上，却涌出了万道金光。原是七艘龙船，船头船尾点起了千百盏的金灯，远望上去，只见一片金光罩在海上面。在第一艘的龙船头上，竖了一面杏黄大旗，旗上斗大的两个字儿，便是“隋炀”两字，后面的六艘却没有旗号，随着前面一艘也向北海中央而去。

接着南湖里面，也有七艘凤舸，十四支柔橹，分开了波浪，直向北海海口过去，却是一色的红灯。在那末一艘的凤舸上也扯起一面大旗，乃是“正宫萧”三字。这时，广明湖湖面上飞出了二十一般彩船，分作了左右中三队。中间七艘，船上面挂了一色的水晶灯，白晃晃一片，照得湖水通明，随风招展的七面小旗便是栖鸾苑李、宝林苑陈、晨光苑方、仪凤苑柳、和明苑田、降阳苑石、明霞苑张。那左面的七艘，只见花花绿绿一团，照得人眼花缭乱，原来船上挂的俱是五色明灯。七艘里面只有一艘扯着旗号，乃是翠华苑黄。右首的一队第一艘船上，也扯起了仁智苑朱的旗号。挂的灯却是人物花鸟的纱灯，在晚风中飘动，竟似栩栩欲活的光景。三队彩船顺着下流，直向北海。

忽的金鼓齐鸣，传振四远。却是北海里面七只鲤鱼船，每船上面，倒也是一面大旗，却有六个大字，乃是十六苑美人队。

船上没有挂的灯儿，只有一对对、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宫灯排满了船头船尾。一点点的火光，远望上去，好似万道明星映在水面上幌动。船舱里面便是十六苑的美人，振着玉腕，敲锣打鼓，传出了一片热闹，也向北海进发。

这时已是酉牌二刻相近，北海左首的方丈神山，山脚下面忽地来了一只小船，靠近了山下。船中却有两个人，一个是操船的小宫监，一个是西苑令马忠。马忠待船儿停稳了，他挟了一包东西，兴冲冲地跨到山滩水埠，即便洒开两腿向山上奔去。

不到片刻工夫，那山顶上面的凌云塔上陡的冲起一线金光，到了云端里面，散作了一个火球，发出一声响亮，宛似半空中起了霹雳，接着四下里传出一片欢声。没有半个时辰，马忠在山顶上面，只见七队船儿像箭一般齐向方丈驶来。五颜六色的灯光，映的汹涌的海波里面，煞是有趣。看到渐渐相近，只见七艘龙船追出了第二、第一，占了头一队。

马忠赶忙下山，待到山滩，龙船队第一个先到。炀帝已是立在第一艘的大旗下面，脸上堆起了满面笑容。背后立了一个美人，便是袁宝儿。马忠慌忙俯伏，口称奴婢接驾。炀帝和宝儿搭了扶手，踏上水埠，走到山滩，回身看时，见萧皇后的七艘凤舸做了第二。赶到舸儿靠近了山脚，萧皇后在末一艘的舸窗中伸出了首儿瞧视，见了山滩上的炀帝便低头一笑，缩进了里面。不一会工夫，却是她出了舱门，走上舸头。恰巧舸儿已傍水埠，萧皇后便一手搭在扶手上，一手搭在一个宫女的肩头，笑吟吟的到了山脚。炀帝含笑上前道：“爱卿

已是迟到一步了。”萧皇后含笑道：“圣天子百灵相助，自是一帆风顺，独点了先着，贱妾幸庇圣恩，便也占了第二了。”

萧皇后说毕，炀帝不禁哈哈大笑道：“爱卿可称善于辞令了。”炀帝话声未毕，萧皇后接着道：“第三名来了。”炀帝看了旗上的“王”、“谢”、“樊”、“秦”、“刘”、“狄”、“梁”七字，笑道：“原是东湖里面的一队。”萧皇后道：“她们先前倒是第一队，在相近这儿的时候，却给圣上和贱妾两队赶出，反做了第三。”待到王、谢等七位夫人走上了山滩，第四、第五两队相随到来。谢夫人笑道：“仁智苑朱夫人的一队，倒给美人队占了第四。”不多时，李、陈、方、柳、田、石、张七位夫人的一队到了山脚，走上水埠，一齐笑道：“险些儿殿尾。”

等到末一队到时，第一艘船上俏零零立着一个妙人，穿着一色的月白衫子，左右肩上，分伏了四只松鼠，却是翠花苑的黄雅云。只见她蹙了春山眉黛，现出了一副憨态。她瞧见了山滩上的众人，不待船儿靠近水埠，她便在船头上，小脚一点，直向山滩上窜来。众人不禁一齐失声，“啊哟”两字未停，雅云已是神色自若的立在滩上。炀帝笑顾雅云道：“夫人的一队，已是作了殿军，夫人何必再冒这样的险，不待船儿停稳呢？”

雅云道：“圣上不知贱妾的心儿，焦急得忍不住了，恨不得船儿像贱妾一般的会跳，跳过了你们的船方觉心快。”众人听了禁不住齐声大笑。

这时，马忠上前禀道：“宴席已是排齐，请圣上登山。”

炀帝便和众人到了山顶上的通霄殿，一同落座。炀帝笑着说道：“朕第一个到山，众夫人怎样的赏赐朕躬？”谢夫人笑道：“早已说过的事，第一个先到的赏酒簪花，如今既是圣上占了第一，依贱妾看来，先替圣上簪花，再行敬酒，众位夫人的意下不知如何？”十五苑的夫人齐声道好。

只见萧皇后已是拔了鬓边所插的一朵花儿，簪在炀帝的玉色平凉巾上。十六苑夫人便一个个争先恐后走到炀帝宴前，玉腕齐举，纷簪花朵，把个炀帝的巾上簪了一头，众夫人方才退下。美人队里的妥娘第一个开言道：“圣上龙头独占，夫人们果然应该相贺，贱婢们难道不能东施效颦，向圣上庆贺庆贺。

”妥娘说毕，径自在头上拔下花儿，簪在炀帝的巾角上。炀帝笑道一声好，众美人哪个不想讨好，早又不约而同的拥上，纷将花儿簪在炀帝身上。十六苑的美人，共有三百多个，这么一来那还了得，不要说炀帝的巾上袍上簪满了花儿，连那宴席上面也跌落了不少花儿。炀帝不禁大笑道：“朕躬遍身花朵，今夕也像个美人儿了。”

众人笑了一阵，王夫人的秋波向袁宝儿俏脸上一转道：“怎么袁夫人与众不同，不替圣上道驾簪花？”炀帝给王夫人一提起，便也想了起来，真的众人

里面只有宝儿悄坐席上，遂也含了笑容向宝儿问道：“你怎的不向朕躬道贺？”宝儿嫣然一笑道：“贱妾原和圣上在一个船里面，一同到了山脚上滩，在理也需受赏，如今赏已被圣上独占了去，贱妾不向圣上发话也就是了，怎的还要向贱妾发话？”炆帝听了宝儿的说话，附掌笑道：“一些也不错，原是朕错了。”炆帝又向众夫人道：“宝儿也该受贺的，众位夫人可能让她欢喜一回。”炆帝的话声未毕，众夫人谁不会凑趣，也各将花儿给宝儿簪上。宝儿只是憨憨的痴笑。萧皇后却取了一个花球，授给宝儿道：“祝你的一生永远像这个花球般的香圆。”宝儿含笑受了，向萧皇后谢了恩，将花球簪在鬓边。花光人面两相辉，越发的可人。

谢夫人又开言道：“如今花已簪过了，又需敬酒一回。”

炆帝慌道：“要是众爱卿一个个的敬酒，不待敬完，朕躬已要醉倒。”萧皇后双手举了一杯，盈盈离座道：“贱妾敢代众位夫人美人合献一杯，敬祝圣上。”炆帝不觉大喜道：“如此甚好。”便接过了酒杯，一口饮尽。命美人斟满了酒儿，依旧放在萧皇后面前，萧皇后重新落座。

炆帝看了黄雅云一眼道：“爱赏的已受了，该罚的也该罚来。”雅云便即站起道：“贱妾一队到得最迟，原该受罚，贱妾也没有什么贡献，还是舞一回给圣上、娘娘和各位夫人一笑罢。”雅云说毕，众夫人只见她离了席儿，将身上的四口松鼠交给了手下的美人，走到殿下，命她苑里有美人取来了一对舞杆。那杆儿上面缚着一丈多长的薄绸彩带，杆儿的下面悬了几个金铃。雅云两手分执了一双舞杆，徐徐的回舞，那彩带随身进退盘旋，一点也不会缠住，铃声也一阵阵响动。初时的舞势还是不急，慢慢的由徐入急，耳中只闻铃声，眼前但见一团彩色，把个雅云围在中间，年得人都觉眼花缭乱，一个个不禁娇声喝彩。

炆帝却看得直立了起来，只见两条彩带霍的展开，雅云娇躯一侧，把舞杆抛去，亭亭走上殿来。炆帝早已捧上一杯酒，待雅云入座，即含笑道：“饮朕一杯，替夫人解劳。”雅云谢恩饮尽，便道：“妾舞不足观，贱妾苑中的美人尚有可取的艺术，且待她们演来。”

雅云话声未毕，翠华苑的美人队里走出了一个人。炆帝和众人看时，只见她穿一件淡红衫子，似薄薄明霞剪就，系一条银色罗裙，如片片白玉裁成，青丝覆额，丹脂点唇，俏眉儿别含三分爽气，美目儿另有一副神光，双肩瘦削，身材苗条，别具风情体态。炆帝不觉惊问道：“她是哪一个？”雅云代答道：“这个美人，便是贱妾苑中的薛冶儿，圣上不要看轻了她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哪知她能舞得一双好剑咧！”炆帝听了，不觉欢喜万分。还有积珍苑的樊夫人玉儿，触动了她心爱的舞剑，便也分外注意。

只见薛冶儿取了两口宝剑，走下殿去，分开门户，便轻轻的舞将起来。真是个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炀帝和萧皇后等人一个个都道舞得真好，瞧不出这般瘦弱的人儿，却能舞得好剑。

冶儿舞毕，袅袅婷婷地走上殿来，微微有些喘息。炀帝好生怜惜冶儿，命她休坐一会。这时座上的樊玉儿不觉技痒万分，再也忍耐不住，便即离席道：“且待贱妾也来舞剑一回，给圣上佐酒。”炀帝和众夫人听了都吃了一惊。正是：已惊弱质能舞剑，又震红妆出语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悲欢乐层见叠出宝辇龙船初下江都

话说樊玉儿说了也要舞剑，众人都觉诧异。炀帝笑问玉儿道：“夫人入苑以来从没有说过能够舞剑，怎的今夕倒也有兴起来？”玉儿笑道：“女儿舞剑，虽说也是一件雅事，究属有些失称，贱妾自幼即喜欢使枪弄棒，承恩入了西苑，便深自藏拙，不敢卖弄。今宵见薛美人舞得好剑，不觉触了心爱，再也忍耐不住了。”炀帝点头笑道：“想不到西苑里面这样人才济济。”炀帝话声未完，玉儿在宴前身子一晃，已是到了殿阶下面，众人更是吃惊。雅云喝采不迭，玉儿却在殿下呼道：“薛美人快将你的剑丢给贱妾！”冶儿听了，便将宝剑向玉儿掷去。只见寒森森两口剑儿直向玉儿顶门落下，玉儿身子往下一挫，喝声来得好，两手接着宝剑，便霍霍的舞起来。众人仔细瞧视，见玉儿的舞法大是不同，初时如蜻蜓点水，燕子穿帘，还有些卖弄美人体态。渐渐舞得紧了，两口宝剑就像两条白龙上下盘旋。舞到妙处，宝剑和人俱已不见，只觉银光闪闪，冷气飕飕，见一团白雪在阶前乱滚。炀帝看了，惊得呆住。众夫人更是屏息无声，蓦的一道寒光，直向殿上扑来，众人吃了一惊，定眼看时，却是玉儿喜孜孜地怀抱宝剑俏立宴前，面不改色，气不见喘，好似没事一般。

这时，早把个薛冶儿看得心喜神服，径到玉儿面前，拜倒娇体道：“夫人真是神人，贱妾敢求夫人赐允，传授给贱妾可好了？”玉儿慌忙将她扶起道：“美人的剑术和了贱妾，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分什么高低，怎生当得传授两字，只是不妨一同探讨探讨。”炀帝笑道：“樊夫人不须过谦，薛美人确逊一筹。”萧皇后也笑道：“初见了薛美人的舞剑，意为神乎其神的了，哪知出类拔萃还有樊夫人的神艺，我们真是目光如豆了。

”玉儿重新落座，开怀畅饮。十六苑的美人又轮流奏了一阵乐。

这时，星河惨淡，已过了子夜。炀帝含了七八分酒意，不住的向袁宝儿睨视。萧皇后和众夫人瞧在眼中，暗暗失笑。萧皇后便含笑对炀帝道：“月落参横，更深夜阑了，圣上也该驾了鹊桥安渡银河了，莫使织女的芳心兀突不宁咧。”众夫人不禁齐声失笑。炀帝瞧了宝儿一眼，只见她低垂粉颈，不胜娇羞。

炀帝即命撤宴，一同下山。炀帝仍与宝儿下了龙船，萧皇后和众夫人也各坐原船，随了炀帝的船儿到了北海堤岸上陆。众夫人送炀帝、萧皇后出了西苑，便各自归苑。炀帝和萧皇后、袁宝儿坐上辇车回到显仁宫。炀帝含笑向萧皇后道：“朕躬又要失陪了。”萧皇后娇啐一声，独自退入后宫安息。炀帝便携了袁宝儿同入寝殿，拥上凉榻，真个驾起鹊桥，渡了银河。宝儿十五年华，初邀恩宠，不免有啮指忍受的娇态，炀帝万分怜惜，着意温存，已是落红狼藉了衾席。

风流偏夜短，又已到天明。炀帝挨延了好久，方始临朝，便得了杨素的死信。原来杨素病儿日重，他的兄弟杨约，儿子玄感，尚觅名医调治，素张目道：“我尚想求活不成？”便却药不饮，延至初七晚上，他便一命呜呼。炀帝闻知了素的死讯，心中好不欢喜，但是表面上还需敷衍一番。追赠素为光禄大夫、太尉公，赐谥景武，特给辇车班剑四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赙帛五千段，粟麦五千石，特命鸿胪卿司马俊监护丧事。杨素一生，倒也好算得生荣死哀，福寿全归了。

接着过了两天，太子昭竟也为了懊丧卧病之后，药石虽灵，难医心疾，便也绝命。炀帝只略哭了数声，草草丧葬，予谥元德。昭有三子，炀帝便封长孙倓为燕王，次孙侗为越王，幼孙侑为代王。群太子昭的死讯传到了西苑里面的芳菱耳中，不禁肝肠寸断。明知太子的死去和她相关，越发的伤心了，在亭中左思右想，只觉毫无生趣，竟在亭中自缢身死。待到西苑令马忠发觉，芳菱已是气绝多时。赶忙奏知炀帝，炀帝倒也伤感一回。萧皇后不禁垂泪，命人好好的将她收殓不提。

这天炀帝临朝，皇甫议奏称河渠已通，王弘亦称龙船造成，喜得炀帝游兴勃发，便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安排仪卫，准备出幸江都。宫廷内外，奉了这道诏书，知道炀帝性儿索急，一经出口，便需照行，不能够少些迟延，当下赶忙筹备起来。一连备办了半月有余，大致已是就绪，便上表请期。炀帝即行批定仲秋出发，令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统领，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统领，护驾南下江都。文武官员职在五品以上的赐坐楼船，九品以上赐坐黄箴。又命黄门侍郎王弘监督了龙船，在洛口伺候驾临。

到了那天出发日期，炀帝和萧皇后打扮得华丽庄严，恍似天神。召集了西苑、显仁宫内的夫人美女宫娥等人三千粉黛，一个个锦绣遍体，珠翠满头。萧皇后和炀帝并坐着一乘金围玉盖的逍遥辇。这一部辇车，却是炀帝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监造。

何稠心智灵巧，参酌了古今，造得富丽堂皇，甚合炀帝心意，进稠为太府少卿。炀帝初下江都，始行乘坐此辇，一般夫人美女待炀帝和萧皇后登了宝辇

，她们便在前后右左乘坐了香车，驾着宝马，簇拥徐行。那般扈从官员，也都穿了蟒袍玉带，跨马随着。

前面导了左卫大将军郭衍，生得脸如黑漆，双目重瞳，颌下绕着一族短髭，身材魁梧，穿了一副乌金连环锁子甲，骑子一匹乌骓马，手中执了一柄宣花大斧，威风凛凛，好似一尊金刚。后面的右卫大将军李景，头戴金凤宝盔，身穿黄金甲，手执一柄虎头大金刀。胯下一匹黄骠骏马，飘着五络长须，银盆船大脸剑眉凤目，英气勃勃，有如天神一般。两个大将军各带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向通济渠进发。

一路上无事细表，已是到了通济渠。王弘早已预备了船只伺候，只因通济渠虽经开凿，究是仓促成功，还嫌狭小，吃水甚浅，龙船却不能出入，因此，只能停在洛口等候。炀帝等坐了王弘所备的小船，渡到了洛口，炀帝上了龙船。那只龙船共有四层，计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面第一层为正殿内殿朝堂，中间两层却有百二十号的房间，俱用金玉饰成。最下的一层，便是内侍们所居。萧皇后也有一艘乘坐的船儿，比炀帝的龙船略微稍小，叫做翔螭船，里面的装饰却是无异。又有各种船儿数千艘，分坐诸王百官、妃嫔公主并装载供奉物品，共用挽船夫八万余人，内中提出了九千名，各穿了锦绣袍儿，专挽炀帝的龙船。萧皇后的翔螭船，护驾的兵士，也分乘了数千艘船儿，由兵士自行挽船，不得引用挽夫。但见彩旗飞舞，画舫联接，相连至二百余里，岸上又用骑兵数队，夹河卫行，直指江都。炀帝在龙船里面，因与萧皇后分乘了两船，似觉乏味，即将萧皇后以及十六苑夫人、袁宝儿一船美人们都召上了龙船，分居了中间两层的百二十号住房，才觉热闹开怀。所过州县，五百里内概令供奉酒食。一般州员官儿，谁不要极力奉承。往往一州之中，供奉至数百车，山珍海味，搜罗殆尽。炀帝及萧皇后、十六苑夫人、后宫嫔妃美人视同草具，略一进食，便弃置不尝，将成碗的精肴美蔬向河中倾倒，河面上的油花到处不绝，这般奢侈骄淫，实为自古帝皇所不及。沿途又有离宫四十余座，每到一处，炀帝便上岸游玩一、二天，只因那些离宫统是急促造成，不免草率。炀帝沿途游了十几座离宫，都是一般，无甚可取。炀帝便不愿再玩其余的了。便一路不再停留，扬帆直下，到了江都。

江都本是南中有名的胜地，山明水靛，风景佳丽。炀帝到了那里，和萧皇后、十六苑夫人朝赏夕宴，整日欢娱，匆匆岁月，又已十月初旬。小阳春气候，和暖适人。这天傍晚时分，炀帝含了薄醉，独自在御园闲步，穿过了一带花廊，瞥见一个美人的倩影，在前面一晃，转入了粉墙跟首的月洞门儿。炀帝最爱偷偷摸摸地做作，他觉得那个美人的后影甚是俏丽，容貌谅也可观，他便赶上前去想瞧个仔细。哪知追出月洞门，已是不见了美人的芳踪。炀帝好生纳闷

，信步向前，忽闻背后似有声息，回头瞧去，正是那个美人，却是在侧首的石屏背面转出，回向原路而去。炀帝依旧瞧了她的背影，不禁暗自失笑道：“原来她在石屏背后，怪不得见不着她，此刻她又回去了，何不唤回她呢？”炀帝自言自语的说着，重又走到月洞门儿跟着，见那个美人已是走到了花廊尽头，又须转弯了。炀帝暗想不好，再不将她唤住，让她转了弯儿过去，再要寻她甚是费事，便提高了声音喊道：“前面的是哪一个？且慢过去，朕有话问你。”哪知炀帝的话儿未毕，美人已是转了弯儿，好似炀帝的呼唤丝毫没有听见。

要是换了内侍们，炀帝早已动怒，只因是个美人，炀帝还能耐得。只是洒开大步，抄过花廊，飞也似的转弯，仍细瞧时，见那美人已是远远的站在一座假山洞前，向洞内张视。炀帝好生诧异，她在张些什么”便放缓了脚步，慢慢地掩将过去，仍想出其不意吓她一吓。待到相离了十多步路，炀帝更放轻了脚步，一步一步的蹙上前去，到了相近的时候，炀帝便张开了两臂，将那美人的柳腰自后抱住。忽觉一阵头昏目眩，立脚不稳，陡的一跤跌倒，晕了过去。待至醒来睁目瞧时，只见一个内侍装束的人将自己扶起来，细看那内侍，却不是宫中的人。那个美人又已不知去向。炀帝不觉疑讶，心中暗想，不要遇了鬼怪，便定一定心神，正色向那个内侍问道：“你是哪一个？怎的没有见过你？”那个内侍笑道：“小的奉了长城公的命前来相请圣上。”炀帝闻是长城公陈后主相请，却已忘了陈后主在杨坚身死的下一月也就死了。正是：已忘相隔阴阳界，底事还须相请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戏炀帝梦里揶揄捉后主殿前符咒

话说炀帝忘了陈后主是身死，便问那人道：“你的主人现在何处？”那人道：“请圣上随小人前去。”说着便向假山洞中走进。炀帝也身不由主地到了里面，随着那人，曲曲弯弯地走去，初时路儿甚窄，走了一程，豁然开朗。便见面前有所屋子，垂帘沉沉，也瞧不见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儿。那个领路的人，抢上几步，揭起帘儿道：“随主驾到。”只见帘儿掀起，走出了一人。炀帝瞧时，正是后主陈叔宝。后主抢前拜接道：“迎接来迟，圣上恕罪。”后主生前，炀帝与他时常会晤，颇觉气味相投。当下见后主殷勤出接，便含笑相扶道：“朕躬与卿原是故交，何必行此大礼。”两人携了手儿，同入室中，已是筵席安排停当。

后主笑请炀帝上座，炀帝也不推辞，即行入席。后主侧座相陪，便先行启口道：“回念昔日和了圣上交游，情同骨肉，如今圣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谅也不再记着陈叔宝了。”炀帝笑道：“别来已久，今日相见，却也丰采依旧，只是怎会到了此地？”陈后主道：“亡国主子，往来飘泊，随处寄身，得

庖便住，做个异乡的孤客罢了。”炀帝又问后主道：“卿怎知朕在此处，命人相请？”陈后主笑道：“昔闻圣上得登大宝，安享承平之乐，亡国主子心甚羡慕，初意圣上一反亡国主子的行为，终能勤政爱民，使天下呈平至治，哪知圣上也学亡国主子的风流情性，纵乐亡返，取快一时，没有什么美德令闻，凿通了洪渠来游江都，臣忝为地主，既知圣上来此，自当相请，一叙别后的离情。尚幸圣上屈尊下降，不以亡国主子卑贱为羞，却可称为富贵不移素性了。”

炀帝听了后主的话，半含讥讽，心下好生不快，便道：“富贵乃是偶然之物，卿以偶然失去，朕以偶然得之，卿何必耿耿于怀。”后主笑道：“圣上既知偶然得之，也可知道偶然失去的时候，便要在眼前了，亡国主子何以为寿，却有小诗一章献于圣上。”炀帝见陈后主出言无状，便思拂袖而走，后闻尚有诗词与他观看，只得暂将气愤耐下，问后主道：“卿的佳作何在？”后主即在袖中取出一纸诗词，呈与炀帝，炀帝展纸观看，见诗道：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大赍。一千里力役，百万民吁嗟。水殿水复返，龙舟成小瑕。溢流随陡岸，浊浪喷黄沙。两人迎客至，三月柳飞花。日脚沉云外，榆梢噪暝鸦。如今游子俗，异日便天家。且乐人间景，休寻海上槎。人喧舟舫岸，风细锦帆斜。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

炀帝阅毕，似解非解，就是不知用意，细按字句，又觉讥讽满纸。他本忍着一肚子怒气，此时更是愤不可遏，再也忍耐不住，便拂袖离座道：“朕念故人之情，与你一叙，你竟肆意的讥刺朕躬。何可知死生有命，兴亡有数，你怎知我不能永有天下？”陈后主也冷笑道：“你不要一味夸张，看你横行到几时？恐怕你的将来结果，还不如我哩！”

后主且说且走。炀帝听了他的话儿，怎不要动怒，便握拳向前赶打陈后主，陈后主向后面而逃去。炀帝只顾追，追入了屏后，后主已是不知去向。却又瞧见先前的那个美人背影在前面走着，炀帝大声呼喝，那个女子便回过了娇躯，和炀帝打个照面，却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模样十分俊俏。炀帝不禁心爱，忙含笑问道：“美人可见叔宝那个贼子逃向哪里去了？”那个美人盈盈下拜道：“圣上请息雷霆，姑念他亡国孤人，饶恕了他吧。”炀帝见她说得中听，怒气早已化为乌有，忙将美人扶起道：“卿是何人，却给叔宝求情？”那个美人只是含笑不语。炀帝连问数次，只见她粉脸微红道：“怎的圣上连贱妾也不认识了？”炀帝听了她的话儿，便沉思了一回，就是思索不出她是何人，好像也没见过，便含笑道：“朕躬确是记不起了卿是哪一个人。”她嫣然一笑道：“贱妾便是陈后主的宠姬，张丽华便是。”炀帝听说面前的美人便是张丽华，猛的想着了丽华已被高颎命人杀死，便想着了陈后主也已身亡，两个都是鬼魂，怎会和朕相见？！当下吓了一身冷汗。

再行睁目细视，哪里有什么张丽华，面前却有萧皇后、秦夫人两个，悄悄的坐在床沿。炀帝神思恍惚的问她们道：“爱卿和夫人可曾瞧见什么？”萧皇后讶道：“没有什么瞧见，圣上这一回假寐，却睡了好久。”炀帝的神经这时方行清楚。才知饮酒之后，便倚榻假寐，原是做了一梦。炀帝便将与陈后主、张丽华梦中相见的事，说给萧皇后和秦夫人两人听了。秦夫人也觉称奇。萧皇后却笑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莫非圣上回忆张丽华，所以幻出这个奇梦来了，那是何足介意的。”炀帝便也释然无虑。

到了申刻相近，炀帝命内侍召集了十六苑夫人、美人，以及妃嫔公主，同至大兴殿与宴。不上半个时辰，俱已到齐。王夫人含笑问炀帝道：“今夕圣上召饮，端的为了何事？”炀帝本是一无用意，无非饮酒说笑一回。给王夫人一问，炀帝便笑道：“朕躬方才昼睡，做了一梦，故特召众卿到来商议如何禳解。”王夫人问道：“不知圣上做个什么梦儿？”炀帝即将梦儿说出，又故意的加了枝叶，说得那梦凶恶怕人，其中只有萧皇后和秦夫人深知底细，明晓炀帝又要胡闹了。其余不知真相的，那些美人夫人妃嫔公主没一个不变了面色，就中却有一人，笑孜孜的起立道：“圣上不必担虑，贱妾能将圣上梦中的恶鬼用法惩办，傲他无礼，此后便不致再有恶梦发生了。”众人看那发言的人，却是影纹苑的主持刘云芬夫人。听她能用法惩办梦中的恶鬼，都不觉起了兴头。

炀帝原想藉端弄出些玩法，如今听了刘夫人的话儿，不禁更是眉飞色舞，急道：“夫人怎生的用法惩办他们，可要预备什么东西、哪天方好进行？”云芬笑道：“这是很容易的事情，用不到什么预备，只需到了今宵的半夜子时，即在这个殿上，待贱妾将梦中的恶鬼陈叔宝、张丽华两个传到殿上，听候圣上怎样发落。”众人听了，越发神奇，萧皇后却有些不信道：“怎会这么容易？夫人有何神术，不要闹出话柄给人谈笑。”云芬见萧皇后动疑起来，倒觉有些不快，便道：“贱妾不将两个恶鬼拿到，听凭处罚。”炀帝笑道：“夫人好意，怎有处罚的理儿，只是夫人道，用不到什么预备，能够赤手捕到两鬼不成？”云芬笑道：“也不需贱妾亲自去捉，只要圣上命人预备着桃木剑一口，符纸二十条，硃砂笔砚全副，净水一大碗，好的焚香一斤，听候贱妾施用。”炀帝道：“这些东西真是不需预备的，要用就有。”

炀帝便命内侍办齐。萧皇后又笑问云芬道：“夫人哪里学来的捉鬼本领？”云芬道：“妾父生生前深通各种符咒法儿，甚有灵验，妾便学得几种，有时行使，倒也有效。”萧皇后点了点头道：“此刻到那半夜的子时，还得隔上两、三个时辰，只是喝酒候到那个时候，不要觉得疲乏。依贱妾看来，还是休睡一刻，待到那时相近，再到这里来瞧刘夫人施法，岂不甚好。”众人都道有理。炀帝只得依了众议，暂时停筵，各自散去。

宫鼓声清，咚咚的两下，已是到了子牌相近，一般莺燕便又纷纷到来。炀帝和了刘夫人先已在殿，殿的正中设了香案，香案跟前放了一把坐椅，案上放着一切应用的物件。不多时，宫人报道：“已到子牌了。”云芬便对众人道：“请退坐后面，不要喧哗。到了两鬼捉到的时候，也不能开口。”众人点头会意，退坐后面。

云芬便在香案前坐下，点上了清香宝烛，她便运笔画符，一口气将十二道符儿画尽。云芬站起娇躯，命内侍将坐椅撤去。

她便左手执了柄桃木剑，右手执了碗净水，用剑在水面上划了一阵，即取了一道符儿，化入水碗里面，一连化了三道，才将净水碗儿放在桌上，又向空化了三道，向地下也化了三道，尚余三道符儿一道贴在香案上，一道穿在桃木剑，一道却命一个内侍佩了。云芬将桃木剑向空只是挥划，约有半个时候相近，还丝毫没有动静，众人当作没有显灵了，便是炀帝也觉有些狐疑。

正在这个当子，蓦的一阵风来，滚到了两团黑气，在殿阶下面乱滚。同时，阴风凛凛，冷气森森。殿上的灯光除了香案上的烛儿依旧红炎，其余的都变成了惨绿色，摇摇欲熄。那般坐在后面瞧看的夫人美人们，面上都是变色，吓得拥抱在一团。

有几个胆小的，将头伏在他人的怀中，牙儿捉对了相打，抖个不住。炀帝也悚然屏息。

只见两团黑气在阶下滚一回，云芬将桃木剑向黑气指去，道声：“还不成形？”黑气只是滚个不休。云芬陡的柳眉倒竖，杏目圆睁，将桃木剑在香案上猛地拍了一下，举起了净水碗，就口呷了一口净水，向阶下用力喷去，一连喷了三口，两团黑气依旧乱滚。云芬将桃木剑上的一道符儿焚化，大声喝道：“还不与我成形，更在何时！”话声未毕，猛的又是一阵阴风，两团黑气向风中几个团旋，陡在风中出现了两个鬼形，一个男鬼，一个女鬼。炀帝瞧时，果是陈后主和张丽华，两个鬼脸上惨色甚厉，十分可怕。那般夫人、美人到了此刻，鬼魂现了形儿，她们哪里还敢抬头，一个个紧闭双目，不敢睁视。

那东后主和张丽华的鬼形，在殿阶上面，望着上面退退缩缩的不前。云芬瞋目叱道：“你们这一对恶鬼，胆敢在白日梦中期侮当今天子，该当何罪？”只见两个鬼脸上，都现出了倔强的神态，狰狞可怕。云芬依旧神色自若，回头命内侍道：“你去拿阶下的两个鬼儿，揪上殿来。”那个内侍听说要他捉鬼上殿，吓得变了面色。云芬对内侍道：“你的身上佩有我的灵符，尽自放胆前去，他们决不敢对你无礼。”内侍定了定心神，便下殿去捉鬼。正是：凭他一道灵符力，捉得阶前恶鬼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荒唐祥瑞拔鳖有老鹤

话说刘夫人命佩符内侍下阶揪那陈后主和张丽华的鬼形，内侍没法，壮着胆子走下殿阶。正待伸手揪那陈叔宝，忽的一阵旋风，陈叔宝和张丽华直向殿上扑来。云芬不慌不忙，用桃木剑儿挑取了贴在桌上的一道符，向烛上焚化。猛见一道金光向两鬼罩下，两鬼不由得跪倒阶前，叩头求拜。云芬便向炀帝道：“恶鬼已是制服了，圣上的心意，还是将他们由妾用法，永远拘禁，还是惩戒了一回，依旧释放。”炀帝道：“朕也不要过分的难为他们，只需请夫人嘱咐他们，此后不能再向朕梦中肆恶也是了。”云芬厉声对两鬼道：“圣上仁慈，饶了你们初次相犯，此后若敢再行缠扰，定不相饶的了。”两鬼慌忙叩拜。云芬的桃木剑又向空指划一阵，喝声去吧，但见又是一阵阴风，殿前的两个鬼形已是不见，只是半空中隐隐有声：“且去且去，后日吴公台下少不得与汝相见。”

炀帝听了笑道：“叔宝的狗头，又在说什么疯话了。”这时，一般夫人们听说鬼已去了，方敢睁眼抬头。秦夫人指着云芬道：“瞧不出你风也吹得倒的人，竟会降伏恶鬼的。”萧皇后笑道：“这也是圣上的洪福，才能得到刘夫人咧。”王夫人却道：“鬼也捉过，夜已很深，不如早些睡吧。”炀帝笑携了云芬的纤手道：“朕还须酬劳，夫人随了朕去受赏。”萧皇后笑道：“圣上仔细了，不要给刘夫人弄了一道什么符儿，将圣上摔到了床上去。”众人听了齐声失笑。刘夫人却挣红了粉脸，脉脉含情。炀帝也不和众人多说，便携了云芬同入寝殿。云芬半宵承欢，便是炀帝的酬劳了。

有事便长，无事便短。过了阳春十月，韶光容易，已是隆冬，转眼间春回大地，便是大业二年。江南春早，三月良辰佳景，最是绚华曼丽。这天早上，炀帝和萧皇后在御园闲游，只见春花如锦，触目开怀。忽有一个内侍匆匆进报道：“现有凡离观主持法师王元静请见圣上，道有好心奉献。”炀帝听说王元静有热心奉献，便命内侍将元静导入。不多时，内侍率了元静来见炀帝。炀帝见元静鹤氅玄巾，朱鞋白袜，四十开外年纪，白净面皮，颌下留了三绺长髯，倒有些出尘气概。元静见了炀帝，俯伏启首，炀帝命他起立，温颜问道：“道长有何好心相献，特来面见朕躬？”

元静道：“在先祖师凡离仙丈得道的一年，他神游海上仙山，天池金阙，得观先天花草的清妙，常和俗人道及，俗人只是不信，先祖师在仙解的前一天，将白璧一方，种在地下，顷刻之间长起了一树，开花如琼瑶相似，先祖师取名琼花。嗣后每年春间的三月，开花七日，过后即行凋谢。哪知前昔三年，不开一花，昨宵忽的琼花大开，比了往年更盛，这定是圣上驾在江都，花神有灵，才能有此花瑞。小道今日特在观中，设了素筵，敢请圣上驾临凡离观，一赏琼花，不知圣上可能屈尊下降？”炀帝听了，好生欢喜，便含笑点头道

：“朕已久闻此花的名胜，只是无缘相见，道长果是一片好心，朕躬哪有不来的理。道长先行回去，朕当召了后妃同至汝观赏花。”元静见炀帝允了，也是万分心喜，便道谢退下，回观准备。

炀帝即宣召了十六苑夫人，袁宝儿、妥娘、薛冶儿、杏娘、韩俊娥、朱吉儿，连同萧皇后，一行二十三个人，命内侍排齐车驾。炀帝和萧皇后并坐宝辇，十六苑夫人分坐了八辆香车，袁宝儿等六人分乘了六肩莲舆，齐向凡离观进发。不一时到了观前，元静早已率了道众捧香拜接。炀帝和萧皇后在大殿上拈了香，元静请入客厅进茶。炀帝道：“不消了，琼花在哪里？”

待朕先去一赏。”元静道：“花在后殿院前，小道已在院中排下了素筵，便请圣上一边饮酒一边赏花可好？”炀帝点了点头。

元静在前引导，炀帝随了入内，众夫人也姗姗随行。到了后殿，便见院中一株琼花，足有一丈多高，玉瓣团团，雪蕊隆隆，一朵朵足有碗口般大，密缀枝头。远往上去，宛似雪压满树。那一股清香，才到后殿已是芬芳扑鼻，大异寻常的花香。

萧皇后道：“这股香味，好似梅香。”炀帝道：“梅香虽是清芬，还不敌此花幽静。”元静道：“此花虽是香得幽静，要是站在花下，时间一久，身上染到的香气却能经天的不散。”炀帝道：“真是名不虚传，独擅江都之胜。”

待到炀帝和萧皇后等一行人走近花前，仔细的瞧视。只见那花垂蔓复瓣，一层一层地包着花蕊，在花蕊的正中，却有一点猩红，越显得不同凡卉。炀帝笑问元静道：“怎的花蕊中偏有一点娇红？”元静道：“先祖师种的那块白玉，中间也有一点红斑，因此花的中心，便有一丝红蕊以显仙家的神异。”炀帝和一行人听了，都点头叹赏。元静含笑上前道：“小道水酒已备，便请圣上娘娘和夫人们随意饮些。”炀帝见元静所设的宴席，即在院中离花不远，正中心怀。即与萧皇后、十六苑夫人、袁宝儿等，同坐了一席。

正待举杯，陡地起了一阵暴风，好不厉害，飞沙扬尘，内侍们赶忙障了宫扇。炀帝和萧皇后等都被风儿吹得睁眼不开。

迨至风定云开，内侍们移去宫扇。炀帝睁眼看时，和萧皇后、十六苑夫人同声道异，原来一阵风把一树玉雪清奇的琼花，吹得落英遍地，莫说完整的花朵，枝上没有一朵，竟是一瓣半朵，也不剩留，光剩了空枝。炀帝惊得痴呆了半晌，好生扫兴。那个站在席前侍候的元静更是气得目定神痴，暗暗叫苦不迭。元静的这次邀请炀帝，原想借了琼花的奇异，博得炀帝心欢，便想靠了炀帝，将这所凡离观好好地修造一下。哪知风姨肆恶，花神不佑，把一株号称仙种的琼花吹得干干净净，怎不要令元静暗急。

炀帝痴呆了半晌，忽又怒气发作，动了疑心，愤愤地道：“怎会这般凑巧

，朕躬特地前来赏花，天朗气清，好好的光景，那一阵风倒也来得奇怪。”萧皇后也道：“却是突然而起的怪风，狼藉了仙花，真叫贱妾怜惜。”炀帝勃然道：“依朕看来，这阵暴风定是花妖弄的手段，不让朕等赏鉴，也是说不定的。

他既这般可恶，不愿将色相示朕，留在宅世间，还有什么用处，不如将它尽根砍去，以泄朕的忿怒。”

萧皇后忙劝阻道：“天有不测风云，圣上何必罪及此草？”

一怒之威，砍去了根儿，岂不要绝了仙种。圣上不妨待到明年春候，它开了花儿，再来赏玩，免得后人评论，反道圣上煮鹤焚琴，大煞风景。”元静初时见炀帝盛怒，欲将琼花尽根砍去，急得他脸上失色，又不敢阻止，如今见萧皇后为花请命，暗瞧炀帝的神色，已是和平了许多。便也含笑上前道：“娘娘的话儿甚是，圣上不必见怒琼花，这原是风神肆虐，并非是琼花作祟，还望圣上体上天好生之德，保留了此花，不但花神感激圣上的仁慈，便是小道也感激不尽了。”元静说毕，便拜倒筵前。

炀帝听了萧皇后和元静的话，怏怏地道：“要是下次朕来赏花，再要这般光景，莫怪朕无情，定要将它砍去！”

元静谢恩起立道：“下次圣上驾临赏花，再有这般光景，莫说圣上要将它砍去，小道也不愿再留此花了。”炀帝原是赏花而来，此刻花儿零落，再没有心情饮什么素酒筵席，便和萧皇后等败兴而归。元静也垂头丧气的收拾一切，把个风儿百般的咒骂。哪知一树琼花，到了晚上，便全树枯萎，再也不会复活。从此，号仙种的琼花便绝了种儿。

闲话丢开，书归正传。且说炀帝被琼花扫了兴儿，回到宫中，越思越恼，便起了驾回洛阳的念儿，不愿再留江都。当下和萧皇后说了，萧皇后原是随了炀帝说话的，自是顺从主意，连声道好。恰巧隔了一天，炀帝又得到宇文恺的奏报，称西苑里又落几所新宫。

炀帝的归心越发坚定，当即进授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

又召吏部尚书牛弘、内使侍郎虞世基，议定了舆服仪卫。命太府少卿何稠监造车服、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何稠熟知炀帝性情，只是极意求华，充冕上面，统绣日月星辰，皮弁俱用漆纱制成，又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仪仗，责令各地州县官儿，采办百鸟羽毛，作为羽仪之用。州县官又责令吏役，吏役责令民人，民人没法儿，只得四处张罗，弋捕大鸟，拔取羽毛，一时禽族遭了大劫。收罗殆尽，几致没有遗类。

在浙江湖州的乌程县，县城东首十里相近，唤做泽镇的地方，有所社神小庙，庙前却有一棵大松树，高逾百尺，粗逾十围，绿荫如盖，足足荫了数亩的

地田。上面却有一个鹤巢，已是多年的了。老鹤卵育其中，由来已久。该地的百姓奉了上面的严令督促，搜集羽毛，一时无以应命，便有人想着了社神庙前的鹤巢。当下邀集了多人到了那里，只是树儿甚高，没法上树，千思百想，没有别的法儿，只有用斧子刈伐树根，想倒了树儿，捕那巢中的小鹤。那树上的老鹤，似解人意，恐树儿一倒，雏鹤便要受害，好几只老鹤便自拔髦毛，反称作了一件瑞事，竟造了两句口号道：“天子选羽仪，鸟自献毛羽”，传扬了开来。州县官谁不要献谏，将此事充作了贺表中的好资料。

炀帝见了也自欢喜，哪知老鹤爱雏的原因？这且不提。

且说何稠监造好了各种东西，由洛阳送到江都。炀帝一一过目，全是合意，便排全了羽仪，四面翼卫，在江都四郊游幸。

卫士各执麾羽从游，拖延至二十多里，好不热闹。这样的玩了几天，炀帝方下诏北归。内内外外又有一番忙碌，直到三月月杪，自江都出发。那时的一切仪仗，更比南下时华丽万分。在那四月下旬，行抵了伊阙。陈列法驾，仍由左卫大将军郭衍、右卫大将军李景，带着千军万马，拥护入了东宫。回到宫城，炀帝自大将军李景，带着千军万马，拥护入了东宫。回到宫城，炀帝自御瑞门，颁达赦书，豁免本年全国租赋，也算他下了江都的恩典，正是：劳民频年千百万，一岁捐租作市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矮民媚主净身入宫玉李荣枝先声异兆

日临仙掌动，香傍尧龙浮。金鞭响处，玉净齐鸣，珠帘高卷，宝扇障开，一班文武官员高呼朝见。有事的呈上奏本，没事的悄立丹墀。炀帝展视表章，见有突厥的启民可汗，因感隋室旧恩，自请入朝。炀帝好胜心深，便欲借此张皇威德，夸示番邦，即有旨照准。又命太常少卿裴緼，征集能谱音乐的百姓，俱令入太常肄习，并令学演各种的杂戏，务须悦人耳目，俟启民入朝时作乐。多时休置的故相高颎，炀帝忽又想起了他，居然不念杀死张丽华的旧恶，又召高颎做了太常卿，一一敕令舒齐。

炀帝退朝入宫，偶一回头，瞧见矮民王义跟随在后。原来王义自从留侍了炀帝，却是知情识趣，一经炀帝差遣，都能体贴炀帝心情，做得十分周到，因此，甚得炀帝心爱，大有不能少他的光景。只是王义没有净身，不能命他随侍入宫。这时，见王义随到了宫门，便即止了步儿，面上显出忧色。炀帝不觉动疑，问王义道：“你的面色不宁，可有什么事儿？”王义慌忙答道：“臣蒙圣上收养，日近天颜，深自庆幸，只是不能日夕相随圣上，少效犬马的劳力，因此，心常不足。”

炀帝不禁皱眉道：“汝事朕多时，深合朕意，可惜汝不是宫中之物，不能

随入宫中，这也是叫朕无法可想的。”炀帝说毕，又微叹了数声，竟自入宫而去。王义在宫门外面，如醉如痴，木立发怔。恰巧有个老太监张成自宫内出外，瞧见了王义这般神情，便问他为了何事呆立在这里发怔？王义即将炀帝的谕言说给张成听了，又求他设法为入宫计。张成哈哈笑道：“你要入宫那也不难。”王义好生喜悦道：“公公有什么妙计？”

快请说了出来。”张成道：“恐你依不得吧。”王义急道：“怎会不依？”张成道：“若要入宫，必须净身。”王义却还不知净身两字的意义，又向张成追问。张成便附在他的耳上说了。

王义也不管死活，只是点头。

张成正色道：“这不是儿戏的事，还须从长计较，不要一时高兴，过后追悔，那是没用的了。”王义道：“我的心意已是万分坚决的了，定不后悔。”张成见他真个情愿，怜他一片忠心，便道：“既是这般，我有妙药相送，你可随我家去，索性我来替你办了吧。”王义欣喜道：“公公这般大恩，日后终当厚报。”张成也不多言，携了王义手儿回到家中。

张成便命王义稍待，他却弄了些酒菜，和王义对饮，将王义灌得烂醉，又在末一杯的酒中下了麻药，叫王义吃了。不到片刻工夫，王义已是不省人事。张成便将他扶上睡榻，拿出了一把削铁如泥、吹毛可断的利刃，又取了一包秘制的止血收口灵药。张成才卷起了衣袖，替王义褪下裤儿，取了利刃，只是爽爽快快地一刀下去。王义一来酒醉，二来麻药迷了知觉，昏昏沉沉的不觉疼痛。张成敷药定当，便任王义睡去。待到王义醒来时，方觉疼痛。张成却已进了宫去，另命人看视王义，嘱义好生静养，不要急急起身。王义满心欢喜，养息了三天，下面已是结了一疤。张成又叫他养息数天，王义只得耐心候着。

炀帝好几天不见了王义，好生奇异，向左右询问，经张成代为报明，益使炀帝感动，唤为忠义。待到王义痊愈，便令出入宫禁，遂了王义的心愿。从此炀帝更爱王义，有时竟使王义睡在寝殿里面，作宫女一般。也不枉义净身媚主的苦心，这且不提。且说这天晚上，炀帝在积珍苑中留宿，与樊玉儿颠鸾倒凤，阳台梦好，晓起已迟。炀帝也懒得上朝，矚着樊夫人舞剑。玉儿便唤美人薛冶儿和她对剑，冶儿原是翠华苑黄雅云处的美人，只因冶儿愿到樊玉儿苑中学习武艺，玉儿便将一个美人向黄雅云处掉过了冶儿，因此到了积珍苑。这时和玉儿对舞了一回剑儿，正在欢笑的当子，明霞苑的主持夫人张丽卿含了一团喜色，娉娉婷婷的走入苑来。炀帝见她面含喜色，即含笑问丽卿道：“夫人怎的这般愉快，该有什么喜事？”丽卿笑道：“一些也不错，竟给圣上猜到了，贱妾原是用来报喜的。”炀帝忙问道：“有什么喜事？”丽卿道：“贱妾苑外的玉李，昔年花儿开得向不茂盛，昨宵一夕的光阴，竟是花开无数，荫达数亩，满

苑皆香，故特前来报知圣上，请驾临明霞苑赏花。”炀帝听说玉李无故茂盛，陡的想起了萧皇后前番的恶梦，也是玉李盛开，变了火球，将他焚烧的事儿，不觉甚是乏味，只淡淡的问丽卿道：“怎有这般事儿，一夕之间，便会暴茂？”丽卿道：“说也奇怪，昨天晚上，苑中的人都闻空中有人聚语道：‘李木当盛！李木当盛！’今晨往视玉李果然满树堆银，灿烂无比。”

炀帝听了这些话儿，心头更加纳闷。这时萧皇后等，俱已闻知了消息，一齐到了积珍苑，邀请炀帝一同前去到明霞苑赏玉李。炀帝拗不过众人的情面，只得怏怏地到了明霞苑跟首。

浓郁的香风已是一阵阵扑来，只见那棵玉李，花光璀璨，好不繁盛。王夫人笑道：“此花真有神功，怎的一晚之间发得这般茂盛。”谢夫人接口道：“得时则荣，如今正是他当令的日子了，哪得不要盛开。”萧皇后却道：“此花在西京的时候，从没有开得这般繁盛。谅是此间的地气隆盛才能如此。”炀帝见他们你一声她一语，不约而同的赞美玉李，越发觉得妒恨。

回头见王义站在后面，炀帝便不假思索沉下脸儿道：“你快去召集苑役到来，统须携带斧子。”萧皇后听说，好生讶异，便问炀帝道：“圣上什么事儿？”炀帝道：“依朕看来，玉李突然茂盛，恐是娇异不祥，不如将它砍去，消此花妖。”萧皇后笑道：“圣上在江都，为了凡离观的琼花突然凋谢，便要将琼花砍去；如今玉李盛开了，圣上又说它妖异不祥，又要将玉李砍去，似圣上这般的谢又不好，茂又不好，不是叫花神左右为难了？”萧皇后说到此处，众人不觉失笑，炀帝也是爽然。

接着王义也道：“木德来助，正是瑞应，即使不祥，也望圣上修德祉灾才是正理，伐树何益？”萧皇后接口道：“王义的话儿甚是，圣上释去了不祥的疑念，庆赏木德来助的瑞应吧。”

丽卿也含笑道：“酒筵已是端整，请圣上和娘娘入苑饮酒了，管他祥瑞也罢，不吉也罢，及时行乐，方是正经。”炀帝一肚皮的妒念疑云，给他们言语打消，便也欣然入苑，开怀饮酒去了。玉李方得免了此厄。其实天意所在，炀帝原是强免不来。

即使将玉李砍去，也是保不了隋家天下，难免给李氏灭去。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炀帝在明霞苑饮酒开怀，足足地勾留了一天，晚上便在苑中歇息，和那个苑主张丽卿自有一番风流老套，小子也不必细述。欢长夜短，容易天明。炀帝又是失朝，索性传谕中门使段达，将紧要的奏本送到西苑批阅。

这时，晨光苑的主持夫人方贞娘，前来报道：“苑中的杨梅也已盛开，请炀帝驾临赏玩。”炀帝听说杨梅也盛，喜动天颜，比了闻知玉李盛开欣喜过了

百倍。这也原是他的私心，只因杨梅的一个“杨”字，正合国姓，闻知兴盛，怎不心欢！当下便命美人内侍，宣召萧皇后和各苑夫人同往晨光苑赏玩杨梅。

不多时候，俱已到齐，随了炀帝来到晨光苑。只见那棵老杨梅，花枝簇簇，开得浑如锦绣一般，十分茂盛。炀帝不觉洋洋自得，笑问众人道：“杨梅茂盛，可能胜过玉李？”众人尚未启口，偏有一个不会凑趣的美女，抢前开口道：“杨梅虽是浓郁，怎能及得玉李荣荫。”炀帝听了，不禁怫然道：“杨梅香清色美，得天地的正气，如今盛开，正是国家的祥瑞，你知道什么，这般胡言！”吓得那个美人再也不敢出声。

众人原觉那个美人的话儿说得甚是，如今见炀帝偏护杨梅，谁也不愿再讨没趣，一个个异口同声的赞美杨梅。炀帝方才回嗔作喜。方贞娘早已在苑中安排了筵席，这时便上前相请炀帝入苑饮酒。炀帝心头快乐，饮酒甚是有兴，不觉醉倒在晨光苑。适至醒来，已是傍晚时分，萧皇后和各苑夫人俱已散去，只有方贞娘坐在榻前侍候。炀帝见天色已晚，索性不起榻了。

便将枕立竖起靠在上面，命方夫人取过了床上饮酒用的小机，放在榻上，由贞娘弄了些酒菜，又吃了一个饱。贞娘收拾好了，炀帝便命她上榻相伴，索手索脚地玩笑了一阵，便又巫山云雨，一度春风。

炀帝因白昼熟睡了好久，晚上便不易入梦，转侧了多时，就是没有成睡，不觉胡思乱想。想起了杨梅、玉李的事儿，便又想到了朝臣里面，李密已是去了，右卫大将军李景却是忠心耿耿的臣下，此外姓李的朝臣不多，都没有可疑的形迹。猛地想起了郕国公李浑，他的儿子洪儿，先皇在日，梦洪水淹城，便将洪儿赐死。如今李浑尚存，他的宗族强盛，不要暗起阴谋，倒须防着。

炀帝猜疑到了李浑。睡过一宵，到了翌晨临朝，暗命幸臣宇文述窥察李浑。也是合当有事，宇文述和李浑原有旧仇，炀帝心疑李浑，来得正巧。便暗嘱郎将裴仁基，劾浑背人私议图谋不轨。炀帝立命收捕李浑，饬问刑官严重审问，始终不得确证，宇文述又命人诱愚李浑妻室，教她急速自首，尚能活命。

浑妻识浅，竟依了述言，由述作表，供称浑久蓄反意，事虽没有实现，心下终未忘怀。李浑妻签名表上，上呈炀帝。这一来，浑便有口难分，死有余辜了。炀帝便下敕杀死了李浑，一般宗族也都受害，浑妻却被宇文述用鸩毒死作为灭口。都人统为李浑呼冤，只是哪个敢替他伸冤呢？偏是方士安伽陀上言，李氏当为天子，劝炀帝尽诛李姓。炀帝虽没有实行，只是对了姓李的臣下不免多加防范，吓得一般姓李的朝臣，一个个惴惴不安，日夜怀着鬼胎，便有好几个人，都告退了官职，归隐林下，藉保身家性命。炀帝也都照准，不加挽留。正是：天命攸归原有定，强力怎能挽劫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睹落花怨女伤神读遗诗痴人痛泪

闲立宫庭数落花，蜻蜓飞上玉搔头。庭院寂寂的里面，却有个女子，悄悄站着，愁侵眉峰，容颜消瘦，对着飘零在青苔上的落花，默默的出神了一回，微微的叹道：“春光老去了多时，再要好春光来时，只须隔了八个月的时候。今日地下的落花，一朵朵依旧到了枝头，在春风中得意，人生的岁月，一去是不会来的了。芳年易过，凋了朱颜，再也不会由老返少。花啊花啊，我却不如你多多了。”她说得伤心，秋波中泪儿便似断线的珍珠般，一个个滚了出来，兀是哽咽着道：“花开花谢，得到了多少人的欢喜和悲伤，我也原是花一般的人儿，难道此刻在花好的时候，不得君皇的顾盼，到了花谢的时间，会得君皇的怜惜不成。咳，天颜咫尺，空怀芳念，我要是再这般愁里光阴过下去，眼见是不久的了。只是索性能早些死了，倒也好少受些磨折。”她越说越觉伤心，不禁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一阵风儿过去，又飘下了不少落花，残红狼藉，好似血泪斑斑。

她的哭声，早惊动了一个宫女，走到了她的身畔道：“你不要悲伤了，照你这般的早也伤心，晚也流泪，能经得起多少光阴？不去镜儿里面瞧瞧，面庞儿消瘦了多少，就是这般的闷损，目前你虽是得不到圣上顾眷，像你又绝色美貌，难道会到老湮没不成？早晚些儿终能仰承雨露的。我早已对你说过的了，那个狗头面前你不妨给他些好处，他只知珍珠金宝，哪知柳媚花娇，有了好处给他好处，他便能替你设法了。”她听了宫女的话儿，恨恨地道：“别的姊妹都肯给他好处，哼！他要我的好处，再也不要梦想，我宁可终身不见圣上一面的。”宫女道：“替你说说呢，你终是这般任性，你快不要悲伤了。老实地说，这样下去，你虽是死了，依旧默默无闻的，圣上再也不会知道，只当死了一个寻常人，可不要冤人？”她冷笑道：“我要是死了，那个狗头他休想安稳。”宫女忙道：“好了好了，不要尽自死呀活呀的乱说，和我里面去休息一回吧。”也不待她答话，宫女便拽了她的衣袖，走入了里面。

小子写到这里，要是再不将伤春的女子表出，阅者不免要纳闷。原来这个女子，也是长安人氏，姓侯，单名一个块字，生得容貌出众，又是才学过人。在十五岁的一年，便被许廷辅挑选入宫。廷辅贪财性成，向她索贿不得，便将她的花名不报上去，擅自将她派在冷落的去所，任些小事。一连三年，冷落深宫，受尽了多少凄凉岁月。廷辅也好几次命人劝她，用些费儿。她痛恨廷辅的不法，终是不愿。廷辅见她拗强，再也不愿将她献到炀帝面前。她便花月伤神，消瘦了不少芳颜。这天她见了落花，不禁感动了身世，自伤薄命，给那个宫女拽到了里面，方才止了悲声，兀是还唏嘘不止。

宫女又对她道：“听说圣上为了西苑里面的美人太少，命那个狗头再挑美丽的姊妹们进去，听候圣上亲选，像你这般的我见犹怜，圣上哪得不会合意。依我看来，你还是破费些儿的好，不要耽误了青春，过这寂寞凄凉的岁月。像我没法，自己知道，姿色平庸，博不到什么夫人美人的恩赐，你却埋没了可惜的。早些依了我的话儿，打点打点。”她摇了摇头道：“你终是这么说，叫人听了生气，我是主意牢定的了，宁可兀的。”宫女见他这般倔强，知是劝她不转的了，便也不愿再提。

过了几天，侯玦听宫中人传说，廷辅已是送了三百二十名彩女到那西苑，炀帝只因平庸的多，绝色的少，只选用了十二名。侯玦听在耳中，越觉伤神，整整的哭了一天。到了晚上，便含泪将所做的诗儿盛入了一只锦囊里面，将锦囊挂在身上，便装饰了，一番，将衣衫更换了，即在床栏上面，用带儿扣成环子，竟自缢身死。可怜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只落得怀恨惨死。待到发觉，有人报知了炀帝，将锦囊也呈了上去。炀帝听说自尽了一个宫女已觉奇异，便将锦囊中的诗儿抽出取视，书法甚是秀丽，便轻诵《自感》诗云：庭绝玉辇绝，芳草渐成窠。

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

第二首云：欲泣不成泪，悲来强自歌。

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何！

第三首云：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

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

炀帝读了这三首诗儿，不觉暗自吃惊。按她诗意，明明怨及朕躬，她诗才既是这般清丽，人品谅也不恶，怎的没有选入西苑？难道她生得丑陋不成。再阅第二纸，乃是《看梅》诗两首。诗云：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

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

第二首云：香清寒艳好，谁惜是天真。

玉梅谢后和阳至，散与群芳自在春。

炀帝叹息了一回，再阅第三纸，却是《妆成》一首；《自伤》一首，便依次看下。《妆成》诗一首云：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

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

《自伤》诗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皇。

春寒侵入骨，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荒。

平日深爱惜，自待不寻常，色美反成弃，命薄无可量。

君恩实疏远，妾意待徬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

此方无双翼，何计出高墙？

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

悬帛朱梁上，从此归冥乡。

炀帝阅毕，不禁泫然泪下道：“般绝色美人，朕躬冷落了她，她怎不要自伤薄命？春花秋月，累她好生寂寞，这都是朕害了她了！”手中正取第四纸，却是《遣意》一首云：秘洞扃仙卉，幽窗锁玉人。

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

炀帝阅毕了这一首，方始憬然而悟，不觉转悲为怒，连呼：“狗才误事，还不与朕拿来！”左右慌忙问道：“圣上要拿何人？”炀帝道：“是许廷辅！”左右去了，炀帝又问内侍道：“侯女的尸身现在何处？”内侍道：“在显仁宫后园她的卧室里面。”炀帝既命驾往。内侍引入了侯女寝室，炀帝也毫不顾忌，竟趋至侯女尸畔瞧视，只见她颦眉张目，面含愁容，虽已死去了多时，面腮上的红晕还是没有退去，艳色恍似一朵带露娇花。炀帝顿足长叹道：“死后尚有这般风韵，生前更是不消说了。”不觉抚尸哽咽道：“美人莫怪朕躬无情，原是廷辅狗才误了美人，朕本爱才好色，哪知宫闱里面有了美人这般才貌，还不能邀朕眷顾，卿真命薄，朕也缘慳！”

炀帝越说越伤心，不禁放声大恸，内侍上前相劝，就是不肯收声，待到左右的侍卫入报道：“许廷辅已拿到，在宫殿候旨。”炀帝方始止泪收声，走出了侯女寝室，来到殿上见了廷辅，好不愤怒，便厉声喝问道：“朕命你挑选美人，似侯女这般才貌双全，何故不将她献上，反命她僻处花园，其中定有隐情，还不从实供来！”廷辅叩头狡赖道：“奴婢还不知侯女是怎样的一个人，谅是侯女未将花名报知奴婢，故而漏去，并没有什么隐情。”炀帝见他不肯供出，用威恫吓，用软哄诱，廷辅只是一味狡猾。哪知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凡是受过廷辅威胁索贿的夫人们齐集了来见炀帝，一一奏了出来。

炀帝听了，越发大怒。廷辅却哑口无言，面如土色，连连叩首。炀帝也不再问，便命内侍卫将廷辅推出了宫门，将他处死。一面命人将侯女用了夫人服饰，好好盛敛。炀帝又自制了祭文，命内侍备好了香楮，亲至侯女柩前，上酒三尊，焚香化楮，炀帝便展开了自制的祭文朗声诵道：呜呼妃子，痛哉苍天！天生妃子，貌丽色妍。奈何无缘，不享以年。十五入宫，十八归泉。长门掩采，冷月寒烟。既不遇朕，谁为妃怜。呜呼痛哉，一旦自捐，览诗追悼，已无及焉。

岂无雨露，痛不妃沾。虽妃之命，实朕之愆。悲抚残生，犹似花鲜。不如色笑，何如嫣然。泪下几行，心丧如煎。纵有美酒，食不下咽。非无丝竹，耳若充填。妃不遇朕，长夜孤眠；朕不遇妃，遗恨九原。朕伤死后，妃苦生前。

死生虽隔，情则不迁。

千秋万岁，愿化双鸳。念妃香洁，酬妃兰荃。妃其有灵，来享兹筵！

炀帝一边读，一边下泪。读到“朕伤死后，妃苦生前”两语。哽咽不能成声，适到读毕，那祭文上面早已被泪痕湿透，炀帝就是泪流不止。这时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深恐炀帝过哀，便一同赶来，解慰炀帝。炀帝方才收泪，命照夫人礼厚葬。侯女生前虽是不能受用，死后倒也备极荣华，又得清清白白的魂归地府，她的结果倒比了其余夫人的收成，来得美满。她死得可惨，还是值得

。

闲话休多，书归正传。且说炀帝虽经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劝慰了一番，他原是自负至情的人。侯夫人入宫多年，这般的才貌双全，他却不能和她相会一次，怎不要叫他自恨自悔。更似发了痴一般，赖在侯夫人寝室里面，就是不肯出去。萧皇后便道：“侯夫人既是死了，想她也是无益，圣上留在这里，更是容易伤怀，不如回到西苑散散愁闷。”

秦夫人接口道：“天下甚大，只须留意采选，绝色正多，难道便无第二个侯夫人？”黄雅云说道：“侯夫人未受雨露，圣上才这般痛惜，要是换了贱妾们，恐怕圣上反不会这样悲伤了。”王夫人道：“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天下原无不散的筵席，何必徒自伤愁，还是放开怀抱及时行乐。”

袁宝儿也道：“圣上原以多情自许，如今为了一个侯夫人，这般愁愁闷闷，要是因愁成疾，累得妾等不安，难道圣上倒忍得，那便不像个多情人了。死的已是死了，生的还是不少，供圣上开怀好了。”

宝儿一番说话，不但众夫人齐声失笑，连得那个伤神的炀帝也不禁破颜一笑，竟身不由主，随了萧皇后等一行人，离开了侯夫人寝室，如醉如痴地到了西苑。视那般夫人美人，觉得没一个及得上侯夫人，就是怏怏不快，游玩无心。芳草尽成无意绿，夕阳都作可怜红。炀帝当时却有这副神情。萧皇后目睹炀帝这般凄切，便思豆他欢乐的法儿，也知道他不弄一个绝色的新美人来，他再也不会心欢。正是：痴情原是假痴情，换得新人忘旧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千人选秀突出奇才百般肆谗方现艳质

话说萧皇后见炀帝悒悒不欢，便思逗他快乐的法儿，当下便和十六苑的夫人，暗行商议，秦夫人道：“圣上的所爱，只是美色。娘娘何不再行召集了六宫中的宫娥彩女，仔细地选择，也许还有似侯夫人一般的宫女，埋没在里面。”众人听了都点头称善。萧皇后即在那天晚上，对炀帝说了。炀帝道：“倾城难得，绝色罕逢，六宫里面怎还有侯夫人般可爱。”萧皇后见炀帝念念不忘侯夫人，也不和他多说，各自安息。到了翌晨，萧皇后又传谕六宫佳丽，到大殿

听选。炆帝却没有心情瞧选，竟一溜烟地到了西苑。萧皇后任他自去，她却去召了十六苑的夫人，同去显仁宫，助她选拣。待到六宫中的宫娥彩女，一齐到了大殿，足有一千多人，把一所大殿险些挤破。萧皇后即和十六苑的夫人，分批拣选。哪知拣了好久，莫说绝世佳人，便是艳丽的人儿，也没有一个。都是姿色平庸，瞧不上眼的。

萧皇后不禁笑对王夫人道：“圣上昨宵道的‘绝色难逢’的话儿，原是不错。如今瞧了三四百个人，竟是瞧不上眼的，怎生是好？”王夫人道：“娘娘且慢着急，人还多着呢，也许有佳人在内。”萧皇后点了点头，又耐心选阅。不多时，已是三成里面，去了两成。只剩三四百人了，依旧没有选得一个。

萧皇后好不心焦，各夫人也是着急。再细心留意的拣了一回，三四百人里面，又已去了一半。这时大殿上，已是稀稀朗朗，不比先时拥挤不堪了。

忽的，黄雅云一声欢呼道：“有一个了。”萧皇后与各夫人，急问她在哪里。雅云的手指儿，向殿外一指，众人的视线，随指瞧去，便见一个美人儿，却缩身殿外的廊柱跟首。身穿一袭银红衫儿，束着一条浅青裙子，玄鞋白袜，结束得清清俏俏。

远远地瞧她面目，虽觉不甚清楚，终是掩不了花容月貌。萧皇后暗暗唤了声“侥幸”，急命身后的一个宫女道：“快去宣那个站在殿外的人到来！”宫女奉命而去。未几，便见宫女带了她走到殿上。待至行近看时，萧皇后和各夫人，一个个含笑点头。只见她头上乌云光致，眉边秀色鲜明，秋波媚中带清，花容白里现红，琼瑶端整，樱桃可人，玉肩瘦削，蛮腰细束。虽不是国色无双，却可称宫中独秀。

萧皇后含了笑容问道：“怎的你躲在殿外，不早些上来听选？”她轻启朱唇道：“先前殿中的姊妹们，一个个恐后争先，贱婢弱小，自知挤不过她们，便退到了殿外，横竖迟早终得听选。何况入选和落选，原是不在前后上分的。”萧皇后不禁点头，笑向各夫人道：“不但貌美，还是有识。”黄雅云笑道：“娘娘还不问她姓名，多少年龄？”萧皇后也笑道：“偏是你最性急。”那个女子不待萧皇后动问，便自陈姓名道：“贱婢袁紫烟便是。”王夫人道：“好一个风雅名儿，生得这么清丽轻盈，真是名副其实了。”萧皇后问紫烟道：“多大年龄了？入宫可有多少时日？”紫烟道：“十七岁了，进宫已有两年。”萧皇后向各夫人微叹一声道：“进宫已是两年了，却还埋在宫中。要不是今天点选，她还不得出头呢！”萧皇后说毕，又问紫烟道：“你可能歌舞？”紫烟摇了摇头道：“艳舞娇歌，贱婢从未学习。”王夫人笑道：“歌舞原不是人人都能，依贱妾看来，似你这般清秀人物，定是有擅长的才艺？”紫烟微笑道：“贱婢别无他长，虽有微能，却不能娱人耳目的。”

萧皇后不禁讶道：“却是何能？”紫烟道：“贱婢自幼即好探讨天文玄象，能观星望气，识五行的消息，察国家的运数。”

萧皇后和各夫人听了，不觉咋舌，秦夫人肃然道：“这是异人的学术，不是生有宿慧，难于领悟，你的芳年，还未满二十，怎会有这般惊人的学术参通玄机？”

紫烟道：“贱婢在七岁的时候，有一个老尼，到妾家募缘，见了贱婢，道婢眼含异神，可以观天。遂留居婢家，以璇玑玉衡、五纬七经的学术相授。贱婢朝夕仰窥，便得略知一二。”

萧皇后笑对各夫人道：“今日真是不枉得了一个紫烟，既是窈窕，又有异能。圣上得此，不知又要怎样的狂欢。”王夫人笑道：“不要得了一个，便是满意。此刻殿上，尚有一二百个，还没瞧过，也许再有埋没的人才在内，何不早些选来。”一语提醒了萧皇后，便又兴冲冲的选拣起来。待到瞧尽，还是找不出第二个人来。王夫人笑道：“人才真是难得。”雅云道：“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各夫人不禁莞然。

当下萧皇后携了袁紫烟，和各夫人到了西苑。在迎晖苑里面，替紫烟修饰了一番，越显得风流旖旎。萧皇后笑道：“我们又须献宝了，此刻圣上，只是不知躲向哪里去了。”王夫人便命苑中的美人，分头前去打探，不一时便得回报，才知炀帝在方丈神山的通霄殿上。萧皇后笑道：“这又奇了，通霄殿上去作甚。我们不妨悄悄的掩去，探个仔细。”秦夫人笑道：“要是防圣上觉得，不妨从山后上去，穿到通霄殿后殿瞧去。”

黄雅云拍手道：“着、着、着，从后山去的好。”萧皇后遂命侍候游船，少停报道：“凤舸已是停在苑后。”萧皇后便和各夫人，袁紫烟，尚有袁宝儿、妥娘、韩俊娥、杏娘、朱吉儿、薛冶儿六位美人，一共二十四个，分乘了三艘凤舸，向北海方丈神山而去。

这时正当午刻，一轮炎日，照得海面上金蛇万道，汇成奇彩。一阵阵暖风，从海上吹来，竟有些微热。原是五月的天气，本是温燠了。舸上的一行人，都觉得香汗微微。不上半个时辰，三艘凤舸已是到了方丈后山。停舸上了沙滩，慢慢地走上山去。

方到半山，那般美人儿，都是走得娇喘阵阵，便在一所凉亭里面休息了一回。重行到了山顶，悄悄地穿入后殿，却是静寂无声。偷向前殿窥视，也是人影儿没有一个，她们好生奇异。萧皇后道：“不要圣上已是走了。”秦夫人道：“便是圣上到了他处去？在这前殿后殿，都有主持的美人，怎的一个也不见了？”王夫人道“定是相伴了圣上，躲向别处去了。”忽的薛冶儿道：“妾却想起来了，前殿的东侧首，不是有一个苑子吗，为主持殿事的美人们宿所，圣

上定在那里。”

众人听了治儿的话，都道不错。便穿入前殿，转到东侧首的小苑子跟首。萧皇后第一个掀了帘儿抢进，余人随后走入，只见四个美人，含笑相迎，却也没有炀帝的踪迹。众人不觉面面相觑，萧皇后问四个美人道：“圣上到哪儿去了？”她们都摇首道：“不知到哪里去了。”萧皇后又问道：“圣上去了可有多少时候？”她们道：“没一回工夫。”萧皇后笑对秦夫人道：“巧也不巧，又是去得不久，我们真是白白的忙了一阵。

此刻又不知圣上到了哪里去，我们还是下山探听。”

众人正待回身退出，妥娘耳灵，忽听出格的一声轻笑，忙道：“娘娘且慢去。”萧皇后道：“妥娘作甚？”妥娘道：“娘娘和夫人们，可听得笑声没有？”秦夫人道：“你又要见鬼了，哪里有什么笑声。”妥娘的俏秋波，在室中打量一下，猛地趋近一口壁橱跟首，双手将橱门开启。突见一人，从橱中跃出，哈哈大笑。不是炀帝，还有哪一个。萧皇后和各夫人等，也是娇笑一阵。

萧皇后问炀帝道：“圣上怎知妾等到来，躲入了壁橱？”

炀帝笑道：“方才朕便在凌云塔上瞧见了三艘船儿，向此山而来。朕已明白，定是卿等前来寻朕。朕便下塔，到了这里，便藏身在橱中，和卿等打趣。”秦夫人笑道：“妾等原是从后山上山，想和圣上打趣的，哪知反给圣上瞧见了。”

这时炀帝还未瞧见袁紫烟，一来人多，又给长身玉立的刘夫人，把她遮住，炀帝越发不易瞧见。萧皇后和各夫人，又都各自会意，只是站定了娇躯，混在一堆。炀帝哪知其中秘密，先自含笑问萧皇后道：“爱卿今日，替朕挑选美人，得到了几个？”萧皇后正色道：“美人哪有得到几个，贱妾和众夫人忙了半天，共得一个美人儿。”炀帝喜问道：“现在何处？”萧皇后道：“此刻又没有来，少停自会和圣上见面的，这位美人的姿色，真是清雅绝俗。”王夫人接口道：“绝世罕逢的俏佳人。”秦夫人笑道：“又是异才出众的一个奇女子。”黄雅云也笑道：“真是风流体态难以形容。”妥娘道：“快不要说了，圣上的魂灵儿，要飞上九霄云了。”袁宝儿笑道：“听了已是魂飞，若叫圣上见了，不知要怎样。”

她们莺声燕语，一个接一个的说时，炀帝掩了双耳道：“朕再也不愿听你们的胡说，哪里选得什么美人，你们原是合了伙儿，给朕躬打趣。要是真个选到了，你们还不献宝般的前来见朕。”她们听了炀帝的话，暗暗各自失笑。炀帝道：“六宫里面除掉埋没死了的一个侯夫人，朕原说是没有的，你们哪里还选得出。朕的不瞧拣选，反到这里闲游，也是为了这个原因。”黄雅云道：“圣上未免轻视了六宫的中人才。”炀帝笑道：“朕哪敢轻视，只是没有绝

色美人罢了。”萧夫人道：“有了便怎样？”炆帝笑到：“朕早已说过的了，要是有了美人儿，你们还不前来讨功。”妥娘道：“原是用来讨功的。”炆帝道：“美人儿也不见，来讨什么功。”萧皇后笑道：“要是妾等带了美人儿到来，圣上怎样的恩赐？”炆帝道：“果是绝色佳人，朕躬向爱卿叩首称谢可好？”萧皇后笑道：“那是不敢生受的。”各夫人却道：“使得！使得！”炆帝笑道：“若是卿等哄朕，也须受罚。”萧皇后道：“那个自然，听凭圣上处罚”

炆帝道：“朕也不要怎样处罚，只须众卿，一个个伏身地上，学作狗叫，以儆欺君之罪。”她们都道：“依得！依得！”炆帝笑道：“既是依得，美儿在哪里呢？”她们便四下分散，指着袁紫烟道：“圣上请看，这个可是美人儿？”炆帝只见众人散处中间，怯生生站了一个俏佳人。真是骨秀神清，不同凡俗。好一个风流天子，竟趋至萧后面前，双膝脆倒道：“朕躬不愿食言，特此拜谢爱卿，选得美人的大功。”萧皇后慌忙将炆帝扶起道：“原是说笑的，圣上怎么真的屈膝了。”正是：君皇双膝原尊贵，为了美人却承尘。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谈天象如数家珍升赤光惊现王气

话说炆帝见了紫烟，竟向萧皇后下跪，累得众夫人暗暗窃笑。炆帝却满面堆上了笑容向紫烟仔细打量。萧皇后又把紫烟姓名，能识玄象的话儿，都说给炆帝听了。炆帝失惊道：“有此奇才，埋在宫中，真是可惜！幸得爱卿拣选出来，免了朕多少罪过。”黄雅云道：“这又有什么罪过呢？”炆帝道：“怨死了一个侯夫人，便是朕的罪过。要是今天你们不去拣选，紫烟还是冷落深宫，埋没了她，又是朕的罪过了。”王夫人笑道：“时候快要到未牌了，妾等都没有午膳，圣上得了美人，又该请请妾等了。”炆帝点头道：“朕也有些腹饥，快命她们设宴通霄殿。”不多时候，一同入席。

酒过数巡，炆帝笑顾紫烟道：“朕于各种学术，皆得略窥。

惟有天文一道，却少涉猎，如今得卿，朕当北面称弟子了。”

紫烟道：“贱婢一斑之见，实是不足齿数的。”炆帝道：“敢问下有失德，即能上应天象的话儿，可是过神其说？”紫烟正色道：“凡是五星所行，合散犯守。合，即是两星同一舍位。

散，则为五星有变，其精化为妖星。犯守，即为两星在七寸相近的里面，光芒相及。两星相冒而过，便唤凌历。星月相凌不见者，便为斗食。和了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肴六，抱珥虹霓，迅雷风妖，怪云变气，这个皆是阴阳的精神。它的本来，原在地下，却上发在天上；人君的政失在这里，上面的变异，便见在这边。竟如影的像形，响的应声。因此明君见了，便思咎谢过

，则祸患消除了。故下有失德，上应天象的话儿，并非过神其说。”炀帝见她滔滔说来，颇能详明，不觉大喜道：“朕有时偶召台官，询问气象，他们终是吞吞吐吐，不肯明言。

如今卿能熟知玄象，那是再好没有了。朕当饬人另筑一所观象台，由卿司掌。朕也可时时仰察天文，倒也别有趣味。”萧皇后道：“今天晚上，不妨先在山顶凌云塔上，请袁美人一视气象如何？”炀帝道：“卿言有理。”

他们且饮且谈，待到宴毕，已是斜阳一抹，悬挂树梢。他们便也不再下山，即在山上闲游。待到日上东山，他们一心要瞧紫烟观象，便不时地催促炀帝、紫烟快些上塔。紫烟笑道：“此山已是甚高，不必再到塔上，依贱婢看来，不妨择山顶平广的所在，排下酒筵，谈天说地，纳凉进膳，都甚相宜。”炀帝附掌道：“甚善！甚善！”即命在凌云塔前，平坦所在，设筵入座。

酒过三巡，萧皇后等早已一个个仰起了粉脸，向着天空。

紫烟便分指“五宫”、“三垣”、“二十八宿”。炀帝道：“何谓‘三垣’？”紫烟道：“即是‘紫微’、‘太微’、‘天市’三垣。‘紫微’为天子所处的宫；‘太微’为天子出政令诸侯的所在；‘天市’即是天子主权衡积聚的地方。‘二十八宿’者，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按东方青龙的象，属于五残星。

五残星为正东的星，大而黄，星表有青气，如晕有毛。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按北方玄武的象，属于咸汉星。又名狱汉，为正北的星，外面赤色，中心青色，下面有三彗纵横的便是。”

紫烟且说且指，众人连酒也不饮了，只是眼观天空，耳听说数。紫烟又道：“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按西方白虎的象，属于司诡星。司诡乃正西的星，大而白，有尾有两角。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按南方朱雀的象，属于六贼星。六贼为正南的星，大而赤，形如彗芒，却有九角，时在动摇。二十八宿环绕天空，分管天下地方。角、亢、氐三宿，属兖州；房、心两宿，属豫州；尾、箕宿，属幽州；斗宿独主江湖；牛、女两宿，属扬州；虚、危两宿，属青州；室、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昂、毕，冀州；觜、参宿，主益州；井、鬼，主雍州；柳、张、翼、轸，荆州。如五星干犯何宿，即知何地有灾。俱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分辨，荧惑主内乱，太白天用兵。”

炀帝笑问帝星却在哪儿，紫烟向北指道：“紫微垣中，一连五星，赤色独大者，即是帝星。”萧皇后瞧了笑道：“怎的帝星有摇动的形状？”紫烟笑道：“帝星摇动，即主天子好游的气象。”炀帝听了诧异道：“朕躬好游，原是小事，怎的上天也会动象？”紫烟道：“天子乃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全会

上应天象。所以历来的贤明主子，不敢稍形放肆，便是上畏天命的缘故。”炀帝笑道：“要是一举一动，却给星象拘束，可就完了，人也不能动得。”紫烟笑道：“哪有不能动的理？”

只是非礼勿动好了。”

炀帝又细细地看了一回，问紫烟道：“怎的紫微垣中，气色晦昧不明，应主何兆？”紫烟微笑不答。炀帝再向她询问，紫烟道：“贱婢不敢明言。”炀帝笑道：“上天既有垂象，自有定数。卿不必顾忌，放胆直说好了。”紫烟便道：“紫微晦昧失明，恐国祚不永！”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听了，不禁面上失色，恐炀帝动怒。炀帝却哈哈大笑道：“兴亡有定，起灭无常，原是不能强求的。”紫烟正色道：“紫微虽是晦昧，差喜明堂尚旺，泰皆犹平。圣上若能修德禳灾，天心尚可挽回。”

炀帝随道：“既可挽回，更是不必多虑。况往后有卿时时警省，国祚谅也可久。”紫烟听了，也不便再说，明知气运使然，天心难挽的了。当下又欢饮了一回，已是到了亥刻相近，在月儿下面，虽然五月中旬的时日，在这么高的山上，四周又都是海风海水，夜又深了，众人都觉得一袭轻衫有些凉意。炀帝也含六七分酒意，萧皇后便道：“停筵下山罢？”炀帝点了点头，遂一同到了山滩。

这时歇在后山的三艘凤舸，已移泊在山前。炀帝和萧皇后、袁紫烟同乘了龙船。其余各夫人们，仍分坐了三艘凤舸。炀帝却命龙船驾往迎晖苑。萧皇后道：“圣上到迎晖苑去作甚？”

炀帝醉眼惺忪道：“不回宫了，明天也不上朝，便在迎晖睡了，免得跋涉。”萧皇后笑道：“圣上和王夫人……”炀帝急道：“不！”

便看了紫烟一眼，笑向萧皇后道：“爱卿还要假惺惺作甚，你白天忙了半日，所为谁来，朕哪得不领情呢？”萧皇后噗哧一笑，紫烟却好生没意思。不时到了迎晖苑后面，便即靠船上岸。凤舸中的一般人，也都离舸，同入迎晖苑。王夫人先自笑道：“圣上怎地到贱妾苑中来，还不回宫安息？”炀帝笑道：“朕懒得跋涉，须借夫人一席之地，给朕和紫烟一宿可好？”王夫人笑道：“好！好！好！请快些双入洞房，共圆好梦罢。”

众人听了，不禁放声大笑，紫烟却恨不得地上有个洞儿，钻了下去遮羞。秦夫人笑对萧皇后道：“娘娘也不必回宫了，到贱妾苑中，去宿一宵可好？”黄雅云笑道：“娘娘快不要随她去。”萧皇后笑问道：“为了什么原因？”黄雅云道：“她的苑子很冷落，怪怕人的。到苑子里去，又须用小舟过渡，也要二三里路程，娘娘还是到妾的苑子里去罢？”萧皇后尚未作答，秦夫人笑着羞雅云道：“你说了我一大堆歹话，原是要娘娘到你那里去，羞也不羞。

”秦夫人又对萧皇后道：“娘娘可不知道呢，妾是她同睡过的了，睡相儿多么劣，动不动，小腿儿搁上了人家的肚子上，不给人好生睡着。娘娘要是和她同睡去，管教受累不浅。”雅云急道：“你不用嚼舌，我也受够你的了。那一晚和你同睡，兀是勾住人，亲吻亲脸，再也不肯安稳的睡。”众人听了她俩的话儿，一个个格格的发笑。萧皇后也笑道：“你们俩不用闹了，妾也不到清修苑，也不到翠华苑。

一对的酸娘子，随了妾显仁宫去罢。待我左拥右抱，享享一箭双雕的艳福。

炀帝听着笑道：“爱卿错了。”萧皇后佯嗔道：“怎的又错了，难道妾和了黄、谢二夫人同睡，圣上便怀醋不成？”众人听了，又皆失笑。炀帝道：“爱卿的一箭双雕，朕倒要请问爱卿了，爱卿的一箭，却在何处？”众人给炀帝一问，觉得萧皇后的话儿，真是说错了，不禁都向萧皇后瞧了憨笑。炀帝又含笑道：“依朕看来，爱卿也不必上什么清修、翠华，也不必带两夫人回显仁宫，还是随了朕躲躬，便在此苑燕息，待朕一箭双雕罢。”萧皇后听了，不禁娇啐一声，粉脸微红，众人却又暗暗窃笑。紫烟却低垂了粉颈，站在炀帝身后。妥娘笑道：“不要尽自打趣了，耽误了佳期。娘娘也不必三心二意，准到清修苑去罢，黄夫人的睡相，却是不雅的。”雅云啐了一声道：“妥娘不要袒护了你的夫人，说我歹话。”炀帝伸了一个懒腰道：“你们斗口，朕须失陪了。”炀帝说着，竟拽了紫烟衣袖，向内室行去。

忽闻苑外一片的哗声，都道奇怪。炀帝不禁回转身儿，忙问：“什么？谁在苑外喧哗？！”正待查询，那个矮人王义，已是跳了入苑。炀帝便问他：“何事？”王义道：“西北上有一道赤气，似龙一般冲起。那赤光的四面，云儿结成了五彩，照耀半天，十分奇异，因此不禁失声哗呼，还请圣上出苑一视。”萧皇后笑道：“横竖有望气的异人在着，不妨去瞧瞧，主何吉兆。”炀帝笑道：“有理！”即和袁紫烟等一齐走出了迎晖苑。

走到外面空地上，抬头向西北上瞧去，果见一道赤光，直冲霄汉，好不鲜明。紫烟失声呼了“啊哟”两字，炀帝惊问道：“卿这般慌张，谅是那道赤光，定有凶兆？”紫烟微叹道：“凶兆倒也罢了，这道赤光，却是天子气。怎会出个，在那气起来的所在，定有异人。”众人听了，好生吃惊，炀帝沉吟了一回，问紫烟道：“太原离西京甚近，朕命人暗行探访，倘有异人，便拿他杀了，除去后患。”紫烟道：“这原是天意，恐非人力所能剪除。惟圣上若能慎修明德，或能消患，其祸自灭。”炀帝道：“虽是天意，亦仗人为。要是知道他的姓名，将他剪除，便不难了。”紫烟道：“昔年贱婢的师父，在临别的时候，授妾偈言三句道‘虎头牛尾，刀兵乱起，谁为君皇木之子。

’如以木子两字详来，似是一个‘李’字。”炀帝听了一个李字，真是触耳惊心，紫烟又道：“只是天意浩深，不是私心所能测度。须待将来应验发现，方可作准。”炀帝兀是暗暗沉吟，这时萧皇后道：“天数既定，忧也没用。快要半夜过后了，大家安息罢。”炀帝笑道：“谁去愁他，听天由命好了。”正是：江山原随天心转，人力虽强没奈何。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妙术转春回 灵心慧质落花随波去 雅趣奇情

话说炀帝瞧了西北上的一股赤光，仍是毫不在意，即和紫烟回入苑内。迨到萧皇后和秦夫人同返了清修苑，余人各自散归。炀帝便和紫烟入了内室，登榻下帟，携云握雨，自有一番风趣。炀帝自从得了紫烟，才将伤感侯夫人的心肠忘掉。又替紫烟在西苑里面高高筑了一所观象台，命紫烟掌理，也封为夫人。

岁月不居，流光如驶。早已过了炎夏，经了凉秋，又是到了冬令，炀帝原是喜新厌旧的人儿。觉得西苑又有些生厌，兼隆冬的时日，西苑中的景色，却也芳花零落，香草凋萎，减了不少的风光。这天炀帝在翠华苑黄雅云处饮宴，萧皇后和各苑夫人，及炀帝的心宠的几个美人，袁紫烟和袁宝儿，都是相陪一席，虽是笑语有人，炀帝兀是闷闷不乐，眉峰双锁。萧皇后瞧了这般光景，便含笑问道：“圣上何事不欢，叫妾等瞧了，也觉不快？”炀帝道：“洛阳宫苑，草木皆已凋零，没有什么可赏可玩，因此觉得愁闷。”萧皇后道：“那也很快的，待到春风吹拂，花草又鲜。”炀帝道：“这个朕原知道，只是这两个月的光阴，教朕怎捱延得过？朕却想起来了，不如再下江都去一遭，卿等道可好？”萧皇后道：“严冬气候，舟行不易。

并且江都也没有什么好玩，还是免了一番跋涉。”王夫人也道：“娘娘的话甚是，江都一再游幸，也是不甚相宜。”

炀帝道：“卿等也是到过江都的，那处风景，早已领略，和洛阳相比，大是不同。山川秀美，不必去说它，就是一花一木，依朕观察，都比此间格外鲜美，并有琼花一株，朕上回没有饱览，还须重赏一遭。”秦夫人笑道：“虽说江南春早，时令终是相同。这时圣上驾临江都，那里面的草木，也是一般的凋零，仍须待到春回。圣上又何必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呢？”

炀帝笑道：“夫人的话儿，原是在理。但是朕躬想来，江都虽也草木凋零，当胜此间寂寞。”

炀帝话声方毕，席上突有一人接口道：“圣上若要此间不寂寞，也不是一件难事。限妾三天时日，管教这西苑里面，百花齐开，平添春色。”众人瞧那发话的人儿，却是景明苑主持人梁文鸳。炀帝哪里能信，冷冷地道：“夫人有

什么神术，夺天地造化之功，能使万象回春？”梁夫人含笑道：“贱妾要是没有这副能力，怎敢在圣上面前大言不惭。只须圣上三天之内暂留显仁宫，待到三天以后，再行驾临西苑，便知妾语不虚。

”炀帝将信将疑，待到散了筵席，便道：“朕即回宫了，一准待过三天，再至西苑。”当下各夫人送出了炀帝，齐向梁夫人??问，究竟弄些什么玄虚。梁夫人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了。众人都点头称妙，分头自去处置。

转眼之间，已是过了三天，炀帝却已闷得慌了。待到这天清晨，便忙着起身，和了萧皇后乘坐着宝辇，径向西苑赶来，探验真伪。哪知一入苑门，果然花木盛开，千红万紫，触目芳菲。更是奇怪的，便是池沼里面，荷芰菱芡，也是翠叶纷披，澄鲜可爱。炀帝和萧皇后俱各吃了一惊，怎的三日光阴，竟将四时的百花，齐行开放。

这时十六苑的夫人，率了美人们一同出接。梁夫人先自笑问道：“苑中的花木，比了江都如何？圣上可还觉得寂寞？”

炀帝迟疑了一回道：“朕且问卿，用了这样的幻术，是何处学来的？似这般严冬气候，哪会百花齐放？”众夫人听了炀帝的话儿，忍不住齐声失笑。炀帝越发动疑，逼了梁夫人追问，方由梁夫人奏明，原是剪彩作了花朵，制作了叶儿，费去苑中人三日三夜的工夫，才布置得春色满苑。炀帝仔细瞧视，方始察出了破绽，真个是贗鼎。便向梁夫人笑道：“似卿这般的灵思慧想，真可称为巧夺天工了。”遂与众夫人随意游去，只见红一团，绿一簇，迎风展动，四时百花，呈丽一时。

等到游兴觉阑，炀帝便往景明苑中，暂行休息。苑中人早已排就筵席，梁夫人邀请炀帝和萧皇后上坐，众夫人依次坐下，更有袁宝儿、妥娘、韩俊娥、杏娘、薛冶儿几个得宠的美人，也一同列席，开怀畅饮。饮至中间，炀帝不禁笑道：“梁夫人点缀西苑，平添热闹，却把朕下江都的热肠，化作了冷意，不但上夺天工，却还默化朕衷咧！”这时忽有一个紫衣美人，亭亭立在当筵道：“贱妾敢歌一曲，替圣上佐酒。”炀帝点头称善，众人瞧这美人，原是景明苑的雅娘。只见她唱支《如梦令》的词儿道：莫道繁华如梦，几夜剪刀声送；晓起锦堆枝，笑煞春风无用。莫颂，莫颂，真是蓬莱仙洞。

炀帝听了大喜道：“即将眼前景色，谱出新歌，却是不易。”便将一杯酒儿，赐与雅娘饮了，又向袁宝儿道：“卿的清歌妙曲，已是好久未闻，今日可能也将眼前景色，编一新词唱来。”宝儿微笑道：“圣上不嫌污耳，贱妾只得献丑了。”只见她润了润娇喉，曼声唱出，也是《如梦令》一支，词道：帝女天孙游戏，细把锦云裁碎；几夜巧铺春，尽向枝头点缀。奇瑞，奇瑞，现出皇家富贵。

炀帝哈哈大笑道：“好一个‘现出皇家富贵’，宝儿真是可人，也当饮酒一杯。”萧皇后早已将炀帝面前的一樽美酒，授给了宝儿。宝儿含笑谢恩，将酒饮尽，重行斟满了，呈还炀帝。炀帝又道：“哪个美人，再歌一曲？”妥娘应声道：“待妾歌来。”炀帝笑看了一眼，只见妥娘含笑唱出道：梦记扬州三月春，五桥东畔草如茵；君皇若问家乡地，记得琼花是比邻。

炀帝听了，指着妥娘道：“你最会促狭，明知朕将下江都的念儿忘了，你偏要提及。既是扬州，又是琼花，惹得朕心动，理应罚酒一杯！”秦夫人笑道：“赏也是饮酒，罚也是饮酒，赏罚似觉不分了。依贱妾看来，还是罚妥娘合席敬酒一通。”

炀帝笑道：“有理，有理。”妥娘便执了金壶，真的敬了一通酒，众人不免欢笑了一阵。这一席酒筵，直饮到午牌过后，方始撤筵。炀帝已是饮得烂醉如泥，玉山倾倒。众夫人便将他扶入了梁夫人的内室，让他睡下。又闲谈了一会，才慢慢散去。

梁夫人回到内室，见炀帝睡得甚浓，她也多饮了几杯酒，也觉不胜酒力，竟是不假思索，躺下娇躯，睡在炀帝脚后。不上一会工夫，已是沉沉睡去。只因一连三日三夜，忙着剪彩裁锦，不得好生安睡。因此一睡下去，却不易醒来。到了傍晚时分，炀帝反先是醉醒，觉得脚后有人，他便微抬身儿，悄悄瞧时。只见梁夫人，闭上了小眼珠儿，兀是睡得甚酣，微微芳息，吹气如兰。两个小酒涡儿，鲜艳得似玫瑰一般。睡态如画，别饶丰韵，不由的勾起了欲火。

炀帝真个会玩，他也不去推醒梁夫人，便轻手轻脚，替梁夫人钮扣儿松，罗带儿解，轻轻的褪下绣裤，梁夫人兀是没有惊醒。炀帝才脱了龙袍，下了罗帏，钻入了锦被。迨到梁夫人梦中惊醒，已给炀帝高据上游，占了胜势。梁夫人娇喘微微，轻呼了一声“捉贼！”炀帝反怔住了，梁夫人又低语道：“圣上偷渡玉人关，岂不是贼？”炀帝方始明白，笑道：“窃玉偷香，原是有的呀！”他们两个颠鸾倒凤了一回，各觉神疲力乏，又交股睡去。从此，炀帝一连好几天，留在景明苑中和梁夫人甚是欢洽。只是那假花假叶，颜色容易黯敝，苑中的人便时常掉换，仍见鲜艳。

这天，炀帝午膳方过，一个儿信步闲游，不觉到了清修苑的流水湾头。只见两岸的假桃花，宛似真的一般，在枝头动摇。

又见水面上，荡荡漾漾飘出了几片桃花瓣。炀帝不禁自语道：“落花随流水，要是换了真的，还觉动人情绪。”忽闻背后有人娇语道：“皇上站在这里，自言自语些什么？”炀帝回头瞧视，却是影纹苑的刘云芬。炀帝笑问她道：“夫人上哪里去？”云芬道：“贱妾要上清修苑去，和秦夫人讨个绣鞋样儿。”

炀帝点头笑道：“她的鞋样儿，确是好的。朕也好久不上清修苑去了，此刻和夫人同去一游。”云芬含笑道：“这边有小船停着，待贱妾挥桨，圣上好下船了。”

炀帝便自坐入小船，由云芬轻分绿波，沿了湾儿过去。炀帝见水面上的桃花瓣儿，一路不绝，觉得好玩，用手捞起了几瓣，仔细看时，却吃了一惊。连呼：“奇了！”云芬笑道：“圣上怎又失惊称奇？”炀帝道：“水面上的桃花瓣儿，朕还当作剪彩做成，此刻捞起观看，却是片片真花。夫人若是不信，请看花瓣儿现在。”云芬接了看时，果是不假。凑在鼻子上嗅了嗅道：“还微有香气呢，那真奇了。严冬气候，怎会有这般鲜艳的桃花，不要这一条流水，接通了仙源？”炀帝笑道：“胡说！这条水湾，原是造苑时开挖，只和北海相通，哪里会接通了仙源。”哪知小船越到里面，流水中的桃花瓣，越是多了，竟是一阵阵的接连不断。炀帝和云芬两个，兀是猜疑不出。

过了一半水程，云芬忽道：“妾已明白了，这个桃花瓣儿，定是秦夫人弄的玄虚，引人入胜。”炀帝点头道：“也是意中事。”正说时，迎面来了一叶小船，船上坐着一人，正是秦夫人。纤手挥着轻桨，分波而来。见了梁夫人和炀帝，便道：“可是上贱妾苑中去？”炀帝点头道：“原是要见夫人。”秦夫人便掉转了船头道：“那是回去了。”炀帝即问她道：“夫人怎来这么多的鲜桃花？”秦夫人笑道：“圣上又和贱妾打趣了，这些桃花，也都是做的。”炀帝急道：“夫人不要欺朕了，朕已察破水上流的桃花瓣儿，都是真花，夫人还假惺惺地作甚？”秦夫人听了，好生奇异，便也在水面上捞得了几瓣花片，惊得失声道奇。炀帝见秦夫人这般光景，便和梁夫人道：“竟也不是秦夫人弄的玄虚，那是更奇了。”秦夫人却道：“贱妾当作圣上打趣，不道却是真的。”云芬笑道：“妾和圣上却当作夫人弄的玄虚哩！”秦夫人道：“妾哪里有这许多桃花瓣儿。”

他们一边说，一边沿了湾儿过去，行经一棵大柳树跟首，只见妥娘立在水边，将一把把的桃花瓣，洒到水里。炀帝哈哈笑道：“原来又是你弄的玄虚，怎来的鲜花瓣儿？”妥娘笑道：“还是春间花落，妾收集在一起，用蜡盒封了，留到如今，尚是芳鲜，便洒入水中作耍，却引入了圣上到来！”正是：洒出一片桃花水，错疑春到武陵源。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精翠池边鱼龙百戏广明殿上巾钗一席

东一声锣，西一声鼓，笙簧并奏，萧笛曼吹。一对对的龙凤灯儿，在精翠池边过去，接着各奇各式的花灯、鸟灯、水族灯、走兽灯，依次的行过。最后却是太常的一行乐户，都是年轻俊秀的子弟，由太常少卿裴缙率领着，到那精

翠池边，引凤亭前，拜见炀帝和萧皇后。

原来裴缙前奉炀帝旨意，练习一般乐户，备作启民可汗入京时行乐。炀帝又得启民奏表，表称明春元旦，前来朝见。这时已将岁暮，炀帝便传问裴缙，练习的乐户，可已纯熟？当时裴缙奏复道：“一般乐户，不但八音六律，吹拍成腔，便是各项杂戏，也已练习纯熟，颇有可观。”炀帝得奏大喜，这晚便命试演。因此西苑里面，虽在残冬的寒夜，倒见万分热闹，照耀如同白昼。炀帝和萧皇后，十六苑夫人，以及几个心宠的美人，依着老例，围坐一席，酒肴满筵。裴缙率了乐户来见，炀帝即命依次奏技，裴缙遂与众乐户退下。

不到半个时辰，忽见精翠池中，波浪汹涌，蓦的水势中分，跃出了一只怪兽。头生一角，双目如火，间大身粗，尾儿蓬松，既不像虎，又不似牛，口中却能喷出水来，飞溅到岸上。秦夫人胆子甚小，慌道：“这个怪东西，不要蹿上岸儿，闹出祸事！”炀帝笑道：“夫人怕它作甚，原是人扮的猢猻，又不是真的！”萧皇后笑道：“扮得倒也好，竟分不出真假，贱妾原在不解，怎会池子里面，却有这般怪物？”秦夫人也笑了道：“使妾倒吃了一个虚惊。”再向池中瞧时，只见一尾鲸鱼，缓缓游泳过来，猢猻兽迎头扑去，鲸鱼头一侧，猢猻兽扑了一个空。鲸鱼的尾儿，已如鞭一般的掉将过来，向猢猻兽扑了一个空。鲸鱼的尾儿，已如鞭一般的掉将过来，向猢猻兽扫去。猢猻兽一声怪吼，避过了鲸鱼尾儿，便蹿上了鱼背。张开了大口，向鲸鱼脊背咬去。鲸鱼的身子一侧，猢猻兽立足不稳，翻身落水。

炀帝不觉大笑，猛见猢猻兽在波中打了一个滚儿，把他的一个大头，狠命的向鲸鱼身上撞去，噼的一声，撞个正着。把个鲸鱼，撞得三尺多高，好不有势，雅云忍不住呼采。忽见鲸鱼落入了波中，头摇尾掉，几个打滚。适到翻出波面，已是变了一条八尺多长的金龙。张牙舞爪，向猢猻兽扑去。猢猻兽一见金龙，慌得掉转身躯，扑水而逃。金柃哪里肯放他逃去，紧紧追赶。

正要追着的当子，波中现出了一只大龟。龟背上站着一个人，浑身道家装束，手中执了一柄宝剑，让过了猢猻兽，阻住了金龙，将宝剑向龙头砍去。金龙避开剑锋，展开五爪，去抓那个道人。道人身子往下一挫，避过龙抓，将宝剑向龙腰斩下。

金龙向前一蹿，攒过龙尾，向道人的下三路扫去。道人双足一跃，龙尾却将那只大龟卷了去。待到道人双足落下，便踏了一个空，扑通声中，坠入了波心。累得观看的人，齐声发笑。引凤亭中的炀帝和萧皇后、十六苑夫人等，也是笑声不绝。

这时金龙得了胜利，好不得意，把尾巴一攒，那只大龟，壳的一声，攒在池岸上。忽见波中一声水响，钻出了一个老道人，银髯飘拂，眉毫俱白，手中

执了一柄芭蕉小扇，跨坐在先前逃遁的猗猗兽背上。金龙见了猗猗兽，便展开五爪，向猗猗兽头上抓来。骑在兽背上的老道士，举起小芭蕉扇，向金龙轻轻几扇，那条龙顿时软化，浮在水面上，不能动弹。

一时锣鼓齐鸣，老道士骑了猗猗兽，没入水中，金龙也随沉了下去，便算出戏儿告终。萧皇后笑道：“倒也热闹好瞧。”秦夫人道：“那条金龙和一只大龟，难道也是人扮的？”炀帝笑道：“怎会有这么大的龟儿和真的金龙，都是扮做成功的。”雅云道：“妾只不解，他们在水中出没自由，难道不怕淹死？”炀帝笑道：“一来他们练习纯熟的本领，深通水性。二则穿在身上的都能避得水浸，那便不妨了。”锣鼓敲响，水上又出现了好戏，却是水族出会。龟、鼈、虾、蟹、龙、蛇，各式鱼儿，都是效了人立，露出半身，各执仪仗，在水中行走。最妙的，却是神龟负山，幻人喷火，真是千变万化，信极精工。

待到依次秦技完毕，已是过了子夜，裴缙又率领了那般乐户告退。炀帝对裴缙奖语了一番。特下勅饬令河南、京兆两尹，给那般乐户赶制锦衣，须在年内完成，以备元旦穿着。两尹接了上谕，赶忙制办。两京的彩缎，搜括一空，也可见所制的浩费了。炀帝又自制艳丽的歌词，令乐正白志通，凑逾新声，按曲度腔，最为著名的有《望江南》八阙，分咏湖上八景，却也谱入了歌曲。那八阙词儿，待小子序录在下面。第一是《湖上月》云：湖上月，偏列照仙家；水侵寒光铺枕簟，浪摇晴影走金蛇。

偏欲泛灵槎。光景好，轻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银光影，西风吹落桂花枝。开宴思无涯。

第二阙是《湖上柳》云：湖上柳，烟里不胜摧；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动好花枝。

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伏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

第三阙便是咏的《湖上雪》云：湖上雪，风急坠还多；轻片有时敲竹户，素华无韵入澄波。

望外玉相磨。湖水远，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赋，朝来且听玉人歌。不醉拟如何。

第四阙词儿，咏的是《湖上草》云：湖上草，碧翠浪涌津。修带不为歌舞缓，浓铺堪作醉人茵。

无意衬香衾。晴霁后，颜色一般新；游子不归生满地，佳人远意寄青春。留咏卒难伸。

第五阙词儿，却是咏的《湖上花》云：湖上花，天水浸灵芽；浅蕊水边匀玉粉，浓苞天外剪明霞。

只在列仙家。开烂漫，插鬓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艳，玉轩晴照暖添华。清赏思何赊。

第六阕词儿，咏的《湖上女》云：湖上女，精选正轻盈；犹恨乍离金殿侣，相将尽是采莲人，清唱漫频频。轩内好，嬉戏下龙津；玉管朱结闻静夜，踏青斗草事青春。玉辇从群真。

第七阕词儿，却是咏的《湖上酒》云：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清声银甲暖，醅浮香米玉蛆寒。

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光真可爱，醉乡天地就正宽。帝主正清安。

末一阕词儿，便是咏的《湖上水》云：湖上水，流绕禁园中；斜日缓摇清翠动，落花香暖众纹红。

萍末起清风。闲纵目，鱼跃小莲东；泛泛轻摇壮棹稳，沉沉寒影上仙宫。远意更重重。

这八阕词儿，在当年倒也诵传一时的，一经乐正白志通谱入了管弦，分成波折，抑扬顿挫地歌出，更觉旖旎风流了。这件事儿，却有个先朝老臣，独不赞成这种散乐，便是那个故相高颀，便奏言弃本逐末，有碍盛治。炀帝哪里肯纳谏，颀却私语李懿道：“从前周的天元，也为了好乐亡国。殷鉴尚是不远，怎又效尤？”哪知这几句话儿，却给炀帝知道了，便暗记在心，缓图发作。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已是到了大业三年。启民可汗来贺元日。炀帝命大陈文物，铺张甚厉，内外鼓吹。启民可汗突利，入朝拜谒，炀帝赐他旁坐。原来那个突利，还是隋主杨坚在日，将宗女安义公主，赏与突利。后来安义公主死了，又将宗女义成公主，嫁与突利。且辟夏胜两州间的旷地，使得畜牧。后又徙置五原，封为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感恩不止，便心服隋廷。如今虽是炀帝在位，启民也不敢有二。

这时启民见了衣冠文物，心中甚是艳羨，东张西望，颇爱汉宫威仪，意欲请袭冠带，又不敢急切面陈。待至退入客馆，和其下商议妥当，方上了一道表章，请袭衣冠，哪知炀帝不准。

启民好生纳闷，后知宇文述深得炀帝宠任，即厚礼卑辞，往谒宇文述，恳述代为设法。述受了启民的厚礼，真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便命启民再上表章请袭，述当乘机进言。启民大喜，称谢而归。遂修进表，二次上呈，炀帝览表，仍欲不准，宇文述急进言道：“单于亦知解辫，遵服王化，正见古今的盛治，圣上怎反不准？”炀帝只爱谀言，听了宇文述的话儿，甚以为是，始即准了启民，令袭冠带。炀帝且语牛弘道：“今日衣冠大备，单于也知道心意，自愿解辫，岂不快人。”牛弘自是道贺，炀帝大喜道：“这也是卿等的功劳。

”牛弘当然谦让，炀帝却命内侍取帛百匹赐与牛弘，弘谢恩而退。

这天晚上，炀帝召启民入了西苑，赐宴在精翠池边的引凤亭里面，百戏杂陈，笙簧并奏，把启民可汗瞧得目眩心惊。宴毕，炀帝又常赐甚厚，启民越发心欢。住了数天，始辞行请回，启民可汗在辞行的时候，请炀帝车驾北巡。这一语正中炀帝心怀，便即谕允，启民欢然而归。

炀帝一连几月，和启民宴饮游乐，却冷落了西苑中的十六苑夫人。这时将近元宵了，清修苑的秦夫人，提议制灯悬挂，庆祝元宵，那般年轻好动的夫人美人们没有一个反对的。秦夫人道：“只是每人先须认定各制一只什么灯儿，免得有了雷同。”众人都道不错，当下一认真，便各自忙着制造，争奇斗巧，各肆灵机。有几个竟连茶饭也没有心情吃喝。

炀帝那天走入西苑，向各苑中游去，见她们没有一个不是剪绢削竹，施彩添色。炀帝不免动问，知了也甚欢喜，他原是最爱热闹，忽的一个念儿，便传谕显仁宫的妃嫔宫女，也一起制灯，显仁宫的众人，便也忙碌起来。待到元宵那一晚，灯彩自显仁宫起挂，在接通西苑的御道上，也是密密层层，直接到了西苑。西苑里头更是不说了，十六苑的苑里苑外，全是照耀得如同白昼。北海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满山悬了灯儿。远远望去，宛似三座灯山，浮在海面，照耀得半天通胆。

亭台楼榭，也点缀得十分动人。

炀帝和了萧皇后，自显仁宫同乘了宝辇，在御道上前进，沿路只见夹道绿杨里面的灯儿，高高下下，参差不一。直到西苑，炀帝和萧皇后下辇入苑。十六苑的夫人美人，早已在苑门等候，便一齐上面接驾。炀帝便命设宴广明殿，又召到了后宫妃嫔和从前高祖的嫔御及皇孙燕王谈、梁公萧钜、千牛左右宇文暉，竟是不分男女，同列一席。正是：履舄交错混形迹，荒淫礼仪早沦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化莲成鸟幻术侮人借鸡替祸符法通灵

话说炀帝在广明殿上，设筵庆祝元宵，将高祖嫔御，与皇孙谈等，同列一席。自与萧皇后、十六苑夫人、袁紫烟、袁宝儿、妥娘等一席。却又异想天开，另召僧人玄化、道士黄若虚、女尼志缘、方士安伽陀。这四个人，都是善于逢迎，甚得炀帝心欢，又各善小术，能作巫咒等事。炀帝命他们和宫女同席，真也可笑。一时笙歌四座，艳舞当筵。那般幸臣酒入欢肠，便向同席的妇女，肆行笑谑，毫不忌惮。炀帝也不加罪，一任他们目挑眉语，扯袖勾莲，只顾和了十六苑夫人等欢饮，作了许多丑态。

饮至中间，道士黄若虚离座道：“小道当略施小术，博圣上一笑。”炀帝便命停止歌舞，瞧若虚施术。只见若虚向空中拂袖了一回，即在袖中，取出了

一只大桃，献与炆帝道：“祝圣上福寿！”炆帝太喜，赐酒一杯，若虚接酒饮尽，将空杯向空中一掷，便失所在。众人正在称奇，忽见一只小鸟，飞入了殿中，若虚向小鸟手儿一招，小鸟便飞入若虚掌心。转眼之间，变成了先前的那只杯儿，吴还了炆帝。瞧得夫人美人们，一个个称奇道异。若虚眉头一皱，微露笑容，即闭目凝神，口中念念有词。猛地喝道：“还不变来！”突见数十只五颜六色的小鸟，毛片甚是美丽，从席前飞出，在空中飞舞，飞到了妇女的座前，却纷纷落下，变成了一只只的绣鞋儿。妇女们仔细认时，都是各人脚上的鞋儿，方始觉得脚上的弓鞋，都已剩下了一只。

急抢来穿上，一个个粉脸通红。

在殿上饮酒的妇女除了萧皇后，其余的人，都受了捉弄，便连十六苑夫人，也是在内，炆帝连声称快。十六苑夫人，却一齐发了娇嗔，秦夫人首先正色对炆帝道：“若虚擅施幻术，戏侮妾等，望圣上从速将他严惩，以儆妖人！”黄雅云也愤愤的道：“幻术的游戏，原是很多，何必定欲将人脚上的鞋儿，供他玩弄，太放肆了！”若虚见夫人们动了妖怒，自知闯了祸儿，赶忙俯伏在地，口称知罪。炆帝笑道：“幻术小戏，原是无妨，你可入席饮酒，下次不能再将夫人们取笑！”若虚见炆帝并不动怒，忙叩首谢恩，得意洋洋地回到原席。各夫人见炆帝不将若虚加罪，一个个芳心暗怒，刘云芬笑看了若虚一眼，便离座起告如厕，各夫人也不在意。

歇了好一会工夫，云芬始行入座，见若虚正在饮得开怀，云芬举起右手，向着若虚一指，左手的拳儿一放。娇喝一声道：“大胆娇道，还不与我献丑！”突见若虚翻身栽倒，就地几滚，变作了一头猪身人首的怪物。

云芬始向炆帝告罪道：“若虚侮弄妾等，贱妾也略施小术，使他难堪，还望圣上见恕！”这时一般妇女们，一个个喜上眉梢。

黄雅云抢先笑道：“若不是刘夫人将他捉弄，妾的肚子，早晚要气破了！”炆帝笑道：“如今卿等的愤也泄了，他的丑态，也已够瞧，刘夫人可瞧在朕的面子上，饶恕了他罢，仍让他回复人身。”云芬笑道：“妾也早知圣上要替他求情的。”说着便在怀中取出了一符，在手中一扬道：“圣上只是还须诫他，往后不得恃术侮人。若敢再犯，便须严惩！贱妾须待他罚了誓儿，永不再犯，方能焚化这道解符。”炆帝道：“谅他再也不敢的了。夫人快些焚符，何必定须叫他罚誓。”云芬不依道：“圣上道他不敢，贱妾却还怕他暗算。要是他不愿罚誓，贱妾便不能恕他。”炆帝只得令那变身的若虚，罚个誓儿。若虚含了一包泪儿道：“小道再也不敢无礼了，如有再犯，当受雷火烧身！”云芬才一笑焚符，转眼之间，若虚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依旧回复了原身。他再无颜入席，含了满面羞惭，向炆帝告辞。炆帝也知他难堪，便不加挽留，任他自

去。

秦夫人笑对云芬道：“幸得夫人法力，驱逐了这个恶道。”炀帝也笑对云芬道：“朕但知夫人善于画符捉鬼，哪知还会弄人？”云芬道：“符法本是甚多，原不止捉鬼一门。贱妾只因若虚无礼，方敢将他戏弄一番，却也不能无故弄人的。”炀帝点头称善。

本来那个僧人玄化，先前见若虚施弄幻术，博得炀帝欢喜，他觉得技痒，也想卖弄他的本领，如今见若虚出丑丢脸，吓得也缩了脖子，只顾喝酒，再也不敢卖弄他的本领了。方士安伽陀本和若虚不洽，见若虚受了云芬的捉弄，好不欣慰。后见若虚怀惭而退，临去的时候，向云芬瞧了一眼，目露凶光，不禁替云芬担心，恐被若虚暗算，这事除了自己替他留意，更无别策了。当下向炀帝称醉告退，径去暗察若虚。

哪知席上的女尼志缘，也已瞧见了若虚的情景。她素知若虚的为人，气性甚是狭小，又是阴毒残忍，他虽罚了誓语，决不甘休，定须向云芬寻仇。暗思这件事儿，待我通知云芬，嘱她先事防备。志缘便离座至云芬身后道：“有语奉告，请夫人离席。”云芬含疑起立，随了志缘，走入殿后。志缘即将若虚须防的话儿，告知了她。她笑道：“贱妾原不十分放胆，自当设法防他，多谢师父关怀！”两人说毕，重行回到前殿，各归己席，炀帝也不动问。

秦夫人原和云芬并坐，便暗暗问云芬道：“那个女尼，鬼鬼祟祟地唤夫人作甚？”云芬即说给她听了。秦夫人的胆子甚小，慌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往后日子正长，怎能刻刻提防，真要累死人了。”云芬笑道：“他不生歹心便罢，若敢向妾寻仇，管教他死无葬身的所在！”秦夫人摇头道：“你别胆大，自恃会些符术，将妖道不放在心上。”这时坐在秦夫人相近的谢夫人，见她们窃窃私语，便来探问，秦夫人即转告了她。谢夫人沉吟了一会道：“防却不胜防的，依贱妾看来，索性奏明圣上，径说玄虚蓄意寻仇，图害夫人，求圣上将他杀了除去后患，才可安心无虑，不要日夜不宁了。”秦夫人点头对云芬道：“谢夫人的话儿甚是，夫人竟依了他罢。”云芬笑道：“你们两个，不必替妾担心，妾早已胸有成竹，不怕他施行暗算。”秦、谢两人，见云芬这么说了，也便不再多言了。

哪知道士若虚果然不怀好意，他抱惭出殿，即打听着了云芬的姓名，和影纹苑的苑名方向，竟连云芬的年龄，都给他知道了去，怀了满肚子恶念，回到他主持的天王道院。便在一间密室里面，排设了香案，焚香点烛。用一张大白纸，画了一个美人，面貌约略和云芬相似。又写了云芬的姓名、年龄、苑名方向，平放在桌上，他便穿了法衣，披发仗剑，在室中踏了一回罡步。又用殊笔，画了三道符儿，向烛上焚化。

他在室中捣鬼，他的仇人安伽陀，早是蹚入了天王寺。他已到过数次，寺中的门户，他原是很熟。寺中的香火小道，也都熟识。他便在一个道童跟前，探知了若虚在密室里面，即觉不妙，慌忙绕道到密室的后面，伏身在沿窗的一棵大树上，在窗洞中瞧见了若虚的动作，只见他在内忙个不停。踏罡步斗，画符捏诀。安伽陀好不心欢，即行下树，出了天王寺，一口气赶回西苑，奔到广明殿。恰巧撤筵不久，炀帝尚未回宫。安伽陀即奏明炀帝，炀帝听了又惊又怒。云芬闻知此事，愤愤地道：“这个妖道，真敢如此无礼！怪不得有些头昏目眩，心神不宁，妾还当作了饮酒过多，原来他在作法，暗算贱妾！”炀帝道：“他即在作法了，夫人还须自行保护，朕当立命侍卫驰往天王寺，将他拿住。”云芬道：“不必侍卫前去拿他，快命人取一对鸡儿到来，另要宝剑一口，硃笔符纸，净水一碗，候妾施用。”

不到一会工夫，各物都已取到，众人只见云芬额汗淋漓，神色甚是难看。云芬作了苦笑，对秦夫人道：“再迟半个时辰，便要遭他毒手了。”众人不觉骇然，只见云芬捏着硃笔，一口气画了数十道符儿，先焚了三符，用净水喝下。再将十六道符儿，拿一只雄鸡，用绳扎住了足翼，将符儿贴在鸡的身上。却将一只雌鸡，扎了双脚放在台上，又将雄鸡喷了三口净水，即命一个美人，将鸡送至影纹苑，放在她的卧榻上道：“你在室中候着，若见卧榻上的鸡儿死了，速即前来报我。”那个美人捧了雄鸡前去。云芬笑道：“不妨事了。”

炀帝道：“夫人怎知无碍？”云芬道：“一来贱妾已是吞了守符神灵符，二则已是有了替身，若虚要是见害，只能死去替身，不能损妾一丝毫发。”炀帝点头道：“那只雄鸡，难道便是夫人的替身？”云芬道：“不错，是的。”萧后却也笑问道：“台上那只雌鸡，可有什么用意？”云芬笑道：“这只雌鸡，便是若虚的替身，等到他将妾的替身杀了，妾也要焚化符儿，杀他的替身雌鸡了！”秦夫人道：“杀了便怎样？”云芬道：“杀了雌鸡，若虚就没有命了。”众人不禁咋舌，谢夫人笑道：“这一件妾却不解，还须请问夫人，怎的夫人的替身是雄鸡，若虚的替身，反是雌鸡呢？”云芬笑道：“阴阳原是相反的，都是符法的妙用，即如妾用了替身，却能免死。杀了若虚的替身，反使若虚真死。这些多是不可思议的神术，全恃符儿的功用，不是口舌所能传术的。”众人听了，不胜讶异。

这时宫鼓蓬蓬，已报三下，众人都因要瞧云芬施术，全忘了疲倦。炀帝却笑向云芬道：“那个恶道，法力谅是平常，怎的到了这般时候，还没有发动？”云芬道：“圣上莫急，快要有消息来了。”果然话声方毕，那个美人已是倒提了雄鸡，慌忙进报道：“雄鸡死了！”众人吃惊瞧视，只见鸡头也没有了。

炀帝便问美人：“鸡头何在！”美人道：“鸡头还在榻上，贱婢心慌急走，忘了带来！”萧皇后道：“鸡头怎会割下的？”

美人道：“娘娘不知咧，真是怕人，那只鸡儿，原是好好的在榻上，正响三鼓的时候，蓦地一阵风儿，吹进内室。榻上的鸡儿，极啼一声，便身首分离了。”众人听着，齐行失色，都向云芬道贺。云芬这时，陡地变了神色，凛然走到香案面前，将一道道的符儿化去。二十一道符儿化尽，云芬便执了柄利剑，口中念念有词。只见云芬将利剑向鸡身上虚空一挥，那香案上的鸡儿，也只叫了一声，已是身首分离鲜血真喷，喜得瞧的人，齐声喝彩。正是：神要有灵飞宝剑，鸡儿无术必丧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

话说云芬的利剑，虚空一挥，看案上的鸡儿，已是身首分离。萧皇后道：“不知那个若虚，可已伏诛？”安伽陀道：“待臣前去探看。”炀帝点头道：“你可掌了宫灯，骑了马儿前去。”伽陀奉命去讫。这边内侍们，将香案等东西收拾。不到半个时辰，伽陀兴冲冲前来复命道：“刘夫人的法力神通，若虚已是身首分离，死在密室里面。寺中人原没有知道，臣到了天王寺，呼开寺门，说有急事，要见若虚。他们便去呼唤，才始发觉他已死了。”炀帝大喜，即命伽陀为天王寺主持，伽陀欣然谢恩。这时将近天明了，炀帝便至云芬苑中安息。余人亦各自散去，一个元宵佳节，闹出了这么一回事，倒也大出众人的意外了。

有事便长，无事便短。炀帝在西苑里面，纵情作乐，已是过了暮春，又到了初夏，天气清和，炀帝蠢然思动，想着了曾允启民可汗车贺北巡，便借着安抚河北为名，下诏出发。役河北十余郡的男丁，凿穿太行山，北达并州，藉通车道，一面启行至赤岸泽。启民可汗闻知消息，即命他的侄儿毗黎伽特勒，亦至赤岸泽入朝，附表上闻，启民请入塞迎驾，炀帝不准所请，命毗黎伽特勒归去，嘱启民在帐下守候，不必入塞亲迎。炀帝在赤岸泽留了两月有余，太行山的山路方通，始再出发，兵马五十余万，旌旗耀日，甲仗鲜明，北至榆林郡。

炀帝固欲出塞耀兵，示武启民，只恐启民猜疑，便先遣武卫将国长孙晟，前往传谕帝意，免得发生误会。长孙晟到了塞外，启民可汗闻知天使到来，即召集了各部的酋长十余人，一同迎接长孙晟。到了启民雅帐，晟先将帝意示明。见牙帐里面，芜草秽积，欲命启民亲自扫除，做诸酋长的倡率，眉头略皱，计上心来。便佯指帐外的青草，问启民道：“帐前留植的青草，想必定是香草？”

启民哪知其诈，即拔了草儿，凑鼻嗅闻，青草怎来香味？

启民即道：“不是香草，没有香味的。”晟便冷笑道：“天子巡幸天下，凡属诸侯王公，俱宜躬自洒扫，表明诚敬的意思。”

如今牙帐里面，芜草尚且这么多，我还当作可汗留种的香草，哪知也是寻常的青草，真是出人意外！”启民听了这番话儿，方才明白，原是晟有意讥讽，不觉深自惭愧，慌忙谢罪道：“这实是奴辈的大意，有此过失。奴辈的骨肉尚是天子所赐，哪敢惮劳，自惜筋力。只因僻居塞外，罔知大法。今幸得将军见教，使得奴辈恭诚接驾，真是受惠不浅！”启民说毕，便亲拔佩刀，自砍庭中的芜草，其下的一般臣属，见启民亲自动手，便也纷纷的拔刀相助。不到一个时辰，牙帐内已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启民又命番役，将帐外的杂草，也随处扫除。长孙晟方行辞回，启民躬自送了一程，始和晟分别。

晟回到榆林郡，报明了炀帝。炀帝便发榆林北境，东达苏州，沿途建筑的御道，阔至百步外，长及三千多里。人民劳役，在烈日下面，日毙百余人。造成这御道，不知死了多少百姓，炀帝哪在心上。

启民可汗闻悉炀帝已是到了北楼相近，即和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同时吐谷浑、高昌两国，也遣使入贡。炀帝大悦，盛宴启民夫妇和两国使臣，赐帛数十万匹，并赏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王侯上。太常卿高颀、礼部尚书宇文弼、大夫贺若弼俱因炀帝待遇启民过厚，互有私议。偏为宇文述所知，奏劾三人怨谤。炀帝本和高颀有宿恨，贺若弼又是颀所荐引，宇文弼也和颀友善，炀帝便不分皂白，将他们一个个处了死刑。连那尚书左仆射苏威、内史令萧琮也带累罢官。

只因苏威和颀交好，萧琮与贺若弼友善的缘故。

炀帝又诏发壮丁百万修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在山西大同府西北四百里，又命工部尚书宇文恺，监造观风行殿，内容数百人，可离可合；下施轮轴，易于推移。宇文恺又设一大帐，帐中可容数千人，遇有数众的诸胡请见时，炀帝即升大帐见之。南面高坐，两旁仪卫夹立，威容殊甚，诸胡莫不骇服。迨至是年八月，始幸启民牙帐，启民跪迎入帐，奉觞上寿，王侯酋长俱是不敢仰视，执礼甚恭。炀帝万分快活，即在筵前，命内侍取过笔墨，赋诗一首，以纪盛事。那首诗云：尘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

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颀至，屠耆接踵来。

索辔擎羶肉，韦鞞献酒杯。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炀帝自得其乐地赋诗饮酒，不觉酩酊，留宿启民牙帐，一连数天，始启辈回南。启民夫妇送至定襄，炀帝乃命归藩。车驾返至太原，命宇文述、封德彝

监造晋阳宫，幸御史大夫张衡宅中。那个张衡，阅者当还记得，便是助了炀帝杀逆的功臣。

炀帝在他家中留宴三日，方才回转东京。在外巡幸，计一年又四月，时日不可说不多，糜费便是不可胜计了。

哪知他听信了吏部侍郎裴矩的话儿，擅自开边经略。原因西域的诸胡，多至张掖陕西甘州卫交市，炀帝命裴矩掌管市易事宜。矩习知炀帝的性情专好远略，矩便交得了一个老商胡，叫做达连哥的，得悉了西域的山川风俗。特选了三卷西域图记，入朝奏道“今羌胡诸国，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倘能抚而服之，务存安辑，混一戎夏，无烦兵革”云云。

且别绘道里，分做了三路。北路入伊吾，中路入高昌，南路入鄯善，总汇处则在敦煌，一一了如指掌。

炀帝览奏大喜，慨然将通西域，野心勃勃。也想拟秦始皇、汉武帝一般，徼功外域。便不时引裴矩至御座前，询问西域事。

矩又盛言胡地多产珍宝，实可辟为富源，并道：“国家的威德，本已普及远方，欲西度昆仑，原是易如反掌。只因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被他们遏绝了道路，所以未通召赏。突厥原已归服我朝，吐谷浑却甚狡猾，只是灭他甚易，也觉不足虑的。”炀帝更是心痒难搔，即任矩为黄门侍郎，使至张掖，引致诸胡。

诸胡甚是狡猾，却都无意服隋。矩乃用利引诱，使诸胡入朝。

西域诸胡，贪图利禄，遂络绎东来，经年不绝。所过郡县，俱需送迎，靡费不可以数计。中国遂至疲敝，开边实是一个大弊。

炀帝却毫不知觉，复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人，穿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又在榆谷东沿，添筑长城数百里。

劳民伤财，不问可知。炀帝复幸五原，阅长城，东巡西幸，累得一般军民，疲于奔命。待到大业五年的春间，炀帝又亲自耀威，出临平关。越了黄河，径入西平，将穷讨吐谷浑，特命内史元寿，南逼金山。兵部尚书殷文振，北逼雪山。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四面围聚，想擒那吐谷浑的可汗伏允。

哪知伏允已是率了数十骑潜遁。却命一个酋长，诈作了伏允，保守车我真山，坚持不出。各军却出不敢深进，两相并持了多日。隋廷方面，却有个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原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他见两军按着不动，好生焦躁，再也忍耐不住，便自请入山，往捕伏允。杨义臣百般劝阻，他兀是不从，只率了三百名步卒，入山搜寻，杨义臣急命裨将柳武建，率军追踪入山，步步为营。哪知张定和已是中了伏兵，和三百名步卒，一齐送了性命。武建虽也遇敌，却

斩俘吐谷浑兵至一千五百余人。还有个左光禄大夫梁默，也中了伏允的伏兵，丧了性命。

只有卫尉卿刘权，军出伊吾道，总算得了两次胜仗，虏得了千余口，回来报功。吐谷浑仍未灭尽，炀帝却命刘权，居守河源，捍御吐谷浑。

通道西域，并因裴矩绥远西域有功，进授青光禄大夫，遂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那条山路，甚是仄狭，只能一人一骑，鱼贯而行。恰值天气又是严寒，朔风吹面，宛似刀割一般。

天公又是不肯做美，竟飞扬了一天大雪，阴冥暗晦，白昼也同傍晚。部卒前后不能相顾。弄得零零落落，不成模样。不要说驴马冻死了不少，吏卒也多僵毙，随驾的后宫妃嫔，皆是狼狈不堪，憔悴了花容。好容易出了山谷，炀帝顺便到了长安，又因长安无甚可玩，仍回转洛阳，改称了东都。

至大业六年正月，有天的清晨，炀帝尚在梦中，忽有内侍慌忙击叩寝殿宫门。炀帝惊醒，忙问：“何事？”内侍报道：“有盗潜入建国门，抢夺卫士的甲杖！”炀帝听了，不觉大惊：“都门重地，怎会有盗混入，定有图谋不轨的人！”急忙披衣起来。萧皇后也从梦中惊醒，吓得花容失色，抖抖索索的随着炀帝，一同结束下床。正在这个慌急的时候，禁卫中的护驾官儿，宇文述、郭衍等，都已到齐，听候炀帝拨付。不一会，内侍报道：“诸盗已被齐王栋率兵抵御，将他们杀死净尽，没有一个漏网。”

炀帝不觉大喜，即召齐王栋入宫。原来齐王栋，乃是炀帝的次子，孔武多力，善于兵事。当时见了炀帝，炀帝便问栋盗事的始末，栋道：“那般强徒，共有百数十人，在今晨穿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混入了建国门，自称弥勒佛临凡。初劝该处的卫士起叛，说什么隋朝气数告终，真主已是出世等的胡说。

卫士即欲擒住他们，他们便抢卫士甲杖。一时的势儿甚是凶猛，卫士们寡不敌众，险些被他们冲入。幸有人就近报知了臣儿，臣儿赶忙率了侍卫，前往抵敌。赖父皇的威德，杀死了众盗。”炀帝听了，自是欢喜，温慰了栋一番，方命退出。

本来自从太子死了，东宫未立，依了次序，齐王栋应得立为太子。只是栋也有一件大病，和乃父相似，便是性善于色。

这次有了功绩，他越发任意了，竟私纳府僚长史柳謩的女儿为妾，又与妃姊韦氏通奸。韦氏已为元氏妇，被齐王占了去，虽是不敢上书诉讼，怨言已是流传都中。炀帝也隐有所闻，栋却肆无忌惮，反召相士遍视后庭。相士却指韦氏当做皇后，栋更是心喜，又恐炀帝册立了嫡孙，阴嘱巫覡作厌术。哪知俱被炀帝所悉，赐死了韦氏，府僚大半获罪。栋虽未削爵位，已是失宠，便始终不

得正位东宫。正是：不求修德邀恩宠，反失君皇一片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江都宫吴歌翻旧曲辽东城隋将大丧师

吴女十五貌轻盈，一曲当筵倾至尊。酒绿灯红，花团锦簇；四壁的曼妙乐声，悠悠扬扬，随着唱喉婉转，靡靡消魂。在那正中席上，坐了个风流天子，便是炀帝。在他的四周都是绮年玉貌的美人，一个个倩装如画，眉目妖娆，尽是吴地佳丽。南朝金粉，胜了北地胭脂。在炀帝眼中看来，当时却有这个思想。

原来炀帝正在东都留了多时，觉得西苑里面的风光，不如了昔年。其实西苑里面，依旧是花娇柳媚，人艳歌清，只是炀帝生了厌心，便觉风色减色了，又想着江都，便决计再下江都。萧皇后等虽是婉言劝阻，炀帝一团高兴，怎肯打消，定欲前往。

后妃等没有法阻止，只得任他起銮。萧皇后却未随往。便是十六苑的夫人，也只黄雅云、樊玉儿、刘云芬、柳绣凤四个喜游的夫人，相随了炀帝。袁宝儿和袁紫烟没有到过江都，便也随往。美人里面却有妥娘、俊娥、吉儿、冶儿也愿再到江都，炀帝又拣了数百名采女随行，仍坐着龙船南驶。

到了江都，江都宫监王世充，一闻炀帝驾临，便出郊迎谒，将炀帝接入了城中。炀帝到宫中巡视，见新筑的宫室一切备置，尽皆合意。一般宫女，又来拜谒，都是轻盈吴女，一片“万岁”，清软动听，炀帝更是心欢，顾了王世充笑道：“卿布置得宜，不愧为一个干材。”原来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原姓支氏，其父早歿，他的母亲不耐寡居，世充便随母嫁了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甚诡诈，颇善词令，好读书，善于兵法，能通律令，本为江都郡丞，江都宫监的职儿，原是榆林太守张衡兼充。张衡初为御史大夫，怎会降为榆林太守？只因炀帝在太原建汾阳宫，张衡因太原已有晋阳宫，尚未落成，遂谏炀帝息民节财，反触怒炀帝，乃出为榆林太守。又命督役江都宫，张衡不免怒言，遂被王世充所奏。炀帝大怒，本欲将他杀死，念及了大宝殿、芙蓉轩中“杀逆”的事，便贷他一死，削爵为民。始命王世充为江都宫监。

世充深知炀帝性情，只是声色是娱。故选了美色的吴女，入宫执役。炀帝见了宫女的窈窕，不禁深嘉。世充得了炀帝奖词，越发的献谀逢迎，遂为炀帝所宠，便将金帛大赏世充，世充当然拜领。

当下在宫中，大开筵席，呈上美酒佳肴，那般吴女宫娃，各携着乐器，弹唱歌舞。不但炀帝瞧了心爱，陪宴的雅云，也笑顾柳夫人道：“究竟是南方佳丽，一副歌喉，天生成这般清脆，比了北地的歌女，歌声细中带粗，更是动听！”云芬接着笑道：“柳夫人原是吴人，如今听了故乡的妙音，谅来有些动心

，勾起了思乡情绪吧？”绣凤嫣然一笑道：“倒也未必。”

妥娘笑道：“夫人竟也乐不思蜀了？”炆帝也忍不住笑了。这时又见一个吴女，悄立当筵，曼转歌喉，脆生生的唱出几支歌儿，俱是吴语土歌，第一支道：送郎八月到扬州，长夜孤眠在画楼；女子拆开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

第二支歌道：约郎约到月上时，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下迟。

第三支道：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独还好，你无男子好孤凄。

第四支歌道：树头挂网枉求虾，泥里无金空泼沙；刺潦树边栽狗桔，几时开得牡丹花？

炆帝听了只觉得靡靡动人，绣凤笑对炆帝道：“这些多是吴地土歌，乡间俚曲，虽是靡曼动听，却不能登大雅之堂。依贱妾看来。不如将圣上的《清夜游》曲录给了她们，命她们学习了歌唱，岂不甚善！”炆帝不禁大喜，连连点头道：“朕原在思索，也觉得她们所唱，在宫殿里面，不甚相宜。”

世充伺候一旁，早听清了绣凤和炆帝的话儿，便即含笑上前道：“下里巴音，上读天听。既有御制歌曲，理应由臣录述，以示她们。”炆帝笑顾妥娘便将《清夜游》曲一句句念出。世充奋笔疾录，不多一刻工夫，已是全曲抄录停当，世充即传示诸女。到底是吴中丽质，灵秀天生，都是十分聪慧，其中却有一大半知书识字，能通女墨，便用心默记，即能一一背出。其中更有一个妙人，只看了一遍，已是过目成诵，竟婷婷地到了当筵，含笑奏道：“圣上御曲，且待贱婢歌来，若有差池，还望曲恕！”炆帝听了，不觉大异，四夫人和五美人等，也各听了吃惊。只见那个美女，身穿浅碧宫衫，淡黄裙子，腰束着一条紫色汗巾，足上穿了一双青缎弓鞋，瞧上去她的芳年，谅还不到破瓜年纪。生得十分动人，春山淡扫，秀气分明，秋波含水，媚态流露，娇滴滴脸儿，微红映白嫩，怯生生身材，细腰显轻盈，真是吴女班头，宫娃绝色。早把个色界魔王的炆帝，惊得呆了半晌，才含笑对她道：“你且歌来。”

那个吴女，便不慌不忙的，随口成腔，曼声度出，一曲告终，却是没有丝毫错误。炆帝不禁大悦道：“锦心绣口，此女却能受之不愧了。”便诏她到了座前，将一杯酒儿，赐她饮了，问她姓氏年龄。她低头答道：“贱婢姓蒋，小字月儿，一十六岁。”炆帝??世充道：“此女甚佳！”世充已知炆帝的微意，即道：“圣上爱之，也是月儿的有幸。”炆帝点了点头儿，又向月儿道：“你的小名，谁人给你起的，要用月儿两字？”月儿微笑道：“妾母分娩的那夜，在梦中见天上的月儿里面，走出了一个小美人。妾母梦中当作了仙女现形，正想跪下叩拜，那个美人，已是飘然落到了地上，直向妾母扑来。妾母惊醒

了梦儿，便觉腹痛，即产下了贱婢。为了梦月的奇，始和贱妾起了月儿的小名。”炀帝笑道：“怪不得你这般秀美聪慧，原是月中的美人临凡。朕今替你改名月美，符了梦儿。”月儿称谢了炀帝，从此便改称月美了。

这时其余的宫女，也将《清夜游》曲诵得滚瓜烂熟，齐声曼歌起来，比了东都宫女所唱，悦耳数倍。炀帝听了开怀，乐不可支。等到酒阑撤筵，炀帝不令月美退下，世充即请炀帝安寝，拜辞出宫。四夫人和袁宝儿等也瞧透了炀帝心情，一个个含笑告退，炀帝还故意不允。妥娘笑道：“新人颜如玉，不让妾等安息，难道圣上要命妾等兴云布雨不成？”炀帝佯怒道：“偏是你口利，看朕撕你嘴儿！”一阵说笑，她们合伙退出，自去安息。炀帝却携了月美纤手，退入了寝室。以下如何，不必小子细说，终是脱不了风流勾当。阅者自行理会，恕不着意描写了。

一宵欢叙，到了天明，炀帝便思驾临凡离观，重赏琼花。

世充即据实奏道：“琼花早已枯萎绝种，圣上不必徒劳入返了。”炀帝好生惆怅，只得游赏其他的名胜，且思东游会稽。便命凿通江南河，自京口直达余杭，计有八百余里，以便龙船通行。

只是一时不能告成，炀帝就羁留在江都。

这时却接到虎贲郎将陈棱的捷报，袭破了琉球，虏得男女数千人，因此报功。炀帝原是好大喜功，即得袭破了琉球，却因屡征高丽王高元入贡，高元只是置诸不理。到了这时，炀帝便欲亲征高丽，即颁诏远近将士，集兵涿郡直隶顺天府涿州，东讨高丽。炀帝也乘了龙船，自永济渠往涿郡，途次下敕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山东莱州府海口，造船三百艘。又敕江南、淮南、河南三处，造戎车五万乘备用。又发江淮以南的百姓及民船，运黎阳粮仓名，在直隶大名府濬县、洛口河南巩县的粮米并至涿州，舳舻相接，千里不绝。往返数十万人，日夕不停，死亡相继，天下因之骚动。炀帝到了涿郡，只是朝征粮，暮征兵，不顾军民的死活，一味三令五申。直到大业八年的仲春，天下的军民粮资集到了涿郡，炀帝遂诏全军，分为左右两翼。左十二军向楼方、乐浪等道进发；右十二军，向粘蝉、襄平等道进发，总集平壤，浩浩荡荡，号称二百万军兵，实数也有一百十三万多。由炀帝亲授节度，出了涿郡城，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迤邐，达九百六十余里，真是少见的军仪。中途又命段文振为左侯卫大将军，出南苏道。文振半途撻疾，势甚沉重，文振上表炀帝道：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须随时加防，即日陈降款，亦不宜遽受。惟虑水潦方降，毋或淹迟，伏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出。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根本，余城自克。如不及早裁定，待遇秋霖，必多难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鞅鞅出后，迟疑不决，非

上策也。臣命在须臾，望圣上早日凯旋，臣死瞑目。谨此上闻。

炀帝阅了文振的秦表，尚以文振过甚其词，不多几日，又接文振死耗。虽正痛惜，只是没有依了文振的策儿，神速进兵，好久始抵辽水，众军会集，高丽兵阻水扼守。第一仗隋军便打了败仗，阵亡了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虎贲郎将钱世猛、孟义三个。第二次却由少府监何稠督造了渡桥，架在辽水上，诸军奋进，渡过了辽水，杀败了高丽兵。乘胜进攻，高丽兵逃入了辽东城固守，隋军攻城攻击，急切不能攻破。炀帝即严责诸将畏死，不肯尽力，诸将只得谢罪。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遂率江淮水军，渡了涿水，离平壤城六十余里，与高丽兵相遇，大破之。来护儿贪功，欲乘胜进击，遂中敌计，大败而逃，屯守海浦。同时隋军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击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催弘升，出遂城道；虎贲郎将卫文升，出增地道。九路军兵，共三十五万余人，在鸭绿水会齐，中了高丽大臣乙支文德的诈计，被高丽兵四面围攻，杀得大败。辛世雄阵亡，残兵逃回辽东城，止剩二千七百余。

炀帝大怒，严责各将领，重整甲兵，再图大举，攻破高丽。哪知国中已是群盗四起，祸乱相乘，反了王薄、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又叛了一家勋臣的后裔，内讧迭起。炀帝只得引军折回。正是：远征已折诸军将，内讧偏多草寇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误寻仇索妹 窦家底报移祸杀贼 南门街

娇滴滴一声：“父亲看箭！”“嗖”的一枝箭儿，向前过去。前面一匹枣红马上，骑着一个彪形大汉，生得面如重枣，双目含威，颌下围绕浓髯，身材魁梧，手中执了一柄长槊。见箭儿迎面飞来，将近面门，喝声“来得好”，头儿一侧，衔住了飞箭，执入手中。马缰一收，那匹枣红马头儿一昂，展开四蹄，如飞般驶去，向前面那匹马追赶。那匹银鬃马上，骑着一个少女，色似三月春花妍，神胜九秋波清，梳着两个丫角，眉目如画。腰下悬挂了双刀，手中执一柄铁裹画雕弓，含着满脸笑容，回头向后瞧去。见她的父亲，已在紧紧追来，她便虚张声势，举起弓儿，虚拽弓弦，绷的一声，弓弦响亮。那个大汉的马儿，堪堪追近，闻了弓弦响亮，也没有看清箭儿，忙向马背上一伏。正待仰起身子，那个少女的玉腕一扬，便见一道红光，向大汉身上扑去，娇呼一声：“着！”大汉慌思躲避，已是不及。红光落下，原是股红锦套索，套钩儿钩住了大汉束带，用力一拽，大汉已是滚落马背。那匹枣红马，便向斜刺里跑去

少女也翻身下马，抢上一步，扶那落地大汉，娇笑着道：“父亲输了！”这时忽闻一阵笑声，接着有人道：“老英雄不敌女英雄。”大汉和少女四下打量，便见东首角门跟前，站了一人。

大汉瞧了，便摔开了少女，奔将过去，欢声呼道：“孙贤弟怎会到来，可有多少时候了，有失远迎！”那人道：“小弟来的时候，正是大哥落马的当子。那个女英雄，真也了得，可是大哥的千金？”大汉道：“便是小女线娘。”

大汉即唤过线娘道：“前来相见孙叔父。”线娘见过了那人。大汉又对她道：“这位孙叔父，便是我时常和你说起的，东庄孙安祖。”线娘听道那人便是孙安祖，即留神瞧视。只见安祖生得甚是丑陋，焦黄面皮，两道浓眉，一双怪目，鼻巨口阔，好不怕人，身材却是甚瘦小，不似深通武艺的人。哪知他在平乡县中，称为第一条好汉。

当下线娘的父亲，邀请安祖入了内室，一同落座。正待询问安祖来意，忽闻庄门外一片喧声，甚是嘈杂。旋见一个庄丁，奔入内室道：“庄主快请出外，有个人在庄外撒野，一味的狂言道：‘叫那个窦建德狗贼，出来会我！’”安祖霍地跃起来道：“哪个狂徒，胆敢辱侮窦大哥，待小弟前去会他！”说着往外要走，却给建德阻住道：“贤弟休得莽撞。”又问庄丁道：“那人怎生模样，可是本乡人氏？”庄丁道：“不似本乡的人，瞧他打扮，好似公门中人。”正在说时，又有一个庄丁进来报道：“那人要冲进来了，庄主快请出外！”建德便怀疑向外，安祖随后相从。

到了庄门外面，建德留神瞧时，只见一个稍长汉子，他怒容满面，在草场上兀是狂呼道：“窦建德还不与我出来！”建德按下怒气，含了笑容，抱拳上前道：“小弟便是窦某，足下何事见教？请入小庄一谈。”那人睁目向建德看了一眼，并不发言，便抢起拳儿，向建德迎面打去。建德不提防他动手会打，突见拳来，慌忙避过，险些被他打着。忙道：“窦某和你一不相识，二无仇恨，怎的见面无言，动手就打，足下未免太莽撞了。敢请足下暂息了怒气，说明来意，再打不迟？”

那人便道：“高士达便是老子！”建德听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人称莽撞张飞的高士达，便是足下。小弟久慕英名，无缘识荆，今日得能相见，真是万分有幸。请入小庄小叙，何故见小弟寻仇？”士达怒道：“你不要巧言哄人，快将我的妹子，交还与我，待我带回。”建德吃惊道：“令妹又不在小弟庄上，高大哥怎的向弟子索取？”士达暴跳如雷道：“你趁我不在家中，将我妹子命人抢了前来，还敢推托不知道！”建德不禁发急道：“窦某半生，没有做过这种勾当，胆敢抢劫人家的闺女，高大哥冤枉小弟了！”士达道：“你不要

强辩”说着在怀中取出一支镖来，在手中一扬道：“此镖上面，刻有你的姓名。你手下人抢了我的妹子，临走的时候，留下了此镖道：‘我们奉了窦建德庄主的命，来取你家小姐，作为二夫人。留下此镖，作为聘礼。’凭证俱在，你还敢恃强不成！”

建德瞧那镖儿，却是自己的东西，便知有人作弄了。当下急道：“此镖却是小弟的，只是抢夺令妹的事，小弟却实未干！”

此中一定有了歹人，从中陷害小弟，挑拨你我。令妹不知被哪个狗头抢夺了去，高大哥且请小庄暂坐，不妨一同从长商议，一来援救令妹，二来小弟的名声，也须洗刷！”士达见建德愤愤不平，这样说法，他虽粗莽，究还瞧得出神情，便知他的妹子果真不是建德抢的，倒觉得有些惭愧了，忙向建德抱拳道：“小弟心情恶劣，冲撞了庄主，还望庄主见恕！”建德道：“这是什么话，快请里面坐谈。”当下同入内。

原来高士达也是直隶人氏。住在离了窦建德的庄子十多里外。士达生性躁烈，骁勇善斗，因此人称莽张飞。父母已死去，只剩下兄妹二人。他的妹子，闺名玉仙，生得一貌如花，性情贤淑，已是十八芳年，助他兄长料理家事，井井有条。这天士达恰巧出外，待到回家，方知来了十多个人，将玉仙抢去，临行留下金镖道：“是窦家庄遣来！”士达始向建德索人，如今方知错怪，便随建德到了内室。

建德即将孙安祖和士达相叙，各道了一番倾慕话儿。建德便问士达玉仙抢去的情形，士达说了出来，安祖道：“这件事儿，原是不消猜测，定为窦大哥的仇人。大哥只须细细想上一想，可有什么仇人？”建德道：“小弟向以公道待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对头。”士达道：“那只镖儿，既是大哥的，怎会到了他人手中。大哥只须从镖上着想。”建德点了点头，凝神思索了一回，猛的唤了声：“啊呀！”安祖和士达，俱皆吃了一惊，慌问大哥怎样。建德长叹一声道：“小弟想起来了，还在本年的上春，此地县太爷，手下有个都头薛永立，他奉了县太爷的侄子冯承德的命令，替小女线娘说亲。小弟深知承德是一个花花公子，便一口回绝了他。哪知薛永立说亲不成，竟是恼羞成怒，出言不逊。小弟一时忍耐不住和他交手，这个狗头倒也来得，只是还斗不过小弟。忽的他在怀中，取出了一条软鞭向小弟乱打，小弟赤手空拳，难于抵抗，当时便放了一镖，哪知给他接去。后来庄丁们取到了我的武器，他便逃了。这支镖便没收回，难道抢劫高大哥妹子的，便是这个狗头，却移祸在小弟身上。”

士达跌足道：“一定是了，这般当公事的狗头，再也没有好人。待小弟到县衙中去，和他算帐！”说着便要走了，建德和安祖慌忙将他拦住。安祖道：“高大哥无凭无据，怎能问他索人。”建德也道：“先须打探明白，再作计

较！”士达苦着脸道：“要是妹子发生了三长两短，教小弟怎生做人！”安祖道：“这件事儿，只有小弟前去探听，最是妥当。高大哥不必着急，小弟包管替你查个水落石出！”建德点头道：“那是甚好，但贤弟怎样打探？”安祖笑道：“白天问明了薛永立的住处，晚上翻高墙问讯。”建德笑道：“这件功夫，只有贤弟能耐了。”士达却是连连道谢：“请安祖快些复命，小弟恭候消息！”安祖道：“高大哥不必回庄了，今宵留宿在此间，小弟迟至三更，定必回庄复命，此刻少陪了！”安祖说着，便即匆匆而去，士达便在窦家庄等候。

到了晚上，建德设酒款待士达，对饮畅谈，却是十分投机。

不觉的饮到了初更过去，建德笑对士达道：“我们不妨多饮一会，孙贤弟快要来了。”士达点头称善。哪知三更过后，安祖还是未回，待到天明，依旧音信毫无，不但士达着急，便连建德也是心慌。

正待入城打探，只见安祖趑了回来，两人不觉大喜，士达忙着问道：“孙大哥三更便回，怎的到了此时，方才回来？可有此消息？”安祖愤然道：“令妹已由小弟送回，小弟却闹下了祸事了！”建德和士达，听了不免惊问所以，安祖道：“小弟到了城中，便探知了薛永立的居处，却在南门大街上，王家老店隔壁，原是容易探寻。到了晚上，黄昏人静，小弟便翻上了薛家，在正中一间的屋面上，我弄去了瓦儿砖子，向屋下瞧去。却见一个妇女，年刀约三十多岁，正在卸妆待睡。忽的房门开了，走进一个男子，却是都头装束。我知道这个人儿，定是薛永立了。那个妇人见了她，即向他道：‘大爷倒回来了，方才冯府中，命人来过的。’永立道：‘我已去过了。’妇人笑道：‘可有什么事儿？’永立道：‘便是为了高家的那个女孩子，性儿倔强，不肯顺从公子。公子没法，和我商议，可有什么法儿？’”

安祖说到这里，建德插嘴道：“如此说来，高大哥妹子，却在冯承德那里了？！他们原是串通一气的。”安祖道：“一点也不错，高大哥的妹子，就在冯家。小弟那时又闻妇人问永立道：‘大爷可替公子想了什么法儿？’永立道：‘你不是有迷药在着，明天给些我带给公子，摆布了那个女孩子。’”士达咬牙道：“这个狗头，我不将他割了下来，誓不为人！”安祖笑道：“不必大哥费心，小弟已是代劳了。”建德惊道：“已是杀死了不成？”安祖道：“小弟当时听了永立的话儿，好生愤怒，再也忍耐不住，便在屋面上跃下，悄悄的蹩入屋中，便突入水立卧室，手起刀落，毫不费力的将他杀了。那个妇人，吓得声张不得。我便逼着她问消息，方知冯承德瞧见高小姐，惊她娇好，即和永立商议。永立知道高哥性躁善武，便想着了一举两得的计儿。打探得高大哥出外了，即命冯宅家丁抢得了高小姐。却将窦大哥的镖儿留下，作为移祸之计。原想高大哥盛怒之下，和窦大哥拼命，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们再出场发话

，助那失败的一家，再弄翻得胜的一家。他们的计儿，多么歹毒。

我又问明了冯承德的宅子，却在东门街上。小弟便出了薛家，径往冯宅。”建德道：“那个妇人，怎样处置了？”安祖道：“给小弟捆住，塞了嘴儿，任她在屋中，陪那永立的尸身。”建德不禁失声道：“啊哟！坏了！”正是：仗义除奸挥白刃，偏遗活口泄机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黑夜救婊娟刀光霍霍花银保白发棒影纷纷

话说安祖说到中间，窦建德突呼：“啊哟！坏了！”安祖忙问什么。建德道：“贤弟留下了那个妇人，便是祸水了。”

安祖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弟的祸儿却是闹大了。当时小弟一时大意，留下了一个活口，径向东门街上，寻到了冯承祖的宅子。在后园的围墙上，跃了下去，蹩入了园门，到了里边，只是不知道高小姐在何处。忽听得甬道那边有脚步的声音，小弟便伏身在暗处里，只见过来一个家丁，待他走近，我便一跃而出，拦住了他。他忙要呼喊，我的刀儿一扬，低声喝道：‘你若不怕死，尽管喊好了！你要想活命的，快给我闭住口！’他便不敢声张了。我即对他道：‘你们抢来的高家小姐，藏在何处，快些说出来，就饶你活命！’他即道：‘穿过甬道，向西边转个弯儿，一连有七间高房，在第六间里面，便是高小姐的藏处。’我既探问明白后，即将那个家丁，解下了他的腰带子，捆住了手脚，塞上了他的嘴儿。

即按着他的话儿，到了那里，数到第六间屋子门前，窗外隐有灯光显出，小弟便挖破了窗纸儿，向内瞧视。只见里面罗帐低垂，没有个人影，高小姐已是睡了。我便撬开窗子，跃进屋子里面。高小姐被惊醒，揭开帐子瞧视，我便说明了来意，催她快些结束下床。她倒是很快，不多一会工夫，她已是结束下床。哪知伴她同睡的有一个使女，忽然也惊醒，正待张口呼喊。小弟也顾她不了，只得手起刀落，一刀就结果了她的性命。

我和高小姐开了门儿走出去，仍想从后园子到外面去。谁知，才到后园的门首，忽听得一片喊声，嚷道‘不要放他逃了，快到后园里看看！’我一看不妙，这时也顾不得许多，便拽了高小姐飞步而走，到了围墙下面。即驮了高小姐，翻上围墙跃到外面。脚才落地，迎面已经来了一刀，随着有人喝道：‘你往哪里走！’我急忙避过刀锋儿，顺势也是一刀，向那人劈去。

那人一边招架，一边喊道：‘人在这里呢，快些来人捉住他呀！’我一想不妙，要是再和那人缠下去，他们人多，我们就不要走脱了，而且我背上又驮了高小姐，甚是不便。当下手中的刀儿一紧，霍霍的几下，把那人劈翻了。

后来已是一片灯球火把，追将过来，我便洒开大步，飞奔而走，走了一阵

子，我回头看时，后面已经没有人追赶了，才把脚步放慢了，让高小姐下来自行。这时，我留神瞧看，已是西城相近了，走到城下，不禁叫苦不迭。那牢什子的城门，关得铁紧。我俩怎生出城。要留在城中不走，又有人命官司在身上，若是他们追来，休想逃脱了。当下儿我心一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悄悄蹩到守城门的军宿处，撞了进去，两刀结果了两个军卒。在他们身上搜出了钥匙，便偷偷的打开了城门，逃了西城，落乡而走。我知道高大哥的庄子，离西城不多路，便将高小姐就近送回。这时已有三更多了，我出了高大哥的庄子，忽闻后面人马喊声儿，回头瞧时，远远的只见灯球火把，里面还夹着县衙的大灯儿。又知不妙，赶忙拔步而走，只是一转念头，倒又不能走远。便悄悄伏身在一棵大枣树上，向向探看。只想他们能向这边来，哪知他们也不追赶过来，而且径向高大哥庄子而去，我不禁连声叫苦，便知把事情弄坏了。”

士达听到这里，又发急道：“这便如何是好，舍妹又要受苦了。”安祖道：“高大哥却不需着急，令妹还是好好地坐在庄上。”建德道：“我知道了，他们定是去搜寻贤弟的？”安祖道：“着，着，着，大哥猜得不错。当时我在树上，瞧了一会工夫，便见一片的灯球火把，依旧回去了。我便跃下枣树，回到了高大哥庄上探看。才知他们到了庄上，便问我可在庄上，庄丁们回说不在。他们哪里肯信，在庄中搜寻了一回，不见小弟。便有一人道：“赶快到他家中捉去，恐还在着。”他们便走了，高小姐却没有被捉去。”

士达道：“这又是奇了！”建德道：“杀人的原是孙贤弟，不干令妹的事，怎能捉她呢？况且冯家的抢劫令妹，也是私的。

令妹逃回，他们更不能报官。只是他们怎么知道杀人的，便是孙贤弟呢？”安祖道：“我即受亏在两个活口上，一个是薛家的那个妇人，一个是冯家的那个家丁。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认识小弟，他们才会知道。当时我在高大哥庄上探知了消息，这时他们已到了我的庄子。这时天色已明了，我也不敢停留赶忙绕道回庄探视。到了小庄相近，我还不肯即回，偷着向就近的一家打探。那家的人，原是和我很相识的。他们见了我，便道：“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还不快走！县衙的人方才来捉拿你，没有捉到，将你的老太太捉去了！””士达听说后，不禁啊哟一声道：“这是小弟连累了大哥了，叫小弟怎生做得人，连大哥的老太太，也要为我受苦！”

安祖含泪道：“事已至此了，只是家母年迈，吃不起风浪，这时候老人家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安祖说着，不禁流下泪来。

士达霍地站起道：“孙大哥为了小弟的事儿，受连累如此，大哥不必担忧，待小弟前去设法。”说着便要走了，建德将他阻住道：“高大哥别忙，商议了去也不迟。大哥准备怎样去营救？”

”士达嗔目道：“这般狗官，多不是好东西！小弟前去和他算帐。”建德正色道：“大哥不得莽撞，你一个人儿前去，管叫吃了大亏，还是从长计议。”士达道：“窦大哥你放心，小弟也是理会得的，这件事儿，不能多耽搁时日。”士达说着，捉一个冷不防，夺门而走。

建德和安祖要待阻止，已是来不及。建德顿足道：“祸儿却要闹大了，他这一走，准教平乡县闹翻了！”安祖道：“这便如何是好！”建德沉吟了一会道：“待愚兄派几个得力的庄丁，到县城里面，四下打探消息，再作计较。一面命人到狱中，花些银两，老太太也不至于受苦。”安祖点头称善，建德即命老家人窦成，到县城狱中，使用银两。另命窦升、窦永、窦吉三个人，入城分别探听消息，四人奉命去讫。建德又对安祖道：“你却不能往外面跑了，在愚兄的庄上暂避。愚兄此刻，却需到高家庄走一遭，瞧那高大哥怎样进行。”安祖道：“大哥去高家庄去走一遭甚好，小弟也就放心一些了。”建德便出了庄子，早有庄丁牵过了那匹枣红马。建德跨上了马背，向高家庄而去了。

且说士达回到了庄中，和他妹子玉仙相见，说起了安祖的事儿，玉仙也是着急。安祖却命玉仙指挥厨房，整备了酒肴。

一面遣了庄丁，邀请了他的好友曹汝成、刘黑闳、徐元茂、赵大通四人到庄。这四个人都和士达气味相投，结为义兄弟，誓同祸福的人。士达因此去请他们到来，一同商议对付的策儿。

四个人还没有请到，窦建德却已到了高家庄，请见士达。庄丁入报，士达听说建德到来，急忙快步如飞出接，一同入内。建德笑道：“我还当作大哥已经到了县城去了，哪知还未动身呢。

”士达道：“依了小弟的急性子，恨不能插翅飞去。只是听了大哥的话儿，倒也不敢莽撞了。现在正命了庄丁，去请我的几位好友到来。”正在说话时，庄丁来报说赵四爷到了。

士达赶忙出外接入内，指着窦建德道：“四弟快来，见过窦大哥窦建德。”建德原和赵大通早就相识，大通笑道：“窦大哥小弟也相识的，怎会也在庄上？”士达不禁也大笑道：“我还认为你们不相识咧。”这时庄丁又来报，道：“徐二爷来了。”士达正待出门迎接，徐二爷已是哈哈的大笑的入室。

建德见徐二爷，生得身材矮小，白净面皮，眉目甚是清秀。徐二爷他到了里面道：“四弟已来了？”一眼瞧见了建德。建德已是抱拳上前，徐二爷慌忙还礼道：“这位大哥是谁？”士达道：“你们两个可不相识了。”便和二人通了姓名，建德才知道那人便是徐元茂。这时庄丁又来报道：“曹五爷、刘三爷一同来了。”士达出外接入，又和建德通了姓名，方知身材魁梧，面黑声洪的，是曹汝成。剑眉虎目、淡黄面皮的，是刘黑闳。

当下庄丁进报，外面酒筵，已是定当。士达便邀五个人到了外面，推建德坐了首位。酒过数巡，士达即将邀请他们的原意说明。黑阔停杯道：“如今的事儿，真说不得了，昨天那个冯县官儿，却要小弟去应募，去征高丽。还要小弟助饷，小弟还没有答复他咧！”大通击桌道：“我们和他拚了罢！不如入了县城，杀死狗官，相度形势，再作计较！”元茂道：“这是什么事呢，四弟说得这么容易。即使官杀死了，郡中也要派下了兵来，我们若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变了进退无路，岂不要束手待毙？”

建德点头道：“二哥的话儿甚是，先须想了退步的如何，有了把握，方能从事。”黑阔却道：“高大哥的心下，只是注重在援救孙老太太出狱。如今好在孙大哥避在窦家庄，依小弟看来，不如先用些银两，贿通冯狗官儿，向他求情。可说孙大哥已是逃走了，不知去向。他的母亲，年已老了，监在狱中，年老人受不下这个苦。由高大哥讨保，保了出来，岂不甚好？”

建德道：“若能如此，原是最好。”士达即道：“那是，小弟便须县城去了，早些接出了孙老伯母，便得安心了！”当下回到那里面，取出了白银五百两，包裹停当，回到外面道：“你们多饮一刻，等候消息吧！”说着他便去了。

直待到午刻过后，方才一人回来，见了五人嚷道：“反了！”

不杀这个狗官，我誓不为人！”黑阔问道：“他不允你取保可是？”干达答道：“他不允保倒也罢了，拿了我的五百两银子，却说人命重案，你敢前来讨保。竟命家人将我乱棒打出。”

建德愤然道：“大哥怎样去说的？”士达道：“小弟到了城中，打听得狗官有个心腹家丁，叫做冯二官的。小弟便前去走走他的道儿，他一口应允。那时狗官退在私宅，他便入内去见那狗官。约有半个多时辰，冯二官命小弟随了他入内，见那个狗官。狗官喝了几句，便命人将小弟乱棒打出。”大通嚷道：“狗官这么无礼，我怎能和他干休！我们不妨各带了庄丁到那县城，杀死狗官，救出孙老太太。”元茂道：“到了此刻，除去劫狱，却也没有别的法了！”建德道：“若须劫狱，先须将各人的家眷安置妥当，方能动手。”黑阔道：“小弟有一好友姜斌，在高鸡泊落草，那里形势险恶，不易进剿。我们的家眷，先到高鸡泊安顿，再行起事好了。”建德点头称善，待到散席，各自归去，将家眷汇在一处，命人送往高鸡泊。只有窦建德的家眷，却未在内，则因建德无意落草的缘故，士达等人也不勉强。待到一切安顿就绪，便由刘黑阔、窦建德两个人定下了劫狱的计儿，正是：安排劫狱翻牢计，造出弥天大祸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窦线娘巧劫牢狱 刘守备力战衙前

话说窦建德和刘黑闼商议定当，便将窦、孙、高、曹、刘、徐、赵七庄的庄丁，挑选得二百十人，个个都是身子精壮，能通武术的人儿。建德便命赵大通率领了三十名，在西城门首等候，若见城中乱起，速将城门守住，不准旁人关闭。这是出城的归路，甚为重要，不得疏忽。归路一断，大事去了。

大通欣然领命，自向西门而去。建德即对曹汝成道：“五弟请率了三十名庄丁，分布在都护衙门跟首，城中发生了变故，都护守备，便须出衙镇压。待他出来时，可出其不意，将他刺死，军兵慌乱，无心抵抗，我们少了抵抗对敌的人，省事不少。

”汝成遂率三十名庄丁自去。建德才对士达道：“大哥可率了三十名庄丁，杀进县官内宅，砍掉了狗官的头，再放他一把火。

庄丁可在县衙附近，纵火呐喊，震动声势！”士达好不高兴，即欲前往。建德道：“不要忙乱，还有话儿嘱咐，大哥切切记下，当待流星爆响后，方可动手，不能胡行，坏了大事！”士达点头道：“小弟理会得。”

建德方让他去，遂对徐元茂道：“这事须仗二哥了。”元茂道：“什么事儿？”建德道：“待劫狱的狱中劫出人后，二哥上前接应，保了出城。如有追兵，只能且战且走，不要求胜杀人，最是重要的。你也带三十人，可在相离监狱甚近的水王庙，守候接应。”

元茂走后，建德笑对刘黑闼道：“城内一切的总接应，和施放信号，全仗三哥了。可带六十名庄丁，四散城内，呐喊发威，相机行事！”黑闼含笑而去。建德才命孙安祖道：“贤弟可率领三十名庄丁，在西城外接应，待劫狱的出城后，贤弟便须断后，前赴高鸡泊。”安祖点头道“劫狱的事儿，可是大哥自己出马？”建德道：“愚兄怎能露脸。”安祖急道：“大哥不去，却命哪个前去？”建德笑道：“贤弟不须发急，劫狱事儿，却有小女线娘担任。那你终能放心了吧。”安祖也不禁笑道：“贤弟的侄女前去，真是万无一失，再好也没有了！”说着欣然自去。

建德即入内室，附在线娘耳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线娘只是点头含笑，堆了一脸高兴，便结束停当。建德便命老家人窦成和了线娘，前去探监。建德又嘱咐了窦成一番，窦成唯唯喜允。原来窦成虽已年近花甲的人了，只是老本领还来得，轻易可十几个少年，休想近得他身。建德所以独命了窦成相随线娘前去，更是妥当。窦成少不得结束结束，暗藏了一条九节软鞭，便和线娘入城。

线娘和窦成来到了平乡县狱门跟前，他们却不先探监，由窦成走到了水王庙跟首，见徐光茂已在那里等候，便使了一个眼色，各自会意。窦成才回到狱门跟首，走到狱门。窦成为了打点使用银两，在前几天已是到过狱中，那个守

狱的禁头毕大，也已相识了。他便呼道：“毕大哥可在里面？”毕大听得了呼声，走外瞧看。见了窦成道：“原来是你，来此作甚？可是探望你家老太太，女监里面，你却不能去的。老人家身子很健，你不用担心，我们得人家钱财，与人消灾，时常挂在心上的。”毕大一口气的说着，窦成含笑上前道：“我家的小姐，现在外面，想要瞧瞧老太太，求大哥放她进去，说几句话儿就行。”

窦成一边说一边将十两一封的银子，塞了过去。毕大一阵含糊，收了十两银封道：“你家小姐在哪里，待我开锁，让她进来吧。”窦成便向线娘招了招手，线娘姗姗的走了过去。毕大已是启开门道：“小姐请进来。”线娘应声入内，毕大将门闭上，关了锁儿，藏了钥匙，才向线娘道：“小姐走仔细了，随小的到里面去。”在线娘入狱的时候，刘黑闳在监狱前行过，窦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黑闳会意，准备发动。

线娘随了毕大，走到女监狱跟首便唤那个女禁子开门。女禁子原是毕大的老婆王氏，王氏见毕大唤门，便问何事。毕大指着线娘道：“这一位小姐前来探视孙老太太的，快快开门，好好伺候小姐进去。”王氏听了毕大的口气，便知己是得了油水，却不即刻开门，伸着手儿道：“拿来！”毕大道：“拿什么东西？”王氏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毕大急道：“已是有了！”王氏含笑道：“原知己是有了，才问你要的。”

毕大笑道：“别闹了！快些开门吧。你拿我拿还不是一般的。”线娘却等得不耐烦了，深恐信号一放，外面倒动手了，里边倒还来不及。当下摸索怀中，拿出些碎银子，交给王氏道：“大娘快开门罢！”王氏接了在手，却道：“我和毕大闹着玩，小姐倒真个破费了。”说着开了监门，让线娘进去。毕大向王氏作个儿脸，便自出外了。

王氏领了线娘，走到一间小房前，便推开了门儿道：“孙老太太，你们家的小姐来了！”孙老太太在里面，好生惊疑，暗想，我的女儿已是死了，哪里还有什么小姐前来探视。正待开口问时，线娘深恐孙老太太露出了马脚，慌忙抢进里面，抱了孙老太太的颈子，装出了哭声道：“苦煞娘了！”孙老太太猛见一个绝色小姑娘，捧了她颈子喊娘，越发糊涂了。线娘便在她的耳边，轻轻的说了一声，我是来救你的。幸亏孙老太太的耳朵还灵，听了线娘的话儿，触动灵机，便也捧住了线娘的头道：“女儿怎会来的？”女禁子王氏，见了她们的情形，便自走了。线娘方才约略的说明了原因。孙老太太虽是听了害怕，也只得硬着头皮，她原不上什么足镣手铐的，线娘因外面牢门上的钥匙，在毕大身上，她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唤过了王氏道：“相烦大娘，可能唤那毕禁头到来，妾有话和他说。”

王氏哪知就里，还当作线娘又要破费使用银两了，便欣欣地去唤那个毕大

线娘便从怀中，取出了两把匕首，分执在两手，用袖儿掩住了，等到毕大和王氏进内，线娘含笑道：“有件事儿，和禁头、大娘相商。”毕大和王氏道：“小姐有什么事儿，只请嘱咐。”线娘道：“我想将老太太带了出去可能？”毕大慌忙道：“小姐不要孩子气，怎会说出这个话来。”线娘道：“真个不能？”王氏道：“哪里能够呀！”话声未毕，线娘的两把匕首，早已刺进了毕大和王氏的咽喉，两个身躯栽倒在地，鲜血直喷。

线娘杀气腾腾，在毕大怀中，搜出了钥匙，拽着孙老太太向外便走，到了外面，便动手开锁。

在监门外面的守兵，见线娘自己开了锁，便知不妙，正待上前喝问，窦成已是抽出了九节软鞭，向守兵打去。八个守兵，一齐呐喊，围住了窦成。线娘已是开了狱门，喊道：“要逃生的人，快些走罢！”说着便驮了孙老太太而走。这时黑闷的信号也已施放，流星炮一响，宛似空中起厂霹雳，西城一带，顿时四下里响起子呐喊声，震天动地。线娘和孙老太太一同上了马背，由元茂断后，向西城而去。窦成见线娘已走了，便也跳出圈子。那八个守兵，给他打死了三个，其余五个，见他们这般声势，谁敢追赶，自己白白送命。只是呐喊，眼望着他们跑了。那狱中的监犯，也都趁机冲出牢门逃生。

这时，高士达已是杀入了冯县官的内宅，他和三十个庄丁，将冯家大小一齐杀死，放火烧屋。又在县衙前后左右，四围纵火呐喊。士达却想起了这些的祸殃，都是起在冯承德的身上，抢了我的妹子，移祸建德，怎能放他逃生。当下招呼了庄丁，竟杀向东门街上，到了冯承德的家中，一齐杀入，不分男女老小，杀个干净。只是冯承德没有在内，却是出城打猎去了。士达好生纳闷，只得放火烧了冯承德的屋子泄愤，才回到西城。

这时平乡县城里面，已是闹得沸反盈天，神号鬼哭，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家家闭户，再投有一个闲人在外边。

都护衙门中的刘守备，得了警报好不愤怒，即忙提了一柄长枪，跨上坐骑，带了裨将林先、张凡臣，率了百十个军兵杀出衙来。守在衙外的曹汝成，见刘守备纵马出衙，他便一个箭步蹿到马前，将朴刀向刘守备的坐骑腿上，便是一刀。刘守备待要招架，已是来不及了，马腿上受了一刀，怎生忍得住，顿时翻倒。刘守备倒还来得，马儿一倒地，他已跃下马来。汝成又是一朴刀，向刘守备砍去，刘守备慌忙抬枪招架。官兵一声呐喊，向汝成包围。那些庄丁，便也一个个奋勇相助，庄丁和兵丁浑杀一堆。汝成一柄朴刀，却要力战刘守备和林、张两裨将。战了一刻，到底是众寡不敌，汝成有些支持不住了。

汝成正在危急的当子，陡闻一声：“五弟休要慌忙！”汝成听了便知是刘

黑闳到了，勇气顿时倍增。只见那刘黑闳，抢动一对黄金铜，杀入围中，一声猛吼，张凡臣中铜身亡。林先吃了一惊，手中稍慢，早给汝成一朴刀，连肩带头劈下，结果了性命。刘守备却越杀越猛，精神抖擞，一枝绕住了汝成、黑闳不得脱身。这时，线娘和徐元茂、窦成都已出了西城。士达也到了城外，孙安祖上前接应。元茂问道：“还有何人未出来？”大通道：“只有五弟、三哥两人还未出来！”元茂吃惊道：“五弟却是在都护衙门前，抵御刘守备的兵马，不要给他们围住了。”线娘听说，将孙老太太交给了安祖道：“叔父护送太伯母先走罢，侄女还须入城，援救五叔父他们去。”说着驰马入城。元茂、窦成等正待要阻止她，她已去了老远。窦成也便跨了一骑，赶入城去。元茂对士达、大通道：“四弟和丁高大哥先走，小弟也须都护衙前一行。”说着，不待他们发话，也跨马去了。

线娘到了城中，一马当先直向都护衙门而来，远远地在马上就瞧见刘守备的一枝大枪，使得好不厉害。看那刘黑闳和曹汝成，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抵挡不住的光景了。

线娘便催马儿一纵，上前相助。她忽的一声“啊哟”，来得慌急，没有带武器，只有两把匕首在身，这怎能厮杀得畅快？这时，又见曹刘二人，已是慌乱万分，形势十分危险。线娘好生着急，正在这个时候，曹汝成的肩头，却给刘守备刺着了一枪，险些痛倒。线娘猛的想起，急忙在怀中取出了红锦套索，玉肩一扬，红锦套索飞向了刘守备的头上。线娘娇喝一声：“着！”钩儿已是钩住了刘守备的肩头上，线娘使劲一扯，刘守备一个侧身，慌忙要去拉套索。刘黑闳的双铜齐下，一齐狠狠地劈下，刘守备顿时脑浆迸流，倒地死了。都护衙门的官兵，见主将刘守备已死，哪个还敢抵抗，纷纷丢下刀器，一哄而逃。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黎阳发难独取下策东都解围败走穷途

话说刘守备身死，官兵全逃。线娘和曹汝成、刘黑闳招集了庄丁，一同出城，先后和窦成、徐元茂相逢，见已没事，便一同回马，出了西城。线娘和窦成回转窦家庄。曹汝成、刘黑闳、徐元茂三人投奔了高鸡泊。这且不提了，日后再表。小子一枝笔，不能分写两头，按下了这边，便须表出叛了那一家勋戚后裔，便是杨素的儿子玄感。

原来玄感自除服了后，便依了三原李靖的计儿，和炀帝宠臣宇文述交欢，果得炀帝的救命，作了礼部尚书。炀帝出征高丽，即命玄感至黎阳督运。玄感见群盗四起，人心思乱，便知天下从此多事，若乘此发动，必能收效。乃与心腹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秘密计议。故使粮船稽延时日，不即从

速运往。令东征高丽的军士，乏粮生变，即可伺隙起兵。玄感的兄弟虎贲郎将玄纵，及鹰扬郎将万硕，均从征高丽，玄感即密书招还二人。又命人至京师，召那李密，嘱与季弟玄挺速到黎阳。这时正值将军来护儿，调集了水师，从东莱海口入海，将趋平壤。玄感急欲起事，无名可借，即暗遣家人，绕道东方，伪充了驿使入城，托言来护儿因水师愆期，恐受炀帝严谴，故已谋反。玄感即借此煽惑人心，进入黎阳城，大索丁壮，并移书邻郡，以讨来护儿为名，令各发兵，会集黎阳。

玄感即任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附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主簿唐祗，为怀州刺史；唐祗却不肯受命，偷行逃回。

御史游元本和玄感，同为督运，玄感对他道：“今圣上肆虐无道，此刻陷身绝域，正是天使灭亡。我今大举义师、往征无道。

公的意下，以为如何？”游元正色道：“尊公受国的宠荣，实为近今所罕有，公家一门，都受圣恩，拖青纁紫，只应竭诚报国，上答洪恩，怎的尊公墓木未拱，坟土独湿，公已图谋不轨？

仆但知以死报国，余事不敢闻命！”玄感听了他的话儿，不觉勃然大怒，即将元监禁。元始终辱骂，不肯顺从，遂被玄感杀死，做了炀帝的忠臣。

玄感杀死了游元，即召集了运夫，选择出丁壮七千余人，舟子五千余人，刑牲誓众，宣谕前道：“今主上无道，悖虐残刻，不念民生的艰苦，天下因之不安。从征高丽的兵民，不知死去了多少。如今和君等一同起兵，往救百姓，愿君等奋勇效力！”大众听了，欢呼踊跃，愿受指挥。玄感大喜，遂勒兵分部，部署一切。

恰巧李密得了玄感的招致，即与玄挺同到了黎阳。玄感闻知李密到来，慌忙出接，迎入里面设酒款待。玄感即席问计，李密答道：“天子远在辽东，公能出其不意，长驱到了蓟州，扼住了咽喉。高丽闻知我国发生了内变，必从后面袭击，不出十天的工夫，征东的各军，资粮俱绝，就是不降，也必溃散，这一条是今日最上的计策。”玄感听了，沉吟半晌道：“中策便怎样？”李密又答道：“关中为都城所在，今若率众西行，经过的城池，不必去攻，直取长安。天子虽即回师辽东，他的根本已失。公据险临敌，进则可以战，退则利于守。照了如此做去，尚不失为中策。”玄感又思索了一会道：“除了中策，其外都是下策了，可是？”李密点头道：“公若随近取便，直向东都，一鼓突入，也可号令四方。但恐唐祗往告，先已固守防备，若引兵攻战，必须多延了时日。要是在三月之中，不能将东都攻克，天下的兵将，四面云集，前来围攻，大势一去，恐无能为力了！”

玄感听了李密的下策，却大喜道：“如今百官的家口，俱在东都，我若先

声夺人，取了东都。从征的官吏，顾念家口，俱必慌忙失措，北面请降。公所说的下计，却是上策。若依了公的上策，冒险入都，恐是孤注一掷。即是依了公的中策，去图关中，又嫌迂远难成。且经过的城池不攻，如何示威！我故不愿行此二策。”遂依了李密的下策，竟率众往洛阳。命其弟玄挺，率了勇士千人，充作先锋，先取河内。河内主簿唐祎，已是入城把守，并一面飞报东都留守越王侗。侗急勒兵戒备。

修武县的兵民，也厄守临清关，玄感的军兵，便不能过去，只得至汲郡南首渡河。这时亡命的人，闻风归附，不到几天工夫，玄感已是有众数万人。

玄感即命其弟积善，率兵三千，自偃师地方，南沿洛水，向西进取。玄挺自白司马坡，逾邙山，向南进行。玄感自领五千余人，从后遥相接应。这项行军消息，传到了东都留守越王侗的耳中，即遣河南令达奚善意，统兵五千人，出拒积善的军兵。河南赞治将作监裴弘策，统兵八千人，出拒玄挺的军兵。

善意到了洛南立营在汉王寺，及积善率兵到来，善意的军兵上前迎战，见积善兵气甚盛，竟不战而溃，兵甲马匹，皆被积善的军兵取去。那个裴弘策，奉了越王侗的将命，到了白司马坡，两军对阵接战，便即败走。退了三四里，弘策收集残军，又列阵相待。及玄挺兵到出战，又败走退下。这样的战了四、五次，都是吃了败仗，弘策便逃回了东都。玄挺的军兵，直抵了大阳门，不多时候，玄感也已到了，屯兵春门。玄感即对众宣言道：“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百金，还要求什么富贵？今起兵到了东都，不顾灭族的罪，为什么来？都是为了百姓受那暴主的摧残，才不得不如此，来替百姓解悬，还希望大家原谅我！”众人听了玄感的话儿，莫不感动，父老争献牛酒，子弟也自愿从军效力，声势更是大盛。

这天内史舍人韦福嗣，率兵出战，玄感亲自迎敌，劝福嗣归顺。福嗣不从，挺枪便刺，玄感举兵刃招架，战不到十合，福嗣怎及玄感骁勇，看着难于取胜，便思拨马逃回，哪知已是来不及了，遂被玄感生擒回营。玄感依旧优礼相待，福嗣心悦，便也归顺了，为玄感掌文翰。玄感即命他致书东都守将樊子盖，直数炀帝罪恶，谓欲废昏立明，请勿拘小节，自贻伊戚。樊子盖却置诸不理，复使裴弘策出战。那个没用的弘策，又失利而还。子盖整顿了败兵，令弘策出城再战，弘策却不敢出城征敌，子盖大怒，将弘策斩首示众，使军心为之一肃。玄感百计攻城，子盖千方防守，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旗鼓相当，一时难分胜负。

这时西京留守代王侑，闻知了东都被围，使遣大将卫文升前往援救。文升到了华阴，即将杨素的坟墓发掘，拿杨素的尸骨摧残焚化。杨素得保全首领于生前，却不能保全遗体在死后，这也出了老奸的意外了。文升毁了杨素的坟墓

，遂自淆澠趋东都，率了三万骑，向玄感挑战。玄感用了李密的计儿，以老弱的兵丁引战。文升上前攻击，似摧枯拉朽，乘胜追杀。哪知一声鼓响，所伏的精兵尽起，将文升的军马，困在核心，杀死了无数。待到文升杀出重围，检点残兵，只剩一万三千余人，竟丧去了大半，文升好生懊丧。歇息了三日，文升又引军正在厮杀时，忽闻四周呼道：“官军已是捉得了玄感了！”文升的军士听了，一个个东张西望，莫明所以。那玄感却率了精兵三千骑，奋勇杀入文升阵中，文升的军士，吓得纷纷退下，文升也如醉如痴，随众逃去，只剩下了三千人生归。玄感的兵威，更是大振，四方前来趋附的人，越来越多了，竟已增至十万余人，也可见他的声势了。

这时东都被围紧急，西苑里的那般美人夫人们，以及萧皇后等，一个个都惊碎了芳心，憔悴了朱颜。偏是轻事重报的内侍，不时的风鹤频闻，更使她们吃惊。都是望穿了秋水，盼那炀帝率军回都，解去重围。这时炀帝也已知恶，因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曾坐事除名，诏令随来护儿东征，将功折罪。炀帝防他起应玄感，即命诏使，锁解子雄至行军所在。子雄竟杀死了诏使，逃奔洛阳，投入玄感军中，却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心中暗喜。便又转问李密，李密答道：“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进谏被斥；魏武帝将求九锡，荀彧劝阻见诛。今密若正言规劝，深恐追踪张、荀，若阿谀顺意，又与本意相违。试思公自黎阳起兵，虽得战胜数次，尚是未定一郡，未服一县。而东都的守御，又是十分坚固难拔，天下的救兵，又是近在目前，即将四集。公若不即速挺身战，平定了关中，反急欲自尊，未免示人不广，请公还是三思！”

李密婉转陈词，玄感听了，只是狞笑无言。暂将称尊的事儿缓议，但心中不免怀恨李密，渐与密疏，专任韦福嗣为心腹，常与韦福嗣画策。密遂暗谏玄感道：“福嗣降将，本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即令奸人在侧，被他所惑，他日必误军机。不如将福嗣杀了，以绝后患！”玄感正在深宠福嗣，听了李密的话，不禁怫然大怒道：“公也所言太过，福嗣怎会如此！”密退谓所亲道：“杨公不听忠言，反庇小人，我辈恐亦不免为虏了！”

这时炀帝已是返了涿郡，便命武贲部将陈棱，率军攻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兵诣河阳，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继进，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从东莱还援。还有那个两次中计，吃了大亏的卫文升，也聚集了余军，进屯邙山首，每天数次前来挑战。

这时玄挺又受伤身死，玄感见攻军四逼，方才怀了惧念。又闻屈突通的军兵将到，即与李子雄商议对敌之策。子雄道：“屈突通精通兵事，若被渡河，便是不妥。当分兵抵御！”玄感听了子雄的话，便想起分兵之事。哪知东都守将樊子盖，偏又不时的出兵袭击，玄感这时才感到无暇分兵。屈突通率兵浩

浩荡荡，便长驱而至。此时玄感东有屈突通，西有卫文升，还有那城内出攻的樊子盖，三路大军逼迫。玄感怎生抵得过，只释了洛阳的重围，引兵西行，直取关中。

到了弘农宫，有人报玄感道：“宫中空虚，又多积粮，何不急攻！”玄感又留兵攻扑，李密谏阻。玄感还是不听李密的谏阻，仍攻城不止。李密知他是必败无异了，便也悄悄的避他而去了。玄感又督攻了三日，终不得攻破，后面的追兵又至。

玄感只得且战且走，入后相随玄感的人，也只剩了十余骑，都是饥渴交迫，玄感不禁泪下。正是：霸业一番成幻梦，常使英雄泪满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屠党羽惨无人道泄忿怒丧尽良心

话说玄感兵败，见相从的人，只剩下十数骑，不觉凄然泪下。辗转奔逃，到了葭芦戍地面，人困马乏，实在不能走了，遂在林中暂避休息。坐地休息不多时刻，其弟积善，也踉跄而入，见了玄感，慌忙的道：“屈突通和宇文述的兵马，已是快要追近，兄长不能再留了，快快去罢！”玄感喟然道：“一败至此，我也不愿逃生了。”积善道：“胜败乃行军的常事，兄长何必轻生呢？只要留得性命，静待机会来时，仍能崛起称雄，报仇雪恨。快趁追兵未到，尚能逃生。”玄感听了积善的话儿，摇头道：“我们起兵黎阳的时候，只有万余人起义，扩张至十万，声势不可为不振。尚且败到这般地位，今良机已失，手下的兵马，又俱溃散，更没有根据的所在足以屯身。敌军鹰狗，满布四境，到处皆是危机。我们兄弟，欲免祸幸存，尚是无望，岂能重振甲兵，再图大举？真是痴心妄想。我实不愿再留人世，只是不能受敌人杀戮，汝可杀了我罢！”积善觉玄感所言，甚是有道理。即道：“兄长既不愿活命，弟也无意偷生人世了。”

这时候，前面的追兵，已是呐喊而来，齐呼不要放走了叛贼杨玄感，一片喊杀声，震动山林。玄感急对积善道：“追兵已到眼前，我弟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真欲使我受戮于敌人之手中可是？”积善到了此时，只得硬了心肠，抽出了佩剑，一剑砍死了玄感，便欲引剑自刎。哪知心软手颤，剑儿落地。这时林中，除了地上的玄感尸体外，余人都已走了，不得人砍死了他。正待他拾起宝剑，再行自刎，追兵已到了林中，将积善活活擒住了。追兵见玄感已经死了，即将他的首级割下，和积善一起押送行军所在。

炀帝即将积善杀了，以玄感的首级，悬令行宫。炀帝怒犹未平，命人往葭芦戍林中，取回了玄感尸身，寸磔东都市上，陈尸三日，用火焚化，成为灰烬。称雄一时的杨玄感，只落得如此结果。

尚有玄感的兄弟玄纵、万硕，得了玄感发难时的密书，即白辽东军中，潜行逃出。万硕逃到了高阳，偏给监军许郁文所获，送到了涿郡，被炀帝杀死。玄纵到了黎阳，闻着了玄感的败亡消息，他更心灰意懒，竟削发为僧，不知下落了。义阳太守玄奖，在义阳任上，被僚属所杀，献首行在。朝请大夫仁行，本在长安，早给西京留守代王侑所杀。杨氏兄弟，除了逃生一个玄纵，余下皆受诛，不得幸免。余党也平了，只是走脱了李密。炀帝欲穷治党羽，以泄余愤，即命大理卿郑善果，先入东都，从严惩治。善果又是残刻不仁的人，得了炀帝的谕旨，即奋然对炀帝道：“玄感起叛黎阳，一呼而集，从暴的人，竟至十余万，可见天下不欲人多，多即为盗，肆行作恶。若不尽行加诛之，不足以儆效尤。”炀帝称善，命善果只要擒住玄感的党羽，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好了。善果欣然拜命。

到了东都，即派兵四处捕拿玄感党羽，雷厉风行，所杀人竟至二三万余。善果的狠心辣手，也可见一斑了。善果又探知兵部侍郎斛斯政，虽是从驾东征，但也和玄感暗地通谋。这时斛斯政尚在行军所在。善果即遣人到了行宫，暗报炀帝，炀帝即欲收捕斯政。哪知斛斯政早已防着受罪，已在先一日潜逃，投奔了高丽国。炀帝甚是恼怒，遂疑及了弘化留守元弘嗣，只因弘嗣和斛斯政有婚媾的戚谊，炀帝乃遣卫尉少卿李渊驰往弘化，把弘嗣拘入了狱中。即任李渊为弘化留守。

这位李渊，原系陇西郡成纪人氏，表字叔德，为西凉武昭王嵩七代孙。渊祖名虎，佐了后周代魏，积有勋，赐姓大野氏。后虎病歿，得加封为唐公。虎子顼，得袭父爵。渊即顼子，复得袭爵，官拜卫尉少卿，至此得为弘化留守。李渊生得仪表雄伟，日角龙庭，妻窦氏，即为后周主的甥女。隋主杨坚篡周时，氏年方幼，即有“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等话，人皆奇之。

小子在前回书中，也曾表过，氏生四男一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季子元霸，最稚元吉。女适汾阳柴绍，女亦知兵能武，柴绍也是才兼文武。日后李渊起兵，柴绍夫妇率娘子军一队相助，建功甚多。小子因李渊为唐室始祖，他的来历，应当详叙。只是炀帝不命他人做弘化留守，却命李渊，竟会忘了木子李当兴的讖语，和水没都城的异梦。渊不但为木子李的姓，即是一个渊字，也为水旁。炀帝怎会不加疑忌呢？只因那时的李渊，确是事君不二，忠心耿耿。炀帝怎会料到日后？便简放了出去，不在意上。

炀帝也自涿郡西还，回到了长安。只是各处的盗贼四起不绝，如外黄盗王当仁、济阳盗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邱李公逸、吴郡刘元进等。皆是各据一方，拥兵作乱。还有章邱杜伏威，横行淮南，无非是趁了乱世昏君，各图做番事业罢了。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话儿，原是不错的。如今小的闲言

少叙，书归正传。小子掉转秃笔，又须提起那个窦建德了。

原来窦建德设策劫狱，救了孙安祖的老母亲，这时却已弄得家破难归。只因孙安祖等一秋人到了高鸡泊落草，建德原是不愿落草亡命的，仍在窦家庄安居。建德的心中，以为那次劫狱他又没有露脸，谅来外人不知。哪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原来那个抢劫离士达妹子的冯承德，也是他的侥幸，劫狱那天，高士达杀尽了他的一家人口，他却因出去打猎在外，没有受害。待到他打猎回来，方知出了祸事，不但自己一家惨遭焚杀，连他的叔父冯县官儿，也是全家覆灭，冯承德怎不伤心痛恨，便在南门街上一家亲戚的家中权且安身，即逐日私行打探劫狱人的党羽。他原知道，窦建德和孙安祖交好，这一回事儿，窦建德不无嫌疑，只是没有凭证，也不能当官控告。

也是合当着有事，窦建德有个庄丁窦虎，和一个使女桂香通奸，陈仓暗渡，已非一次。这一天偶不经心，泄露了春光，给窦建德知道了。建德好不愤怒，按照建德的心意，原是要将窦虎处死，线娘婉言劝阻，建德便将窦虎痛责了一番，驱逐出窦家庄。窦虎原是个小人心狭，怀了仇恨，怎肯甘休？他便到了县城，传扬建德组织劫狱的事儿。这话传到了承德耳中，他好生欢喜。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即结识了窦虎，要他作证人，若将建德弄翻，情愿千金为酬。窦虎一来能得泄个人私愤，二可到手千金，哪有听不进的理儿，当下便一口应允，即与冯承德同至郡丞处告发窦建德。郡丞梁天兴，正因漳南劫狱戕官的事儿，受漳州刺史齐远恩的严诘，得了二人的告发，好不开怀，便即照准。委了参军牛吉儿，带了三百名军丁，拿了收捕文书，随窦虎和冯承德，同到了平乡县西城外面，悄悄的直向窦家庄。

窦虎对牛吉儿道：“建甚是骁勇，他的女儿线娘，是十分厉害的。将军此去，还须留意！”牛吉儿甚是懦弱，听了窦虎的话儿，不禁踌躇起来，深恐遭了窦建德的毒手。便埋怨窦虎道：“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也好向郡丞多索些兵了，外带几个厉害的人前来。如今只有三百个人，建德又是十分骁勇，我们去捕他，不要反给他害了。”窦虎听了，倒也有些后悔了。

冯承德见了他们的情形，便含笑道：“我却有条计儿在着，管教窦氏一门，死得干干净净的！”吉儿听了，急道：“你有什么妙计，快些说来！”承德道：“我们若俱怕窦建德骁勇难捕，此刻便须回城中，待到晚上，带了松香火柴，将窦家庄四面围绕。他们若从梦中惊醒，火里逃出，我们便见一个杀一个。

直待烧尽杀绝，回郡复命。只说建德不服捕，闭庄固拒，不得不用了火攻的计儿，将他们收拾。将军的意下，对于此计如何？”吉儿大喜道：“此计甚好！”当下吉儿传命众兵，一律回城。

真的待到了黄昏过后，应用的东西，一切带齐，踏月到了窦家庄，将火柴松香，堆在窦家庄的前后左右，点了火儿。顷刻之间，四下里烧了起来，晚上的风儿又猛，火势越发容易蔓延。庄中已是有人惊醒，见了火猛，赶忙发喊。这时窦建德和线娘也从梦中惊醒，闻知是火警。倒也着了慌，急急结束下床。

这时火势四逼，建德究竟是个机警人儿，见火势四面烧来，便知有人暗算。即对线娘道：“快拿了武器，藏些银两在身。”

线娘听说，便取了双刀和红锦套索，又将所藏的百数十两花银，藏入怀中。这时火儿已是到了内室，也有庄丁从火中逃出，却给守在外面的兵丁杀死。

建德提了一口朴刀，和线娘走到了后园。那后园原是一片广场，火却没奈何烧来。那些头脑灵清的庄丁们，便也一个个避到了后园。线娘却向建德道：“怎的父亲不命他们施救？”

建德道：“这样的火势，休想熄灭，只能听其自然了。”线娘点头道：“怎的会失火呢，竟是四面烧来，好不奇怪？”建德道：“哪会有这样的失火，定是有人暗算我们，在外面放的火！”

所以我才命你带了武器。只须火势灭了，你须和我一起到庄外察看，也许还有人守候在那里呢。”

线娘听了建德的一番话，不禁柳叶眉倒竖，恨恨的道：“哪一个贼子，敢使这种恶毒的绝计儿，待儿前去找他们算帐！”建德赶忙阻止线娘，道：“你不瞧瞧这火势有多么厉害，你要冲出庄外，准是要葬身火海之中。便是少停火熄了，你和我也不能向庄前出去，须从庄后走出去，绕到庄前，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吗？”线娘道：“是防着有人在庄前守候不成？”窦建德点点头。线娘又道：“庄前若是有人守候，庄后未必无人把守。”建德道：“那是一定得有人的！”线娘道：“庄前和庄后一样的都有人守候，父亲为了何故，一定要绕到庄后去呢？”

建德道：“庄前只有一条大路，庄后支路较多，我们到了外面后，若形势不佳须走路，庄后很容易脱身。我所以叫你藏些银两在身上，也是防着走路的缘故。”线娘方才恍然大悟。这时那个老家人窦成，却也到了后园，见了建德凄然的道：“大爷的一家烧完了。”建德微笑道：“家产乃身外之物，倒是不足虑的。我却怀疑这次的火儿，不但是有人纵火，也许还有人守候在庄外。”窦成沉吟了一会，突地转身，奔到一棵大树跟前，纵身上了那棵大树儿，向外瞧看，不禁气得说不出话来。正是：火逼四围原歹毒，小人卖主太凶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智能料敌落草避灾殃

话说窦成纵身上了大树，向外察看，可有什么人守候。借了火光，看得甚

是分明。忽见庄前庄后左右，都是官兵，倒也吃了一惊。随后却瞧见了那个窦虎，正在指了火儿，不知在说些什么话儿，不觉气得脸儿失色，赶忙下树。见了窦建德，兀是气得说不出话儿。建德瞧了他这付神情，便知有蹊跷。窦成歇了一会儿，才气吁吁的道：“外面都是官兵，围住了庄子。”建德听说是官兵围庄，着实吃了一惊。又听窦成往下说道：“却是那窦虎狗才引来的官兵！”建德不禁哼了一声道：“饶了他的狗命，他倒要我的命了！”线娘更是咬牙切齿道：“早知这个狗头无良心，悔求父亲饶恕了他，真个变作养虎贻患了！”

建德沉吟了一会，道：“外面既有官兵相围，我们也只得预备抵抗了！窦成你估计庄外可有多少兵丁？”窦成答道：“约有三、四百人。”建德看了线娘一眼道：“三、四百个兵丁，我们还能对付得了。只是带兵前来的官儿，要是本领了得，那便难了！”线娘道：“没能耐的官儿多。”建德摇头道：“不要小看了他人，他们终也知道你和我都是会武艺的，决不会遣个没用的人来。”窦成点头道：“大爷的话儿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倒须慎防。只是火势快要灭了，我们还是要先声夺人，先是冲了出来，夺他们一个冷不防，不要让他们先抢进里面！”建德点头称善。

这时火势渐渐低落了，只因窦家庄的房屋，都已是烧成了灰烬，无甚可烧了。守在外面的牛吉儿，因里面逃到庄外的人，只杀死了四个人。便不见有人再冒火逃出来，便对窦虑道：“你们庄中，一共有多少人口？”窦虎道：“大约有五、六十人。”牛吉儿道：“怎么只有四个人逃出来，难道都烧死在内，不能逃出不成？”窦虎又支支吾吾道：“未必尽会烧死的，且待火熄了再瞧。”冯承德却问窦虎道：“你们庄子里面，可有空大的场所，没有房子的地方？”他这一说倒真提醒了窦虎，窦虎慌道：“有！有！有！后园子里面，却有一片广场子。”冯承德听了，不禁呼道：“坏了！他们定是在后园避火了，我们这条计儿，都是枉然了！”牛吉儿又惊得变了颜色道：“这便如何是好，火儿一熄，他们也有五、六十人。建德又勇，我们可战他不过，还是回去罢，多率些人再来。”

冯承德见牛吉儿这般没用，好不纳闷，便道：“若待再来，窦建德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既已到此地，岂有缩回去的理儿。如今还有一条计儿在着，只是将军不能这般胆小。窦建德也是个人，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人，值得如此怕他！”牛吉儿听他一说，挣红了脸儿，嗫嚅着道：“你有什么计儿，不妨说出来，大家商议。若是使得，便须用了。”冯承德道：“带来的军兵，不是多有弓箭带着，我们埋伏在庄外，不必杀进去，可齐声呼喊“不要放走了窦建德”。窦建德在里面听了，定要向外逃出，余人我们也不必去管他，乱箭只向

窦建德父女两个的身上射去，不要说将他们射死，至少也得受伤，我们再上前和他们厮斗，还怕他们跑了不成！”牛吉儿又是大喜道：“此计甚好，我们便这么办罢！”窦虎道：只是他们听了呼喊的声儿，不知还是向庄前逃，还是向庄后逃。我们若埋伏在了一处，他们却偷空逃了，仍是没有用的。”牛吉儿皱眉道：“这个话儿也对，还须防这一下，那倒麻烦了。”

冯承德思索了片刻，问窦虎道：“你可知道，庄后有几条路儿？”窦虎道：“有三条小路、一条大路可通。”冯承德毅然道：“建德不逃便罢，若要走时，定向庄后！”牛吉儿道：“你怎生知道？”冯承德道：“这是不难猜到的，庄前只有一条大路，庄后却有四路可走，便可脱身。如今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庄前只须用十数人伏着，齐声呐喊，余下的人却尽向庄后埋伏。建德等人在里面，听到庄前的呐喊甚盛，庄后全无声息，他们必向庄后逃生，便中了我们的计儿。”牛吉儿喜得打跌道：“着！着！着！”

这时火势已见低落，牛吉儿便命二十人埋伏在庄前，他和冯承德、窦虎率了二百八十名弓箭手、埋伏在庄后。便由庄前的二十名丁，齐声喊道：“不要放走了窦建德啊！”夜深人静，一片呼声，分外来得热闹，惊动了后园的窦建德。建德和线娘、窦成，本已结束停当，正想带了庄丁向庄后冲出。忽闻庄前一片呼声，还当官兵在庄前冲进来了，不禁站了身子，待他们冲入。哪知闻一片呼声不绝，却不见一人入内。建德不觉动了疑心，便命窦成道：“你再爬上树儿，探看虚实！”窦成便又上树，向四下里打量，却不见一个人影，声音也都在庄前，好生奇异。赶忙下树，告知了建德。建德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我们向庄前走罢。”线娘不解道：“父亲原是从庄后走，如今声在庄前，怎的反向庄前冲出？”建德道：“若向庄后走去，便中了他们的计了。”线娘道：“怎生见得？”建德道：“他们只是呼喊，不即冲进庄来，定有埋伏，待我们中计。但呼喊声起在庄前一处，便是绝大弊病。依我猜测，庄前的呐喊，定是虚张声势罢了，庄后必有伏兵。他们原要我们向庄后逃去，庄后便悄没声息，好叫我们中计！”线娘点头称是。

窦成却道：“他们也有三、四百人，怎的不向里面杀入，却要鬼鬼祟祟的设兵埋伏，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建德笑道：“依我的猜测，那个带兵的官儿，却给小姐猜着了，竟是们没有用的家伙，他自知力弱，敌不住我们，便用计取了。他的埋伏，不是用撩钩绊索，便是用乱箭伤人。我们不必迟疑，尽向庄前去罢！”线娘道：“他们既是这般无用，埋伏在庄后。那个丧尽天良的窦虎，也定会在庄后，我若不将他杀死，却不甘休。父亲可有什么计儿，破了他们的埋伏？待儿拿住了窦虎，杀他个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窦建德点了点头道：“只要我们从庄前冲出去，他们的埋伏，便会不攻而破的。”线娘道

：“怎生见得呢？”建德笑道：“谅他们也不肯放松你我。”窦成道：“既然如此，我们走了。”

当下线娘跨上了银鬃马，两手分执了双刀。建德跨上了枣红马，手执了长柄槊。窦成也跨了一匹白马，手中执着一支浑铁枪。率了五、六十名庄丁，一声呐喊，用杆棒儿拨开了火场余烬，向庄前冲出。埋伏在庄前的二十名兵丁，正呐喊得有兴，不要放走了窦建德啊。不防窦建德舞动长槊，一马当先，冲到了庄前，猛喝道：“窦建德就在这里，谁人赶来拿我！”吓得呐喊的二十名兵丁，拍腿便跑，口中喊道：“不好了，窦建德走庄前跑了！”这一片呼喊声，传到了庄后牛吉儿的耳中，双脚乱跳道：“坏了！坏了！”冯承德急道：“快到庄前捉去。”牛吉儿只得硬着头皮，缩在二百八十名军丁背后，喊道：“快到庄前捉拿窦建德！”兵丁们一声呐喊，绕到了庄前。建德持槊冲入兵丁队伍中，舞槊乱杀。窦成挺了一枝浑铁枪，随后杀入。线娘却滴溜溜的秋波，向四下打量。蓦然地看见东首一棵大树背后，似有两个人躲着。线娘便纵马向东，才到大树前，见人影一晃，转出了两个人，却不是窦虎。一个是官儿打扮，一个却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线娘娇声喝道：“两个狗头，躲在这里作甚？”那个汉子拔腿便逃。官儿打扮的人，却吓得倒在地上道：“逃的是冯承德，不干我的事。他设计儿火烧庄子！”线娘听说逃走的是冯承德，便不愿放他逃去。即纵马上前，追上了冯承德也不和他多说，手起一刀，结果了冯承德的性命。

线娘回转马儿，向这边过来。见地上的官儿，兀是还没有爬起来，抖个不住。线娘瞧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便问道：“你是什么人？”那官跪地答道：“我叫牛吉儿，是个小小的参军，姑娘饶了我罢！”线娘听了，更觉得可笑，怎会有这么没有用的官儿，留他在世上，有什么用处！便也赏了他一刀，顿时送了命。线娘一转念头，却又后悔了，怎不向他问明窦虎到了哪里去了。线娘正在纳闷的当子，忽觉道旁那棵树儿，簌簌抖动，好不奇怪。线娘便抬起了粉脸，向树上瞧去，却有一个人躲在树上。只是半夜过后了，黑沉沉的瞧不清面目。线娘暗忖，不要树上的那个人，便是那个狗头窦虎。便佯喝一声道：“大胆的窦虎，你躲在了树上，难道还想活命！”哪知话声未毕，树上的那个人，已是失手跌到了地上，只因树儿甚高，跌到地上，已是昏了过去。线娘仔细一瞧视，不是窦虎还是哪一个！

原来窦虎他在庄后，到了庄前，吓昏了没处逃，便爬上了大树儿躲着。原想待窦建德等人走了，再行下树逃走。后来见线娘在树下，杀死了牛吉儿，他不免心惊胆战，在树上发抖，哪知震动了树儿。线娘动了疑心，冒喝一声，吓得他魂不附体，便失手跌到了树下，摔昏死过去。线娘见了窦虎，好不愤怒。

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正要举刀砍下去，一个转念，他此刻昏死了过去，不知人事，将他杀了，他也不知道痛苦，且待他醒了，再慢慢的一刀一刀的收拾他。

这时窦建德和窦戊两人，凭了一槊一枪，把三百名军丁杀得鸡零狗落，死的死，伤的伤，逃走的逃走，片时间一个不留。

便也走到了大树前，线娘见了建德，即指了地上的窦虎道：“丧尽天良的贼子在这里了。此刻他跌昏了，待到他醒来时，将他再行处死！”建德用长槊向窦虎心前，猛刺了一下，窦虎便即刻死去了。线娘阻拦，已是来不及了。建德却对线娘道：“如今我们的祸儿，越发闹大了。即须马上离开此地，怎能久留呢？你还这般孩子气，尚要待他醒来。你可知道，天色一明，城中得了消息，加派大兵到来。我们怎生抵得！”线娘点头道：“原是我错了，但此刻我们上哪去呢？”建德道：“他处也无可安身了，只有到高鸡泊暂避一时，再作计较。”线娘归去的当子，终是还气不过窦虎，依旧将他确成了三段，方始气儿稍泄，随了窦建德和着窦成，以及五、六十个庄丁，一同取道高鸡泊。途中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不必细表。已是到了高鸡泊相近，建德留神瞧视，那高鸡泊形势，十分险要，不觉暗暗点头。

忽的一声锣响，林中跃出了三、四十人，为首的一个，便是孙安祖。安祖见是窦建德到来，慌忙接入山寨。却不见高士达、曹汝成、刘黑闼、徐元茂、赵大通，询问之下，方知这五人，在清河大登山聚众，和高鸡泊互相遥应。建德遂将来奔的原因说了，安祖便劝慰了一番，建德遂也落草了。正是：英雄末路真堪哭，不作封侯入盗群。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改姓名避祸淮阳村露消息投奔瓦岗寨

琅琅的读书声，随风送出。也有诗云子曰，也有词章歌赋的，夹杂了一片，好不热闹。那三间低檐茅舍里面，倒有两间挤满了读书子弟，一个个低头咿唔。北窗下坐着个教书的先生，却是面黑神朗，静了心在翻阅《汉书》，看到得意之处，不是猛的拍桌一下，便是哈哈大笑，有时却浩叹流泪。那般村童学子，没有一个不是怀疑着，终道他们的教书先生，是个有痴病的人。但他不在瞧书的时候，却是深有涵养，待人接物，也能谦恭尽礼。训迪那般学子，更是循循善诱，因此有几个学子便道：“先生是个书痴，不瞧书不痴的。”就都背地里便叫他为刘书痴，竟不称他先生了。

这位刘先生，到这淮阳地面，还不满一年，和他同来的，只有一个妙龄的妻室，明眸皓齿，体态十分风流。淮阳的村人，见了他们一对，都道：“丈夫生得一副好黑脸，年龄又是三四十岁的了，怎的一个妻子，倒是年轻美貌，似

觉有些不相称。

”入后刘先生在那边住下了，每当花晨月夕，淮阳村人行经刘先生的门首，终能闻得悠悠扬扬的箫声，和那清清脆脆的歌声，混在一片，随风送出。不由得互相传说道：“他们夫妇两个，甚是爱好！”

哪知这位刘先生，却也有兴，在那村子上，住了不到半月的工夫，便在门首贴了一张字条儿，上面写道：“村居寂寞，如有子弟愿作执经问字者，当不吝教晦，束脩免授。”不到几天工夫，淮阳的村人们，都命子弟前来求学，挤满了两间茅舍。

兀是还有子弟前来，刘先生只得告个歉儿：“茅舍狭小，不能再容了。”后来的一般子弟，只是悻悻而去。这一来，刘先生的名儿，顿时传遍了淮阳的近村，没一个不道他的好。说起刘智远三字皆肃然起敬。他虽是不受束脩，那般村人们，却因他训迪不倦，便不时地馈送些鸡酒等土产。因此刘先生的酒食，倒也没有缺乏的时候。逢到夕阳西下，子弟们放学了，他便和他的妻子，置酒对饮。有时饮醉了，歌哭无常。他的妻子，终是小心翼翼地婉言劝谏他。因此，村里的人们，都说他的妻子竟是个贤妇。

这一天，散了学后。刘智远一个人儿站在门外，闲眺村景，散散心儿。村里的人们经行他门首，见了他时，都是含了笑容，叫他一声刘先生。这时有个村人李二，恰巧也经过门前。这人原是一个没头脑、好说闲话的人，村里人都叫他李快嘴的。他见了智远，倒也是规规矩矩的叫了一声刘先生，接着却道：“刘先生到了村上，也多时了，却从没有瞧见先生到城中游玩一回，可是有什么仇人吗？因此先生怕去？”刘智远听了他的话儿，却发了一怔，随着便笑道：“我是爱清静的，才到村上来寓居。城中喧烦得甚，我便怕去了。”李二点了点头，笑道：“先生原是为清静的，但教了不少子弟，倒也甚是热闹，不见得清静了，怎的刘先生反而高兴？”智远见他不痴不癫的胡话，不禁沉下了脸儿道：“你懂什么！”李二讨了刘智远的没趣，便笑着说道：“我原是不会说话的，先生不要见怒！”说着便走了。这时却有一匹马儿，驰过刘智远门前，那马上的人儿，瞧见了刘智远，突的转回马呼道：“李密公，别来无恙？”慌得站在门前的刘智远，使了一个眼色，退进了里边。那马上的人，便翻身下马，将马缰扣在门前的树上。也走入了茅舍，“砰”

的一声，掩上了门儿。这时门外，却怔住了一个李二，原来李二讨了智远的没趣后，本没有走远，却闻马上那人，高呼一声李密公，旋见他走入了茅舍。李二不由得心头忖度，这个刘智远先生，难道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他的本来姓名，却叫什么李密公。李二在外面怔了一会，便也走了。

那时里面的刘智远，却向进去的那个人道：“李靖公，你也太莽了，密负

罪潜逃，在此隐避。已是改名刘智远了，靖公这一声呼喊，要是传进做公人的耳朵中，密又不能安居了！”

李靖慌忙谢罪道：“小弟在马上见了明公，一个不留神，脱口呼出。好得那时道上，不似有什么人。还是无妨。”李密点了点头，便唤出了雪儿，和李靖相见。当下杀鸡设酒，款待李靖。

对酒谈心，李靖方知李密在玄感那里走了之后，无处投奔，先至长白山见王薄。这时王薄自称知世郎，拥众占据了长白山，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感动那般避征的人，得人甚众，声势大盛。密即前去见薄，说以进取之策。薄却不能见信，视密甚轻，密知不合，便辞了王薄，往投平原郝孝德，也是不能见用，失意而行。始携了雪儿，同至淮阳村上，变姓授徒。靖也将别后的事儿，和李密说了。李密乃知靖为了仗义杀人，避罪瓦岗寨，甚得寨主翟让的敬重。这次下山，却是奉了翟让的命令，前往二贤庄上见那单雄信的。

李靖即劝李密也到瓦岗寨投奔翟让，李密因前两次投奔遭了白眼，觉得那般草泽英雄，都是没有什么大志的，不足与谋天下事，当下便回绝了李靖。只说没有什么风波，他还不愿意离开此地。李靖痛饮了一番，才和李密告别，却对他道：“要是消息不佳，还是投奔瓦岗寨！”李密也应允了，送李靖出外。

待他马儿去远，方始悻悻入内，对雪儿道：“今日李靖的一声李密公，倒使我丧胆，在玄感兵败退奔的时候，反没有什么心慌。”雪儿笑道：“久作了刘智远，把个李密雄心化为乌有了。”李密长叹道：“雄心怎肯休灭，只是无缘发展罢了！”雪儿道：“随遇而安，待时而动，原也心急不来的。”李密道：“李靖劝我投奔瓦岗寨，我恐那个翟让，也是个王薄、郝孝德一流人物，便无心前去了。只是此间，也不是久居的所在，终须到一个安稳的地位，才是道理。”雪儿点点头道：“话儿原是不错的，但也难觅佳处。依贱妾看来，瓦岗寨翟让那里，也不妨去走上一遭，要是合意，即可共图大事！”李密点头儿道：“稍待几天，再作计较吧。”他们两个闲谈了一会，便也安息不题。隔了两天，李密正在午膳的当子，忽有一人，登门见密，自称洪作宾，却是淮阳县城中的一个县尉。这人生得十分机警，性儿狡黠，惯喜掀波作浪，遇事生风，他怎会来访李密呢？原来那个快嘴李二，自在那天傍晚，听得了李靖呼喊了那刘智远叫什么李密公。他不知道一个公字原是尊称，只道刘智远的真名，便是密公两字呢。他那张快嘴，没有事尚说成有事，便将李密公的事儿，当作了一件新闻，逢人便道。众人也将信将疑，原知李二的话儿不十分可信。也有人直斥李二说谎，他便更是发急，挣得红了脸儿，和人家争辩。

这天清晨，李二到了城中，在一家酒店中饮酒，他又将李密公这件事，说给一个同饮的人听。那人也是淮阳村人，叫做孙大官，他的儿子也是在李密那

里读书的。当下听了李二的话儿，哪里肯信，他叫李二不要胡说。李二急道：“我听得清清楚楚，怎是胡说呢？那位刘先生，见那人叫穿了他的真名，吓得面色都变了。”大官笑骂李二道：“你真是越说越真了，只是我终不信的。”原来那个孙大官，却也天生的性子，说了话儿，不肯改口的，他不信李二的话儿，便不信到底了。李二越和他分辩得急，他的头儿也越摇得快。两人辩到最后，都动了肝火，一言不合，竟在酒肆里面，两个人对打起来。众人正在分解的时候，恰巧那个县尉洪作宾经过酒店门前，便喝住了二人，询问所以。李二便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洪作宾听了李密公三个字，不禁动了疑心，只因朝廷行文各处捉拿李密，不要这个教书的刘智远，便是改名的李密？当下也不明言，喝开了李二、孙大官，叫他们各自散去。

洪作宾他却出了县城，到了村上，来候李密。李密闻得洪作宾乃是一个县尉，心下怀惧，只得镇定了心神，和洪作宾周旋。作宾却仔细盘诘了一会儿。李密是怎样的一个人，哪里有破绽，给洪作宾盘出。作宾虽然是得不到破绽，心中却越发怀疑。觉得刘智远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常人。作宾在临行的当子，却突问李密道：“刘先生的神情容貌，倒和薄山公李密有些相似！”李密听了这句话儿，却神色自若的笑道：“孔子貌似阳货，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原是甚多的。小可真个做了李密，倒也不致村居教授了。”作宾听了他的话儿，貌不改色，镇定如常，便也笑去了。

李密回到了内室，将此事告知了雪儿。雪儿不禁花容失色，慌道：“己有人见疑，此地便成了荆棘，不能安居的了，快须投奔他处吧！”李密道：“洪作宾怎会突然而来？此事也有些奇异！”雪儿道：“谅有什么破绽给人瞧出了？”李密道：“哪有什么破绽给人瞧出。除了前天李靖呼喊了一声，当时似也有人闻得，谅来也不会破露！”雪儿道：“依贱妾看来，不如打点打点，在晚上走了罢？”李密叹了一口气道：“晚上再说。”

哪知到了傍晚时分，忽有一个学子，前来见李密，便是那孙大官的儿子孙有成。李密见有成面色慌张，即问所以。有成道：“家父嘱咐我来告诉先生，有个快嘴李二，他受了城中洪县尉嘱咐，命他随时窥察先生的举动，和什么人往来。只因洪县尉疑心了先生，道先生是那帮助玄感起兵的李密。家父故命我前来告诉先生。往后儿见了那个快嘴李二，不要去理睬他，防他搬弄是非！”李密听了孙有成的话儿，不觉暗自吃惊，当下却向孙有成点头道：“知道了，你回去后替我道谢一声，我自能留意的。”孙有成便自去了。

原来那个县尉洪作宾，在李密那里走出去之后，心中终是怀疑不释。便寻得了快嘴李二，嘱咐他留意刘智远。李二有什么正经，不懂什么机密，又是张了快嘴，逢人便道。给孙大官人听人了耳中，便命儿子有成告知了李密。李密

闻到了有成的报告，便觉得在淮阳村上，真个不能安身了。当下即和雪儿收拾了一切，待到黄昏相近，两人悄悄的离了淮阳村，取道东昌，去投奔瓦岗寨翟让去了。哪知县尉洪作宾，回到城中县衙，越想越是怀疑，便和周县丞说了，两人计议停当。即在深夜，由作宾率领了多人，掩至淮阳村上，突入李密室中，已是室空人远，走了多时正是：鸿飞冥冥无踪迹，徒使弋人没奈何。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得众心梟雄有地谈往事美人传趣

话说李密和雪儿乘黑夜出了淮阳村，到那瓦岗寨去投奔，侥幸一路无事。到了瓦岗寨，向山上守卒询问，方知李靖尚未回山，翟让却在寨中。李密便命守卒通报翟让道：“蒲山李密请见。”守卒即入寨报告，翟让闻知李密到来，便即出寨迎入，各道了一番倾慕的话儿。李密便将李靖劝他来此，故特来投奔，愿为足下效力的话儿说了，翟让自是欢喜。当下由翟让的妻子金氏，将雪儿接入了内室款待。翟让命人设了筵席，为李密接风。并将寨中的军师于雄、谋士徐世勳、大将程咬金、尤俊达、赵仁基等人，和李密相见，一同开怀畅饮。小子写到这里，若不将个翟让的来历表明，便是个漏洞。

原来翟让原是东都法曹，坐事当斩。狱使黄君汉惜他骁勇，竟破械出狱，令自逃生，翟让拜谢而行。行经瓦岗寨，寨中的群盗，下山拦劫，被他将山寨上的头领杀死，遂收抚了盗群，作起了草头大王来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四方的豪杰，闻名皆来相依。那个谋士徐世勳，原是离狐人氏，年少多才，富于谋略。归顺了瓦岗寨翟让，即献一议。乃是嘱翟让不必侵掠东都。荥阳梁郡系和汴水通流，客商来往，终年不绝。只须擦掠商船，便足自给了。翟让依了他的话儿，果得资用不竭。山寨的财源日富，归附的人也日见众多。到了那时，山寨已有万余人。那个军师于雄，原和翟让交好，也是能文善武，智略过人。积咬金、尤俊达、赵仁基，也是坐事亡命，皆有膂力，骁勇过人。三原李靖却因徐世勳的招致，到瓦岗寨相依。前几天，翟让又得了二贤庄单雄信的来书，自愿率众来附，可能相允。

翟让素闻单雄信勇名，见他肯来相附，哪有拒绝的理儿。即命李靖前往二贤庄，迎接单雄信人山，尚未到来。

此刻李密又来相依，翟让也知李密具大才，故在席间，即向李密请计。李密即慨然道：“刘、项皆起自布衣，得为帝王。

如今主德日昏，乱祸相起不绝，民生日见困穷，大乱当前，正是刘、项奋起的时候。如足下雄才大略，拥众万余人，若驱众而起，席卷两京，诛暴除虐，怎见得不如刘、项呢？！”李密抵掌而谈，声惊四座。他的一席话儿，徐世勳听了，不禁点头暗服。翟让觉得李密的口气太大了，未敢赞同，只是含笑道

：“翟某何人，怎敢和刘、项并论呢！”李密又道：“以瓦岗之众，当天下之兵，原是不足的，若能联合各方崛起的英雄，共图大事，即不患不足了。密虽不才，愿仗三寸舌，往说各路英雄，便与瓦岗互通声气，乘乱崛起，规取中原，足下意谓如何？”翟让大喜道：“各路英雄，为了分占一方的缘故，不愿互相通问。足下若能说令相联，有事得能援助，那是甚好。”

隔了一日，李密便下了山寨，至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邱李公逸，各贼帅处游说联络的计策。各贼帅初皆不信。但经不起李密的一番天花乱坠，说得各贼帅一齐心动。遂即互相联络，推李密为谋主。各贼帅的里面，尤以济阳王伯当最为敬重李密，尝语各贼帅道：“今人皆云杨氏当灭，李氏当兴，密屡遇危难，皆得脱身，莫非就是古人所言，王者不死么？”众人都觉不错，因此俱皆敬密。李密回到了瓦岗寨和翟让说知，这几路英雄，已皆赞同联络。翟让见李密果能如愿，越发地起敬李密了。

这时李靖和单雄信早已到了瓦岗寨，至此便与密相见，翟让又引来东都李元英和李密会见。原来元英也是新人瓦岗寨的人，元英见了李密，却倾心相事。自有喜管闲事的人，询问元英，为了何事独与密亲。元英道：“近来民间有歌谣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这几句歌谣，隐寓预讖。‘桃李子’，乃是谓李子逃亡避祸，‘皇后婉转扬州’，乃是天子将毕命扬州。‘勿浪语，谁道许，’却是隐隐藏着有一个‘密’，预讖已现。李密必为天子。我的与密独亲，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问话的那人，方始大悟，觉得元英所讲的歌谣，却也有道理。不上几天，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瓦岗寨，众人都道甚是，那李密却不是凡人这且不提。

且说亡命高鸡泊的窦建德，这时却已作了高鸡泊的首领。

却因孙安祖、姜斌，为了劫掠河曲近村，和河曲聚众为王的张金称交战，孙、姜二人俱被金称所杀，余众遂为建德所有。这时的清河高士达，却是声势日益浩大，自称东海公。以曹汝成、刘黑闥、徐元茂、赵大通四人为司兵，攻城夺地。这时各地的盗贼，日见四起。那个炀帝却毫不在意，只是念念不忘的征伐高丽，仍征集天下的军丁，预备再次东征。一般臣下，也不敢进谏。在大业十年的仲春，炀帝又从西京到涿郡，从征的军丁在半路上不知又逃走了多少。待到初秋，方邕到了怀远，由来护儿作了先锋，在皇沙城和高丽兵交战，终算得了大胜。高丽兵败奔回平壤，来护儿自然率兵追击，高丽便遣人奉书乞降，并愿将逃亡在高丽的斛斯政交出。来护儿飞报炀帝，炀帝大喜，命高丽只须交出了斛斯政，即可班师。高丽王高亢，即命使臣解了斛斯政，送至来护儿帐中。来护儿带斛斯政和高丽使臣去见炀帝，炀帝即命凯旋入关。

大军浩浩荡荡班师回京，遂将高丽使臣和斛斯政，居然也献告太庙。那个

善于逢迎，专助炀帝作恶的大将军宇文述，却向炀帝奏道：“斛斯政既是私通叛党的杨玄感，又复忘了国家，去作异域的人臣，直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的了。若依照了国家法律处死，不足以寒乱贼的心，请变例处置，惩戒效尤。”

也算斛斯政晦气了，炀帝竟是允奏，将斛斯政牵出了金光门，缚定在柱子上。却令百官，更翻迭射，将斛斯政作了个大箭靶，一个个张弓引矢，矢如飞蝗。不多时，斛斯政的身上，矢集如猬，早已绝气。炀帝却还不肯甘休，命人将斛斯政解下，拿了尸体，支解了数十段，用大镬儿烹了，待到煮熟，却分与百官大嚼。这种东西，哪个能食得下咽，多是暗地抛弃。只有几个不识廉耻的佞臣，执肉大嚼，以博炀帝之欢心。那个高丽使臣，终算他的造化，赦免了他的性命，却命他归语高丽国王高亢，速即入朝。高丽使臣回去了多日，高亢兀是不来应征，炀帝倒也奈何他不得。

到了那年的十二月，炀帝觉得留在西京无味，又要东幸洛阳，去探视西苑里面的夫人们。太史令庾质谏道：“此岁以来，圣上三次征辽，民力实已劳疲，圣上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待阅三五年，四海的人民，稍得丰实。圣上然后再出巡东部，方为合宜！”炀帝听了，好生不悦道：“朕意已决，卿勿谏阻！”遂命启程，庾质见炀帝不允其言，便辞疾不从。炀帝闻悉庾质托病，不愿随往洛阳，炀帝勃然大怒，将庾质下狱，用鸩酒毒死了庾质，迳往洛阳。到了显仁宫，偕同了萧皇后，重到了西苑。十六苑夫人美人们，尽皆欢然出接。园林依旧，后妃无恙，炀帝自是欢喜。即命设筵广明殿，也算饮个团圆酒吧。西苑里面平添了一番春意，灯红酒绿，檀板金尊，重又热闹起来。

饮到了中间，萧皇后笑道：“今日和圣上相见，恍如隔世了。在东都被围的时候，真叫臣妾等吓碎了心胆。”炀帝慨然道：“杨玄感这个叛贼，受了隋室勋恩，他竟不图效忠报国，反趁朕出师辽水，袭击东都，累卿等受惊了。如今虽已兵败身亡，朕尚是深恨当日不能生擒了他，惩他个痛快咧！”秦夫人道：“在围得紧急的几天，真是一夕数惊，令妾不得安睡。”

妥娘抢道：“圣上还不知呢，夫人的胆小，比了妾等更是甚，终日的只是哭泣，双目肿得似葡萄般大，要是圣上见了，真是不知要怎样痛惜呢！”众人听了，一齐失声大笑。秦夫人却娇嗔妥娘道：“你终是这般的混话，再没有正经话儿说！”炀帝笑对秦夫人道：“夫人的胆儿，原是小的，朕也是知道的。瞧各夫人里面，只有夫人的脸儿，比前消瘦了。”这时朱贵儿也笑道：“秦夫人的胆小，原是各人都知道的，妾说也不信，黄夫人这么的顽皮相儿……”

贵儿说到了这里，雅云拦着道：“圣上不要听她胡说。”

炀帝笑道：“朱夫人还没有说出所以，夫人便拦住了，可见她说的，绝不是胡说了。”朱贵儿笑道：“可不是么，圣上真说得不错。黄夫人在那个

时候，听说西京派来救兵，也给杨玄感杀败了，快要攻入城来，她便急急忙忙捧出了四个松鼠。

“皇上可知道她躲到哪儿去了？”炀帝对雅云瞧了一眼，摇头笑道：“她躲在哪里了？”朱贵儿道：“翠华苑苑前，不是有棵??树的吗？她却不知如何的，竟会爬上了松树。叫她下来，兀是赖着不肯，直到了傍晚时分，她方才下树。可四只松鼠却逃上了松树顶上去了，再也不肯下来随她了。”

炀帝听了，不禁哈哈大笑道：“黄夫人的松鼠，原是她的宝贝的。那四只松鼠，还是朕第一次幸游翠华苑的时候，赏赐给她的。”黄雅云紧接着炀帝的话道：“就是这四个松鼠，我养了它多年，它竟是一去不回，真是背主的畜牲。这畜牲也和那贼子杨玄感一般的无赖！”众夫人见雅云把松鼠比作了杨玄感，顿时又娇笑了一阵。

袁宝儿便也笑着道：“还有一件事呢，皇上听了，也要发笑的。”炀帝急忙问何事，袁宝儿笑着道：“那位画符的大法家。”炀帝听了“画符”的两字，便知道是说刘云芬了，炀帝即道：“刘夫人到底怎样呢？”袁宝儿道：“刘夫人她听说城围急了，便又画了许多符儿，东贴一张，西贴一张。走进了影纹苑，只见纸符儿随风飘动，叫人见了，竟要疑心影纹苑变作了什么道士院咧！”炀帝听了袁宝儿的话儿，也不禁失声大笑起来。她们重谈旧事，泣笑风流。炀帝却一律的着意温存，自从这一天起，炀帝挨次交欢，普施雨露。但所惜僧多粥儿少，一时却不能全都揽入怀抱了。

匆匆岁月，飞逝的时光，一转眼，又是春回大地，已是到了大业十一年二月了。那日，却有一个亲卫校尉高德儒的，奏称鸾集朝堂，显符瑞应。其实落在朝堂的，却是两只孔雀，自西苑飞集到朝堂，转瞬便飞去了，这原都是那校尉高德儒捣的鬼。炀帝询问众百官们，百官们哪个不思献媚得宠，便都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一个个俯伏称贺。炀帝大喜，即将那校尉高德儒擢拔为朝散大夫，赏赐彩帛百端。正是：忠言常逆昏君耳，胡语偏能博帝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忌突厥计杀史蜀胡袭车驾兵围雁门关

哀声动地，帛素飞扬，牙帐里面，凄凄切切的胡笳，随风飘出，王公酋长都是默然无有声息，悄立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面，目中都含着泪珠，正中一尸横陈，便是突厥的启民可汗。

一个盛容的少妇，伏在启民可汗的尸身的胸前，哭得声嘶喉哑。

这即是启民可汗的妻室，隋廷的宗女义城公主。启民河汗的尸身的脚旁，也有两个人俯伏号泣，乃是启民可汗的长子咄吉世、次子咄吉设二人。举哀了一阵，便有个大臣史蜀胡趋至尸前，扶起了咄吉世、咄吉设二人道：“大王

已是归天，徒悲何益。

殿下从速赶办后事，奏表隋廷。”这时的义城公主已是止哀，遂由一般王公大臣，替启民可汗举行火葬礼。启民可汗的尸身，在烈焰中焚化时，漫天动地的胡笳声，连绵不绝。义城公主、咄吉世、咄吉设和了一般王公大臣，都在火焰的四围膜拜，直到火焰灭绝，尸身化尽，方才起立，便算葬礼终。一面即上表隋廷，由咄吉世嗣立。

隋廷得到了突厥的表章，隋廷便也册封咄吉世，赐号始毕可汗。始毕得了嗣位，见义城公主盛年美貌，便也想嗣了启民的职儿。始毕本为启民的前妻宗义公主所生的，义城公主见始毕可汗少壮，她原是不耐寂寞，始毕和她亲近，她便乐得任受，随缘布施，即降尊就卑，竟和始毕正大光明的结为夫妇。胡俗原是如此，哪有人非议。始毕遂以胡俗为援，上表随廷，表请尚主。这道表章到了隋廷，炀帝想了自己，比到他人，并不将始毕的请求驳斥不准，反倒从俗从宜理应准奏，便允了始毕可汗的请求。始毕可汗怎不欢然雀跃，即亲至东都朝谒。炀帝最喜欢他人服小，见始毕可汗亲来谢恩，便甚是开怀。即优待始毕可汗，慰劳有加。始毕在东都盘桓了数天，方始拜辞出塞。

始毕可汗颇具勇略，又有达官史蜀胡足智多谋，为始毕规划一切。招兵养马，部落日见强盛。这时偏有一个多事的人，动了他的疑心，意为始毕可汗日见强盛，必和隋室不利。他原是自命为忠君报国的臣下，便即奏本隋炀帝，报明一切。阅者可知道是哪一个，便是黄门侍郎裴矩。他的奏本，却道始毕日强，恐为后患。不如另封始毕的兄弟咄吉设，为南面可汗，借此分减了始毕可汗的势力。炀帝原是宠信裴矩，有奏必准。此次当然也依议，立即遣使奉了诏书，来到了塞外，册封咄吉设为南面可汗。哪知咄吉设性儿甚是懦弱，深畏其兄始毕，见隋廷遣使册封，欲立他为南面可汗。他哪里敢拜命，便不受诏。

隋使徒劳跋涉，依旧捧诏而回。这个消息，传到了始毕可汗的耳朵中，不禁动了疑心，便召史蜀胡入帐，即问蜀胡道：“隋廷忽命咄吉设为南面可汗，这是什么用意？”蜀胡道：“隋廷见大王嗣位以来，部落日见强盛，动了疑忌的心肠。故欲册封咄吉设，为南面可汗，原是有意播弄，藉此分减大王的势力。如今咄吉设虽未受封，隋廷即已动了疑忌，大王倒须慎防！”始毕听了蜀胡的话儿，不觉愤愤道：“吾族对于隋室，不可谓不忠，怎的隋室还要动疑，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始毕自此生了怨望，越发的整顿军马，加紧军事训练。

那个黄门侍郎裴矩，见咄吉设不肯受诏，他的计划失败，他怎肯甘休。一经探听之下，才知始毕可汗有个史蜀胡深有谋略，始毕倚他如左右臂。裴矩暗思，只要除去了史蜀胡，始毕虽勇，失了谋主，便可无能为力了。当下即备了

厚礼，遣使送与蜀胡，又是甜言蜜语，极言裴矩慕他才能，欲能与蜀胡一晤。

史蜀胡不察，竟为甜言厚礼所诱，欣然随使入边，欲与裴矩相晤。哪知他入了边界，没走多远的路程，经行一所森林中，突然拥出许多人，即将史蜀胡杀死。随从的数十名番丁，只有三个人逃回，报知了始毕可汗，始毕一面伤感失去了史蜀胡，一面痛恨隋室，怀下了仇恨，只想得机会报仇。从此，始毕可汗便不时派出细作，潜入边界，窥视动静。

这时恰巧汾阳宫落成，监工宇文恺奏明了炀帝。炀帝本已静极思动，听说汾阳宫建好了，便率领了十六苑夫人，以及得宠的美人儿多名，又带了他的三子赵王杲，往幸汾阳。又调了弘化留守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先往清道，原恐中途遇盗贼的缘故。那时恰有盗贼头目敬盘陀、母端儿等，在龙门左右，往来窥视，图谋不轨。李渊即发河东的兵马，前往剿捕，击破了母端儿，收降了敬盘陀。道途告了肃清，炀帝便安安稳稳的到了汾阳宫。宫室新成，当然华丽精美，炀帝自是欢喜。

但只是也美中不足，却因为地所限，汾阳宫的宫室不甚阔敞。

百官士卒，宫城中容纳不下，只得布散在山谷，结草为营，作为栖息。好得已是初夏，天气渐渐暖了。炀帝见炎夏将监，便在汾阳宫避暑了，竟留了一百多天。这时已是到了秋天，炀帝不想思归，反欲顺道北巡，重赏塞外风光。遂从汾阳出发，竟往塞外，出了长城。

这时早有细作，报告了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听说炀帝出了长城，便想趁机报仇，袭击炀帝。始毕可汗立即召集了各帐酋长，准备兵马。那个义城公主知道了这个消息，她虽是淫荡，但究竟是隋室的宗女，关怀家国。使修了一封密函，暗遣一名心腹的使者，持了密函，昼夜兼程，赶程进发，到了炀帝巡幸所在的行宫，呈上了义城公主的密函。炀帝见是义城公主来书，便急忙拆开一视，不觉大惊失色道：“坏了！坏了！始毕要来袭朕了！”说着，将来使留下，随着即命扈从人员，赶快回马，驶入雁门关。

大家一听有变，一个个慌忙失措，仓猝回骑，方入长城，闭守雁门关。一片的胡哨声，夹杂着号炮声、人马声，随风送至。炀帝率了众人登上长城北望，遥见那黑压压的一大片，漫山遍野都是胡骑，尘土飞扬，长驱直入，声势好不浩大。最前的一队，便是弓弩手。胡人的骑射，本是擅长。前骑的弓弩队，挟着长弓大矢，未到关上，他们已是恃了蛮力，一个个张弓引矢，似雨点般的射向关上。忽的一支劲箭，直向炀帝而来，只是稍高了一些，飕的一声，把炀帝的御盖穿通。慌得炀帝魂不附体。抬起手儿遮时，一支五尺多长的硬箭，从地的袍袖拂落。

炀帝哪里还敢留在关上，赶快下城。那般随从的十六苑夫人、美人们，早

都又吓碎了芳心，面无人色，兀是流泪不止。还有那个皇子赵王杲，只是拽住了炀帝的袍袖，痛哭不止，哭得双目皆肿。炀帝不觉深白悔恨多此一行，早日南归，便不致于有事发生了。

这时有将士等前来请旨，报称始毕可汗的兵马，约有数十万人，若是开关和他们交战，一则寡不敌众，二则胡骑锐气正盛，定必要失利，不如扼守雁门关为是，待勤王之师前来解救。

炀帝踌躇了半晌，只得硬着头皮，镇定了心神，令将士出外候宣。炀帝便亲自上马出去巡视，传谕众人道：“始毕负恩，无端袭击，尔能努力拒贼，苟能保全，朕当下吝重赏。向有官职的人，依次进级；向无官职的人，便除六品！”将士们听了炀帝的宣谕，都是欢然踊跃，齐呼万岁！士气陡然大振，一个个奋起精神，据关力战。任凭始毕骁勇，率众奋攻，城上的守卒，拚死抵御，终不能斩关而入，相持了二十多天。炀帝已是诏令天下募兵，附近的守吏，都纷纷前来助王。

屯卫将军云定兴，本是已故太子勇的宠姬云昭钊之父。勇被废，定兴亦坐罪夺官，与妻子俱没为官奴。乃炀帝嗣位，闻云定兴有巧思，乃召至东京，让办营造。云定兴知宇文述为炀帝的宠臣，即谄事之，赠珍珠宝帐与宇文述。因此得宇文述的欢心，辄在炀帝前，誉定兴的才能，不次超擢，得为屯卫将军之职。至此闻炀帝被围，遂亦募集壮丁，遣令赴急。一时应募的军丁，倒也不少。

云定兴在应募人的里面，瞥见一个少年，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眉清目秀，精神勃勃，在众人中间宛似鹤立鸡群。云定兴便召问籍贯，方知那一少年，即是现在任抚慰大使李渊的次子，名叫世民。定兴大喜道：“真乃将门虎子，果是不凡。但看汝尚属青年，恐未必能为国家效力。”

世民朗声道：“世民年已十六，怎见不能为国家效力？并且为将在谋不在恃勇，岂是定须临阵杀贼，才为将么？”云定兴听了世民的话儿，不禁心服，即令世民傍坐，问及解围的计谋，世民答道：“始毕可汗的骤举大兵，来围天子，原知仓猝之间，援者不能立刻便集，故敢如此猖獗。如今此处的士卒，既不甚多，而应募的军丁，皆都是未经训练，不堪临阵。只可虚张声势，作为疑兵，。可于日间引动旌旗，使数十里不绝，夜间则钲鼓相应，使喧声四达，胡虏必疑我们的救兵大至，不能逞志，便会望风遁走了！”云定兴鼓掌称善道：“汝计甚佳，我实不及汝了！”当下便依计施行。始毕果然疑惧，不敢急攻雁门关了。

这时，炀帝又遣义城公主的来使，领导了隋使，相偕出关，自间道绕至突厥牙帐，入见了义城公主。呈上炀帝密函，义城公主急行拆阅，乃是炀帝请她

设计解围。公主打发了隋使后，即致书始毕可汗，伪称北方有急，促始毕还军。始毕可汗正恨不能前进，灰了心念，得了公主的告急，深恐后路有失，便趁此收兵解围，败兴而退。

炀帝见始毕退走，他又发威胆大了，遣骑兵追击。始毕已是老远的去了，只有一、二千名的老弱残兵，逗留在后，遂被隋军掳了回关，覆命报功。炀帝遂命一律梟首，悬示关门。始启程南返，到了太原，宇文述等请炀帝仍还东都，正合炀帝心意。遂不还西京，竟由太原南下，直达东都，论功叙赏。此番固守雁门关的将士，共计一万七千余人，哪知炀帝食言靳赏，事后录勋的只有一千五百人得进宫阶。与在雁门关被围时，对大家所颁的谕旨，全不相符。那般将士，以炀帝失言，王言似戏，不免失望，互有怨言。本来在平定玄感时，炀帝也是赏不副功，此番又是自食前言，无怪将士要生怨了。吏部尚书樊子盖，乃为众上请道：“圣上宜论功行赏，一如前言，怎能失信于将士！”炀帝最恨直言，子盖面陈其失，炀帝不觉十分恼羞成怒，勃然变色道：“公欲收揽人心么？”樊子盖听了这句话儿，哪里还敢再言，自寻没趣。这么一来，将士尽皆解体，各存贰心了，不愿再和炀帝效力了。正是：乖方措置生众怒，怀贰生心坏国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幽轩短槛迷楼藏春登楼入阁任意寻欢

复道临空，环回曲折，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洞房参差，珠帘半垂，红栏十二，巧接迴廊。粉黛三千，暗藏春色，笙歌隐隐，似在西房。循声以去，却是东厢。狭道沉沉，视无去路，信步前行，豁然开朗。迷离恍惚，使人徬徨，又惊又疑，半奇半异。似这般的所在，令人身入其中，真有不知西东的状况。费去了多少民脂民膏，做成独夫的朝欢暮乐，原来这所曲折离奇的新宫室，叫作迷楼，也是炀帝寻欢的新所在。

只因炀帝觉得那所西苑和显仁宫虽是壮丽宽敞，足示尊荣，但可惜没有曲房小室，幽轩短槛，作他悄悄的寻欢追乐。一日便顾语近侍道：“如今若有良工，能为朕造一所精巧的宫室，朕生平愿足，决计从此终老，再也不愿他求了。”

当下便有一个近侍高昌奏道：“臣有一友，系浙江人氏，姓项名升，能造精巧屋宇，圣上何不召他一问，定能翻新立异，别出心裁，曲中圣意，足遂所愿。”炀帝大喜道：“既有此人，快些与朕召来！”高昌奉谕而退，隔得不到半月工夫，已得项升召到，入见炀帝。炀帝却温颜对他道：“高昌荐汝能造精巧屋宇，朕因此处宫殿皆嫌阔大，不能逶迤曲折，耐人寻味。汝可能为朕另造一宫，须要曲折胜人！”项升答道：“臣虽略参通制造，只恐不当圣意。与其

受责于后日，不如先待臣绘就了图样，上呈御览。若能合意，即可依样建筑，也不为迟。”炀帝听了项升的话儿，觉得也是不错的。即道：“汝说甚是，但不得延迟，快些去将图样绘就，待朕过目！”项升应旨退下，赶紧画图，穷思极想，费了数天的脑力，方将图样绘就，面呈炀帝。炀帝展开细瞧，见上面绘一大楼，却有无数的房间，许多的门户，左一个转，右一个弯，离离奇奇，竟看得眼目昏花，分不仔细。须项升在一旁指示，方才有些眉目，便欢然道：“图中有这般曲折，造成之后，定能精巧玲珑，深中朕意！”当下即命高昌，赏给项升彩帛百端，并命即日兴工，项升拜谢而出。

炀帝又下诏两道，一是饬四方运输材木，一是催各郡纳钱粮。一时风行雷动，刻不待缓。令舍人封德彝监督催办，如有迟延违旨，即须指名参劾，不准容情。这般的严重逼迫，谁敢道个不字，俱皆遵旨奉邀。项升召集工匠，即在西苑的东偏，捡了一块静地，便依了图样，赶紧动工，日夜构造，不到一载工夫，已是造成。

炀帝已早就望眼欲穿，一闻竣工，立即命驾往游，令项升作了前导。在外面望去，楼阁参差，轩窗掩映，已是动人。走进门去，逐层游览，便如小子开首所说的情形。炀帝在里面左顾右盼，累得目眩神迷，已不知身在何处，因此笑顾项升道：“汝有这般巧思，真是难得。朕虽没有到过神仙洞府，谅他也未必胜此！此楼曲折迷离，不但俗人到此迷惘不知，便是神仙到来了，恐也不免要昏迷。今朕可特赐佳名，叫作‘迷楼’。”项升极口称佳，随即面授项升五品官阶，项升急忙俯伏称谢。

炀帝到了里面，便不忍即离，当下宣召萧皇后、十六苑夫人、袁宝儿、袁紫烟、妥娘、杏娘、朱吉儿、薛冶儿、韩俊娥等一般得恩宠的美人，迁入迷楼居住。

宣召谕下后，那些人搬运细软和一切陈设，在迷楼里面，各捡了合意的幽室，迁住了进去。又是一番忙碌，布置停当舒齐。炀帝又因这几个夫人、美人住了迷楼，不能十分热闹，空屋子太多了，遂命西苑令马忠，再在西苑里面，挑选了一千多名窈窕佳人，拨入迷楼居住，马忠便依旨奉行。好得西苑里面的那些人，都是挑选过的。马忠也不费什么力，只在花名册上瞧视，若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便点名入选拨入迷楼。不消半天工夫，一千名窈窕佳人已是选得。马忠即命她们，立即搬入迷楼居住。她们便一个个莺飞燕舞地到了里面，只是一座迷楼，千门万户，洞房曲室，实在浩繁。一千名美人，迁住了进去，兀是余室尚多，一经点视，还有一千余所空室，迷楼的浩大，也是可惊了。一来那些洞房曲室，都是幽小，二来迷楼共分三层，所容更多。炀帝索性再请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在显仁宫中的采女，又挑得五百名，依旧没有满额。可

巧有个佞臣，由外任来京，献进了五百名美人儿，一个个都是桃腮杏靥，柳眉樱唇，嫩藕般的粉臂，红菱般的小足，怎不叫炀帝心喜。立将佞臣放了美缺，以酬其功。

从此迷楼里面，红粉成行，莺燕列队，都分占了一室，盼望君皇驾临。炀帝便日夕的乱闯，也没有一定的目的，到了哪一室，便是哪一室的造化了，得沾了雨露。日子一多，炀帝却觉得不满了。只因往往曲曲折折走了一程，依旧是那个所在。

炀帝原有一个恶习，任凭怎样美色的宫女，他幸了三次，便是生厌了。趁了他的心意，最妙的是日御处女。迷楼中的处女，原是不不少的，炀帝却不能一一御幸，就为了曲折迷离的原因，使他不能走遍。炀帝便向萧皇后说了此事。萧皇后笑道：“圣上只须瞧了花名册子，一个一个的点名召幸，既可免了跋涉，又能免去了多幸的偏弊。”炀帝不觉附掌称善。

恰巧宇文述进献了四顶精致的大帐，炀帝大喜，即命分铺在楼上的四阁。又替这四帐题了佳名，第一帐叫做“散春愁”；第二帐叫做“醉忘归”；第三帐叫做“夜酣香”；第四帐叫做“延秋月”，这四个大帐儿，都能容纳十多个宫女。炀帝除了游宴之外，便在四帐里面，点了花名册子，一个个依次点幸，干那风流云雨的勾当。所有的军国大事，早已经抛在脑后。一切奏牌表章，经旬匝月，一眼也不去瞧视。虽然有时偶尔翻阅一回，转瞬便又推开。一任三五幸臣，把持着朝政，舞弊作奸。

炀帝只知道日幸处女，摧残花枝为快。只是那些处女，初承恩宠，终是娇怯推避，拗手拗脚，炀帝终是不能任意宣淫，常在纳闷。有一天晚上，炀帝在“散春愁”帐中，点到了一名宫女，叫做史丽贞，十五年华，娇小动人。炀帝便将她抱入了怀中，替她宽解罗襟，哪知丽贞力拒道：“贱婢年尚幼稚，未识风流，望圣上宽恕。待贱婢长成，再受圣恩不迟！”炀帝原是自命温柔的人，在小女儿面前，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恐怕吓着了她们。

这时见史丽贞力拒，倒也不能强暴。便笑着对丽贞道：“你也不须害怕，风流滋味要是给你承爱，命你推辞，你也是不肯的了。”当下炀帝将史丽贞松开了，命她坐在一旁。另点了一名宫女，便兴云布雨起来。那个宫女也是个处女，甜头初尝，不免婉转娇啼。坐了一旁的史丽贞瞧了这般光景，便更觉得害怕了，胆战心惊，掩着粉面，不敢再瞧了。在炀帝的初意，原是要史丽贞瞧动了情，也便好温存了。哪知史丽贞见了欲念未生，反而惊心更甚。待到炀帝云收雨散，休息了片刻，瞧见史丽贞怯生生的俏坐在一旁，早又引起了他的欲火，便对史丽贞道：“你可瞧见了，原是很有趣的。”说着便伸出手儿，去拽丽贞。丽贞见炀帝又要和她相逼，慌得她站起了娇躯，逃出了帐外。炀帝见她竟

敢走避，不禁动了怒气，便也赶出帐外道：“你往哪里去！”史丽贞见炀帝追出帐子，她更是慌得昏了。转身回阁外逃走，炀帝随后追去，史丽贞逃到了阁外，见炀帝快要追近，不禁心儿一横，奔到朱栏前，狠命的将身子一跃，便跃出了栏外。炀帝惊呼：“啊哟，坏了！”趋近栏前看时，丽贞已是做了坠楼的绿珠，玉碎香消了。炀帝后悔不迭，命人将史丽贞从丰殓葬。因此，炀帝怏怏不乐了好几天。

这一件事儿，传到了外面，给少府监何稠听入了耳中。他灵机一动，便绞尽了脑汁，造成了一辆车儿。车制得甚是狭小，只能容得一个人。车下备有各种机关，随意上下，可使男女交欢，自能控送任道，不劳双方费力。还有一个绝大的妙处，即为何稠造车的真意。原来不论什么女子，一经坐上了车儿，震动了机关，便能将女子的手足勾住，不能动弹，只能躺好了身子，供人摆弄。何稠为了迎合炀帝的心意，特地造出这辆淫巧的车儿，并起名为“御女车”。“御女车”造好后，何稠将车献给了炀帝，又说明了一切，炀帝大喜。即将此车安放在“夜酣帐”中，急不待缓，便欲一试此车可是灵验。当下即点了一名体态风流的童女，叫她上车仰卧。那个童女怎知道其中的机关，又不知道炀帝的用意，便毫不迟疑的含笑登上了车儿，哪知她甫经睡倒，触动了车下的机关儿，立刻被勾住了四肢，慌得那个童女，用力挣扎，但她已是休想脱身了。炀帝的身体已早压到了她的身上，褪去衣裤强行合欢，那童女无处躲避，更汉有拒抗，霎时间落红狼藉，蹂躏了花枝。那个童女，欲罢不能，一任罄控纵送，只是咬定了牙关任受。炀帝见车儿这么灵活，真是喜上加喜，格外有兴趣，好不容易雨收云散，方才下车，拨动机关，将童女的四肢松了，任她懒洋洋的下车，如醉如痴地去了。

炀帝遂赏何稠千金，以酬其功。一面又命内侍，向各地挑选美色处女，陆续送入迷楼，供他狂欢。在这辆“御女车”上，不知破了多少闺女的贞操。何稠的助君荒淫，真是罪不容诛了。

哪知何稠受了炀帝的重赏，退与同僚谈及此事时，自夸巧制“御女车”，而得意扬扬。不防有人冷笑道：“你的‘御女车’，一车只容一人，尚不能遽称精巧。并且还有一桩，迷楼之中，曲折甚多，天子不能在楼中乘辇，到处须劳步行。你倘能再造一车，既能御女，又好在迷楼里面上下自如，曲折无阻，才能算你的能耐，可称心灵手巧了！”何稠给那人一说，便默然归家，冥思苦想了数天，又造成了一乘车儿。觉得不善，便又拆了重新又造，造了又拆，方始造成一车，觉得很合了心意。

原来这一辆车儿，下面架着两个车轮儿，左右俱暗藏机关，可上可下，登楼入阁，毫不费事，如履平地。妙在车中的御女，也和前车相似。何稠精心造

成此车后，又把车儿献与了炀帝。

炀帝一经试用，果然能曲折无阴，上下如飞。炀帝更是大喜，便向何稠道：“朕得此车，便可以快意逍遥了，卿功劳甚大！”当下命人赏何稠金帛，并加封何稠为紫光禄大夫。何稠再拜请恩道：“臣为圣上任意造成了此车，此车尚未定名，还求御赐名号！”炀帝笑道：“卿任意造成此车，朕任意行乐，此车就名为‘任意车’罢！”正是：任意只知行乐事，锦绣江山化作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愤因五子又削纳言官

话说炀帝得了“任意车”，在迷楼任意行乐，说不尽的欢娱快活，再也不知道人世间有那“忧愁”两字了。这天傍晚的时分，炀帝在延秋月帐中，拥了一个宫女，嬉戏调笑。忽闻帐外有娇声呼道：“圣上可能容贱妾入帐？”炀帝应声询问道：“卿是何人，不妨进来。”随见帐儿开处，走入了一美人，却是妥娘。只见她眉蹙春山，目含泪珠，炀帝遂向她询问道：“妥娘何事这么悲伤，可是受了什么气苦？”妥娘摇头答道：“怎会受人气苦，只因为秦夫人要不好了！”炀帝听说此话，不觉吃了一惊，急忙问道：“秦夫人得了什么病症？”妥娘道：“起初只是感冒风寒，妾便劝她服了帖发散的药儿，她兀是不肯。便一天天的沉重下去，瞧上去竟不好呢。只因她终是不肯服药，病势怎会减轻呢。圣上可去瞧她一回，好好叫她服药，也许圣上劝她，夫人终得依圣上的话了。”

炀帝将怀中的宫女，推开了道：“朕也好多天不到那边去了。她的病儿沉重，你要是不来报知，朕还记不起她呢。”妥娘道：“圣上还刻起谁来呢，十六苑夫人迁入迷楼后，谁能见了圣上一面呢！”炀帝含笑道：“你也不要醋语侵朕，朕却是周旋为难。”妥娘啐了一声，转身出帐。

炀帝随后走出，到了阁门首，炀帝和妥娘坐上了“任意车，说是同往秦夫人处。妥娘见“任意车”儿行动自如，不觉笑道：“真好玩！”哪知炀帝暗按机关，妥娘身子往后一仰，四肢已是被钩住了。炀帝一面笑道：“这才真个好玩呢。”说着一面动手，褪下了妥娘的绣裤，又是这般这般，如此如此了。妥娘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了道：“谁造成这种歹毒的车儿，摆布人家，真要烂尽他的心肺了！”炀帝笑道：“叫你受用于，你又骂人；冷落了你好，你又酸气儿喷人。”妥娘道：“妾原是请圣上去探视秦夫人的，本不图什么快活儿。况也屡经恩幸，心满意足的了，还得什么酸气不酸气。”炀帝笑道：“你的口利，朕也说不过你。”说着便不多语了，只是纵送行乐，妥娘急道：“往后的日子多着呢，何必急急一时。秦夫人的病，这般沉重了，还不快瞧她去！”炀帝在兴头上，怎肯便休，把个妥娘恨得牙儿痒痒的，但又不敢骂，又不能转动身

子，动手动脚。只有待炀帝尽兴，方才将妥娘放松了，一同结束。

妥娘红着脸儿道：“往后再也不要坐这种车儿了。”炀帝哈哈女笑道：“你道好玩，怎又不好玩了！”妥娘道：“妾说的好玩，原是指它行动自如。哪知还有这个勾当，便是不好玩了！”炀帝道：“这个勾当，也是行动自如，不劳费力，哪会不好玩呢！”妥娘啐的一声道：“人家的身子和手脚，都不能动弹，还说行动自如么？”炀帝一笑无言了。

随后炀帝驾着“任意车”，来到了秦夫人的室前，炀帝和妥娘下了车儿，妥娘揭起垂帘，轻道一声：“驾到！”炀帝早已是急入室中，趋向秦夫人卧榻。凤琴听说炀帝来了，急待挣扎起身子，哪知病重力乏，再也抬不起身子了。反累得二阵娇喘，连声咳呛。炀帝早已到了病榻前面，揭起罗帏，见凤琴要挣扎坐起，急即止住她道：“夫人但请安睡，不必拘礼。朕好几天没到夫人处，竟不知夫人病到如此地步，还望夫人安心静养，服药调治。”凤琴流着泪道：“有劳圣上前来探妾，只是贱妾自知命在旦夕了。回忆应选入宫，主持清修苑，屡受圣上的恩宠。哪知妾身命薄，不能再侍奉圣上了。前回圣上索去的睡鞋，可还藏在？往后不见妾面，睹物便要伤情，不如毁掉了罢！”炀帝见秦凤琴玉容憔悴，话儿凄凉，又触动旧事。觉得宣华夫人临死的时候，也是这般光景。如今秦凤琴若是去了，又少了一个绝色。新愁旧恨，并作一堆，也不禁涕泪交流。凤琴见炀帝这般光景，越发伤心，不觉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顿时昏死过去了。慌得炀帝和妥娘，赶忙将她叫醒，凤琴悠悠醒转，面白如纸。这时其余的夫人、美人们，闻知炀帝在秦夫人那里探病，便也都来凑热闹，献殷勤，争前探视秦夫人。大家见了这般光景，倒也有些凄然，一个个悄没声息。

这时，忽见门帘一掀，走进了一个人，却是黄雅云。雅云到了里面，瞧了瞧凤琴，皱着眉儿，轻轻的道：“秦夫人的病势，凶得多呢，那两个却也不轻，只是比了她还好！”炀帝惊问道：“还有谁不适？”雅云道：“说也不信，一个是生龙活虎的樊夫人，如今病得绣花针快要拿不起来了，不要说舞剑了。

一个是刘夫人，妾对她道：‘夫人会画符的，只须画道符儿吃了，病便没有了。’她却道：‘死生有命，不是符法所能挽回的。我的寿限，只能活到二十一岁，不能再多了。’妾听了她的丧气话儿，赶忙掩住了她的嘴，不准她再说。在她那坐了一会，才到这里来，瞧瞧秦夫人可怎么样了？”炀帝听了黄雅云的话，更是纳闷。正想前去探视樊、刘两个夫人。秦凤琴忽的病势突变，一阵阵气喘，又吐了几口鲜血，竟是一瞑不视，命赴黄泉了，炀帝不禁放声大哭。妥娘原和秦夫人同住在一苑里，两人如同姊妹一般，十分要好。如今秦凤琴

死了，好似肝断肠摧，她捧了凤琴的尸身，竟哭晕倒在榻上，众人一面呼醒发妥娘，一面又劝慰炀帝。好久好久，才将他两个人拽出了室外。

自有人收拾了凤琴的尸身，依礼殓葬，那也不细表了。

就在秦凤琴死了还没到三天，刘云芬和樊玉儿也一先一后的魂归地府了。炀帝接连死去了三位绝世美人，自负多情的炀帝，怎不要如丧考妣，抢地呼天，悲痛欲绝呢！并且炀帝的性儿，人在他面前时，他却在不意上，要是和他违面死去了，他便似失了宝贝，又是念念不忘了。因秦、刘、樊三个夫人一死，他便想起了秦凤琴的一双金莲，怎么样的可爱。回忆起第一次幸她的时候，被底风流，真是欲仙欲死，如今再要捡个像她的人，可也不能够了。就是那刘云芬呢，不但体态风流，又是才能出众，会施符法，此后有什么缓急，便也无人再能作法了。

樊玉儿的武功卓绝，也是无人可及。怎的苍苍青天，偏要将他们三个人夺去了。炀帝越想越是神伤，不觉终日的长吁短叹，闷闷不乐。钟情深处，容易成痴，几视迷楼中许多的佳丽，没一个得及秦、刘、樊三人了。便闲居索兴，游玩无心，终日价昏昏沉沉，倚卧榻上，消闲了“任意车”儿。

萧皇后见了炀帝如此凄凉，她原是柔顺无比的人，事事珍求炀帝遂心，便百般婉劝，炀帝终是快快不乐。萧皇后没有法可想，忽的灵机触动，便去袖了卷图儿，含笑向炀帝道：“贱妾有一神方，给圣上服了，定能心欢意快！”炀帝听了萧皇后的话儿，觉得诧异，不禁展颜问道：“爱卿可有什么神方，却能使朕消去忧虑？”萧皇后便在袖中，取出了一卷画儿，道：“即此便是。”炀帝接了图儿，展开看时，却是一幅《广陵图》。

炀帝不觉破颜为欢，笑对萧皇后道：“江东春色，却是动人，第一次朕和爱卿等往游，得以饱尝风味，其乐无比。第二次再往，为了东征高丽，未能久留。今日若欲排除愁恨，除了江东春色或可使朕心快乐，若长在迷楼，恐难免愁绪侵入。爱卿示朕此图，谅也有意江都？”萧皇后一时不能转口，保得笑道：“江东春色，原是不恶，但长途跋涉，也觉难堪。”炀帝道：“龙船甚是安稳，一路上若不延迟，到那江都也快。”

当下即命左右往整龙船，克日南巡。萧皇后虽是后悔，已知谏阻不来，只好听他自由。炀帝又促命十六苑夫人和美人、妃嫔侍御整顿行装。这时清修苑的主持，已是封妥娘作了夫人。

袁宝儿作了影纹苑的主持，薛冶儿作了积珍苑的主持，递补了秦、刘、樊三人的缺位。炀帝命她们整备一切，满望即日启程。

哪知内使返报，所有先前年大小龙船，在杨玄感兵围东都的时候，给一般乱党焚毁无存了。现在只好另造新的了。炀帝闻报好生不快，便即颁下一敕

，特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迅速监造龙船。

那个王世充本任江都丞兼江都宫监，此刻已因杀盗的功勋，进为江都通守。接到了炀帝敕令，他也是逢君作恶的人，一经奉旨便即督工制造。只是仓促之间，终不能立刻便成，炀帝只得耐了心儿守候。

那时四面八方的盗贼，仍是不绝，各地的守吏，相继报警。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恐炀帝不乐，常将警报隐匿，不使上闻。

炀帝虽是沉湎于酒色，究竟也有些耳闻。一天临朝，顾问群臣道：“近来盗贼如何？”宇文述出班奏道：“近已渐少！”光禄大夫苏威，原以左仆谢悛上被废，未几复起任纳言，寻即进位光禄大夫，加封房公。此时见炀帝动问盗势，苏威独隐身柱后，炀帝瞥见了苏威，觉得奇异。遂召苏威近前，向他询问。

苏威却答道：“臣职非军旅，不知盗贼有多少，只觉得盗贼日近罢了！”炀帝诧异道：“此话怎来？”苏威答道：“盗贼前据长白山，今已近汜水，且往日的租赋丁役，今皆无着，岂不是尽化为盗了。”炀帝道：“区区小贼，尚不足虑。只是高丽王高亢，至今尚不入朝，真是令朕可恨！”苏威又答道：“高丽在外，盗贼在内，依臣愚见，外不足恨，内实可忧。圣上在雁门关的时候，曾许罢免东征，今若复欲征发天下的百姓，相率为盗的人更要增加了！”炀帝听了苏威的话，不禁勃然变色，拂袖退朝。

从来忠奸异途，常相水火。苏威从此失了帝欢，便有人谰言献媚。这天节届天中，百官都进珍玩，苏威却独献《尚书》一部，御史大夫裴缙即对炀帝道：“《尚书》有五子之歌，苏威实有意谤上！”炀帝正不解苏威的用意，听了裴缙的话，当然怀恨在心。隔了一天，炀帝又议伐高丽，群臣莫敢进谏，苏威偏又奏道：“圣上欲讨高丽，何必发兵。但赦免各处盗贼，便可得数百万人，饬令东征，必能立功赎罪，平服了高丽！”

他的一番讽言劝谏，原冀炀帝警悟，哪知炀帝面现愠色，不去睬他，苏威便即退出。裴缙却又谰言道：“苏威大不逊，天下怎来许多盗贼？”炀帝恨恨道：“老佗多奸，虚张贼势，意欲胁朕。朕拟命人批颊，姑念他多年的旧臣，所以忍耐一二。”

裴缙遂也退出，另唆人劾威，前时典选，滥授人官。炀帝便也借了此因，将苏威削职为民。时光迅速，已是大业十二年的秋季，江都龙船报称完工。炀帝大喜，便欲准备南幸，三下江都了。正是：流连又向江都去，从此辇车不复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悲歌发江头来去无踪妙人在殿脚隐显有定

话说炀帝闻知龙船造成，即欲南巡，仍命皇孙越王侗留守东都。右侯卫大将军赵才进进谏道：“如今百姓，疲劳已极，府藏又是空虚，四郡的盗贼，蜂起各地。圣上正宜还守西京，安抚兆民，缘何又要南幸江都？”炀帝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最恨人煞风景，所以听了赵才进的话儿，立时大怒。即命人将赵才进拘押狱中。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当中有“以社稷为重，毋以荒游为乐”，触怒炀帝，即日在朝堂杖死了任宗。奉信郎崔民象和王爱仁，先后谏阻，均为炀帝所杀，朝臣遂不敢发言劝阻了。待到整装既毕，即日起程。这一番南巡，萧皇后和十六苑的夫人、美人们，以及后宫妃嫔，尽行带去。

这一天，炀帝的车驾方出西苑，见有一人俯伏在地上，凄声道：“小臣送驾！”炀帝在辇中瞧视，见地上的那个人，便是西苑令马忠。当下便道：“汝在此看守西苑，不劳送行了。

”马忠咽着声儿道：“尸圣上的銮舆已是出发了，小臣料难挽回了。只望圣上早早驾回，小臣当整顿西苑，恭候驾临。”说着马忠泪流满面。炀帝瞧了这般光景，倒也不禁怅然，停了半晌，方道：“朕偶然游幸，原是即欲回来的，汝何必悲伤？”马忠道：“圣上造成这所西苑，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和财力，方始得有北海、五湖、三神山、十六苑的风景。圣上岂又不加恋爱，故舍此远游。小臣对景伤心，便致泪下。”炀帝黯然道：“朕又不是永离此苑了，汝要这样悲伤。但教汝好生看守，勿使园林零落，殿宇萧条。”说到此外，即口占一诗，命从吏书录，乃是：我慕江都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即将此诗递与了马忠，作为留别宫人。马忠方起，让过了銮车。这时和炀帝并坐一车的萧皇后好生纳闷，只因马忠的奏言，和炀帝的答词、诗句均寓着悲感，令人不快。但也不好说出口来，只好隐忍在心中了。行至河滨，炀帝下辇，即望见新造成的船只，排列河中，多是云龙装饰，制度更比前几次的宏伟，灿烂夺目。炀帝当然心欢意乐，便和萧皇后分乘了最大的龙船。十六苑夫人们，也各坐在龙船一只，只是规模略为小一些。其余的美人儿们，也都一一分派，各有坐船。文武百官，或在船中居住，或在岸上夹护，鱼贯前进，连绵不断。炀帝到了船中，即传出一谕，不奉停泊的号令，就是晚上，亦要进行，不得擅停。

这一晚，秋夜月清，一阵阵的凉风，在水面上送来。炀帝开了船窗，眺望秋夜的景色。岸上的四面秋声，幽凉动人。炀帝玩赏了一会，正想闭上了船窗，退下就寝。忽听得有一片歌声。顺了风儿，送入耳中。歌云：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船，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乱，路粮无些小；前去千万里，此身安可保？

暴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炀帝听了这一支歌儿，觉得歌中的字句，都是刺他的话儿，禁不住心中的气愤。便令左右侍卫，即速上岸，捉唱歌人到来，不要放他逃了。侍卫奉了炀帝旨意，赶忙离船登岸。听那歌声，似在东首，循声过去，却又在西边了。回到这面时，已是无声无息。琅琅的歌儿声，又转向了他处。累得侍卫们心头火起，又是烦恼，又是焦急。虽是秋夜凉爽，额上的汗珠，却一颗颗沁出。当下他们聚语道：“照了这样追东赶西的捉去，唱歌人没有捉到，我们的两条腿，先须跑折了。我们还是四下分开了找寻罢，也许将那个狡恶的唱歌人捉住。”大家听说，都道：“甚是！”正待分头找寻，忽的歌声起在面前，抬头看时。只见一个衣衫褴褛、首发蓬松的人，面上积垢盈寸，好不肮脏，赤了左脚，一只右脚上却穿了一只破草鞋，蹒跚着向前走来，口中兀是还是在唱道：“今我挽龙船，又困隋堤道。”侍卫们便发了一声喊：“围住了那个唱歌的人！”便一拥上前，将他擒住了。

那个唱歌的人，却不出声，听凭侍卫挟了他上船，来到了炀帝面前。侍卫报告炀帝道：“此人便是唱歌的人。”炀帝见那个唱歌的人，对了那憨憨痴笑，绝不慌张，便喝问道：“这支歌儿，谁人编了出来，叫你唱的？还是你自己编出来歌唱的，快些从实供出来！”唱歌人哈哈大笑道：“这支歌儿，我哪里编得出来。”炀帝温颜道：“你只要道出编歌人的姓名来，不但恕你无罪，还得重重的赏你！”唱歌人道：“若问编歌的人，便在眼前。他的小名，叫作阿摩！”炀帝不禁勃然大怒，戟指叱道：“大胆狗头，好生无礼，左右还不快与我将他推出，斩首船头。”左右听了，欲将唱歌人推出，唱歌人忙道：“不是小人怕死，尚有几句话儿，待我说了，再杀我也不迟。”

炀帝喝退了左右，问道：“你还有何话须说？”他道：“征辽巡幸，百姓乱离，盗贼四起，死亡枕藉。造成这个现象的，便是圣上一人。有了这么样的现象，才有这支歌儿编出。

追本穷源，原本该算圣上编出，如今反要将我杀死，我看你的死日也在目前了。”炀帝给他一番臭骂，怎不要气愤填胸，便拔出所悬的宝剑，向唱歌人斫去。只见他两臂一挥，在他左右的侍卫都跌得东歪西倒。他便回转身躯，几个箭步窜出了船舱。

炀帝仗了宝剑随后追出。方到船头，唱歌人长啸了一声，纵身入水。水花四溅，人便不见冒起。炀帝急命熟谙水性的人，跃下追寻，已无踪迹，便上船复旨。炀帝又骂又怒，却也无可如何，只得丢过一边，仍命启行。

这时天已大明，气候忽地转暖。到了日中时候，更是暴热，竟是秋行夏令

，宛似盛暑。龙船虽是宽敞，炀帝也觉困闷。岸上的一般牵缆夫役在烈日下面，一个个挥汗如雨，不胜劳惫。

炀帝瞧见了，倒也动了怜悯，遂依了翰林学士虞世基的话儿，令就汴渠两堤移植柳枝。且诏谕地方人民，有献柳一株者，即赏一缣。这时柳尚未凋，百姓都掘柳来献。炀帝终算高兴，也从龙船登岸，亲手种柳一株，作为首倡。那般文武官儿自然上行下效，亦各种了一株，然后令百姓分种，照柳给赏。百姓踊跃非常，越种越多，且随口编出几句歌谣，大家歌唱。那几句歌谣乃是：栽柳树，大家来，好遮荫又好当柴。天子自栽，后百姓栽。

绿荫堤上满，凉风柳中来。

炀帝听了此歌，却又满心喜欢，又命人取钱，散给百姓，并亲书金牌一面，悬在最高的柳树上，赐柳姓杨。因此后人呼柳都称杨柳，嗣是柳荫满堤千丝垂碧，自大梁迤迤南下，柳树成行，到处都是，顿使炎热失势，化作清凉。这时江都通守王世充又献上了吴越女子五百名，作为半途供应役使。炀帝一时没处安排。恰巧虞世基在侧，见炀帝发付不下，便即奏道：“不妨即将她们充作了殿脚女，在岸上同牵船缆。每船可用十人，另用嫩羊十口相间而行，定能辉映生姿，异常有趣。”炀帝附掌称善，便依了世基的话儿，将五百个女孩子充作了殿脚女。

于是红粉轻盈，彩袖盈空，一路上绮罗飘逸，香风传芳。炀帝看了，好生欢喜。

蓦见一个妙人在那殿脚女里面，秀出众人，甚是俊俏。炀帝不觉失声道：“这般绝色，怎得使充贱役？”遂令左右宣召入船。到了面前，仔细瞧视，只见她腰肢柔媚，似风前垂杨；体态风流，如春后梨云。明眸皓齿，雪肤花貌。最妙的两道秀眉，却似一弯新月，格外动怜。炀帝含笑问道：“汝是何处人氏？姓甚名谁？多大年龄了？”那女子跪地答道：“贱婢乃是姑苏人氏，姓吴名叫绛仙，一十七岁。”炀帝脱口赞道：“好一个绛仙眉黛！不必再到岸上牵缆，可留此侍朕。”绛仙盈盈谢恩。炀帝遵命左右另派他女补了降仙的缺儿，一面又宣召萧皇后、十六苑夫人，来到大船同宴。

未到片刻工夫，已是一齐到了炀帝龙船。炀帝命绛仙拜见了萧皇后，并和各夫人施礼。萧皇后执了绛仙纤手，细细瞧了一回，啧啧地道：“好一个美人儿！皇上却在哪儿觅来？”炀帝笑道：“险些辱没了天人，乃在殿脚女里面。”妥娘笑道：“贱妾原是不解皇上忽然召宴，哪知却是献宝的。”众夫人一齐失笑。炀帝笑指了妥娘道：“只是你的话儿最是尖刻，专一打趣朕躬。”一阵说笑，坐入酒筵，开怀畅饮。绛仙笑吟吟地走近炀帝身侧道：“贱婢有支歌儿特来献丑。”炀帝听了好生快活，笑顾萧皇后道：“不道绛仙善歌，更是令朕

心爱。”妥娘抿了嘴，笑道：“便是不善歌，圣上还不爱么？”炀帝含笑不语，却命绛仙快唱。绛仙便啾啾莺声，婉婉转转的唱出道：娥眉作对，粉黛分行。一千条锦缆牵娇，五百双纤腰挽媚。

香风蹴地，两岸边兰麝氤氲；彩袖翻空，一路上绮罗荡漾。沙分岸齐转轻轻，侧转金莲；水涌舟回尽款款，低横玉腕。袅袅婷婷，风里行来花有足；遮遮掩掩，月中过去水无痕。羞煞凌波仙子，笑他照水嫦娥。游龙偃态，分明无数洛川神；黛色横秋，仿佛许多湘汉女。似怕春光去也，故教彩线常牵；如愁淑女难求，聊把赤绳偷系。

正是珠围翠绕春无限，故把风流一串穿。歌声歇处，妥娘早已斟了一杯酒儿，授与炀帝道：“唱得真好！快快赏与美人饮了。”炀帝笑道：“你不要献什么殷勤，绛仙原是要受赏的。”

她唱的歌儿妙在眼前风光，便拿殿脚女的娇态谱入了歌中，好不生动，令人神往。”说着便将妥娘所斟的一本酒赐与绛仙饮尽。炀帝又道：“‘似怕春光去也，故教彩线常牵；如愁淑女难求，聊把赤绳偷系。’这几句真是佳妙无比。”妥娘又笑了道：“淑女也不难求，殿脚女中已是得了个；赤绳也不须偷系，只要恩施雨露，待看今夜良辰，成就了水上鸳鸯。”各夫人听了不禁齐声失笑。炀帝也忍俊不禁。绛仙却挣红了脸儿，低垂粉颈。待到撤筵，萧皇后和各夫人退回了原船。这一晚，炀帝和绛仙果真作了水上的鸳鸯，成就好事。正是：殿脚女中推绝??，绛仙眉黛最风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麻叔谋杀入藏白璧狄去邪放胆入地穴

话说炀帝和绛仙一夕欢娱，不消细表。绛仙既得恩宠，更是熏香敷粉，珠膏玉沐，一副黛眉，越发画得楚楚动人，愈见丰致如画，炀帝新恩方重，把她当作洛妃神女，格外宠爱，在龙船里，整日整日地和她作伴，再也不嫌寂寞了。

这时船儿已过了雍邱地面，快达宁陵了，忽的虎贲郎将护缆使鲜于俱下了般报道：“前面的水势，湍急异常，阻碍了龙船，急切里不能驶去！”炀帝诧异道：“朕已两次临幸江都，并没有什么阻碍。怎么此次忽又这般了呢？”说着，炀帝便召宇文述等一般佞臣，同入御舟，询问所以。宇文述道：“此处地近睢阳，地脉灵长，所以易于变动浅深。”炀帝笑道：“前几次占天监耿纯臣上言，谓睢阳有王气环绕，朕也未深信。公谓睢阳地脉灵长，谅也惑于其说。要晓得地脉灵长，决不会迅速如此，公可一加检查，当日宁陵到睢阳的一路，系何人监工开凿？”宇文述唯唯应命一经检查，方知这一路河工，乃由总管麻叔谋监工。可巧麻叔谋也扈驾同行，炀帝当即召到了麻叔谋，询问所以。叔谋惶恐答道：“臣前时监工凿河，测量得甚是准确，并没有深浅。今日忽然变

为淤浅，连臣也不知道有了何因。”炀帝道：“想是当年的开河工役偷工躲懒，不曾挖得妥当，这却如何区处？”麻叔谋道：“容臣再去开挖，将功赎罪！”炀帝点点头道：“若是只有一段淤浅，还不要紧，易于为力。只怕一路过去，还有浅处，先须探明才好！”护缆鲜于俱道：“臣看水势这般湍急，人也不能下去，篙又打不到底，怎能探试明白呢？”炀帝听了，也觉得甚是，便转问扈驾群臣，可有什么法儿探试深浅。翰林大学士虞世基道：“这却不难，只须做一具铁脚木鹅，长及一丈二尺，自上流放下河中，视木鹅搁住，便是浅处。”炀帝依议，即命左翊卫将军刘岑制造铁脚木鹅，往验河水浅深。

待到左翊卫将军刘岑制就了铁脚木鹅，一经试验，竟有一百二十九处淤浅，刘岑依实复命，炀帝听后勃然震怒道：“这是从前开河的工役偷懒从事，不肯尽心开挖，致使贻误了国家大事。若不严法处死，怎能制服天下呢！”当下即命刘岑查究当年役夫姓名，悉行捕捉。计二百二十九处淤浅，捕得五万余人，炀帝悉命倒埋岸下。可怜这般人，生作开河人，死做抱沙鬼。炀帝惨无人道，真是令人发指。那个监河工麻叔谋，见埋杀了许多丁夫，也觉得寒心，连夜催促兵民，挖通淤道，让龙船逐段过去。只是麻叔谋第一次监督凿河的时候，尚有一大段事实，小子须先行补述。

原来他在督工开掘时，在上源驿旁，发得了一口绝大的棺木。麻叔谋原是个贪暴人物，疑心这口棺中定有什么宝物藏在里面，便命夫役劈开了棺盖，向内瞧时，只见一尸容貌如生，发从前覆，长过胸前。其中并没有什么珍宝，只有一方石铭，上面都是古篆，多不能识。当时独有一个下邳古生，却能读出来，道：“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数满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谋，葬我在高原。发长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麻叔谋听了，惊喜交加，乃自备了棺槨，安葬在城北隅。及掘至陈留地，可巧有朝使到来，用了少牢礼和白璧一双，致祭汉留侯张良的庙中，向神假道。告祭方毕，蓦地卷起了一阵狂风。待到风息，遂失去了白璧。后来有一役夫，在途中遇一贵人，峨冠博带，乘了一匹白驹，前后驺从呵护。贵人召役夫至前，取白璧相授道：“与我报尔十二郎，还尔白璧一双，尔当宾诸夫。”役夫莫明所以，只得跪拜受璧，乃至拜毕，抬头时已是不见了贵人踪迹了。役夫好生惊讶，料想此璧定有来历，便不敢隐匿作为私有，即往献叔谋，并述神语。麻叔谋细细索解了一回，也是猜不出语中寓意。但见一双白璧，很是莹洁，便作为己有，并将役夫杀死了，为灭口计，心肠可也够歹毒了。只是这个神语，直到炀帝缢死江都，在位虽有十三年，扣足只得十二年，才知十二郎三字，便是指着炀帝，后人这般传说，也莫可究诘了。

麻叔谋贪匿了白璧，又监工至雍邱，前有一祠当道，叔谋传询村人：“此

系何祠？”村人答道：“古老相传，内有隐士墓，甚有灵异。”麻叔谋勃然道：“什么隐士，据临此地！”

遂命一般役夫入祠掘墓，才掘得数尺，猛听得一声怪响，下露一洞，里面灯火莹然，吓得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再掘了。麻叔谋传询众人，谁敢入穴一探，众人噤不能声。独有一人应声道：“末将愿往。”叔谋瞧那个发言的人，却是武平郎将狄去邪。

叔谋大喜道：“狄郎将胆量过人，真好算个英雄汉子了。”去邪也不多言，紧扎停当，用绳缚在腰间，命役夫执住了绳端，缒将下去，入那深穴，约有数十丈，脚儿方觉及地。去邪见有路可通，竟将腰中绳束解去，大了胆儿，鼓着勇气，向前面行去。

走了有百数十步，入一石室，见东、北各有四柱，铁索两条，都有核桃般粗细，系住了一头巨兽，形状依稀似牛，仔细瞧视，却又似一只大鼠，目光炯炯，气息咻咻，去邪倒觉有些害怕。正在这时，忽闻砉然一声，慌忙回头，只见石室西壁，一门洞启，有一个道童走出来道：“来者可是狄去邪将军？”

去邪好生惊讶，忙道：“小可便是！”小道童道：“皇甫君等候将军已是多时了，即请入内一叙。”去邪按定心神，洒开大步，随了道童入内。

进入室内，去邪却见是一所大殿，甚是宽敞，殿下排立了数十个武士，殿上端坐了一位神君，方面长髯，朱衣云冠。去邪心想上座的，便是皇甫君了，不知乃是何神，只好倒身下拜。

神君坐着不动，也不发言。去邪拜毕，便有一个绿衣使叫他起立，导至西阶上立着。过了片刻时间，隐闻里面传声道：“快取阿摩到来！”便有人应声而去。去邪听了“阿摩”两个字，不觉吃了一惊，暗想这是当今圣上的小名，难道他在此地？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瞥见武士数人，牵入了一物，便是系在柱上的怪物。去邪方知此物便是阿摩，倒将疑念丢去了，留神听那殿上的神君。只闻神君责那物道：“我以一念之仁，使尔脱了皮毛，为中国的主子，如何不遵我言，虐民害物，肆意失德！”去邪听了这几句话儿，又觉骇然。想不到这头似牛如鼠的怪物，便是我主炆帝。想到此处，不禁向那怪物瞧去，只见他摇头晃尾，做出了不少丑态。殿上神君勃然大怒，即命武士取了鞭儿，击那怪物的头脑。那怪物受击打后，发声狂吼，有似天空雷鸣，震耳欲聋。这时忽有一个童子，捧了天府，自空而下，殿上神君见天使降临，即离座下阶，俯伏听旨。那童子便即宣言，去邪倾耳细听，却是：阿摩当国，数本一纪。今虽荒淫，数尚未满。俟期即届，练巾赐死。兹可缓刑，慎哉无违。

天使宣读即毕，又复腾空而去。神君重行归座，令将阿摩仍藏原处，遂召去邪至殿上，面谕他道：“为我告麻叔谋，谢他掘我莹域，来年当酬他二金刀

，勿嫌我轻薄呢！”说毕，便命绿衣使导了去邪，自他门趋出。过了一林，曲径路狭，不能并走。去邪乃向前行，乃至走了一程，回头瞧视，已失了绿衣人。

去邪只得踽踽独行，行了三四里光景，见前面有一所茅舍，有个白髯老叟扶了藤杖，立在门前。去邪因迷了路，遂向前问讯。老叟道：“郎群从何处到来？此地为嵩阳少室山下。”去邪也不饰记号，即将所经过的一切，向老叟说了一遍。老叟道：“郎君此奇遇，倒也不是偶然，老汉我粗解相术，如郎君的眉间，含有清气，却非红尘中人。若能辞官修道，不难得正果！”

此去东行三里，转过山嘴，便是宁陵在望了。”

去邪遂谢辞而行，行不数步，偶尔回头，已失去茅舍老叟，自知身已入了仙境，悟了玄机，便存了出尘之想，只是麻叔谋那里，还须前去复命，再行辞官不迟。当下主意已定，向东行去，约三里相近了，转过山嘴已是望见了宁陵县城，便至麻叔谋处复命。叔谋见了去邪，失声惊呼道：“狄郎将怎的还在人世？”原来在狄去邪遁入了洞穴中，不多时候，又是一声响亮，那所坟墓忽然崩陷了下去。叔谋和众人，都道狄去邪已压死在穴内了。此刻见了去邪到来，叔谋怎不吃惊呢？去邪便将入穴以后的事儿，约略和叔谋说了，叔谋哪里肯信，慌道：“狄郎将疯了，怎会说出这等胡话儿。”去邪本已无心富贵，便将计就计，索性装作了疯狂。叔谋见他真疯了，便命人驱他出去。

去邪隐入了终南山，修道辟谷了，后得无疾而终。

那麻叔谋到了宁陵，适患风逆的病儿，起坐不安，饮食无心。有一个医生进方，用羊羔蒸熟后，沾了药末同食，方能治愈。麻叔谋依法泡制，果得全愈。自此辄食羊羔，习以为常。

宁陵县中，有个富户人家陶榔儿，原是刻薄成家，称为宁陵首富。陶榔儿的生性，甚是凶恶残甚。他因先莹也在应掘之列，竟是异想天开，盗了人家的小孩子，割去了头颅手足，用五味熟调，献与麻叔谋。麻叔谋咀嚼甚美，大胜羊羔美味。因召问陶榔儿，系用何物煮成此美味。榔儿笑道：“总监官若是爱吃，小人当下辞劳苦，逐日煮成奉上好了，只是小人先莹，还望总管成全。”叔谋点头笑道：“保全你的先莹，原是小事，不必放在心上，本官一力替你成全好了，只是你所献的肉食，究竟用了何物制成，味道儿这般鲜美，何可和本官说了。往后离了宁陵，我也好使人烹煮。”陶榔儿慌忙道：“这种肉食不是他人所能烹煮的，总监总是爱吃，小人终不断的献奉好了！”麻叔谋见陶榔儿不肯说出来，就越发动了疑心，百般的向他穷诘，他兀是一味地支吾，不肯实说出来。麻叔谋也没有奈何，当下转念，便笑向榔儿道：“你不肯说出来，本官也不来追问了。”

只是你不断地供献，叫我怎生过意得去！”即命人排了酒筵，请陶榔儿畅饮。那个陶榔儿天性贪杯，听了好生喜欢。在筵席上，麻叔谋又殷勤劝酒，横也一杯，竖也一杯，一杯又一杯，把那个陶榔儿灌得大醉。麻叔谋见陶榔儿大醉，命人拿去了酒筵，便又向陶榔儿询问那美味是由何物烹煮制成，陶榔儿酒后神志昏昏，便毫不隐瞒地，一一的说了出来。正是：任他缄口金人密，酒醉难防泄了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痴心一片私藏传国宝分尸三段符应二金刀

话说麻叔谋灌醉了陶榔儿，问得实情，他不但不动怒榔儿，反赏了金十两，命役夫保护他的先莹。一面暗命陶榔儿，专窃他家的婴孩，供他蒸食。宁陵、睢阳两地的境内，失去了婴孩数百，哀声四达，都是一片的寻男觅女声，惨痛异常，哪知玉雪可爱小儿，供了他人的口腹。叔谋又恐有人奏劾其非，便先行遣人入都，贿通了中门使段达，托他缓急相助。段达原是个贪人，得了麻叔谋的重贿，哪有不替他留神的理。果然没有隔碍几天，左屯卫大将军令狐达，原是开渠副使，闻知了叔谋的蒸食小儿之事，便表章弹劾麻叔谋，段达即将奏表遏住，不使上闻，令狐达也无可奈何。麻叔谋法外逍遥。好生得意。

这天已是凿到了睢阳城，城市中的富民，都恐居宅和坟墓给叔谋掘毁，更邀众会议，集得黄金三千两，思献叔谋。只是一时无人介绍，尚未献入。适麻叔谋监掘一座古墓，穿通了地下石室，室中各物，遇风化作飞灰，惟有一方青石，上面有四名铭词。叔谋读之，乃为“睢阳土地高，竹木可为壕，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麻叔谋思索了一回，还是不解。传问士人，答言古老相传，此中为宋司马华元的坟墓，别的却不知道了。

叔谋哈哈大笑道：“华元乃是小国微臣，怕他什么。”

到了晚上，叔谋朦胧之间，忽有一吏到来，乌袍紫带，对他道：“我王相召，请即随行！”麻叔谋身不由己地随与同行。走了一里多些路程，却于恍惚之间见有宫殿一所，导引的来使即道：“到了，请入殿见王！”叔谋走入殿中，见殿上坐着一个王者，着赭色衣，戴逍遥冠。叔谋即伏地拜见，王亦离座答拜，始温颜对叔谋说道：“寡人便是宋襄公，奉了上帝的敕命，镇守此地，已是多年了。今将军来此掘河，万望幸免此城。勿使生灵失所。”叔谋听了宋王的话儿，沉吟不语。王又说道：“此地五百年后，当有兴王掘起。上帝特命寡人保护此地，怎能顾了暴君荒淫，掘伤王气呢？”

麻叔谋依旧默然，忽殿外入报道：“大司马华元来了。”

不多时，便见一个紫衣官儿，趋入殿中，拜倒王前。王含笑相扶道：“寡人尚未得到麻公的许允，免掘睢阳咧！”紫衣官人怒目视叔谋道：“上帝有命

，保护此城，你这恶奴，既毁我宅，尚欲将此毁掘！”说至此，便向王道：“恶奴倔强性成，当用严刑罚他！”王也勃然大怒道：“何刑最酷？”紫衣官道：“溶铜灌口，烂腐肠胃，这个便是最酷的刑了！”王点了点头儿，紫衣官即叱命左右，将叔谋拽至铁柱前。麻叔谋破口大骂，尚思挣扎图挑，哪里能够，早给他们剥去了衣冠，将他绑在铁柱上面。便有一人持了一杯铜汁，正在沸腾，欲灌入叔谋的口中。

麻叔谋方才害怕，急忙呼道：“大王见恕，愿依尊命好了。一定保护好睢阳城，决不掘毁的如何？”王者传令解缚，给还了他的衣冠。叔谋反上殿拜谢，紫衣官笑道：“上帝赐叔谋三千金，令取之民间。”复命前吏送叔谋回去。叔谋听说有金可赐，便私下问了引他来的那人道：“上帝如何赐金与叔谋？”那人道：“阴注阳受，汝的三千金，自有睢阳城民送汝，汝可放心去罢！”一面说着，一面将他猛力一推，叔谋险些栽倒了，不觉吃了一惊，便即刻醒来了，方知乃是一个梦。

越日午后，果有家奴持入黄金三千两，报为睢阳坊市所献，请免掘城市。叔谋回想梦境，觉得命中应受，更是不必推辞了，便老实接受了。遂命役夫绕道开掘，让出睢阳城。又是一路开掘过去，掘至彭城，路经大林，中有徐偃王的墓在，叔谋贪心又起，命人开掘。掘至数尺，里面已是坚不可发，乃是生铁熔成的，旁首竖有石门，锁键甚严。叔谋用计，将巨石撞开了石门。叔谋自往探视，有两个童子，分立门内左右，见了叔谋，即趋前道：“我王已是久候将军了，请速进来！”

叔谋不知不觉，随了两个童子入内。见前面有一所宫殿，与前次梦中所见，大同小异。殿上也坐了一王者，头戴进贤冠，身穿朱色袍，面色温和。叔谋便立即上前，倒身下拜。王者命两个童儿扶起，赐坐一旁。王者开口道：“寡人的莹域，敢求将军保护，愿奉玉宝为酬！”言毕，取出玉印一方，给与叔谋。

麻叔谋接印瞧视，不觉又惊又喜，原来那方玉印，便是历代帝皇受命的符玺，国家的重宝。王者又续言道：“将军须保重此物，这时刀刀的预兆咧！”叔谋听了，又是茫然不识玄意，只是含了笑容，向王者道谢，告别出墓。传令役夫，将坟墓仍复盖好，悉如原状。

那时炀帝，正是因为失去了国宝，四处派人收寻，终无下落，无可如何，只得秘而不宣，哪知已是到了麻叔谋的手中。

麻叔谋得了此国宝，还道是神灵相助，将来得能身登大宝，心中甚是欢喜，即把国宝好好的收藏起来，不令其他人知道了。

上面这一段便是麻叔谋第一次监工掘河的情形。此刻他又催督民工兵士

，将淤浅处日夜开掘，使龙船通过。好得炀帝有了吴绛仙，日夕纵欢作乐，也不十分催促，一任龙船日行三十里也罢了，日行十里也罢了，终不计较，没有什么责言。因此麻叔谋尚不为难，逐节疏通。到了睢阳地界，麻叔谋回复了炀帝。

炀帝这时却想起了睢阳有王气事儿，不知叔谋发掘睢阳坊市，掘去了多少，若是能掘断了龙脉，未始不是佳事，免得日后有什么王者崛起，当下便问麻叔谋道：“睢阳地方，卿曾掘去多少坊市？”叔谋见问及睢阳坊市，自然不宜直说，慌忙道：“睢阳地灵，不好触犯，臣未敢发掘！”炀帝面色一沉道：“朕贵为天子，百灵均当效力相助，有什么不好触动，显见汝挟有隐情，从中作弊！”

叔谋一时无言可答，只得用谀辞答辩道：“圣上向来以爱民为心，臣见睢阳坊市繁多，仰体圣心，好免即免，乃改道开河，好得路也相去不远。原不必定要就道睢阳！”炀帝听了，觉言得尚有道理，但是远不十分深信，遂命刘岑查探河道，究竟远近如何。也是麻叔谋命中该死了，那个刘岑原和叔谋不睦，一经查勘，竟迂远至二十里左右。刘岑哪里肯替叔谋留情，便据实奏复。炀帝怎不恼怒，立刻命人将麻叔谋拿入，囚和了睢阳的狱中。麻叔谋正在惶急时，哪知令狐达趁了这个机会，再上弹章，详奏了麻叔谋盗食人家小儿，保护盗儿贼陶榔儿先莹，私受睢阳百姓贿金三千两，因此易河改道等情况。炀帝见了这道弹章，虽是动怒，却又起了疑念。即问令狐达道：“卿为开渠副使，和麻叔谋接近，早知道了此事，理应立即奏朕，怎的迟至了如今，方始上章弹劾！”令狐达立即答道：“当时臣即有表上奏，谅被中门使段达所扼，未得上呈。”炀帝即命人查抄麻叔谋的私产，得黄金数千两，白璧一双，及一颗受命的符玺。黄金尚辨不出是否是睢阳百姓的贿赂，这留侯所还的一双白璧，原是国库中物，一见便知。尤其是那颗玉印，字纹明显，确是国宝。

炀帝见了这些东西，怎不吃惊，即道：“黄金和白璧，还是细事，姑且不论。但朕的传国重宝，如何也会到了他的手中！”便召令狐达入问，令狐达道：“依臣愚见，叔谋常使陶榔儿盗人家的小儿，这颗国宝，谅也是他命榔儿所盗。炀帝不禁失色道：“叔谋今日盗我国宝，明日将要盗我的头颅了，那还了得！”便命法司严讯叔谋，并命捕了陶榔儿，一并审问。麻叔谋据实招供，谓国宝实系徐偃王所赠，问官哪里肯信，说他凭空捏造，便指了陶榔儿为巨窃。陶榔儿供称窃儿是实，窃国宝却不敢。问官如何肯信，再三的严刑拷打逼问，榔儿承不起了重刑，竟毙命于杖下，乃定了罪案，请将麻叔谋处置极刑。

炀帝道：“叔谋原是罪大恶极，姑念他开通河道，不无微功。赦免了他的子孙，但将叔谋腰斩结案了罢！”在结案的前一夕，叔谋在睢阳的狱中，又得

一梦。梦见了一童子，从天而降语道：“宋襄公和大司马华元，特遣我到来，对你说道。感念将军护城的厚意，将去年所许的两金刀，命我奉赠了将军！”叔谋尚不知金刀为何物，便问童子道：“既蒙相赐，金刀何在？请赠与我！”那童子厉声叱道：“死在目前，尚是不悟！”

到了明日，汝便知底细了！”叔谋从梦中惊醒，仔细详猜，终觉不祥，乃姜然长叹道：“我的腰领，恐要不保了。”到了越日的辰牌时刻，敕文传至，将叔谋如法捆绑定当，由行刑的人，驱至了河滨，号炮声中，叔谋已是斩为三段，又藉没了他的家产。

炀帝又复传敕令，将助守东都的段达，贬为洛阳监门令，还算他侥幸，没有送命。那麻叔谋的尸身，在河滨示众，宁陵、睢阳两地的老百姓，没一个不附掌称快。老少男女，争先恐后来到了河滨，瞧那麻叔谋的尸身。那般失去小孩的人，更是咬牙切齿，见了麻叔谋的尸身，便拾起砖头向他的尸身掷去。一个人提倡，众皆响应，便你也一砖，我也一砖，直把个麻叔谋的尸身，掷得血肉模糊，已成了肉酱，方始一哄而散。麻叔谋的残尸，也没有人去收拾，一任鸟啄狗食，化为了乌有。凶残极恶的麻叔谋，便如此地完了。

闲话丢开，且说炀帝到睢阳，小住了几天，复起程南下，中途无他阻碍，只是死去了一个宠臣，便是大将军许公宇文述在道病亡。宇文述之子化及、智及，本皆无赖，前次尝从幸榆林，坐罪当诛。炀帝因念宇文述功勋，特从宽免死。如今宇文述没了，炀帝也甚是凄怆，厚加赙恤，予谥曰恭，且授化及为右卫屯将军，智及为将作监，仍命随驾同行。智及弟士及，尚炀帝长安南阳公主，还称循勤。一对青年夫妇，此时也随驾南下。只是一方面銮驾纵游，一方面的寇盗较前益炽，声势都甚是浩大。窦建德的从众，已是二三万人之多，纵横骁勇在饶阳一带地面。原来窦建德他得了张金称和高干达的余众，才能如此浩大声势。原来张金称和高士达，都给太仆杨义臣所杀，其中还有一段详情，须待小子下文细细的表明。还有那聚从在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等人，这时也布置了一切，图取东都，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惊人事业。只苦了小子的这支秃笔，不能分写几处。且待小子依了次序，一一说来。正是：依将次序从头说，写出图王作霸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调兵遣将假计得真情入营行刺虚言成实事

五千精骑，衔枚疾走，偷进了河曲东村。村上有五个大营，结成梅花形式。营中静悄悄黑沉沉，无声五色，好似丝毫没有觉着敌人已经袭击了。在月色微明的下面，只见中营高悬着一面大旗，旗上斗大的一个“张”字，随着晚风，在空中飘动。

那五千精骑到了营前，拨开鹿角，一声呐喊，分向五营扑去。

猛的号角一声，鼓声大振，伏兵四起，火把齐明。袭兵见有准备，反中了埋伏，不禁自相残乱。伏兵四面包围，攻击袭兵，把五千精骑，杀得四分五散，七零八落。逃出了东村的骑兵，只剩了六七百人，由那司兵赵大通，率了狼狽回去，见他的主将高士达。原来自从张金称杀了孙安祖，士达便不时地率了人马，攻打张金称，要和安祖报仇。无奈金称那里兵马众多，金称又甚骁勇，手下便有一个军师，六员大将。

军师乃是饶阳人士，姓公孙，单名一个雄字。这个公孙雄，巧计多端，狡黠过人。六员大将，乃是齐国治、方振才、施大猛、张金发、冯超武、甘起鹏，皆是能征惯战，千人辟易的勇将。其中尤以张金发，更为了得，乃是金称的胞弟，善使一对八角紫金锤，人不能近。孙安祖的性命，也是送在他的手中。

因此高士达和他交锋，终是胜少败多。

高鸡泊的窦建德遣人传语士达，金称其势正盛，未可轻犯，待其势衰，再作报仇之举，便不难将他攻破，一鼓成擒。

士达性燥，哪里忍得。只是若和金称交战，终是失利，把个高士达气得半死。这一晚，赵大通又愿率了兵马，前往河曲劫营。

士达即命大通拨领五千精骑，司兵刘黑闼、徐元茂一齐谏阻，士达只是不信，任凭赵大通前去。果中了埋伏，失利而回。士达好不生气。

到了翌日，恰有高鸡泊的密使到来，探问近顷消息。得知了此事，便归报窦建德。建德闻知劫营中伏，不觉起了疑心，当下命窦成小心防守了高鸡泊。他和线娘却带了一千骁卒，驰往清河士达山寨。早有守卒报知了士达，士达听说建德来了，急率众出迎。到了里面坐下，士达赧然道：“不听大哥的良言，屡次伤折兵马。”建德道：“愚正为了此故，特行到来。尚有要言须谈，请入密室见告。”士达点头起立。建德遂招了曹汝成、刘黑闼、徐元茂、赵大通四个，和了线娘，一同到了密室。

建德却命线娘守在密室门外，倘若有人前来探视，即行拿下。

士达见建德这般防得严密，不知当作发生了什么大事。便是曹刘徐赵四个，也是暗暗惊疑。因此甫经落座，士达即问建德道：“大哥为了何事？”建德正色道：“小寨里面，已是有了奸细，你们可也不知道？”士达等听了，各吃一惊。士达慌道：“大哥怎知小寨里面已是有了奸细？”建德道：“若是没有奸细，怎的劫营的消息，吃张金称会知道，早早设下了埋伏，等我们劫营呢？这是不消说得，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黑闼点头道：“大哥一说，真觉可疑了。我们和张金称已是停战了相近一旬，前晚突然而去，他竟会早早埋伏，如此看来，山寨里面真有奸细混入了。”士达愤愤道：“不知是哪一个狗头

，擅敢泄露军机，贻误大事。如今烦窦大哥想个佳妙法儿，提出奸细，方能无事。”建德笑道：“不劳大哥相烦，小弟自愿效力。趁了这个机会还须与孙贤弟报仇。”士达大喜。当下计议定当，便即出了密室。

士达迳升寨中大帐，集了众将道：“张金称屡败我军，本帅当一雪其耻，誓与决战。但将在谋而不在勇，本帅当用计破敌。”众将从未见士达用计，今天听了他的话儿，都觉奇异，却要瞧他怎样授计。只见士达先命刘黑闼道：“今晚三弟可率了一千兵马，在相离河曲东村村口，五六里左右，拣树林严密的所在，埋伏在内，见有敌军追至，可突出袭击。”黑闼应命而退。士达又命徐元茂道：“二弟可率了一千兵马，在今晚到那东村村口埋伏，初见敌兵，不必出去，待其遇了黑闼伏兵往后退回，方可迎头痛击。”元茂也应命而退。士达又命赵大通道：“今晚初更时分，四弟可率了五百军兵，往劫金称大营，不论有备无备，只可败走，不能取胜，须将敌兵引出东村，待他中了伏时，即可回兵共击，痛杀敌军了。”大通唯唯应命。

士达又命曹汝成道：“五弟可于傍晚时候，率了三千骁卒，绕道至东村村后，待到敌军追兵齐出，后防空虚，贤弟即可率兵突出，放火烧了他的营帐，劫夺他的粮草。”汝成应命退下。

众将见士达用计遣将，倒也井井有条，心中不由暗服。哪知他遣了四个结义弟兄，余将竟一个不用，便即退帐了。众将又不免暗笑，觉得士达终是个莽夫，这般大张声势的召了众人，却只用了四将，怎能敌得金称的兵马！哪知这一番的调兵遣将，全是嘴上说说罢了，原不是真个要劫营杀敌。众将哪里知袖里玄虚，其中有个将儿，却将士达的计儿，一一牢记在胸。待到士达退帐，众将四散，他便悄悄的出了山寨，跨上了一匹马儿，直向河曲东村驰去。到了张金称营中，这般这般，如此如此的说了，即行告别回山。方到山角下马，只见刘黑闼和徐元茂两从此含笑上前道：“杨将军辛苦了！主帅命某等敬候多时，请将军入帐面谈。”杨将军瞧了这般光景，明知坏了，欲徒脱逃，刘、徐两个早分挟了他的两臂，拥入了大帐。士达已厉声喝道：“杨通狗贼，好生大胆，擅将军事消息，泄露敌人，今天被本帅察破，还有何言？”杨通见事已破露，终是难免一死，便也骂道：“士达匹夫，既已察破了本将军，要杀便杀，何须多言！”士达勃然大怒。即命帐前兵卒，推扬通出了帐外，一刀杀死。

将杨通的首级，命人送至了张金称营中。

金称见杨通被害，便欲起兵报仇，军师公孙雄急忙阻止道：“杨通倾心于大王已是多日，高士达终是懵然不知，今乃突然将通杀死，且将首级送至我营，当然已知杨通和大王的私通。

士达寨中，定有谋士相救了。大王若率兵前往，彼必有备。且恐反中其计

，不知先遣细作探知了彼方动静，再行定夺。”金称遂止发兵。但命细作往探不提。

且说高士达计得了杨通，除去寨中奸细，晚上即在寨中大开筵席，招饮众将。士达却和四个结义兄弟，陪了一个窦建德。

线娘却在里面，由高玉仙款待。建德在席上对士达道：“如今奸细已是除去，但金称的军师公孙雄，此人狡猾多谋，先须将他除去，其余便不足畏了。”士达道：“这倒甚难，便是遣人去行刺，也不知他面长面短。”黑阔道：“刺客若能混入营中，便不难认清公孙雄的面目。难却难在刺客不能进身，才是没奈何呢！”建德点头道：“三弟的话儿甚是。”这时线娘到了外面，闻知了此事，便笑对建道：“那个公孙雄，还是待女儿收拾了他罢！”士达慌道：“不行不行！这不比劫狱，那些守狱兵丁容易对付。张金称营中，勇将甚多，怎能冒险前去？”线娘冷笑道：“高叔父不要长了他人志气，灭却自己威风。侄女虽是不才，若说要取他人一二颗首级，究还容易。”建德喝道：“你有多大能耐，目空一切，还不与我退下！”

线娘吃了没趣，红着粉脸，退到里面。越思越怒，发作了憋气，便悄悄的结束下山，建德兀是没有知道，仍和士达等且饮且谈。不觉已是到了二更过后，正待散席，忽见外面奔进了一个人，浑身血污，左手拎了一个首级，向建德一扬道：“公孙雄的首级，已是被女儿拿来了！”建德又惊又喜。

只见线娘面色有异，知她已受了重伤，慌忙上前扶持。线娘的小嘴儿一张，口中鲜血直喷，立刻晕了过去，不省人事。

士达急忙命人取了内服伤药，调灌线娘。不一刻工夫，线娘悠悠醒转。一眼瞧见公孙雄的首级，哈哈笑道：“他被我杀了！”说着重又晕去。黑阔道：“侄女的神经，已是奋激错乱，快扶入里面安息休养。”建德觉得甚是。待到线娘再行苏醒，遂由建德抱到了内室。玉仙已是睡了，闻知线娘受伤，即起视，线娘昏晕了两次，精神大疲，昏昏沉沉，只是不言不语。建德好不愁闷，也不去安睡，坐在线娘卧榻上陪着，防她伤发生变。

尚幸伤药神效，线娘到了天明，面色转润，昏昏的睡着了，建德方才安心，自去休息一会儿。

原来线娘激气下山，竟跨马驰入了河曲东村，在相离张金称大营一二里，她便下了马，将马藏在林中。她便悄悄的掩将过去，鹭行蛇伏，到了营前。她的身子原是伶俐，竟被她混了进去。这时有两个巡更的人向她而来，她望侧首射过。待到两人相近，她一个箭步，蹿到他的面前。他们正待喝问，她手儿一拍，一个已是送命，一个更不敢呼喊。线娘已刀架在他脖子上道：“快些说出，你们军师的营帐在哪里？”更夫战索索指了西首道：“那面一座帐儿，便

是军师的。”她随指瞧个明白。

刀儿往下一按，更夫的头颅，便脱离了颈上。她拾起了巡更的锣儿，竟冒了巡更，向西边而去。到了公孙雄的帐前，见有两个守卒，正捉对瞌睡，她便放下了锣儿，蹩到帐前，嚓嚓两刀，都已了帐，她便蹿入帐中。

那个公孙雄尚未安睡，突见线娘持刀入帐，便知来意不善，急呼一声“拿刺客”，线娘已是手起一刀，削颈而过，头儿滚落。线娘拾起首级，返身出帐。“拿刺客”的呼声已是四起。

原来公孙雄的帐后，还有两名守卒，闻得了公孙雄的呼声，便也呼喊，惊动了各帐的人，一起出帐呼喊。片刻间火把齐明，线娘已是连蹿带纵杀翻了几个兵丁，逃出了大营，向东村狂奔。

到了林中，牵出了那马匹，方才跨上马背，后面的追兵已到。

为首的一将，手使八角紫金锤，便是骁将张金发，厉声喊道：“你往哪里走！”线娘不知金发的骁勇，圈转马儿，提了插在马背上的梨花枪，向金发分心便刺。金发喊声来得好！将右锤架开了枪，左手一锤，向线娘马头击去。线娘圈过马头。金发的右锤，已是拦腰打来，线娘急抬枪抵住，只震得两臂酸疼，虎口出血。正是：英雄莫夸神通广，骁勇难当命险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倾众报仇将计就计 率师讨贼借人杀人

话说线娘的梨花枪，招架张金发的紫金锤，震得两臂酸麻，虎口流血，才知金发厉害，自己不是她的对手，即虚晃一枪，回马便走。金发哪里肯让她逃去，拍马追来，追了一程，两马相近，线娘只得回身再战。战不到三个回合，线娘的枪法已乱，金发猛喝一声，使了个泰山压顶，双锤向线娘顶门击下。线娘暗暗呼声不好！忙用出了全力，起枪抛架。金发双锤并下，怎生有势，压在枪上，宛似千斤相重。线娘两条粉臂的臂力，怎能抵得？只见金发的双臂一沉，锤儿更重，线娘休想豁开双锤，急得粉汗直流。咬一咬银齿，娇喝一声：“休得逼人太甚！”

枪儿猛力一抬，这一下，倒也厉害，金发的双锤，被她直幌开去。连金发的身子，为了金锤豁开的势儿，往后一仰，险些坠下马来。

线娘趁此回马而逃。明知金发定欲追来，便将梨花枪一插，取下弓箭在手。金发若是追来，只得赏他一箭了。金发果是不肯甘休，又在紧紧相追。线娘约摸箭力能达的时候，她便轻侧柳腰，张弓一箭，直向金发咽喉。金发听着弓弦声响，箭儿已是到了面前，急待躲避，却已不及，肩头便着了一箭。他才不敢再追。一来受了箭伤，二则已是到了高士达的地界，深恐寡不敌众，遇着大队敌兵，他才勒马回营。线娘始得安心。只是虽能逃得了性命，在那招架双锤

的时候，震动了心肺，不免受了重伤。一路在马上，先已吐了好几口鲜血她也自觉着慌。待至回到山寨，见了建德，神经便奋激失次，连晕了两回。侥幸伤药有灵，尚不至失了性命。

在那天午后，建德因欲线娘回高鸡泊调养，即用了一肩软舆，将线娘抬回了高鸡泊，自去休养。在建德离了清河寨不上两个时辰，便有细作到寨相报道：“张金称亲统军将二万余人，已是进了清河地界，声言替他的军师报仇。”士达闻报，一面飭人防守山寨，一面和四个结义弟兄商议迎战的计策。元茂道：“金称以报仇而来，其势正锐。若与交战，定必失利，不如固守山寨，待其锐气减去，不妨用计破他。”大通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二哥终是婆子气息，什么锐气不锐气！待小弟率兵前往，待他立营未定的当子，先杀他一个下马威！”士达听了大通的话儿，便欲允许，黑闳急道：“大哥不能听了四弟的话儿，莽撞从事。二弟的话儿，却是有理。并且以小弟看来，尽让他们逼近山寨，我们一面用心防守，一面可从后山小路，绕道到东村，他们此次已是倾众前来，村中必少防御，我们只须用一千名骁卒，焚烧他的老营，并掳劫他们的家眷人口和屯积的粮草，他们闻知后路有急，必欲回援东村。我们便趁此追杀，占了胜利。”士达大喜道：“二弟的计儿甚佳。”当下便固守山寨，等候张金称的兵马到来。

且说金称的兵马进了清河地界，一路前来，见士达不遣手下兵马前来迎敌，倒觉有些奇异。统军甘起鹏道：“士达不要有计，故不遣一卒迎敌。此去却须谨慎，不要中了他的狡计。

军师生前不是说过的，士达寨中有了谋士相助，便是这次的刺死军师，也许是谋士的计儿。”金称愤愤的道：“不知那个谋士姓甚名谁，若得擒住了他，碎尸万段，方才泄我心头的愤气。”当下又命先锋齐国治，一路留心提防。哪知直逼到清河寨面前，始终没有敌军迎敌。金称笑对起鹏道：“那个谋士的才智，谅也有限，因此高士达只得据寨固守了！”起鹏道：“还是留神为要。”金称点头称是。

先锋齐国治已是率众攻寨，无奈山上滚木’石炮，灰瓶飞箭，像雨点般落下，休想近得。国治传命停攻，到大帐前禀报金称，金称召众将入帐商议。统军冯超武道：“我军倾众来攻，利在速战，彼今固守相拒，多延了时间，若后方有变，倒也可虑。”甘起鹏骇然道：“他们不要探知了后防空虚，竟绕道去袭东村。”金称听了，觉得甚是，便点头道：“虽有我弟留在东村，只是新受箭伤，有敌也难抵挡。即烦甘将军和了冯将军，拨领三千轻骑，飞速驰回东村，小心防守。”起鹏和超武奉命而去。驰抵东村村口，已是黄昏，起鹏对超武道：“愚与将军不如分兵一半，在村口左右埋伏，敌军不来便是，若要来时

，突然出击。定使他片甲不回！”超武鼓掌称善，便依计分兵，暗自埋伏。

到了二更，刘黑闼率着一千骁卒，绕道后山小路，来袭东村。只道村中无备，哪知才到村口，伏兵突起，将黑闼的一队人马，冲作了三段。黑闼好不慌急，再也不敢恋战，拨马便逃。

河曲兵却乘胜追击，直将一千清河兵，杀得没多几个，只剩五六骑，保护了黑闼，逃回清河寨。黑闼含了满面羞惭，去见士达道：“张金称果然了得，早已埋伏了兵马，在村口等候，小弟不察，又着了他的道儿，杀得大败了逃回。”士达见用计不成，反中了敌人埋伏，损失了一千骁骑，又急又恨，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命黑闼回帐休息。一面传命前寨兵将，用心防守。

金称那面，也已得了飞骑捷报。甘、冯两将，计破了袭军，金称好不欢喜，传命重赏二将，仍属留守东村。一宵已过，到了天明，金称率兵奋攻，喊声动地，势甚锐利。只是清河寨防御得法，急切难攻。一连数日，任凭金称骁勇，终是攻不下山寨。这天金称正在大帐里面，和众将聚议怎样破敌的策儿，急接到东村飞骑警报，道太仆杨义臣统兵出发以来，河北一路的英雄，被他攻破不少，志势甚是浩大。如今劲旅在后，士达屡经我军杀败，已是作了惊弓之鸟，不足虑他。

大王急宜还援河曲，不要失了根据的重地。金称便命回兵，整队退去。又恐士达出兵追击，即命齐国治、方振才一同断后，河曲兵向后渐退。

早有清河细作报知了高士达，士达好生奇异。即问刘黑闼道：“金称独自解围，不战而退，可是诱我追击？”黑闼道：“断后有将，退行不速，必非诱敌，定是后路生变，不得不回了。”士达道：“既然如此，我们可趁此追击一程了。”黑闼道：“彼已有备，不生效力，还是急遣细作，快到河曲探听，且待得了实情，再作计较。”士达遂命细作往探。待到河曲兵退还，清河寨也松了防守。那个张金称回到东村，义臣的前队，已是到了河曲。先锋大将施神通，却有万夫不当的神勇，善使一柄金背大刀，率兵到了河曲寨前，即出马搦战。金称命甘起鹏迎敌，起鹏虽是骁勇，终不敌神通的勇猛，不到二十个回合，便即败下。齐国治一马当先，抡动丈八矛，向神通分心便刺，神通起刀一架，将国治的长矛，豁了个大开门，险些失手。神通回手一刀，国治急忙躲避，肩上早带去了片肉。国治伏马逃回，神通率兵追击，金称急和众将抵住。混杀了一阵，神通方始收兵，金称检点兵马，死伤了一千余名，好生纳闷。

到了明天早上，神通又来讨战。这时，张金发的箭伤已是全愈，闻知神通勇猛，他便跨马持锤驰到阵前和神通交手。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两个人一来一往，战了百数十个回合，兀是胜败不分。把两面的军将，都瞧得呆了。只见他们两个刀光锤影，混作一团，越战越猛，各不示弱。直战到午刻相近

，坐骑疲了，方始回马。饱餐了一顿，休息片刻，又临阵交战。

战了多时，依旧不分胜负。这时杨义臣的大队已到，义臣控骑观战，瞧了片刻，即命鸣锣收军。神通勒马回营，入帐见了义臣，报明两天的经过。

义臣点头道：“贼将骁勇，势也不弱，本帅不愿多伤兵马。

现已思得了鹬蚌相争的计儿，坐收渔翁利益。”众将一起问道：“元帅有何妙计？”义臣道：“闻金称和那清河寨的高士达不睦，本帅只须佯许金称，令其杀败了高士达，即收抚其众。金若称若能顺从，得将士达杀败，本帅当诱杀金称，降其余众。

若金称反被士达所败，本帅便收了余众，再击士达。也许金称不愿收抚，则诱士达出兵，袭击金称。金称前后受敌，敌后必溃散。我军再击士达好了！”众将齐声称善。

当下义臣修书一函，命人送到金称寨中，金称拆视了义臣书信，即与众将商议道：“杨义臣来书招抚，以杀败高士达为条件，当怎生答付？”方振才道：“义臣兵势浩大，神通骁勇善战。河曲弹丸的地位，实不足和他抵抗，还是趁此机会，受了招抚，攻破那高士达，原是不难。”金称点头称是。

忽有一将在旁冷笑。金称瞧时，却是甘起鹏，便即问道：“甘将军何故发笑？”起鹏道：“杨义臣一路行军，只闻收人余众，未闻招抚一将。今知我们与士达不睦，乃用借刀杀人的计儿，先命我们攻破清河寨，不论谁胜谁败，和义臣都是有利，于我们却未必得益呢！”金称点头道：“若依了甘将军的话儿，只能拒绝招抚了？”当下即对来使道：“上复杨元帅，他的盛情不敢拜受。”使者复命义臣，义臣笑顾众将道：“金称倒也狡猾。”说着，又修了一书，命使者送至清河寨，使者奉命前往，入寨见了高士达，即将书信呈上。士达阅毕，命使者出帐暂候，即和四个结义兄弟道：“杨义臣刻来使至此，约我夹击张金称，这是绝好的报仇机会，自当相允义臣，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赵大通道：“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刘黑闼道：“以杨义臣的兵力，破一张金称，不患不足，他却命我夹击金称，谅知我们和金称有仇。义臣既欲保全实力，复欲速破金称，故命我们夹击，使金称速败。只是金称败之，义臣的兵马，却要来攻我们了。”士达道：“这又何故？”黑闼道：“那是必然的理。义臣决难收容我们的。以小弟看来，还是置诸不理，尽让他和金称对峙交战，金称被逼，必抵死与战，义臣即能破之，亦必大丧兵马，我们却不妨奇兵突出，将他杀败，也是不难。”士达摇首道：“义臣即约我们夹击金称，决不负我。”

便迳自修书复允，命来使持回，正是：只图报复深仇计，忘却唇亡齿舌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平双雄削柄滋乱贼施绝计飞箭伤大将

话说高士达复允杨义臣，义臣甚是欢喜。专待士达兵到，会同夹击。士达到了隔日，便留下刘黑闼镇守清河寨。他和赵大通、徐元茂、曹汝成率了二万军马，直向河曲东村进发。早有金称细作，报知了金称。金称闻知了这个消息，忙和众将商议。甘起鹏道：“士达匹夫，定是受了义臣的说词，前来夹击我们了。若待士达兵到，我军前后受敌，怎能抵得？依末将看来，河曲天险可守，不如趁那士达没到的时候，可乘夜袭了饶阳。饶阳易守难攻，进退便捷。却胜河曲百倍。”方振才道：“此计未免太险，万一饶阳有备，袭不到手，岂不变作了进退两难！”金称点头道：“方将军的话儿甚是，不如甘将军和了冯将军，拨领五千军马，守住了村口，不让士达前进。”甘起鹏只得和了冯超武两个往守村口。

待到士达兵到东村，见有敌军守住村口，即麾众猛攻。甘、冯两将，只有五千兵马。士达却有众二万人。任凭甘、冯二人骁勇，究是寡不敌众，遂失守了村口，率众退逃。士达乘势追击，紧紧不舍。金称已是闻知了败讯，急命张金发前来接应，才将士达的追兵挡住。这时杨义臣也已接到了士达的通知，知道士达的兵马，已是出发在途。便也整顿了全军，准备大举进击。这天又得士达密使来告，方知士达已是进了东村，约他明天晚上的初更夹击金称，义臣自然复允，打发了来使。待到那天初更，义臣和士达的兵马，齐向金称攻击，杀得河曲兵哭喊连天，没路奔逃。张金称和了他的兄弟金发，一同向北而走，恰巧撞着施神通拦住了去路。金发心慌意乱，不免锤法稍松，神通大喝一声，劈死了金发。金称再要逃时，休想能够，也给神通杀死。这时金称手下的大将齐国治、方振才、施大猛、冯超武、甘起鹏，只有冯、甘两个，带了三千兵马，逃出了东村。

后来归附了窦建德。其余的众将，都不免身亡。

一仗成功，扫平了张金称。待到停战，已是天明。义臣命人相请士达，到他营中会晤。士达便欲前往，徐元茂道：“不知义臣可有歹意？”士达道：“彼为三军主将，怎能负人，谅无恶念发生。”曹汝成和赵大通道：“我们可随了大哥同往。”士达大喜道：“这倒使得。”即命徐元茂留在营中镇守，他们三个便随??来使，到那义臣大帐，两旁突然拥出了数十个壮丁，将他们三人擒住，士达方知中了他们的狡计，不禁破口大骂。义臣即命推出帐外斩首。可怜三人，片刻之间，已是身首分离。义臣即命将三人首级尸身，送到士达营前，给他的兵丁瞧看，招他们归附了官兵。当下三人的尸身首级，到了清河兵营前。早有人报知了徐元茂。元茂听说三人被害，险些晕了过去。

赶忙抢回了三人的尸身首级，火速回到山寨。刘黑闼、刘玉仙和山上众兵，俱皆失自痛苦，玉仙更是晕去了数次。当下刘、徐二人将三人的尸身收殓，一切不必细表。

到了明天，里面的使女，出报玉仙已是自缢身死。众人又感伤了一阵，也将她盛殓入棺。一切告终，刘黑闼对徐元茂道：“大哥不听你我的良言，身遭惨死。如今山寨的兵力，虽是未见减少，只是那个杨义臣未必来攻击我们。不如弃了此处，率众投奔高鸡泊窦大哥。二哥的意下如何？”元茂道：“正与我意相合。”遂传谕寨众，众皆愿从。即收拾一切，不须细表，迺到了高鸡泊。建德听说士达等惨死，不免放声痛哭了一回，在寨中设灵致祭。线娘伤已全愈，只是尚未复原，闻知玉仙自缢身亡，也觉伤心万分。

过了几天，建德将清河寨的众人，分插舒齐，高鸡泊的兵力，已是有了六七万。建德率众袭得了饶阳，作为根据的所在，声势越发盛了。建德又能倾身待人，和士卒共甘苦，因此，人争相附，愿为效死。

且说杨义臣扫平了张金称，计除了高士达，便上表奏知炀帝，这时炀帝已是到了江都。阅了义臣的表章，中有“破降河北贼数十万”的语，炀帝甚是骇异。对内史郎虞世基道：“朕怎的一些也不知，河北盗贼，竟有这么许多？”原来虞世基深知朕帝恶闻盗贼的消息，所以诸将若有败亡，上表求救的，世基都不使上闻。有时竟杖责告警来使，说他谎报，因此炀帝总是不知。此刻世基见炀帝问他，他便答道：“小盗虽是众多，却不足为虑，义臣收降贼众，竟至数十万，若令久在外面，一旦有变，倒是国家的大患呢！”炀帝原是忌刻成性，听了世基的话儿，不禁点头道：“卿言有理，朕当解除义臣的兵柄，免生后患。”世基欢然道：“圣上明见万里了。”炀帝遂下诏召还义臣，并命他遣散麾下士卒。于是数十万士卒，又四散附贼，贼势复炽了。义臣的前功，遂皆尽弃，浩叹而归。

这时瓦岗寨上的李密，见兵精粮足，按不下一片雄心，跃跃思动。他知翟让最信军师于雄的话儿，密和于雄结了深交，令说让出图中原。这天于雄对翟让道：“公若自立，恐未必即能成事，若依了蒲山公的话儿，先取荥阳，依次进取，更立蒲山公为王，事无不成的理。”让笑道：“蒲山公果得为王，何必前来依我？”雄答道：“将军翟姓，翟的字意，当解为泽，蒲非泽不生。因此来依将军，共图大事。”让听了于雄的话儿，觉得甚是。遂依了李密的前议，发了兵将，夺取荥阳诸县。

荥阳通守杨庆，懦弱无能，见翟让势甚，急向炀帝告急。

炀帝接报，即命湖南讨捕大使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使讨翟让。

须陀乃是能征惯战的一个骁将，历破卢明月等贼师。手下更有两员大将

，一为罗士信；一为秦琼，表字叔宝。山东历城人氏。

乃祖即是北齐领军大将旭，旭子彝，也为北齐武卫大将军。彝战死沙场，其妻宁氏抚子长成，却练得一身好武艺，善使一对黄金锏，真是十分了得。后来佐唐受命，绘象在凌烟阁上，彪勋千古，却为一个大人物。此时尚在须陀手下，作位心腹将领。

因此须陀到了荥最，率兵和翟让交战，让连战皆北，不禁逡巡欲遁。李密神色自若的道：“张须陀有勇无谋，不足深惧，且兵又连胜，骄气正盛。自古骄者必败，密当略施小计，即足破也。公也不必担忧，且列阵相待，密须安排去了。”说着便走。

让无可奈何，只得列了阵势，候那须陀杀来。

不到半个时辰，须陀已是率兵到来，见让列阵相待，即直前搏击。翟让的兵马，见了须陀，早皆恐惧，宛似惊弓之鸟，哪里还支撑得住，纷纷向后逃退。须陀驱兵穷追，追了十多余里，过了一大林，林内一声炮响，冲出了两支主力军，左为单雄信，右为王伯当，两路合围，将须陀包在核心。翟让也回兵助战。这时须陀的后队，由罗士信、秦叔宝两个统领，尚未到来，须陀一个人在重围里面，左冲右突，奋不可当。单雄信、王伯当两个，一槊一枪，还是抵不住须陀。李密立在高阜上面，见须陀这般神勇，恐被他突围而去。急命一千名弓弩手，张弓引矢，围了须陀四面注射，箭如飞蝗。任凭须陀骁勇，终难招架，遂叫隋朝一员勇将竟堕入李密狡计，中箭身亡。待到秦叔宝和罗士信率了后队来援，已是不及。秦、罗二将，也被困入重围。秦叔宝正在冲突的时候，忽有一将，手执宣花大斧，骑了匹乌云马，喝住了众兵，向叔宝呼道：“秦贤弟别来无恙！”

叔宝凝神瞧视，乃是儿时邻居的小友程咬金，便答道：“原来是程大哥，可是来相救小弟？”咬金道：“天子无道，百姓乱离，隋室江山眼见即得覆灭，须陀今天又阵亡，贤弟尚须早自为计，当知识时务者为俊杰。蒲山公英明异质，合应预讖，正是李氏当兴。贤弟不如依附了蒲山公，强似助了昏君作恶，岂不甚好？”

叔宝见须陀已死，自身无处投奔，听了咬金的话儿，便翻身下马道：“还请大哥引见蒲山公。咬金见叔宝允了，甚是有兴，也急行下马和叔宝携手同行，入了李密帐中。叔宝扑翻虎躯，跪地下拜，咬金大声道：“此为故人秦叔宝，特来依公。”密慌忙答礼道：“久慕将军大名，今得来归，真是密的大幸了。”叔宝又去说降了罗士信，招集旧部来附。河南郡县闻知须陀身亡，部众尽散，统皆丧气。炀帝得了消息，即令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徙镇虎牢。翟让得了大胜，深自欣喜，乃分兵与密，结为蒲山营。他却载了获得的辎重甲仗

，即欲回转瓦岗。密急道：“乘此胜利，正好西下，图成大事，怎的便欲回转瓦岗？让道：“虽得胜利，兵力已疲，姑且休养，再图大举。”密又苦劝了一番，让只是不从，竟与密相别，自回瓦岗。

密待让行后，遂独率了麾下西行。一路上招降诸城，大得资储。翟让在瓦岗寨闻知了消息，深自悔恨，因复率众从密。

这时天下已是大乱。窦建德自称了长乐王；马邑起了刘武国，朔方起了梁师都，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金城校尉薛举起兵陕西，自称西秦霸王。真是风波四起，干戈遍地。再加上鄱阳又起了个剧盗林士弘，有众数万人，杀了御史刘子翊，自称楚帝，建元太平，占据了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称雄南方。涿郡虎贲郎将罗艺，自称幽州总管，兴兵起事，猖獗北境。终算伪燕王格谦，给江都通守王世充击毙，只是谦党高开道，收集了余众，又出掠燕地，其势复张。还有那个章邱杜伏威，虽有光禄大夫陈棱在讨，偏给伏威杀败而归，其势更盛。

李密见天下大乱，遂急欲进取东都，思据得了腹地，即可号召四方。乃屡次向翟让道：“如今暴主南巡，百官皆在江都，东都腹地空虚，越王年尚幼小，留守诸臣，又皆无能。仆和将军，若能进取了东都，即是号召四方，定了天下咧！”翟让只是心怀疑惧，恐蹈杨玄感覆辙，终是不决。这时那个炀帝，在那江都，兀是纵情酒色，毫不将国事在念。正是：离乱不知荒酒色，危机日迫尚懵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万象春长夜寻欢十大罪传檄讨昏

绣帘微开，一只雪白粉嫩的纤手，在帘旁伸出。手中却捏了只玉杯，杯子里面，有粒滴溜圆的红丸，似小白果般大，在杯内滚动。帘内娇声道：“拿了去加药，快送得来，不要误了！”帘外一个内侍，双手接了玉杯，应了声是，向杯中一瞧，拖了拖舌子，扮了个鬼脸，便捧了玉杯，走进了一间小室。药香味儿，已是直触鼻管。室中放着一只小泥炉子，上面放了个银罐，炉中的火越旺，罐中的煎药越沸，气儿上腾，传出了药香。

炉子侧首，有个小宫女，坐在矮凳上，正在垂头瞳睡。

内侍走近里面，她还没有觉得，内侍悄悄的走近她的身前，在她头上轻轻打了一下，小宫女急忙抬头，瞧了一眼内侍道：“张公公来了，药已滚了好久呢！”说着，用块湿巾儿衬了手，取那炉上的银罐，将罐中的药汁，倒入玉杯，一边倒药，一边却向那个张公公道：“圣上究竟得了什么病，一连三天了，都喝这种药儿，又溶了这么大的红丸，丸儿的名字，公公可知道么？它是治什么病的？”张公公哧一笑道：“这颗丸儿，名叫万象春，吃了令人快活的

，你道妙不妙？”宫女见杯中有八分满了，便将罐儿放在桌子上道：“那真妙呢？会叫人快活的，只是圣上还有什么不快活，还要吃它快活呢？”张公公笑道：“圣上原是要寻快活，吃了这种药，便能快活了。”他边说边走，走到了门外咕哝着道：“这个小女子，你懂得什么，要是你懂了，管叫你羞死了。”他只顾了自言自语，忘却了留神脚下，给门槛一拦，赶忙留住脚步，杯中的药汁，已泼出了一些，流在杯子外面。他一时昏了，便伸了舌了，却舐那药汁，只觉一股异香，在舌尖上热烘烘，他猛的想着了什么。急急乱吐馋沫，自语道：“该死了，怎好舐这个药汁，牢什子也没有了，没处发作，不要累死人。”

这时将近内宫寝室，他将袖儿揩了揩杯外，见没有药汁了，才安了心，到了寝室跟前，轻声报道：“长生汁来了！”他见里面一只纤手，又从绣帘侧首伸出。他将杯儿授给了她，即便缩入。张公公的贵儿，就算告终了，径自退去。那寝室里面，龙床上一个风流天子，拥着锦被坐在床上。床脚下面，却有六个妖娆女子，都是秋波送媚，樱口留娇，坐在床前席上，一律的紧身小袄，绣花裤儿。另有一个美人，手中便是捧了玉杯，她先用支试毒针儿，向杯中放下，停了一瞬，即拔起针儿。瞧了瞧时，见不变什么颜色，她才放了小心。含着媚笑，盈盈地到了床前道：“圣上快喝罢，不要凉了！”炀帝笑了笑，接了玉杯，咕嘟咕嘟都将药汁饮尽。将玉杯交给那个美人道：“放了杯儿，你也床上来罢！”美人一笑接杯，将杯放好，便真个登了龙床，钻入锦被。炀帝依旧拥被而坐，只是两只手儿，却大大活动了。那个美人格格的娇笑，兀是不止。隔不上半个时辰，炀帝也钻入了被中，又多了一只小手活动。那个美人，却笑声没有了，另有一种声息传出。坐在床席上的六人，却一个个抿了小嘴儿暗笑。秋波掠到床上，便急忙回避，不是低了粉颈，便侧了脸儿。只是避了不多时候，秋波又要射到床上去。

只见被儿波动，不觉春上眉梢，霞红了粉脸。隔了片刻多些的时候，床上锦被中的美人，下了龙床，席上却少了一人，已是到了床上。

到那宫鼓三更的时候，席上的六人，此上彼此，已是轮遍。

炀帝兀是精神勃勃，便又传进了三名宫女，轮流侍候了他，他才尽兴，软化在床，昏昏地睡去。炀帝的通宵欢娱，全恃一颗万象春。若问万象春的来历，便是东都天王宝圭的主持安伽陀所献。伽陀深知炀帝风流，每夕的颠鸾倒凤，全恃十身精力。

他也算忠君爱上，炼成了一服万象春。计有三百颗丸儿，盛入了锦盒，亲自送到江都，面见了炀帝，密呈上去。炀帝开盒瞧视，觉异香扑鼻，鲜红可爱，便含笑问伽陀道：“这是什么丸儿？”伽陀答道：“名唤万象春，炀帝听了

名儿，便已明白了三分。笑道：“可是助兴的妙品？”伽陀道：“圣上龙马精神，原不必小道献此，只是偶尔助兴，也不可少。小道便不辞褻瀆，至诚献上。”炀帝笑受了他。伽陀又献上一道：“依方配药，煎水取汁，溶化万象春，便成长生汁。”

炀帝这天晚上，一经试服，真是相惊刮目，大异了旧态。

炀帝本因旦旦亏伐，有时已不能振作。即是能振，终不能持久。

如今得了万象春，竟能这般这般的神验，一宵欢娱，幸遍了十六苑夫人，一个个免战高悬，献了降表。炀帝好生得意。便赏安伽陀黄金一千两，彩帛三千端。又命伽陀再合一服，俟后应用。伽陀谢了恩赏，兴冲冲的回到东都。待到一服万象春合成，东都已是被围，不能出城。

原来李密连得了荥阳等城池，屡劝翟让袭取东都，让兀是怀疑不决。这天李密和了于雄一同见让，密又对让道：“将军若不速依仆计，将来良机一失，反受敌制。虽欲偷安一隅，也是不能的了。”于雄接口道：“蒲山公的计儿，实是今日的上策，将军速宜允从。”翟让两人劝谏，心下也有些活动了。当下却道：“不妨先遣一人，往探东都虚实，再行定夺。”李密只得允了让。便遣党人裴叔方往觐东都虚实。留守诸官方才发觉，急缮城为备，且驰表告急。叔方即回报翟让，让闻知东都有备，慌谓密道：“东都已是预防，我军前去，必难得利。若冒险转进，岂不要做了杨玄感的第二？”密急道：“此一时，彼一时，将军怎能相提并论？如今事已至此，势成骑虎，不得不发。密闻洛口粮仓储粟甚多，可引众袭取了洛口，开仓散给贫乏，远近的人俱要闻风趋附。百万之众，便可一呼而集。到了那时，后檄召四方，引用贤人豪士，挑选骁将悍卒，智勇俱备，兵粮无缺，平定天下，真易如反掌呢！”让沉吟了一回，方道：“这是大英雄的事业，非仆所能胜任。但能受公指麾，尽力从事。请公先行发动，仆愿作为后殿。”

密乃选了几名大将，率了五千骁骑，作为前驱。让统着六千兵马，随后继进。潜出阳城，北逾了方山，直抵洛口仓。仓中的守卒，寥寥无几。密率众突至，早已吓走尽净。密攻破了仓门，翟让的后军亦到，遂开仓发粮，任百姓恣取。一般贫民，欢声载道，尽呼“李将军万岁”。此事便有前朝议大夫时德叟，举了尉氏县，响应李密。故宿城令祖君彦，素有才名。也自昌平来附。密即引为记室，令掌书牒。

东都留守越王侗，闻知洛口仓被袭，遂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率了兵马一万五千人，来援洛口。又使河南讨捕使裴仁基，自汜水西进，从后夹击。密早已得了细作报告，将部众分作了十队，用四队伏在横岭下。待仁基兵来，便即出截。

六队列阵石子湖，静待刘长恭等军到来。到了明天，长恭率军奋至，其势甚锐。翟让出当敌冲，接战失利，便引军且退且战。

长恭的军兵，未曾朝食，忍饥追逐，哪知追到中途李密的伏兵突出，将隋兵冲做两段。隋军已皆枵腹，不耐久战，方才乘胜追击，尚有勇气，此刻遇了伏兵，不免心慌，便皆弃甲抛兵，仓惶逃散。长恭见部众已散，也和房解衣潜逃，遁回了东都。

隋兵十死五六，资械荡尽无遗。密与让的大名，从此大振。

让自知不及李密，即推密为王，号为魏公，自称元年。密登坛置吏，拜让为上柱国，兼司徒东郡公。单雄信、王伯当为左右大将军，此外各有封拜。凡是赵魏以北，江淮以南，许多的贼师，闻风响应，愿受密的节制。密悉给以官爵，依旧命他们统领原部。遂在洛口城扩地为垣，周围四十里，作为根据之地。特设行军元帅府，分兵四出，迭次收取河南郡县，并命齐郡盗帅孟让为总管，使他夜入取东都。让到了洛阳城下，城上没有防及，竟被让众扒到了城上，焚掠了外部。还亏内城保得坚固，未被让众攻入。让所率的人马，只有二千人，深恐到了天明，内城发兵来攻，不能抵挡，又要受亏，乃鼓啸而去。东都的外部，终算仍属隋有。

李密又命人诱降河南讨捕使裴仁基。仁基本因洛口一战，遇事迁延，愆期不至，深恐得罪朝廷，正在进退维谷，十分狼狈，见密使人招致，仁基即以虎牢关奉送，降了李密。密封他为上柱国。命他和了孟让，一同袭取洛东仓，竟是唾手而得。

遂烧了天津桥，纵兵大掠。恰有东都兵至，仁基等却吃了败仗，即行退回。李密督众自回洛仓，大修营垒，整顿甲兵，进逼东都。遂令记室祖君彦草就檄文，堂堂正正的声讨炀帝，数他十大罪状。檄文略云：魏公大元帅李密，谨以大义布告天下：隋帝以诈谋入承大统，罪恶滔天，不可胜数。紊乱天伦，谋夺太子，罪之一也；弑父自立，罪之二也；伪诏杀弟，罪之三也；迫奸美妃，罪之四也；诛戮先朝大臣，罪之五也；听信奸佞，罪之六也；开市扰民，征辽黩武，罪之七也；大兴宫室，开掘河道，土木之工遍天下，虐民无已，罪之八也；荒淫无度，巡幸忘返，不理政事，罪之九也；政烦赋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罪之十也。

有此十罪，何以君临天下！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毒难尽。密令不敢自专，愿择有德以为天下君，仗义讨贼，望兴仁义之师，共安天下，拯救生灵之苦。檄文到日，速为奉行。

煌煌的檄语，钲鼓渊渊，乱世枭雄的李密，这一回大展怀抱，得机得势，风靡海内。传檄四方，余盗响应，似乎兴王事业，非他莫属，唾手中原，可

以应讖。哪知天命所归，后来的真命天子，不是此李，却是别有一李。李密的雄心勃勃，还是付诸镜花水月。本来兴王大业，原是不能强求的。入后隋灭唐兴，李密尚有一番事实，只是不在本书中了。但此刻的李密正在发皇的时候，他也隐以天子自许了。正是：符讖木子兴王象，天命所归更有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狱中问计佳儿兴正宫里通词美妃侍寝

狱门开处，一个英俊的少年英雄，龙须虎步，踏入了狱中。

狱卒随手闭上了门，将锁锁了。便道：“公子请随小人走。”

说着，向内进去。少年随了狱卒，直到里边。狱卒推开了西壁的门，伸着头儿，向里面道：“刘大人，李公子来探视。”

只闻里面朗然一声道：“请！”李公子已是推门而入。那个刘大人，也已抢步上前，到了门首，李公子执了刘大人的手，瞧了瞧道：“文静公，屈居狱中，倒也丰神依旧呢！”文静哈哈笑道：“随遇而安，得时而动；徒恨身不逢明主罢了！世民老弟，你不趁这个英雄四起的时候，好好干番大事，到此监狱里面，瞧我罪人，又是什么意思？”世民正色道：“此来省公，正为了大事，与公商议，岂真效小儿女情态，晤面哭泣、窃窃私语情事么？”文静肃然道：“双眼未花，早知老弟不凡，固有大志。只是负罪之人，性命原是早不保暮的了，如有所询，岂敢惜言！”世民道：“与公谋脱身，亦为我父谋免祸，公能明我意么？”文静点头道：“尊公自任弘化留守之后，屡掌兵政，积有勋。今又留守太原，重兵在握，忌者有人。免祸的话儿，由此来么？”世民点头道：“祸的求免，家君犹是不知，我特鉴于乱贼四起，朝廷失政，不乘时而起，谋自全的计儿，家君日后的可危，令我不忍说了。”文静道：“所见甚是。何不早与尊公说呢？”世民感额道：“家君忠心耿耿，不敢怀贰。

我若面陈，定受呵责。故欲向公问计，怎样始能成功？”

文静沉吟了一回，忽地笑道：“若得此人允许，尊公不患不成了。”世民急问何人，文静道：“晋阳宫监裴寂，和了尊公，素相友善，得彼以危言动尊公，汝再一同怂恿，事可望成。”世民含笑点头道：“计却甚善，惟我与裴寂，向不往还，此刻无由进身。”文静道：“寂与下愚，尚称相得。尝忆某夕月夜，与彼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道：‘贫贱如此，复逢乱离，何以自存？’愚即笑对他道：‘时事可知，只须你我相得。贫贱相援，富贵相助，何必忧虑呢？’我又和他说过，渊子世民，大非常人，他却笑而不答。如今欲与相结，汝当和他纵饮肆赌，博其欢心，始以言语动之，定能相见了。”世民大喜，便欲起行。文静又道：“时不可失，进行须早。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如毛，万民失所。如有英雄真主乘此而起，收容各盗，以取天下

，易于反掌。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我为令在此，已有数年，深知其中的豪杰，一旦收集，即可有众十万人。尊公所将的兵马，复有数万人，只须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之众，乘虚入了关中，号令天下，不出半年的时日，大业成功了。”世民点头笑道：“公言深合我意。请从我出狱，留此何为？”文静笑道：“何必急急！且待尊公相请，再出不迟。”世民会意。不加强挽，便告别自去。

原来刘文静与李密有婚谊，密屡次犯上，文静因之被累，坐罪除名，囚系狱中。世民素与文静相善，随父到了太原，便即入狱探视，且向问计。只因世民素有大志，见群雄四起，壮志亦欲一伸。又因其父执有重兵，故欲使其父起事，他得趁机发挥了。当下世民出了监狱，回到家中，即备下厚礼，具了名刺，亲谒裴寂。寂见名刺，知世民为李渊的次子，当即请入相见，设宴款待。世民曲承其意，狂饮纵谈，寂果大悦，世民至醉告辞。到了明日，即在寓中设了盛筵，亲邀裴寂，寂欢然相从。到了世民寓中，见酒美肴丰，狂态大发，即据席肆嚼。世民殷勤劝酒，裴寂大醉。世民邀与作樗蒲戏，寂揜臂大笑。家丁阵上博具，遂呼卢喝雉，世民佯作大输，寂满载而归。从此和世民相交成密。

这天世民又招饮裴寂，寂饮至微醺，世民即喟然长叹，寂惊问道：“何事不欢？”世民道：“日前见刘文静在狱中盛道公能，能令人免祸，公与家君，也是多年的至友了。今家君有大祸在身，公能使之免去么？”寂讶道：“遵公甚安，怎言大祸？”世民道：“方今盗贼四起，家君虽得掌有重兵，只是忌者有人。深恐一旦朝廷有命，不测相加，家君的性命，便难保全了。覆巢之下，宁有完卵？我有危险，更是不必说，便是以文静为例，因李密而得罪，公与家君的深交，人所共知，将来也难免受累呢！”寂沉吟了半晌道：“汝言甚是。主上暴而性忌，喜听佞言，掌兵的臣下，更易受祸。惟若能以兵自卫，趁时而起，未始不是佳事。但尊公事君不贰，不愿作此，谅汝也是知道的。”世民欢然道：“公言甚是。免祸的的计儿，除去了拥兵自卫，趁机起事，此外都非善策了。公与家君，最相友善，若能相允，以危言动之，共图大事，岂不甚善！”寂笑道：“汝却命我造反了！”世民也笑道：“公忘了某日月夜，与文静所说的话了么？文静已是相允。公当早自为计，毋使旁人窃笑。”寂点首道：“尊公不从奈何？”世民又再三哀恳，寂忽拍桌道：“有了有了！缓日报命。”便告辞而去。

寂回到寓中，又思索了半宵，方始安睡。到了明天午后，寂命一个心腹宫人青凤，对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了。青凤含笑点头。便在傍晚时分，备了些酒菜，亲邀了张美人、张美人小饮。张、尹两个在晋阳宫中，有大乔小乔之目，真是一双绝色、成对美人，也曾受炀帝的雨露。尹、张两个，甚是相爱

，宛似姊妹。此外只有一个青凤，她们也和她亲善。这晚青凤招往小饮，便欣然入座，谈笑甚欢。饮至中间，青凤只是瞧了尹、张两个憨憨痴笑。尹美人笑道：“青凤敢是醉了，怎的对人痴笑？”青凤正色道：“妾却没有醉，只是你们两个，却日在醉乡咧！”张美人笑道：“你又要胡说了，我们又不天天饮酒，怎会日在醉乡？”青凤佯讶道：“不在醉乡，怎会昏昏沉沉呢？”尹美人娇嗔道：“你自己才昏了，我们昏些什么？”青凤道：“真个不昏沉，怎会一些不担忧？”张美人笑对尹美人道：“青凤的话儿，越说越不对了。我们要担些什么忧？”青凤冷笑道：“如今盗贼四起，随处能生大变。圣上流连在江都，李密又围了东京，太原虽称安静，只是太原留守李渊，拥有重兵。其子世民，日图起事，一旦有变，晋阳宫即成灰烬！”

我们即是幸能免死，也要乱离失所了。你们两个，若是流落在外。不遭歹人的强暴，妾再也不信。妾却替你们担忧，倒还说妾昏了！”

尹、张两个听了青凤的话儿，不禁花容失色，慌道：“你怎能知道李渊要起事呢？”青凤冷笑道：“李渊不起事便罢，若是起事，定必有成，作了当今的天子。”张美人笑道：“你能包得成么？”青凤道：“木子应讖，不是一个李字么？故上皇的梦水淹城，一个渊字，不是从水的么？从这个上看来，已是上应天命。李渊又是宽御得众。其子世民，也能结交豪杰，大有贤名。便是晋阳宫监裴寂，和他也结深交。”尹、张两美人听到此处，同声说道：“如此便不妨了。”

青凤道：“此话怎说？”尹美人道：“裴寂和世民交好，要是李渊起事，我们便好求了裴寂，使他们保全晋阳宫，不是不妨了么？”张美人也点头道：“妾是同样的心思。”青凤笑道：“话儿原是不错，但若依了妾话，不但不用愁闷，还可永享富贵！”尹美人笑道：“你倒真会说话，一霎儿又说怕人，一霎儿又说得好。究要依你什么话呢？你快说了！”青凤含笑离座，走到尹美人身畔，附耳说了好久，张美人只见尹美人的脸儿，一回红，一回白，还加了不少娇啐，便是摇头，把个张美人瞧得莫名其妙。

好容易青凤说完了话儿，拿了酒壶，自然去添酒。张美人含笑问尹美人道：“青凤鬼鬼祟祟的什么事？”尹美人答道：“你不要瞧轻了她，她竟是个大说客呢！”当下也附在她的耳朵上，将青凤说的话儿，学给她听了。张美人只是格格的娇笑。

待到乡美人说毕，张美人便道：“依你瞧怎样发付？”尹美人却道：“依你瞧怎样？”张美人道：“你若相允，我也顺从。”尹美人道：“只要你肯，我也能允许了。”

青凤突然入室道：“依我看来，两个都允了罢！良机不可失，富贵逼人来

。叫妾做了你们，早已一百个情愿了。”尹、张两个只是涨红了粉脸，默然无语。青凤和他们换了两杯热酒，重饮了一回，青凤又笑道：“明晚便是吉期，今夕先要玉允。

究竟怎样了，还须和妾说明，妾也要去复命的。”尹、张两美人含笑不语。青凤再三逼问，尹美人笑道：“你要我们怎样，便是怎样，由你作弄人吧！”张美人也笑道：“真的呢！我们自己也作主不来了。”青凤听了她们的话儿，知己允许了，待到饮毕，便向裴寂复命，寂不觉大喜。

到了明天晚上，裴寂亲邀李渊到晋阳宫对饮，渊欣然相从。

到了宫中，早已设下了盛筵。裴寂殷勤劝酒，渊亦畅饮开怀。

饮至半醉，却走出两个美人儿，前来侑觞。渊醉眼模糊，见两个美人，生得都甚佳丽，一个穿了紫绢衣，目若点漆，眉似描翠，长身苗身，宛似玉树临风。一个穿了茜色衫，面如满月，神似秋水，婀娜轻盈，宛似依人小鸟。渊眼见了一双绝色小女子，虽是老夫耄矣，也觉动情，他又酒醉神昏，不知侑觞的两个美人便是炀帝的宠妃尹、张二美人，还道是歌妓一流人物，乐得借色陶情。裴寂也真会作剧，命尹、张两美人，轮流把盏。

尹、张两个，含笑殷勤捧玉钟。李渊只乐得心花怒放，不多时候，便玉山倾倒，烂醉如泥，昏然不知了人事。

裴寂向尹、张两人施礼道：“全仗二美人了！”说着回身便走。尹、张两个见事到如此，也无可如何了。当下扶了李渊，走入寝室，将他睡上了龙床。那个青凤，却了蹙了进来，催促尹、张两个解衣登床。张美人娇嗔道：“我们是洗不清的了！”

你也好放心了。”尹美人却将青凤拽住道：“龙庆宽大，你一同睡罢！”青凤洒脱了身体，回身便逃出了寝室，替他们拽上了门儿。尹、张两美人，伴了李渊，在龙床上面，同宿了一宵。

到了天明，李渊酒醒梦回，恍惚之间，觉得温馨扑鼻。睁开了双目一瞧。不觉惊得呆了。正是：寝榻忽多如花貌，惊人魂魄是龙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三番苦谏变起晋阳一路顺利兵入关中

话说李渊梦中醒回，见卧在龙床上面，左右两个美人伴了他同睡，他怎不吃惊！张美人也已醒了香梦，尹美人尚是睡熟。

张美人见李渊醒了，便含笑问道：“将军可口渴，待妾取茶。”渊道：“不敢相劳。二卿何人，却来侍寝？”张美人笑道：“妾为宫人张氏，曾受圣上恩封，赐为美人。”又指了尹美人道：“她是宫人尹氏，也是一个美人，昨夕奉了裴宫监的命，一同陪侍将军，但愿将军此后，莫忘了一夕之缘。妾

等虽死，也是瞑目的。”李渊听了张美人的话儿，不禁面如土色，慌忙披衣坐起。尹美人也惊醒，娇声笑道：“将军何必急急，天气尚未大明呢！”李渊答道：“裴寂误我，怎生得了！”说着结束下床。张、尹两美人，便也起身。李渊已是慌慌忙忙地走了。

回到寓所，即命人召到了裴寂。寂见了李渊，含笑了道：“凌晨冒寒，何不在温柔乡中多留些时呢？”渊顿足道：“汝怎的这般胡闹！晋阳宫乃是天子的行宫，尹、张二美人，为天子留在宫中的妃嫔，你怎能灌醉了我，睡在龙床上面，还要命尹、张二美人侍寝。若被天子闻知了此事，我的老命，还想活得成吗？”寂笑道：“唐公为何这么胆小，不要说几个宫人侍寝无妨，便是隋室的江山，公也可唾手取得呢？”渊急忙掩住了寂的嘴儿，连连顿足道：“你要使我灭族了！”寂又笑道：“我却要公席卷天下咧！”说着，向外便跑。渊摇首道：“玄真误我，玄真误我！”突见一个人走入室中，却是次子世民。

原来世民已是得了裴寂的通知，他便入室佯问道：“大人何事不欢？”渊有口难说，不能回语。只得摇首道：“非汝所知，不必多问。”世民道：“如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是战场，大人若是徒守小节，下有寇盗的袭击，上有严刑的妄加，危亡可虑，不如顺了民心，兴起义师，以征无道，方可转祸为福，此实千载难逢的良机。大人不要坐失了，后悔嫌迟！”渊惊叱曰：“汝怎能说出这种话儿，还不与我闭口！”

为父受了隋室厚恩，岂敢叛君！”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进报，突厥始毕可汗进寇马邑。渊遂命副将高君雅率兵往援。去了数天，便即败回，渊甚是忧闷。

世民又入见渊道：“如今资贼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岂能尽灭！即能尽灭盗贼，今上吝不赏功，反加疑忌，到了那时，大人危了，若能依了儿的前议，可以免祸，实是万全的计策，大人不必疑惧。”渊听了世民的话儿，不禁叹道：“汝前次的话儿，我也细细味过，大是有理。今日破家亡躯，由汝一人；化家为国，也由汝一人了。”世民见渊允许了，遂欣然而退。

只是李渊为了眷属尚在河东，一时不敢发难。忽有江都传来消息，乃是炀帝疑忌了李渊，要借了不能御寇的罪名，将遣使捉拿李渊，到江都问罪，渊越发的惊惧惶惑。

世民又约同了裴寂，劝渊及早定计。渊为了保身起见，也只好依了二人的话儿，勒兵待发。隔了几天，江都又传到了赦诏，依旧令渊照常供职。渊的心肠，又得稍稍放宽；暂且按兵不动。那个世民却又急不待缓，已是暗命了心腹的家人，到河东去接取家眷。一俟家眷到了太原，便要兴师发动，干那大事了。世民的长兄建成，幼弟元吉，接到了世民的密函，便招同了李渊的女夫柴绍

，将家眷护送到了太原。那刘文静已与世民密谋起事，怂恿裴寂，速劝渊发动。

寂也为了宫人的侍寝的事儿，深恐泄了受罪，便急见渊道：“世民阴养兵马，欲举大事，也为了寂以宫人侍寝，深恐事发，寂与唐公皆须受诛的缘故，如今众情已协，公尚不起事，更待何时！”渊乃命人先将狱中的刘文静释出，令他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的人民，使乐征高丽。西郡的百姓怎知是伪，急得慌忙失措，日夕思乱。

偏是马邑的乱首刘武周闯入了汾阳宫，掠得了宫中的美女，却去献给了突厥的始毕可汗。始毕大喜，即立武周为定杨可汗，僭号称元了。武周既据了汾阳宫，与太原相隔甚近。逼得李渊无法图存，不得已冒险起事。恰巧副将高君雅回城乞援，渊便佯与议事，还有副留守王威，也一同在座。正在商议的时候，刘文静引入了司马刘正书，竟指了王威、高君雅两人道：“你们潜召了突厥寇边，私相连结，还要假惺惺作甚！回来讨什么援师？”王、高两个受了诬告，怎肯承认！正在唇枪舌剑，各肆辩论的时候，世民已是引了数十个兵丁，到了室中，立将高、王二人拿下，送入了狱中。

才隔两天，始毕率了突厥兵数万人，来寇晋阳，渊却命裴寂等引兵埋伏在城，却将城门洞开了。始毕率众到了城下，见了这付情形，深恐入城中伏，便不敢驰入，回头迳去。渊遂诬称高君雅和王威私召外寇，将他们斩首为徇。一般军民信以为真，谁知二人却是冤死的呢？渊因家眷已至，便欲起事。刘文静却恐突厥掣肘，劝渊自作了手书，卑辞厚礼，通好突厥。渊从了文静的计儿，修书致始毕，备了厚礼，命使送往。始毕可汗也是个贪人，惟知图利，当然欢允。答书且欲李渊自为天子，当出兵马相助等语。李渊的将佐尽皆欢喜，请渊从了始毕所请，自称尊号。渊不允道：“诸君可谋其次。”裴寂道：“不如尊今上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移檄君县，改易旗帜，阳示突厥始毕，示有更新的意思，似较为佳。”渊遂依了裴寂的话儿，以复始毕，更与始毕相约，共定了京师，有“土地归唐公、子女玉帛归突厥”等语。始毕遂馈送良骑一千匹，作为军资。

渊因西河郡丞高德儒不从其命，即遣建成、世民率了兵马，往攻西河郡。到了城下，高德儒闭城扼守，世民率众猛攻东城，竟得攻破，擒住了高德儒。世民面叱德儒道：“汝指孔雀为鸾，欺惑人主，妄称祥瑞，我故特兴义师，前来讨汝！”说至此，即命将德儒推出斩首。此外不杀一人，仍令百姓各安旧业。远近的百姓，尽皆称颂。建成、世民引军还晋阳，往返只有九天。

渊大喜过望道：“以此行兵，天下不足惧了！”即定入关之计。

遂自称大将军，开了粮仓，赈济贫民。又设将军府，安置官吏，以裴寂为

大将军府长史。遂将晋阳宫中的女子玉帛，一齐移送至将军府中。于是尹、张二美人，由渊老实受用，不再推却。

好得渊妻窦氏已是死了，渊左拥右抱，老境却甚有趣。待到新秋凉爽，李渊命季子元吉镇守晋阳，遂自引三万人西下入关，传檄示众，只说拥立代王。西突厥阿史那大奈率众相从。

渊率众到了贾胡堡，代王已命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离那贾胡堡尚有五十余里；代王又命大将军屈突通屯兵河东，两路扼渊。

这时秋雨连绵，连日不晴。渊军不能急进。先时渊以书招李密，到了此日，在途得了密书，渊拆视密书，中有“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等语。

原来李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渊乃笑对世民道：“密妄自尊大，不是一纸书信所可招致。我今先须图了关中，不能遽与密绝，又多了一个敌人，不如卑词推奖，姑与周旋，嘱其为我扼了成皋的要道，阻东都的救兵，我得放胆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坐观鹬蚌相争，以收渔人之利，也不算晚呢！”

世民点首称善。乃复书致密，辞甚谦卑推奖。书云：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篆，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庸，斯荣足矣。

这样一封信，到了李密处，密见了好不欢欣，笑谓左右道：“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了。”于是信使往来不绝，这且不提。

且说李渊兵因雨阻，隔了好几日，才得天晴。遂命建成、世民为前驱，进攻霍邑。竟得阵斩了宋老生，乘胜而下，得了临汾、绛郡、招降了韩城。刘文静出使突厥，也引了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前来相会。又有关中的大盗孙华，望风投顺，愿为向导。遂引渊渡河，另在河东留下了一支兵马，围攻屈突通。那时关中的士民，渐来相附。冯翊的太守萧造，也输款投诚。渊乃命建成、刘文静率军屯永丰仓，作为守住潼关，控制河东。世民和刘弘基，率兵往略渭北。渊自居长春宫，居中调度。这时又来了一队娘子军，为首的女英雄，便是李渊的女儿，柴绍的妻室。她本深通武略，因与从叔神通，募集了丁壮，来应父兄。夫妻相聚，骨肉重逢，自有一番欢愉的气象。

世民的兵马，进屯了泾阳，收降了关中的群盗，得众九万余人。柴绍夫妇，各置幕府，亦随世民同进。

代王侑闻知了消息，急命将军阴世师，郡丞骨仪保守关中，登城防御。世民复自泾阳出发，一路秋毫无犯，鸡犬不惊。经过延安、上郡、雕阴诸境，皆是叩马请降，不费一兵一卒。世民因向长春宫报捷，请渊督兵会攻。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素知玄龄的贤名，一见如旧相识，署为记室参军

，引作谋主。玄龄深感知遇，便罄竭心力，规划一切，世民甚得其益。李渊得了世民的捷报，乃启节西行，往会世民。世民的兵马，已是到了长安城下。至渊来会合，共有兵二十余万人。

声势的浩大，自是不必说了。

渊遣使传谕守吏，愿拥立代王，守将阴世师不服，叱回了来使。渊遂下令攻城。并传知众将士，若得入城之后，不能犯隋七庙及代王的宗室。将士奉令攻扑，十分用力。前仆后继，连日不退。城上阴世师和骨仪率众抵御，也甚是坚固。只是李渊的兵将，一个个奋勇上前，遂由军头雷永吉，首先抢上了城头，余众相继随上。不多时，城上布满了李渊的兵将，杀散了城头守兵，踰城开门，迎入了大军。代王侑年只十三岁，闻知都城已被李渊攻破，逃匿在东宫，慌做了一团。渊率众搜寻，得了代王，即将他拥出，徙居大兴殿后面。渊自寓长乐宫，与民约法二十条，悉除从前的苛政，越日即拥立代王侑为皇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正是：入关已定兴王业，名义还须重至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负义杀友顿失众人心 背约寻欢屡尝闭门羹

话说李渊兵入长安，拥立了代王为帝，改元义宁。渊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晋封唐王。以长子建成为世子，世民为秦公，元吉为齐公，嗣接到刘文静的军报，已擒住了屈突通，遣人解送长安。原来河东的各路隋军，闻知长安已被李渊攻破，因家属尽在城内，当然要恐惧失措。屈突通遂命部将桑显和留守潼关，自率了众人，趋往洛阳。哪知他军行未远，桑显和已是降了刘文静，献了潼关。显和又对文静道：“通众皆关中人，怀家的念儿甚炽，今突通率众趋洛阳，实非众人所愿。末将不才，愿招通众来归。”

文静大喜。即命偏将窦琼和了显和，合兵追通，通众去本不远，一追便近，两下相见，显和即大声呼道：“如今京师已陷。汝等皆是关中人，到洛阳去作什么？”不如归了唐公，得与家人重叙，岂不甚好！”通众闻言，本是勉强随通，此刻见显和相招，即齐释了甲杖，尽愿归降。且将屈突通擒住，窦琼、桑显和便率了降众回去。将突通送至了文静大营，文静即转解至长安。

渊见了屈突通，急叱左右，替屈将军解缚，渊笑对突通道：“渊愿将军诚事幼主，与渊共肩国事，讨平乱贼，望将军见允。”突通到了此刻，性命为重，已是无法反抗，只得唯唯从命。

渊即任突通为兵部尚书，兼封蒋公。又使通招谕河东通守尧君素，劝其来归。突通遂至河东城下，君素正在城上。突通遂遥语君素道：“唐王拥立幼主，名顺义正，公若能归，无患不富贵。”君素叱通道：“李渊扶幼主号令四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汝自背主从贼，尚有颜面临此城，招人附逆么？寄

语李渊老佗，君素头可断，心不可夺的！但知为君效死，余皆不知！”突通听了羞渐满面，哑口无言，只得回报李渊道：“君素倔强，无归附的意思。”

渊暂将河东搁置，专探东都消息。东都留守越王侗，自李密进逼东都以来，即一再遣使向江都告急，虞世基还说越王年幼胆怯，太属慌张，炀帝也深以为然。迨警报迭至，炀帝方命将军庞玉等，率军往援东都。越王侗亦使段达，出兵会知庞玉，夹攻李密。先时密将柴孝和，早劝密速袭长安，那时李渊尚未说入关。孝和的计儿，原是甚善，李密却不依从，只在东都城下搏战，遂被庞玉、段达的两支兵马，前后夹攻，将李密的兵马，杀得大败，密也身中流矢，险致落马，率了残卒，奔回洛口。隔了几天，密怎肯甘休，又部署兵马，带了几员大将，再向东都，杀败庞玉、段达的兵马，又遣徐世𠄎袭取黎阳仓。这时有个道士徐洪客献书与密，他的意思，乃是恐密众久聚，粮若一尽，人即星散，师老厌战，难于成功，不如乘进取的机会，率了骁骑锐率，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云云。

密瞧了洪客的献书，也深以为善，心折其人，即作书招致洪客，洪客己是不知去向了。密便欲依了洪客的计谋，正待东行。江都的炀帝，因庞玉等被密所败，遂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了江淮的骁卒来击李密，密遂被阻，只得和世充对垒。遂令徐洪客的一条好计，始终没能实行，徒作了虚言，真是可惜。

这时李密的军中，又起了内变。

原来翟让推李密作为主帅，原是让自知才力不济，未足服人，故推了李密，都是至诚乐戴。偏让兄翟弘心下不服，尝私语让道：“汝不欲为天子，尽可与我，何必让给了他人？”让的司马王儒信也劝让道：“公虽推密为主，也当自为冢宰，伸张势力，不可将全权授人。”让均置之不答。这个消息不知怎的竟会传入了李密的耳中，不免怀疑。左司马郑颀，原和翟让不睦，即对李密道：“翟让骁勇过人，翟弘阴险忌刻，大王若不早日除之，去了心腹之患，后必为祸。”密闻言心动，即密与郑颀计议。诱让入宴，饮至中间，密入内更衣，一声暗号，伏甲齐出，翟让方知中计，欲思抵抗，赤手空拳，正待逃出，己是不及，遂死在乱刀之下。让推密作了主帅，反得了这个惨死，倒也不是他始料所及。密又将翟弘、王儒信两个一并捕戮。

只是公道自在人心，部众见李密平白地杀了翟让兄弟，都忿密忍心负友，各抱不平。秦叔宝、程咬金、李靖三个，便不别而行，归顺了唐王。密见部众离心，深自后悔，急历加抚慰，部众方才少动。王世充屯兵洛水，原料李密、翟让二人，必不相容，拟他们内乱发作，他再趁机进击。至是闻让死了，顿觉失望，且与密交锋，终是败多胜少，他只得屯住在洛水，不敢进救东都了。

这时江都的炀帝，荒淫日甚，在江都宫中，添筑了百余间房舍，各盛供张

。每房居一美人，轮流作东道主。炀帝自作上客，今日到东房饮宴，明日到西舍调情，天天的酒色昏迷。炀帝已是年将半百的人了，怎禁得酒侵色伐？并且自从服了安伽陀的万象春，纵情作乐，原是百战不疲，但春节的合成，不免辛燥的药石，把个炀帝练得真精枯竭，诸病杂起。萧皇后便劝他调摄身体，暂离酒色，炀帝只得勉强允从。萧皇后又恐他口是心非，背了她私自寻欢，便和十六苑夫人，及炀帝心宠的美人们，也暗暗说了，叫她们不得和炀帝私会。若炀帝求欢，当婉言拒绝，乘机劝谏。

各夫人等原见炀帝朝朝红友、夜夜新郎，这般的亏伐身子，正在担忧，如今萧皇后说了，她们哪个有不从的理！炀帝允从萧皇后暂离酒色，原是违衷的话儿。这天晚上，他已是忍耐不住，悄悄地到了吴绛仙室中。即欲绛仙设宴，绛仙笑道：“今夕只可煮茗甬谈，圣上若欲狂饮寻欢，还请向别处去罢！”炀帝好不诧异，急道：“爱卿何事见拒？”绛仙笑道：“怎敢见拒？只是不能饮酒罢了。”炀帝道：“为什么不容朕饮酒？”

绛仙在妆台上，取过一面小铜镜儿，授与炀帝道：“圣上一视容颜，便知不能再行纵酒了。”炀帝将镜儿照了照道：“只是减瘦些，缘因了心闷，才会如此的。卿还是容朕小饮三杯，宽解愁闷。”绛仙摇首道：“圣上若觉愁闷，妾当相陪圣上，下盘棋儿消遣。”炀帝道：“谁耐静心玩此？卿既不能饮朕，朕即须去了。”说着回身便走，绛仙也不挽留。

炀帝却愤愤的走到了妥娘室中。便道：“绛仙可恶！朕向她索饮，她竟拒绝，怎不令朕生恨！”妥娘笑道：“圣上可要向妾索酒？”炀帝欣然道：“正为此而来。”妥娘笑道：“请圣上宽坐，待妾请娘娘到来，一同开怀畅饮！”炀帝急道：“不必招她！”妥娘道：“怎的圣上不愿和娘娘同饮？”炀帝笑了笑：“她见朕小病，劝朕暂止酒色。她原是一片好心，朕便允了。此刻悄悄来此，小饮数杯，她若来了，朕便不能饮酒了。”妥娘道：“圣上错了，既紧寺躬不宁，理宜安心静养，才是正理。怎的又要索酒了？绛仙拒绝圣上，实为有理，妾屡受圣恩，顾念圣躬的安康，原是甚殷。圣上既在违和，妾怎能明知故犯呢？那是饮酒作乐，今夕不能允从了。”炀帝见妥娘忽又拒绝，便含笑道：“卿又要作难了，说什么安心静养，朕原没有病儿。”妥娘道：“圣躬安康，原是最好。”炀帝道：“便请设筵。”妥娘摇头道：“宁受圣上加罪，恕难应命。”

炀帝怫然起立，疾行出室，径到了袁宝儿那里。

宝儿见炀帝面有愠色，已猜知了三分，便笑道：“享了闭羹了？”炀帝失笑道：“竟是连享二次。”宝儿娇笑道：“不必说了，圣上到了贱妾这里，便要第三次了。”炀帝勃然道：“也是闭门羹么？”宝儿点头不语。炀帝微叹一

声，悒悒出室。

自语道：“这三个小女子，平日朕太宠了她们，故敢大胆如是。此刻上哪儿去呢？”

他正在自言自语，蓦见前面一对红色纱灯，引了个美人前来，给她走近看时，乃是王桂枝。桂枝见了炀帝，便欲下拜，炀帝扶住了她道：“夫人回去么？”桂枝道：“是的，时刻已不早了。”娘娘道圣躬不安，圣上便该早早安息。”炀帝道：“精神如常，不觉有病，如今当随了夫人，即在夫人处安息了，还须和夫人小饮数杯，一叙离情。”桂枝道：“不敢留驾，请回寝殿安息。”说着她便走了。炀帝好不愤怒，欲待发作几句，桂枝已是转了弯儿，人影不见。

炀帝忍了一肚子气，走了谢湘纹的室中，湘纹和杏娘正在对奕，见炀帝驾临，便推棋起立，含笑相迎。炀帝颓然入座道：“朕觉神疲异常，夫人可能略设几味下酒菜，待朕小饮数杯，提壮精神？”湘纹向杏娘暗使了一个眼色，便对炀帝道：“那可巧了，妾处的酒儿，恰是完了。方才杏娘发牌领去，王公公道明天送来。”杏娘接着道：“这里和萧娘娘处很近，待妾到那边去盛来罢，说是圣上要饮，谅来终能的呢？”炀帝急忙摇首道：“不必了。”说着往外便走。

杏娘笑对湘纹道：“早早串通了好，他可一些察不出假。”湘纹点头道：“我原知他忍不住的。”杏娘道：“此刻不知到哪里去了？待妾去告知娘娘夫人可好？”湘纹道：“使得，你快去罢！”杏娘便出室而去。方到萧皇后的宫前，见绛仙和宝儿，方在两两走出，见了杏娘，宝儿便向她道：“见萧娘娘么？可有什么事？”杏娘道：“圣上到我们那里索酒，给我们哄走了，故来报明。”宝儿笑道：“你们那里也来过了么？我们两个也是来报告娘娘的。妥娘也在里面，你们快进去罢。”

正在说时，萧皇后和了妥娘一同出外。妥娘见了杏娘，即道：“又来一个了。”萧皇后皱着眉儿道：“怎生得了！此刻不知到哪儿去了？此外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临了给他缠住的。

还是寻到了他，劝他归寝才好。”宝儿道：“从哪一面找去呢？”

我们到东，圣上却转向西边去了；待我们到那里去时，也许圣上又走了。”妥娘笑道：“只恐有人留住了，我们难道好强了圣上走么？”萧皇后道：“若是能遇见了圣上，他见了我，不必相强，自会随我走的，不信你们瞧！”绛仙笑道：“圣上原是私的，见了娘娘，自是没有话了。”宝儿道：“娘娘咨照过的几人，无论如何，不会相留的。除非那般宫女们，不识高低，留住了圣上。依妾看来，娘娘只须传命众宫监分头探寻，待探到了所在，再去不迟

。”萧皇后点头称善。遂命众宫监探寻帝踪。正是：苍生方苦刀兵祸。帝心犹是恋花枝。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破好事携走玉人泄积忿叱逐宠姬

月移花影，暗上阑干。风吹帘骨，轻启纱窗，寂寞小院，花香空自好。凄凉幽闺，人艳独含颦。宫灯懒理，一任它烛泪成堆；云鬓不整，只落得青丝飘零。绣被半展，锦帐高悬，室中一个俏佳人，眉蹙春山，支颐独坐，在妆台回首，默默地出神了一回。便微喟道：“这种凄凉的岁月，倒也难消受呢！”

正在这时，忽闻室外有人走动，接着一声轻嗽，便见垂帘掀动，覘人一个人，她不觉心花怒放，眉锁顿开。赶忙含笑起立，盈盈下拜道：“未知圣上驾临，有失远迎，还望圣上恕罪！”

”炀帝含笑相扶道：“月美起来，朕已多日不临卿处了，卿怎的这般含懒，云髻蓬松，脂粉慵施。”月美道：“闲立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炀帝附掌道：“可人可人！朕躬却是冷落了卿了！今夕特来温存，再不让‘蜻蜓飞上玉搔头’了。”

是朕躬酒渴万分，卿处可有美酒？待朕一解馋嘴。”月美笑道：“妾酿有花露酒，圣上可要一试？”炀帝欢然道：“那是更佳了，快些取来，与朕同饮。”月美便在壁橱中取出一坛花露酒，放在桌子上，又盛了几味佐酒菜儿，安排了杯筷。

炀帝急不待缓，已是亲启了坛封，倾出花露酒，就口便尝，连声称妙。一面却命月美，将室门上了闩子。月美也满心喜欢，闭门上闩。却故意问道：“圣上怎的命妾闩门？难道到了这里，便懒着不去了？”炀帝笑道：“如此说来，卿不愿留朕么？”

月美急道：“圣上若欲留在这里，贱妾怎能不愿呢！”炀帝哈哈笑道：“原知卿能相留的，朕才到此。”月美听了话儿，觉得话中有异，便含笑问道：“难道哪个大胆，不愿相留圣上？”炀帝饮了一杯酒儿道：“不要说了，今夕几把朕气个半死，说了你也不信。”月美越发诧异了。忙道：“怎样的一回事？”炀帝便将被拒的事情，一一说了。月美嗤的一笑道：“那般夫人们，原是爱怜圣上，但也娇情太过分了！圣上又不是个小孩子，自己留意不到，都要人照顾的。”炀帝附掌道：“卿的话儿，才是有理。朕平日白痛了她们，她们兀是肆意的侮朕。”

月美冷笑道：“圣上放任了她们，她们便要目无君上了。往后圣上，还得稍示尊严，她们即会检束的。”

炀帝点了点头，又饮了杯酒，这时一坛子酒，给炀帝饮去了大半，已是有

了六七分的酒意。便将月美抱坐在膝上，索手索脚，恣意调笑。月美只因久别了炀帝，一心希宠，故也着意献媚，做出了万种风流，千般体态，引得个炀帝宛似雪狮子向火，浑身软化。他们两下调情，早有探视的宫监前去报知了萧皇后。萧皇后听说炀帝到了月美那里去了，不禁失声道：“怎的忘却她，没有咨照过！”这时袁宝儿、吴绛仙、妥娘、杏娘依旧在萧后宫中，还未回去。宝儿笑道：“没有咨照，月美定是相留，此刻圣上快要半醉了呢！”萧皇后道：“我们一同去罢，到了月美那里，圣上若已醉了，只须暗暗通知了月美，尽让圣上睡在她榻上，我们却好带了月美走的。圣上酒醒梦回，快要天明了，不见了月美，心下谅也会明白，不致动怒的。”妥娘笑道：“要是圣上没有酒醉，却懒着不走，娘娘能强拽么？”

萧皇后道：“圣上要是不醉，那却最好了，我早已说过了的，圣上见了我，定会走的。”

宝儿等点了点头，便随了萧皇后，走到月美室前，见室门闭上，萧皇后用手推了推，方知已是上了闩了。遂轻叩室门，早惊动了里面的炀帝和月美。月美便曼声问道：“外面哪一个？”萧皇后道：“月美快开门，是我来了，圣上可在里面？”月美听是萧皇后的语声，不禁变了面色，便要开门，炀帝急忙向她摇首，轻轻的道：“可说朕已睡了。”月美便道：“圣上已是睡了，娘娘可要入内，待贱妾来开门。”萧皇后道：“你也睡了么？”炀帝命月美应是，月美只得道：“也已睡了。”

萧皇后明知是假，回头问妥娘道：“你瞧怎样，还是进去的好？还是不去的好？”

妥娘轻轻的道：“依贱妾看来，进去撞破了，大家没意思。”

要是不进去，便悄悄的走了，也不是事。不如唤月美到外面，故意问她，圣上可已睡着，她定说睡着的。娘娘便可对她说，圣上身体不好，应该寡欲。横竖圣上睡觉了，跟我们走罢，难道她好推辞么？”萧皇后含笑点头，便道：“月美你到外面来，有话对你说。”月美听了，瞧了炀帝一眼，炀帝却不容她去。

月美急道：“那是不能的，妾若不去，娘娘要动怒，圣上还是床上躲着，待妾去走一遭，用话儿打发娘娘回去，那便完了。”

炀帝觉得有理，便将手儿一松，月美下了炀帝膝儿，急移莲步，走近门前。轻轻去了门闩，回头一瞧，见炀帝已是躲上了床去，她才轻启了室门，侧身出室，随手将门带上了。

见有好几个人随了萧皇后，仔细瞧时，见都是炀帝的宠人，她便误会了意思，当作这几个人妒她，留住了炀帝，才窜出个萧皇后和她作对，不由的面上

现了怒色。萧皇后等见月美出室含了怒意，萧皇后虽是性儿柔弱，不免也有几分不快。便冷冷的道：“圣上真个睡了么？”月美道：“贱妾怎敢哄骗娘娘？”萧皇后点头道：“睡着了没有？”月美道：“只因圣上酒醉，故已睡得甚熟。”萧皇后不禁向着妥娘微微一笑，便道：“月美你还不知呢！圣上的身子，近来甚是衰弱，实因酒色太过，才会如此。我便传谕十六苑夫人，和圣上心爱的几个人，不得私留圣上，狂饮寻欢，好让圣上安养身子。却忘了你，没有和你说声。圣上今夕走了好几处，都给她们拒绝了，便来和你缠扰。此刻圣上既已醉卧了，你可随我走罢，明天圣上若要见罪，有我担承。”月美听了，不禁暗暗叫苦，又不能推辞。眼见今宵的欢会终成泡影了，只得快快的道：“娘娘有命，贱妾自当遵从。”萧皇后笑了笑：“煞风景的事儿，月美可要生怨？”月美脸儿一红道：“娘娘一番好意，贱妾怎敢生怨？”萧皇后道：“只要圣躬康泰了，我便一切不干，此刻却也没奈何呢！”说着便携了月美手儿，回向她的宫中。宝儿等也随了同去。

那个炆帝躲在床上，待了好久，不见月美入室，侧耳细听，又是声息全无。炆帝急忙下床，走屋门跟首，又侧耳听了一回，也是寂寂无声。不觉动疑，遂轻启室门，向外瞧时，却已静悄悄不见了一个人影。这一来顿令炆帝动了真怒，又加了七八分的酒意，更是忍耐不下，遂大踏步出室，径向萧皇后的宫中行去。这时萧皇后和了月美、宝儿、妥娘、绛仙、杏娘都在宫中。

炆帝怒冲冲走入，劈头便问月美道：“你怎的擅自走了！”月美向萧皇后瞧着，只是不语。萧皇后便笑向炆帝道：“贱妾命月美走的，不干她的事，圣上若要见罪，请罪妾好了。”

炆帝冷笑道：“原不干她的事，你们也太放肆了，一气串通了戏侮朕躬！”萧皇后见炆帝动了真怒，不觉愤愤地道：“贱妾只因圣躬不安，故请圣上暂离酒色，圣上原是允许，怎的今夕又要纵饮了？”妥娘笑对炆帝道：“娘娘一番好意，圣上不要误会了呢！”炆帝嗔目叱妥娘道：“你逞了一张利口，专和朕躬打趣，朕觉纵了你们这般贱人，一个个目无君上了！”当下即命内侍道：“将妥娘、杏娘、袁宝儿、吴绛仙四人，送入冷宫，不奉朕的赦命，不得擅自任她们出入！”妥娘虽是口利，到了此刻，已是不敢再语。萧皇后也吓得不敢劝阻，眼见妥娘等四个，含泪而出，一任内侍押着，到那冷宫。

这时的月美，却喜上眉梢，十分得意。不住地对了炆帝丢眉做眼，炆帝也频频的向她含笑点头，把个冷眼一旁的萧皇后，好生愤恨。炆帝略坐了一回，对那月美道：“快陪了朕回去，留在这儿作甚！”月美还故意不走，眼望着萧皇后。萧皇后暗想？瞧了他们两个的光景，你贪我爱，今宵是分不开的了。并且炆帝仗酒发威，若再留了月美，不放她走，他更要动怒了。

无可奈何，只得含笑对月美道：“皇上定要你相待，你还不快去，对我呆着作甚！”月美才忸怩着走了。汤帝也不和萧皇后多语，即携了月美的纤手，出宫而去。

这时已近二更，萧皇后只因妥娘等四人触怒炀帝，罚入了冷宫，欲设法营救她们。当下即命宫女，分头招请王桂枝、谢湘纹、狄珍珠、梁文鸳、李庆儿、陈菊清、方贞娘、柳绣凤、田玉芝、石筠青、张丽卿、薛冶儿、黄雅云、朱贵儿、朱中儿、韩俊娥、袁紫烟等十七个人，一同入宫，商议此事。

不一时，陆续到齐。萧皇后便将此事说了。众人听着，全吃一惊。王桂枝沉吟了一回道：“圣上一时动怒罢了，到了明天，自会心慈意软，将四人释放出宫。”袁紫烟点头道：“她们四个，都是皇上心宠的人，决不会久遭禁闭的。”萧皇后摇首道：“你们还不知呢，那个月美很是狡猾，心情不十分纯正，妾冷眼瞧她，她见妥娘等受了皇上罪责，她隐含喜色，甚是得意。也许她会在圣上面前，再添些歹话，使皇上痛恨妥娘呢！”谢湘纹道：“若是月美如此居心，那真不足齿了，妾等同侍皇上，已有数年，从没有妒忌的事发生，如今却给她破坏了。”黄雅云愤愤的道：“这还了得，我们还惧她么？群起而攻，先要她立脚不住。”朱吉儿却道：“别的且慢论它，先想救人的策儿。”萧皇后点首道是。柳绣凤道：“圣上的性情，和他强求，他越要动怒，但一味的柔软，他也是不依的。最佳想法儿，须要刚柔相济，也许能救出四人。”袁紫烟笑道：“不如到了明天，我们一起候在月美室外，待皇上出室，我们便跪求辞职。夫人们将小玉印交还。妾也辞了观象的职责，只说求皇上恩准，放妾等削发为尼罢。皇上听了，定要骇问原因。我们便好说皇上自残身体，妾等心寒，宁愿早日皈依空门，自行忏悔。皇上听了，即能明我们的用意，定有自悔的话儿。我们便能趁此机会，替妥娘等说情。圣上当可回心转意。将她们四个放了。”萧皇后大喜道：“此计甚善！只是贱妾不必在内了。”紫烟点头称是。众人也都觉紫烟的话儿不错，便决定了如此。

准待明天进行。正是：群芳领袖纷辞职，故使游蜂暗着慌。

欲知事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家乡在念将士潜行社稷为忧宫人伏剑

话说袁紫烟定了下计儿，众人决议明天进行，遂各自回房安息。炀帝和月美，却各遂了心愿，狂欢了一宵。到了天明，方始交股而睡，直至午后梦回，结束下床。炀帝便和月美告别，相约今宵再乐，月美当然喜允，殷殷相送。室门方启，室外一片娇声，齐呼皇上。炀帝出门一瞧，只见各苑夫人，袁紫烟、韩俊娥、朱吉儿，一个个跪列室前，炀帝好生诧异，急道：“卿等何事会齐到此，定有原因？”各位夫人们齐声答道：“伏求皇上恩准，解除了妾等的职

责，赐允削发为尼！”炀帝大吃一惊，忙道：“卿等为了何事，这般的心灰意冷，要撇下了朕躬，身入空门，削发为尼呢？”她们凄然答道：“圣上年届半百，不自保养圣躬，妾等都实觉寒心，因此愿意削发为尼，斩除绮念，各自忏悔！”炀帝这才恍然道：“卿等快些起立，朕已知罪了！自今日起，决意要好好保养身子，以慰众卿。若朕再食言，卿等尽可弃朕如何？”各苑夫人等齐行谢恩，含笑起立。袁紫烟便对炀帝道：“妾娘等直言触犯了圣上，还望圣上见恕！”炀帝急道：“昨宵朕因酒醉，委曲了她们，原在深悔，卿即不言，朕也要赦免了她们了。”说着，即命内侍，将妥娘等四个赦出了冷宫。

不多一时，妥娘、袁宝儿、杏娘、吴绛仙都来谢恩。炀帝着意安慰了一番，众人皆是大喜。独有个月美，掩在房门背后面，瞧了外面的情形，又装了一肚子的愁闷。又闻炀帝说道：“正宫怎的不来，难道怨朕么？”袁紫烟道：“娘娘原是要来的，只恐圣上见了动怒，娘娘便不敢来了！”炀帝道：“昨宵的事儿，原是朕的错误，正宫也是好意，朕怎么能恨她哩！”

紫烟点了点头，炀帝忽又问紫烟道：“卿近观星象，吉凶如何？”

袁紫烟蹙额道：“只因帝星甚是不佳，妾也万分忧虑呢？”

炀帝大惊道：“帝星怎生不佳？”紫烟道：“贼星犯座甚近，大见凶象咧！”炀帝微叹道：“如此又奈何？”袁紫烟黯然道：“非修德可以禳灾！”炀帝点点头，沉思了一会，迳弃了众人，去视萧皇后去了。

炀帝到了萧皇后的宫中，又安慰了她一番，遂与萧皇后同膳，自此果真息了欲念，保养身体了。只是他也知道天下危乱，心中甚是不安。常戴了幅巾，穿了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宫中各室，作为消遣。有一天的晚上，他和了萧皇后、各位夫人、袁紫烟，在宫中的高台上观星象。炀帝自从得了袁紫烟，对于玄象也能粗解吉凶。此刻瞧了一会，望见天象不佳。即对萧皇后效作吴语道：“外间大有人图侬，侬虽失天下，当不失了长城公，卿亦不失为沈后。”萧皇后愀然道：“圣上怎出此言？”

炀帝只是摇头微叹。袁紫烟也是悒悒不欢，众人都觉得凄凉。

忽的一阵风起，将台上灯烛尽行吹灭，众人更是毛发悚然。炀帝即命撤筵，各自归寝。到了明日晨起，炀帝揽镜顾影，忽谓萧皇后道：“好头颅，谁当斫之！”萧皇后听了此言，不禁花容失色，慌忙道：“圣上怎出此言？”炀帝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有什么好吃惊的呢！”

隔了不几天，江都忽告粮尽，那般扈驾的兵将多是关中人民，在江都留了多时，思家念切，尽想归去。炀帝见中原已乱，便没有什么心情车驾北还了。他的心上，欲迁都至丹阳，士卒倒有大半不愿的。有个虎贲郎将竇贤，竟是不别而行，率部西去。炀帝大怒，遣左右卫士追杀竇贤。只是人不畏死，仍是悄

悄的偷逃。就连那追杀窦贤的士卒，半路上也逃跑了。炀帝好生纳闷，在便殿中长吁短叹，愀然不乐。蓦地回过头来，见王义在侧，遂对了王义道：“汝可知道天下大乱，怎的不和朕言！”

王义俯伏在地上，垂泪答道：“天下大乱，已是多时的了，小臣服役深宫，怎敢预闻政事？若是越俎早言，恐小臣的尸骨，也早已朽化了。”炀帝泫然道：“卿今当直陈，令朕知晓！”

王义谢恩道：“待臣具牒奏明。”说毕趋退。隔了一宿，王义即面呈一书，与炀帝瞧览。炀帝急忙展视，只见奏牒上道：臣本南楚卑薄之民，逢圣明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出入左右，积有岁华，浓沐恩施，竟逾素望。臣虽至鄙，酷好穷经，略和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以。深蒙顾问，敢不尽言。溯自圣上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谏议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没葬者十不得一。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輿竟行，行幸无时，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数，子弟死兵役，老弱困蓬蒿。目断平野，千里无烟，万民剥落，莫保朝暮，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若何多，饥荒尤甚。饿夫盈郊，尸骸如岳，膏血草野，狐犬尽肥。阴风无人之处，鬼哭寒草之下。乱离方肆，生死孰知？人主爱人，一何如此？圣上恒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

臣下相顾，箝结自全，龙、奉复生，安敢奏议！左右近人，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蒙富贵。圣上过恶，从何得闻？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已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圣上自维，若何为计？圣上欲幸永嘉，坐延岁月，神武威严，一何消铄。圣上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侍卫莫从；适当此时，如何自处！陛下虽欲发愤修德，加意爱民，然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之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罔知忌讳，事已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

敢献此书，延颈待尽，窃不胜惶切，待命之至。

炀帝阅毕，汗流浹背，继而长叹道：“从古以来，哪有不亡的国家，不死的主子。时至今日，也无可奈何的了！”王义俯伏在炀帝足下道：“圣上到了今日，还要不自悔罪，掩饰已过么？小臣独记得圣上的话儿道：‘朕当跨三皇，超五帝，俯视商周，当万世不可及的圣主’！时至今日，不要说别的事了，连乘輿都不能回京，岂非大背前言么？”炀帝听了王义的话儿，不禁满面羞惭，也不能自辩，只泣下沾襟道：“汝真忠臣，朝堂百官，皆不及卿，朕原是后悔嫌迟了！”

王义也泣道：“臣昔不言，尚是贪生，今既具奏，愿一死报谢圣恩，请圣上自爱！”说毕，即叩头而出，到了外面，仰天长叹道：“覆亡即在目前，忍看天子受刑么，不速死，日后原是难免的！”说毕，竟取出了佩剑，刎颈而死。一个南楚鄙民，却能如此，倒也难得。只是明知君恶，不能早日劝阻天子，迁过从善，待至日暮途穷，方上一纸谏书，尚有何用？报恩自杀，亦殊无聊，终不免受讥君子，称为愚忠！但一纸谏书，指陈前弊，深切显明，正史却不录其事，岂以义为宫掖小人，不足道么？惟韩偓《海山记》，独表而出之，故小子也采入了书中。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王义自刎身亡，早有人入报炀帝，炀帝听了，不觉惊叹道：“竟有这等事情么，可悲！可痛！”说着说着，不禁泫然下泪，遂命有司厚礼具葬。同日那个月美，又自缢身亡。原来月美和炀帝一夕欢娱之后，满望大得恩宠，谁知炀帝从了各位夫人的话儿，暂行止欲。月美那里，便不再去了。萧皇后因月美刁恶，不时召入宫中，面加呵责。各夫人、美人等，又齐加嘲笑。月美自知不容于众，愤然离去。

但愤恨无处可泄，便自缢身死了。

炀帝闻知此事，也不免悲伤了一番。隔了一天，又接到了几处警报，乃是武威司马李轨，占据了河西各郡，自称凉王。

罗川令萧铣，占据了巴陵，自称梁王。还有金城乱首薛举，先时自称西秦霸王，此刻却移占了天水，居然立号为秦帝了。占据了睢阳一带，自然长乐王的窦建德，此时又改称夏王了，真是王者四起。一个跼缩在一隅的隋炀帝，日夕担忧，心神不宁。

不免性情反常，躁急易怒。萧皇后和各夫人、美人们都惴惴不安。只是图炀帝快乐，只得陪他纵饮。炀帝一杯入手，便也顿忘了国忧，一味地狂饮，不醉不休。

炀帝终日昏昏沉沉，在醉乡中解他的愁闷。那般将士们离异的贰心，逐渐发生，都要舍去了炀帝，各自西归了。其中有个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生性甚是刁梃，他也不愿留在江都。直阅将军裴虔通，是德戡的好友。德戡这天对虔通道：“主上流连江都，乐不思蜀，将士大半都怀了归心，他兀是执迷不悟，尚欲迁都丹阳。我实无意留此，公意如何？”虔通道：“我已是有此心了，只因独身远行，殊觉不便罢了！”德戡大喜道：“公既同意，待我召集他人，索性走个干净。”虔通点点头道：“思归的人多了，我也可征求几个的。”

他们两个商议定当，便辗转勾引，偏有一个宫女，闻知这个消息，便悄悄的对萧皇后道：“外间有人要造反了！”萧皇后道：“汝怎生得知？”宫女道：“贱妾见侍卫的兵卒，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种情形，似觉不妙，贱

婢因此猜测，定有人密图不轨呢！”萧皇后听了宫女的话儿，又惊又疑，沉吟了一会，含笑对宫女道：“汝何不奏明圣上？”宫女听了萧皇后的话儿，便申奏炀帝。也是宫女合该晦气，正值炀帝烦恼的时候，便大怒道：“汝知道什么国家大事，胆敢妄言，扰乱人心，显见是有意肆奸！”宫女吓得连连叩首，炀帝竟命左右，牵出宫女，用帛缢死。可怜那个宫女，一片好意，却惨遭屈死。

萧皇后也不发一言劝阻，实是深恐累及自己。自是宫中的人，虽知外面的消息不稳，但都噤若寒蝉，不敢多言，自取杀身的大祸。这时有个虎牙郎将赵元枢，已由司马德戡、裴虔通两个人，用言打动，串通一气，约期西遁。元枢本和将作监宇文智及十分相善，便对智及道：“司马德戡和裴虔通约我西行，我已允了他们了，你瞧可好？”智及听后道：“主上虽是偏安一隅，威令尚能指行。君等相约西遁，正恐也蹈了窦贤的覆辙，自取死亡呢！”元枢听了智及的话儿，觉得有理，不禁蹙额道：“这便奈何？”智及道：“如今天心厌隋，亡象日见，四处英雄，尚是纷起，图成大事。今若能即在江都，同心谋叛，目下只须奋臂一呼，便可得数众万人，以此举事，小则为王，大可成帝！何必定欲如丧家之犬呢！”这一番话儿，遂使平地起了风波。

正是：片言扼要人相惊，顷刻萧墙起祸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识覆亡紫烟绝迹骂叛党贵儿丧身

话说宇文智及说出了一番话儿，元枢听了，沉吟半晌，方道：“公言原是有理，但欲行大事，先欲推一主帅。环顾诸人，惟公弟兄足当此任。公若有意，深愿效力。”智及点头道：“此事却须与我兄熟商，再定计较。”元枢遂即趋出，往晤司马德戡，即对他道：“顷值宇文智及，对于我们西行，却不赞同。

”德戡吃惊道：“彼不同意，若有泄言，我们危险了！”元枢笑道：“彼有一条妙计，却胜西行百倍。”德戡诧异所以，元枢即和盘托出。

德戡大喜道：“若能成功了此事，强似负罪作逃人了。”

遂又告知裴虔通。虔通哪有不从的理。其余同党，亦皆赞成。

隔了几天，元枢约同了智及和司马德戡、裴虔通，相偕至化及居处，化及设筵款待。酒过数巡，智及向元枢使了个眼色，元枢会意，便对化及道：“今日特来见公，公可知为了何事？”

化及笑道：“正在相猜，未敢动问。”元枢厉声道：“主上昏暴，日甚一日，叛者四起，各占郡邑。我以英贤夙著，为众所倾，虔通等愿奉公为主，废昏立明，以征群贼。”化及胆力本弱，听了虔通的话儿，汗流浹背，大惊失色，期期不能出语。

司马德戡道：“应天师人，以除昏暴，宇文公何必胆小若鼠呢？”化及摇首道：“公等休了，化及何人，怎能当此大事？诸公可另推英雄，起任艰巨，化及亦当执戈相从。”智及见化推诿，遂正色道：“裴公等以兄英明，愿奉为主。兄何必坚拒？且交市的险遭杀身，兄岂忘怀了么？如此昏主，若不早日废去，生灵更将不堪。兄为一身计，不为兆民计么？”化及沉吟了半晌，方道：“化及实是无能，诸公若定是推许，只能勉从了。”

但一切进行，全仗二弟与诸公了。”德戡欢然道：“敢不效力！”遂尽欢而散。

到了次日，德戡即召骁勇军吏，晓以密谋。大众闻言，尽皆雀跃道：“唯将军命！”德戡等见众心一致，不胜大喜。于是摩厉以须，戒期行事。炀帝原知众心离贰，未尝不防，时时夜起观看星象，终觉凶多吉少，更是急得没法。这一夜见贼星犯帝座愈近，帝星摇摇欲坠，炀帝大惊。急命人召袁紫烟。紫烟已是失踪，室中留有一书，宫女持书覆命，炀帝好生惊疑，皇后也是吃惊，促炀帝从速剖函。炀帝急启封书函，与萧皇后一同展阅。函云：妾自点选入侍，厚荷圣眷，今乃不别而行，深多罪戾。惟有下情，尚须乞原。天象示变，祸在旦夕，一时猝发，求死不能，偷生徒辱。回忆妾师有语，妾之死所，非在江都。奇遇在后，欲违何从？妾之不能始终随侍圣上者，此其一也。妾有老母，相别久矣，弱弟零丁，尚未成立，乱离日亟，生死莫卜。

梦绕家乡，肠断肝摧，乌鸟之私，窃所谷申。妾之始终不能随侍左右者，此其二也。天心厌隋，危如风烛。圣上即欲修德禳灾，已迟矣。天数已定，徒悲何益？惟愿圣上随遇而安，若能低首下人，或可全身避祸。临去直言，罔识忌讳。深望圣上谅之。

炀帝和萧皇后阅毕，相顾失色。萧皇后只得温慰炀帝道：“紫烟胆怯，欲求脱身计，故作危言恫人，圣上不必深信其言。”炀帝泫然道：“紫烟的话儿，不是过甚其辞，朕自察天象，也知朝不保暮了。”萧皇后听说，不禁惶然欲涕。炀帝强笑道：“死生有命，徒悲何益？得过且过，也不必怀愁。”萧皇后便破涕为欢，炀帝又笑语道：“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萧皇后即命设筵，又召到了各夫人一同陪饮。

众人闻知袁紫烟走了，又皆嗟叹了一番。炀帝却不将紫烟留函示阅众人，原恐她们见了不欢。饮至中间，忽见东南角上，火光烛天，又夹着一片喧声。炀帝大惊，慌忙召入值阁将军询问原因。那个值阁将军，却非别人，便是密谋作乱的裴虔通。

虔通对炀帝道：“不过草房中失火，外面的兵民一同奋救，所以有此哗声。”炀帝听了，方才安心。仍令虔通出外，小心防守。虔通唯唯趋退。

炀帝酣饮至醉，遂命撤宴。左手携了萧皇后，右手携了个朱贵儿，安然同寝去了。哪知大祸临头，缘只一宵，待到金鸡报晓，曙色初开，那般叛兵已是拥入玄武门。大刀阔斧，声势汹汹，杀入宫来。先时玄武门前，本有宫奴五百人，皆是体强多力，原由炀帝特别简选，给了重饷，命他们常驻玄武门把守。

司宫魏氏得了叛党的贿嘱，即在是夕矫诏放出，令得休息。司马德戡先驱入宫，如入无人之境。更有裴虔通在内，作了内应，将宫门一律闭住。只开了东门，驱出宿卫，容纳叛党。

独有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和千牛备身独孤开远，没有和叛党勾通。瞧了这付情形，便知不妙。即出外，诘问虔通道：“将军何故紧闭各门，驱出宿卫？”虔通慌道：“事已至此，与将军无干，将军不必动手，若得诛除无道，同保富贵。”独孤盛怒骂道：“老贼说出这种话来，狗头休走，吃我一刀！”说着，向虔通一刀砍去，虔通急忙拔刀抵敌，两人杀作一团。司马德戡已率了叛众。呐喊而入，即助了虔通围攻独孤盛。独孤盛手下只有数人。怎敌得许多叛党！任凭独孤盛骁勇，一口刀终不能独战众人。霎时间被刺身死，左右逃散。

独孤开远忙驰叩阁门，欲请炀帝亲自督战，途中集了卫兵数百名，至阁门外大呼大叫，任凭喉咙喊破，只是没人答应。

叛党已经驰到，开远回马接战，也是寡不敌众，被叛党一枪刺中马首。那马受了痛苦，一阵狂跃，将开远掀落地上，遂被叛党所擒，牵去监禁。阁内无人守住，由叛党破门冲入，迳至寝殿，入寻炀帝，却是锦被凌乱，罗帏空垂，静悄悄不见一个人。

司马德戡顾裴虔通道：“昏君定已避匿他处，我们分头找寻，不要给他走了！”虔通点头道是，当即退去。分头各处搜寻。

虔通一队，行至长巷附近，撞着一个宫人，挟了细软物件，拟往别处逃身。撞见了叛党，想回身走时，早给裴虔通一把拿住，便即问道：“主上现在何处？”宫人支吾道：“我没有知道，将军让我逃生罢！”虔通见她不肯实说，即举怒叱道：“汝再不快快说出，便要杀汝了！”宫人慌忙手指西阁道：“圣上避在阁上。”虔通问明了所在，即将手一松，放那宫人逃去。他遂率了众叛党直向西阁。校尉令孤行达，拔刀先进，那个炀帝自在寝殿闻变，即和了萧皇后、朱贵儿，逃至西阁藏匿。

此刻猛闻阁下人声喧闹，不觉大惊。萧皇后已是面无人色，朱贵儿也胆战心惊。炀帝却轻启阁窗，向下俯视。却见令孤行达，手中执了亮晃晃的钢刀，恶狠狠地过来。炀帝失声惊呼道：“汝欲来杀我么？”行达狞笑道：“臣不敢作此逆事，但欲奉圣上西还罢了！”说着，大踏步入了阁门，即行登楼，逼炀帝下去。接着虔通入阁，炀帝瞧了虔通一眼道：“汝非我故人么？”

怎的也随了他们，一同叛我！”虔通道：“臣怎敢叛上？只因将士思归甚急，即欲奉圣上还京。”炀帝道：“朕非不欲西行，正因上江的米船未至，所以迟迟不行。今便与汝等同归罢！”

虔通乃出，令孤行达等把守阁门，不准外人出入。虔通到了外面，即遣同党往迎化及。化及驰入朝堂，由司德戡等迎入。

化及犹是惶惑万分，俯首在马鞍上，连呼罪过。德戡趋至马前，轻声对化及道：“事已大定，公请放心。”说着，扶他下马，拥入殿中，推为丞相，宣召百僚。裴虔通遂入语炀帝道：“百官俱在朝堂，请圣上即速出去，面加慰谕。”炀帝尚思赖在阁中，不愿外出，虔通汹汹相逼，炀帝只得顺从。由虔通迫令上马，挟出宫门。萧皇后和朱贵儿，都是未及晓妆，蓬头散发，掩了花容，随在炀帝马后，将至殿上，被宇文化及瞧见，忙向虔通摇手，不令炀帝上殿。虔通乃将炀帝引至寝殿，自与司马德戡持刀挟侍。炀帝举目向叛党瞧视了一回，凄声问道：“虞世基何在？”下面立着叛党马文举，厉声答道：“已是梟首了！”炀帝不禁叹道：“朕负了何罪，乃至如此？”文举愤然道：“圣上到了此时，尚不知己罪么？圣上违弃宗庙，巡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丁壮伤锋刃，老弱毙沟壑。大举土木，劳民伤财，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屠杀忠良，失信将士，如此的罪大恶极，怎能谓何罪？”炀帝愤然道：“朕负百姓，不负汝等，汝等荣禄兼至，奈何负朕？”

今日起事，谁为戎首？”德戡应声道：“普天同怨，何止一人！”

还问什么戎首？乱君贼子，人人可谋！”

话声未毕，朱贵儿柳眉倒竖，杏口圆睁，戟指叱道：“大胆狂徒，怎敢胡言！可知天子至尊，即是小有失德，凡为臣下，只应正言辅导，谏君迁善，怎能无礼至此！并且三日以前，曾有诏令宫人，各制絮袍，分赐汝等。天子的体恤汝等，原是不薄，奈何汝等不图报德，反敢负恩，威胁君上！”贵儿怒骂叛党，炀帝急向示意，欲她闭口，贵儿只是不睬。骂得司马德戡恼羞成怒，将刀指着贵儿道：“淫婢无耻，还敢多言！天子的荒淫失德，都是为了你们一般淫婢巧为蛊惑，以致如此，犹敢泼赖辱人，难道自要寻死么？”贵儿厉声道：“我岂怕死吗？”

你们这般叛贼，欺君肆逆，遗臭万年，还有什么面目靦然责人！”贵儿大骂不止，激得德戡性起，举刀向贵儿砍去。炀帝急道：“将军休怒，恕了她罢！”

德戡手儿略慢，好一个朱贵儿，大喝一声：“逆贼，我与你拼了罢！”说着一头撞去，德戡不及躲让，给他胸前撞了一下，险些跌倒。德戡大怒，手起一刀，把贵儿杀死，横尸地上，鲜血直流。一道芳魂，已是先入了鬼门关，敬

候炀帝驾临了。

萧后见贵儿被杀，吓得魂不附体，哪敢发言。炀帝见贵儿被杀，掩面流涕，只是也不敢叱责德戡。德戡杀了贵儿，已是扯破了脸面，索性怒冲冲回到炀帝跟前道：“臣等今日的举动，原是深负圣上，但今天下俱乱，东都被围于李密，长安失守于李渊，圣上车驾欲归，也已无路，臣等已求生无门。且臣德已亏，事难终止。今愿借圣上首级，以谢天下。”炀帝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正是：利剑已杀如花貌，梟臣又索帝王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恶贯满盈炀帝凶终丑态百出 萧后偷生

话说炀帝见德戡向他索头，吓得魂不附体，哑口无言。这时募见舍人封德彝趋入，他原是炀帝的宠臣，炀帝见他到来，满心欢喜，意为他能相救。正待开言，哪知德彝向炀帝冷笑道：“还不速死，以谢天下！即是幸得苟生，留在世上，还有什么颜面呢？”炀帝听了他的话儿，大失所望，不禁勃然道：“武夫不知名分，欺君迫主，还可稍原，汝乃士人，读书明礼，应知大义，怎的也来助贼欺君！汝且自想，朕往日视汝，有何相亏？今日面辱朕躬，该也不该？”德彝受了炀帝叱骂，自觉有些惭愧，涨红着脸儿，垂首退出。

这时令狐行达又将炀帝的幼子赵王杲挟入了寝殿。赵王杲年只十二，见了炀帝，放声大哭。炀帝也是泣下沾襟。萧皇后却缩身殿角，吓得如醉如痴。德戡又厉声问炀帝道：“如何？”炀帝凄然道：“朕罪不至死，尚望相恕。愿作庶民，苟延岁月。”德戡冷笑道：“臣本不愿受弑君恶名，只是事到如今，也已没法，圣上不死，终不能释了众怨。”

赵王杲见德戡苦逼其父，即泣对德戡道：“公怎的威逼父皇，不知臣下的礼节？”哪知站在一旁的裴虔通等得不耐烦了。便手起刀落，先将赵王杲斫死，尸身倒地，血溅御袍，萧皇后顿刻晕了过去。虔通杀了赵王杲，便欲顺手弑帝。炀帝见幼子被杀，已身定也难保，遂顾虔通道：“天子自有死法，不劳妄加锋刃。快取鸩酒到来，侍朕服毒自尽。”虔通摇首道：“鸩酒未备，不能应命。”说着将刃授与炀帝道：“圣上自刎了罢！”炀帝拒绝不受。虔通举刃欲下，令狐行达亦上前逼帝。

炀帝乃自解练巾，授与行达道：“愿得全尸。”行达方将练巾套入帝颈，萧皇后恰已醒转，见炀帝将被绞死，急上前哭阻，给虔通扬刃止住。萧皇后恐受刀斫，便不敢上前，眼睁睁瞧那行达，将练巾力绞。一个昏淫无道的天子，便气绝归天。终计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岁，果应了天命，身亡练巾之上。

叛党既杀了炀帝，便出报宇文化及。化及遂语众人道：“昏主已死，宜立新帝。前蜀王秀尚被囚禁，近亦随至江都，不如迎至为主罢！”大众听了化及

的话儿，尽皆不以为然。即喧嚷道：“暂草须要除根，怎能再立蜀王，自取其祸？”遂不待化及命令，即搜寻杨氏王亲，捉着便杀，无论长幼。当时被害的，除了蜀王秀、齐王暎、燕王倓之外，杨氏亲戚，无一幸免。

只有皇侄秦王浩，系炀帝弟秦王俊子，炀帝曾令袭封，平素与智及往来甚密，智及一力保护，遂得免害。叛众又杀了御史大夫裴缙、左翊卫大将军来获儿、太史令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暉、梁公萧钜等，或为炀帝宠臣，或为叛党所忌，共有十数个大臣，皆遭杀死。

那个黄门侍郎裴矩，向来是炀帝幸臣，他却独能免祸，原来因他扈驾江都，曾替将士献议，搜括寡妇处女，分配将士，因此深得众欢，且在化及入宫时，他又迎拜马首，所以得免。

前光禄大夫苏威，亦往贺化及，化及大喜，优礼相待，推为耆硕。百官闻知苏威入贺，也都趋集，争先恐后，前去道贺。独有给事郎许善心不至。化及恨他有意反对，即遣骑士驰往善心家中，将他擒至朝堂。问他何故不贺，善心道：“公为隋臣，善心亦食隋禄。难道天子被戮，尚有心称贺么？”化及听了，哑口无言，乃命左右释缚。善心拂袖趋出，绝不道谢。

化及又不禁动怒道：“此人负气太甚，决不可留。”因复遣党人将善心擒回，把他斩首，发尸远葬。善心的母亲范氏，年已九十二岁了，抚柩不哭。但向之叹息道：“能死国难，不愧我子！”说毕，扶杖还卧，绝粒数天，便也死了。母子二人，都为后人钦敬。

且说宇文化及自称了大丞相，总掌百揆，遂令其弟智及为左仆射、士及为内侍令，裴矩为右仆射，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各有封赏，不必细表。时已天暮，叛党皆喜跃而归。化及闲着，便野心勃勃，带了亲丁数名，入视宫寝。行至正宫，但见一班妇女，围住了萧皇后，都在啼哭。原来萧皇后在寝殿里面，炀帝死后，她伏尸痛哭了一回，便给叛党赶走，逃入了后宫，和宫人们哭作一团。

化及即朗声问道：“汝等在此哭些什么？”萧皇后抬头见了化及，当作前来杀她，不禁魂飞魄散，向后躲避。化及见她玉容惨淡，翠袖颤动，已觉可怜得很。再瞧左右的那般妇女，也都是钗横鬓乱，泪眼愁眉，当下且怜且语道：“圣上无道，故遭横死，与汝等本无干涉，不必慌张。”那般美人们，听了化及的话儿，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没有一个敢发言，还是母仪天下的萧皇后，亏她镇定了心神，竟轻启朱唇，曼声答道：“将军请坐，妾等命在须臾，幸乞恩开格外，曲与保全。”萧皇后娇声对答，化及却在留神打量，不禁暗暗称奇：怎的萧皇后四十多岁的人了，望上去却与盛年无二，依然是娇容雪肤，秀色可餐！化及的入宫原是不怀好意，如今在灯光之下，睹了萧皇后的姿色，勾

起了一片邪念。便蹙近一步，含笑向萧皇后道：“皇后不必过悲，谁敢无礼，侵辱皇后，当严重处罚！”

萧皇后急忙道谢。

化及遂趋至萧皇后身前，含了笑容，轻声说道：“倘不见弃，愿共富贵。”萧皇后听了，不禁红飞双颊，越显出楚楚可怜。化及伸手，竟拽翠袖，萧皇后急道：“将军尊重，未亡人已谕尊意。”说着，娇羞万分。化及哈哈大笑，松了翠袖，回顾亲丁道：“快到御厨中去，搬取酒肴到来，与后妃压惊！”

亲丁奉命而去，其余的宫人妃女，瞧了萧皇后和宇文文化及的情景，皆已放胆了大半，不比先前惊慌了。

化及深知炀帝多宠，并悉十六苑夫人都是绝世佳人，便思饱餐秀色，领略群芳。遂温颜询萧皇后道：“十六苑夫人，俱在此处么？”萧皇后点头道：“都在此处，只有绮阴苑主持谢湘纹、仪凤苑主持柳绣凤，闻知圣上被杀，已是自缢身死了。”化及顿足叹道：“可惜可惜！枉死了两个佳人，皆是我的罪咧，不曾早来安慰她们。她们还恐受罪，哪知我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决不会气苦美人的。”萧皇后道：“还有仁智苑主持朱贵儿，死得甚惨！”化及惊问道：“怎样死的？”萧皇后道：“在寝殿里面，触怒了司马将军，被他斫死的。”化及愤愤道：“德戡这么无情，真是罪过！”

化及又问萧皇后道：“有个能识玄象的佳人，可在此处？”萧皇后道：“袁紫烟么？她在昨天晚上，留下了一书，人即失踪的，不知逃向哪里去了？”化及嗟叹道：“我真福薄，又少见了一个奇女子！”化及又道：“其余谅都还在，皇后可能见许，将她们召齐，一同饮酒？”萧皇后道：“若欲会见她们，未亡人怎敢不从！”说着，即遣宫女分头召去。

隔了多时，酒肴已是纷陈，应召而来的，只有张丽卿、王桂枝、李庆儿、方贞娘，余人都推病不至。化及好生不悦，只是未便发作。萧皇后已瞧出了几分，恐他因此生怒，急道：“她们深惧虎威，实未知将军厚意。隔日待未亡人传谕她们，她们自会齐来谢罪的。”化及大喜道：“皇??的话儿甚是，她们原未知我的情性咧！”

说着，目光四射，向王桂枝、方贞娘、李庆儿、张丽卿四人，瞧了一个饱，方始一同入座。六个人饮了一刻，起初尚觉有羞耻，后却彼此忘怀，居然谈笑自如了。竟将化及当作了炀帝，一些也不分同异。萧皇后趁化及开怀当子，便婉语化及道：“将军因主上无道，为民除暴，原是大义灭亲，不可厚非的。

只是何不立了杨氏后人，自明无私，以示坦白呢？”化及道：“杨氏亲戚所存的人，只剩一个秦王浩了，明日当立他为帝！”萧皇后起谢道：“将军若

能如此，英名更将远布了。”王桂枝也笑道：“方见将军一片忠义，原是为国呢！”化及听了谏言，更是心欢，不觉狂态毕暴，萧皇后等也丑态尽现。

有几个宫女，冷眼瞧在一旁，险些气破了肚子，暗暗骂她们无耻。也有几个宫女，却忘了旧主，又思献媚新人，争先的替化及斟酒。化及酒到杯空，渐有些醉意了，目光只在萧皇后等五人脸上乱转，越瞧越爱，恨不得一齐拥入了怀中。

他正在情思恍惚之间，忽的垂帘一掀，蹿进了一人，直趋化及座前，手儿一场，只见三寸利匕闪闪发光，直向化及胸头刺下。化及初见一个女子蹿近座前，虽觉动疑，还防不到此，此刻瞥见了匕首，急呼不好，慌向后面一让，心慌势猛，连人带椅便倒。也是他命不该死，在身往后的时候，一脚跷起，靴儿正踢在女子的手腕上，哐啷一声，匕首落地。化及的亲丁已是一拥而上，将行刺的女子擒住。萧皇后一面扶起了化及，一面颤声道：“薛冶儿好生大胆！敢来行刺将军，还不快向将军谢罪，尚可恕你性命！”冶儿瞋目道：“若是顾惜了性命，也像你们一般，忘了廉耻，前来陪酒了，恨不能杀死了叛贼，和主上报仇！今即被擒，要杀便杀，不必多言！”

化及惊魂稍定，怒问萧皇后道：“她叫薛冶儿么？怎的这般无礼！”萧皇后给冶儿抢白了一番，正在垂泪，见化及问她，只得点头道：“是的，她是积珍苑的主持。”化及听说也是个夫人，仔细向冶儿瞧视，见她怒气勃勃，却是十分俏丽，转动了不忍的心肠。啧啧地道：“夫人节烈，令我起敬，只是主上无道，死亦应该。我特为民除暴，夫人还须三思。今赦夫人无罪，快来一同饮酒罢！”说着，便欲亲丁松手。

冶儿叱道：“叛贼花言巧语，只好哄不知廉耻的人。我却不愿听你，快快将我杀死。谁要你叛贼恕罪！”化及见冶儿横一声叛贼，竖一声叛贼，不禁心头火起，便也骂道：“你这贱人，怎的不知好歹！”冶儿冷笑道：“我原是不识好歹，有识好歹的人，陪你这个叛贼！”萧皇后等五个人，给冶儿语语刺心，都是恼羞成怒，恨不得冶儿速死。萧皇后便愤愤的对化及道：“冶儿这般无礼，还不将她处死！”化及本已怒甚，给她一逼，即命亲丁牵出冶儿，速即处死。正是：有志无伸难雪恨，蛾眉烈气胜须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臧云兴雨屈节受淫污 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

话说字文化及命亲丁牵出薛冶儿，将她处死。突有一人，浑身缟素，走入宫中，将冶儿抱住，惨声对化及道：“冶儿激于义愤，触怒了将军，当念其节烈，恕她死罪，放逐出宫。方见将军仁义！”化及见那发言的人，也是一个轻盈少妇，虽是乱头素服，脂粉不饰，却不能掩她天生的美丽。便问萧皇后道

：“她是何人？皇后可能知道？”萧皇后哪有不识的理，即轻声道：“这个便是妥娘。”化及恍然道：“常闻宫中有个能言善辩的妥娘，莫非就是她么？”萧皇后头儿微点，化及即含笑对妥娘道：“我本无意杀死治儿，她一味狂言，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她处死，以肃宫廷。今卿既为求情，我便赦她，只是不能再留宫中，即须逐出。”说毕，径命亲丁押着治儿出宫。

妥娘便欲告退，化及笑道：“卿既来此，不妨同饮一杯。”妥娘道：“本当为将军把盏，惟主上陈尸寝殿，无人顾及，贱妾尚须守视主尸。将军以仁义示人，当能任妾前去，来日方长，侍奉将军不迟。”化及向萧皇后点头道：“名不虚传，我却不能难她。”遂对妥娘道：“卿言有理，我亦不敢相强，主上遗尸，明日亦当。妥为安殓，卿可勿虑。”妥娘乃退。行至门首，萧皇后举目相送，妥娘适回首瞧她，不禁向她浩叹一声，回头竟去。

萧皇后好生难堪，珠泪沾襟。化及吃惊道：“皇后何事悲伤？”萧皇后道：“妥娘尚得守视主尸，妾独何心，留在此饮酒？”王桂枝等闻言，也都感动旧情，纷纷落泪。化及慌道：“死者已矣，徒悲无益，守视主尸，也是空虚。并且惨像怖人，见了只增痛苦。不如置在脑后，借酒驱愁。”说着即满斟一杯，授与萧皇后道：“请尽此酒，莫再悲伤！”萧皇后不敢推却，只得道谢了一声，饮尽杯酒。化及又劝王桂枝等四人，各饮了一杯。萧皇后也算礼尚往来，竟恭恭敬敬的奉上一觞，化及欣然接饮。

这时将进亥牌了，又饮了一回，化及已是有了六七分酒意，醉眼斜睨，望着萧皇后不住地微笑。萧皇后却羞得低垂粉颈，不敢抬头。王桂枝瞧了这副情景，便向方贞娘、李庆儿、张丽卿三人，暗暗使了个眼色。三人各自会意，一齐离座，向萧皇后告退。萧皇后见她们要走了，不禁暗暗着急，急中得了个主意，便向王桂枝道：“王夫人请留在宫中罢！”桂枝笑向化及瞧了一眼，化及也微微一笑，向桂枝使了个眼色，桂枝便对萧皇后道：“贱妾回去更衣，少停再来。”说着径自姗姗去了。

化及心花怒放，即命亲丁撤筵，遂向萧皇后笑道：“皇后内室，可能观光？”萧皇后尚未开言。一个凑趣的宫女，即去打起了内室的垂帘道：“将军请进。”化及扬眉一笑，对萧皇后道：“还请皇后引导。”萧皇后欲待不允，化及又要来拽翠袖，萧皇后慌移莲步，向内室行去，化及欣然相从。进了内室，化及即将门掩上。打帘的宫女，舌子一拖，大了胆子，将室门轻轻一推，便露了指大的缝隙，向内瞧去，留神细听，只见化及一团喜色，站在萧皇后面前，伸手去勾粉颈。萧皇后躲向榻前，道：“将军尊重！未亡人虽是感德将军，理应侍奉，但主上的尸身未殓，贱妾怎能遽荐枕席呢！还望将军垂怜。且待主尸安葬，未亡人当不惜蒲柳贱质了。”说着盈盈欲涕。

化及逼近榻前道：“主上尸身，明天即当礼葬。今夕良宵，却须皇后赐允，共效于飞。”说着，便将萧皇后推倒在榻上。

在门前窥视的宫女，又惊又喜，半羞半恨。所惊的堂堂母后，不免受污；所喜的新主风流，将来不患失所；羞却羞眼前风光，有些刺目；恨只恨主尸未殓，皇后屈节。

宫女心中虽在胡思乱想，一双眼睛再也不肯离开，只顾盯定了榻上。只见萧皇后罗襦宽松，绣裤全卸，撩人雪肤，映掩灯前。霎眼之间，锦被覆体。宇文文化及也已失踪。榻上春情，一映入宫女眼中。宫女好生难堪，遂将室门轻轻拽上，悄自退去。

一宵易过，到了天明。宇文文化及和萧皇后同醒了好梦，结束下榻，萧皇后对化及道：“贱妾已是侍奉了将军，还望不要食言，速立杨氏后人，以慰百姓。先帝尸身，也请从速安葬。”化及点头道：“皇后宽怀，我自能照办。”当下一同出了内室，却有数个宫女，倒身下拜，齐呼娘娘万岁，将军万岁。萧皇后听了，不禁粉脸飞红，甚是含愧。化及却欣然得意，笑命宫女速起。又唤过了亲丁，取到了金帛，赐与众宫女。众宫女欢声道谢，一个争献殷勤，侍候化及盥洗进点，这时有人进报，左仆射宇文智及有事面陈。化及遂告辞了萧皇后，即行出宫。

到了朝堂，智及见了化及，即顿足道：“兄长怎能如此！”化及笑道：“这有何妨？”智及道：“方以除暴自命，怎能留宿宫中，传扬开去，不但要大失民心，还恐将士不服，发生祸患。”化及摇首道：“哪会有事？如今我欲拥立秦王，将士和百姓，更要信我了！”智及和秦王浩本是相得，闻化及立浩为帝，便也赞同。化及即托奉皇后命令，传谕百官，立秦王浩为帝。秦王浩便在那一日坐了正殿，朝见百官，终算做了个皇帝。嗣后即迁居尚书省，用卫士十余人监守，差不多和罪犯一般。国家大事，均有化及兄弟专断，但遣令使至尚书省迫浩画敕，百官也不能见浩一面。这种罪犯式的皇帝，比了一个平民还是不及。

闲话休多，书归正传。化及立了秦王浩，草草把炀帝棺殓，葬在西院流珠堂，再也没人去顾问。这天晚上，化及又兴冲冲的入宫，萧皇后含笑相迎。即道：“将军果能守信，立了秦王，贱妾理当拜谢。”说着便要拜下。化及双手扶住了萧皇后，哈哈笑道：“皇后何必如此！这是臣下应作的事儿。”当下命设宴，不多时酒肴纷呈。化及和萧皇后并肩同坐，化及笑对萧皇后道：“只是我们两个对饮，似觉寂寞。”萧皇后听了，已知化及的心思。便也笑道：“待妾再召各夫人到来，与将军陪饮可好！”化及大喜道：“若能如此，更见皇后贤德！”萧皇后即命宫女，分头宣召各夫人。

不多片刻工夫，王桂枝，方贞娘、李庆儿，张丽卿先后到来。隔了不多时，狄珍珠和了梁文鸳携手入宫。化及便含笑问道：“二卿何人，昨夕为了何事，不来同宴？”狄珍珠道：“妾乃文安苑主持狄珍珠。她是景明苑主持梁文鸳。昨夕将军宠召，妾等惊魂未定，故不敢应召。今闻将军温爱仁慈，特来谢罪。”化及大喜道：“两位夫人快快入座饮酒！”狄珍珠和梁文鸳便道谢入座。接着田玉芝、石筠青两个，也姗姗而来。萧皇后替两人通了姓名。化及又多见了一对玉人，更是心欢。田、石两个，迳自就坐。萧皇后又命宫女，宣召韩俊娥、杏娘入宫，两人倒也惠然肯来。化及见杏娘娇小轻盈，双目勾魂；韩俊娥体态苗条，娇姿动人，不禁馋涎欲滴。急询萧皇后道：“这两个美人是谁？”萧皇后一面命她们入座，一面答道：“便是杏娘、韩俊娥，都为先帝得宠的人。”化及点首道：“如此美人，怎不要得宠！”韩俊娥和杏娘，倒觉有些娇羞。

化及留神席上，已是来了十人。便向萧皇后道：“尚有何人未至？”萧皇后道：“只有陈菊清、黄雅云、妥娘三个。”

杏娘却道：“朱吉儿怎的不来？”王桂枝道：“吉儿为了贵儿身死，悲伤过甚，确是卧床难起。”韩俊娥笑道：“袁宝儿和吴绛仙，娘娘可以宣召。”萧皇后也笑道：“她们两个，我却忘怀了。”化及喜道：“袁宝儿和吴绛仙，两个名儿，外面很有艳声的。”萧皇后点首道：“她们两个原是十分俏丽，宝儿的歌喉，绛仙的眉黛，真是宫中无二，独擅风流！”化及听了，越发狂喜，急道：“皇后快快宣召两人。尚有那个妥娘，怎的还不到来？可命人再去催促。”萧皇后又命宫女，速往传言。

融了一刻，三个宫女，都来覆命。一个宣召吴绛仙的道：“绛仙上覆娘娘，只因头痛神疲，不能应召前来！”那个宣召袁宝儿的道：“袁夫人正在悲伤，贱婢将娘娘的旨意和她说了，她兀是摇首不语。谅是不来的了。”化及听说，好生纳闷，便问催促妥娘的宫女道：“妥娘怎的还不到来？”宫女道：“快要来了，她还有美酒带来呢？”化及又不觉地得意起来。

果真的没多时候，只见妥娘浓装艳抹，装束得妖冶万分。

双手捧了一个银盘，盘中一只玉杯。妥娘堆起了满面笑容，袅袅婷婷的走入。萧皇后等峥妥娘这么艳装，却是从来未有过，都觉有些诧异。化及见妥娘的到来，和昨夜的乱头素服大是不同，越显得风流动人，喜得直站了起来。含笑向妥娘招手道：“卿真多情，还有美酒带来么？”妥娘轻盈一笑道：“将军仁德感人，贱妾特献一尊长生仙液，祝将军万岁！”说着，走近化及座前，将盘呈上，粉臂颤动，玉杯中的酒儿，晃出杯外，盘中流出了不少。

化及早已心花怒放，径伸手取杯，送近唇前。萧皇后见了妥娘的形情似觉

有异，不禁动疑，即用手轻触化及。化及却不知萧皇后的用意，向萧皇后瞧了一眼，萧皇后又暗使了一个眼色。妥娘见化及杯近嘴唇，给萧皇后一做作，似有动疑的心思。

柳眉一皱，即含笑接了化及的玉杯道：“贱妾好意敬酒，将军怎不快饮！”说着，将杯儿送到化及唇边，欲将灌入，化及更觉动疑。将头儿一偏，抢了玉杯，放在桌上，佯笑道：“卿怎的这般急性，待我后饮好了！”妥娘无可奈何，便欲退出。化及又含笑道：“卿乘兴而来，却要扫兴而去么？”妥娘不禁脸色一变，顿形惨白，化及瞧了这副神情，向萧皇后瞧了一眼道：“皇后有见，真是可疑。”萧皇后头儿微点，杏娘也觉不妙。

她原和妥娘交好，欲解妥娘的危急，径伸手取那玉杯，欲将杯中的酒泼去。哪知杏娘臂短，急切取杯不着，化及急将玉杯抢入手中，询问杏娘道：“卿欲如何？”杏娘无词可对，只得支吾道：“将军不欲饮此，贱妾却思一饮此酒呢！”化及道：“卿若饮此，性命恐难保了。”化及此言一出，众人全都吃惊。

急向妥娘瞧视。正是：献毒有心鸩叛贼，淫后可杀破机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施蹂躏惨无人道进奋兴大发兽欲

话说字文化及说了一声，众人全向妥娘瞧视。只见妥娘咬牙切齿，瞋目指了萧皇后道：“你这丧尽廉耻、毫无心肝的淫妇！怎不想上一想，和你并肩同坐的叛贼，杀了你的丈夫、儿子，你不能报仇雪恨，也当身殉主上。今反贪淫苟活，恋爱新欢，我今毒不死叛贼，一死而已，看你这淫妇，他年死后，有何面目瞧见杨氏先灵！”妥娘朗声大骂，骂得萧皇后无地自容，恼羞成怒。化及却命亲丁，速将妥娘拿下。妥娘叱道：“我也不想活了！你这叛贼，还怕我逃得了么？快将鸩酒给我，待我自尽好了！不要臭男子近我！”化及狞笑道：“自作自爱，害人害己，你也不能怨我歹毒！”说着，便欲将玉杯授与一个宫女。

萧皇后却抢住了玉杯，附在化及耳上，咕哝了一阵，只见化及掀眉点头，将玉杯依旧放在桌上。便向妥娘笑道：“卿欲饮鸩自尽，我偏不让你遂心。”妥娘愤愤道：“你要将我杀死，我也不惧，快些来杀罢，休得啰嗦！”杏娘却向化及求情道：“妥娘图毒将军，幸天佑吉人，没有受害。将军以仁人的心肠，赦了妥娘罢！”萧皇后冷笑道：“你真替妥娘求情么？你也负罪在身呢！”化及笑了声道：“杏娘既欲代饮鸩酒，如今可要再饮吗？”杏娘低首默然，不敢再言。

妥娘却又指了萧皇后骂道：“你这淫妇，腆然高坐，恬不知羞！我生不能

手刃了你，死后却不容你安稳！”萧皇后愤愤地对化及道：“你还不得施行么？”化及愤道：“皇后不要生气。”即向妥娘道：“你不要自负清白，我还不任你清白呢！”妥娘大惊，慌向墙上撞去，早给及化喝令亲丁，将妥娘拦住。

妥娘哭骂叫喊，化及却命十数个有力宫女，强拽了妥娘，到那萧皇后的内室。化及欣然入内，即命宫女分执了妥娘的手脚，将她的衣裤强行剥去，任凭妥娘死命抵抗，十数个宫女动手，她怎能抵得住！不多时工夫，早已赤条条一丝不挂。化及命宫女将妥娘按倒榻上，妥娘奋力挣扎了一阵，百般痛骂，待到力竭声嘶，遂给十数个宫女按住在榻上，不能动弹。可杀的化及，便腾身而上，污辱了妥娘。妥娘血泪纷披，双目如火，一阵焦急，竟晕了过去，化及方始下榻。待她悠悠醒转，即对她道：“你还倔强么？”妥娘瞋目道：“你这种畜牲，用强污人，瞧你可得善终！”说毕，便欲奋身而起，宫女慌又力按。化及愤然道：“你这贱婢，还敢嘴强无礼！”当下即命宫女，依旧按住了妥娘。却又去唤进了八名亲丁，命他们轮流行奸。可怜一个娇躯弱质，怎经得起这般摧残，顿被狼藉丧命。

狼心狗肺的化及，又命抬了妥娘的尸身，给饮酒的众人瞧看，众人尽皆掩目。萧皇后独是欣然色喜。杏娘见妥娘死得甚惨，不禁凄然落泪。化及狂饮了数杯，朗声对众人道：“妥娘太行放肆，我才如此惩戒。你们也当记着，谁敢再行无礼，我便以此为例！”说着，命亲丁将妥娘抬出。众人听了化及的话儿，一个个胆战心惊，花容失色。化及却十分得意，公然勾了萧皇后哺酒，萧皇后神色自若，毫不知耻。竟是笑孜孜频送樱唇。杏娘实是不愿瞧了，便离座告退。萧皇后不待化及开言，即道：“杏娘不要去，今夕你须陪侍将军。”说着，向化及格的一笑道：“将军可是？”化及已是有了七八分醉意，便哈哈大笑道：“后皇甚是，但依了我的心意，恨不能命众卿齐行侍我呢！”

众人听了，不禁各自低头。杏娘却将萧皇后恨得牙痒痒的，只顾暗暗咒骂。萧皇后向化及瞧了一眼，又附在化及耳上，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儿，直把个字文化及喜得险要发疯。即和萧皇后入了内室，萧皇后便在秘密所在，拿出一个匣儿，授给化及。化及开盒瞧视，只见匣中一颗丸儿，鲜红可爱，异香扑鼻。

化及含笑道：“这个便是万象春么？这么小的丸儿，难道真有效力？”萧皇后嗤的一笑道：“到了那时，你才知道呢！”化及大喜，便欲塞入口中。萧皇后急忙抢住道：“不是就能服的，还须容入药液，方可服用。”说着，又取出一服药儿，即命一个宫女，去煎药液。化及和了萧皇后携手出室。哪知外面的众人，已是走空。

原来她们见化及和萧皇后同入内室，当作去做风流的勾当了。杏娘第一个

先走，其余也各自回房。化及讶道：“她们怎都走了？”萧皇后笑道：“你也不必着急，少停一个个召来，给你享受好了！”化及好不得意，只望药液快快煎就，便好服下，即待快活。好不容易等到宫女煎就了药液捧至宫中，萧皇后放入了万象春，待它溶化净尽，始给化及喝了。化及即欲萧皇后宣召众人。萧皇后娇嗔道：“一齐召到了，也须一个个领略，难道你能……”化及笑道：“话儿原是不错，但众人都在面前，更觉令人动兴呢！”萧皇后道：“人多眼众，彼此都觉羞惭。贱妾看来，还是将她们召到了在外面候着，将军一个个依次传入，岂不甚好？”化及附掌道：“便是这样罢！”

当下又命宫女分召众人到来。那般美人们，为了妥娘的惨死，尽是胆碎的了。一闻呼召，只得齐到。惟有袁宝儿、吴绛仙、黄雅云、朱吉儿四个依旧不到。化及一算眼前莺燕，和萧皇后在内，已有十二个人了。计为王桂枝、狄珍珠、梁文鸳、李庆儿，陈菊清，方贞娘、田玉芝、石筠青、张丽卿、韩俊娥、杏娘，化及好生快活。含笑对众人道：“众卿在外等候，俟我相请，即望入内。”说着，便携了萧皇后一同入内。众人只得在外等候。好久好久，萧皇后云发蓬松，双颧火赤，懒洋洋地走出道：“杏娘快去！”杏娘气鼓了两腮，怀怒而入，不到片刻工夫，含泪而出。却唤王桂枝入内。

这回又隔了好久，桂枝方才出外，又调了张丽卿进去。约摸两个时辰，外面的人，轮流已尽。化及又请萧皇后入内，萧皇后到了里面，见化及拥被而坐，含笑着道：“如何？你终能尽兴了！”化及笑道：“灵验极了！只是我还没有……呢？请后再替我召那袁宝儿、朱吉儿、吴绛仙、黄雅云四个到来，索性待我赏遍了罢！”萧皇后嗤的一笑道：“留几个也不妨的，何必这么性急呢！”化及涎脸恳求，萧皇后皱着眉儿道：“这四个人已是三召不到了。这回再去召她们，也不见会来。将军原该休息了，此刻早已过了丑牌咧！”化及苦着脸道：“只是没有……呢？叫我也休息不来！”

萧皇后娇啐了一声，沉吟了半晌，笑道：“宫女有多人在着，不妨一齐唤入，等将军挑选罢！”化及点首道：“那倒也好。”萧皇后便即传进了十六个宫女。说也可怜，却有十四个还是处子咧。化及体本健壮，又得了万象春的助力，越发是龙马精神，毫未见疲。待到天色微明的时候，十六个宫女，竟有十三个人不能移步，真是令人发指！化及到了天色大明，方才和萧皇后安睡。从此以后，化及每晚借了万象春的助力，宣淫宫廷。宫中的女孩子，无一幸免。就是黄雅云、朱吉儿、吴绛仙、袁宝儿四个，依旧不免受污，给化及趁了心愿。这虽是化及的无赖和萧皇后的淫贱，其实也是炀帝生前宣淫无忌，作恶多端，才会尸骨未寒，妻妾已是受污，可见报应不爽。只是妥娘的惨死，却为萧皇后的罪恶咧！

闲话休说，书归正传。小子却要写那留书出走的袁紫烟，和被逐出宫的薛冶儿两人的踪迹了。只是一枝秃笔，不能分写两个，便依了次序，先将袁紫烟的一段事实表出罢。原来紫烟在炀帝被杀的前一夕，她早见星象大恶，祸难即要降临。她便收拾了细软金珠，密藏身畔，留书在室，即贿通了司宫魏氏，要求放她出宫。魏氏本已知道将士即将起变，当作紫烟已得风声，便笑对紫烟道：“夫人的消息倒也灵通，趁早先走。”紫烟点头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魏氏道声着，即悄悄引了紫烟，放她逃出了江都宫。紫烟到了宫外，虽在黄昏，她却毫不慌张，只因早有成竹，迳去投奔了一家尼庵。

那庵叫做清修庵，庵中倒有一个老尼，四个小尼。紫烟到了江都，曾至清修庵数次，故已相熟。那庵相离江都宫只有三里多些路程，紫烟踏月夜行，认清了路途，急急前往。弓鞋脚小，行程原是不能迅速。紫烟却因心急，倒也走得飞快。不消一个时辰，早见一带红墙映掩在林子那边。不多时，已是到了清修庵门前，庵门双闭，悄声无息。紫烟握了个粉拳头，擂打庵门，早惊动了里面守门狗儿，狺狺狂叫。一时近处的狗儿，闻声相应，叫成一片，顿时破了沉寂的空气。庵中的老尼法慧，在睡梦中惊醒。听得庵门声响，恍似擂鼓一般，狗吠的声儿，也是十分热闹。法慧暗想：黄昏这般擂打庵门，定不是好事。

莫非强徒垂涎庵产，前来打劫么？

这时一个小尼志法也已醒了，她原和法慧同在一室，即唤法慧道：“师父可听见门响，怎的这般紧急？”法慧应声道：“我已听见了一刻，你快去隔门问声，是哪一个叫门，到庵中来作甚，须得问仔细回报了我，再作定夺。不能擅自开门。”

志法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个小心别乱跳，结束下床，在桌上寻到了一枝短烛，向油灯上点明了烛儿，插在手照上面。一手擎了手照，一手开出房去。先到隔房门前，轻轻叩门，换了声志修，房门便呀的开了。志法蹇到里面道：“师兄一同去罢！”志修道：“好的，你怎的这们胆小。你不起来我也要去问了。”说着一同到了外面。

紫烟在外面擂了一回，手臂都酸楚了，见里面兀是声息全无，正在着急当子，忽闻里面有人问道：“深更半夜，外面哪一个擂打庵门，来此作甚？”紫烟急应道：“外面是我，一个避难的女子，来投宝庵，暂留一宵，便要走的，请师父快快开门！”里面志修和志法，听是女子声口，原来投庵暂宿的，便放胆开门，让紫烟走入，随手将门闭上。志修借了烛光，向紫烟仔细瞧了一回，笑道：“大娘已是来过的。面善得很。”紫烟点着首道：“已有几次了。老师父可在里面？”志法道：“师父在里面，大娘进去瞧她罢！”当下一同入内，紫烟见了法慧，便约略说了几句真话，法慧听说紫烟在宫中逃出的，吓得变

了面色。正是：禁宫一入深如海，脱网禅门惊老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

话说法慧听说紫烟自宫中逃出，不觉大惊失色。慌道：“此处相离皇宫甚近，追骑立刻能至，你不能留在庵中，快向别处逃去罢！你也能免了祸难，我又不受连累。”紫烟急道：“老师父不必担忧，决没有一个人会来追寻。我也不要久留宝庵，至多一两天，便要去的。”说着，在怀中取出了一锭黄金，授给法慧道：“这一些送给师父，作为香火费儿，望师父慈悲为本，容我暂留罢！”黄澄澄的金锭，瞧入了法慧眼中，倒也不忍推却。

便道：“你自宫中逃出，在理我们庵中却是容留不得，但你也是一个年轻少女，我又不忍让你黑夜奔波。你说不妨事的，但愿菩萨保佑，果真平安没事，那是你多留几天，也是不妨。”说着，将一锭黄金，接入了手中，向怀里便塞。接着道：“你贵姓是什么？”紫烟道：“老实对你说了罢，我便是袁紫烟，在宫中专司观象。曾受圣恩，封为夫人。只因星象大恶，主上即在日内便要受害，我才避出来的。”法慧听说，慌忙跪倒道：“你便是袁夫人，小尼有眼没珠，冲撞了夫人，还望夫人见恕。”紫烟双手扶起了老尼道：“师父说的什么话，我避祸来此，还求师父保佑咧！”法慧道：“夫人能预知祸福，决不会有事发生。若不嫌草庵简慢，尽情久留此处。”紫烟笑道：“那倒不消的，此刻已是深夜，我也走得累了，望师父设法，让我安宿一宵再说。”法慧慌对志法、志修两个道：“你们快去开了东厢，里面原有干净铺子在着，请袁夫人去睡罢。”

紫烟向法慧道谢了一声，随着志修、志法到了东厢里面，果是一间幽静的卧室。紫烟待志修等走了，她便闭门安息。只因精神疲了，一倒头立刻睡熟，待到梦回，已是过了日中。紫烟结束下床，出了东厢，法慧殷勤招待。紫烟却命志法入城探听，可有什么动静。待到复报，却是毫无动静。那天晚上，紫烟上小阁，仰观星象，不禁凄然下泪。法慧侍立在侧，急问怎样，紫烟微喟道：“主上已是驾崩了。”法慧惊道：“今天城中，怎无风声传出？”紫烟道：“明天便能知道了，只是明天，我也要走了。”法慧道：“夫人要到哪里去？”紫烟道：“前太仆杨义臣，便是我的母舅，他告隐林下，不问世事，我明天启程，便是往依我舅。”法慧点头道：“如此甚好，小尼也得安心了。”一宵过去，到了明天，紫烟又取出白银二十两，送给法慧，又托她们雇了一只小船，送往濮州。遂由志修雇定了一船，相送紫烟，下了船中。乃一声，轻舟离岸。途中不用细表，平安到了濮州城。紫烟命舟子上岸雇到了一肩小轿，紫烟开发了船资，乘了小轿，命轿夫抬至南门大街，到了杨义臣寓所跟前。紫烟停

轿走出，门户紧闭，冷落萧条。紫烟微微叹道：“舅父被谗去官，门庭便这样寂寞了。”当下上前叩门，哪知好久没人出应，紫烟好生不解。正在惶惑的时候，恰巧隔邻一家，有个老翁走出。见紫烟叩门，不禁露出诧异色。即向前道：“这位小姐，谅是远道来此。”紫烟点了点头儿，老翁道：“小姐所以不知，杨家已是没人在内了。”紫烟听说，不觉大吃一惊。慌道：“犯了什么事儿？人可平安？老翁瞧了紫烟发急的神态，即问她道：“小姐和杨府上是什么亲戚？”紫烟道：“杨义臣便是妾的母舅。”老翁点首道：“小姐放心，他们不遭什么祸事。如今隐居在城外雷夏泽，小姐可望船前往。只是到了那里，须问南杨老翁，那边的人尽皆知道的。”紫烟向老翁道谢，又请他代雇一船。

老翁倒也热心，便引了紫烟，到了西门，雇得一船。紫烟坐了那船，直到雷夏泽。方才上岸，恰巧遇见老仆杨芳，便开发船资，由杨芳送至家中，拜见杨义臣。义臣问明一切，又悲又喜。当下对紫烟道：“主上被害的消息，我已闻知。正因你在宫中，不知怎样了，甚是担心。不料你倒先夕便走了，脱祸来此。但确息怎样，你也不知底细。待我遣那杨芳，去到江都探听真情。并且宇文士及人尚谨愿，不比化及智及奸邪。我欲令他远祸，早些脱离了他的两兄，免得他日同归于尽。你要知道，化及和智及，都是不足当大事的人，日后难免覆之。”紫烟点首道：“依我看来，关中的李渊，上应天讖，倒是一个王者呢！”义臣道：“你究知玄象的人，故能所言不谬。老夫耄了，也不必再向唐室称臣。那个士及，我却要嘱他归唐呢！”

义臣的老妻早已物故，主持内务的人原是没有，紫烟到了那里，义臣更是内顾无忧，当下命紫烟入内室安顿。他却沉吟了一回，取了数物，封入一口盒中。即唤入杨芳道：“你明天即到江都，探听消息。此盒可交与宇文三爷，你得了实信，在回家之前，须到宇文三爷那里，索取回信，不得忘了。”杨芳接盒安藏，义臣又给了他路费，命他翌晨启程，杨芳唯唯退出。

到了翌日，杨芳前往江都。到了傍晚时分，却有一个女子，到了雷夏泽，来寻杨义臣，便有那处的人，送到义臣住所。义臣见那女子，并非素识，女子先自开言道：“令甥女袁紫烟可在府上？”

义臣正待回答，紫烟自里面走出，见来者不是旁人，乃为薛冶儿，急呼道：“薛夫人怎会到此？”冶儿见了紫烟，如获至宝，又悲又喜，反一句话也说不得了。紫烟却对义臣道：“这位便是薛冶儿。”义臣恍然道：“精通舞剑的薛夫人么？”

紫烟道是。冶儿方开言道：“你可知道，主上已被弑了！”义臣道：“竟是遇害了，宫中怎样？”紫烟也道：“你怎样走出的？”冶儿道：“说也话长，待我逐渐说出。”便将炀帝怎样被弑，朱贵儿骂贼丧身，萧皇后陪宴宇文化

及，自己怎样行刺，反遭擒住，幸得妥娘解危，被逐出宫，当时茫无头绪，待到天明，随意乱走，走到了清修庵。

紫烟听了，接口问道：“夫人莫非也到庵中？”冶儿点头道：“我不到庵中，怎知你到了这里？原因我到庵前时，已是午刻，实觉神疲了，才入庵中休憩，和老尼晤谈了，方知你在庵中留宿两晚，却在那日早晨，启程濮州的。”紫烟道：“那真不凑巧，要是夫人早到一刻，我尺行一步，都能会面了，便好一同来此。”冶儿道：“可不是么！当时我在庵中也是这般想呢，那天便留宿了庵中。到了明天，遂雇船到了濮州城。哪知到了南门街上，却扑了个空，幸得隔邻一个老翁，对我说明了，方才得到这里。”紫烟道：“我起先和你一般，也是那个老翁指明的。”义臣道：“这个老者在是朝中一位正人，曾任侍御史的李玄昌，因主上疑忌李姓，他便告隐的，和我原是相厚。城中知我在雷夏泽的人，也只有他一个呢！你们两个，还算凑巧，都和他相值，方得到此。”紫烟和冶儿，一同点首。

义臣又向冶儿道：“夫人出走之前，除了朱夫人骂贼丧身，其余可有逃出的人么？”冶儿凄然道：“逃出的却没有。谢夫人和柳夫人，闻知主上被弑，即自缢身死的。”义臣叹道：“这却难得！皇后怎的陪宴叛贼，真是大亏妇德了！”冶儿愤然道：“依贱妾看来，恐还不免失节咧！”紫烟道：“若真偷生受辱，萧皇后还有颜面见人么？”不题他们三个叙谈。

且说那个杨芳，奉了义臣的差遣，到了江都，便去见那宇文士及。将义臣给他的匣儿，交给了士及道：“待隔了两天，再来候复。”说着，即退出。士及见是义臣遣来，急忙开盒启视，只见匣中有两个枣子，一只糖制的龟儿。士及瞧了，好生诧异，明知义臣定有用意，只是思索不得，便持了匣儿，走入内室。士及的妻子，即是炀帝的长女南阳公主，生性甚是慧颖，和士及十分相得。士及到了室中，即对公主道：“前太仆杨义臣，命人送来一匣，匣中却是这样的两件物儿。他是什么用意，我实猜不到他。公主可能思索得出？”说着即将匣儿授给了公主。公主接匣瞧视，沉吟了一回，猛地娇笑道：“原来如此！”

士及急问道：“什么用意？”公主道：“这个哑迷儿，不是难解，你怎会猜测不到？他两个枣子，当是早早两字，一只糖制的龟儿，当是归唐两字。义臣的用意乃欲汝早早归唐咧！”

士及恍然大悟道：“公主的猜测，却是不错了。但义臣命我归唐，公主的意下如何？”公主道：“义臣不愧为英雄，他知关中李渊有兴王的可能。你的两兄，却无成事的气魄，故劝你归唐，原是一番美意。”

士及大喜道：“公主有意归唐，真是我的大幸！我原因两兄的作事，日见乖张，众人已在起怨，他日必无善果。我若不脱身远引，将来难免受累。”公

主点头道：“既是如此，义臣那里的复信，待我也做个哑谜罢。”士及道善。公主即将义臣的来盒，去装入了几件物儿，依旧封固。待到隔了两天，杨芳探知了一切，便欲回去，即向士及索取回音。士及便将盒儿交给了他，让遂雇船回去。士及和南阳公主也在这天晚上，抛了两兄，悄悄地走了。取道关中，日后归了唐室，得膺官爵。不在本书范围以内。小子不再表了。

且说杨芳回到了雷夏泽覆命，义臣、紫烟等，方知萧皇后竟是失节，妥娘遭了惨死，余人也都受污。冶儿闻知妥娘惨死，不禁失声痛哭，紫烟也泪流不止。义臣唏嘘叹道：“宇文化及若得善终，天道不能信了。”冶儿却愤愤道：“我若不手刃萧氏淫妇，誓不为人！”义臣又将士及的回盒开视，见盒中一只纸鹅，鹅的头上，却系着一个小小鱼罾，罾儿上面，又竖了一块算命先生的招牌，扎得甚是灵巧。紫烟和冶儿瞧了，都是莫名其妙。紫烟便问义臣道：“这是什么用意？”义臣掀髯笑道：“士及明瞭我意，用这哑谜儿复我，鹅即为我，鱼罾即为遵字，算命的招牌，却是暗指命字。我嘱他早早归唐，他却复道我遵命了。依此看来，他定是归顺唐室咧！”紫烟和冶儿听了，便也恍悟，义臣又叹道：“老夫若有五千精兵，即能往讨宇文化及，生擒叛贼了。”冶儿道：“老将军若能兴起义师，从者必多。便是贱妾，也要执戈相从，拼死杀贼。”义臣贸然道：“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我却没奈何呢！”正是：老将有心谋叛贼，一卒全无不易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荐忠良夏主忘仇激义愤隐士受聘

柳阴下面，一叶扁舟，舟中一个须眉雪白的老翁，手中执了钓竿，坐在船头上，凝神垂钓。微风过处，长髯飘动，奕奕如仙。岸上一个村童，横坐在牛背上，吹那无腔短笛。一个村娃，蹲在水步上洗衣，口中却在低声微唱。刷的一声，水面上掠过了一只水鸟，村娃吃了一惊，村童却在牛背上拍手欢笑。

舟中的老翁，也在咕哝道：“鱼儿方欲上钩，又给怪鸟惊走了。”村娃听着笑道：“杨公公得了多少鱼了？”老翁道：“一尾都没有上钩。”村娃道：“还早呢！停一回有大鱼上钩了。”

村童也笑着道：“快起钩儿，杨公公上钩了！”

老翁哈哈笑道：“小油嘴，又来哄人！杨公公是不会上钩的了。”村童嗤的一笑道：“我父亲说的，杨公公是个老英雄，也像姜太公一般，八十岁遇文王，还有番大事做呢！姜太公也是钓鱼人啊！”村娃接着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杨公公怎样？”老翁听了一双小儿女的话儿，掀髯狂笑道：“我要做姜太公，也不倒雷夏泽来了！”说着，觉得鱼杆一沉，急忙提杆出水，一尾活泼泼的大鱼，在钓钩上乱晃，便取了下来，放人鱼篓。村童和村娃，一齐

拍手笑道：“愿者上钩了！”老翁听了，不禁神往，执着钓杆，向他们呆望。村童笑道：“杨公公得了大鱼，喜得出神了！”村娃道：“你别胡说！杨公公却在诧异呢，怎的我说的话儿，竟会这么灵，果有大鱼上钩了！”村童“呸”的一声道：“亏你不羞，说出这个话来！杨公公的心事，我却知道的。原是为了大鱼上钩，他想做姜太公了。”

一双小儿女的痴话，把个心似止水的老翁，给他们撩起了一片雄心。不由神烦意乱起来，猛的把头一拍道：“痴些什么？”

想上钩不成！”随声朗声唱歌道：叹釜底鱼龙真混，笑圈中豕鹿空奔。区区泛月烟波趁，漫持钓竿下丝纶。试问溪山风雨何时定？只落得醉读《离骚》吊楚魂。村童和村娃，听了一齐笑道：“有趣有趣！”正在这时，蹄声得得，自东首堤上过来。村童回头看时，遥见一匹马上骑着一个儒者装束的人，便对老翁道：“马上的来人，定是来访杨公公。”老翁急忙摇手道：“不要声张！”村童便短笛一扬，赶着牛去了；村娃也洗好了衣服，向老翁道：“停一会见罢！”说着迳去。

老翁却俯倒了头儿垂钓，一眼也不向堤上瞧去。马行渐近，马上的人，已是瞧见了老翁，不禁堆起了满面笑容。朗声呼道：“义臣公别来无恙？”义臣闻了呼声，不能再避，只得抬头瞧视，却是故人凌子肃。布袍葛巾，十分飘逸。便掷了钓竿，走上岸去。子肃翻身下马，由从人带住了坐骑。子肃笑道：“啸傲水云乡，竟忘了天下苍生么？”义臣道：“老夫暮年垂朽的人了，还有什么能力呢？并且尊荣敝屣，也不想再出的了。”

说着，携了子肃的手儿，指着前面道：“草舍离此不远，请往小叙。”子肃欣然相从。到了义臣家中，在草堂落座，义臣询问子肃道：“多时不见故人，今在何处存身？”子肃道：“在夏王驾前，任祭酒的职儿。”义臣叹道：“群雄乘乱而起，占据各地，窦建德尚不失为一个英雄，今也僭号称帝了。故人英才硕学，归顺了夏国，真是建德的大幸！”

小子写到这里，便要补叙建德的近况了。原来建德在河北一带，占据了不是城池土地。河北各郡，尽皆归附。建德的声势，日见浩大。那年有一异鸟，止在乐寿，却有数万小禽，相随在后，经日方去，时人都道凤来祥瑞。又有个樵子，在采樵的时候，得了方玄圭，即至乐寿献与建德。群臣劝进，建德遂即位在乐寿。改元五凤，国号大夏。立曹氏为皇后。建德的发妻秦氏，只生一女，即是线娘。秦氏身死已久。建德手下有个曹旦，原是河间郡丞，归附建德，建德知其有女，年过摽梅，尚未适人，却是端庄沉静，慧颖多才。遂即纳为继室。封线娘为永安公主。杨政道为勋国公，齐善行为右仆射，宋正本为纳言，凌子肃为祭酒，刘黑闥、徐光茂、高雅言为总管，曹旦为领军将军，冯超武

、甘起鹏为护军将军，倒也可说声人才济济。

兵力也是不弱，已有六七万人马。线娘有一队娘子军，共三千个女英雄，给线娘训练得十分精劲。临阵交战，不输男卒。

建德闻知宇文文化及弑了炀帝，便欲趁此声讨，藉谋进展，当下即和群臣商议。凌子肃道：“声讨化及，原是名正言顺；但化及拥兵尚多，未能轻视。须得一员足智多谋的大将，方能克敌。臣荐一人，以辅主公。”建德问道：“祭酒所荐何人？”子肃道：“此人深通韬略，腹有机谋，在隋为太仆，被谗归隐的杨义臣便是。”建德沉吟道：“义臣才略，却是过人，但与我有仇，他未必能来。”子肃惊道：“他与主公怎会结仇？”建德即将杨义臣计杀高士达的前事说了。

子肃道：“那是不妨的。只须主公不念前仇，臣当以大义动义臣，令其来附。”建德大喜道：“当年的计杀高士达，原是为国，我怎能仇他！但义臣告归已久，此刻隐在哪里，你可知道？”子肃道：“现在雷夏泽。臣有一个家丁，原是那边的人，新自家中回来，和臣说起，故知他在那处。”建德道：“即烦祭酒前往礼聘，若得义臣出山，化及不足不平了。”子肃欣然应命，始至雷夏泽。果得和义臣相晤。设酒款待。

子肃饮至中间，即述了来意。义臣道：“老朽的人了，夏主虽能不记前仇，我却不能再事异主，只得永作隋臣的了。”

子肃道：“正因公为隋室忠臣，目今隋主被弑，夏主欲讨宇文文化及，始命子肃到来，聘公出山，共除叛贼，以救苍生。公若推辞，人将目公幸灾乐祸了！”义臣讶道：“此话怎说？”

子肃笑道：“公以被谗去官，今隋主被杀，公有复仇的机会，却辞而不受。旁人便要疑公怀恨隋主，才无意复仇，不是幸灾乐祸，自快私心么！”义臣急道：“我因手下无兵，力不从心，哪敢忘了君仇！”子肃道：“故请公归了夏主，即能如愿了。”义臣沉吟了一回道：“承故人厚意，殷勤招致，义臣怎敢忘了大仇！但却依我三事，方能相从。”子肃道：“敢问何事？”义臣道：“不称臣于夏主；不愿显我的姓名；擒获化及，报了主仇，即当放我归隐。若能依此三事，我便拼了这条老命，出山一遭。”子肃大喜道：“只此三事，怎的不依！”说着，命从人呈上礼物。义臣也不推辞，即命杨芳收入，送入内室，给紫烟收藏。

子肃和义臣畅饮尽兴，子肃方始告辞。临行对义臣道：“我去复命夏主，再来迎公。”义臣点头相允。子肃跨马而去，义臣回到里面。紫烟和冶儿，已在草堂相候。见了义臣，紫烟道：“方才杨芳呈进礼物，道母舅已受夏主的聘请，此话可确？”义臣即将子肃相招的始末，一一说给二人听了。冶儿大

喜道：“杨公若往乐寿，妾当随往，一同随军出发，往杀叛贼！”义臣道：“夫人若要前去，却是有伴。那窦建德的女儿线娘，十分骁勇，能征惯战，据子肃说给我听，线娘带有娘子军一队，练得勇敢善战，故夫人前往，只是归入线娘麾下好了！”治儿更是心喜。以此日夕练习武事，只待子肃再来，便须一同前去。

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窦建德自凌子肃往聘杨义臣，隔了一日，忽报关中李渊遣史刘文静到来，呈上李渊一书，却欲建德合击化及。建德即对文静道：“上复唐王，我已早有心，一待兵马调集，即当出发了。”文静遂回复命。原来李渊在关中，那时闻知王世充屯兵洛水，和李密交战，终是败多胜少，不能解救东都的被围。渊愿欲得了东都，方想称帝，恐李密得了东都，于己有碍。

特命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世民为副，渡河南下，声言为东都援应，实是牵制李密，使他不敢专攻东都，好与他争鹿中原。这时便是宇文化及起变的时候。不多几天，江都传到急报：炀帝被弑，宇文化及另立秦王浩为帝。

渊不禁恸哭道：“我北面事人，不能救主，怎得不哀恸呢！”将士都被感动，哪知是李渊的做作呢！他又恐宇文化及奉了秦王浩回至东都，与他也有不利。便想起了窦建德，兵马甚强，不如邀他夹击宇文化及，使化及不能北还。建德若能击败化及，原是最好，若建德反为化及所败，自己也可少个劲敌，未始不是佳事！

渊且依了刘文静的计儿，招抚魏刁儿，待建德出兵得胜，即暗嘱刁儿，袭击建德的都城乐寿，使他不敢再行前进，返守都城。俾得减少他的地盘，真是算无遗策，尽善尽美。哪知建德复了刘文静，即命勒军待发。刘黑闳道：“李渊老成深算，善用诈谋。魏刁儿新附唐室，后患须防。我国若倾众出征宇文化及，刁儿乘虚袭击，都城可危。依臣看来，须先灭了魏刁儿，方可出发。建德点头道：“我的复允李渊即日出兵的话儿，原是假的。须待凌子肃回来，杨义臣可能同意，再作计较。此刻的声言出发，征讨化及，原欲刁儿不防，好去袭取了他的城池，免去了后顾之忧咧！”黑闳和众人听了，尽皆称善。

当下即集了三万骁卒，命刘黑闳为征南大将军，高雅言为先锋，建德自与曹旦合后，留杨政道和线娘留守乐寿，便即统军出发。日夜赶程，军行神速，到了深泽县城下，城上一无防备。那时正在深夜，建德先命几个灵捷的小卒，扒上了城头，下城开门，夏兵呐喊杀入，刁儿已是酒醉入梦，闻变惊起，正待指挥出敌，却给其下关寿杀了刁儿，将首级献与建德。建德厚赏关寿。立即传命将士，刁儿已除，不得妄杀一人，愿降者照归授职，不愿降者，听其散去。刁儿将士，却多愿归降，建德大喜。将刁儿私财，散给众人。将士欢呼万岁

一面安抚百姓，开仓赈济贫民，远近争来归附。建德的声势，更是浩大了。隔了一日，建德命徐元茂镇守深泽，统军回到乐寿，封赏有功将士，设筵庆贺。计此次出军，往返六日，除深泽稍行用武，附近的易、定等州，都是不费一矢，自愿来依的，建德怎不要欢喜？但待凌子肃到来，即欲声讨化及了。

正是：雄才竞展风云志，称帝成王各显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流珠堂畔三更哀旧主明月江头深宵收暴客

寂寞黄昏，星河惨淡，流珠河畔，更是凄凉，黄土一抔，芳草芊芊，都成了可怜绿。此中的一个荒淫天子，生前艳福，何等风流！死后的萧条，何等可叹！成百成千的蛾眉，柔情蜜意，尽献了新欢，再也想不到旧日君皇的雨露深思了。炀帝泉下有知，也要深悔多结绮缘，徒增冤孽了！沉沉闷闷的宫鼓，响了两下。明月多情，却来探视，照得流珠堂畔，寒光朗澈。

这时忽有一个苗条少妇，悄悄到来，伏在炀帝坟前，哀声轻哭道：“圣上圣上，生前显赫威严，到了哪里去了！后妃受辱，叛贼猖狂，怎不显些灵爽，惩戒惩戒呢！圣上圣上，三千粉黛，圣上生前都是争先恐后，着意争怜，如今夜台寂寞，谁来相伴呢！圣上圣上，文官武将，圣上生前赐了多少恩荣，如今被杀，有哪一个起义讨贼，替圣上雪仇呢！”她且哭且说，说到伤心沉痛，便倒在坟上，哽咽着声儿，只是呜呜咽咽地哀哭道：“贱妾忍辱偷生，原想乘机报仇，哪知叛贼的防范甚是严密，又不敢轻易动手，做了妥娘第二。圣上呀！若是泉下有灵，望保护了贱妾，致死了叛贼，贱妾便要身入黄泉，来见圣上了。圣上圣上，你可知道千依百顺的萧娘娘，助了逆臣，摧残宫人么？”她越哭越哀，哭倒在坟上，再也站不起来。月儿似觉凄凉，不忍再留在院，照那伤心景色，便移向他处去了。

流珠院前，益发阴沉沉了。一阵阵的晚风，吹在窗格上，吱吱发响，一似幽魂诉语，她却毫不畏怯。兀是不顾夜深露重，娇弱的身体，怎能抵抗，依旧唠唠叨叨，且哭且诉。寒风侵肺，不禁一阵咳呛，呕出了不少酸水。这时一道灯光，远远过来，她便站起娇躯，躲向坟后。

不多时有个轻盈少妇，执了一盏红宫灯儿，走到了流珠院前，举灯一照，见静悄悄没个人影，不禁自语道：“她敢是去了，还是没有来呢？”伏在坟后的她，听了来人的话儿，遂接口道：“宝儿姊么？贱妾还没有去咧！妾见到灯光，当作谁来了，才向坟后躲避的。”说着，便即走出。宝儿眼圈一红，凄然道：“绛仙妹妹，你终是不听我话，夜这么深了，在冷露下悲伤，你要是有什么不好，叫我怎样呢！”说着，珠泪直流。

绛仙道：“我也方才到来，便要走的。”宝儿道：“你也不要哄我了，眼儿哭得这般红肿，还说方才来咧！”说声方毕，宫鼓报了三更。宝儿挽着绛仙道：“回去罢，半夜过后了！”

绛仙只得随了宝儿，一同回去。到了宫中，方才坐定，忽有宫女到来道：“萧娘娘宣召两位夫人，陪侍将军。”宝儿皱眉道：“又要受罪了！这般时候，还要召人去胡缠。”绛仙却眉儿解锁，笑逐颜开，悄悄的问宝儿道：“你可有快的剪刀？”宝儿道：“你要来作甚？”绛仙附在宝儿耳上，轻轻说道：“我要处治那个逆臣！”宝儿摇首道：“真危险呢！不要反遭了他的毒手。”绛仙道：“生死两字，早已置在度外，有什么害怕！”宝儿惶然道：“你要是发生了不测，我也不想活了！”绛仙道：“这种话儿，说也没益，你有利剪，快给我一把！”宝儿便去取出了一柄快剪，授给绛仙藏了。

二人方想去时，宝儿陡呼一声不妙，将绛仙扯住道：“不能去！不能去！”绛仙道：“你终是这么胆小。”宝儿急道：“你忘怀了么？上次我与你应召前去，不是有宫女搜检的么？”

你藏了利剪在身，倘给她们搜出，你不能送他的性命，反要受他亏了！”绛仙听着，果觉不错，倒怔住了道：“这便难了，如何是好？”两个人思索了半晌，终想不出妙计藏那利剪，宫女却又来催促她们快快前去。绛仙人急智生。即将利剪扣了一线，县在裤档里面，对宝儿道：“这么藏了，也许不会搜到。”宝儿抖索索的道：“终是危险的。”绛仙决然道：“那也顾不到许多了！”

当下两人携了手儿，姗姗地走到正宫，化及又已传命宫女，催促两人，恰在宫门相值，宫女道：“好了，你们来了，将军已是急得很呢！”绛仙和宝儿，也不答话，迳入宫去。到了内室门前，即被四名宫女喝住，搜检身上，绛仙却神色自若，坦然受搜。那个宝儿，反变了脸色，浑身战抖，搜查的宫女怎不动疑！便将宝儿身上，仔细搜寻，却一些没有什么，绛仙即道：“将军已是等候多时，你们责也尽了，我先进去可好？”三个宫女，倒想让绛仙走了，一个却甚狡猾，将绛仙拽住道：“你忙些什么！让我再搜上一搜。”绛仙冷笑一声道：“好认真的姐儿，可称忠臣了！”宫女只作不闻，在绛仙身上，搜查了一阵，始终想不到裤档里面悬空藏一柄利剪。所以没有搜出什么。

绛仙故意愤愤的道：“这们的认真可搜出什么来！”那个宫女，只得红了脸儿，不敢出声。宝儿却拽了绛仙，走入室内，见宇文文化及卧在榻上，萧皇后还没有安睡，坐在榻沿。见宝儿和绛仙来了，即站了起来。化及便含笑呼了“袁夫人”，宝儿只得登榻，受他玩弄。不到片刻工夫，化及却红着脸儿，对绛仙道：“今晚不能和夫人欢娱，明天晚上，当早些相请夫人好了。”

绛仙好不纳闷，只得怏怏回去，且待明晚动手。

哪知到了翌晚，化及却不去召她。绛仙竟始终不得下手，又恨又急，不禁病倒在床。她的身体，原不十分强健，更兼每在深夜到炀帝葬处哀哭，所受的风寒甚深，一旦发作，病势便格外沉重。她又不肯服药，只望速死。不消几天工夫，便香销玉碎，含恨身死。直把个袁宝儿，哭得死去了数次。宇文文化及倒也甚觉悲伤。命有司从丰殓葬。隔了两天，袁宝儿却在流珠堂上，自缢身死，化及和萧皇后因江都宫中，已是死去了好几个人，觉得有些害怕。萧皇后又在梦中常见妥娘瞋目叱骂，她更是睡梦不安。便时时泥着化及，赶快北还。化及也因智及屡次相催，要他统兵回到东都，他遂准备启程。这且按下不提。

再说那个凌子肃，回到乐寿，见了窦建德，建德欢然问道：“祭酒往聘杨义臣，他可能屈就？”子肃答道：“义臣已允出山，往讨宇文文化及。”建德不禁大喜道：“这个皆是祭酒的大功！”子肃道：“但义臣尚有三件事儿，还许主公依允。”建德便问哪三件，子肃道：“一不称臣于夏。”建德点头道：“彼为隋室老臣，引兵讨贼，本不能称臣于夏，我当谅其忠心，怎可不允！”子肃笑道：“主公真能成人之美了！义臣的第二件，乃是不愿显其姓名。”建德叹道：“真是大英雄见识，不知他的第三件如何？”子肃道：“他待擒获了宇文文化及为隋主报了仇恨，便欲退稳。”建德惊道：“他不愿向夏称臣，难道讨除了化及，也不愿享受隋禄么？”子肃笑道：“隋室江山，已是四分五裂，东都虽存，眼见朝不保暮，关中归了李渊，明为拥立代王，实则权在唐室，义臣不愿臣夏，当然也不愿臣唐了。

他功成不退，尚能卜不事二君的名么？”

建德恍然道：“祭酒的话儿甚是，我当成全义臣，三事尽依了他罢！”子肃欣然道：“主公如此待人，哪得不令人心服呢！义臣他日，也许深感主公，竟能始终相依。”建德笑道：“若能如此，原是最善！”子肃点头道：“待臣暂息数天，即当再至雷夏泽，迎义臣到来。”建德道：“义臣一到，便须出发了。”子肃应了声，便即退出。

隔了三日，子肃又辞了建德，往迎杨义臣。到了雷夏泽，和义臣相见，即将建德能依三事的话儿，告知了义臣。义臣甚觉感激，当下也不再迟延，遂命杨芳去雇一艘大船，即日便欲启程。杨芳领命且去。义臣对子肃道：“尚有一人同往。乃是先帝的妃子，薛冶儿夫人，她在宫中，行刺化及不成，被逐出宫，避至我处。亦欲随军出发，往征化及。她原是精通武艺的，不知可能相容？”子肃急应道：“怎能不容！薛夫人若是到了那面，却好和勇安公主共掌娘子军了。”义臣道：“我也因你们本有女军，故先允了她了。”说着，即命冶儿见子肃。子肃见了冶儿，一向缟素，端肃容仪，十分起敬道：“夫人刺贼未

成，气节已足倾人，此去讨贼，定能夺叛贼的魂了！”冶儿凄然道：“若能仗夏主军威，得除叛贼，贱妾死也瞑目了。”

这时杨芳已来覆命，雇到了船只，遂将行李一切，尽行搬下船去，待到舒齐，天已垂暮。义臣等进了晚膳，便欲下船。

义臣入内对紫烟道：“此行讨贼，若得成功，即欲归来。汝与杨芳，留神了门户。”紫烟点头道：“舅父宽心，不要内顾，但愿早日除了叛贼，速即归来。”当下一同走出，见过了子肃。

紫烟和冶儿，自有一种难分难舍的神情，相对黯然。不多时，船夫来催下船道：“趁了夜潮水顺，却好多赶些路程。”紫烟送冶儿等下了船，待船开去，紫烟方返。冶儿在船上，宿了内舱，义臣和子肃，宿在中舱。

船行三日，在这天晚上，义臣和子肃尚未安睡，忽的水面上一声锣响，即闻舟子惊喊道：“不好了！强盗来打劫了！”

子肃听着，大惊失色。义臣却抽取了宝剑，向前舱走去。冶儿也已惊起，取了宝剑，她知前舱有义臣相敌，便推开了后舱舱门，走到了船梢上面，有六七个强徒，各执了利刃，向大船扑来。义臣却在船头上面，仗剑呼道：“何方小丑，敢来犯俺杨义臣！”这一声，听入了那个强徒首领的耳中，急忙一声胡哨。

小船便四下分散，不向大船扑来。

冶儿好不喜欢，暗想老将英名，却是惊人。旋见了一艘小船，向大船头而来。小船上，站着一人，雄赳赳十分强壮，包红头巾，身穿黄色短袄，面色若铁，双目有神。冶儿瞧了，正在暗想，此人莫非是强徒的首领？忽闻义臣在船头上，哈哈大笑道：“原来是范愿，怎会作此勾当！”即闻那人道：“杨公恕罪，末将实未知道。”说着，小船已是靠近了大船。范愿一跃上船，扑翻虎躯，倒身便拜。义臣慌忙相扶，一同走入了舱中。冶儿方才明白原是相识的人，便也回入后舱。却闻中舱里面，义臣对子肃道：“此为老夫昔日的裨将范愿，今乃在此落草。”子肃即道：“范将军何不随了杨公，往依夏主，一同讨贼，强似在此落草。”义臣也将大略说了。范愿欣然道：“理当相从，待我遗散了手下，附船同去好了！”义臣大喜。正是：恶风骇浪方惊险，转眼平安喜得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

泼刺里几匹骏马，从山角驰出。为首一匹马上，骑了个少年英雄。锦袍银甲，手中执了宝弓，仰着脸儿，向天空瞧视。

只见一头海东青，振着两翼，在空中盘旋。少年回头，笑对后面的四个家

将道：“你们瞧着，待我将它射下来！”说着，抽出一支狼牙羽箭，扣上弓弦，抬头瞧时，见那头海东青，已是飞向东首林边，少年一纵坐骑，驰向那首，仰了熊腰，张弓发矢，砢的一声，箭儿飞向空中，势甚激疾。那头海东青，却也乖觉，见箭到来，展开左翅一刷，把支狼牙羽箭，拂了一丈多远，滴溜溜从空落下。少年的家将，齐声惊喊，少年更是愤怒道：“这头畜牲，倒也厉害，竟能拂去我箭！”说着抽出三支箭儿道：“待我用连珠射法，赏它三箭，瞧它再能招架么！”

她便向空中瞧准，一连三箭，先后射出。好一头海东青，竟是通灵一般，在空中一个翻身，左翅拂开了第一箭，右翅拂开了第二箭。第三箭接连又到，任凭海东青灵活，休想能避过。

右腿上着了一箭，身子一侧，险些堕下。只见它两翼一振，带了箭儿，飞向林中逃去。少年也吃惊道：“这头畜牲，倒甚了得，竟会带箭而逃！”说着，拍马便追。四个家将，却去拾取了三支落箭，随后相追。少年穿出了林子，却不见了海东青影儿，少年好不丧气。后面家将追到，少年对他们道：“那个畜牲，不知逃向哪里去了？”一个家将道：“它受了公子一箭，谅也飞逃不远。”另一个家将道：“不要受了箭作，跌了下来，我们可在林中找寻一回。”少年点头道好，遂在林中地上，分头寻觅。哪知费了多时，依旧没有寻到，他们无可奈何，只得抄出林去。

转到山嘴跟首，正待弯将过去，蓦闻一阵马铃声，自弯角传出。少年将马勒住了道：“里面有人来了！路狭得很，待他们出来了，我们再进去。”说时铃声渐近，不多一回工夫，山角里驰出了五骑，却是五个女子。前面四匹马上的女子，一色的戎装打扮，最后一匹马上，骑了个千娇百媚的女英雄。身穿黄金细甲，腰悬宝剑，背插雕弓，鞍前横了一枝梨花枪，枪杆上挑了一头海东青，鲜血直滴，已是死了。少年和家将瞧了，便知那头海东青即是方才的一头，怎的到了她们手中？

这时五匹马已是驰去。一个家将高声呼道：“你们慢些走，还了我们的海东青！”前面马上的女英雄听了，回转马头，娇嗔着道：“谁人拿了你们的海东青？”家将道：“你枪杆上的那头便是我们的！”一个女子道了声：“呸！你们不要胡认，这是我们公主用箭射下来的，怎说你们的？”家将冷笑道：“明明是我们公子射下来的，你们拾取了去，还要抵赖！”马上的女英雄听了，不禁柳眉倒竖，娇喝一声道：“大胆狂奴，休得胡言！你们既能射下，怎会到我手中？”家将道：“我们公子，连射三箭。第三箭中了海东青腿上，它带箭逃了，我们追寻无着，哪知已给你们拾去了！”女英雄冷笑一声道：“说得好听话儿，连射三箭，只中一箭，已是丢脸，还要说出，我一箭射下来的时

候，有什么箭儿带在海东青腿上？”

少年英雄听到此处，却也忍不住了。即道：“海东青却是先中我的箭，此刻即被你们拿去了，我也不稀罕它，你们拿去好了，只是也须和气一些，怎能讥笑他人！”女英雄粉脸微红，对着少年道：“又不是我们强要你们，原是我射下来的，不信拿去瞧，咽喉一箭，有伤为证。”说着，将海东青贯将过去。

恰好给少年接着，提起瞧时，果见海东青的颈上，射有箭洞。

再向两腹细瞧，右腿上也有箭伤，便是自己所射，遂将海东青向女英雄掷过去道：“你也去瞧瞧，右腿的箭伤，哪里来的，便可知道我们说的话儿，原不是哄你们的。”女英雄接住了海东青，果见右腿上有伤，遂笑道：“这便如何？”接着又道：“既是你们先射中，就还了你们罢！”这边的家将道：“本来要还的，不是我们公子射中了一箭，使海东青受伤，你们休想射得下来！”

女英雄原想掷还他们了，听了家将的话儿，倒又生气了。

不禁怒喝道：“你们的射法好，早该射中鸟的要害，怎只射中右腿，让它带箭逃呢？亏你们不怕羞，还要恃强胡说！”家将笑道：“你不要自夸海口，将人家看轻，你若真有能耐的，敢和我们公子比箭么？”一个女子道：“算了算了，射了三枝箭，只中一箭，还要不知己丑，要和我们公主比箭！”少年大怒道：“你这贱婢，怎敢胡言！”女英雄见少年骂她的从人，不禁怒气上冲，脱口骂道：“你这匹夫，竟敢出口伤人！”那边家将听了全呼：“反了！你这女子，姓甚名谁，胆敢辱骂我们公子！”

这边一个女子道：“说给你们听了，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家的公主，便是大夏国的永安公主窦线娘，你们这般狗头，是哪人氏，竟敢如此撒野！”少年听说马上的女英雄，便是窦线娘，不禁暗喝声名不虚传。这边的家将，便也大声喝道：“你们听仔细，坐稳在马上，不要吓下马来。我们的公子，便是幽州大总管罗艺的公子罗成！”线娘听说马上的少年，即是罗艺的儿子，不禁仔细打量。只见罗成生得一表人材，眼秀眉清，唇红齿白，英姿照眼，觉得心头乱跳。罗成也在打量线娘，只见她远山描翠，翠得异样动人，秋水横波，波光分外澄清，娇滴滴的双颊，嫩生生的雪肤，不觉瞧得呆了。那边的线娘，被他瞧得好生难堪，便低垂粉颈，回转马头，想要走了。这边的家将，哈哈笑道：“听了公子的威名，她们便逃了，不敢比箭了么！”线娘怎会中风，又勒住了坐骑道：“怕你们么？要比就比！”家将道：“分了胜负，将什么作赌？”线娘道：“你们说好了！”家将涎着脸道：“要是我们胜了，你便嫁了我们的公子。”罗成慌忙喝道：“大胆狗头，怎能胡说！公主休得动怒！”

线娘听了家将的话儿，羞得粉脸通红，本待发作，见罗成道了歉儿，倒只

好忍住了。另一个家将道：“可将海东青悬在树上，离开了二百步，每人各射一箭，哪一个射中海东青的眼睛，便算得胜，取了海东青回去，两个全中，再作定夺，这样可好？”罗成和线娘听了，都觉使得，便依了此人。由他将海东青悬在一棵大杨树上，家将即道：“哪个先射？”线娘道：“请你家公子先射好了！”罗成也不推辞，便离了二百步，张弓引矢，一箭射出，家将一声喝采，那枝箭儿，不偏不倚，恰巧射中了海东青的眼睛，横贯在中，家将也暗暗佩服。这边家将道：“我们的公子，已是射中了鸟目，此刻要你们射了！”

线娘拔了背上的雕弓，抽取一箭，将马一拍，扣箭上弦，相离杨树二百步，便发出箭儿，猛听得两下里齐声喝彩，原来线娘的一箭，将罗成先前的一箭射出，她的箭儿，却横贯在鸟目。

罗成不禁脱口道：“公主神箭，不是罗某能及，甘拜下风！”

线娘听了，倒觉没意思起来。

这边的家将又道：“我们的公子，神枪无敌，你家公主，敢和我们公子比武么？”这边的从人道：“又要夸口了，好不害羞！”线娘喝住众人道：“不准胡说，快给我闭口！”罗成见线娘箭法惊人，想她的武艺，谅也不弱，便想领略一回。线娘也素知罗家枪法，有名天下，即欲趁此机会，和罗成一比。

当下也不多言，将横在鞍上的梨花枪挺在手中，向罗成秋波一转，罗成大喜，取过了家将手中的提卢枪，在马上含笑道：“请公主放马！”线娘一拍银鬃马，飞驰向前，抬起梨花枪，向罗成面上刺去。罗成举枪轻架，晃开了梨花枪，回手一枪，向线娘马头刺去。线娘圈过马头，顺势将枪横扫过去，向罗成肋下打来。罗成起枪抵住，两人一来一往，两条枪宛似两条神龙，搅作了一团，战了五六十回合，线娘究敌不过罗成。

其实罗成早已知道，线娘不是他的对手，只使出一半功夫。

线娘到了这时，还觉不能对付，便虚晃一枪，回马便逃。罗成故意戏她，拍马便追，口中还喊道：“公主休走，看我擒你下马！”线娘见他追来，不禁暗喜，便在怀中取出了红线套索，藏在手中。逃了一程，回头瞧时，只见罗成一匹马儿，在后紧迫，线娘将马勒慢，不多时，已是追近。线娘轻侧柳腰，纤手一扬，娇声喝道：“还不与我下马！”罗成追得有兴，猛见一道红光，向胸前扑来，急呼一声不好！忙将身儿一侧，左肩上已给套钩钩住，线娘乘势一拽，罗成的身子，已是侧了，给她一拽，便堕下马来。

线娘正在得意，哪知罗成跌在地上，却双手拉住套索，猛力一扯，线娘没有提防，竟也被扯下马。罗成真会作戏，见线娘尚未将套索松手，他又用力一扯，线娘接连几跌，立脚不稳，便也跌倒下来。恰巧压在罗成身上，跌入罗成怀中。线娘羞得满面通红，急忙扒起。罗成也含笑起立道：“公主的红锦套索

，真是厉害！不但使我跌了，连了公主自己，也会受了它的作弄。”线娘暗想：你也不要肆刁了，原是你作弄人，干红锦套索什么事！她也不再多言，扑了身上灰尘，便欲上马，罗成却惶恐着道：“公主要去了么？”线娘诧异道：“武也比了，胜负也分了，不去作什么？”罗成竟道：“我却不愿和公主分离呢！”线娘听了此话，不禁胸头小鹿乱撞。骂又不好，说又不好，飞红了双颊，抵着头儿，竟开口不出。罗成走近一步道：“若蒙公主不弃，愿结秦晋。”线娘听着，越发没意思了。罗成见线娘含羞不语，又逼近一步道：“只须公主点头示意，便算允我了。”线娘原是心爱罗成，只不能私自许婚，遂正色对罗成道：“公子以此事问妾，妾未能私允，公子若果有心见爱，可遣媒向我父求亲。”罗成踌躇了半晌道：“尊公若不见许，如何是好？”线娘暗想：这倒也是意中事，父皇也许会不允的；失却了这们的如意郎君，却觉不舍。当下沉吟了半晌道：“公子可和杨义臣相识？”罗成道：“原是世交。”线娘不禁脱口道：“那便好了！义臣即将来到乐寿，妾父甚敬其人，公子若挽他为媒，定能……”线娘说到此处，便停着不说了。这时罗成的家将和线娘的随人，一同寻至。线娘和罗成慌忙各自上马，相顾一笑，尽在不言中了。正是：心有灵犀通一点，多情儿女两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钦烈志水埠喜迎宾拒求亲月老空有兴

话说线娘和罗成见有人来了，便各自上马，一先一后，向原路回去，罗成的家将和线娘的从人迎上前来，齐声问道：“谁的人赢得？”罗成抢先道：“是我输了！”线娘笑对家将道：“你家公子赢的。”说着，已是到了分路。罗成向线娘拱了拱手，线娘好生没意思，却又低鬟一笑，圈转马儿便走。四个女从人，随后相从。罗成的家将喊道：“那只海东青不要了么？”线娘回身摇手，迳绝尘飞驰。家将在杨树上，取下了海东青，抽了线娘的箭儿道：“海东青不要，连枝箭也不收回。”罗成道：“箭儿给我。”家将拿箭授给罗成道：“公子射鸟失去了一箭，便将此箭补了缺罢！”罗成含笑接了箭儿，仔细一瞧，见箭上刻着“线娘”两字，好不欢喜。便藏入箭袋里面，方才兴冲冲地跨马而回。

且说线娘驰马过去，抄过林子，瞥见地上有一枝箭儿，在马上弯身拾起。一瞧箭上，刻有“罗成”两字，好不诧异，再看箭头上，却又血迹染着，猛的明白了：这枝箭儿，定是冤家射中海东青的，海东青带箭而逃，掉在此处，恰好给我拾着，再也不会错的了。便将箭儿插入了箭袋，驰回乐寿到了宫门下马，入宫见了曹皇后。

曹皇后笑着道：“公主回来了，可知道杨老将军也已到了。”线娘欣然道

：“那却甚好，大概就要出兵。”曹皇后点头道：“还有件事，公主听着，更要欢喜。”线娘急道：“母后什么一回事？”曹后道：“义臣此番到来，还带了一员女将。”线娘喜得直站了起来道：“真的么！是哪一个？”曹后道：“她是隋主的妃子，薛冶儿夫人。听说隋主被害，她尝行刺宇文化及，没有成功，险遭毒手，幸得他人代求，化及将她驱逐出宫，她便投奔了杨义臣。此番一同前来，将随军出发，往讨化及，代主报仇。”线娘啧啧道：“有志气！此刻在哪里？母后见过她没有？”曹后道：“我也没有见过，此刻在船上。原因他们到了南门埠头，凌祭酒和了杨老将军等先行登岸，见了你父皇，凌祭酒说明了薛夫人的来历，你父皇甚是钦敬。故欲公主回宫了，亲去接她入宫，以示优礼。”线娘喜得手舞足蹈道：“我即速要去了。”曹后道：“本已待了好久。原要快些前去。”

线娘即命宫人传谕：立集女军五百人，整队宫门。又笑对曹后道：“薛夫人既能临阵杀贼，谅来终能乘马，不必用闷人的轿儿去了。臣儿和她并骑回宫，岂不甚好！”曹后点头道善。

线娘即命备马，不多时女兵齐到，列队宫门，线娘遂告别了曹后，即行出宫。早有人带过了银鬃马，线娘跨上马儿，袖中取出一面小令旗，向空一挥，五百女兵，绝齐的起步，直向南门水埠而去。不消半个时辰，已是到了埠头，线娘即令一个女兵道：“速即下船，禀报薛夫人，道我请见！”女兵奉命，遂到船上，问知薛夫人在后舱，使人舱跪禀道：“大夏国永安公主竦，请见夫人。”冶儿自义臣等上了岸去，等了好久，不见有人来接，正在诧异，此刻见女兵进报，已知来的是线娘了。

当下急应道：“有请公主。”女兵唯唯退出。上岸见了线娘，道了一声请，线娘翻身下马，走到水埠，已见舱中抢出了一个少妇，浑身缟素，丰神楚楚。走到船头上道：“贱妾薛冶儿迎接公主。”线娘踏上船头道：“不能即迎夫人，有累久等，还望夫人恕罪！”冶儿道：“亡国罪妇，投依上国，本应先行候安，那里敢劳公主至埠！越发使贱妾加罪了。”线娘道：“夫人不必多谦，即请登岸，一同回宫罢，夫人行李，可已收拾？”冶儿道：“收拾好了。”

线娘点了点头，携了线娘手儿，离船上岸。线娘即命四个女兵，下船搬取薛夫人行李，送至宫中。一面早有两个女兵，带上了两匹马儿，线娘即请冶儿上马。冶儿跨登马背，线娘才骑上了银鬃马，并骑徐行。回到宫门，已是暮云四垂，明月窥人，线娘遂引了冶儿，入见曹后。

冶儿见了曹后，盈盈拜倒，曹后慌忙回拜，相扶起立，各自入座。曹后道：“深钦夫人节义，足夺叛贼的魂魄。”冶儿凄然道：“恨未手刃叛贼，膺颜苟活，今仗上国仁义之师，往讨叛贼，若得为主雪仇，贱妾死也瞑目了。”曹

后道：“夫人至诚所至，金石为开，宇文叛贼，天夺其魂，必败无疑。”当下曹后即命设筵款待冶儿。”饮间，曹后又问江都近问，冶儿详述无遗。曹后和线娘闻知萧皇后失节受污，不觉痛恨万分。

及闻妥娘惨死，又唏嘘泣下，冶儿更是哽咽失声，线娘慌忙安慰。将近宴毕，忽报驾到。曹后和线娘即离座，冶儿也起立一旁。只见夏帝窦建德，含笑入内。曹后等上前迎接，薛冶儿也俯伏道：“亡国罪妇薛冶儿，拜见夏帝万岁。”建德即命宫女扶起了薛夫人，线娘问建德道：“杨将军今已到来，父王何日发兵？臣儿愿作先行。”建德道：“不出十天之内，即欲兴兵出发了。”建德坐了一刻，对线娘道：“薛夫人舟行劳顿，你可陪侍了夫人，早些安歇罢！”线娘欢然应命。冶儿离座告退，便随了线娘，前去安息。

到了线娘宫中，线娘却泥着冶儿，要同床安睡。冶儿也不推辞，便同入锦被，并头睡下，一时不能入梦，即闲谈一切。

两人越说越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十分亲热。冶儿忘了形，即笑问线娘道：“公主的金龟婿呢？”线娘娇嗔道：“不准说这种话！”冶儿诧异道：“做了一个女孩子，早晚终要嫁人的，像公主般芳年，也不能说小了，难道还没有许婚么？”线娘点了点头。冶儿道：“像公主般才貌双全，要求一个如意郎君，却也不易呢！”线娘听了，默然不语，只是一副蛾眉，忽地紧锁。冶儿何等聪明，料想终有隐情，便很诚恳的道：“妾和公主，虽是今日初会，但承公主见重，妾实感激万分，公主若能不将外人视妾，如有什么难言的隐事，和妾说了，妾或能为公主效力，独恐公主因妾交浅言深，不允推心置腹呢！”

线娘格的一笑道：“我又没有什么姊姊妹妹，今天得了夫人，一见便心中爱出来，只恐夫人不和我亲热，还会将外人视夫人么！”冶儿道：“我也将公主当作自家姊妹一般，才敢动问，究竟公主的终身，有没有属意的人？”线娘脸儿一红，十分忸怩。冶儿连连逼问，线娘道：“冤家真会缠人，要逼死我了，要说我有属意的人呢，原是没有，只是也不能说没有。”

冶儿噗哧一笑道：“好公主，这是什么语，有便有，没有便没有，一句进，一句出，吞吞吐吐的话儿，叫妾莫明其妙了。”

线娘到了此刻，只得含了羞，将白天出猎，遇见罗成的事儿，从头至尾，都和冶儿说了。冶儿凝神听毕，欣然道：“罗公子英雄出众，和公主配合，真是天生佳偶，待贱妾明天会了杨老将军，先和他说了，叫他玉成好事。公主道可好？”线娘合上两眼，做作睡去。冶儿笑道：“公主心许了么？”线娘微微一笑。这时宫鼓已报二更，冶儿也觉神疲，和线娘相抱睡着。容易一宵，到了天明，冶儿和线娘，一同下床，盥洗理装，夹忙里线娘又去取出了罗成的箭儿，给冶儿瞧视。冶儿接箭瞧了瞧笑道：“公主放心，一切都在妾的身上

。”线娘将箭夺去道：“人家好意给你瞧，又是什么放心不放心！”说着笑了。治儿不禁失笑。

在这天的午后，治儿便到留贤馆，进见杨义臣，即将线娘的事儿和他说了，要义臣极力玉成。义臣掀髯笑道：“罗艺的来使，去了没有多时。”治儿道：“敢是请公作伐？”义臣点头道是。接着又道：“一双小儿女，已是情投意合，不知建德的意下如何？”治儿道：“罗家英名，早传遐迩，允配婚姻，也不辱没的了。”义臣道：“只是罗艺和建德，先前原有旧怨，今罗艺能忘前嫌，为了求婚，建德性尚爽直，谅也不会记着旧恶。”治儿点头道：“公言甚是，还望速即进行，最好在讨贼之前，先行成就。”义臣道：“我原要往见建德，和他一谈了。”治儿遂欢然告退，回至宫中，见了线娘道：“罗家公子，真是多情，妾去见杨老将军，哪知罗家已是遣使去过了。杨老将军也十分高兴，自愿作伐，依妾看来，此事十有九成。妾当先向公主道贺呢！”线娘啐了一声道：“夫人再要这般打趣，我可不依的。”治儿笑道：“不依也要你依了。”当下两人说笑了一阵。

到了晚上建德回宫，笑对线娘道：“可笑那个罗艺，特托杨义臣为他的儿子罗成求亲，已给我拒绝了。”线娘听着，不禁暗暗叫苦，低了头儿，默然无语。治儿在一旁听了，也是大出意外。一个转念，便即告退。乘夜至留贤馆，去见杨义臣。

义臣见治儿到来，皱着眉儿道：“婚事不成了！”治儿道：“妾也为了如此，才赶来见公。为今之计，公且缓覆罗艺，待妾三日再说。”义臣点头应允。

治儿又匆匆回宫，线娘已是拥被而睡，见了治儿，不禁一阵伤心，珠泪挂颊。治儿慌忙安慰她道：“公主但请宽心，贱妾也嘱杨老将军，叫他且待三日，再覆罗府，妾当替公主设法，务成好事。”线娘摇首道：“父皇的性儿，不易改动，夫人不必费心了。我与罗家公子谅是无缘，也不能强求的。”治儿正色道：“事在人为，人力或能胜天，妾今有一计，但须公主依允，好事不患不成。”线娘腆然道：“夫人有何妙计？”治儿道：“只须公主主假作患病，卧床不起，并将罗公子的箭儿，交与贱妾，妾自能设法。”线娘叹了一声道：“事到如今，听凭夫人做去罢！”当下一宿无话。

到了翌日，线娘果真卧床不起，治儿便去告知了曹后。线娘虽非曹后所生，曹后却甚疼爱，闻知线娘患病，急往探视。

线娘佯作呻吟，装得十分逼真，曹后更觉着慌，即欲召医。治儿便将曹后衣袖轻拽，曹后会意，即随治儿出室。到了正宫，曹后问道：“夫人何事？”治儿道：“娘娘可知公主的病儿，怎会突然而起？”曹后道：“妾也不解

，正在疑惑，难道别有隐情么？”冶儿点头道：“娘娘所猜甚是。须知公主的病儿，不是药石所能医治。”曹后惊诧道：“这却为何？”冶儿道：“公主的病儿，便在拒婚罗氏。”曹后首儿微点。冶儿即在袖中取出一枝箭儿，交给曹后。曹后见箭上有罗成两字，不仅十分奇异，正是：方惊有药难医病，羽箭何来更觉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除暴不成功狗受烹解围有诈泉雄屈尊

话说曹皇后见了罗成的箭儿，不禁十分奇异，即问冶儿道：“此箭从何而来？”冶儿即将箭的来源，一一和她说了。曹后笑道：“公主早和我说明，我还不玉成其事么！”冶儿大喜道：“贱妾原知这件事儿，除了娘娘没人能斡旋的了。”曹后道：“即烦夫人，对公主说声，叫她放心，此事有我作主，决不使她失望。”冶儿欣然退下，告知了线娘。线娘当然快活，便问冶儿道：“那枝箭呢？”冶儿道：“尚在娘娘处，还怕她吃过了么？”线娘摇首道：“母后原是疼我的。父皇虽也爱我，为了此事，也许要动怒。他见了这枝箭，不要动了疑心，当我有什么苟且的事做出，那便糟了！莫说好事不成，连我的性命也难保呢！”线娘说到此处，不禁眼圈一红，又要落泪了。冶儿急道：“痴公主，胡乱操心作甚！有娘娘一力替你作主，还怕什么？”线娘道：“若能依了夫人的话儿，自是最好。”

这天晚上，曹后便婉婉转转，告知了建德，建德起初不免有些着恼，入后给曹后一片软语，说得心回意转，也许肯了，当下对曹后道：“只是昨日拒了义臣，义臣谅也回覆了罗艺，此刻反去求他，未免使人难堪。”曹后笑道：“不劳圣上费心，薛夫人早已咨照了杨老将军，请他缓三日答复。如今只须请义臣答复罗艺，已允求亲，择吉受聘好了。”建德笑道：“原来你们结伙替线娘成全，我还能独特异议么？”当下一笑安息。

到了翌日，建德召义臣入朝，面允求亲。义臣欣然而退。

回到留贤馆，即修了一函，回复罗艺，遣使送往。隔了几天，便择吉行聘，自有一番热闹，不必细表。又隔了几天，建德已是备齐了兵马，即欲出发征讨宇文文化及了。小子写到此处，又须掉笔儿，写那江都的宇文文化及。

原来化及在江都，纵淫了月余，这天智及入宫，见了化及，愤愤地道：“兄若任意流连下去，恐做杨广第二了。你可知道，外面的将士，已是啧有烦言。”萧皇后也在一旁，即道：“妾也屡劝将军速离江都呢！”智及冷笑道：“皇后也会劝谏么？”说着，拂袖而出。萧皇后凭空受辱，好不难堪，不禁掩面悲啼。化及慌忙温存，愤愤地道：“智及匹夫，这般无礼！我当惩戒他，皇后不要气苦。”萧皇后方始止泣。

隔了两天，化及始欲启程，即命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领留后事，当下出令戒行。皇后六宫，仍依旧式为御营，营前设帐，化及居中视事。仪卫队伍，概拟乘舆。凡自少帝浩以下，并令一起登程。只因船只不敷应用，化及竟命夺取江都百姓的船只，取道彭城水路，向西进行。那天到了显福行宫，化及入宫流连，又不忍去。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将钱杰，和折冲郎将沈光，因愤化及专恣暴厉，欲谋害化及，当下一同拟妥，思乘夜袭杀化及，为炀帝复仇。哪知关防不密，走漏了消息，给化及知悉，即密命司马德戡引兵围了三人部队。

三人知己事泄，即奋命拒敌，终以寡不敌众，一律斗死，部卒星散。化及也不敢再留显福宫，即行进发。哪知到了彭城，水陆淤塞，船只不得通行，只得舍船登陆。化及又命部众夺得了民间的牛车，竟至二千辆，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吞声饮泣。

化及却将二千辆牛车，并载了宫人珍宝。此外的器仗，悉令兵士背负。迢迢长途，兵士们负重而行，哪得不要力疲，不免俱有怨言。就是司马德戡和赵行枢等，也生悔意。这天德戡对行枢道：“化及匹夫，肆淫宫闈，残暴不仁，大失人心，我与公助彼成事，原欲除暴立明，以安众民。如今他这般自尊，岂是我们当初的原意？这样下去，我与公的性命，都要受他的累了。”行枢点头道：“可不是么，外人指斥化及，我们也难推辞其咎。如今追悔，已是不及，但即行挽救，还未为迟。”德戡轻声道：“莫非除了他！”行枢道：“诛了化及，以谢众人，我与公的罪名，便可没有了。”德戡道：“此事尚须秘密，不要漏了出去，你我性命，即要不保了。孟才等受祸，前车不远呢！”行枢点头道：“那人自然，且待机会，再行动手。”当下各自分散。

隔了一天，到了天寿宫，化及又入宫安息，行枢即欲引兵围宫，谋杀化及。德戡自然赞同，便和自己的部队说了，部众尽皆赞允。独有一个偏将，曾受德戡严责，怀恨甚久，此刻得了这个消息，欲趁此报仇。遂向智及告发，智及大惊，入宫告知了化及。化及愤愤道。“司马德戡和赵行枢，我也待他们不薄，怎敢负恩！”智及道：“如今怎样处治他们？”化及沉吟了一回道：“弟可伏卫士在宫门，我当遣人诱他们入宫。弟即可将他们围住，立行杀伤好了。”智及受计退下。化及便命内侍二人，分召司马德戡和赵行枢，入宫议事，德戡、行枢尚是蒙在鼓中，不知机谋已泄，竟坦然入宫。伏兵齐起，二人措手不及，遂皆被杀。化及命将二人的首级，传示部众。谓二人密谋不轨，故加杀戮，余众不必惊慌。部众虽不敢异言，只是尽已离心了。化及留宫数天，复带领部众，向巩、洛进发。途次为李密的兵部所阻，不得西进，乃暂入东郡，藉图休养，再与李密交锋，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那个唐王李渊，这时因其子建成世民自东都引归，力劝其父称尊，号召天下，渊尚是不肯即从，但自为相国，加九锡，职总百揆。又过了数天，那般攀龙附凤的群僚，再三劝进，即迫隋帝侑禅位，侑只得拱手让位。

唐王渊到了此刻，方算应天顺人，公然称帝了。即了大位，受百官朝贺，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废帝侑为酈国公，追谥炀帝为太上皇。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窦威、萧瑀为内史令。对于杨氏宗室，尽加优待，量才选用。总算和前朝篡国的主子，专以灭绝失国的宗室为能事的，稍稍异趋。只是正名立论，李渊的得有天下，恐终难免一个篡字呢！同时占据巴陵，自称梁王的萧铣，也自称皇帝，封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复园庙，以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委任机密。那东都的留守各官，初闻炀帝的凶耗，尚因关中李渊拥代王侑为帝，尚没有什么举动。此刻闻知侑帝被废，李渊自称为帝，一般文武官员，遂推越王侗嗣皇帝位，改元皇泰，进用段达、王世充为纳言，元文都为内史令，共掌朝政。只是政令不出都门，号称隋室，所剩的江山，已是微乎其微了。

东都人民嗣闻宇文文化及率众西来，不觉又起了恐慌。有士人盖琮上书，请招降了李密，令密合拒化及。元文都等深以盖琮的计儿为是，即授琮为通直散骑常侍，命琮谕李密，使其来归，盖琮即赍敕出城，迳往洛口，请见李密。密闻东都来使，便即延见。盖琮见密即道：“公知处境的危险么？”密道：“兵精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觉有什么危险。”琮笑道：“公久围东都，未能破城，兵老厌战，欲拔东都，尚可得么？”

今王世充兵屯洛水，宇文文化及率众西来，若与王世充会合，左右来攻，我公怎能抵敌？败可立待。”密听了盖琮的话儿，深以为然，他起先的自夸，原是虚张声势。他的心中，也正因和东都相持日久，难战胜利，若化及和世充合兵夹击，危险万分。

但知盖琮此来，定有用意，遂问琮道：“公既知我处境危险，可有解危的策么？”琮道：“公若能归依了隋室，便能无碍。”密笑道：“叛军之将，难道还能称臣隋室么？”琮道：“公如有意，请先献降书。”密道：“公的见密，究为奉命前来，或为不然。”琮道：“实不相瞒，奉了敕命，欲公称臣隋室，拒击宇文文化及。”说着，即从怀中取出敕书，与密瞧视。密始恍然大悟：东都不欲化及入城，思藉我的兵马，攻击化及，又能解围，一举两得，倒也计出万全。只是我若能降了隋室，岂不将一番事业，尽付东流？不如将计就计，目下暂降，且待击去了化及，再待机会，谋取东都，也不为迟。当下主意决定。

遂笑对盖琮道：“请公上覆今上，密当遵敕是了。公可先回，密即献奉降表。”琮见李密应允，欣然回东都。

元文都等闻知李密复正，甚觉喜幸。隔了两天，李密解了东都的围兵，覆书乞降，愿讨宇文文化及，以赎其罪。皇泰主即册拜密为太尉，兼魏国公。令先平了化及，然后入朝辅政。皇泰主又敕谕王世充，以李密即降，不必屯军洛水，可入都护卫。

世充得了此谕，即叹道：“李密居心叵测，岂甘自屈，此次归降，必定有诈。世充乃引众入东都，恰值元文都等因李密归降，东都围解，故张饮上东门设乐侑觞，开怀畅饮。世充见彼等毫无远虑，不禁忿然道：“公等谓李密可恃么？密恐陷入围中，假意求降，宁有真心？竟以朝廷厚爵，轻授贼人。试问诸公，意图何为？不思处境的危难，乃反置酒作乐，自鸣得意么？”

文都等慑于世充的威力，都默默无言，不敢多辩，但心中不免怀恨，遂与世充有隙。

嗣接李密连番捷报已将化及东退。东都官僚，互相庆贺。

独世充扬言于众道：“文都等皆是刀笔小吏，罔识大事，未明贼情。将来李密引兵还都，文都等难免受愚。但我军屯兵洛水，屡与李密交锋，杀伤他的兵马，不可胜计。密若入都辅政，必不肯忘了旧怨，定图报复。我等将无噍类了。”世充的一席话儿，明明是挑动部曲反抗朝议，那些部曲，果皆汹汹。文都情急，忙与段达密议：欲乘世充入朝，伏甲除患。也算文都合当晦气，原来段达和世充本为暗通关节，气味相投的人，文都和他商议，他佯与周旋，私下却去转告了世充。世充遂部勒兵马，夜袭含嘉门，斩关落锁，驱兵直入，声言清除君侧，以肃朝廷。

文都闻知了世充兵变，亟奉皇泰主，御乾阳殿，派兵出拒世充。

哪知世充兵众人皆骁勇，逐节杀人，势如破竹，无人敢当。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观，问世充何故兴兵，世充下马谢罪，声言文都私通外寇，图覆朝廷。请先杀了元文都，然后杀臣好了。使者返报，皇泰主左右为难。迟疑莫决。正是：强将精兵犯帝阙，宠臣生命赖回护。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反复无常梟雄绝命坚持不屈虎将丧元

话说皇泰主得使者返报，知世充欲杀元文都方允退兵，正在为难的当子，可巧段达入乾阳殿。皇泰主便对段达道：“今世充恃兵耀武，要朕杀死文都，只是文都无罪，怎能加害？”

段达道：“王世充兴兵犯阙，都因元文都私通李密，其心叵测，不能说是无罪。”文都听了段达的话儿，正待申说，段达向将军黄桃树使了个眼色，桃树原是达的私党，便将文都拿下，厉声对皇泰主道：“文都罔识大体，贻误军国，实应治罪！”段达接着道：“圣上若不欲受杀元文都的名，不妨将他驱出

紫微门，任凭世充如何发落。”

皇泰主尚是不忍，外面有人进报道：“王世充声言：‘若不速将文都斩首示众，即欲攻入了。’”段达厉声道：“事已到了这般地步，圣上再不能为了一个幸臣，妨碍大事！”皇泰主微叹了一口气道：“朕也无能为力了。”文都面如土色，凄然对皇泰主道：“臣今朝死恐圣上也不能得暮呢！”皇泰主垂泪默然，黄桃树已推了文都走出殿去，将他推到紫微门外道：“元文都来了，听凭王将军处置！”话声未毕，士充的军士，枪刀齐下，元文都顷刻之间，命赴黄泉。

世充见文都已除，即令部卒解围，趋至乾阳殿，谒见皇泰主道：“文都罪大恶极，人所同愤，今已被臣下所杀。”皇泰主愀然道：“卿未曾闻奏，擅自诛戮，为臣下的岂能如此！难道卿自恃了强力，尚欲及朕么？”世充拜伏流涕道：“文都包藏祸心，欲召李密共危社稷，臣不得已称兵加诛。臣受先帝殊恩，誓不敢负陛下，若有异心，天日在上，当使臣族灭无遗。”皇泰主愿恐世充不测，如今听了他的话儿，说得十分沉挚，信以为真，乃引令升殿，命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

世充又收杀元文都的党羽。却令兄弟点兵，独揽了大权，势倾朝野。所有奏议，皇泰主但拱手画诺，不得不依，也可见世充的臣道了。

这时的李密，屡胜宇文文化及，逐节进攻。文化及的军马纷向后退，李密率军追击，直至魏县境界，始引兵趋还东都。原欲入都佐政，相机行事。军行到了温县，密方接得警报，知道了元文都被杀，王世充掌权，李密不觉吃惊。对他的亲信道：“世充才智胜过文都十倍，彼今在朝秉政，我若入都，必于我不利。”遂远屯金庸城。恰巧东都大饥，流民出都觅食。密闻讯大喜，即开洛口仓，赈济难民，收降甚众。

这个消息，传到了世充耳中，觉得不妙，遂遣使如密，甘言请和。密喜谀言，自夸尊大。今见世充低首请和，那有不悦之理！隔了一天，世充的使者又到，却是愿将布匹，向李密易米。密军多半乏衣，正需布匹，密遂允与交易。东都得了粮米，便没有人往降李密。密方始猛悟，堕入了世充狡计。不禁愤愤道：“世充匹夫，欺人太甚！”哪知世充已是挑选了骁卒，前来攻密。密得了细作的报告，即命王伯当留守金墉城，邴元真据守洛口，密自引了军马，出偃师北境，往御世充。世充探知密军到来，夜遣轻骑，潜入北山，埋伏在溪谷里面。更命军士秣马蓐食，枕戈待旦。一俟天明，即须发动，掩击李密的兵马。

世充这般的布置，李密却毫无防备。只因世充屯兵在洛水的时候，屡为李密所败，故密藐视世充，不在意上，竟连壁垒都没有设备。

到了那天黎明，被世充麾兵杀入，行伍大乱。又有北山的伏兵，从高驰下

，锐不可当。李密的军士，更是慌乱。隋兵乘胜奋杀，密众大溃。密只得率领了残军，遁回洛口。哪知据守洛口的邴元真，已是变心，愿降世充。故密欲入城，元真竟闭门不纳。密虽是愤怒，但也无可如何，只得东奔虎牢。这时留守金墉城的王伯当，迭接各讯，自知孤城难守，遂弃城而走，也到了虎牢。见了李密，会议行止，诸将多半解体。密乃依王伯当的话儿，决计入关，往降唐室。王伯当随密同行，他将多投入世充帐下。密自起兵以来，声势不可说不盛，哪知一个东都，终不能拔取，率至兵溃众散，霸世空图，依旧要往依他人，真也大出密的意外。一路上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多亏还有一个王伯当，相随劝慰。这时密的宠人雪儿，也已死了，故此次西行，只有两匹马儿，真可说声狼狈不堪了。

到了关中，由王伯当通知了李靖、秦琼、程咬金诸人，他们闻知了旧主失依，顾念前情，便在唐主李渊面前，一同荐举。

渊也知李密的为人，不易驾驭，只因李靖的请求，不便推却，即授密为光禄卿，赐爵邢国公。刘文静暗奏唐王道：“李密反复无常，圣上怎能收容？”渊笑道：“密虽狡猾，手下无兵，岂能成得大事，不足虑的。”李密得诏，即入朝谢恩，唐王温慰有加，密虽觉不辱，终嫌未足。这时尚有李密的大将徐世勣，居守黎阳，未有所属，唐主即命秘书丞魏征，乘驿车至黎阳，劝世勣早降。世勣知李密已受唐禄，遂已决意西向，对长史郭孝恪道：“此处的民众土地，皆为魏公所有，我若献之，岂不变了利主之败，自以为功，攫取富贵么？我实不愿如此，今当籍郡县户口士马的众数，禀知了魏主，使彼自献于唐好了。”

孝恪点首称善。世民乃使孝恪诣长安，往拜李密。唐主李渊初怪世民无表，即面闻知了如此，不禁叹道：“世民不背德不邀功，真是一个纯臣。”遂赐姓李氏，并使文恪为副，与世民经营虎牢以东。

李密称臣唐室，他心上终觉不甘，且遇大朝会，密职当进食。密更引为深耻。那天退朝，见了王伯当，愤然道：“大丈夫不能自谋卓立，在朝堂之上，跪献饮食，宛似妇人，我岂能常受此辱！”伯当亦因唐王未加重用，深自不悦。今见李密怀怨，即挑动他道：“天下的事，皆在公度内。宜自为计，若能掌握兵马，无患无功。”密本不愿屈居人下，常思再起。当下沉吟了片刻，思得一计，即与伯当说了，伯当也道甚善。到了明天早朝，密乃言于唐王道：“臣蒙圣上不弃，厚加恩宠，但未立寸功，自愧受禄。目今山东的聚众，皆为臣旧日的部下，臣愿率兵前往，依次收容，愿降者抚，违背者诛。若得凭藉国威，即以此众往讨世充，易如拾芥咧。”唐室群臣，皆以李密狡猾好反，不可遣他。

唐主不听，引密升御座，饮劳甚厚，又以王伯当为副，一同收抚山东。密大喜，称谢而退。唐主又因河东守将尧君素不肯归降，坚守河东。唐主尝遣刺史韦义节往攻不利，至此，再命华州刺史赵慈景，与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率军往攻。早有细作报知了尧君素。君素即命王行李率了骁卒，埋伏在蒲坂。赵慈景与独孤怀恩一时疏忽，未及深防，堕入计中，被行本杀得大败。怀恩先自溜逃，赵慈景独力断后，给隋兵包围，慈景奋勇死战，终因寡不敌众，力尽被擒，为君素所杀，梟首城外。

慈景曾尚李渊的女儿桂阳公主，渊得了怀恩的败讯，听得女夫战死，当然悲悼。桂阳公主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力请其父为夫报仇。渊只得善言安慰，劝她返京守丧。一面催促怀恩，从速进攻。又查得君素的妻室尚在长安，即遣人执住，送至河东城下，使招降君素。其妻遂在城下高声呼道：“隋室已亡，君何自苦？不如早降了唐主罢！”君素在城上闻知了妻语，不禁怒道：“天下名义，岂妇女所能知晓？”说着，即取了宝弓，抽出羽箭，扣上弓弦，向妻发矢，弦响处，其妻应声倒地。城下唐兵尽皆吃惊，城上隋兵更是感动，守城越坚，唐兵休想攻上。但君素虽是誓众死守，决计不降，可是到了后来，粮食告罄，守兵不免慌急。君素的部下，有个偏将薛宗，他因危城坐困死守无益，讽劝君素，欲令降唐。君素大怒，痛斥薛宗，宗怀惭而退。不免怀恨在心。

隔了两天，薛宗竟刺杀了君素，割下首级，私自出降。怀恩大喜。哪知王行本又登城拒守，唐兵依旧不能拔城。行本更趁怀恩不防，鼓众袭击，杀退了怀恩兵马，复向别处运来了粮米，接济城中士卒。粮米既已不缺，军心更是大振。唐主因怀恩措置乖方，时遭败绩，遂下诏切责。怀恩不免心怀怨望，反与行本联络，谋附刘武周。

时武周有突厥的相助，由突厥始毕可汗封为定杨可汗。武周与唐室本是不睦，故行本等始与相谋。但是这个消息，传到了唐廷，方将怀恩调回治罪，另遣将军秦武通，往代怀恩的职分，围攻河东。行本虽是极力抵御，终以城中粮尽，军心动摇，行本思冲围出城，遂被唐军所擒，方得攻下了河东。秦武通即将行本斩首，告捷朝廷，但已是两年有余了。在这两年之中，那个收复山东的李密，与王伯当到了山东，厚植势力，又图再起。唐行军总管盛彦师探知李密图谋不轨，急飞奏唐主。

唐主渊方始勃然大怒，愤愤地道：“李密匹夫，真是反复小人了。”敕命盛彦师率军声讨。李密本欲起事，见已事泄，便乘此叛唐。也是李密合当晦气，每战必败。盛彦师乘胜进逼，李密与王伯当联骑窜逃，中途遇伏，两人尽死在乱箭之下。李密一生才智有余，心术不足，临了得此惨果，便是心术不足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又有吴兴太守沈法兴独树一帜，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称江

南道大总管。又有朱粲自称楚帝，取唐取州，杀死了刺史吕子臧。尚有西楚霸王薛举，自称了秦帝，旋即病歿；其子仁杲嗣立。唐主命秦王世民率兵往讨，大破秦兵。围了折塘，仁杲无法解围，只得开城出降。唐室的土地日广，声势也越发浩大，只是四方扰攘，迭起不已。前时的剧盗，称王称帝，已时有所闻。其余的小盗，此起彼仆，彼兴此灭，更是不可胜数。

闲话休多，书归正传。小子到了此刻，又须提起那个宇文文化及了。他自从和李密交锋，每战每北，退至了魏县，兵势日衰，因怨智及无故发难，徒负弑君恶名。智及怎肯承认，便也反唇相讥，兄弟交闕，众益离心，竟自悄悄引去。化及的兵力，更见单薄了。正是：境穷势蹙方生悔，众叛心离日见危。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当筵刺语萧后受辱布席礼佛杨氏终凶

檐前滴漏，断断续续的不住。庭院里面，水浸紫苔，风侵铁马，一片的秋风秋雨，阴惨惨好不凄凉。湘帘不卷，室内的明朗灯光，却从里面映出。室中的萧皇后，翠黛含愁，朱颜憔悴，支颐侧坐，不住的长吁短叹。在她对座的，便是宇文文化及，已经醉眼模糊，兀是不肯停杯，只顾一杯又一杯的狂饮。

猛地将杯儿在桌上一碰，吓了萧皇后一惊。含颦一瞧，却见化及哈哈大笑。

萧皇后长叹一声道：“日暮途穷，狼狈到这般光景。你还有什么心情，值得如此狂欢！”化及一双通红的醉眼，向萧皇后一瞟，接着举起杯儿，饮尽杯酒又是一阵狂笑。萧皇后知他醉了，忙道：“快不要饮下去了，早些安息罢！”化及摇了摇头道：“哪里睡得着，除非……”他说到此处，却又忍住了，不再往下说出。萧皇后含疑问道：“除非怎样？”化及停了半晌，方始一笑道：“说了出来，皇后谅也不恼。”萧皇后道：“我还恼你作甚？”化及道：“真的么？”萧皇后微笑道：“哪个说假？”化及道：“人生终有一死，但能得做一天皇帝，虽是即死，我也甘心！”萧皇后听了话儿，已知化及不怀好意。

急道：“你此刻权在众上，宛似天子，何必拥个虚名，定要称帝呢！”化及道：“实权虽得，虚名终须成立。”萧皇后道：“果然称帝，原是无人能阻，但凭你处置好了！”化及皱了皱眉儿道：“只是那个秦王如何？”萧皇后道：“立也是你立的，废也是由你废了，他还能和你倔强么？”化及点头道：“原是如此，但依我看来，将他废去留着终觉不妥。索性除去了他，免了许多周折。”萧皇后苦笑道：“那又何必呢？他的命儿，就饶了他罢！”化及摇头道：“那可不能。”萧皇后见化及已是绝然，知难挽回，只索罢了，听凭化及去处置。一宵易过，到了那天清晨，化及即命人酖杀了秦王浩，僭称许帝

，过他皇帝瘾。时光迅速，转瞬半年过去。魏县又给李渊的从弟淮南王李神通所破。化及带了萧皇后等逃往聊城，未及安顿就绪，夏王窦建德，已是亲率大军，以杨义臣为行军大元帅，范愿为先行，线娘和薛冶儿断后，共有马步军兵六万人。小小一个聊城，怎能经得起攻击！又有义臣在内谋划，不消几天工夫，便将聊城攻破，生擒了化及、智及。

萧皇后等一般人，自然也逃走不了。建德进了聊城，安民即毕，薛冶儿便想杀了萧皇后，向建德声请。建德慌道：“此却不能，萧后虽是失节，究为母后，不是我们所能加害。化及兄弟，则理应受诛，我自能处置，为兄弟雪仇。”冶儿无可奈何，含泪而退。建德恐冶儿加害萧皇后，便使人护卫萧皇后。

到了明天，建德请萧皇后登殿，建德行臣礼朝见，羞得萧皇后不敢抬头。建德遂命人立了炀帝和秦王浩的神主，率了百官，素服发哀。先将宇文智及等梟斩致祭，独有化及，却囚住在槛车，欲带回乐寿梟首示众。待到祭毕，城外传进一书，却是杨义臣所遗。建德急忙拆视，函中大约说是叛贼已擒，臣志得伸，即回田里，以遂初衷等语。建德阅毕叹道：“杨公真是忠臣！”大将军刘黑闼因其义兄高士达实为义臣所杀，常怀隐恨，至此即道：“杨义臣厚受主上恩宠，今乃不别而行，实为藐视我主，臣愿率兵追他擒回治罪。”建德急道：“义臣先已与我约定三事，我怎能食言？当成全其志。将军不必费心。”黑闼只得怏怏而退。隔了几天，建德凯旋而回，到了乐寿。建德素不好色，因将隋家妃妾儿数遣归，只有个萧皇后无从安顿，令她居住别室。但薛冶儿和线娘，因建德优待萧皇后，甚觉忿忿不平。线娘又和曹皇后说了，曹后沉吟了片刻，笑对线娘道：“我们虽不能将她处死，只是羞辱她一番，倒也使得。我们只须如此如此，已是够她受了。”线娘附掌称善，便去告知了冶儿，冶儿也是快活。

那天晚上，曹后在她宫中，设下了盛筵，宴请萧皇后。萧皇后应召入宫，见曹后和了线娘含笑相迎，十分殷勤。待到入席，又连连劝酒，萧皇后在初归尚是愁眉不展，着意含颦。到了此刻，却眉锁顿开，忘了愁恨，不禁和她们有说有笑了。线娘见是时候了，便向曹后使了个眼色，曹后早已会意，便含笑问萧皇后道：“东京和西京，两地的胜景哪一处的好？”萧后道：“西京的景色，哪里及得上东都的西苑？西苑里面，五湖十六苑，各有动人风光。”曹后点头道：“闻说十六苑中，各有一个夫人主持，此说可真？”萧后道：“的确是。”曹后道：“如今十六苑夫人，不知如何归束了？”线娘接着道：“听说有几个夫人，已是殉节了？”萧皇后不能说没有，只得道：“是的。”曹后便道：“哪几位夫人？”萧皇后道：“绮阴苑的谢夫人和仪凤苑的柳夫人，都在先帝受害的那日，便自缢身死的。”曹后和线娘同声道：“难得难得！这般

的节烈，令人可敬。”萧皇后接着道：“还有个仁智苑的朱夫人，却在寝殿里面，骂贼被害。”曹后道：“似朱夫人般节烈，替隋室增了多少光辉！”线娘笑道：“也有削尽隋室光辉的人呢！”

说一句话儿，萧皇后听了，宛似当头一个霹雳，顿刻痴呆，出声不得，面上白了又红，红了又白。曹后又问道：“此外还有什么人殉节？”萧皇后不敢再说出妥娘的事。即道：“没有了。”线娘道：“听说尚有一个妥娘，为了谋害化及不幸事泄，又给无耻的贱人，献了歹毒的计儿，累得妥娘惨死，此事可真？”萧皇后只恨没个地洞，躲了下去，又不能说没有，只得点了点头儿。曹后接着又道：“闻说有个舞剑的薛夫人，可还存在？”原来薛冶儿和萧皇后，直到此刻尚未会面，故而曹后佯问。萧皇后原不知冶儿也在宫中，即道：“她因刺贼不成，被逐出宫，如今不知到哪里去了。话声未毕，只见内室的垂帘一掀，走出了一个人，不是薛冶儿，还有哪个！”

萧皇后惊得呆了，冶儿却冷笑道：“想不到又在此地，遇见了娘娘。贱妾意谓娘娘是长享富贵的了，怎会到此？”萧后听了冶儿的话儿，更是难受，她本因曹后和线娘母女两个，热一声，冷一句，讽刺得难受，又加上了冶儿，方知她们早已安排停当，原欲羞辱她的。不禁恼羞成怒道：“未亡人并非贪生怕死的人，只因那时先帝被害，陈尸寝殿，无人顾问，只得忍辱含污，要求叛贼礼葬了先帝。又立了秦王浩，以续大位，在未亡人原是无法呢，还须原谅些未亡人。”曹后冷笑道：“娘娘口口声声的未亡人，不知还算杨氏的未亡人呢？还是算宇文氏的未亡人呢？倒须请问娘娘。”问得萧皇后哑口无言，不禁伤心万分，掩面悲啼。

恰巧这时建德进宫，见了这副情形，忙命两名宫女，送萧皇后回室。又劝曹后等道：“她到了这般地位，已是够她受了。”

您们不必先去羞辱她罢！”萧皇后回到寝室，自思生平不曾受过这等难堪，越思越伤心，整整的哭了一夜，没有合上眼儿。

到了天明，她想若是久留在此，怎经得她们的磨折，终得想个去处，脱离了此处，方能安宁。左思右想，竟给她想到了一个人，便是嫁与突厥始毕可汗的义城公主。萧皇后遂起身修书，说了不少的苦话。她书写即毕，密封就，即贿通了一个宫女，命她找个可靠的人，将信送至塞外。自古钱可通神，萧皇后破费些金珠，她的一封书信，已是到了塞外。

义城公主接阅以后，便与始毕说了，欲他使人往接萧后。

始毕倒一口允许，立遣使者，来到乐寿。见了建德，禀明来意，建德正因没法处置萧后，又恐线娘等使她难堪，今突厥遣使来迎，真是求之不得，便即依允。一面使人咨照萧皇后，叫她整备行装，一面却命杨正道一路相送，保护

萧后。原因政道为齐王暕的遗腹子，故命同赴突厥。萧皇后闻知突厥遣使来迎，哪里还肯迟慢，匆匆的收拾了一切，即向建德告行。建德欢然相送，直出了宫门。萧后方始和了杨政道，随着突厥使者，一同出塞。见了义城公主，抱头痛哭。始毕却将政道一并留下，未几，即立政道为隋主，令与萧后同居定襄，萧后方和安心住下了。小子既将萧后的下落，交代清楚，便算完了。又须掉转笔儿，说那东都的王世充。

他自从逐走了李密，一切朝政，都入他的掌握，渐渐骄恣不法。初则自封太尉、尚书令，继又自称郑王，加九锡。又因尚书裴仁基、裴行俨有威名，深加疑忌。仁基父子也知为世充所忌，甚觉不安。那时世充竟背了前言，不畏天日在上，使他族灭无遗，遽将皇泰主废去，自做皇帝，国号郑皇。将皇泰主降为潞公。仁基父子自世充即了帝位，更是畏惧万分，深恐受害，遂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密议，欲谋杀了世充，再立皇泰主。

哪知这个消息，竟会走漏了出去，给世充所知。遂将裴仁基与宇文儒童，皆夷三族。齐王世恇又对世充道：“儒童等的谋反，正因隋主虽已被废，旧势仍在，不如早日除去，免得为害。”

世充听了世恇的话儿，觉得甚是，即命人致鸩皇泰主。皇泰主欲与太后面诀，使者不允。皇泰主一再哀求，使者只促饮鸩。

皇泰主乃布席礼佛道，愿自今以后，不复生帝王家，遂取鸩饮下。一时未能绝气，来使竟急不待缓，用帛勒死。在东都死了一个皇泰主，在西京废帝的侑，也是一命呜呼，两兄弟不约而同。好似造化弄人，故意要他们在同一个年头上，同见阎君。

于是，杨家称帝的子孙，覆亡净尽，只有突厥所立的杨正道了。唐谥侑为恭帝，王世充也谥侗为恭帝。两个恭帝，在位的年数，又同是二年。《隋书·帝纪》但录恭帝侑，却没有恭帝侗，这原是唐臣书法，不免徇私。其实东都嗣立侗的时候，西都的侑，已是被废的了。就隋论隋，皇泰主未始非一线所存，应该称为隋朝皇帝。总计隋自文帝篡周，共历四主计三十一年，隋朝就此告终。小子这部书儿，便也收场。至于那般帝王称帝的英雄结果如何，一来不在本书范围之内，二则别家书上，已有记载，不必小子啰嗦了。

(全书完)